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江 擘 甫 及 其 漢 詩 研 究



研 究 生：吳勝豐

指 導 教 授：鄭定國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六 月

誌 謝

離開大學校園十幾年後，終於下定決心重拾書本，再次投入學術研究這一個專業的領域，而且必須在工作與課業之間取得平衡點，心中的緊張與擔心更甚於當年的單純大一新生。所幸，在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教授群們用心與貼心的教導下，不管是在研究方向的尋找、論文書寫的指導，都不斷的給予我們最佳的指引，不厭其煩的協助我們解決困難，二年的學習與研究生涯真的讓我收穫良多，在此致上萬分的感謝。

二年的努力，欣喜即將開花結果，在這過程中有甘有苦，但我確信這都會是人生中永難磨滅的深刻回憶，而在這歡笑收割之時，首先要感謝的是恩師鄭定國教授，這兩年的求學生涯中，他總是不斷的給予我許多的鞭策與指導，並且提供許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筆者才能順利完成這本論文。

其次要感謝論文口試委員龔顯宗教授與劉煥雲教授撥冗費心審查，並提供精闢之批評和建議，匡正了論文中的缺失，使本論文更臻完善。另外，特別要感謝江槐邨先生，不僅無私的提供先人珍貴的文物遺稿供學術研究，還貼心的帶領我們實地去田野調查，高齡七十六歲的他，更頂著剛開完刀的老花眼，細心的看完本論文，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還要謝謝黃哲永老師，老師對臺灣古典文學鑽研極深、見解精闢，本論文承蒙其逐字逐句的閱讀校正，並且提供許多傳統詩學的專業看法與意見，讓本論文得以修訂得更趨於完整。

最後，還要感謝家人的支持與包容，給我百分百的空間與時間去揮灑，讓我得以無後顧之憂的完成碩士學位。特別要感謝的是家母，在我小的時候，父親即因病去世，母親一個人獨立扶養我們三個年幼的孩子，雖然家母的學歷不高，但自小她那刻苦奮鬥、永不言累的精神便深深地影響著我，讓我能勇敢地面對問題，勇於接受挑戰。

最後，再次感謝曾經幫助過我的人，謝謝您們！

江擎甫及其漢詩研究

研究生：吳勝豐

指導教授：鄭定國博士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

摘要

在臺灣，以白話文、新體詩爲主的新文學這領域因時間與空間的隔閡較少、文獻的蒐集與保存研究都是較容易入門，所以吸引許多學者專家、博碩士生投入此一領域研究，且成果豐碩。但相較於新文學的「古典文學」領域，擁有自明鄭以來三百多年的遞嬗歷史；產生了無數的作家，也累積了無數的作品，卻被投以較少的關愛眼神，如果不能多下點功夫及多喚醒有志之士投入參與對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讓古典文學的領域獲得與新文學同等的重視，再過十年、廿年，可能因時光的隔閡，耆老的凋零，文獻的湮滅，而愈顯困難。

江擎甫乃前清文秀才江藻如公子，爲西螺地區「莢社」創始社員，一生以「忠孝傳家」自持，沉湎於漢學天地，從事漢詩創作，筆耕不斷，其創作時間之長，與創作力之豐富，真可說是另類的「臺灣之光」，功在臺灣文壇、詩壇。另外，更難能可貴的是他除醉心創作外，也具有高度文獻保存意識，多次纂集詩作，雖終未能如願付梓，但已使畢生詩作不致散佚，留下可觀的「第一層位的文學史料」以供後學研究之用。

故本文將以出生西螺的漢詩家—江擎甫，所創作之漢詩爲研究對象，首先以其新出土的手稿資料爲出發點，並廣徵其他文獻，加以蒐集、整理、分析與研究，期能對其創作之時代背景、中心理念、作品特色及對雲林地區古典文學傳承的貢獻有深入、全面且多元的了解，希望能對這塊急待澆灌的古典園圃略盡一雲林之子的棉薄之力。

關鍵字：西螺、莢社、古典詩、江耕雨、江擎宇

Chiang Ching-fu And His Study of Han Poetry

Researcher: Wu Sheng Feng

Advisor: Dr. Cheng Ting Kuo

Master's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aiwan, due to the advantages in time and space, the field in new literature that primarily includes vernacular and new-styled poetry is comparably easy to research the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preservation. As a result, this field of study has attracted numerous scholars, experts, and graduate students, which led to great contributions. On the other hand, “classical literature” in the new literature that has over 300 years of history since Ming Dynasty during Cheng period had numerous writers who created many pieces, which yet attracting less attention. More efforts are needed to bring ambitious and energetic new members into the study of Taiw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so that it would receive the same attention as new literature. After ten or twenty years, the stud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may be even more difficult due to the barrier of time, withering elders, and deteriorating literature records.

Chiang Ching-fu was the son of early Qin literature scholar Chiang Tsao-ju. Being the founding member of “Yen Poetry Society” in Hsi Lo region, he insisted “pass on faithful and dutiful virtues in family generations” and was obsessed with Han Learning and Han poetry. He had a long history of writing poetry with his immeasurable creativity, which can be called “Glory of Taiwan”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poetry. In addition to his devoted work on writing poetry, he had great concern in preserving literature and attempted to compile his poetry work; although the effort was not successful, his lifetime work was not lost in the tide of time. His considerable “fist-level literature history record”, hence, may be used for future studies.

Born in Hsi Lo, Chiang Ching-fu, a poet who devoted in Han Poetry, was the research subject of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manuscript information newly excavated, the study also collect, organize, analyze, and research the other literature data so tha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central principle, characteristics of work,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heritage in Yun Lin region can be understood in its diverse entirety.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s may contribute to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field that has thirst for cultivation in Yun Lin.

Keywords: Hsi Lo, Yen Poetry Society, Classical poetry, Chiang Keng-yu, Chiang Ching-fu

目次

口試合格證明.....	II
誌謝.....	III
江擎甫及其漢詩研究（中文摘要）.....	IV
CHIANG CHING-FU AND HIS STUDY OF HAN POETRY（英文摘要）.....	V
目次.....	V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之動機與目的.....	4
一、研究動機.....	4
（一）基於對文獻流逝的危機感.....	4
（二）出於對鄉土熱愛的責任感.....	6
二、研究目的.....	8
（一）豐富臺灣古典漢詩研究的內涵.....	8
（二）挹注雲林區域文學史建構的新泉.....	10
第二節 研究範疇與文獻探討.....	12
一、研究範疇.....	12
（一）歷時性的文學「外緣」研究.....	14
（二）並時性的作品「內在」分析.....	15
二、文獻探討.....	15
（一）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概況.....	15
（二）江擎甫及其漢詩研究梗概.....	21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29
一、研究方法.....	29
（一）歷史研究法.....	29
（二）文獻分析法.....	29
（三）田野調查法.....	30
二、研究步驟.....	30
第二章 時代背景與家世生平.....	32
第一節 時代背景之分析.....	33
一、戰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33
（一）武力鎮壓與綏撫並行的「日治初期」.....	34
（二）改行同化政策的「日治中期」.....	36
（三）加速皇民化的「日治晚期」.....	44

二、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時期.....	47
(一) 動盪劇烈的戰後初期.....	48
(二) 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	50
(三) 多元開放的解嚴時期.....	55
第二節 家世生平之記述.....	56
一、 家世背景，創業歷程.....	57
(一) 家世背景.....	57
(二) 創業歷程.....	58
二、 孝悌門風，耳濡目染.....	63
(一) 遠邁先祖.....	63
(二) 紹承其父.....	65
(三) 追憶母德.....	67
三、 羈旅遊歷，眼界大增.....	68
(一) 臺島之旅.....	68
(二) 神州之遊.....	69
(三) 扶桑之行.....	70
(四) 美洲之歷.....	71
四、 老驥伏櫪，傲骨猶存.....	73
(一) 盡己之忠.....	74
(二) 無私大孝.....	75
(三) 無愧天地.....	76
第三章 詩社參與及交友網絡.....	78
第一節 詩社參與.....	78
一、 詩學啓蒙與奠基的西螺莖社.....	78
(一) 莖社發展之沿革.....	79
(二) 詩社運作的參與.....	83
(三) 詩友提攜與指導.....	84
(四) 詩藝切磋與錘鍊.....	86
二、 詩藝歷練與開展的其他詩社.....	90
(一) 詩社結盟的嘉社.....	90
(二) 延續於六鰲懿德.....	93
(三) 北遷後詩社參與擴大.....	99
第二節 交友網絡.....	101
一、 情誼深厚的莖社社友.....	101
(一) 黃文陶.....	102
(二) 廖學昆.....	105
(三) 廖學明.....	108
(四) 廖重光.....	109

(五) 蘇鴻飛.....	112
二、其他地區的詩朋詞友.....	114
(一) 茅廬冬霽菴良朋，鶴噪連朝喜有憑 — 林友笛.....	115
(二) 從此磺溪溪上路，共誰緩步踏青莎 — 楊笑儂.....	116
(三) 桂冠戴譽光華夏，彩筆生花燦海天 — 李建興.....	119
(四) 勝地又逢賢令尹，政聲到處聽清謳 — 陳進東.....	121
(五) 鼎鼎才名噪藝壇，每看墨戲便加餐 — 鄭坤五.....	122
第四章 江擎甫漢詩析論（上）.....	124
第一節 詠物詩.....	125
一、詠物詩探源義界.....	125
二、詠物詩之析論.....	127
(一) 詠物以感時.....	128
(二) 詠物以諷刺.....	135
(三) 詠物以寓懷.....	141
第二節 詠史詩.....	147
一、詠史詩探源義界.....	147
二、詠史詩之析論.....	151
(一) 因事物而興懷.....	152
(二) 因登覽而懷古.....	154
(三) 吟詠歷史人物.....	159
第三節 時事詩.....	165
一、時事詩探源義界.....	165
二、時事詩之析論.....	168
(一) 關切經濟與民生.....	168
(二) 記述天災與人禍.....	173
(三) 針砭時局及時事.....	176
第五章 江擎甫漢詩析論（下）.....	181
第一節 田園詩.....	181
一、田園詩探源義界.....	181
二、田園詩之析論.....	183
(一) 書寫田園生活之逸趣.....	184
(二) 刻畫農事操作之艱辛.....	187
(三) 飽嘗殖民欺壓之無奈.....	190
第二節 旅遊詩.....	193
一、旅遊詩探源義界.....	193
二、旅遊詩之析論.....	197
(一) 臺灣風物之書寫.....	198

(二) 故國滄桑之感嘆	205
(三) 羈旅懷鄉之抒發	209
第三節 閒詠詩	212
一、 閒詠詩探源義界	212
二、 閒詠詩之析論	215
(一) 個性的表露	215
(二) 生活的寫照	221
(三) 時代的反映	229
第六章 創作特色及時代價值	233
第一節 漢詩的創作特色	233
一、 各體兼備，獨鍾絕律	233
(一) 絕律詩	233
(二) 古體詩	236
(三) 其他（詩鐘、對聯）	239
二、 語言通俗平易化	244
(一) 不避俗語，頻用俚諺入詩	244
(二) 與時俱進，新奇詞彙入詩	246
三、 說理議論入詩	248
(一) 歷史文化層面的議論	248
(二) 人生哲學層面的議論	250
四、 以學問為詩	252
(一) 使事用典	253
(二) 化古仿擬	256
(三) 屬偶作對	258
第二節 江擊甫漢詩時代價值詮析	263
一、 民族大義精神的彰顯	263
二、 農民生活苦辛的關切	266
三、 新舊文明交迭的省思	268
四、 民胞物與精神的體現	270
五、 庭訓家教傳承的重視	272
第七章 結論	275
參考書目	278
附錄（一）	289
附錄（二）	296
附錄（三）	298
附錄（四）	310



附圖 1：筆者與江擎甫之子江槐邨(右)合影。(攝於其臺北市中正區家中)



附圖 2：江槐邨(右 1)與鄭師定國(左 2)及筆者(左 1)拜訪江擎甫三女兒韻憐(中坐)及其夫婿王金來(右 2)。(攝於王金來雲林縣西螺鎮家中)



附圖 3：筆者、江槐邨、鄭師定國與莊茂生(右 1，乃江擊甫任教西螺初中之學生，對老師十分崇敬，保存許多江擊甫所創作之楹聯)於江擊甫西螺舊宅，現已成空地。



附圖 4：西螺義孚社傳承碑記（江家三代：江藻如、江擊甫、江槐邨三人同列其上）（攝於西螺振文書院內）



附圖 5：江擎甫墨寶「孝友傳家」（莊茂生提供拍攝）



附圖 6：1991 年江擎甫作〈處事要則〉，竹崎蘇聯生手書，慶祝茂隆碾米工廠創業十五週年紀念（莊茂生提供拍攝）



附圖 7：1991 年江擎甫贈莊茂生之詩作（莊茂生提供拍攝）



附圖 8：1991 年江擎甫贈莊茂生之詩作（莊茂生提供拍攝）



附圖 9：1987 年江擎甫贈莊茂生之門聯（莊茂生提供拍攝）



附圖 10：1987 年江擎甫贈莊茂生之對聯（莊茂生提供拍攝）



附圖 11：1986 年江擎甫詩作手稿（莊茂生提供拍攝）



附圖 12：1986 年江擎甫贈莊茂生之對聯（莊茂生提供拍攝）



附圖 13：1946 年國民政府所發之公民證
(江槐邨提供拍攝)



附圖 14：1949 年舊臺幣兩億元之借據
(江槐邨提供拍攝)



附圖 15：江警甫祖父江開漢畫像
(江槐邨提供拍攝)



附圖 16：江藻如之繼母張氏畫像（江槐邨認為畫中人年紀較大，應為祖父之繼母）
(江槐邨提供拍攝)



附圖 17：江擎甫少年時期之照片
（江槐邨提供拍攝）



附圖 18：江擎甫青年時期之照片，約攝於
西元 1929 年父親仙逝之後帶喪期間。
（江槐邨提供拍攝）



附圖 19：江擎甫壯年時期之照片。
（翻拍於 1933 年出版的瀛洲詩集）



附圖 20：江擎甫壯年時期之照片，應是拍
攝於 1939 年赴日治療齒疾之前。
（江槐邨提供拍攝）



附圖 21：江擎甫中年時期之照片。
（江槐邨提供拍攝）



附圖 22：1992 年江擎甫高齡 92 歲時之照片。
（江槐邨提供拍攝）



附圖 23：江擎甫（江大緩）日治時期戶口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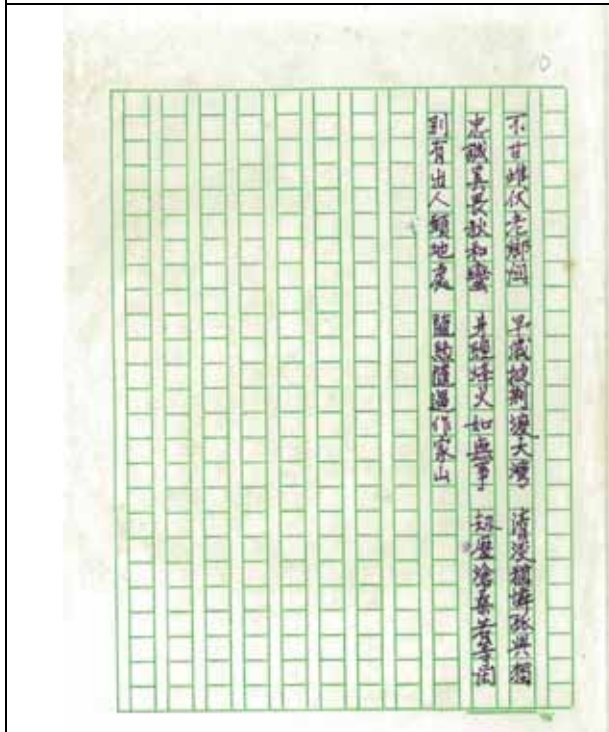
附圖 24：江擎甫戰後時期戶口資料。



附圖 21：1988 年江擎甫《鯤溟留影》詩稿。
（江槐邨提供拍攝）



附圖 22：1988 年江擎甫編輯《鯤溟留影》時，運用圖文並陳方式呈現。
（江槐邨提供拍攝）



附圖 23：1988 年江擎甫編輯《鯤溟留影》時，運用圖文並陳方式呈現。
（江槐邨提供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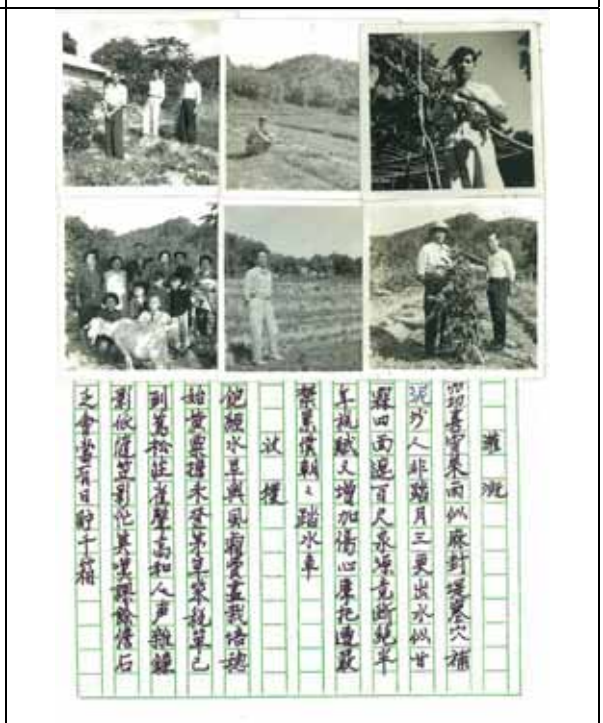


附圖 23：1988 年江擎甫編輯《鯤溟留影》時，運用圖文並陳方式呈現。
（江槐邨提供拍攝）



附圖 24：1988 年江擎甫編輯《鯤溟留影》時，運用圖文並陳方式呈現。
（江槐邨提供拍攝）

附圖 25：1988 年江擎甫編輯《鯤溟留影》時，運用圖文並陳方式呈現。
（江槐邨提供拍攝）



附圖 26：1988 年江擎甫編輯《鯤溟留影》時，運用圖文並陳方式呈現。
（江槐邨提供拍攝）

附圖 27：1988 年江擎甫編輯《鯤溟留影》時，運用圖文並陳方式呈現。
（江槐邨提供拍攝）



顧總 務 員 組	顧編 纂 員 組	顧編 纂 員 組	委 員	委 員	總委 務組 長兼 員	委 員	委 員	學 訓 代 表 員	李 委 員	記 者	編 纂 組 長
葉 耀 坤	周 朝 宗	黃 鐘 靈	鄭 津 梁	龔 顯 昇	黃 傳 心	張 立 卿	顧 問	趙 清 木	梁 東 村	李 長 壽	王 君 華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委 員
李 漢 周	魏 景 嶷	曾 丁 興	趙 文 王	吳 景 徽	吳 景 徽	江 擎 甫	吳 景 箕		陳 錫 津		

附圖 28：1952 年 11 月 1 日雲林縣文獻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議攝影留念（江槐邨提供拍攝，《雲林文獻》創刊號亦有刊載此張照片，但模糊不清，而名冊則是根據《雲林文獻》創刊號所載由筆者重新繕打。）



西螺大橋碑記

螺溪為本省著名之河川，浩蕩雄險，東亞稱冠，地握南北交通，源流東西萬里，每當秋令，山洪驟至，怒濤憾天，舟楫難渡，使車者休，荷者弛，騎者下，步者止。其為阻於人者，不惟行旅裹足，亦且為經濟建設之一大障礙，地方賢達，歷有架橋之議，雖工程艱鉅，財力不足，然殷情莫遏，千籌萬措，終於民國貳拾陸年動工興建，兩年既完成橋墩參拾貳座之初步工程，洎「七七」事變，中日戰起，其時本省仍為日人竊據，一切政事，均為控制，因遂告停工。迨民國參拾肆年抗戰勝利，臺、澎光復，始復重建之舉，而政府感於民情之殷切，修建大橋，引為重任。更荷盟邦厚誼，給予資援，終使屹峙荒沙駭浪中垂拾餘年之橋柱，得以續建。更由於器材精良，技工卓越，工程進度自民國肆拾壹年伍月貳拾玖日，至同年拾貳月貳拾伍日，未滿一載，使舉世矚目之遠東第一大橋，已獲全成。從茲道連南北，地接雲、彰，彼來此往，利濟群黎，碩德豐功，允宜感戴，是乃我政府暨盟邦，造福地方之鴻舉也。謹為之記。

雲林縣長 吳 景 徽 謹識

西 螺 鎮 公 所

中華民國肆拾貳年壹月貳拾肆日立

附圖 29：西螺大橋碑記，矗立於西螺大橋南岸，碑與碑基高約七尺餘，寬約二尺許。碑文為江擎甫所作，呈吳景徽縣長修改，文長約四百餘字，詞旨圓滿，局度雍容，乃公推之傑作，為螺陽之史乘增色不少。碑文內容參考自《雲林文獻》2 卷 1 期，1953 年 3 月，頁 8-9 及魏嘉亨編印之《輔材詩文集》，照片則由筆者親自拍攝。

第一章 緒論

每一個區域都有因其特殊的人文背景所衍生的文學現象，臺灣的文學現象即是非常具有特殊性，因為臺灣本身是一個高度移民的社會，種族的成分與文化的差異，原本就很複雜。不管是原住民或是後來的閩南人、客家人，還是 1949 年後因戰爭因素大規模遷臺的外省族群，都是移民過來的，而文學也是移民下的產物¹。再加上臺灣孤懸海外，扼中國海防最緊要之區，因地理位置的特殊重要性，每每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捲入列強競爭攫奪的漩渦，統治權屢屢易主，期間就歷經荷西時期（1624~1662）、明鄭時期（1662~1683）、清領時期（1683~1895）、日治時期（1895~1945）、中華民國在臺灣至今（1945~），除了政體更迭頻繁外，歷來統治者的國族意識及文化認同之差異更是極大矣²，這也是造就了「臺灣文學現象」的特殊性—典律（*canon*）³的衝突與互動。一方面有因政權的移轉而引發的典律更迭，如日本統治臺灣時所進行的「同化運動」、「皇民化運動」即是；又有因文學思潮的流變所引起的典律的角力，如 1920 年之後在臺灣島上所發生的新舊文學之爭即是。雖說過程充滿了荆棘與坎坷，但無可諱言的，這些衝突與互動也正是讓臺灣文學有了豐富且特殊多元的內涵。

依據文獻記載且較為可信的臺灣歷史大約有四百年，若排除文教尚處於草莽階段的荷西、明鄭時期，滿清王朝將臺灣納入版圖後，初期雖採取消極政策治臺，但統治者透過廣設文教設施與考試任官制度，也成功的使得中原的漢文化在臺灣推展漸紮深根，取得臺灣文壇典律的主導權。及至乙未割臺，日本帝國從清帝國手中取得臺灣管轄權，統治期間便推行的禁漢語習日語、廢漢文習日文等一系列殖民和強制同化的政策，即是統治者欲強加以政治力要排擠、貶低或是刻意壓抑漢文漢語的典律地位，以遂其「斬斷臺灣與中國的文化臍帶，並強迫灌輸日本本國的歷史文化」⁴的目的。

¹ 參考謝崇耀〈試比較清、日政權於臺灣漢詩發展的成就與影響〉，《臺灣文學評論》3 卷 3 期，2003 年，頁 107。

² 參考簡後聰等編輯《福爾摩沙傳奇—臺灣的歷史源流》（上冊），臺中市：文建會中辦室，2000 年 3 月，頁 37。

³ 典律（*canon*，或譯為「正典」）一辭的概念移植自西方。原本是指經過權威認可的書寫文件，而用於文學上則是指一個社群為締造宏模、架構規範、確定遊戲規則的過程，也是文學書寫權力的彰顯和壟斷。在文學典律化（*canonize*）的進程中，典律的形成常常與是與霸權相互依傍的，一旦典律完成，就能主導文風、影響當代，並保有該文壇領袖或集團的文學領導權。

⁴ 見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一書，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 年 11 月，頁 185。

1945 年後的國民政府從盟軍手中接收臺灣，除了統治權的移轉外，也意謂著臺灣典律的主導權又重新易主，等到 1949 年中華民國全面遷臺偏安後所推行的相關政策，如強力主導推行的「國語運動」就是很明顯的欲以政治力來取得典律的絕對發言權，雖然這項政策有助於「言文一致」，但是也因而強制以北京話及漢文書寫為唯一典律，而造成了臺灣「語言生態失衡」⁵的後果，其後並強力主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大中國」為中心史觀，也使得以臺灣為中心的「臺灣認同」長久處於弱勢，故長久以來對於臺灣本土文學之相關創作或研究，也因此大多被歸類為「鄉土文學」或「地方文學」，以邊陲文學視之⁶。期間雖有零星有關「臺灣」的相關研究，但比起以「中國」為典律的古典文學研究，幾乎是不成比例。八〇年代起才因臺灣政治與文化的解嚴開放和回歸本土價值的聲浪高漲，逐漸正名為「臺灣文學」，九〇年代以降更在官方⁷、學院⁸及民間⁹多方的重視下，地位獲得空前的提昇，成為頗受文史研究者矚目的「新顯學」。誠如許俊雅博士云：

隨著八〇年代臺灣社會追求本土化的思潮，及解嚴後的脫離解嚴體制，臺灣文學漸確立其主體立場，長期寄人籬下的臺灣文學研究，也在一九九〇年代終於衝破重重陰霾，迎向陽光，在公共辯論及學術論述中獲得正當性，臺灣學術版圖重新

⁵ 參考洪惟仁〈臺灣的語言政策何去何從〉一文，刊載於施正鋒編《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2 年 12 月，頁 506-507。

⁶ 施懿琳於《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一書之緒論一開頭即說：「儘管『臺灣文學』一詞在八〇年代已獲得『正名』，不再以『鄉土文學』、『地方文學』稱呼…」，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 年 11 月，頁 185。

⁷ 從首座國家級的臺灣文學館於臺南市成立，可做為官方重視「臺灣文學」此一學術領域的明證。其設立經過為：1991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提出設立「現代文學資料館」計畫，經行政院通過，但 1994 年調整政策，將「現代文學資料館」併入「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計畫」，設「文學史料組」，後經各界關切臺灣文學發展人士奔走，多次協商、溝通，行政院於 1998 年復將「文學史料組」提升為「國家文學館」，歷經「國立臺灣文學館」等名稱討論，於 2003 年定名為「國家臺灣文學館」。資料參考自國家臺灣文學館網站 <http://www.nmtl.gov.tw>。

⁸ 各大專院校陸續設立臺灣文學史學相關系所，可見臺灣文史研究逐漸走出中國文史研究附庸，而成為獨立專門之研究領域。據筆者依據《96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簡章》及各大專院校網站統計出目前大專院校設有臺灣文學系，有：在 1997 年 5 月 19 日淡水工商學院（現今的真理大學前身）創立全臺第一個「臺灣文學系」，後來陸續有靜宜、成大設立臺灣文學系。還有跟臺灣文學相關科系，如：中山醫學大學臺灣語文學系、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花蓮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國立聯合大學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等。而設有臺灣文學研究所有：政治大學、臺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中興大學、中正大學、彰化師範大學，還有跟臺灣文學相關之研究所，有：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高雄師範大學臺灣語言與教學研究所、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等。

⁹ 民間人士則以個人研究室、社團組織或財團法人等方式，積極投入臺灣文學相關領域之研究調查與保存工作，如：嘉義縣東石郡文史工作室召集人一黃哲永先生，他以一民間學者的身份，除致力於收集臺灣相關古典文學文獻外，更曾擔任教育部閩南語教科書用字計劃委員、臺灣文學館《全臺詩》編輯委員、文建會《臺灣文學辭典》編纂委員、嘉義縣鄉土語言教材編委會委員，與官方合作，積極為臺灣文史保存與研究領域盡心盡力，這即是民間積極投入臺灣本土文學研究的典範。

洗牌，重新對臺灣文學研究領域付諸深刻思考。¹⁰

但是，值得吾人特別注意的是，當八〇、九〇年代臺灣文學研究蔚為風潮時，我們發現其中展現出蓬勃生氣的是以白話文創作為主體的新文學領域，和對其作家及其作品之相關研究這一區塊¹¹，而相對的另一區塊是發展時間最長，累積作品最多的臺灣古典文學，卻未受到同等對待，甚至許多相關研究都是停滯不前抑或是付之闕如。¹²此一特殊現象江寶釵教授在《臺灣古典詩面面觀》中也曾提及：

臺灣文學為一「發展形成」的學科，許多領域尚未發現，或有待墾拓，古典文學即其中之一。¹³

一九二〇年代臺灣歷經了新舊文學論爭，開啓了新文學運動的風氣，比之古典文學在明末遺臣沈光文的肇始下，新文學這研究領域起步雖較為晚，但卻日益蓬勃，主要是因文獻史料的大量印行，文學載體的不斷普及與翻新，國外文學理論的輸入與流行，報章雜誌提供為數眾多的發表園地，作品與讀者的時空隔閡較少…等因素，所以吸引許多學者專家、博碩士生投入研究，但相對於「新文學」的「古典文學」領域，擁有自明鄭以來三百多年的遞嬗歷史；產生了許多的作家，也累積了無數的作品，卻被投以較少的關愛眼神，究其原因，正如江寶釵博士於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裡所提出的看法：

古典文學研究的障礙有：作品蒐集費事、閱讀費時、背景知識不易掌握、研究視角開拓不易、發表園地有限等等。這就是臺灣古典文學這個研究領域，雖然起步早，研究卻還有限，尚處在開發的階段，存在著極大的發展空間。¹⁴

¹⁰ 引自許俊雅主編《講座 FORMOSA：臺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九〇年代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現況評介與反思〉，臺北：萬卷樓，2004年11月，頁612。

¹¹ 許俊雅於〈九〇年代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現況評介與反思〉一文中即有這番見解：「臺灣古典文學研究…，其研究較臺灣新文學起步早。但晚近這十年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反成較弱的一環，新文學的研究已遠遠凌駕其上。」，《講座 FORMOSA：臺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臺北：萬卷樓，2004年11月，頁613。

¹² 參考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一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年11月，頁1-6。

¹³ 摘錄自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3月初版二刷，頁1。

¹⁴ 摘錄自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3月初版二刷，頁3。

第一節 研究之動機與目的

雖然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領域相對於臺灣新文學研究是處於弱勢的，但吾人亦不必太過悲觀與喪志，因為只要能善用新的研究理論與工具，尋找新的題材與方法，眼前呈現的不正是一塊嶄新且開發潛力無窮的研究領域嗎？¹⁵此即本論文撰寫之最大動機。

一、研究動機

面對著這麼一塊豐富而亟待開發的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筆者除了是帶著欣喜期待的心情去加以開拓之外，尚有基於對文獻流逝的危機感及出於對鄉土熱愛的責任感兩項研究動機，以下則分別詳加述之。

(一) 基於對文獻流逝的危機感

承前所言，面對著「臺灣古典文學」這塊亟待開發的研究領域，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在「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課題上，我們有著一大塊嶄新且豐富的處女地可以去盡情開發，而憂的是隨著時間洪流的不斷往前推移，我們與古典文學的年代將愈行遙遠，如果不能多下點功夫及多喚醒些有志之士投入參與對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讓臺灣古典文學的領域獲得與臺灣現、當代文學同等的重視，再過十年、廿年，因時間間隔將愈行久遠，加上環境空間的改變也愈行大矣，許多未出土的珍貴文獻資料，將面臨更大的摧殘與破壞，或遭蠹蟲蛀食，或遇祝融焚毀，或為宵小竊去，亦有因房室修整、搬遷住所而遺失的，更有些被無知的後代子孫視之如糞土，棄之若蔽屣，湮沒於垃圾堆中。這種看法早見於連橫撰寫《臺灣詩乘》時：

余閱邑志所載臺人著作，……大都有目無書。……蓋以臺灣剝削尚少，印書頗難，而前人著作，又未敢輕率付梓，藏之家中，以俟後人；子孫而賢，則知寶貴，傳之藝苑，否則徒供蠹食，甚者付之一炬。……故余不得不竭力搜求，以保遺芳於

¹⁵ 可參見廖振富《臺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一書中即有如此的感嘆：「…在臺灣古典文學的整體研究人力與成果，還是有限的。相較於數十年來海峽兩岸所累積的龐大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成績，臺灣古典文學研究仍屬草萊初闢的起步階段，其學術領域的深廣度都仍有大加開拓的空間」。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年7月，頁1。

未墜也。¹⁶

此次出土江藻如、江擎甫相關的臺灣古典文獻資料，是何其幸運能在湮沒於時代的洪流前，重見天日，這還是因其後代具有文獻保存意識，懂得珍護先人文物，加上鄭師定國所帶領的研究生團隊踏實的進行田野調查工作，才有今日這些彌足珍貴的文獻重現在世人眼前。但這些資料比之那已消失或消失中的文獻，可說是一鱗半爪、微不足道。對於臺灣古典文獻資料之蒐集、保存與研究所面臨的諸多障礙與困難，就如連橫這樣一個碩學鴻儒在纂修《臺灣通史》時，亦曾呼喊出「徵文難、考獻難」的浩嘆：

顧修史固難，修臺之史更難，以今日修之尤難，何也？斷簡殘編，蒐羅匪易。郭公夏五，疑信相參，則徵文難；老成凋謝，莫可諮詢，巷議街譚，事多不實，則考獻難。重以改隸之際，兵馬倥傯，檔案俱失，私家收拾，半付祝融，則欲取金匱石室之書，以成風雨名山之業，而有所不可。¹⁷

連氏這樣一位與舊時代相隔較近，且曾任職於清史館，得盡閱館中所藏有關臺灣祕藏的學者仍遭此困境，更遑論是此時。另外，閱讀完鄭師定國為新出土的菸社相關文獻所撰寫的〈雲林菸社新出土臺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述略〉一文後，對於老師這樣一位十幾年來戮力於發掘、保存與研究臺灣文學的學者，雖經多年的努力、奔走，而有為數不少的成就，幾乎已把雲林文學史料素材初步建檔，但仍不免要感嘆「臺灣文獻的發掘與研究的速度永遠趕不上人為毀壞古籍消逝的速度」¹⁸。吾亦深有同感，在習修「臺灣文學專題」、「臺灣文獻學專題」科目時，多次實地進行的田野調查及與這些前輩詩人的後代訪談中，總是能聽到因不慎勿將先人珍貴遺稿當作垃圾清掉或加以焚毀後扼腕連連的情形，而這次確定以雲林西螺漢詩人江擎甫為研究主題後，筆者多次往返臺北江家後代住所及西螺地區進行田野調查及與耆老訪談，又有為數不少的收穫，但看著這些年紀多已屆「杖朝」之齡的臺灣耆老們，及翻閱著多已發黃斑剝的珍貴文獻，心中不免想起連雅堂所言：「然及今為之，尚非甚難。若再經十年、二十年而後修之，則真有難為者。是臺灣三百年來之史，將無以昭示後人，又豈非今日我輩之

¹⁶ 連橫《臺灣詩乘》，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3月，頁142。

¹⁷ 引自連橫《臺灣通史·自序》，臺北市：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三版，頁13。

¹⁸ 鄭定國所撰寫的〈雲林菸社新出土臺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述略〉，《文學新鑰》第五期，2007年6月，頁81-85。

罪乎？」¹⁹所以對於臺灣古典文學領域的文獻蒐集、保存與研究，吾人不應只是樂觀的期待墾拓，而是要更有危機意識的加以搶救。

（二）出於對鄉土熱愛的責任感

臺灣文學長期因為地緣、政治等因素，而被視為邊陲文學或中國文學的支流，一直無法取得獨立自主的學術地位，所以在發展上即受到相當大的漠視與壓抑。²⁰所幸八〇年代起迄今，「臺灣文學」得以漸漸撥開霧霾，迎向朝曦，成為學術界的「新顯學」。雖是如此，但臺灣學者對於臺灣文學研究不管就研究起步的時間、所投入的人力及資源，和所獲致的成績，以之來反觀日本學者及中國學者，對臺灣文學研究，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時間及累積的成果²¹，那真是會令許多土生土長的臺灣人感到汗顏及錯愕於時空之交疊錯亂——「誰才是真正生於臺灣、長於臺灣的臺灣人呢？」

舉例來說：1991年由中國學者劉登翰等人所撰寫出版的《臺灣文學史》一書內容從古代、近代、現代到當代，涵蓋了古典文學和新文學，算是目前已付梓出版最完備的「臺灣文學史」書籍，但其作者群卻全部不是「生於斯、長於斯」的臺灣人，也或許是這樣，故全書中所採用的認知角度與貫穿全文的理念認為「臺灣文學為中國文學的分支」，似乎未能全然代表事實，而且全書迷漫著濃厚的「中國史觀」²²又與臺灣這塊土地所發展出的「臺灣史觀」有著許多扞格之處，就誠如彭瑞金先生於《臺灣文學探索》中提到的：「捨棄臺灣觀點，臺灣文學將變得毫無意義。」²³，文學必定是紮根於土地，而文學的研究也不應離開土地而做，故以臺灣在地的觀點來研究臺灣的文學才是有意義的臺灣文學研究，也唯「更多的生力軍投入這個領域，為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注入更多的心血，進

¹⁹ 引自連橫《臺灣通史·自序》，臺北市：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三版，頁13。

²⁰ 臺灣文學長久以來被以「矮化」、「邊緣化」可從1975年由尹雪曼總編纂，正中書局出版的那厚達千頁以上的《中華民國文藝史》，該書歷數中華民國開國以來之文學業績，洋洋灑灑。全書偶而提及幾位臺灣作家，並簡介其作品，只是聊備一格，有關臺灣文學發展情形僅〈臺省光復前的文藝概況〉、〈大陸淪陷後的文藝概況〉二篇，且以附錄方式置於邊緣地位可證。

²¹ 關於日本在臺灣文學研究的動態可參閱下村作次郎著，邱振瑞譯〈一九九七年日本臺灣文學研究動態〉《文訊別冊》，1998年5月，頁34-36及〈一九九八年日本的臺灣文學研究〉《文訊雜誌》，1999年6月，頁61-63。而關於中國在臺灣文學研究上的成果則可參閱朱雙一〈一九九七年中國大陸對臺灣文學的研究〉《文訊別冊》，1998年5月，頁30-33及〈一九九八年中國大陸對臺灣文學的研究〉《文訊雜誌》，1999年6月，頁57-60。另外，黃美娥〈中國大陸有關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概況〉一文，《臺灣文學學報》創刊號，2000年6月，頁11-40。陳信元著〈中國大陸對臺灣文學研究概述〉一文，本文亦收錄於臺灣文學年鑑資料庫網路版，網址：<http://www2.nmtl.gov.tw>。

²² 劉登翰、莊明萱、黃重添、林承璜主編《臺灣文學史》一書的總論〈文學的母體淵源和歷史的特殊際遇——臺灣文學在中國文學中的位置和意義〉一文中歷史背景、移民現象、文學發展及語言淵源等各方面來繫聯臺灣文學為中國文學之一脈，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頁3-13。

²³ 彭瑞金著《臺灣文學探索》，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3年4月初版二刷，頁387。

行更細緻、更多元的研究。如此，臺灣文學的詮釋權才可能建立在以臺灣為本位的思考上」²⁴。

土地長養一切生物，提供生活，生活精粹地反映在文學上，文學必須根於本土生活。²⁵

而筆者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雲林縣在地人，2006年重入學院進修，因緣際會下習修了鄭師定國所開設的「臺灣文學專題」、「臺灣文獻學專題」這些講授臺灣本土文學的課程，尤其老師所特別著重的是日治時期雲林地區古典文學的蒐集、整理與研究，才恍然得知，原本我所認知中的故鄉——雲林，是一個人口外流嚴重、知識水平落後的「文化沙漠」地區，更甚而被譏封為「黑道故鄉」，沒想到在日治時期，竟然也曾在臺灣文學史上有過一段發光發熱的文學光譜。就誠如鄭師定國所言：

日治時期雲林古典文學的環境較諸鄰近的他縣市如彰化、嘉義則不逮遠甚。但不表示雲林的古典文學領域死寂，相反的，依然有風起雲湧而老中青三代接棒遞嬗之跡。²⁶

這文學光譜因年代的湮遠、耆老的凋零、文獻的遺失加上舊時政府政策的失衡²⁷等種種因素，而使得同樣在這塊土地上成長的後生晚輩所知甚少。這更是激起了出生、成長於雲林的筆者，發願以「臺灣觀點」為本位，來探查研究臺灣先賢所遺留給我們後輩子孫最有價值的「文學花樹」的熱情，故筆者雖無宏富博瞻之資，卻更有一份生為臺灣人、身為雲林人「為鄉為土，捨我其誰」的責任感，正如楊子澗於《鄉土與文學：臺灣地區文學會議實錄》中所說：「沒有文化的泥土；那有文學的花樹？」²⁸希冀以自己一分淺薄的學識加上九十九分的熱情，為雲林地區古典文學這塊失去養料的園圃，盡一份傳承與

²⁴ 引自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年11月，頁17。

²⁵ 引自林政華著《臺灣文學教育耕穫集》，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頁47。

²⁶ 鄭定國撰〈陳延年《雪杏軒吟草》漢詩初探〉，收錄於《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9月，頁1。

²⁷ 筆者所謂的失衡，可參見彭瑞金著《臺灣文學探索》一文中所說的：「國民政府憑藉政權的力量截斷了臺灣人的文學傳統，使得臺灣人長達30年之久，無由認識日據時代有過一段輝煌的新文學運動。硬性移植了中國文學傳統之餘，並以政策性反共、戰鬥文學規範臺灣的文學活動。」如此一來，致使臺灣文壇長期籠罩於以大中國思想為主的失衡狀態，而迷失方向。見該書頁389。

²⁸ 楊子澗〈沒有文化的泥土；那有文學的花樹？——雲林區域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文見封德屏主編《鄉土與文學：臺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臺北市：文訊雜誌社，1994年3月，頁171-185。

發揚之責，故本論文便是選擇同樣出生於雲林的古典漢詩家江擎甫所創作的漢詩²⁹做為研究的主题。

二、研究目的

自明末遺老沈光文來臺後，播灑下臺灣文化的種子，對於臺灣古典文學的萌芽發展貢獻可謂大矣³⁰，故全祖望盛讚其為「海東文獻，推為初祖」³¹，實非溢美之辭。然臺灣的古典文學比之於新文學雖有相對久遠的歷史，但卻是被投以較少之關注，研究領域尚待開發，故筆者遂萌發以傳統詩人及其漢詩作品為研究對象之想法，並以「豐富臺灣古典漢詩研究的內涵」及「挹注雲林區域文學史建構的新泉」為研究之目的，以下則分別加以深入論述之。

（一）豐富臺灣古典漢詩研究的內涵

1651年³²由中國漂洋至臺的明末遺老沈光文，不僅設帳傳授漢學，教育原住民，並與清吏及寓臺諸文人，共組「東吟社」互通聲氣，共抒懷抱，開啓了臺灣古典文學之先河，也為臺灣漢詩傳統的發展，播下了第一棵種苗，確立了臺灣古典文學以詩為主流的特質³³，故當時諸羅縣令季麒光就曾盛讚：「從來臺灣無人也，斯菴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始有文矣。」³⁴其後經歷了明鄭、清領、日治，一直到1945年戰後國民政府時期至今，古典文學的命脈其實一直未曾中斷，但卻不敵時代的潮流而日趨式微、沒落。

²⁹ 所謂「漢詩」乃指日治時期傳統詩人所寫的舊詩而言，這是相對於臺灣在1920年開始的新文學運動中所提倡的現代詩，所以「漢詩」亦可稱為「古典詩」或「舊體詩」。

³⁰ 龔顯宗曾以「臺灣文化的播種者」來高度肯定沈光文對於臺灣文學發展的貢獻，以為「臺灣詩學始於沈光文」、「臺灣賦學始於沈光文」、「臺灣古文始於沈光文」、「臺灣地理學研究始於沈光文」、「臺灣教育始於沈光文」。參見其所作〈臺灣文化的播種者沈光文〉一文，文章收入《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12月，頁566-579。

³¹ 全祖望〈沈太僕傳〉，文見其所著之《鮚埼亭集》，臺北市：文海出版社，1988年，頁1141-1142。

³² 歷來對沈光文抵臺時間說法不一：連雅堂《臺灣詩乘》認為是在1649年，盛成〈沈光文公年表及明鄭時代有關史實〉、黃典權〈沈光文〉認為是在1651年，楊雲萍〈民俗採訪之會〉認為是在1652年（《民俗臺灣》3卷3期），范咸《臺灣府志》則認為是在1662年。本論文採用盛成、黃典權兩者的主張，認為沈光抵臺時間當是1651年。

³³ 參考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一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一書第二篇〈明鄭時期寓臺的遺民詩人及其作品〉，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年11月，頁19-27。

³⁴ 此段話節錄自季麒光〈題沈斯菴雜記詩〉，文見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卷之十一·藝文志，臺北市：文建會，2005年6月，頁331。

即使在當今一片文學「臺灣熱」的風氣下，但古典文學研究並沒有隨之水漲船高，仍是相對不受重視的支流：

在當前臺灣文學的研究熱潮中，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無疑是人力較為單薄的一道支流，受到重視的程度也很難與當代新文學相提並論。學院內年輕學子對臺灣新文學的探索可謂熱情澎湃，趨之若鶩，對古典文學或存有「迂腐落伍」的主觀偏見，或受限於文本障礙，畏難裹足，有意深入鑽研者實寡³⁵

這是一位投身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十多年的廖振富博士所發出的感嘆，由此可見，雖然八〇年代以降臺灣文學漸獲學術界投以關愛的眼神，但在古典文學這塊領域所受到重視的程度仍遠遠落後於新文學。

另外，綜觀現今各版本的國小國語教材或國高中國文教材，對於有關臺灣文學的教材編寫都僅止於現代小說、散文或新詩，而未將臺灣傳統漢詩列入正式教材範圍，因此使得臺灣的學子似乎只知有唐詩宋詩，而不知自己所身處的臺灣，在漢詩的領域上也曾有過發光發熱的光榮歷史，「因此學生沒有機會能在課堂中領略漢詩之美，亦無法感受漢詩作者用心良苦，實在令人深感惋惜！」³⁶

所幸近年來許多的學者專家、青年學子及民間有志之士相繼的投入，臺灣古典文學所累積的研究成果，不管是在區域文學、文學史的建構上，或是在文學社群「詩社」的探究上，亦或是在作家個別專論上，漸漸開出了豐美的花樹。

爲了讓這豐美的花樹能得到更多肥沃的潤滋，故本文乃是從「作家論」研究著手，將焦點做更明確的集中於「作家個人」，而領域更細膩的縮小在「漢詩作品」，希望在以「詩」爲主流的臺灣古典文學領域中，進行詩人生平的探訪紹介及漢詩作品的整理析探，藉此希望能爲古典文學的研究朝更精緻、更細膩的領域推進一步，用以豐富臺灣古典漢詩研究的內涵，也期待能透過這樣的研究，喚起教育主事者對臺灣古典詩人及其詩作的重視，期盼有一天臺灣學子能夠在教科書中去領略真正屬於臺灣的漢詩之美。

³⁵ 摘錄自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自序〉一文，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6年3月初版，頁iii。

³⁶ 引自魏筱雯《許成章漢詩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7年。

（二）挹注雲林區域文學史建構的新泉

1995 年臺灣區域文學史編纂風氣萌興，北中南各地陸續出版區域文學史，首先由臺中縣立文化中心率先出版《臺中縣文學發展史》³⁷；1997 年彰化縣立文化中心也跟進出版了《彰化縣文學發展史》（上、下）³⁸；隔年，1998 年嘉義市立文化中心也出版了由江寶釵所撰《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³⁹；同年龔顯宗受臺南市安平區委託撰寫完成〈安平文學史〉⁴⁰；1999 年則有輔大黃美娥博士論文《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臺中市文化局也出版了《臺中市文學史初編》⁴¹；2000 年 4 月初苗栗縣立文化中心也接續出版了《苗栗縣文學史》⁴²；2001 年 12 月出版了《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⁴³，在這一波「花開遍地」的區域文學史撰寫的風潮中，雲林縣沒能趕上⁴⁴，時至今日（2008 年 2 月）官方對於雲林縣文學發展史的撰寫也尚「只聞樓梯響」，未見有具體的出版計畫，而原先已規畫進行中的臺南縣，也於 2006 年 12 月先行出版由龔顯宗所撰寫完成的《臺南縣文學史》（上編）⁴⁵。

或許是長久以來外人總認為雲林處於文化邊陲，是一片文化沙漠，要重新去建構出其文學光譜，是件極為艱鉅的工程，所幸在民間及學院中，尚有一批本著「愛臺灣，就

³⁷ 1995 年 6 月出版之《臺中縣文學發展史》是由施懿琳、許俊雅、楊翠三位學者合撰，撰寫前為使臺中縣文學史料更為周全，乃進行一系列的田野調查，許多作家手稿、照片、日記、書籍文物的出土豐富了相關研究的內涵，也加深文學史撰寫工作的深度，並於 1993 年 6 月先行出版由施懿琳、鍾美芳、楊翠所合撰之《臺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做為臺中縣文學發展史撰寫之前置作業。

³⁸ 1997 年 5 月出版之《彰化縣文學發展史》是由施懿琳負責撰寫古典文學的部分，而楊翠負責撰寫新文學部分。

³⁹ 江寶釵著《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一書有三項特點，一是打破了行政區的生硬劃分，包括嘉義縣市，更能完整地體現區域文學之特色與精神。二是研究對象鎖定古典文學，內容較為精粹。三是該書撰述由江寶釵一力承擔，風格較為統一。

⁴⁰ 〈安平文學史〉一文收入龔顯宗所著《臺灣文學研究》一書中，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 年 12 月，頁 167-304。

⁴¹ 1999 年 6 月出版的《臺中市文學史初編》是由臺中市文化局委由陳明台、陳千武、蔡秀菊、賴汝等編纂小組所編著的。

⁴² 2000 年 4 月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了由莫渝、王幼華合著的《苗栗縣文學史》。

⁴³ 2001 年 12 月澎湖縣文化局出版葉連鵬著《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一書，討論明朝末年至民國 88 年以時間為軸，建構一個初步的澎湖文學發展史，使澎湖文學有一個較清楚可循的脈絡，此書原為葉氏 2000 年 6 月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⁴⁴ 2000 年 4 月文訊雜誌曾針對臺灣地區「區域文學史」撰寫的發展現況做過調查，除 2000 年以前已出版的五本「區域文學史」相關著作外，宜蘭縣、臺南縣、桃園縣、高雄縣已積極規畫執行並出版，而當時雲林縣則是處於「現階段並無相關出版計畫」。見《文訊雜誌》，2000 年 4 月，頁 54。

⁴⁵ 龔顯宗《臺南縣文學史》（上編），臺南縣：臺南縣政府，2006 年 12 月。

要愛臺灣地方區域文學」⁴⁶的學者、學子，正孜孜矻矻的用心為著雲林地區文學的發展史做出無私的付出，且已見初步的成果並獲致肯定：

至於研究專著方面，鄭定國及其學生合撰之《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臺北里仁書局）、《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續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一系列以雲林縣古典詩家為題的論著，最為引人注目。在多年田野調查、訪談所得下，進行了當地古典文人作品的研讀、分析，前後共剖析了林友笛、王東燁、吳景箕、邱水謨、江擎甫、廖學昆、陳錫津……等 39 位文人之創作表現，如此之集體研究足為雲林縣區域文學奠基，用心可嘉。⁴⁷

目前已經梳理完成的雲林縣小區域文學發展研究，有北港地區，西螺地區，斗六地區；而即將接續完成的，是荊桐、林內地區，斗南、大埤地區；另外，已開始研撰的，有古坑地區，虎尾地區，四湖、口湖、水林地區，臺西、麥寮地區，土庫、元長地區，崙背、二崙地區，東勢、褒忠地區。藉由不斷的努力耕耘，積土成山，聚沙成塔，相信當這十二個小區域文學發展研究完成之時，一部《雲林文學發展史》巨著誕生的理想，是指日可待的。⁴⁸

本論文雖不是屬於上述「區域文學」的寫作模式，但「作家專論」的寫作方式，對於小區域文學史料的建構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是充實及深化小區域史料廣度與深度的基本工作，因為「小區域文學的史料，將來勢必成為臺灣文學史的資料庫，因此充實這些小區域資料庫的工作就變成極端重要的工作和使命。」⁴⁹。所以藉由研究一位出生成長於雲林的古典詩家—江擎甫的機會，透過更密集的田野調查、更全面的作品蒐羅、更仔細的作家介紹、更深入的文本分析，為雲林區域文學史料的開展與充實盡一分心力，希望本論文的問世將有助於地方史料的編纂，對於區域文學的建構，挹注一道新泉。就誠

⁴⁶ 引自鄭定國所寫《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三編序文〉，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9月，頁1。

⁴⁷ 引自黃美娥著〈2005年臺灣古典文學研究概述〉一文，本文亦收錄於臺灣文學年鑑資料庫網路版，網址：<http://www2.nmtl.gov.tw>。

⁴⁸ 參考鄭定國編著《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一書中的序言〈雲林文學的在地書寫—兼談臺灣區域文學〉，雲林縣：新生印務局，2007年8月。

⁴⁹ 鄭定國〈在地言宜，在地書寫—談臺灣區域文學〉一文，《文訊雜誌》261期，2007年7月，頁47-48。

如李瑞騰教授所說的：「那就是如果各地方有關文學的歷史與現實，都能脈絡分明，一個臺灣的文學全貌應可彰顯出來。」⁵⁰

第二節 研究範疇與文獻探討

在開始訂定以「江擎甫及其漢詩研究」做為研究主題之初，查找了許多相關的文獻資料，發現這位創作力旺盛、著作等身的傳統漢詩家，在滾滾的臺灣文學長河中，竟是一直都被遺忘的一道支流，對於其人與其作品的研究簡直是少得可憐，正如雲林地區古典文學在臺灣古典文學光譜上一直是被忽略的一道偏光一般。雖是如此，亦不減其在臺灣古典文學中所應佔有之地位及價值，鄭師定國於〈雲林菸社新出土臺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述略〉一文中就對江擎甫詩文所具有的研究價值持高度肯定：

江擎甫，一生創作不輟，年過九十仍有作品，故其著作盈室，詩稿文稿不下千篇，非常有研究的價值。⁵¹

以下便就本論文所要進行研究的範疇做說明並將涉及之相關文獻做一探討：

一、研究範疇

在西方的文學界，十九世紀可以說是以創作為中心的，注重作者個人的才能、情感和想像，視作品為作者意圖的表現。而對於文學批評，多屬於印象式的鑒賞批評，多是評論者自己的感受或見解，雖然不乏真知灼見，但卻缺乏系統性和嚴密性。由於傳統文論從來沒有認真的要把文學視為是一門科學，所以他們的研究主觀隨意性大，也因此常依附於其他學科研究中，甚至把文學作品當作其他學科的文獻材料，或只是作為茶餘飯後的消遣遊戲罷了。這時期所流行的是實證主義的文學理論，它所強調研究的是作者的社會背景和生平傳記，把這看成是要了解作品的前提⁵²，這和中國傳統對於文學的認知多

⁵⁰ 封德屏主編《鄉土與文學：臺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中李瑞騰所撰之〈序〉，臺北市：文訊雜誌社，1994年3月，頁3。

⁵¹ 引自鄭定國所撰寫的〈雲林菸社新出土臺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述略〉，《文學新論》第五期，2007年6月，頁86。

⁵² 參見張隆溪著《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中國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7月，頁

從「知人論世」的研究方法著手，有很大的相似處，由上述可知東西方文論在此一時期，有著相同的潮流與趨勢。

進入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有了嶄新的氣象，「二十世紀可以說是批評的時代，西方文論努力擺脫十九世紀印象式的鑒賞批評，建立新的理論體系」⁵³，更期望能建立起文學的自主性，成爲一門獨立的學科，正如張隆溪所言：「二十世紀的文評不再是個人印象或直覺的描述，也不再是創作的附庸，而從社會科學各科吸取觀點和方法，成爲一種獨立的學科」⁵⁴，而期間風起雲湧的文藝理論流派眾多，從形式主義到結構主義，再到後結構主義，大都以「作品」爲中心，強調「文學」的獨立性，乃至於宣告作品與作者無關，雖然這些西方文學理論學派都有它合理的地方，可以提供借鑒之處，但當其走向極端時，斬斷了一切外緣因素的研究，有許多論點是我們不能接受的。⁵⁵如托洛茨基就在他的《文學與革命》一書中對形式主義學派提出嚴厲的批判，他認爲形式主義學派的以作品爲中心的觀點及批評方法在涉及更加廣闊的社會和歷史背景對文學進行考察時，就會危險地暴露出其狹隘性及局限性。⁵⁶

故中國學者袁鶴翔於《二十世紀文學理論》的〈譯序〉⁵⁷中提出較中肯的看法及建議：

從思想的發展來看，我們可以把文學觀念的演變劃分爲兩個階段：一個是縱線性的發展階段，另一個則是並時性的。前者以歷史的時空因素爲演變的主流，貫穿以某一種哲學觀念所形成的傳統；後者卻不受時空甚或歷史因素的影響，而以某一種對文學特殊的看法爲出發點，對文學作品加以分析和研究。二者雖然是截然不同，卻應收相輔之效。對一個從事研究文學理論及文學批評的學者來說，二者都應兼顧，方不失其「中」。

據此論點，故本論文將所欲進行的研究，區分成以作家身處之時代背景、文學環境、歷史流衍與交遊經歷等之「歷時性的文學『外緣』研究」；及就作家詩作內容分析、技

4-7。

⁵³ 參見張隆溪著《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中國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7月，頁7。

⁵⁴ 參見張隆溪著《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中國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7月，頁8。

⁵⁵ 參見張隆溪著《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中國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7月，頁4-15。

⁵⁶ 參考李敏儒、伍厚愷等譯，羅里·賴安等著《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導引》，中國四川省，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年11月，頁2。

⁵⁷ 引自袁鶴翔等譯，佛克馬、蟻布思原著《二十世紀文學理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二版，頁13。

法探討、藝術手法歸納為主之「並時性的作品『內在』分析」兩大研究範疇，希冀對「江擎甫及其漢詩研究」能以一個外內兼顧的整體角度來作全面的考察，茲分述如下：

（一）歷時性的文學「外緣」研究

承上所言，對於文學的研究，不應將其孤立於歷史文化與時代背景之外，所以在析探作家作品之前，必先對其所處時代的歷史衍變、社會環境及文化發展的特色有所了解。尤其是臺灣文學之所以有如此多元、特異的風采，正是歷史在臺灣這塊土地最真實，也是最苦難的呈現。從 1624 年荷屬東印度公司派兵攻佔臺灣，經營墾殖起，時經荷西、明鄭、清領、日治到中華民國。在如此短的歷史河流中，卻有如此多的激流與險灘，在此歷史背景下，文人創作上必定與時代背景、社會環境有著密切的相關性，文學是一個時代的集體表現，所以要了解一個時代的文學，又焉可不先了解其時代，正所謂「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⁵⁸，一代有一代之文。

對一位長期被埋沒，相關之研究幾乎都付之闕如的研究對象，首先應要釐清的是其家世背景、求學經過，乃至於成長經歷及所處的社會環境與時代背景等。江擎甫，出生於明治 34 年（光緒 27 年，西元 1901 年），時屆乙未割臺已歷七載，卒於民國八十二年（西元 1993 年），當時臺灣已解除戒嚴令，並終止「動員戡亂」逐漸脫離恐怖政治的陰影，漸漸邁入正常化的民主時代。

綜觀日治時代的前輩作家，能像江擎甫如此，像棵長青樹一般，從日本統治的殖民時代，到戰後與祖國的短暫蜜月，接著二二八事件發生，白色恐怖籠罩全臺，直到晚年竟還能看到臺灣民主的曙光降臨，這麼長久的日子裡，身為傳統漢詩家的他不僅積極參與著臺灣古典文壇的活動，且始終以漢詩型式創作不輟，尤是難能可貴。其實他的一生本身就活像是一部完整的臺灣歷史呈現，所以希望透過歷時性的文學「外緣」研究，不僅能掌握文學發展的脈絡，也期待能更進一步了解不同時代背景與文學環境，對詩人性格的養成與詩作特色的展現的影響為何？

⁵⁸ 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時序》，臺北市：學海出版社，1991 年 2 月再版，頁 675。

(二) 並時性的作品「內在」分析

誠如前面所言，希望透過歷時性的文學「外緣」研究，能更精確的掌握文學發展脈絡，了解詩人創作的時代背景與文學潮流，這是本論文的第一項研究範疇，另外，本文第二項主要的研究範疇便是著重於作品本身內在的分析研究。

本文研究的對象——江擎甫一生經歷過殖民統治的日治時期、戰後思想控制的戒嚴時期及解嚴後多元開放的民主時期，面對著日益蓬勃的新文學衝擊，但江擎甫對傳統文學卻情有獨鍾，始終堅持以傳統漢詩型式從事創作，筆耕不斷。雖然每一個時期的創作都多少受當時的時代背景、社會環境所影響，但如果仔細從其創作的「漢詩」文本去著手研究，並將之分析歸納，必能找出其對「漢詩」這種文體的特殊看法，並以此為出發點，對其詩作內容、寫作技法、創作特色加以分析和研究，也唯有透過內在的研究為基礎，再配合上外緣的研究，才是一種全面的文學研究。

二、文獻探討

(一) 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概況

由於本文所欲研究探討的漢詩，是屬於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想要正確且適切的評析其價值與時代意義，避免出現「閉門造車」之弊，首先須掌握的就是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的相關文獻，並了解其研究方向、方法及研究成果。

臺灣文學的長河曾經像伏流一樣，在不被注意的地表下繼續發展它的河床，覓尋並形成自己的河道⁵⁹

藉用莫渝對百年臺灣文學的回顧與期待的這一段既有詩意又蘊涵深意的話來反觀，臺灣古典文學研究不亦是如此嗎？其研究的起步雖早，但總是寄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籬下，而無主體性，隨著八〇年代臺灣社會追求本土化的思潮興起，加上政治的解嚴，似乎是意謂著臺灣古典文學研究即將「突破霧霾，迎向朝曦」，但不久之後又因現、當代文學領域快速蓬勃發展的排擠而繼續「伏流」著，所幸從九〇年代起投入的人力才漸

⁵⁹ 引自莫渝〈文學長河的浪花和漣漪--百年臺灣文學的回顧與期待〉，《文訊雜誌》，1999年12月，頁51。

多，所獲得之成果也才有顯著的進展。⁶⁰而這些前人所研究獲致的成果，為本論文書寫指引正確的進程與提供多元觀點的借鑑，茲從以下三方面分述之：

1. 文學史的書寫與撰述，利於文學發展脈絡的掌握

在臺灣以古典詩的發展狀況做全面性探討的學術性作品，最早當推廖一瑾的《臺灣詩史》⁶¹，故此書亦是研究臺灣古典詩歌發展史時，必備的案頭書。但「廖氏此作大抵不脫連雅堂的《臺灣詩乘》模式，沿襲許多舊說，不免有誤失之處…」⁶²，引用時必多加檢別。

《臺灣詩史》一書主要撰寫的是臺灣詩歌發展歷史，而能較全面的論述臺灣文學發展歷程的則要首推葉石濤的《臺灣文學史綱》。臺灣文學史的書寫，是透過對文學的詳實紀錄，以保存民族的歷史性內心活動的紀錄，這是葉石濤發願撰寫《臺灣文學史綱》時所秉持的使命感。《臺灣文學史綱》雖不是一部完整的文學史著作，也有著許多被評論家批評的缺陷存在，然而其以臺灣為中心的史觀、分期方式及清晰的評論等，確實可以做為了解臺灣文學發展歷史的一個起點。可惜該書主要著力於闡明 1920 年以後在臺灣的新文學發展軌跡，對於舊文學領域著墨不多⁶³。

相對於《臺灣文學史綱》這一部的概述性的文學史專著，1991 年由劉登翰、莊明萱、黃重添、林承璜等一群福建地區學者集體編纂出版的《臺灣文學史》則是一部綜貫古今，包含古代文學、近代文學及現代文學三大篇完整的一部臺灣文學發展史，對於全盤了解臺灣文學發展情形，有所助益。另外，透過中國學者對臺灣文學的評述，也提供了臺灣研究者不同的視角，正是「促使不同觀點的文學史專書出現，那麼將使臺灣文學的歷史面貌更清楚地彰顯…」⁶⁴但是全書除迷漫著大中國史觀外，還有許多地方考證欠周詳，多所訛誤，引用時要特別注意。

⁶⁰ 參考許俊雅著〈回顧與前瞻—近二十年來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述評〉一文，《漢學研究通訊》25 卷 4 期，2006 年 11 月，頁 33。

⁶¹ 廖一瑾（雪蘭）《臺灣詩史》，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8 年。該書原為廖氏之博士論文。

⁶² 引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一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一書，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 年 11 月，頁 8。

⁶³ 對於古典文學領域的撰寫，葉石濤自言遇到很大的困難，故對於此領域的撰述多是參考楊雲萍及黃得時論著而得，參見葉氏著《臺灣文學史綱》〈序〉，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3 年 10 月再版。

⁶⁴ 引自葉石濤〈寫在《臺灣文學史綱》出版前〉一文中鄭焯明所說的一段話，該文收錄於《走向臺灣文學》，臺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 年 3 月，頁 174。原刊載於《臺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1987 年 2 月 18 日。

繼葉石濤之後，撰寫臺灣文學史的有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陳芳明在《聯合文學》刊載的《臺灣新文學史》，亦可參看，但這二部著作主要著墨於新文學領域，對古典文學之論述多為「附帶」形式。如欲要更進一步認識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衍進，則可參看目前已出版的幾種區域文學史⁶⁵，它們對個別空間的古典文學發展狀況皆有所陳述，可資參考。

另外，2005 年由王德威所編著之《臺灣：從文學看歷史》⁶⁶，雖不是一本文學史專著，但黃美娥把它歸類於類文學史書寫，認為它是「一本具文學史意涵的作品選集，內容蒐集 17 世紀中葉以來到當代的文學作品，其中古典文學佔了頗多篇幅，這是過去相關臺灣文學作品選集中較罕見者」⁶⁷，該書的撰寫方法乃是從文學與歷史的主從辯證關係著眼，一方面將古典文學安置於歷史的脈絡下予以呈現，另一方面則又認為文學並不只是歷史的視窗或鏡像，「文學是欲望、形塑、詮釋，乃至解構歷史的動力。」⁶⁸另外，黃美娥所撰寫的〈臺灣古典文學史概說 1651-1945〉一文，雖然稱之為概說，但勇於提出與前人迥異的觀點，補強前人論著的不足，是一篇作為古典文學初學者導引入門不可或缺的經典之作。

做為一位以研究臺灣文學相關主題的研究者，首先必須關照的文獻即是書寫文學發展脈絡的文學史相關著作，以上這些著作只是入門起點，但絕對不是終點，因為從新的文學史料不斷出土的觀點來看，目前所出版的文學史書籍都只是初稿而已，只是一定時間內的文獻整理成果罷了，並沒有真正呈現臺灣文學的廣度和深度，故尚須參照其他相關著述，方能更全面性了解臺灣文學發展的歷程與趨勢。

2. 詩文集及研究專著的出版，有助研究面向的開展

近二十年來，臺灣古典詩文集整理迭見佳績，1992 年由王國璠總輯，高志彬主編，龍文出版社出版重印之《臺灣先賢詩文彙刊》第 1、2 輯起，時至 2006 年 6 月已出版至第五輯，本叢書乃收錄起自清道光以降，迄於戰後這三百年來，臺灣諸先賢彌足珍貴之詩文稿本、抄本、刊本，選擇較具代表性的作家，並依作品的原樣影印，以保存書籍的原貌。歷經十五年努力，已完編五輯共一百冊，乃臺灣文學學術研究之重要文獻資料。其

⁶⁵ 已出版的區域文學史，可參考本論文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中有詳細的論述。

⁶⁶ 王德威《臺灣：從文學看歷史》，臺北市：麥田出版，2005 年 9 月。

⁶⁷ 引自黃美娥著〈2005 年臺灣古典文學研究概述〉一文，本文亦收錄於臺灣文學年鑑資料庫網路版，網址：<http://www2.nmtl.gov.tw>。

⁶⁸ 引自王德威《臺灣：從文學看歷史》一書之〈序〉，臺北市：麥田出版，2005 年 9 月，頁 4。

中多冊詩文集中更是收錄有江擎甫的漢詩作品，可做為江擎甫詩作補遺，又如與詩人曾同為西螺「莢社」詩友的黃文陶及張李德和詩文集皆收錄於此部叢書中，亦是重要的參考文獻資料。

至於有關臺灣古典文學相關研究專著方面，由於眾多學者專家如：施懿琳、許俊雅、江寶釵、黃美娥、翁聖峰、龔顯宗、廖振富、余美玲、吳福助、廖一瑾、薛順雄等多年的研究，近年復有田啓文、張靜茹、林淑慧、柯喬文、徐慧鈺、吳毓琪、李知灝、謝崇耀、吳東晟等後起之秀加入行列。在他們的努力播種與耕耘下，已漸漸累積了厚實的研究成果。⁶⁹而這些成果也陸續發表出刊或付梓出版，提供有意從事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者作為累積相關知識體系基礎、尋找研究主題或開發研究面向的參考依據，因數量頗多，無法盡述之，茲舉與本論文撰寫較相關，也較有啟發的幾本個人研究論集或眾人的論文合集：如，施懿琳著《從沈光文到賴和一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市：春暉，2000年6月）、許俊雅著《臺灣文學散論》（臺北市：文史哲，1994年11月）及其主編之《講座 FORMOSA：臺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臺北市：萬卷樓，2004年11月）、江寶釵著《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1999年）、黃美娥著《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市：麥田出版，2004年12月）《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年7月）及、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臺北市：五南，2007年1月）、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6年3月）及《臺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年7月）。

另外，1994年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首次舉行以臺灣文學做為主題的「臺灣文學中的歷史經驗」研討會後，又多次將重點集中在臺灣文學領域，特別是較鮮為人注意的古典文學範圍，主辦了一系列以古典為主軸，從古而今的學術研討會，計有：1997年「傳統文學的現代詮釋」，1998年「臺灣古典文學與文獻」，1999年「臺灣旅遊文學」，2000年「臺灣自然生態文學」，2001年「明清時期的臺灣傳統文學」，2002年「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2003年「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思潮」等，會後並由文津出版社做為「臺灣系列」叢書出版發行，這一系列針對同一文學場域（臺灣）的不同研究主題的相關研討會，對於欲治臺灣文學之後進學子，提供相當大的助益與貢獻，本論文亦有多處的論述是引自其中之相關論文。

⁶⁹ 參考許俊雅所著〈回顧與前瞻—近二十年來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述評〉一文，《漢學研究通訊》25：4（總100期），2006年11月，頁38。

而對本論文主題最有助益，且最具直接參考價值的文獻資料及研究成果，則是全力投入雲林文學史資料庫蒐集與彙編的鄭定國教授與其成立之南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中心所收藏的珍貴文獻，鄭師定國以一個居住雲林將近二十年的學者身分「願為雲林地區文學的發展史做出無私的研究」⁷⁰，發願完成《雲林縣文學發展史》巨著，為了一步步實現這理想，幾年來持續帶領著研究生腳踏實地的進行田野調查工作，不僅讓許多珍貴的臺灣文學與文獻資料得以破繭重生，還將這第一手資料轉換成研究成果，2005年陸續出版了《日治時期雲林的古典詩家》共三編，2007年8月又出版了新的研究成果《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同時，也對雲林古典詩家的詩作廣加蒐集、整理、校對與編排，目前已出版了《王東燁槐庭詩草》、《陳延年雪杏軒吟草》、《黃篆草堂詩鈔》等詩文集，且即將完稿付梓的，有《林友笛詩文集》、《張立卿詩草》、《邱水謨春雨軒詩鈔》及西螺莢社詩人之詩文集等。這些作家個人詩文集並非只是舊作重刊，而是經過編者用心覓尋相關詩集、報刊或手稿等第一手資料後，加以整理、編輯、校定後刊行，更有許多是從前未曾刊行過手稿，因此有出土及出版的機會，不僅為這些臺灣前輩詩人保存一生創作之心跡，也是研究雲林古典文學最寶貴之文獻，誠如許俊雅所說：「這些新挖掘的文學史料，提供了對有心研治臺灣古典文學的人相當大的幫助，也為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奠下更穩固的基礎。」⁷¹

3. 史料庫及工具書的建置，便捷了相關資料的查索

史料的蒐集周全與否，對臺灣文學研究深度開展是具決定性影響，亦能減少因史料欠缺所造成的錯誤解讀，固是不容忽視的。戰後臺灣古典文學文獻的蒐集整理，向來是以周憲文主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印行之《臺灣文獻叢刊》309種最具意義。該叢刊集合了各界研究臺灣文史的精英，從臺灣公私藏書機構及世界各地蒐集了六百多種手稿、古本等，已刊、未刊的資料，加以篩選、整理、標點、重排⁷²，是研究明清時期臺灣古典文學最具價值的一手資料，不過當年受限於「抗日」的時代禁忌，這叢刊以明清臺灣文獻為主，只收錄少數日治時代漢族意識較濃厚的典籍，如連雅堂著《臺灣詩薈》等⁷³。而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庫（<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臺史所史籍自動化室」

⁷⁰ 引自鄭定國《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一書之序言〈雲林文學的在地書寫—兼談臺灣區域文學〉，雲林縣：新生印務局，2007年8月，頁1。

⁷¹ 參考許俊雅所著〈回顧與前瞻—近二十年來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述評〉一文，《漢學研究通訊》25：4（總100期），2006年11月，頁34。

⁷² 參考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師大國研所博士論文，1992年，頁8。

⁷³ 參考翁聖峰著〈臺灣古典詩的研究概況〉，《文訊雜誌》，2001年6月，頁42。

更將這高達四萬七千餘字的文獻，製作成電子資料庫並設計檢索系統免費提供各界使用，對研究者助益頗大。⁷⁴雖此資料庫所收之文學文獻資料與本論文較無直接相涉，但為求周延起見，筆者亦進行若干「關鍵詞」蒐尋，尋獲少數幾則刊載於《臺灣詩薈》中，有關「嘉社」、「莢社」等活動訊息，雖收穫不多，但亦可助於了解江擎甫參與的文學社團。

另外，與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關係直接密切者，除了「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庫」外，還有文建會「國家文化資料庫」（<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⁷⁵、元智大學的「網路展書讀」（<http://cls.hs.yzu.edu.tw/>）、「智慧型全臺詩資料庫」（<http://www2.nmtl.gov.tw/twp/index.asp>）及江寶釵主持的「臺灣漢詩數位典藏資料庫」（<http://www.literaturetaiwan.idv.tw/poetry/index.htm>）⁷⁶、賴和紀念館（<http://km.cca.gov.tw/laihe>）⁷⁷等，還有日治時期發行量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報紙《臺灣日日新報》⁷⁸，更是研究日治時期臺灣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學等不能錯過的「重量級」報紙，但因微捲使用困難重重、複刻版又模糊不清，加上卷帙浩繁，查索耗時耗力，故能充份利用者稀，所幸國內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已完成《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全文電子版資料庫及日本 YUMANI 書房所攝清晰版《臺灣日日新報》數位化工程，並製作檢索功能，大大降低

⁷⁴ 原翁聖峰著〈臺灣古典詩的研究概況〉一文記載此資料庫收錄之文獻字數為三千萬字，但筆者 2008 年 2 月查閱《臺灣文獻叢刊》該資料庫時，已增為 47,054,208 字，其說明為「原臺灣方志、臺灣檔案及臺灣文獻(一)至(五)均已合併在此資料庫」。

⁷⁵ 依據國家文化資料庫建置計畫緣起中說明「國家文化資料庫建置計畫是配合行政院『挑戰 2008—六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數位臺灣計畫『網路文化建設發展計畫』之下的一項基礎建設子計畫，目的是要系統性的、計畫性的進行文化藝術資源之蒐集、整理和保存，並藉由資訊科技將其數位化典藏，留下文化資源的長久記錄。亦即蒐集、調查全國之藝文資源(包括美術、音樂、舞蹈、文學、戲劇、建築、電影、古文書與老照片類等)，並進行建檔、拍攝、數位化等工作，以文字、聲音、影像及視訊方式呈現，使分散各地的藝文資源，得以透過網路，讓民眾及研究者整合性的查詢利用。」該資料收錄之資料十分多元豐富，是有意從事臺灣相關研究者不可錯失之資料庫，其中筆者從「漢詩」資料庫中搜尋到將近百首江擎甫發表之詩作，且為增加研究之嚴謹性及落實資料之求證工作，筆者皆一一翻閱原典並將之影印以之校對。

⁷⁶ 臺灣漢詩數位典藏資料庫所收錄之漢詩內容，與國家文化資料庫—「漢詩」中多有重覆，但筆者於臺灣漢詩數位典藏資料庫查尋過程中，新發現到江擎甫發表於《臺南新報》上之漢詩作品，及數則有關「莢社」活動之記錄，並以之一一查尋檢核成功大學圖書館所收藏之《臺南新報》微卷，加以求證之。

⁷⁷ 從賴和紀念館（數物博物館）資料庫中檢索到一則賴和對江擎甫創作田村雜詩看法之資料，並附有原出處之影像檔，經實地查尋兩相印證無誤，在茫茫有如大海的典籍中，有此資料庫之協助，著實大大縮短了資料收集與查索的時間。

⁷⁸ 1898 年(明治 31 年)年創刊之《臺灣日日新報》，由日人守屋善兵衛併購《臺灣新報》與《臺灣日報》而成，為日治時期發行量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報紙，藉之可以了解二十世紀前半世紀臺灣的政治及社會變遷。創刊初期有六個版面，1910 年 11 月以後增為八版，其中漢文版通常佔有兩個版面。自西元 1905 年 7 月 1 日以後，報社將漢文版擴充，獨立發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每日六個版面，一時幾可與日文版等量齊觀。於西元 1911 年 11 月 30 日，恢復以往於日文版中添加兩頁漢文版面的作法，直到西元 1937 年 4 月 1 日因應時局全面廢除。參考漢珍公司「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電子資料庫之介紹。（<http://www.tbmc.com.tw/tbmc2/cdb/intro/Taiwan-newspaper.htm>）

檢閱的困難性，豐富了臺灣研究學術資源。筆者即從資料庫中搜尋到多筆與菸社相關之活動新聞，也於活動新聞中尋獲有江擎甫參與其中，如此一來不僅有利於重構「菸社」歷史，也能掌握到江擎甫參與的軌跡。

雖然資料庫的建立有利於資料的快速查索，對於當今的研究者是一大福音，但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如能善加利用資料庫，的確可以更完備蒐集資料且簡省很多時間，不過翻檢資料本身也是個做學問的過程，是學術能力提高的門徑，更是實證的研究精神表現，故不宜偏廢，就誠如許俊雅博士所云：「將電腦與人腦的長處和優勢結合起來，將可為古籍整理和古典文學研究注入一股強大的新生力量，在統計、資料採集、推理求證、綜合分析等方面帶來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的革命，提高研究效益。」⁷⁹

另外，1999年吳福助主編的《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及2000年接續完成的《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續編，按明鄭、清領、日治與戰後四個時期，加以蒐集、整理了臺灣古典文學總集、別集及相關研究文獻，是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者必備的案頭工具書。⁸⁰雖然《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初續編收錄已十分豐富、詳實，但許多珍貴的文獻資料仍藏於民間各地，未被該書目網羅載入，就如此次新出土有關江藻如、江擎甫及西螺菸社相關資料即是，故「宜以集體團隊方式做全面性的田野調查，使其更為充實、更為齊全」⁸¹，並能將所有資料建立資料庫，隨時登錄新資料則更為理想⁸²。

（二）江擎甫及其漢詩研究梗概

江擎甫（1901~1993），號耕雨、擎宇，字聯柱，西螺人，乃前清文秀才江藻如公子，西螺菸社創始社員之一，經歷過日治外族統治時期、戰後戒嚴時期及解嚴民主開放時期，一生沈浸於漢學天地中，運筆不斷，以筆者目前所蒐集到有關詩人的作品來看，最早的詩作是寫成於大正十一年（1922年）⁸³，二十二歲時參加菸社活動時，最晚的創作則在詩

⁷⁹ 參考許俊雅所著〈回顧與前瞻—近二十年來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述評〉一文，《漢學研究通訊》25：4（總100期），2006年11月，頁45。

⁸⁰ 像筆者便以此工具書快速查找到許多與本研究相關詩集，尤其許多珍貴的古詩文集都是嘉義民間藏書家黃哲永所藏，黃哲永對臺灣古典文學鑽研甚深，又極力於收集保存許多珍貴的臺灣早期文獻，最難能可貴的是其不藏私的胸懷，對於如吾等後輩研究臺灣文學者，都願盡力協助，對於本論文之完成助益極大。

⁸¹ 見黃耀能〈臺灣漢語傳統文學作品簡目〉講評意見，《臺灣古典文學與文獻》，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9年1月，頁53。

⁸² 對於能將資料建立為資料庫，此點看法同時見於，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一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一書，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年11月，頁15。及翁聖峰著〈臺灣古典詩的研究概況〉，《文訊雜誌》，2001年6月，頁43。

⁸³ 筆者原先在南華大學臺灣文學中心所藏九冊菸社詩稿中，查得江擎甫最早的詩作紀錄為1923年（大正

人已高齡九十二歲時，其創作時間之長，與創作力之豐富，真可說是另類的「臺灣之光」。另外，江擎甫畢生也具有高度文獻保存意識，自己曾多次將創作的作品加以收集、分類、編次，並題序撰跋，甚至還將圖文並陳的手法引入個人詩集中⁸⁴，雖未能於有生之年將它梓行傳世，但經過了自己的蒐羅整理後，詩人一生的心血結晶，才得以較完整的面貌保存下來，不至於隨時光的流逝而沒湮，就正如詩人於 1990 年編輯其詩作時所作〈病中編就瀛嶠竹枝詞付梓有感〉一詩中所說：

竭精盡力費清神，耗卻功夫不計旬。斷簡殘篇隨頁檢，蠹傷蟻啃逐章巡。

一生心跡猶存在，萬里腳痕未沒湮。敝帚瓦盆齊展出，難登大雅作家珍。

詩中雖自謙自己作品是「敝帚瓦盆」，但對於這些從日治時期開始，經歷戰後，一直至九〇年代的手稿本的出土，不僅僅可以讓我們清楚詩人的生活紀錄，也是反映了整個時代的縮影，所以無疑是臺灣古典文學中「價值連城」的珍貴文獻。

手稿本出現的最大意義之一，在於提供了第一手的文學文獻素材，亦即第一層位文學史料，這是最基礎，也最重要的資料。⁸⁵

另外，其後人江槐邨能無私的將先人珍貴的手稿文物借與南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中心，才讓這批豐富且珍貴的臺灣文獻得以重現在世人面前，也才使筆者能有「新的源頭活水」針對江擎甫及其漢詩做更深入的研究。

1. 其人其詩之刊載

當開始以江擎甫其人其詩為研究主題時，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是文本的蒐集，在對於相關的文獻做全面搜羅之時，筆者從日治時期的報紙、詩集，及戰後詩集、期刊中發現為數眾多江擎甫所發表的詩作，足見不管是戰前抑或是戰後，詩人一直都活躍於臺灣古典詩壇中。

12 年）莢社第一期課題擊鉢所作之詩作〈武士〉三首、〈春晴〉一首。但以 1919 年江擎甫即與詩友同好共組「同芸社」來看，詩作寫成之時間，應可往前推衍。果不期然，在翻查眾多日治時期發行的報紙後，在 1922 年（大正十一年）10 月 4 日《臺南新報》第 7396 期：5 頁中尋獲以江聯柱之名所發表的七言絕句〈秋扇〉二首，這是筆者目前所查知詩人最早之詩作。

⁸⁴ 其〈鯤溟留影〉手稿十頁，乃是以照片與詩文並置的方式來編排，可見文前所收之附圖 21-27。

⁸⁵ 摘錄自林翠鳳撰寫〈鄭坤五及其《九曲堂詩集》初探〉，收錄於東海大學中文系編輯之《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3 年，頁 33。

日治時期，江擎甫參與活動及詩作之刊載主要見於《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詩報》、《風月報》等報刊雜誌，經筆者一一蒐羅整理後將之製表呈現，以利參照，其中在《臺灣日日新報》中，雖未發現到詩人所創作的詩作刊登，但刊登有：1922年蒞社向全臺徵詩的消息⁸⁶，可知當時甫創社不久的蒞社，活動力頗強，積極活躍於當時的詩壇；1923年蒞社徵詩揭曉⁸⁷，本期所徵〈餞菊〉課題，總共得詩445首，經陳槐庭氏評定後，江擎甫獲得第八名，其寫作功力之佳可見一斑。另外，《臺灣日日新報》中只是點出此則消息，並未將獲獎詩作刊出，在查閱手稿後亦未發現該首詩作，在失望之餘，當筆者查閱國立成功大學所藏《臺南新報》微捲後，欣喜的發現在其1923年2月25日7395期：5頁中則刊登了此次蒞社徵詩得獎的作品，而江擎甫該首得獎作品亦在其中；1924年蒞社參加中嘉南聯合吟會訊息⁸⁸；1925年蒞社輪值嘉社大會翌日大開蒞社五週年紀念會，擊鉢催詩⁸⁹，參加者不只是蒞社社員，尚包含嘉社之同人，首題〈自鳴鐘〉由方輝龍掄元，次題〈晴霞〉，由江擎甫奪冠，再次證明其作詩功力；1931年9月28日，刊登西螺蒞社承辦嘉社秋會，因雨改期的消息，及此次大會中將更改詩格及選任專務之豫聞⁹⁰，此則消息詳細列出開會時間、流程、議題，甚至貼心的為外地詩人解說如何到達會場的交通動線，最特別的是消息最後附帶提到「倘出人意外，日華宣戰，即表遺憾，改作無限延期，移于和平解決後開催云云」⁹¹可見傳統詩社那份「民族大義」並不是日本當局的刻意拉攏所能消弭的；同年10月，又報導了嘉社秋會，蒞社奪幟的消息⁹²，而出土的江擎甫遺物中亦保存有此次活動之珍貴照片，可互為參看；1936年蒞社擬於嘉義上池醫院靜香書室召開春季聯吟（第十七回總會）⁹³…等，這些刊載有助於了解日治時期傳統詩社運作情形及特色，讓研究者更加了解當時盛行於詩社中的擊鉢吟活動舉行方式與細節，也更讓筆者得以掌握江擎甫參與其中的痕跡。

⁸⁶ 1922年12月6日《臺灣日日新報》第8093號，第6版。

⁸⁷ 1923年2月16日《臺灣日日新報》第8165號，第6版。

⁸⁸ 1924年2月4日《臺灣日日新報》第8518號，第4版。

⁸⁹ 1925年2月9日《臺灣日日新報》第8889號，第4版。

⁹⁰ 1931年9月28日《臺灣日日新報》第11301號，第4版。

⁹¹ 所指的日華宣戰是因為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與中國在東北爆發的一次軍事衝突和政治事件「918事變」，兩國衝突與緊張提高，隨時都有全面宣戰的可能。

⁹² 1931年10月27日《臺灣日日新報》第11330號，第4版。

⁹³ 1925年2月9日《臺灣日日新報》第8889號，第4版。

《臺南新報》⁹⁴中不只刊載江擎甫 8 首詩作，另有多首是江擎甫詩友們與其酬答之作，可以藉此一窺詩人的交遊情形，如：彰化詩人楊笑儂作〈賀擎宇君弄瓦〉⁹⁵、〈贈江擎宇李廷通二君〉⁹⁶；蘇鴻飛作〈送夢蕉耕雨兩詞兄之大陸〉⁹⁷。

《詩報》⁹⁸是江擎甫在日治時期發表最多作品的報刊，從 1931 年到 1941 年期間，共發表了 102 首詩作，成爲本文研究的重點，但不只是注意其詩作的刊登，更可以從《詩報》的其他欄位報導或刊載，得知一些與江擎甫有關的訊息：如 1931⁹⁹、1932¹⁰⁰、1933¹⁰¹、1934¹⁰²、1935¹⁰³年期間刊登了江擎甫「報代領收」的情形，可見其曾在這段期間訂閱過《詩報》，雖是蛛絲馬跡，亦是有助於江擎甫個人式的專題研究；1935 年 1 月 1 日蒞社在該報上刊登「恭賀新正」廣告¹⁰⁴；1941 年江擎甫與廖學昆、鍾金標一同在 1 月 1 日的版面上刊登謹賀新年並祝詩報十週年紀念廣告¹⁰⁵，從這些資料，吾人可以得知江擎甫對於當時少數被日本執政當局允許發行的漢文報刊，曾經給予實質上的贊助。

《風月報》¹⁰⁶上刊載江擎甫的詩作共有 5 首，而每次的詩作皆因其相關之聚會活動而作，故不只讀其詩，更能知其事，如：1938 年 1 月 30 日，刊載《風月報》發行人簡荷生

⁹⁴ 《臺南新報》創刊於 1898 年（明治 31 年）6 月，原名爲《臺澎日報》，有日文版及漢文版，1900 改題《臺南新報》，1937 改題爲《臺灣日報》，1944 六紙統合編入《臺灣新報》。它與臺北的《臺灣日日新報》和臺中的《臺灣新聞》並列爲日治時期臺灣三大報紙。筆者主要使用的乃是成功大學館藏《臺南新報》（縮影資料），臺北市：光芸社/漢鑫圖書縮影出版社 1995 年發行，收錄內容爲 1921 年 5 月至 1937 年 1 月。

⁹⁵ 1922 年 12 月 16 日《臺南新報》7469 期：5 頁。

⁹⁶ 1922 年 12 月 16 日《臺南新報》7469 期：5 頁。

⁹⁷ 1930 年 2 月 9 日《臺南新報》10076 期：6 頁。

⁹⁸ 《詩報》爲傳統詩半月刊，1930 年 10 月創刊，屬於全臺性漢文刊物，主要登載日治時期臺灣詩社的漢詩作品，以擊鉢吟爲大宗。際當臺灣島內詩社吟會極興之時，桃園周石輝有鑑於各地擊鉢課題徵詩之吟稿頗多，但新聞雜誌之篇幅有限，若干作品珠遺滄海，於是在盧纘祥、魏清德、邱筱園等人的協助下，發行本刊，故該報的主旨第四點即說明：「學校已廢漢文，書房不容易設，鼓舞漢文惟詩社詩會可以自由，故不可無發表機關」。1932 年周氏發刊至第 44 號時，因病無法經營，遂卸交蔡清揚移於基隆市發行，後得張朝瑞父子接續刊行，迄 1937 年 4 月報紙廢除漢文欄，但本刊仍然持續出版，目前所見的最末期 319 期，發行於 1944 年 9 月 5 日，唯真正停刊日期不詳，但可確定的是其較《風月報》早發行，停刊亦較晚，是日治時期發行最久的文學刊物。大抵，在日治時期異族統治之下，《詩報》之發行，對於保存漢文、振興詩學，確有其功。筆者所使用的版本乃是龍文出版社依《詩報》原有樣式刊印版本，本版本彙編從 1930 年 10 月 30 日創刊號至 1944 年 9 月 5 日，計發行約 14 年，319 號。本內容參考《臺灣歷史辭典》，黃美娥撰稿之〈詩報〉詞目，頁 995-996 及翁聖峰〈臺灣文學與文化的盛事—《詩報》覆刻序〉收錄於龍文出版社覆刻《詩報》第一冊。

⁹⁹ 見《詩報》10 號：16 頁，「雜件」欄。

¹⁰⁰ 見《詩報》40 號：2 頁，「報代領收報告」欄。

¹⁰¹ 見《詩報》69 號：16 頁，「報代領收報告」欄。

¹⁰² 見《詩報》80 號：1 頁，「入金報告」欄。

¹⁰³ 見《詩報》114 號：1 頁，「入金報告」欄。

¹⁰⁴ 見《詩報》96 號：3 頁，「廣告」欄。

¹⁰⁵ 見《詩報》239 號：11 頁，「廣告」欄。

¹⁰⁶ 《風月報》爲日治末期少數被允許發行的中文報刊之一，前身是創刊於 1935 年 5 月的《風月》半月刊，本爲「吟風弄月」而創刊，故關於藝旦、女給的贈詠、寫真便成重點，表現了新興中產階級與舊式文

造訪西螺，莼社社員爲其開擊鉢歡迎會；1938年6月1日西螺吟社（爲「莼社」之誤植）爲送社員廖學昆赴東京所開的擊鉢吟歡送會；1939年2月送別社員蘇鴻飛辭商銀職務，將赴二林之歡送擊鉢吟會…等。

另外，翻查日治時期所發行的詩集，其中不少詩集亦收錄有江擊甫的詩作，如：1933年發行的《瀛洲詩集》、1934年《東寧擊鉢吟前集》、1936年《東寧擊鉢吟後集》、1940年《莼社同人錄》，其中又以莼社爲紀念創社十五週年所發行的《莼社同人錄》收錄江擊甫的絕詩60首，律詩40首最多。

至於戰後時期，有關江擊甫詩作發表及刊載情形，筆者將目前所蒐集到正式梓行刊物上的詩作，加以整理分類，以表格呈現，並加以分析如下：戰後初期由於臺灣才經戰火蹂躪不久，人民都還埋頭於家園的重建，而許多日治時期傳統詩作的發表管道也都尚未恢復，再加上戰後不久即因複雜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因素，爆發「二二八事件」及隨之而來的軍事鎮壓與屠殺，造成許多臺灣知識份子爲保身只能選擇「噤聲」，故此時期江擊甫的詩作多未對外發表，只存於手稿中，且內容多是感時書懷、教學點滴、旅遊見聞…等，1948年季冬之月江擊甫著手整理編纂個人前半生的創作，草成《樹德草廬詩稿》初編，內容以勵志、悲憤、感懷、東遊日本、神州之遊爲大端，惜未能正式付梓。

1950年代以後，由於政治上厲行「戒嚴」，藉著「清黨」、「清鄉」之名，實行政治高壓統治之實（白色恐怖），讓許多不同與反抗的聲音被迫沉寂下來，經濟上力行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和公地放領等土地改革政策，使臺灣社會漸趨穩定，通貨膨脹形勢得到緩解，文化上則是要求去日本化，強力推行國語教育，並以官方力量操作文化發展，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此復興傳統的潮流帶動下，古典詩刊亦紛紛創立，加上全臺性的詩會活動推波助瀾，古典詩壇似乎又熱絡起來，而江擊甫在沉寂多時之後，亦開始積極投身於漢詩創作及詩壇活動。

1952年11月《雲林文獻》創刊，江擊甫擔任該文獻委員會兼任委員，並以莼社社員的身份撰寫〈莼社沿革〉一文於創刊號，係日後研究「莼社」所必參考引用的重要文獻之一。另外，該文獻尚刊載有〈斗六門懷古〉、〈祝雲林縣成立〉、六鰲詩社擊鉢錄〈待

人交混的文化趣味。到了戰爭期(1937)，停刊後重新申請復刊的《風月報》，由於徐坤泉加入主編，向現代文藝靠攏，其標語：「是茶餘飯後的消遣品，是文人墨客的遊戲時場」正是刊物精神所在。後來徐坤泉轉往中國發展，編務遂由吳漫沙接手，從1939年第90期開始，吳漫沙就另改標語爲：「開拓純粹的藝術園地，提倡現代的文學創作」。自1941年7月1日發行第133期起，雜誌就更名爲《南方》，仍由吳漫沙編輯，1943年10月被迫停刊。2001年南天書局重版。本文參考《臺灣歷史辭典》，陳建忠撰稿之〈風月報〉詞目，頁618-619。

春〉、〈西螺大橋〉等詩作。其後 1953 年 11 月《詩文之友》¹⁰⁷創刊後，成為江擎甫最常發表的古典園地，從 1953 年到 1984 年，先後共發表了 30 首。另外，許多戰後所出版的詩集，如《臺灣擊鉢詩選》、《臺灣擊鉢詩選第三集》、《癸丑端午詩集》、《甲寅端午詩集》分別收錄有江擎甫的新作，而《金湖春秋》、《中華詩典》、《中華民國詩人及其詩》、《嘉義文獻》、《臺灣正氣詩選》、《西螺鎮志》、《古今分韻詩選》這些詩集所收錄之作則多為舊作重錄。還有在黃文陶個人詩集《竹崖詩選》亦發現有〈送竹崖先生歸磺溪原玉〉唱和詩作 9 首。

除了以上這些正式刊行的詩作，1990 年，江擎甫在 1948 年《樹德草廬詩稿》初編的基礎上擴大纂集《樹德草廬詩稿續編》，內容博雜，分為「閑詠」、「田園」、「詠物」、「旅遊」及「鯤溟留影」追本溯源詩文集，其序言中自述創作理念為不求修飾，務使樵牧能解、青年可讀為主，此書雖已編定完成，但亦未付梓，殊為可惜，不過透過詩人前後兩次的編輯，也使其一生的詩作不致散佚，子孫亦較能珍視先人遺物，妥為保存，以待後學者研究。所謂「文獻資料的豐足與否，必定會影響研究的成果」¹⁰⁸，筆者於研究之初著力於文獻的蒐集與整理，亦是希望能在紮實的文獻蒐集基礎上，可以獲致更精確的研究成果。

2. 其人其詩之研究

近年來區域文學研究日益風行，雲林地區亦不例外，2001 年南華大學張作珍的《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研究》、2003 年中正大學郭麗琴的《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與 2007 年南華大學賴美燕的《斗六地區文學發展研究》相繼完成，其中與江擎甫較有直接關係的研究則是《斗六地區文學發展研究》、《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

《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一文，在戰前部分，述及西螺地區古典詩社「莢社」時，有援引江擎甫所作〈莢社沿革〉一文為佐證，論及莢社詩人詩作分類時亦提及多首江擎甫的詩作，但範圍都是局限於《莢社同人錄》。戰後部分，則僅提「江聯柱，字擎甫、耕雨，乃清秀才江藻如之子，曾在西螺教授漢學。戰後之詩，散見於《詩文之友》、《中

¹⁰⁷ 《詩文之友》於 1953 年 11 月在彰化創刊，最初彰化人王友芬擔任社長，洪寶昆擔任副社長，林荆南擔任主編，是一本由中部詩人籌組的詩刊。《詩文之友》後來大部分以刊登各詩社的擊鉢吟為主，一直持續到 1993 年發行第 464 期後，因負責人王友芬臥病始停刊，共刊行 40 年之久，可謂臺灣為時最長的古典詩刊。本文參考《臺灣歷史辭典》，施懿琳撰稿之〈詩文之友〉詞目，頁 995。

¹⁰⁸ 鄭定國主編《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雲林縣：新生印務局，2007 年 8 月，頁 14。

華詩苑》中，……」，並舉〈新荷〉、〈大墩冬霽〉二首詩為例，簡短說明，但未深入探析。

2007年6月甫完成的《斗六地區文學發展研究》一文，雖然鎖定研究範圍是雲林縣斗六地區，但斗六地區與西螺地區因地緣接近，故文學發展過程上也有很頻繁的交流與互動，其中提及戰後由陳錫津、張立卿、陳輝玉等人發起的「六鰲詩社」成員包含了汾津吟社、鄉勵吟社、雲峰吟社、莢社等當時雲林地區仍存世的重要古典詩家，西螺廖學昆曾擔任該詩社的詞宗，而江擎甫也是當時的社員之一，故該論文中也列舉了多首江擎甫與其他社友於六鰲詩社擊鉢聚會所作的擊鉢詩作〈待春〉，並論之曰：「此次擊鉢吟應是於詩社剛成立不久所開，而當時又剛好是反共文學盛行之時代，因此詩人藉由賦詩鼓舞國人之士氣，並敘述大陸人民的生活『哀鴻遍地盼時暘，鐵幕陰陰凜若霜』，且大陸人民有如詩題〈待春〉所述，期待春天的來臨、期待國土戰後之一日。」¹⁰⁹立論可資參考，但不能藉此評斷江擎甫便是位「反共文學」潮流下的八股詩人。

另外，關於江擎甫其人其詩的專題研究，雖早已有人著手，但多為「短篇」、「概論」性質，其中收錄於《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續編》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研究生蔡政宏所寫的〈江擎甫詩作初探〉一文，主要是針對較早出土的文獻資料《莢社同人錄》中收錄之江擎甫詩作一百首¹¹⁰加以整理、分析，作者將江擎甫收錄於《莢社同人錄》中一百首絕律詩，依內容區分為「贈詩送別」、「記遊寫景」、「記事感懷」和「詠物詩」四類加以分析，不但析論時多空泛性的「概論」，並未對詩作做深度分析探研，且只以《莢社同人錄》所錄百首詩為範圍，並未翻查《瀛洲詩集》、《東寧擊鉢吟》、《詩報》、《風月報》、《詩文之友》等相關詩集及報紙期刊，故詩作分析則略顯片面性。另外，缺乏田野調查輔助，故全文對江擎甫的生平介紹，只以「江擎甫，號耕雨，西螺人，曾為莢社一員」數句帶過，未能再詳言江擎甫之生平事略。

而南華大學文學所研究生林玉娟撰寫〈江擎甫漢詩綜論〉¹¹¹一文時，透過其田野調查後，得知江擎甫的兒子江槐邨目前定居於臺北市，經與之接觸後，意外挖掘出這批新出土的「莢社」珍貴文獻資料，其中包括了江藻如、江擎甫父子大量的漢詩、信札、雜文、照片，這些珍貴的文獻出土，不僅大大豐富了莢社的研究資料，也擴大了雲林文學史料

¹⁰⁹ 賴美燕《斗六地區文學發展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年6月，頁93-94。

¹¹⁰ 廖學昆主編之《莢社同人錄》中收錄江擎甫詩作有絕詩六十首，律詩四十首，嘉義市：弘文堂出版社，1940年，頁38-49。

¹¹¹ 林玉娟〈江擎甫漢詩綜論〉一文，收錄於《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雲林縣：新生印務局，2007年8月，頁409-420。

的完整性，且又再一次印證田野調查對於臺灣文學研究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江擎甫漢詩綜論〉雖已有針對江擎甫的生平事蹟略做敘述，但可惜著墨仍不夠深。詩作探析則以「寫景咏物」、「記遊」、「交遊酬唱」、「科技新物的吟咏」、「打油小詩」等五個主題加以論析，其論析的範圍略有擴及《莼社同人錄》外的詩作，但僅分析四首江擎甫與詩友贈答酬唱之詩，對於是九冊的《莼社詩稿》¹¹²中所載江擎甫的大量詩作，及新出土的文獻資料中關於詩人的手稿則又完全付之闕如，十分可惜。尤其是「打油小詩」一節說道：「此類的小詩為筆者田野調查拜訪江擎甫的後代，由江槐邨口述，回憶其父在日常生活，偶有感發都會立刻作一些小詩，非常富有趣味。」並舉三首為例：「凍雨洒窗，東二點，西三點」；「切瓜分片，上七刀，下八刀。」、「隔壁娶新娘，金蓮三吋長，為何這樣短，橫量。」其實所舉的所謂三首，解讀錯誤，「凍雨洒窗，東二點，西三點；切瓜分片，上七刀，下八刀。」為舊傳之妙聯，其中又將「刀」字誤作「分」。末一首亦為舊傳之諧詩，且將「金蓮」誤作「今年」，筆者翻查江擎甫之所有詩作手稿亦未曾發現有這一聯一詩，故可以藉此判斷非原創自江擎甫，而只是其抄錄的文字遊戲小品，不宜視為江擎甫的詩作。¹¹³

另外，鄭師定國所撰寫的〈雲林莼社新出土臺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述略〉一文，對於新出土的江藻如、江擎甫父子的文獻資料，第一時間加以詳加整理說明，並為其編定年譜述略，是提供本論文研究時的重要參考，誠如文中所說：「此次莼社文獻資料的發現，既足以補足莼社資料，當然也為雲林文學史料提供更全面的了解和擴充，對於想要繕撰研究雲林文學史的學者裨益有如時雨。」但此篇內容係屬概述性質，並未全面深入探討江擎甫其人及其漢詩。

而本論文主要是在前人研究成果上，補足其罅漏之處，並加入新出土的第一手資料分析整理，期望能對江擎甫其人及其漢詩，做更完全與更全面性的研究。就誠如程玉鳳於〈重建臺灣文學史之人物研究——以古典文學家洪棄生為例〉一文中所言：

由是也可以看出文學人物研究的基礎工作，對重建臺灣文學史的重要性，尤其是廣泛蒐集各種相關資料，作為輔助，以及史料呈現不同時的考證辨誤，更是對研究成敗具決定性影響。¹¹⁴

¹¹² 南華大學臺灣文學中心收藏有九冊《莼社詩稿》，含《莼社收支簿》，乃集莼社例會之詩稿成編，是研究莼社最直接的第一手文獻資料。

¹¹³ 關於此事，筆者於97年4月5日與江槐邨訪談時，向之提出求證得知：「前兩首為一對聯（來源不清楚），另一首為三句半詩，這些遊戲詩聯並非是其父親所作，只是父親將古來之絕妙詩聯做為與子女平時雅興娛樂之用，應是林氏訪談時誤會其意。」

¹¹⁴ 引自程玉鳳〈重建臺灣文學史之人物研究——以古典文學家洪棄生為例〉，收錄於《臺灣古典文學與文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本論文研究方法主要以歷史研究法及文獻分析法兩線並行方式為主，再加上對江擎甫相關之人、事、物進行全面踏查及口頭訪談的田野調查法，期能經由這些基本研究方法來獲取研究結果。

(一) 歷史研究法

所謂歷史研究法是指有系統的蒐集及客觀的評鑑與過去發生之事件有關的資料，以考驗那些事件的因、果或趨勢，並提出準確的描述與解釋，進而有助於解釋現況以及預測未來的一種歷程。而歷史資料的種類繁多，依項目的類型區分，一般可分為文件、數量記錄、口頭記錄和遺物等四種。而當開始訂下「江擎甫及其漢詩研究」為主題時，蒐集與江擎甫相關之書籍、文獻與期刊資料等「文件」資料，及透過家屬所取得的江擎甫「遺物」資料，便是本論文最基本且最重要的歷史研究資料。

(二) 文獻分析法

經由分析文本、了解其所處的歷史背景及文化環境後，試圖勾勒出江擎甫的一生經歷，初步認識其詩學方面的個人觀點與成就。再深入其漢詩作品之中，分析其作品中獨特的內容選材與多樣的形式特色。文獻分析法是以江擎甫之詩作為主要鑽研分析對象，並參考其他學者的說法與觀點，對其詩作內容及藝術的特色加以分析品評。

獻》，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9年1月，頁354。

(三) 田野調查法

撰寫《江擎甫其及漢詩研究》論文時，筆者一方面實際投入田野調查的工作，一方面做文獻、史料的蒐集與整理，企能掌握江擎甫其一生區域文學的特色，務使論文更趨完善，無所遺漏。

二、研究步驟

本論文依筆者對臺灣漢詩家江擎甫其人及其漢詩作品進行蒐集、調查、彙整與分析，並參酌各家學者及相關研究生的研究觀點與成果，對漢詩作家江擎甫其人及其漢詩做全面統整性的研討，並將依以下章節順序進行研究論述：

第一章 緒論：首先，在本章中筆者透過梳理許多專家學者的研究，將「臺灣文學」從邊緣到主流的發展做一剖析，點出「臺灣古典文學」領域的發展的現況瓶頸與未來展望，並從而闡明筆者選定「江擎甫漢詩研究」為研究主題之動機與目的；設定以作家身處之時代背景、文學環境、歷史流衍與交遊經歷等之「歷時性的『外緣』研究」及作家詩作內容分析、技法探討、藝術手法歸納為主之「並時性的『內因』分析」為本論文分析研究之兩大範疇；且說明本論文之研究方法與研究步驟。

第二章 時代背景與家世生平：其次，本章透過了日治時期、國民政府治理時期保留完整的「戶籍資料」，江家所保存的族譜，及江擎甫的日記及相關詩作、傳記文章的爬梳整理，加上後人江槐邨口述資料的印證補充，我們得以拼湊出江擎甫多姿多采的一生，並將其年譜製表，並為其作品繫年，做為文末的「附錄」，所呈現的不唯是其一生的紀錄，也是臺灣古典文學從興盛到式微的見證。

以此為基礎，本論文第二章便是透過探討江擎甫的時代背景的分析及家世生平的記述，以期了解處於新、舊文學及新、舊文明交迭與異質文化差別如此不同的時代，對其詩作之影響為何？並透過其成長經歷的示現，剖析其性格之養成、漢學之淵源與創作之動機。

第三章 詩社參與及文人網絡：第三章則是針對江擎甫參與的文學社團及文人交遊網絡之呈現與分析，希望透過其所參與的詩社團體，了解其在文壇中的活動狀況，並藉由其與

週遭親朋好友的互動，進而了解其為人。如此一來，對其傳統詩作的析探，相信能更為深入且貼近作家創作的原始動機與理念。

第四章 江擎甫漢詩析論（上）：江擎甫創作的漢詩如依題材內容約可分為：詠物詩、詠史詩、時事詩、田園詩、旅遊詩、閒詠詩六類，而本章先就其詠物詩、詠史詩、時事詩三類題材的詩作內容詳加解析。

第五章 江擎甫漢詩析論（下）：承接上一章節，本章節將再針對江擎甫漢詩中的田園詩、旅遊詩、閒詠詩這三類詩作，予以深入剖析，以歸結出江擎甫漢詩之特色。

第六章 創作特色及時代價值：本章就江擎甫漢詩的創作特色及其時代價值，分別加以深入探析：第一節為漢詩創作的特色，主要就其創作體裁及手法去分析歸納出詩人創作的特色，有一、各體兼備，獨鍾絕律。二、語言通俗平易化。三、說理議論入詩。四、以學問為詩；第二節則是就前述章節之漢詩析論為基礎，歸結出江擎甫漢詩所具有之時代價值，有一、民族大義意識之張顯。二、農民生活點滴之關切。三、新舊文明交迭之省思。四、民胞物與精神之體現。五、庭訓家教傳承之重視。

第七章 結論：此章則是歸結全文，對江擎甫其人及其漢詩的特色與貢獻做出評價。

「汝為臺灣人，不可不知臺灣事。」一八九〇年，連橫（雅堂）十三歲那一年，父親買了「續修臺灣府志」送給他，並且以此話期勉他。近年來對岸中國人研究臺灣文學之風與研究成果甚至有超越臺灣本土之現象，這是身為臺灣這塊土地主人的我們，不可再坐以待之，而應加緊腳步，奮起急追以迎頭趕上。臺灣古典文學這一塊急待開發的園地，隨著時間的流逝、空間的轉變…等因素，將導致文獻蒐集與保存將更加不易，連帶也會加深研究的困難度，故本文是以西螺茨社古典詩家—江擎甫，所創作之漢詩為對象，加以蒐集、整理、分析與研究，希望藉由筆者這堆磚砌瓦一小步的努力，能成就建構臺灣古典文學研究巍峨殿堂往前邁進的一大步。

第二章 時代背景與家世生平

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中，曾有許多理論派別與研究者試圖將文本獨立於作者及所生長的時代之外，單獨加以解析，他們批判傳統文學研究過份的關注文學背景分析，反將對於作品本身的研究視為細微末節，為矯此「失焦」的缺失，他們主張應回歸到以「作品」為中心，羅蘭·巴特甚至提出「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的文學批評理論，「宣告作品與作者無關，作品的意義須借助讀者（即批評家）才能顯示出來。」¹要研究者應完全排除對其社會背景、文學環境之分析探究，而專心於「文本」解析上。在現今東西文學交流頻繁的今日，西方文學理論的應用或許可以開拓出一條新興的道路，但東西文學的內涵畢竟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存在，如強加套用西方文學理論而不知消化變通，或許就有可能發生類似在不了解中國「香草美人」²傳統下，將屈原的《離騷》錯誤解讀為男女情詩的情形。所以孟子曾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³欲吟誦前人的詩作、研讀前人的著作，而不知道他的為人，可以嗎？答案當然是不可以的，所以孟子自己也說：「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更何況本論文要做的不只是誦讀江擘甫的詩，與詩人在詩中做朋友，而是要析論其詩作。然而當我們要解析詩人之詩作而不知其家世背景、其成長歷程、其身處時代，必定會失之偏頗亦或是曲解其意。前清經學大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德篇中對於論述評價歷史人物及前人的著作應注意的問題時，就曾提出如此的看法：

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⁴

所謂「知古人之世」，就是要充分考慮到不同時代的人身處的社會環境必有所不同，而有不同的思想與知識水準；所謂「知古人之身處」，就是要認識到由於客觀環境的不同，每個人的遭遇和生命價值也會不相同。所以，要真正解讀詩人的詩作，首先應是應用「知人論世」的方法，以解讀詩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其人生的成長歷程，如此才能貼近詩人的內心來解讀其作品；另外在解讀詩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在敘述其人生的成長經歷時，也應佐以其所做的詩文，做為印證，以彼見此，以此證彼，故本章希望能從時代

¹ 引自張隆溪著《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中國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7月，頁7。

² 語本漢·王逸·離騷序：「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于君。」，所以以香草美人比喻賢臣、君主。

³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見《孟子·萬章下·第八章》。

⁴ 見清章學誠撰、民國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臺北縣：漢京文化，1986年9月，頁278-279。

背景的分析與家世生平的記述，全面且深入的去了解這位日治時期出生的雲林漢詩家——江擎甫。

第一節 時代背景之分析

江擎甫出生於日本統治臺灣的時期，從求學的少年時期到成長創業青年時期，乃至於活躍於詩社及漢詩界的時期，都是在外族的殖民統治之下，四十五歲正值壯年時期，日本戰敗放棄臺灣統治權，包括詩人在內的大多數臺人是滿懷興奮的期待改隸回歸，沒想到卻只是短短的蜜月甜蜜，接著便爆發二二八事件，造成臺灣社會嚴重的裂痕，1949年國民政府在中國戰場節節敗退，全面撤守臺灣，為鞏固政權，宣佈實施戒嚴，白色恐怖籠罩全臺，江擎甫的兒子江槐邨也成了受害者，一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由蔣經國總統宣佈解嚴，民主開放、文化多元的新時代於焉到來。

一、戰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西元1894年，中國和日本之間為爭奪朝鮮半島控制權而爆發的一場戰爭，戰火遠在中國東海，並未波及臺灣，看似與臺灣無關的一場戰爭，卻在中國戰敗後，無力償還賠款的情況下，1895年的4月17日代表清政府的李鴻章便與日本簽訂條約將臺灣永久割讓給日本。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一紙「馬關條約」決定了臺灣五十年被殖民統治坎坷的命運，生活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雖然只得逆來順受，承受異族的殖民統治，但也有許多具有濃厚民族意識的臺人，堅持反抗而激盪出許多「抗議精神」的火花，茲採施懿琳的說法，將日治時期依時間發展分為「初期、中期、晚期」三階段⁵：

⁵ 參考施懿琳所著〈日治時期臺灣古典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諭傳統〉一文，該文收錄於《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一書，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年11月，頁204-211。

(一) 武力鎮壓與綏撫並行的「日治初期」

從 1895 年割臺消息傳來，朝野震動，臺灣官民無不驚痛莫名，而在當時部分臺灣官員反對割讓，遂與一些地方士紳共同合作，成立「臺灣民主國」，雖只是如曇花般一現，但卻是臺人「武力抗日」之始，一直到 1915 年臺灣反日起事失敗遭慘烈屠殺的「西來庵事件」⁶為止，長達了二十年的「武力抗爭」活動，為臺灣慘烈的抗日史，劃下最撼動人心的一章。日本政府面臨如此強大的反抗勢力，採取了軟硬兼施的政策治理臺灣，一方面治臺初期的總督人選，都以授階中將或上將的武官來擔任，以高壓嚴厲的手段肅清反抗勢力，另一方面則藉由紳章的頒發，並將接受紳章的人列入臺灣士紳名錄⁷，備極禮遇，並藉由饗老典⁸、揚文會⁹的舉辦，以及詩人聯吟活動的推行，以綏撫的手段，期望能消弭臺人濃厚的「漢族意識」，以利於穩定殖民統治。

「時代環境與文學思潮的脈動緊緊相扣，無可脫離。」¹⁰面臨著乙未割臺如此巨變的傳統文人士子，有人「寧死不屈」前仆後繼的參與武裝抗日活動；有人「義不事倭」舉家遷返「祖國」；亦有人「拒絕妥協」保存強烈遺民之志。而表現在文學方面，其一則是「漢詩」獨擅勝場，居文學主導地位，臺灣傳統文人在進入日治時代後，科甲之途雖

⁶ 西來庵事件發生於 1915 年 8 月，余清芳、江定、羅俊等反日人士，利用臺南市西來庵王爺廟做為掩護，糾集徒眾，密謀舉事，因策畫革命之地點在西來庵，所以稱「西來庵事件」，而首謀是余清芳，所以也叫「余清芳事件」，又因余曾在礁吧咩（今玉井鄉）與日軍相戰，故又稱為礁吧咩事件。西來庵事件南北串連，參與事件的義士遍布全臺各地，是日治時期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武力抗日事件，但因舉事前即被當局偵查發覺，舉事時機尚未成熟，沒有充份的準備，故難成大事，但日本政府將此事件小題大作，大肆鎮壓屠殺，據日本殖民政府統計，於事後被捕的人數多達 1957 人，其中被判處死刑者 903 人，有期徒刑 468 名。但也由於日本軍警濫殺無辜，在日本國內輿論壓力下，四分之三的死刑犯被減刑改判為無期徒刑。此事件後，臺灣漢族大規模武裝抗日運動終止，改採行政治及社會手段進行不流血革命。參考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頁 20 及吳三連、蔡培火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頁 32-34。

⁷ 參考《臺灣歷史辭典》〈臺灣紳章規則（條規）〉詞目所云：「總督府於治臺之初，為分別賢愚良否，開啓具學識資望之臺人晉用之途，乃於 1896 年 10 月頒布「臺灣紳章條規」，據之頒授紳章給具有科舉功名、有學問、資產或名望之臺人。1897 年 4 月依此法首度頒授 336 人紳章。紳章除具證明紳士資格之用途外，亦有表示總督府崇文尚德之意。」紳章的頒發，確實籠絡了不少具有科舉功名、有學問、資產或名望之臺人，如彰化秀才吳德功即是。

⁸ 參考《臺灣歷史辭典》〈饗老典〉詞目所云：「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上任後，為安撫民心籠絡士紳耆宿，乃仿效清代鄉飲酒禮之制而有之活動。第一次舉行之饗老典為 1898 年 7 月 17 日在總督府（即清代布政使司衙門原址）舞樂堂舉行，招集臺北縣下各辨務署管內 80 歲以上之男女耆宿 314 名與會。…其後於 1899 年至 1900 年間在彰化文廟、臺南兩廣會館及鳳山、大目降（新化）、阿公店（岡山）、麻荳、蕃薯 T（旗山）等辨務署陸續舉辦饗老典，受招待之老者計 600 餘名。」

⁹ 參考《臺灣歷史辭典》〈揚文會〉詞目所云：「為籠絡臺灣士紳階層支持殖民政府，1900 年 3 月 15 日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邀集臺灣各地文士到臺北參加揚文會」，會場設於臺北之淡水館（即清代之登瀛書院）。邀集之對象為曾在舊制科舉中獲進士、舉人、貢生、廩生者為限。是會之後經部分官紳建議，將此活動改為永久性團體，設總會於臺北，並在臺中、臺南、宜蘭、澎湖等處設置分會。各支會每年集會，總會則 3 年一會。不過此一團體日後未再有任何活動。」

¹⁰ 引自江寶釵著《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市：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 年 6 月，頁 211。

斷，但漢詩創作卻未隨之銷聲匿跡，反而大肆勃興，其二則是「詩社」如雨後春筍般陸續成立¹¹，究其原因雖是日本殖民政府治臺初期，為籠絡士紳，消弭知識份子反抗，以遂其統治目的所不得不採取的綏撫手段，雖是如此，但臺灣遺民們藉由漢詩的學習與創作，來保存與延續「漢族文化」之一線斯文及凸顯「抗議精神」的用心亦不可抹殺。¹²

一般提到抗日的表徵，總不忘提及鹿港的洪棄生。他於割臺後改名「棄生」，閉門讀書，不著洋服，拒不剪辮，表達出不願為「異族民」的志節，其後為日吏強剪其辮後，便披髮佯狂，屢借詩篇來指斥時政、直抒性情，終因此而假禍、憂憤而逝。洪棄生是臺人抗日的表率，但未必是乙未割臺後反抗的特例，江擎甫的父親江藻如便也是典型之一，江藻如乃前清之文秀才，光緒十九年，時年三十，甫獲西螺堡縣學文秀才之功名，本以為是平步青雲之始，不料隔年（光緒 20 年，1894 年）清日即爆發甲午戰爭，中國戰敗無力賠款，只得忍辱割地，光緒 21 年（1895 年）臺灣這叢爾小島成了犧牲品，永遠被割讓給日本，面此巨變，江藻如多次內渡原鄉，明治 35 年（1902 年）本欲舉家遷回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老家，但最後還是選擇落根於西螺。雖然是無奈的選擇接受異族統治，但內心仍充滿對祖國的眷戀之情，一襲前朝青衫和素布鞋常著於身，拒穿洋服、和服，終身以前朝遺老自居，甚至拒絕領受「籠絡意味」濃厚的「紳章」，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意識。¹³乙未割臺，雖是青雲路斷，但江藻如以其所學，積極投身於書房漢學傳承教育，維繫傳統文化，延續漢學的一線斯文。其後「書房」受到限制、取締而漸漸沒落式微，又毅然投入「詩社」活動，擔任西螺「莢社」首任的詞宗，指導詩文達七年之久，最後還是因年老體衰才退休，審視江藻如一生對「漢文化」的傳承有著莫大的貢獻，其「拒領紳章」更足以做為臺人對日「反抗精神」的最佳典範，而這樣的典範，必定深深影響著他的兒子江擎甫，故江擎甫對其先父行誼才會下這樣的註腳：「半生抗日辭褒狀，兩袖清風藉舌耕。」¹⁴

父親半生為大清國民，鎮日埋首案頭，只為那傳統儒家「學而優則仕」的理想而努力，沒想到半生的努力換來的只是淪為天朝的「棄民」，但既是讀「聖賢書」自然要篤

¹¹ 日治時期臺灣的三大詩社北部瀛社（1909 年）、中部櫟社（1902 年）、南部南社（1906 年），都是創立於此一時期。

¹² 如吳三連、蔡培火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中就是持這樣的觀點，認為詩社「遺老們『以詩自誨』的原因，消極的意義是吟詠唱酬來打發佻傥無聊的歲月，安頓自己的心情；積極的意義是用詩來維護固有文化，具體的來說就是保持國文（當時統稱漢文）國學。國文在他們看起來也就是固有文化的象徵，同時也是民族意識之所寄，…」臺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 第一版六刷，頁 12。

¹³ 依據田野調查之訪問得知及參考連泰宗撰〈江藻如漢詩研究〉一文，收錄於《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一書中，雲林縣：新生印務局，2007 年 8 月，頁 63-71。

¹⁴ 節錄自江擎甫手稿〈香萼公讚〉七律，1988 年。

行的就是「聖賢之道」，雖然是「亡國之民」亦要做個有骨氣的亡國之民，故當鄉里士紳欲推薦其領授日本政府所頒發的「紳章」時，便作詩：「諸君雅愛感情多，卻報紳章顯我螺。怎奈賤軀病脊直，折腰不得送迎何。」¹⁵婉言回絕，這一回絕不只是回絕掉了實體的「紳章」配帶，更是放棄掉「紳章」背後所帶來的眾多「方便」與「利益」，故「兩袖清風藉舌耕」便是因著這「辭褒狀」所得之結果，從這裡來看，我們就更佩服江藻如那種「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道德勇氣與反抗精神。

日治初期，江擎甫正值成長的青少年時期，正從其父親學作詩文，蓄積古典文學能力的啓蒙階段，尚未馳聘於「詩壇」，而父親這樣的行誼，必定會在其心靈上烙下鮮明的印記，對其人格的養成，及將來詩文的創作，必也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二）改行同化政策的「日治中期」

從 1916 年，日治時期臺灣人武裝抗日事件中規模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西來庵事件」被平定起到 1937 年「蘆溝橋事變」日華戰爭全面爆發止，這 22 年可視為「日治中期」。此時日本統治政權已漸趨穩固，臺人武力抗爭事件逐漸平息，所以總督人選也開始改由文人擔任，1919 年，田健治郎被派任為殖民地臺灣的首任文官總督，開啓了日本治臺文官總督時代，一直到 1937 年日華戰爭爆發，日本軍國主義抬頭，臺灣總督才又重新遴派軍人擔任。此一時期，在國際方面，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慘烈的戰爭從根本上動搖了列強對殖民地的統治權威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倡議民族自決原則，更使得民族自決的論調高唱入雲，使得殖民地人民積極爭取更多的民主與自決，而日本國內政治局勢的改變，進入了大正民主時期，所以執政當局也開始修改治臺初期所採行特別統治主義的殖民地路線，轉化為「同化政策」，同化政策的精神即是「內地延長主義」，也就是將臺灣視為日本內地的延長，目的在於同化臺灣民眾成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大日本帝國之義務觀念，表面上雖是將臺灣與日本視為一體，但本質上仍是到處充滿著殖民政權的不公平待遇與種族歧視。

在島內抗爭方面，受到中國辛亥革命成功與五四運動的影響，臺灣留日學生及島民重新激發起民族意識，再上受到「朝鮮獨立運動」的刺激，使得臺灣人民爭取「民族自決」、「完全自治」的政治改革想法日趨積極，行動上也逐漸採用避免流血的新形式民族運動來抗日，從東京留學生的民族自決運動到政治性的臺灣議會設置運動，一直到臺

¹⁵ 江藻如〈蒙菊癡芸弟與劉君盛情報拙名領紳章賦此敬辭並謝厚誼〉七絕，《葵社同人錄》1940 年，頁 1。

灣文化協會成立，採用漸進、溫和、迂迴的方式，企圖透過引進新知識、改革舊思想、灌輸民眾民族精神，以文化的改造方式來延續抗日的精神。

而這個文化啟蒙運動所面對的最大課題，跟大陸的五四運動如出一轍；那便是改革舊語文採用口語化的白話文，促使民眾透過易學的白話文，去接受和吸收世界新潮流，發揚民族精神，擺脫日本殖民統治，進入文化抗日的新階段。¹⁶

在新思潮風起雲湧的同時，舊文學非但沒有因此而沉寂，還能顯出頭角崢嶸。由於書房的逐漸遭受限制與取締，許多傳統文人紛紛將文化傳承的重心轉向殖民政府刻意寬容與獎掖的詩社及其活動中¹⁷，形成「大正十年到昭和十二年（1921-1937）」，這十七年間是全臺詩社數量增加最多的階段，共計成立 159 個新詩社，佔全臺社址、年代可考的 225 個詩社中的三分之二強，足見此時期正是臺灣詩社林立的『高峰期』。」而西螺地區知識界更是能早先有感於各地詩社紛紛成立的潮流下，於大正八年（1919 年）由在西螺開業行醫的黃文陶、地方士紳廖學昆等八人雅聚同好文藝者，籌組「同芸社」，隔年入社人數增加，遂更名「莢社」，取其中實而赤，以喻詩人丹心報國之懷抱。莢社的成立不僅是詩人們聯絡聲氣，互抒懷抱外，也讓當時年紀只有十九歲的江擎甫藉由「詩社」為中介，有更多元的面向去參與當時的文學活動，感知更新的時代潮流，開啓更寬廣的文學視野。

隨著全臺詩社的成立運作，漢詩早已悄悄地融入臺人生活中，無論是詩人間詩藝的競爭，或是面對良辰美景的閒詠，甚至是日常生活中婚喪喜慶等瑣事，總會聚會擊鉢吟哦或是登報公開徵詩，似乎形成當時知識界中的一種流行氛圍，大家汲汲於投入此附庸風雅的行列中，不僅是詩社內詩人的聯誼聚會，最後更衍成詩社之間聯合式的聚會交流，甚至形成全島的詩人聯吟大會，漢詩成爲了知識階層日常生活中人際往來不可或缺的「應酬文字」，這誠然是古今臺灣文壇的異數，也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罕見的現象。¹⁸

在詩社如此蓬勃發展且大量成立下，所培養的詩人及所作的漢詩自然也隨之大量產出，加上日本治臺已進入穩定期，執政當局刻意的懷柔、籠絡下，詩社成員由早期的多是前清科舉出身，漢學根基較深厚的舊文人，漸漸擴及社會各階層，創作人口眾多，創

¹⁶ 引自葉石濤著《臺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3 年 10 月再版，頁 21。

¹⁷ 參考施懿琳著《從沈光文到賴和一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5 年 11 月，頁 188。

¹⁸ 參見黃美娥著〈日治時期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一文，收錄於《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 年，頁 183-191。

作內容也產生了質變，逐漸朝遊戲化、通俗化發展，導致了諸多批評¹⁹，其中對舊文學提出最嚴厲的批判是以張我軍於1924年4月21日在《臺灣民報》2卷7號上發表的〈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開始，對臺灣舊文壇一連串的批判言論，引發新舊兩方文人的筆戰，開啓了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他在〈糟糕的臺灣文學界〉一文中對當時文學界如此多的所謂「詩人」提出了質疑：

這幾年來臺灣的文學界要算是熱鬧極了！差不多是有史以來的盛況。試看各地詩會之多、詩翁、詩伯、也到處皆是，一般人對於文學也興致勃勃。²⁰

對這樣的質疑，張氏其實早有定見，他認為詩人為什麼那麼多？是「因為胸中記得幾個學得的套語，便稱詩人，所以詩人滿市井」，他不只對當時文學界，詩會詩人多如牛毛提出批判，也對當時詩作內容提出嚴厲的批判，認為臺灣文學界的舊文人並非真正「詩人」，充其量只是「詩奴」罷了，而所創作的文學作品也毫無價值可言：

……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詩、來作詩韻合解的奴隸、或講什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臺灣的詩文等、從不見過真正有文學的價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糞堆裏滾來滾去、滾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滾得一身臭糞。)想出出風頭、竟然自稱詩翁、詩伯、鬧個不休。……²¹

他認為這些詩人只是「為作詩而作詩」，甚至作詩成了「套語」的堆砌，雖多亦無甚價值。除了不滿當時眾多「詩翁詩伯」鎮日吟哦些「有形無骨，似是而非」的詩，尤其是對當時詩社活動中十分流行的擊鉢吟競詩型式十分的不滿，他指出「擊鉢吟是詩界的妖魔」：

他們是故意去找詩來做的。他們還有許多的限制一、限題 二、限韻 三、限體 四、限時間有時還限首數。文學的境地是不受任何束縛的、是要自由奔放的。這些淺近的學理也不知道、却滿口書臭、真是逼人胸口作嘔！²²

¹⁹ 參考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二刷，頁64。

²⁰ 張我軍〈糟糕的臺灣文學界〉，《臺灣民報》第2卷第24號，1924年11月21日，頁6-7。(東方文化書局復刊，1974年)。本文所引《臺灣民報》之文章皆依原出處之字句、標點，未加修改，以下皆同。

²¹ 張我軍〈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臺灣民報》第2卷第7號，1924年4月21日，頁10。(東方文化書局復刊，1974年)

²² 張我軍〈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臺灣民報》第3卷第2號，1925年1月11日，頁6-7。(東方文化書局復刊，1974年)

同時他不僅對詩作的內容提出批判，對當時為數不少詩人藉由詩作「逢迎拍馬」、「諛媚日人」的醜態，更是毫不留情的予以揭露：

如一班大有遺老之慨的老詩人、慣在那裡鬧脾氣、諛幾句有形此骨²³的詩玩、及至總督閣下對他們稱送秋波、便愈發高興起來了。還有一班最可恨的、把這神聖的藝術、降格降至於實用品之下、或拿來做沽名釣譽、或拿來做迎合勢利之器具、而且自以為儒雅文、其實這種器具得來的名利、與用金錢得來的有何分別？實在有比用金錢做器具的老實人更可鄙可恨的！²⁴

但當時的傳統詩人及詩社活動所代表的文學界，真是如張我軍筆下所寫如此的「不堪」，像糞土一般的「毫無價值」嗎？難道傳統詩人真的都是一班無恥的「媚日之徒」嗎？或許如吳濁流先生在〈回顧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一文中所提到的話，可以提供正向的思考：

一直到民國十六年苗栗設立栗社，我入了栗社才向漢詩關心。當時栗社社員有一百四十多個舊讀書人，與他們往來之後，才知道舊讀書人另有一個社會觀。他們都不服日本人統治，但表面上不敢露出來，行為多異常人。……²⁵

為了解在日治中期，西螺「莢社」及其詩人對新舊文學論戰又是採取何種態度呢？是否真的如新文學家所說的是如此的「守舊」、「落伍」、「不思改革」。在翻查莢社詩人活動紀錄及其相關詩作後，發現莢社詩人對於當時新舊文學的論戰，是保持緘默的，並無任何贊成或反對意見的表達，故無從得知其對新舊文學論戰所採取之態度為何？但或許可從詩社創立的宗旨、詩集內容的分析及眾多新題詩的創作，這三方面來觀察，或許可以對新舊文學對立之迷思，提供更多元的思考面向，首先從江擎甫所撰〈莢社沿革〉一文：

本省在日據時代，臺胞之受其高壓何可勝數。對於激發民族精神之國文，尤盡摧殘之能事，居異族鐵蹄下之臺胞，欲修國學，殊感困難，欲求稍有造詣者，除寥寥耄宿遺老外，殆屬鳳毛麟角矣！磺溪，黃博士文陶，斯時壽民於螺，目擊江河

²³ 原文作有形「此」骨，如照詩意來看應是有形「無」骨才合理。

²⁴ 張我軍〈糟糕的臺灣文學界〉，《臺灣民報》第2卷第24號，1924年11月21日，頁6-7。（東方文化書局複刊，1974年）

²⁵ 引自吳濁流著，張良澤編《黎明前的臺灣》（吳濁流作品集：卷五），臺北市：遠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頁41。

日下，瓦缶雷鳴，深恐美麗島上，鄒魯遺民，日處水深火熱之中，非亟喚起愛國觀念而提高民族精神不可，乃於民國八年三月，邀集同志廖學昆，…，江擎甫，李廷通等八人，組織芸社，聘請本鎮宿儒江茂才（藻如）主講，以詩文課士，藉以宣揚祖國文化，孕育國魂。²⁶

文中論及日治時期臺灣原有激發民族精神的國文（即漢文）倍受摧殘，故當時西螺一群有志之士便藉由詩社的籌組，欲喚起民族精神，激發愛國情操，以保存固有漢學文化。由此可知，傳統文人之所以積極的籌組詩社，並非如張我軍等一班新文學運動者所偏執的認為舊文人只是爲了「沽名釣譽」或「迎合勢利」，而是有其對「文化保存」、「國族認同」的危機感與責任心。就正如吳濁流先生所說的那樣：

我入粟社之後，才知舊讀書人另有氣節，漸覺得他們的骨子裡，漢節凜然。而且由此老一輩的舊讀書人學習不少愛國詩詞，其中有的恐怕失誤，不敢用紙筆傳授，只唸給我聽而已。²⁷

第二，詩作內容的分析，我們試著從莢社代表性作品集《莢社同人錄》中，該詩集乃於昭和十年（1935年）爲紀念莢社成立十五週年，匯集二位顧問及十七位社員之詩作成冊，並於昭和十五年（1940年）付梓發行。內容除了該詩社平日擊鉢課題外，還收錄許多詩人日常交遊酬唱、閒情雜詠的詩作，其中不乏許多以關心民瘼，爲弱勢者發聲的詩歌，茲舉數首觀之：

浩劫餘生劫又遭，無端置在水中渦。荔花初實群蜂餓，瓜果纔陳眾蟻逃。
帶雨颶風蕉葉壞，生波平地浪花高。踉蹌避禍拖泥走，負婦遠離一襜袍。
（「踉」蹌，誤作「狼蹌」；襜褕的「褕」字平仄不合，疑作「袍」。）

江藻如〈洪水〉七律，《莢社同人錄》，頁6

〈洪水〉一詩寫的是己巳年（1929年）七月，西螺地區因再次受颶風侵襲，而引發的洪災之禍，內容既是詩人將颶風所帶來洪災之慘況真實的呈現，也對爲災所苦的百姓寄與無限的同情。

²⁶ 江擎甫〈莢社沿革〉，《雲林文獻》創刊號，雲林文獻委員會編，1952年11月，頁68。

²⁷ 引自吳濁流著，張良澤編《黎明前的臺灣》（吳濁流作品集：卷五），臺北市：遠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頁47。

非花非酒更迷人，印度煙泥輸入頻。百沸凝膏香撲鼻，千熬煉液味通神。
燈前霧起迎佳客，榻畔雲騰待上賓。寄語同胞宜戒癮，芙蓉嗜好誤終身。

鍾金標〈阿片煙〉七律，《莢社同人錄》1940年1月，頁101

若問何物導致近代的中國國力積弱不振，則「鴉片」必是最主要的禍首，而這樣的惡習在清朝統治下的臺灣也不能倖免於難。日治時期臺灣稱鴉片為「阿片」，原本日本於接收臺灣之時曾有意全面禁絕，不過一方面因吸食人口眾多，毒癮難戒，一方面是著眼於專賣鴉片所獲得的高額經濟利益，故將原來強制禁止的政策轉變成漸進式禁絕。對於鴉片是全面禁止或者是特許開放的問題，還曾引起傳統詩社「櫟社」的騷動，因其社員連橫在1930年3月2日的《臺灣日日新報》上發表〈臺灣阿片特許問題〉²⁸一文中，對鴉片特許的贊成，而開會予以退社處分。吸食鴉片者，身體會逐漸虛弱，精神萎靡，且成癮後很難戒治，不僅錢財耗盡，往往還禍及家人鄰里，對於嚴重危害個人健康、戕害社會的「阿片煙」，莢社詩人是採取與櫟社一樣的反對立場。

緊縮休言政策新，四民從此漸艱辛。利微莫易療飢米，歲熟徒充納稅銀。
穀賤債臺添處處，本虧工廠歇頻頻。徬徨歧路謀生拙，失業傷心幾萬人。
(「歧」路，誤作「岐」路。)

魏等如²⁹〈不景氣吟〉七律，《莢社同人錄》1940年1月，頁27

1930年代的臺灣，因日本為戰爭做準備的需要，總督府對臺的經濟重心由原本的只著重於能提供宗主國「糖米物資」的農業生產轉為積極推動「工業化」，此種經濟政策施為，主要的目的雖然還是為達到供輸日本國內的需求，但無可諱言的臺灣也在日本刻意的建設下成為在所有日本殖民地當中，現代化最為成功的典範。不過臺灣這樣的經濟榮景，卻因為日華戰爭波及，1930年代末期後，幾乎所有建設都面臨中斷或停擺。在這樣的情形下，詩人能不為日本政府所佈下的嚴密文網所恫嚇，還能藉由文字清新，語言平實的漢詩作品，勇於針砭時政，直言不諱，更是傳統文人抗議精神的最佳體現。

²⁸ 見1930年3月2日《臺灣日日新報》第8889號10731，第4版。

²⁹ 魏等如，字輔材，名男爵，號景田，筆名任菴，又名久蕙，又記天修，生於光緒23年（1897年），卒於民國五十五年（1966年）。為前清巡檢全臺名醫魏照洲之三男，本身也是西螺鎮名醫，同時亦頗負詩名，與黃文陶、廖學昆、江擎甫等人為莢社發起人。有關魏等如之詳細資料，可參考黃振崇著〈魏等如漢詩研究〉，收錄於《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頁369-389。及吳翔逸著〈以詩輔材，以醫景田—魏等如漢詩研究〉，收錄於《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雲林縣：新生印務局，2007年8月，頁37-61。

還不只如此，《莢社同人錄》中尚有江藻如〈蘭盆會節事〉，黃文陶〈秋夢〉，魏等如〈苦旱〉，江擎甫〈村居雜詠〉三首、〈大風不息用陸放翁韻卒成一律〉、〈風〉、〈農家即事〉、〈感事〉、〈年來耕稼每不如意悵然有作〉、〈清明前二日方穫麥忽烈風豪雨頗礙工作〉、〈感舊〉，廖學明〈苦旱〉、〈洪水〉，鍾金標〈田家苦雨〉、〈阿片煙〉，蘇鴻飛〈苦旱〉，張李德和〈女權〉等，內容皆是與人民與土地親近的詩作，反映出豐富的社會現象，實有承繼了詩經、樂府真實反映社會的詩歌精神，而吾人想問的是：像這樣的詩作，真的如張我軍所說的是「在糞堆裏滾來滾去、滾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滾得一身臭糞」，如此的沒有價值嗎？

第三，日治時期的臺灣雖是淪為殖民地，但不可否認的當時臺灣在日本政府的建設下已經是極具現代化文明的地區。1930年代的臺灣已普遍具有電燈、電話、電扇、自來水、火車、飛機等文明器物，也普遍設立公學校，引進西式教育，大大開展了臺灣人的視野。另外，代表西方文明的娛樂像電影、留聲機與唱片等，也在這一年代中經由日本人引進臺灣，使得臺灣社會有了嶄新的面貌，流行文化漸漸成形，對於這樣「時代的變動，其實大多數的傳統文人多能感受這股新舊衝撞、交迭的風潮」³⁰，而對於這些流行的新事物，傳統詩社及其詩人也能用傳統漢詩與時俱進的將其想像與感受表達出來，如同賴和在新舊文學論戰所說的，舊文學雖然用的是「舊形式」，然而若能以之載承「新思想」亦值得肯定。這樣的「新題詩」寫作也充分體現傳統詩人對臺灣當時的現代性並非是全無感知，也並非都只是被新文學家所類化的「落伍」、「封閉」、「守舊」的刻板印象，就誠如黃美娥所說：

最能展現傳統詩社的現代性體驗，莫過於若干以西方新事物為歌詠對象的「新題詩」創作的出現；這些「新題詩」，描寫了傳統詩社社群在現代社會中的生存境遇、生活方式的轉型。在為數不少的「新題詩」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諸多新式機器產物的描寫，如寒暑計、鐘錶、無線電、電扇、望遠鏡、留聲機、汽車、飛機、摩托車……等，「機器」是十九世紀以後文明的象徵，生產線的節奏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節奏，傳統詩社社群自然也會用語言去表達他們對機器文明的想像與感受。³¹

³⁰ 引自黃美娥著《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市：麥田出版，2004年12月；臺北：遠行出版社，1977年2月，頁33。

³¹ 引自黃美娥著《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市：麥田出版，2004年12月，頁165-166。

試舉莢社詩人作品中以描寫新奇事物為題材的詩作來觀之：

靈機一轉曲聲喧，紫韻紅腔藉此盤。(紅「腔」，誤作紅「啞」。)

箇裏似參玄妙訣，不須人力自歌彈。

廖心恭〈蓄音機³²〉七絕，《莢社詩稿》1923年莢社第十期課題

日本在1985年統治臺灣，經過十多年後臺灣的政治環境漸行穩定下來，商業活動也開始活絡，像蓄音機（留聲機）這種先進的休閒設備開始輸入³³，帶動了唱片業的商機，其神奇的留聲與發聲，必定使得當時的臺灣傳統詩人大吃一驚，想必「不須人力自歌彈」對於第一次接觸蓄音機的人，還可能鬧過「以為有人躲在機器背後偷偷發聲」的笑話吧！³⁴另外，在現代社會中已普及使用的「溫度計」，但在日治時期時，對當時的人們而言，以簡單的物理原則所構成的它，卻能準確的測量出溫度，必也使當時的臺灣人驚異連連吧！

度劃分明作表章，水銀管內自弛張。

世情冷暖量來未，便向人前示短長。

黃文陶〈寒暖計〉七絕，《莢社同人錄》1940年1月，頁11

全詩前兩句敘寫「寒暖計」（溫度計）的外觀及材質，後兩句則是說明其巧妙之功用。詩人雖是書寫心中對「寒暖計」此一新奇事物驚喜之感受，但「世情冷暖量來未，便向人前示短長」則除了表面意義外，詩人似乎想藉由物理世界裡「溫度的冷暖及水銀的伸縮」來抒發對人世間「人情的冷暖與處事的浮沉」的感慨。

日治中期，是臺灣文學發展史上極具指標的一個時期，除了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自覺浪潮影響下，臺人的反抗運動一方面開始轉向以非武力、不流血的政治性請願運動，另一方面因受1919年發生在中國的五四運動所主張的語文改革所感染下，以文化革新方式持續的進行著。在這期間就屬以張我軍為主的新文學的倡導者對舊文學嚴厲的批判所引發的「新舊文學論戰」最引人注目。

³² 日人稱的蓄音器或蓄音機就是所謂的留聲機（又稱手搖式唱機），是以手搖發條為動力來驅動轉盤上的唱片，經由唱頭之鋼針磨擦唱片聲紋播放聲音的早期放音裝置。

³³ 蓄音機的傳入與流行之情形，可參考自由時報新聞網自由廣場中所作「跳舞時代」紀錄片之介紹。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3/new/apr/24/today-o2.htm>)

³⁴ 參考筆者所撰〈廖心恭漢詩初探〉，收錄於《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一書中，雲林縣：新生印務局，2007年8月，頁211。

而此一時期（1916-1937）也正值江擎甫漢學基礎養成及漢詩創作試煉的階段，一方面經由父親江藻如的親身指導下奠定傳統文學豐厚的基礎，一方面積極參與詩社的運作開展文學的視野，成為傳統文學社群的中堅，但因其曾入公學校就讀，接受過新式教育的洗禮，加上當時臺灣逐步走向現代化，西方文化與日本文化等新文明的大舉輸入，必定對其有深刻的影響。藉由上述的三個觀察面向，我們希望去廓清新舊文學必定對峙的迷思，打破舊文學落伍、不思改革的刻板印象，如此便能用更客觀、更全面的眼光去看待傳統文人江擎甫及其傳統漢詩。正如翁聖峰於《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一文中所說：

後來的研究者也常以「現在」的觀點批判當時的舊學者為何不知變通，而新文化運動者力求創新變革的精神固然令人敬佩，但對傳統文化不相應的批評當然會引起新舊論辯，從這個角度來看，將新舊論辯只簡單化約為「新學／創新」與「舊學／保守」，實在有欠公允……³⁵

（三）加速皇民化的「日治晚期」

1937年7月7日中日全面開戰開始，到1945年8月日本戰敗，宣佈無條件投降為止的八年，可稱之為「日治晚期」，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前，為因應戰爭需要，1936年9月臺灣總督又恢復由武官擔任，以便能更加貫徹「軍國主義」政策。

另外，日本政府為了加速將臺灣納入其本國體系中，以便因應戰爭時之人力、物力、財力之補給需要，加速推行皇民化政策，企圖從日常生活各方面以強制方式對臺灣人民進行同化，除了強行推行國語普及運動（這國語指的正是日語），又廢除報刊漢文專欄，停刊漢文雜誌，強制廢止漢書房（私塾），企圖收奪臺人漢語、中文的使用權，斬斷臺人的漢族文化命脈；同時又鼓勵棄絕漢民族祖先傳用的姓名，改用日本式姓名，並禁止臺灣人民過傳統節日與信仰民間神祇，一律過日本節日，要求強制參拜神社，另外還想用鐵腕改變臺灣人的傳統生活習慣，改行日本化生活方式（穿和服、木屐、吃日本食物、行180度彎腰禮、使用榻榻米等）；甚至連臺人的日常娛樂也遭受嚴重破壞，傳統的布袋戲、歌仔戲、皮影戲等都遭強迫禁演。如此鋪天蓋地的企圖將臺灣原有之文化予以撲滅，以日本文化徹底改造臺灣社會的運動，可以堪稱為臺灣的「文化大革命」³⁶。

³⁵ 引自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輔大中研所博士論文，2002年7月，頁24。

³⁶ 參考程大學編《西螺鎮志》第一篇〈歷史沿革與拓殖〉中關於日治時期的皇民化運動介紹，頁1-100至

面臨如此大的文化危機，唯一尚能保存斯文於一線的只有古典詩社及古典詩刊，因為在日本政府強力的廢止下，漢書房幾乎絕跡，而此一時期卻仍有新的詩社成立；另外，廢除報刊漢文專欄、停刊漢文雜誌，但卻又寬鬆對待刊載漢詩的《詩報》、《風月報》（《南方》）等刊物繼續發行，這或許是日本政府面對臺灣新文化與舊文化之兩害，被迫權取其輕的作法³⁷，也或許是古典詩社的擊鉢聯吟活動，必然有極重的歌功頌德、諂媚權貴的「媚日心態」才獲致的特別待遇。³⁸但也不能以此推定日治晚期的傳統詩社及詩人都有這種向日傾斜的人格腐化現象，因為在如此艱困的大環境下，不可否認的必有許多「喪格」文人藉此來攀權附貴、夤緣求進的，但必定也有不少有志之士希望能透過備受限縮的漢文言說空間——漢詩，在妥協中為臺人延續自身傳統文化，爭取文化發聲權，更有許多詩人仍能不畏強權，透過詩作，或隱或顯的批評時政，為受苦大眾抒發內在的苦悶。試舉數首江擎甫此一時期詩作以證之：

無水無山地，艱難尚力耕。糖昂甘蔗賤，井廢沃田輕。

稅賦增三倍，工資漲五成。頻年何所得，贏得二毛生。

江擎甫〈遺憤〉五律三首之二，《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雖然皇民化運動，表面上是要將臺灣人民等同於日本皇民，但在具體的政治、社會、經濟作為上仍維持著一貫的殖民歧視。尤其對於臺灣的稻米及甘蔗的栽種政策更可看出日人藉此壓榨臺灣農民，以達經濟掠奪之目的，而身為他人殖民地的臺灣農民只能任其宰割，既無自主的生產及買賣權力，一切利益皆由宗主國及其財團、會社獨佔，又得面對宗主國幾近貪婪的稅賦徵收，痛苦萬分。³⁹江擎甫雖是一傳統漢詩家，但在日人禁止書房教育，令其無法以其專長謀生，須兼營農耕之職以養家，這些詩作皆是先生以親身的經歷，對日人提出最沈痛的控訴：「無水無山地，艱難尚力耕」充份說明臺灣農民不畏大自然，勤奮努力的特性，但接著文氣急轉直下，「糖昂甘蔗賤」一句以「對比」筆法

1-104。（頁碼前面數字代表篇章，後面代表該篇章之頁數）

³⁷ 江寶釵認為：日人據臺，臺人武力抗日歷時甚久（1895-1915），教育文化方面，不得不暫採「以華治華」的政策，減少阻少。面對臺灣新文化與舊文化之兩害，日人被迫權取其輕，發展舊文化，到底中國舊文化中的君國思想，有利於統治階層鞏固政權，不像新文化充滿民族意識與自由思想，難以控制。《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二刷，頁59。

³⁸ 施懿琳認為：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三年，仍有新的詩社成立，從這種極不尋常的現象，可以看出當時古典詩社的擊鉢聯吟活動，必然有極大部分傾向歌功頌德的媚日心態，因此日本當局才可能在那個急欲根除漢文化的「非常時期」，願意給予漢詩創作如此寬廣的空間。《從沈光文到賴和一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5年11月，頁211。

³⁹ 參考許俊雅著《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之古典詩歌，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7年4月初版，頁145-216。

深刻訴說出執政者勾結財團對農民的無情剝削，所以儘管糖價昂貴，但第一線生產者「蔗農」卻未蒙其利，全因利益皆由執政當局及財團所把持的會社給獨佔，所以當時的農民流行著一句諺語：「第一蠢，種甘蔗予（給）會社磅」因為在自己的土地上卻被強制要求轉種甘蔗，種了甘蔗以後又不可自由出售，一定要賣給製糖會社，所以價格只得任由會社宰割。而製糖會社又常在稱重時，使用不正確秤，偷斤減兩⁴⁰，臺灣農民受了如此的委曲，故發展出這句諺語，表面是譏諷農民不智，實則指桑罵槐，大罵殖民者的巧取豪奪。「井廢沃田輕」則是當時先生努力在先天灌溉條件較差的雲林臺西農場，鑿井灌田，從事農耕，但不幸遇到大旱，水井湧泉漸漸乾涸，執政當局不僅不協助災民渡過難關，還嚴格禁止利用機械抽水灌田，坐視沃田荒廢，累得詩人感嘆「傷心摩托遭嚴禁，累僕朝朝踏水車」⁴¹。明明農作已經欠收，還要應付「稅賦增三倍，工資漲五成」，而辛苦的農民最後也只換得斑白鬢髮的「二毛生」⁴²，故江擎甫於詩題〈遣憤〉下，又憤慨的加註「戊寅六月，日人禁止抽水灌田，百畝禾苗坐視枯萎，被征服者之運命竟至於斯，悲夫！」

雜穀潛踪蔗過多，荒村今更禁栽禾。

怕聞隔岸機聲響，軋軋長和播稻歌。（「和」字，應讀仄聲，此處借讀平聲。）

江擎甫〈禁種稻〉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田園 6 頁

這又是一首抒發對日人糖米政策不滿的詩作，「雜穀潛踪蔗過多，荒村今更禁栽禾」明明甘蔗已是栽種過多，恐有價格崩盤之危機，但日本政府還是要求轉作甘蔗，禁止嘉南地區種稻，並限制地下水的使用，而西螺溪北岸的地區卻得以自由灌溉，像這樣執政者只著眼於自己的利益，而罔顧人民的利益，焉有把臺人當作「皇民」看待，也難怪「皇民化運動」的推行只得到了表面的虛應，並未奪取臺灣人身為漢民之志。

1937 年 7 月 7 日日華戰爭全面爆發，身為與中國同文同種的臺灣漢人，因是日本殖民地而被要求對日本盡忠，但內心那份身為漢人的民族思想未曾一日中斷。戰爭爆發的隔年，1938 年元宵節，一個被禁絕的傳統節日裡，詩人目睹戰爭場面，感時抒懷，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⁴⁰ 據 1926 年 3 月 7 日《臺灣民報》第 95 號，第 3 頁刊載一則「帝國製糖的秤不正」的評論，及 1928 年 3 月 27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10031 號，第四版又刊出「新竹製糖不正秤量暴露」的報導，可見當時製糖會社在收購農民甘蔗時，常在稱重量時常使用不正確秤，偷斤減兩，以此來剝削農民。

⁴¹ 乃江擎甫另一首感嘆農事難為的七律詩作〈灌溉〉，《樹德草廬詩稿續編》，田園 5。

⁴² 二毛是指鬢髮有黑白兩種顏色，也就是指年老的人。語出《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絃管聲消殺氣騰，春宵何處看春燈。市馳坦克威如虎，空舞飛機疾勝鷹。
困紲艱難起涸轍，災鴻容易遇流殍。何當戰禍齊消弭，薄海同看漢族興。

江擎甫〈戊寅元宵即事〉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26 頁

臺灣漢族移民來自中國福建、廣東最多，日本政權在臺灣是異族統治，這想法雖是經厲行八年「皇民化運動」的強制同化後，仍未曾改變。「何當戰禍齊消弭，薄海同看漢族興」一段話說明了詩人內心那份對祖國的懷想與期待，而那所謂祖國，不是「皇民化運動」所欲形塑的大日本帝國，而是父祖的國家—中國。

從以上這些江擎甫的詩作中，我們看不到「擊鉢詩」那種「無病呻吟」、「滿口書臭」的缺失，反觀詩的內容，深具元白新樂府「惟歌生民病」、「歌詩合爲事而作」的手法，充分展現出漢詩「反抗」的精神，更看不到那歌功頌德、諂媚權貴的「媚日心態」傾向，故而吾人不宜一概否定此一時期的漢詩，認爲在「日人的懷柔政策，詩人創作對日人的逢迎結納，卻使它逐漸衰亡」⁴³，否則爲何在日當局禁絕臺人以漢文寫作新文學後，多位當年是新文學陣營中帶領批判舊文學的主將，如賴和、陳虛谷、楊守愚、葉榮鐘、莊遂性、陳逢源等人，願意轉回舊文學寫作的路向。⁴⁴

二、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時期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戰敗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 年 9 月 9 日，在中國大陸地區，中華民國政府派何應欽在南京接受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降書；另一方面原屬日本統治的臺灣地區，則在盟軍太平洋司令麥克阿瑟的指示下由中華民國政府進行接管，開啓了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時期的臺灣新史頁。茲將戰後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臺灣的時期，依其發展分爲「動盪劇烈的戰後初期」、「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多元開放的民主時期」三階段：

⁴³ 引自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出版社，2002 年 3 月初版二刷，頁 80。

⁴⁴ 參考施懿琳著《從沈光文到賴和一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一書，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 年 11 月，頁 267。

（一）動盪劇烈的戰後初期

1945 年到 1949 年的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經歷了劇烈的變化與動盪。五十年殖民統治的結束、二·二八事件、國共內戰的波及和影響，在短短的四年當中，臺灣民眾經歷了大喜、大悲和大驚恐。」⁴⁵在這樣的社會環境與時代背景影響下的臺灣的文學發展必也呈現出特殊的風貌，據此筆者將戰後初期定調為「動盪劇烈」的。

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之初，大部份民眾是熱切期盼，與日本領臺之初所遇之誓死抵抗十分不同，因為日本政權在臺人眼中是異族統治，中國可不一樣，它是父祖們的國家，是心中嚮往已久的「祖國」。這種戰後臺人引頸企盼「光復」回歸祖國的愉悅心境，在江擎甫詩作中亦是隨處可見，例如這〈臺澎光復〉組詩⁴⁶，共三首，這是第一首，所描寫的心情正是其詩題下附註中，所提到的臺人經歷「半世紀之桎梏，一旦解除，中心欣慰非筆墨所能形容，回顧前塵又興無窮感慨。」

六百萬人齊感動，中原正氣海東伸。只憑威復牛皮地，何必艦飛鹿耳津。

籠鶴乍寬欣展翅，釜魚驟冷喜抽薪。山川美麗終吾土，家祭虔誠告老親。

江擎甫〈臺澎光復〉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1 頁

當年清廷與日本的一紙合約，決定了臺灣往後五十年的悲情歲月，如今「光復」消息傳來，六百萬的臺人企盼的「中原正氣」終於再次降臨臺島，半世紀為日本殖民地的桎梏得以解脫，猶如「籠鶴乍寬欣展翅，釜魚驟冷喜抽薪」，最後還不忘上香祭拜祖先，將此好消息轉告先人，以告慰其在天之靈。如同南宋愛國詩人陸游，那首寫給兒子的絕筆詩〈示兒〉⁴⁷：「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其一生所繫即是自己的國家能一雪國恥，揮軍北定中原，收復失土，只可惜陸游在有生之年未能親眼目睹，但臺灣這六百萬島民卻還能在五十年的異族統治桎梏中「老幼同時解倒懸」、「全臺重戴舜堯天」⁴⁸這是何其欣喜之事。所以當日本戰敗，而國民政府即將接管臺灣的消息一傳來，全臺同胞熱烈慶祝，家家戶戶張燈結綵，街道上到處鑼鼓喧天，鞭炮聲不絕於耳，彷彿是全臺辦喜事似的，當時臺灣的民眾還興高采烈的傳唱

⁴⁵ 鄧孔昭撰〈光復初期（1945～1949年）的臺灣社會與文學〉，收錄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5年1月，頁1。

⁴⁶ 〈臺澎光復〉在《東遊雜詠》手稿中則作〈光復有感〉，並附上詩註。

⁴⁷ 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八），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頁4542。

⁴⁸ 江擎甫〈臺澎光復〉七律組詩第二首，《樹德草廬詩稿續編》，1990年編次，閑1。

著：「臺灣今日慶昇平，仰首青天白日青，哈哈，到處歡迎，哈哈，到處歌聲，六百萬
人同快樂，簞食壺漿表歡迎。」的歌曲，熱烈歡迎中國軍隊進入臺灣。⁴⁹可見當時的臺灣
到處是充滿著歡喜迎接祖國軍隊到來的現象與心情，這也可從先生的〈歡迎國軍駐螺〉
一詩中對國軍進駐防衛西螺的期待見證之：

抗戰八年護主權，武勳彪炳國中堅。

螺溪從此萑苻靖，湯網希開一面天。

江擎甫〈歡迎國軍駐螺〉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59 頁

但這樣的熱情沒有持續多久，當與祖國的軍隊一接觸後，臺灣民眾發現和自己原先
想像的的並不太一樣，這場景在戴鐵雄〈我的人生〉一文中即有深刻的描寫：

這時，我們發現從火車站前廣場，轉出來一些身穿綠衣裳的人群。等他們慢慢走
近後，他們可真的是中國的偉大部隊？一共有二十多人之譜，他們每人身穿褪色的
綠色軍裝，綠一塊白一塊的，腳上穿黑色布包鞋或草履、背著折疊成方塊的破
毛氈、周圍以草蓆環裡、上面斜插一支黑色雨傘、右腰繫一乞食碗（乞食者，多
持這樣的錫碗乞食，所以叫乞食碗）。……肩上斜吊步槍，三三兩兩不成隊形的「隊
形」步伐懶散、精神萎靡，……總而言之，這偉大的國軍部隊、服裝不整、隊伍
雜亂無序、精神不振、步履蹣跚，說他們是逃難避禍者倒很逼真，更像極了敗戰
潰散的老弱殘兵。⁵⁰

還不只是軍容上的令人失望，接收臺灣的軍隊素質低落，隨地吐痰、便溺，加上軍
紀敗壞，時有強買勒借，甚至姦污婦女，動輒開槍傷人的行爲，臺灣人對祖國的期盼，
自第一印象就落了空。

戰後的臺人原本期待脫離日本殖民的高壓統治後，能有「自由」、「幸福」的未來，
詎料國民政府接管臺灣後，不僅公營事業不斷擴大，處處與民爭利，甚至超過日治時期
的專賣企業，再加上官員貪污舞弊、攀親帶戚成性，外行領導內行，以致經營不善，又
大量印製鈔票，並將多數的民生物資運往大陸以資助國共內戰，造成臺灣嚴重的通貨膨
脹，使得戰後臺灣的經濟更加雪上加霜，百業蕭條、民生凋敝。從江擎甫這首〈光復有

⁴⁹ 簡後聰等編輯《福爾摩沙傳奇—臺灣的歷史源流》（下冊），臺中市：文建會中辦公室，2000年3月，頁348。

⁵⁰ 戴鐵雄〈我的人生〉，收錄於《第四屆「綠川」個人史文學獎入選作品集》，臺中市：鄭順娘文教公益基金會，2003年4月，頁142-157。

感〉詩作，我們可以看出當時臺人未蒙「光復」之利，反而飽受物價飛漲無以維生之苦，「劫後一家皆健在」本應是何其幸運之事，但「却將何物報穹蒼」一句，則道盡無物以報穹蒼眷顧之恩的無奈。

版圖恢復慶重光，翻憫凶頑日滅亡。

劫後一家皆健在，却將何物報穹蒼。

江擎甫〈光復有感〉七絕，《東遊雜詠》手稿

即是因這「陳儀政府」種種的行政措施不當、官員貪汙腐敗、軍警素質低落、文化語言隔閡…等多重因素的累積，使得隔閡與摩擦日益加深，導致民怨沸騰，就誠如楊肇嘉所云：「陳儀到臺灣接收，只注意接收機構和物資，而根本忘記了接收臺灣人的人心！想不到熱愛祖國如一盆烈火似的臺灣人的感情，在不到八個月的時間中竟被陳儀一手給澆熄了。」⁵¹所以使得接收變成劫收，大大傷了臺灣民眾的心，終於在一次緝煙衝突中，引爆了大規模流血衝突的「二二八事件」，成為臺灣歷史上的大悲劇。之後事件雖已平息，但是過程中的血腥軍事鎮壓與事後的屠殺、綏靖、清鄉，已劃下了臺灣社會及族群間既深刻且長久的傷痕，深深影響到臺灣後來的政治走向，甚至文學創作取向也產生了分歧與對立。

（二）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

1949年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因國共內戰失利，面對內戰潰敗的嚴峻形勢，先於1948年12月10日在中國大陸實行戒嚴，之後又為退守臺灣做準備及加強政治控制，臺灣當局下令於1949年5月20日起實施戒嚴，從此臺灣便進入戒嚴時期，配合著「動員戡亂」體制，白色恐怖的陰霾因此籠罩全臺。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正式解除戒嚴，在臺實施達38年的戒嚴令自此走入歷史；此後，臺灣才逐步脫離恐怖政治的陰影，迎向正常民主的時代。

1950、60年代，臺灣在戒嚴統治及「動員戡亂」的體制下，形成所謂「白色恐怖」的威權政治。在威權統治下，當時的統治者名為遏止共產勢力擴散，實為遂行其專制統治，藉由立法院《懲治叛亂條例》以及《動員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法律的制定，將所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等的行為都納入了政府控制的範圍，同時擴充解釋犯

⁵¹ 見楊肇嘉著《楊肇嘉回憶錄》（二），臺北市：三民書局，1970年7月三版，頁353。

罪的構成要件，法律成爲整肅異己的工具，且透過情治機關監視所有人民的政治活動，強力箝制人民思想，國家公權力長期受到濫用，人民在憲法中所應享有的基本權利完全失去保障。所以根據前立委謝聰敏的調查，發現自五〇年代起，至 1987 年解嚴止，臺灣出現了 29,000 多件的政治獄，有 14 萬人受難，其中 3,000 - 4,000 人遭處決。⁵²

江擎甫父祖皆是從唐山移民過來，從先祖父星舫公隻身來臺，白手起家，在臺灣這塊土地開拓事業開始，江家與臺灣這塊土地成爲了生命共同體，即使是遇到「乙未割臺」這樣的巨變，其父江藻如雖是一度欲舉家遷回福建老家，但最後仍選擇臺灣做爲生根發展的新故鄉，面對日本當局的極力籠絡，不管是江藻如「拒領紳章」不爲權勢而折腰的義行、或是江擎甫屢藉寫實詩作以「針砭時事」或詠物詠史詩作以「諷諭」，都是臺灣文人強烈的民族意識表現。隨著日本戰敗，臺灣人民企盼已久重回祖國懷抱的理想終於實現了，雖然經過日治時期皇民化運動的改造衝擊，但對父祖的家，仍是充滿感情的，心中也認定那是與自己血脈相連的祖國，故對於戰後中共作亂，國家又再次陷入戰亂中，百姓飽受戰火蹂躪是寄與無限感慨與同情的，故詩人於 1949 年的中秋佳節，望月凝思時，由明月之圓反照出河山破碎，興起感時憂國之念，寫下此詩：

河山破碎汝偏圓，不信今宵別樣妍。

座客莫嫌空似墨，神州到處徧烽煙。

江擎甫〈己丑中秋即事〉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18 頁

這樣具強烈民族意識與故國情懷的「家族」，本應荷起「光復國土」的榮耀與「享受自由」的幸福，卻沒想到在異族的統治下，猶能「含針帶刺」的批評時事，反倒是在祖國的統治下，連這樣的「自由」也被剝奪了。

⁵² 臺灣戒嚴時期，是指 1949 年 5 月 19 日由當時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頒佈戒嚴令，內容是宣告自同年 5 月 20 日零時起在臺灣省全境（含臺灣本島、澎湖群島及其它附屬島嶼）實施戒嚴，直到 1987 年 7 月 14 日，總統蔣經國頒佈總統令，宣告自同年 7 月 15 日零時起解除在臺灣本島、澎湖與其它附屬島嶼實施的戒嚴令期間長達 38 年之久，成爲世界實施最久的戒嚴令，在戒嚴的軍事統治，與動員戡亂的體制下，有了黨禁、報禁等各項禁制，人民基本的言論自由及集會結社等權利在戒嚴時期，是處處受限，單上層層枷鎖。本內容參考自李筱峰〈臺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類型〉一文，收錄於李筱峰個人網站。（<http://www.jimlee.org.tw>）

民國三十九年（1950）江擎甫的兒子江槐邨於嘉農⁵³就讀時，寄住於父親好友黃文陶先生家中，因而結識了其姪子黃至超等人，這些知識青年因為對於國民黨政權治臺幾年來的政策作為至為失望，轉而對社會主義思想心生嚮往，參與讀書會活動，研讀一些具左傾思想色彩的書籍，據江槐邨先生口述回憶：「當時我們所看的書籍也都是當時政府開放之書籍，並非禁書，如《開明少年》等，裡頭雖是具左傾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內容，在現在看來，或許是不合時宜的，但當時的社會主義其實在那個年代是世界的潮流，知識青年們普遍都認為「社會主義」那是進步且能改善臺灣在戰後所面臨的種種經濟及社會問題。」這樣的說法與李筱峰於〈臺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類型〉一文中對於「對親中共或左翼言行的打擊」這一類政治案件類型分析時的看法是一致的：

揆諸臺灣歷史的背景，在 1920 年代臺灣所掀起的蓬勃發展的社會運動當中，左翼社會主義運動早已匯集成流，與當時世界性的社會主義思潮相呼應。這股左翼思潮，先後歷經右翼的日本統治當局及國民黨政權的環境而難以舒展。到了國民黨敗退來臺、中共政權成立後，又得到鼓舞的契機。

就因為參與這樣的一些活動，於民國四十年（1951）當時年僅二十歲的江槐邨就被特務機關羅織涉及「臺灣青年民主自治革命促進會金木山等人案」，於正月初五（新曆）在家人眼前，被硬生生的帶走，不需要任何證據，之後也未受公開的審判⁵⁴，最後竟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五條「參加叛亂之組織或集會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⁵⁵被判刑十三年，從近來國家安全局公開的檔案中，我們才得以一窺對此案件的描述：

江槐邨、蘇明哲、蔡再修等三人，均為省立嘉工學生⁵⁶，於三十九年二、三月間，經其同學蔡匪志願（與張棟材、黃志超等為同黨份子，當時在逃，後已歸案）吸收，先後加入「臺灣青年民主自治革命促進會」。（其中江某並親繕自傳一份交與蔡某）接受蔡某宣傳教育，並閱讀左傾書籍。同年五月，蔡匪因另案潛逃，乃分別函告江等三人，囑其往訪金木山，交金匪繼續領導。江等均依約前往，並在金

⁵³ 嘉農原創立於 1919 年日治時期，校名為「臺灣公立嘉義農林學校」，旨在培養台灣農業及林業人才。1920 年 4 月更名為「臺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戰後，1945 年 11 月更名為「臺灣省立嘉義農業職業學校」，1951 年 7 月再度更名為「臺灣省立嘉義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資料乃參考國立嘉義大學簡史，網址：<http://www.ncyu.edu.tw/welcome/history>。

⁵⁴ 據當事人口述：當時他們一群人被拘獄中，未經過法院公開審判，最後在發監持行時，才拿到一紙沒有公開審判的法院判決書。

⁵⁵ 依據立法院法律系統之懲治叛亂條例，中華民國 39 年 4 月 14 日修正全文 13 條版本。（<http://lis.ly.gov.tw/lghtml/lawstat/version2/04544/0454439041400.htm>）

⁵⁶ 江槐邨當時並非嘉工學生，而是「嘉義高級農業職業學校」學生。

宅聚會兩次，接受金匪教育指導，研讀匪黨理論書籍，及商討反對政府改造農村等問題。參加者除陳、余、江、蘇、蔡等外，尚另有其同學黃萬斛一人，黃於案發時潛逃後經另案自首。江等於參加組織後，並曾以反動書刊煽誘其同學蘇金騰、柳阿成、蔡聰智等閱讀，並擬加以吸收。⁵⁷

從此段文字敘述中，我們只看到了屬於那個時代，凡事對「唱反調」的人事物統一加上「匪」字開頭—「匪徒」、「匪黨」、「為匪宣傳」等偏激的語言模式，看不到具體可見的「叛亂」行爲，卻能依此將人「判生判死」，戕害人權可見一斑。

家中獨子⁵⁸突遭此變故，全家人頓時陷入愁雲慘霧中，江槐邨的母親時年五十，原本硬朗的身子也因憂慮過度、思兒成疾，該年底即因腎疾辭世。詩人對於臺灣這樣一個「文風鼎盛」媲美鄒魯地區，「物阜民豐」好比蓬萊仙境的海上之島，原是將自己與子孫的未來繫之於此，故祖先們勇敢的渡過黑水溝來此開基立業，家族四代耕讀為生，對此地是充滿感情與希望的。雖是曾不幸淪為殖民之身，但心繫故國之情未曾一日忘卻，哪知「乍脫殖民束縛債」當時的臺灣人普遍的認為臺灣光復了，臺灣人出頭天的日子來了！詎料「未蒙復國自由榮」，語氣急轉直下，只因對政規提出「異議」，就得面臨「母子仳離婦喪生」的家破人亡。最後以「剝奪人權十三載，莫須有禍恨難平」作結，整首詩至此情緒激盪至頂點，只因政規異議就能「剝奪人權十三載」，道出了對極權政府「踐踏人權」的控訴，何以會「有恨難平」呢？只因那「莫須有之禍」降臨其家，最後一向溫文儒雅的詩人，更罕見的以「恨難平」如此激烈的話語，表達出內心壓抑許久的不平與怨恨。

海東鄒魯小蓬萊，四代僑居半讀耕。乍脫殖民束縛債，未蒙復國自由榮。

政規異議兒投獄，母子仳離婦喪生。剝奪人權十三載，莫須有禍恨難平。

（未蒙原作未荷，「荷」字此處讀仄聲，故疑為「蒙」字之誤。）

江擎甫〈光復生悲〉七律，《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詩人對於此段遭遇很少將不滿與情緒發諸於「詩文」，1990年編定《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時，亦未將此詩作收入，最後只在其未準備發表的手稿中見此詩，當時即使已經

⁵⁷ 引自數位典藏聯合目錄：臺灣青年民主自治革命促進會金木山等人案，國家安全局檔案。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dacs5/System/Exhibition/Detail.jsp?OID=1429500>)

⁵⁸ 江擎甫生有三子，但僅江槐邨一人長大成人，其餘二子皆稚齡而夭，故稱其為獨子。

解嚴開放了，但詩人仍是有所顧忌，由此可見這段「白色恐怖」的高壓統治，在臺灣人心中烙下的傷痕有多深。

臺灣文學界在「二二八事件」後的震懾，以及隨後而來「白色恐怖」的恫嚇，使得知識份子普遍視文藝工作為畏途，放棄了新的耕耘與開拓⁵⁹，隨著國民政府在國共內戰的節節敗退，臺灣成了他們最後一塊「生存之地」，爲了避免重蹈共產黨在中國大陸鼓吹的文化與思想的反動，再次導致戰局的挫敗，故 1949 起在臺的國民政府，不僅在政治上採高壓統治，在文化及思想上也以政治權力強力的介入，鼓吹反共抗俄的文化活動，使得反共文學成爲 1950 年代以後特有的文學型態，也爲未來二十餘年的官方文藝政策定下了基調。故葉石濤曾評論這樣淪爲政治附庸的文學：

五〇年代文學所開的花朵是白色而荒涼的；缺乏批判性和雄厚的人道主義關懷，使得他們的文學墮為政治的附庸，最後導致這些反共文學變成令人生厭的、劃一思想的、口號八股文學。⁶⁰

而這種在戒嚴體制下所產生的反共文學，正是因爲「背後有武裝的戒嚴令在支撐，因此能夠順利展開。」同時，「反共」之所以能夠形成論述，並且「反共文學」能成爲文壇的主流，也得利於當時報刊、雜誌提供大量篇幅讓反共作品發表。不只是新文學領域是如此，古典文壇也是呈現這樣的局面，如 1953 年 3 月《雲林文獻》2 卷 1 期中所刊登的六鰲詩社擊鉢錄，詩題〈待春〉即是以「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爲內容的「反共文學」樣版，茲錄數首於下：

落木蕭蕭花未芳，反攻前夕正堪方。

東風取次臨蓬島，復國心從淑氣揚。

魏輔材〈待春〉七絕，《雲林文獻》第 2 卷第 1 期，1953 年 3 月，頁 119

反攻大陸主重光，舉國精誠力發揚。

全縣文風同扇起，來臨得勝慶輝煌。

曾杰仁〈待春〉七絕，《雲林文獻》第 2 卷第 1 期，1953 年 3 月，頁 119

⁵⁹ 參考葉石濤著《臺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3 年 10 月再版，頁 86。

⁶⁰ 引自葉石濤著《臺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3 年 10 月再版，頁 88。

哀鴻遍地盼時暘，鐵幕陰陰凜若霜。

四億孤寒齊仰首，東風何日入華陽。

江擎甫〈待春〉七絕，《雲林文獻》第2卷第1期，1953年3月，頁119

這次的擊鉢吟是於詩社剛成立不久所召開的，而當時又剛好是反共文學盛行之年代，因此詩社配合「政策宣傳」成了不得不然之事，其內容的八股自然也是無可避免的，但也大可不必以此來批判詩人及詩作，因為政策性的「文藝潮流」只能限制住檯面上的創作取向，而檯面下的創作是無可圍限的，如同江擎甫於戰後所正式刊行的詩作，且不論是否重覆或是舊作重登，亦不過40多首，但其手稿中屬於此一時期的創作但未發表的詩作數量則是數十倍於它。所以1960年代以後，反共文學雖然仍是執政當局的所標榜獎勵的文藝潮流，但已無法完全限制作家的創作取向，取而代之的是「現代文學」，70年代則是「鄉土文學」崛起，80年代後則是「認同文學」的時代。

另外，此一時期雖然在政治及社會上有威權統治，文藝創作上「反共文學」當道，不過，隨著美援的有效運用，政府強力主導下先後完成了耕者有其田與三七五減租、土地改革、幣制改革、十大建設等一系列重大經濟政策與基礎設施建設，加上臺灣人民的勤奮與逆境中永不放棄的天性，使得此一時期臺灣的經濟有長足的進步與發展，臺灣人民的所得與物質生活也逐漸提升。「白色恐怖的政治戒嚴」與「突飛猛進的經濟奇蹟」是這個時期最佳的寫照，卻也是此一時期鮮明的對比。

（三）多元開放的解嚴時期

在解除戒嚴之前，其實黨外民運動早已暗潮洶湧，直到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群聚在臺北圓山飯店宣佈成立民主進步黨，以江鵬堅為首任黨主席，這股暗流終於浮出檯面，挑戰國民黨威權體制。而蔣經國總統則採不承認也不取締的方式面對。當年年底的選舉，民進黨挾創黨聲勢，選上十二席立委、十席國大代表。受到民進黨成立的激勵，臺灣各種群眾運動紛紛竄起。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總統終於宣佈解除戒嚴，結束了臺灣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同年11月2日，開放臺灣人前往中國探親⁶¹。1988年1月1

⁶¹ 開放探親可詳參《臺灣歷史辭典》，薛化元撰〈開放臺灣民眾赴大陸探親〉詞目，頁911。

日，解除黨禁、報禁⁶²，邁入民主化正常化的政黨政治，報紙張數大幅增加，百花齊放，臺灣的政治與社會，自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政治上的解嚴開放，所帶來的不只是政黨的紛紛成立，政治的多元化，更使得臺灣被壓抑許久的言論自由及文學創作之自由，獲得大幅的紓解，故也為臺灣的「文學」帶來重新開花結果的契機：

勿存合併或連橫，一統也難符實情。

若創聯邦新體制，久安長治獲同榮。(其一)

統獨為何談不休，儘將漁利付冤仇。

富強須訂遠長策，杜漸防微絕近憂。(其二)

江擎甫〈兩岸和平芻語⁶³〉七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詩題用「芻語」二字，或為謙稱自己的議論淺陋，亦或許尚有些許戒嚴陰影的疑慮存在，不過吾人應該很高興，看到了經過「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的政治壓抑後的臺灣文壇，又能自由自主的大鳴大放，公開的書寫出對政治的看法及主張，而不用再擔心害怕。

第二節 家世生平之記述

江擎甫，原名大緩，字聯柱，號擎宇、耕雨，生於明治 34 年（1901 年）12 月 29 日，日治時期臺南州虎尾郡西螺街人，民國 82 年（1993 年）11 月 6 日仙逝於臺北，享壽九十三歲。

⁶² 報禁解除可詳參《臺灣歷史辭典》，薛化元撰〈開放報禁〉詞目，頁 910。

⁶³ 江擎甫手稿作「芻語」，「芻」字為「芻」的異體字。

一、家世背景，創業歷程

(一) 家世背景

江擎甫是其父親江藻如三十八歲始得之獨子，故將其命名為「大緩」，意即得子太緩的意思⁶⁴，先生四十八歲時，因感其原名「大緩」欠雅，故正式更名為「擎甫」。詩人於大正十年（1921年）娶西螺廖松華氏為妻，夫人生於明治35年（1902年），父親為西螺望族廖大邦，母親為陳錦氏。民國四十正月初五，夫人五十歲時，因遭逢次子槐邨於白色恐怖時期遭誣入獄之家變，原本硬朗的身子也因憂慮過度而成疾，年底即因腎疾辭世，享年五十歲。

詩人共有三男七女並領養一女，長男詒濂、三男錫鎮皆早殤，四女盈盈也於稚齡夭折，三女韻憐⁶⁵、五女則安、六女韻玉則過繼他人為養女，長女韻珊、次女韻馨、養女百年、次男槐邨、七女韻瑾、八女韻珠皆碩壯長成而能為社會服務貢獻卓著。夫人與先生結褵三十年間，不但為其生養三男七女一養女，且正值江擎甫為其事業努力，但屢逢蹇塞，生命跌蕩不安，夫人與先生一路相互扶持，鶼鶼情深，對於糟糠之妻奉侍公婆、相夫教子、持家有方的恩情，詩人永誌於心，有詩為證：

肥沃西疇棄不犁，無端飄泊出螺溪。滿園白袖隨風墜，卅隊黃蜂任雨迷。

菽水每虧慚浪子，熊丸長作累山妻。一肩渾似挑雞客，怕聽雙頭喔喔啼。

（滿園原作一園，疑為「滿」字之誤，因為「一」字重出。）

江擎甫〈東墩旅次即事⁶⁶〉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閉21頁

詩中先生放棄農場、果園及養蜂事業而投入醬油事業，但非但創業未成，反致糾紛頻年，自慚未盡人子菽水承歡之責，又累山妻代母行熊丸之教⁶⁷，字裡行間反應出對自己

⁶⁴ 「大緩」為戶籍登記之名，其家中之長輩皆不以此稱呼他，而喚其為「聯柱」，以江藻如秀才之漢學根基，會為其子取此有欠雅致之名，應是因當時醫藥不發達，小孩子容易夭折，故臺灣民間普遍有一種想法認為「囡仔的名字越俗越好腰市」。另外，據江槐邨口述，自己小時候是以「二叔、二嬸」來稱呼父母親，也是符合臺灣民間寄望囡仔平安長大的特有習俗。

⁶⁵ 三女韻憐，1940年又返家歸原籍。

⁶⁶ 附題為：「某戚邀共營醬業卻心存猜忌致業務糾紛頻年」。

⁶⁷ 唐朝柳仲郢幼嗜學，其母便以熊膽製成藥丸，讓仲郢夜讀時咀嚼，以苦來提神，後用來比喻賢母教子之意。見新唐書·卷一六三·柳公綽傳。

思慮不周及對夫人辛苦的抱歉與不捨。詩人用了「挑雞客」怕聽扁擔兩頭同啼的鮮明的語言形像，十分傳神的體現了自己在創業與家庭兩難兼顧那「蠟燭兩頭燒」的窘況。

唱隨偕老比難齊，往事如煙意轉迷。

夢裡音容猶宛在，歡談忘卻久無妻。

江擎甫〈述夢〉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70 頁

詩中先生自憐未能與愛妻夫唱婦隨、比翼偕老的遺憾，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夫妻之情終能於夢境中再續，久別重逢後相談甚歡而忘卻妻已亡故多年之事。詩中雖無白居易〈長恨歌〉中「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的激盪橋段，但夫妻間思念至極到魂牽夢縈之情卻可與唐皇楊妃之痴情相比擬。

（二）創業歷程

先生為日治時期西螺莖社之創始人之一，曾於西螺街成立漢學書房，設帳教學，育才無數，但先生志向不僅止於此，除紹承其父江藻如之箕裘外，更希望能學其先祖父江開漢「不甘雌伏老鄉關，早歲披荆渡大灣」⁶⁸那種為創大業而不惜離鄉背井之大志，白手起家欲創一番大事業。此一大志可從先生所作之〈百年一夢之回憶〉一文中所述：「余受文信國⁶⁹、陸放翁、陶淵明等先哲之悲天憫人之文章薰陶及畏友黃老文陶之愛國精神感動，頓使柔弱卑怯之余，一變而成不甘雌伏、意志飽滿之強者，屢思脫離倭人籬下，祇因父老身弱義不遠遊而虧子職，乃屈辱蟄居故里」看出端倪。

先生娶西螺望族廖添德令姊松華小姐為妻，為學習工商經營，開始經營洋燭場（蠟燭事業）這項事業，先生並親力親為，嘗力思提昇品質與服務，與全球性大廠商並駕競爭，歷十年努力後，成效不彰，且感覺在日本嚴格物資管制與殖民地為二等國民的思想下，欲成功創業是十分不易，於是棄而從農，另謀出路。

江擎甫曾從事養蜂工作，並將之視為一有趣之事業，一做就是十餘年：

⁶⁸ 摘錄自江擎甫所作之〈星舫公讚〉後所附之詩。

⁶⁹ 文信國即是文天祥（西元 1236~1282）字宋瑞，又字履善，號文山，宋末忠臣，江西吉水人。官至左丞相，封信國公，德祐初，元兵入侵，天祥應詔勤王，奉使入元軍議和，被執，脫歸，輾轉浙、閩、粵，繼抗元師，戰敗被執，拘燕三年，宋既亡，終不屈，遂被殺，臨刑，作正氣歌以見志。著文山詩集、指南錄、吟嘯集。

養蜂係一有趣的事業，人工無法獲得之高貴物資，如：蜂王乳、蜂蜜、花粉等物，能從成千成萬的蜜蜂身上取出，故遭蜜蜂之螫傷仍感到苦中有甜蜜，余營此業十餘年，從不覺到什麼痛苦。⁷⁰

爲從事此一行業，先生特地從日本引進「義大利」的蜂種來飼養，嘗思提高產量，又向日本購買蜂巢孔較小的人工蜂巢，來取代天然蜂巢，如此便能制約雄蜂的數量，增加工蜂產量，種種之作爲，可以看出江擎甫對於所從事之工作的用心與努力。所以在其詩作中有〈養蜂吟〉、〈飼蜂〉、〈移蜂〉、〈蜂場即事〉、〈分封〉、〈誤給不良餌料斃職蜂數千〉、〈語蜂〉、〈蜂場自鎮兒殤後日趨荒廢賦此〉，將養蜂採蜜之苦樂、移蜂儼然若調兵遣將之威風，誤給不良餌料後對蜜蜂之死的百般愧疚與哀悼，到因兒殤而欲廢此一事業時，待蜂如老友之細語囑咐話別，都十分詳實細膩的加以描繪，這時的蜜蜂與詩人已不再是物我之分，而是好友知交，這和一般站在旁觀者的立場對蜜蜂之外型舞文弄墨、描形繪影的文人，是有著極大的不同。

經歲槐南置，還他獨立身。萬般皆欲縮，一族豈容伸。

契闊吾深悔，荒疎汝莫瞋。塩途欣乍卸，香澤願重親。(其一)

花塢添良友，梅谿結德鄰。渾如陳仲子⁷¹，直擬葛天氏⁷²。

糧秣盈山野，資源遍海垠。細腰勤致意，囑作自由人。(其二)

江擎甫〈語蜂〉五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70 頁

另外，先生對於「胸中之大志」不曾一日忘懷，故毅然在先君藻如仙遊百日後（1930年），返回祖籍福建，在漳城購地置產，幾經考察與籌備後意欲與圍南當地住民聯合經營一聯茂林業公司，以大展農林事業鴻圖。不料，天不從人願，又因中共作亂而成泡影，加上慈母年事已高，故只能黯然返回西螺，以候時機。詩作〈翠林〉即是記錄著此一憾事：

霞城東去渺濛間，負郭宏開十頃寬。錦水灌輸文物盛，丹梯⁷³控制霸圖閒。

⁷⁰ 摘錄自江擎甫所作之〈百年一夢之回憶〉文中養蜂一段。

⁷¹ 陳仲子，名子終，自稱於陵仲子，戰國時代齊國人。其兄爲齊卿，食祿萬鍾，陳仲子以爲不義而適楚，楚王聞其賢，欲以重金聘之爲相，拒而逃之，與妻子居於陵，織屨灌園，安貧樂道。

⁷² 葛天氏是傳說中的上古帝王，其治世不言而信、不化而行，是遠古社會理想化的政治領袖人物。而葛天氏則是烏托邦理想國中之民。語出晉·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⁷³ 丹梯爲明陳有諒屯兵之處，形勢雄偉。

象坑擁抱青三面，鷺島縈迴碧一灣。絕好棟樑培養處，緣慳何日始躋攀。

江擎甫〈翠林〉七律，《莢社同人錄》，頁 48

詩中暢言計畫中欲墾植之地渺濛寬闊，四周青山綠水縈繞，是個「絕好棟樑培養處」，文句中也隱含著自己遠大的志向將因此有踐實的一天。先生本欲以此地做為其創業立基之地，可惜因遇變局未能如願，而有「緣慳何日始躋攀」的感嘆！

之後江擎甫又與廖添德先生、林復禮先生共同承繼母舅林本先生以貸款方式購置的臺西農場經營權，但因無任何農事經驗且計畫不周全，全憑「興趣十分、熱情一股，孜孜不息、日夜勤勞」⁷⁴，但還是因天災攪局、用人不易、稅賦繁重、貸款壓力，慘淡經營歷七載，最後因保本考量而將農場易手。此一艱苦過程，在他的詩作中歷歷可見：

土硬艱耕稼，邨荒事事非。強風摧稻屢，細雨潤蔬稀。
傭情勞力盡，佃愚費指揮。何時浮海去，息影釣魚磯。

江擎甫〈感事〉五律，《莢社同人錄》1940年，頁 46

詩中對於地質不適、天災頻仍、佃愚難教的描寫十分深刻，一方面憐農事不易，一方面嘆不如歸去。

巨金購懊惱，歲月嘆蹉跎。友憫扶犁苦，人譏鑿井勞。
璧雖光不減，馬已齒加多。思作雞群鶴，何妨任跌蹉。

江擎甫〈清明前二日穫麥忽烈風豪雨頗礙工作〉五律二首之二

《莢社同人錄》，頁 46

「巨金購懊惱，歲月嘆蹉跎」，一語道盡先生不惜巨金貸款購地經營農場，換來的是七年艱難辛苦的熬煎，空有興趣與熱情，卻因時運不濟，勞碌而無功。

雖歷多次創業失敗之打擊，但先生仍未放棄初衷，後又因受林姓親戚邀請共營醬油事業，先生復又積極投入，但終因合股人互相猜忌、同床異夢，而又宣告失敗。其於〈百年一夢之回憶〉一文「中市醬油業統合之同床異夢」一段中詳細記載如下：

日人侵略中國發動大東亞戰爭末期，臺省一切物資皆屬行統合，中市醬油業本有

⁷⁴ 摘錄自江擎甫所作之〈百年一夢之回憶〉文中臺西農場經營之得失談一段。

十餘家合為三個大會社，即東寶、德恆、金發利，而德恆係林青松個人之商行，因須改組，故林君邀集何波、家建香（按：即江建香）、趙虔誠、張廷垣、彭玉振、陳源虎及余等共組一會社，資金廿萬，選林為社長，張為專務，其他為理監事，因青松君疑心重，提供現物價格又不太合理，故遲遲未協商，而個人林青松名却外不變更為社長名義，坐失配給品，拋棄及減少生產之雙重損失，開會又開會、協議又協議，重疊難關無法突進，遷延歲月，大家日日在懊惱憂悶中掙扎，頓令一後望遠大之企業竟如癱瘓病患，余不耐糾纏和誤會乃割愛退股。

1945年（民國34年）戰後的臺灣，因戰爭的摧殘與肆虐，百業待舉，江擎甫因漢學根基深厚，承地方人士推荐轉任教職，前後任職西螺國校教員國文講師、西螺初中、西螺農校，最後於霧峯農校任內退休，任教期間，作育英才，育人無數，教學過程之甜酸苦辣也常成為先生詩作之題材與靈感來源。

留戀依依去復回，新愁別恨兩相催。

願君吃盡苦中苦，好作邦家柱石材。

江擎甫〈贈別第一屆畢業諸生〉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59頁

這是先生贈別西螺初中第一屆畢業生⁷⁵之感作，臨別依依之時仍不忘諄諄訓勉，希望學生努力上進，將來成為國之棟樑。

光陰荏苒歲更三，訓導無方滿腹慚。講論每愁逢夏豸，謹嚴自笑等春蠶。

癡心欲矯人情薄，綿力差欣吾道南⁷⁶。一事祇今聊可慰，青青滿眼出於藍。

江擎甫〈西中畢業感作〉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49頁

詩中雖自慚訓導無功，但那是謙虛之語，先生教學嚴謹、欲矯人情之教學態度值得尊敬，欣喜道業有人承繼，看著學生個個青出於藍所表露出的成就感，也讓同樣從事教職的我，頗有同感。當然教學過程也都難免會遇著不如意的事或不受教的學生，甚至不講情理的家長，而萌生教學難之感，這就連「有教無類」、「教不厭、誨不倦」的偉大

⁷⁵ 西螺初中第一屆畢業生在畢業37年後，還曾在母校四十週年校慶時，相邀師長們，於此日相聚，可見其師生同儕情誼之深。會後並有攝影以茲紀念，如附圖一。

⁷⁶ 乃藉「吾道東矣」之典故，說明自己的學說、道業得人繼承、推廣。語出後漢書·卷三十五·鄭玄傳：「（鄭玄）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教育家—孔子，遇到頑愚之學生也都不免要說「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⁷⁷，江擎甫亦如是。

世間生計原多樣，豈獨區區一束脩。學績費評甲乙丙，俸錢難換米柴油。

日遭愚魯癡頑氣，時受明譏暗罵羞。最是留班宣佈後，成群家長不干休。

江擎甫〈教學難有感⁷⁸〉七律，《樹德草廬詩稿》1948年編次

先生於教書育才之外，對農林園藝仍有濃厚之興趣，曾在臺中市北屯區廊子里芋園坑口購丘陵地經營果園二甲，遍栽荔枝、葡萄、枇杷等果樹，退休後本欲與坐黑牢出獄返家的次子槐邨在此共營園藝，但江槐邨希望經商，遂離家北上謀職，先生也於兩年後將果園讓售移居三重市，晚年，便和感情要好的獨子江槐邨先生共同生活，也隨著他工作的緣故多次搬遷，最後落腳臺北市。

從以上所述，我們發現江擎甫其一生經歷實屬困頓偃蹇、起起落落，尤其幾次欲創大業未成，或為生活羈旅他鄉未歸，或生命歷程中屢屢遭遇困厄。對此人生的種種考驗，先生一方面將其憂傷、憤懣、怨懟等情緒真誠無造作的以詩呈現，一方面也將如何勇敢的由深沉的打擊中，進而挺立、超拔，重新出發的心路歷程，都發之於詩。就如同《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言：

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危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⁷⁹

而這種已成魔咒的中國文人特有的夙命，似乎未停之於太史公之筆下，反而在中國各朝各代中不停的重覆上演著。但也因為這樣，如果沒有那用世之志與現實急劇的衝突，我們或許就只能欣賞到唐朝天才詩人李白「金鑾得意時」那些表面光鮮但詩意貧乏的「應制之作」，而無緣見識其「落拓江湖、心懷朝廷」那期望與落空高度落差下所交織出的美麗詩篇；如果沒有遇上「烏臺詩案」這樣巨大的人生風波，或許就無宋朝大文豪蘇軾

⁷⁷ 《論語·述而第七》，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⁷⁸ 該首詩下註明寫於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十八日。

⁷⁹ 引自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收錄於謝冰瑩等註譯《新譯古文觀止（革新版）》，臺北市：三民書局，2004年7月初版，頁357。

那前、後〈赤壁賦〉兩篇千古頌讚的名篇傳世。故江擎甫也因為有過這種的困頓經歷，牽引出了千愁萬緒，發之於詩，不僅增加了詩人生命的廣度，也造就了詩作意境的深度。

附圖一



1986年（民國七十五年）西螺中學建校40週年，第一屆畢業師生回校再聚。前排右六，手持拐杖者即為江擎甫，當年他已高齡八十六歲。（江擎甫遺物）

二、孝悌門風，耳濡目染

（一）遠邁先祖

江擎甫之先祖父字開漢，號星舫，福建省永定縣高頭鄉人，為福佬客，原是北方客家人，因遷至福建福佬人的地方居住，語言文化則被福佬人同化了，所以一般皆稱為福佬客。星舫公為人慷慨篤實、秉性忠厚，十二歲時即隨族人來臺寓居犁頭店（今南屯），克難經商，略有所成，曾返大陸採辦商品時，遇海盜洗劫，險喪生命。江擎甫於〈星舫公創業之事跡〉一文中即有這樣一段紀錄：

十二歲時，全族人來臺寓犁頭店，即今之南屯，克難經商，略有積蓄，曾返大陸

採辦商品，遭海盜洗劫，連衣服亦被奪。盜給一布袋為褲，二塊豆干充饑，後再設法東渡……

雖是遭逢大難，但仍沒打擊其雄心大志，白手轉赴西螺經營布業，因秉性忠厚勤謹、體恤下屬⁸⁰，故布業生意蒸蒸日上，由小攤販做起，最後成為全鎮唯一之大布行兼營染坊，且由於信用及技術卓著，備受顧客信賴，因此消費者遍佈雲彰二邑。⁸¹

公經營事業發達後，曾建置店鋪數幢，田產十餘甲。除經營有方、創業有成外，星舫公對於子女的教育亦十分重視，長子江藻如在清光緒十九年（西元 1893 年）考中西螺堡縣學文秀才，當時能考中秀才，可說是件光宗耀祖的大喜事。故江擎甫曾為先祖父星舫公作讚云：

稚齡立志出鄉關，遇劫重洋誓不還。

一子登科財萬貫，盛名錦德遍臺灣。

江擎甫〈星舫公讚⁸²〉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

或許因為受到先祖父「刻苦勤儉、白手起家」的影響，使得江擎甫，並不像其父藻如先生，甘於終身以微薄束脩之教育事業為職志。於執教職外，仍一再嘗試創功立業，百折不撓其志。

可惜星舫公筭路藍縷、費盡血汗所創之偉業，於公別世後，不久即毀於生性揮霍且沉迷鴉片菸毒的次子江種德，亦即江藻如之同父異母弟，江擎甫的叔叔手中。此事對擎甫先生影響甚大，這或許就是為何先生對於「創業」這一事，看得如此嚴正的原因，因為恢宏祖業乃為人子孫首當應為之事。另外，先生也常以此為教訓，在其詩文中，反覆諄諄告誡子孫勿重蹈覆轍，在〈鯤溟留影序〉中他就曾語重心長的寫道：

求本溯源是人生不可或缺之應做行事，祖先畢生奮鬥、刻苦忍耐，成家創業以留給子孫，而子孫應該發揚光大，最小必須守成保留。如果子孫不務正業傾家盪產，則等於先代之罪人……

⁸⁰ 江擎甫撰〈公忠厚之回饋〉一文提及：臺省前無織布廠，各色布料均來自大陸，而從鹿港進口，再以人力挑運至各地，公素愛護挑伕，每次工資均混入價值高的足烏錢，俗稱為金框錢，故挑伕在途中遇雨，都脫衣覆蓋公之布匹，以回饋公之高誼。

⁸¹ 參考自江擎甫撰〈星舫公創業之事跡〉。

⁸² 詩後題：「民國七十七年歲次戊辰擎甫敬撰」。

(二) 紹承其父

除受先祖父星舫公之影響外，江擎甫之所以在臺灣文學史上能與許多傑出古典詩人並駕齊驅，不得不歸功於擔任其「漢學啓蒙」角色的父親前清文秀才江藻如，藻如先生籍名生德，號香萼，乳名宏華，別號秋圃。生於清同治二年（西元 1863 年），卒於日治時期昭和四年（西元 1929 年），享壽 66 歲。江藻如爲人忠厚，秉性澹泊，從小就愛讀書，清光緒十九年（西元 1893 年）考進西螺堡縣學文秀才⁸³，本可大展長才，平步青雲。不料，隔年，迂腐無能的清政府即因對日甲午戰爭的失利，於乙未年（西元 1895 年）任憑三兩大臣們的一紙馬關條約，便把臺灣給割讓出去，江藻如原本懷抱著身爲上國文士的驕傲，一下子墮下雲端成爲前朝的遺民棄子。值此國難時刻，也正是檢驗個人操守與辯證國族意識的最佳時機，江藻如飽讀經書，深明禮義，更具有堅守民族大義的風骨，從其賦詩拒領日本人用以籠絡臺灣士紳及文人的紳章，可知其雖無丘逢甲於臺灣民主國敗後，誓不爲日本臣民；洪棄生於乙未割臺後改名隱世以明其志的激烈手段，但拒領紳章、拒絕籠絡的愛國理念及反抗精神，卻是與之相契合。

諸君雅愛感情多，卻報紳章顯我螺。

怎奈賤軀病脊直，折腰不得送迎何。

江藻如〈蒙菊癡芸弟與劉君盛情報拙名領紳章賦此敬辭並謝厚誼〉七絕，

《莢社同人錄》1940 年，頁 1

詩中雖言係因病而無法負荷官場上那送往迎來，鞠躬哈腰的禮數，所以婉拒領取日本人頒的紳章，但有心者不難看出，那只是詩人藉以推辭的「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應是「堅守民族大義」、「不恥折腰事仇」的國族意識。而這種不爲外力而移志所表達出的「折腰不得送迎何」，不正是與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有著同樣令人佩服的勇氣與風骨嗎？

父親江藻如除了爲前清文秀才，以才學、風骨之名受到地方人士尊重，另外他事奉繼母如親娘的孝行德範，更在地方傳爲美談，尊其爲「江孝子」，甚至有人爲其作〈江孝子傳〉⁸⁴一文流傳於世：

⁸³ 見王君華〈雲林教育志初稿〉，《雲林文獻》第 2 卷第 2 期，1953 年 6 月，頁 9。

⁸⁴ 〈江孝子傳〉收錄於西螺魏嘉亨編輯其父魏等如所撰之《輔材詩文集》，頁 30。

江孝子生德，字藻如，號香萼，清之生員也，居雲林縣之西螺。事父母至孝，孝子□⁸⁵歲時，母死，其父續弦□⁸⁶氏，孝子仍以孝事之，克意承志，無稍異焉。會繼母病危，竟日不省人事，魂遊冥間，恍惚中間有人大聲叱繼母曰：「汝孝子奉藥長跪床前，胡不速歸？」醒而視之，果然。未幾，繼母之疾癒矣，知冥冥之中尚知其孝也。

這則孝感動天的故事，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或許有些荒謬與不科學，但是民間傳奇故事透過人與人之間口語流傳轉述後，某些情節被加以神奇化、變異化，似乎也符合民間文學的特性⁸⁷，而不傷江藻如那事奉繼母至孝，奉藥長跪床前事蹟的可貴性。一般民間有句俗諺說：「久病床前無孝子」，一般人要事奉久病臥床的親生母親而無怨懟猶有困難，更何況是無血緣關係的繼母呢！所以由此可知為何民間會對江藻如這種難能可貴的孝行大加讚揚與傳誦，並將之誇大神奇、附會穿鑿，並不無道理。此件地方奇談，經西螺名醫魏照洲老先生親身對江擎甫複述⁸⁸，更添對父親孝親德行之敬重。

江擎甫之先祖星舫公在西螺經營布莊染坊有成，累積了不少財富，購置了許多田產，而這龐大的產業本應由父親江藻如與家叔共同繼承，但江藻如只愛讀書，加上秉性敦厚澹泊，不習慣生意場上那些送往迎來的手腕，故產業多由同父異母的繼弟江種德繼承經營。但江種德不但生性揮霍，又迷上鴉片菸毒，只知日夜吞雲吐霧而不務本業，以致布莊染坊生意日趨下坡，不多時，即將先人辛苦建立之田園產業敗光。〈江孝子傳〉中亦有記載：

繼母有子名種德，性揮霍嗜阿芙蓉，拙於治生。乘孝子往來祖國璋慶⁸⁹間，田園財產蕩廢殆盡，所餘無幾。孝子曾舉此訴苦於其父執，曰「何不報之於官」，孝子曰「知者謂吾弟非為則可，不知者將謂吾無手足情」不忍為也。孝子之能孝且弟也如此。

⁸⁵ 原文缺字。

⁸⁶ 原文缺字，參考連泰宗〈江藻如漢詩研究〉一文後得知江藻如的繼母為張氏。

⁸⁷ 參考胡萬川著〈變與不變—民間文學本質的一個探索〉《臺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市：省文化處，1998年。文中提及民間文學由於是口語相傳，在流傳的過程中，不能像作家文學由文字寫定，而隨著時空流轉，情境改變而時時會有變異。「變異性」因此是民間文學的一個重要特質。

⁸⁸ 參考江擎甫著〈藻如先生之懿範碩德〉一文。

⁸⁹ 璋慶，疑為漳廈之誤。

對於繼弟之惡行，江藻如因性情忠厚澹泊又極孝悌，故雖屢被繼弟佔便宜，卻不計較，祖業被佔後，以設帳教學獲取些微束脩彌補生活，甘守清貧，從無怨言。江擎甫曾作詩盛讚曰：

一襲青衫一代榮，孝親愛弟出真誠。半生抗日辭褒狀，兩袖清風藉舌耕。
身教未曾露厲色，心傳常發大悲聲。儒家道統釋宗旨，采擷由公集大成。

江擎甫〈香萼公讚〉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

（三）追憶母德

江擎甫之母林燕氏，明治元年（西元 1868 年）出生於荊桐鄉望族，賦性溫良賢淑，自歸江家之後，不但精女紅、工刺繡、能紡織，又善事翁姑，勤理家務且敦親睦鄰、與人為善，雖常遭二房妯娌欺凌，後與之分爨又被加取財產，更連粧奩田產都被設計侵佔，但因江藻如為顧及門風與手足之情，不與追究，而林氏亦大方的不加計較，所以雖奩田被佔，但泰然處之，分居後林氏不念舊惡，常以德報怨，故能長壽，於民國四十三年仙逝，高齡八十有六⁹⁰。故江擎甫作〈林太孺人贊〉云：

母德浩大，比擬昔賢。粧田被佔，受害泰然。
不念夙怨，不較前愆。至善鴻慈，唯母雙全。

江擎甫〈林太孺人贊〉古詩，《樹德草廬詩稿續編》

父親一生博讀詩書，所造就的豐富學養，是江擎甫漢學啓蒙的關鍵，然而身教重於言教，更重要的是江藻如視繼母如親娘、視繼弟如手足、分爨吃虧不計較的孝悌表現，加上半生抗日、拒領紳章的亮節高風，及母親林燕氏那「不念夙怨，不較前愆」的偉大德行，才是塑造涵養江擎甫「忠孝傳家」以自勵的最根本之優良因素，也成為了江家最具價值的門風家教。故〈江孝子傳〉一文中對江擎甫有這樣的評論：「其子擎甫，現執教西螺中學，亦能盡孝，有乃父風。」而高齡九十歲的江擎甫於《樹德草廬詩稿續編·又序》一文中，也為自己一生的創作目的下了這麼一個「傳承孝悌門風，創造孝友家庭」的註腳：

冀所撰拙作，務使樵牧能解，更希望現代青年皆能敬愛父母，進而創造孝友家庭，

⁹⁰ 參考江擎甫著〈先慈林太孺人之聰慧賢淑〉一文。

則幸甚矣！

三、羈旅遊歷，眼界大增

中國古諺有云：「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意在強調讀書與旅行都是增長知識與經驗的方法，而西方也有類似的話，聖奧古斯丁有句名言便是這麼說的：「人生如讀書，不旅行的人，只翻了其中一頁。」這句話更是把旅行所帶來的知識與經驗的收穫，評價遠高於讀書，所以羈旅遊歷之詩作一向是中國古典詩歌中的重要主題，而這些特點在江擎甫的身上體現得極為明顯。

（一）臺島之旅

先生一生居處北遷南移，故先生在〈百年一夢之回憶〉文中移居一段，記錄自己素性保守不慣遷移，但一生卻為生活而移居歷十站，故曾感嘆：「居處如貓兒搬家又似浮萍的飄泊，四季如春一年常夏之寶島，未稔何處才是長安之所。」

加上生性又喜遍遊名山大川、探訪名勝奇景，故足跡幾乎遍及臺灣全島，北從臺灣頭的基隆港口南到臺灣尾的屏東鵝鑾鼻燈塔，山從蓬萊第一高峰「玉山」⁹¹，水至臺灣第一名湖「日月潭」，不僅是足跡親身踏至，更將旅況一一化為詩作，真實記錄臺灣各地山川景色、風土民情：

寫生却少文通筆，負此靈峯感慨頻。

他日擬誇鷗鷺侶，曾為鯤島最高人。

江擎甫〈登絕頂偶成〉七絕之二，《詩報》1940年，235號

詩中雖自慚才陋文疏，恐未能盡述玉山其「靈峰」之美，但對於能以文弱之軀征服高峰，卻讓先生十分自豪。孟子〈盡心上〉⁹²篇中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

⁹¹ 玉山位於臺灣中部的南投縣信義鄉、高雄縣桃源鄉及嘉義縣阿里山鄉交界之處，主峰海拔 3,952 公尺，為玉山山脈中最高的山，也是臺灣第一高峰，更是西太平洋海島群與東亞地區的最高峰，比日本第一的富士山還高，因此，日治時期有「新高山」之稱，氣勢磅礴，雄霸一方。與次高山（雪山）、能高山並稱「臺灣三高」。江擎甫曾親登此山，並留下〈登絕頂偶成〉等多首詩作。玉山相關內容參考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⁹² 摘錄自謝冰瑩等編譯《新譯四書讀本》，臺北市：三民書局，1989年3月修訂再版，頁626。

而小天下。」雖然江擎甫所登的非中國五嶽名山之東嶽「泰山」，但比之泰山，稱雄於東亞的第一高峰玉山，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故詩中對能親登蓬萊第一高峰「玉山」之事，想必也有如當年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豪情壯志，故甚為自豪，更欲以此事誇耀於其詩友。

當年印象腦中明，勝地重遊百感生。

泉水不知人事改，奔流猶作舊時聲。

江擎甫〈關子嶺偶成〉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閉 36 頁

關子嶺位於臺南縣境內，以天然溫泉聞名全臺，開發甚早，早在日治時期即與四重溪、北投、陽明山國家公園並列臺灣四大溫泉，四周又有枕頭山、虎頭山等群峰環抱，風景極佳，每年均吸引許多觀光人潮。詩人曾多次遊歷此地，另有詩作〈秋日攜邨兒遊關子嶺〉即是記攜子初遊關子嶺之事。詩人對此美景印象極為深刻，並且因為美景恆久常存，反道是容易感染詩人而心生「人事已非」之慨，「泉水不知人事改，奔流猶作舊時聲」一聯將無意識的客觀外物，注入了詩人主觀的價值判斷，大大提昇詩作的感染力。

（二）神州之遊

江擎甫雖是出生於臺灣西螺，但祖籍是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父親江藻如原鄉情感濃厚，於其詩文中，不時流露出對家鄉的依戀與親切感，相對之下西螺的家似乎是只是暫時落腳之地或另一個家⁹³，江擎甫二歲時（西元 1902 年），一度隨父親舉家遷回祖籍定居，但不久又回遷西螺，往後又有多次往返臺灣、福建兩地的紀錄，故與父親不同的是，臺灣是自己出生與成長的故鄉，雖然對祖籍福建的老家原鄉情感仍在，但已不再像父親如此濃烈。

壯年後，江擎甫或為創業立功⁹⁴、或為飽覽祖國風光，又屢遊神州大陸，足跡遍布華南、閩中、閩南、廣東諸區域。留下許多詩篇，或記遊、或寫景、或感懷、或思鄉，各有可觀之處，但以羈旅懷鄉之作，讀之最令人動容。

⁹³ 鄭定國所撰寫的〈雲林菸社新出土臺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述略〉，《文學新鑰》第五期，2007 年 6 月，頁 85-86。

⁹⁴ 如前所述欲於福建閩南漳州附近，從事林業墾植事業，故多次前往考察。

(三) 扶桑之行

昭和十四年（西元 1939 年）江擎甫，為治療齒疾，曾擇水路，搭乘大和輪遠赴日本就醫，此次與先生同行的尚有莢社詩友廖學昆（應谷）、廖重光（菊痴）二人。

由江擎甫悉心保存的一紙行前證明文書⁹⁵及一系列發表於《詩報》上旅遊記實的《東遊雜咏》詩作，將先生當年東渡扶桑，療疴養病兼旅行遊歷的過程，或記遊寫景、或思鄉抒懷，一五一十的記錄下來，讓我們能在事過境遷已六十多載的現在，還能隨著詩作〈螺溪曉發〉、〈出基隆〉、〈門司〉、〈東海道中〉、〈上野〉、〈觀櫻〉、〈京都〉、〈鄉夢〉、〈探關門海底隧道〉、〈琵琶湖即景〉、〈橫濱〉、〈多摩川〉…等，重歷當年遊覽景況與心情寫照。

蓬萊踏遍幾重山，南國鄉情尚未刪。

衣上儘多慈母線，宵宵怪底夢臺灣。

江擎甫〈鄉夢〉七絕，《詩報》1939 年，213 號

買醉同登海勝樓，吳腔越調憶蘇州。

此中多半寓公輩，國難當頭不解愁。

江擎甫〈南京街⁹⁶〉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旅 19 頁

這兩首詩發表於日治時期，江擎甫東遊日本時，當時的臺灣已改隸長達四十四年，所以到日本旅遊應是屬於國內旅遊，如果是已被馴化或骨子裡媚日之臺灣人，大概要對日本帝國的進步與繁榮，大讚國力之強大或是大嘆文物之鼎盛吧！而不是心生「宵宵怪底夢臺灣」的懷鄉之感，抑或是基於民族大義而大發「國難當頭不解愁」的棒喝之語。

故可知先生一生雖戮力參加詩社，也大量從事擊鉢創作活動，可以說是舊文學的擁護者，但就其詩作中不時抒發對故土緬懷之論及國家前途茫茫之憂，可知新文學陣營中對舊詩人進行嚴厲批判的人格及道德喪失這些罪條毛病，並未感染在江擎甫身上。

附圖二

⁹⁵ 如附圖二「齒疾治療證明書」圖片。

⁹⁶ 此南京街，雖名南京但不在中國，而是日本關西最有名的華埠「神戶南京街」，以中華料理及食品聞名。



江大緩（江擊甫）1939年（昭和十四年）欲前往日本治療齒疾時所申請之證明書。（江擊甫遺物）

（四）美洲之歷

晚年時期，由於先生教育有方，兒女多碩壯有成，其中七女江韻瑾個性外向，就讀虎尾女中、省立護專畢業後，曾任職於彰化基督教醫院，為護理副主任。但她不以此為滿足，為了充實學識及為創業而準備，一人隻身赴美加州深造，後與黃重明結婚，育有二男一女，又兼營房地產事業，家庭事業兩得意。八女江韻珠，臺北女子師範畢業，曾任教於臺北永春國校，後進修取得師專資格。婚後與彰化二林籍的夫婿謝恢自赴美洛杉磯開創事業，家庭美滿，事業順利。兩位女兒或許從小耳濡目染教養的緣故，似乎都承傳了父親江擊甫積極創業的大志，故在已足以安身立命的基礎上，一為醫院護理副主任、一為國校老師，都還能奮起追求人生更高的自我實現，所不同的是父親江擊甫努力一生，但因時運不濟，屢遭失敗，但兩位女兒則是大展鴻圖，創業有成。更難能可貴的是婚後的兩女兒及兩賢婿都十分盡孝，故江擊甫曾於七十三歲時（西元 1973 年）、八十四歲時（西元 1984 年）兩度前往美國加州洛杉磯與他們團聚，共享天倫之樂，並得以遊歷美洲，飽覽異國風土，體會不同文化，使先生眼界大開，收穫良多。兩次遊歷，先生都秉持以往之習慣，將旅遊過程以詩記之，欲將剎那之美景或感興，化作可傳之恆久之詩篇，誠如國立臺中技術學院所 94 年 10 月 14 日舉辦之「臺灣旅遊文學學術研討會」中開宗明義之主旨所言：「文學是旅遊者優雅的伴侶，為有限的生命途程，留下永恆的紀錄與回憶。」

文學也是最好的旅遊指南，鼓動讀者心緒的期待，並勾勒豐富的行動藍圖。」⁹⁷所以，這些詩作不僅是江擎甫旅途中的文學伴侶，也豐富了我們後進者研究之材料。試錄幾首詩作以觀之：

物質文明孰比倫，家家電化百般新。

潛洋登月都超世，只有人情尚欠真。

江擎甫〈洛杉磯〉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旅7頁

本詩是寫於第一次訪美時，初次造訪美國洛杉磯，見識到西方文明的發達與鼎盛，到處充滿科技產物、電化用品，比之尚在從「以農養工」轉型到「以出口為導向」的臺灣，令詩人心中忍不住發出讚嘆：「物質文明孰比倫，家家電化百般新。」但是，相對的科技為人類帶來許多的便利，進步帶來的許多競爭，同時似乎也疏離了原來純厚的人情、澆薄了尚稱真誠的人心，所以詩人也不免要為之嘆息「潛洋登月都超世，只有人情尚欠真。」

無垠無際萬千頃，桃杏葡萄遍地栽。

到此胸懷寬似海，夜郎小見愧蓬萊。

江擎甫〈農場〉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旅2頁

這首詩是寫於第二次訪美時，江擎甫於此首詩題下自述：寶島之果園，最大者不過數十公頃，比之加州則相形見絀⁹⁸，先生自己年輕時也曾經向銀行貸款購得臺西鄉牛厝農地三十一甲經營農場，也曾於臺中北屯廓子里購丘陵地經營果園，本以為已是規模宏大之產業，沒想到比之加州農場動輒上千頃之廣大面積，可真正見識到何謂「夜郎自大」之陋見。

歸納兩次旅遊詩作可以得知，第一次遊美時，先生雖高齡七十三歲，但我們推測他身體還甚健朗，原因一：詩作高達三十一首，遊歷之觀光景點也達十一處，包括有了著名的狄斯奈樂園、劍頭湖、韓廷屯博物館、玫瑰墓園…等。原因二：這次旅遊，先生能有系統的從日本東京轉機記起，飛機橫越太平洋時，有感而發而作〈太平洋即景〉二首，抵美之後，將四處遊歷的地點都一一用詩記錄下來，因遊美期間，正逢歲更之時，也引

⁹⁷ 臺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編《臺灣旅遊文學論文集》，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6年6月，頁360。

⁹⁸ 「絀」字，江擎甫筆誤作「拙」。

發了詩人懷鄉之情，而寫了〈除夕〉、〈元旦〉、〈不寐〉三首詩，以誌鄉愁。最後，又詳錄回國日期，及與女兒女婿話別之詩作。第二次訪美時，距上次已歷十一個年頭，先生已高齡八十四歲，身體似已不像十一年前之硬朗，故所錄之詩作僅十八首，遊歷之景點也僅有謝可亞國立公園及威爾遜山二處，其餘多是聚餐烤肉、生辰時節、聚散離別之感興之作。

如果真如聖奧古斯丁所說：「人生如讀書，不旅行的人，只翻了其中一頁。」那麼江擎甫一生或為創功立業、或為居家遷徙，抑或是生性喜愛遊山玩水，其臺島之旅、神州之遊、扶桑之行與美洲之歷所建構出的旅遊經歷與創作出的寫實詩篇，則必大大增加詩人生命的廣度與詩作題材的廣度，所以由此看來詩人必定已將的生命之書閱讀大半。

附圖三



江擎甫1973年前往美國洛杉磯二個女兒江韻瑾、江韻珠家探親時遊覽美洲風光之照片。
(江擎甫遺物)

四、老驥伏櫪，傲骨猶存

三國時代的曹操，曾賦詩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當時已年逾五十歲的曹操，在好不容易打敗袁紹、北征烏桓完成了統一北方的大業後，並未以此自足，仍胸懷更遠大的夢想：欲一統全中國，故揮筆寫下此詩以壯其志。而「老驥伏櫪」這種年雖老、志未減的精神，恰也正是江擎甫終其一生奉獻於古典詩壇、戮力於漢詩創作的最佳寫照。從底下這首〈七十書懷〉一詩中就可見一斑：

杖國年華似杖朝⁹⁹，鬢毛半白齒全搖。雄心乍減仍磨腦，傲骨猶存恥折腰。

事為健忘多彷彿，境因善感轉蕭條。衰軀投老應知足，壘塊奚須藉酒澆？

江擎甫〈七十書懷〉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54 頁

「杖國年華似杖朝，鬢毛半白齒全搖。雄心乍減仍磨腦，傲骨猶存恥折腰。」乃是先生自言年雖七十，卻似八十歲一般鬢白齒搖，一付老態龍鍾的樣子，年少時的雄心壯志已隨年歲增長而乍減，但為「移風矯俗」仍未敢息肩，每每磨腦戮力於古典詩創作，年逾七十的自己雖年老體衰、雄心乍減，但一身傲骨，不容許因任何外力影響而有所改變。

那到底是什麼力量支撐著江擎甫，在傳統文學倍受冷落與謗毀的新時代裡，仍欲以一伏櫪之老驥，逞千里之壯懷，且有自信能不因外界毀譽而「折腰」的傲骨呢？那就是如他《樹德草廬詩稿續編·又序》一文中提到的，自己生於「父賢母慈之家，恆承倫理道德之薰陶，接受立身行道的教養」所培養出的處世方針，筆者認為即是「忠」、「孝」兩個中心思想。

（一）盡己之忠

「忠」非單指民族大義、國族思想，而應是具有更廣大的意涵，即所謂「盡己之謂忠」，也就是盡己之力為己為人，都是「忠」的實踐。所以閱讀先生的詩文，一生的詩作中，常可見這樣的信念出現於詩句中，如詠物詩、詠史詩中隱含那「堅守民族大義，發揚愛國精神」的忠、或者是時事詩中「批判時政、匡正風俗」以維護社會正義的忠、抑或是閒詠詩中「無補蒼生愧筆耕」¹⁰⁰、「腦筋初鈍詩猶詠」¹⁰¹、「立身固執守愚魯，矯俗堅持出坦誠」¹⁰²那種堅持到底，老驥伏櫪般盡己之責的忠。以下羅列幾首詩作，來觀察印證之：

每首詩為記事珠，是非曲直判由吾。

求真學寫春秋筆，彤管朝朝述萬殊。

⁹⁹ 《禮記·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杖國年華代指七十歲，杖朝則代指八十歲。

¹⁰⁰ 摘自〈戊寅元旦書懷〉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1990年編次，閑 26 頁。

¹⁰¹ 摘自〈八十書懷〉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1990年編次，閑 53 頁。

¹⁰² 摘自〈八十生辰書懷〉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1990年編次，閑 53 頁。

江擎甫〈隨遇〉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12 頁

用詩來記錄事情，書寫大千世界，或許不難，但要做到「是非曲直判由吾」的傲骨，及「求真學寫春秋筆」的堅持，則非有堅定不移的創作中心理念不可，這就是忠於自己的體現。

鯤島歡騰卅一年，馬關舊恨化雲煙。

會當跨海神州去，掃盡胡塵靖大千。

江擎甫〈丙辰國慶〉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7 頁

這首詩是做於民國六十五年（西元 1976 年）雙十國慶之時，是年正逢戰後三十一週年，對於昔日馬關條約割臺之憾恨已不復當年，但先生以七十六歲的高齡，卻猶能有「會當跨海神州去，掃盡胡塵靖大千」之雄心大志，寧不論「掃盡胡塵」解救大陸同胞的統一理想在從現代角度來檢視是否合宜，以先生對國家那份「老驥伏櫪，壯心不已」的澎湃熱烈的愛國情懷，也真值得佩服。

（二）無私大孝

「孝」也非狹隘的指孝順父母，而應該是從孝順父母、尊敬長輩做起，進而能發揚「推己及人」、「民胞物與」的大孝精神。正如前面所述，江擎甫自小受自先父江藻如「孝親愛弟出真誠」德性的薰陶，屢以傳承「孝悌門風」為己任，首先從自我出發，希望能做到「清夜捫心重檢點，幸無劣蹟污塵寰¹⁰³」不辱江家門風，再則，創作〈勸孝〉、〈說孝〉…等詩作，對於「輕父母，重妻子」的時代現象，提出語重心長的評論，希望能盡一己之力，重振道德倫常觀念，矯正社會不良風氣。

最後，並能時時觀照到普羅大眾、芸芸眾生，將對家人父母的愛，轉化為對社會弱勢的關懷。

朔風凜冽雪凝團，祭罷新詩臘鼓闌。

願借綈袍千萬襲，不教大地有孤寒。

江擎甫〈天寒歲暮〉—瀛社月例會，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22 頁

¹⁰³ 摘自〈捫心〉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1990年編次，閑 11 頁。

在天寒歲暮時節，參加詩社例會的先生，用真性情寫下此詩句：「願借綈袍千萬襲，不教大地有孤寒」充份流露出詩人那悲天憫人的胸懷，或許江擎甫是希望能藉此拋磚引玉，喚醒詩友在閒吟誦詠之餘，不要忘了自詩經國風所樹立的「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及新樂府詩那「惟歌生民病」的社會責任。

(三) 無愧天地

正因有「忠」、「孝」兩大中心思想做支柱，故使江擎甫能在外族統治的日治時期，能做到不隨波逐流、逢迎媚日，而能始終保有堅守「民族大義」的人格操守。臺灣於戰後，雖已無身為異族統治的遺民反抗，但卻又面臨國家分裂，大陸赤化的新國難，「如何勝利朞年後，猶有烽煙繞舊廬¹⁰⁴」正是詩人對此一時勢所發的感嘆！此後，在政府刻意宣導提倡下反共文學¹⁰⁵大行其道，先生雖未直接參與，但受到當時反共抗俄「全民運動」的制約影響，故也有「會當跨海神州去，掃盡胡塵靖大千」如此制式化的樣板詩句。

萬卷詩書貴立言，金章紫綬不為尊。揚華摛藻移民氣，煮史烹經孕國魂。

辨證釋疑關世運，效忠學孝報邦恩。咬文嚼字君休笑，一片精誠在負暄。

江擎甫〈讀書報國〉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54 頁

這首〈讀書報國〉之詩作，寫於 1970 年（民國 59 年），當年江擎甫已高齡七十，這首詩可視為其一生躬耕於漢學園地時，所抱之理念與所持之態度的總覽，對於詩人創作理念與時代關係之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線索與明證。「萬卷詩書貴立言，金章紫綬不為尊」可見出其對古典詩創作所抱持之動機與態度。「揚華摛藻移民氣，煮史烹經孕國魂。辨證釋疑關世運，效忠學孝報邦恩」則表明本著知識份子的良知與責任，希望用古典詩創作以端正社會風氣，振興國族精神。最後從「咬文嚼字君休笑，一片精誠在負暄¹⁰⁶」則可見其視古典詩文創作為終身志業的堅持與用心，得知江擎甫對於古典詩人所應負起之社會責任，是不會因外在的嘻笑辱罵而改變初衷的。

¹⁰⁴ 摘錄自〈即事〉七絕二首之一，《樹德草廬詩稿續編》1990 年編次，閑 23 頁。

¹⁰⁵ 反共文學為臺灣 1950 年代特有的文學型態，另外也有戰鬥文學的別名。此種將反共產黨或者反中國共產黨當成文學唯一主軸的作品，除了受到戰後遷臺之國民政府的支持外，也普遍受到 1950 年代以漢文為母語的外省族群青睞。

¹⁰⁶ 語本列子楊朱：「負日之暄，人莫知者。」指願將接受日光曝曬如此美好之事物與人分享。後比喻自己欣賞的事物推薦給別人，卻無法獲得認同，亦可用做人對所獻東西或意見的自謙之詞。

江擎甫，一生經歷新舊時代的衝擊，後半生更身處於傳統文學逐漸沒落衰微的時代，但他仍能秉持傳統中國文人以詩文「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堅持，終身創作不輟，雖然偶爾也會語出有「萬事從今應認輸，樹人樹木莫希圖」¹⁰⁷如此負氣的話，但是總能心念一轉「悟徹世間艱巨事，精神一到總無難」¹⁰⁸，筆者深信此即是對其創作之中心理念「忠孝」之堅持所致。

縱觀細論江擎甫一生，除紹承乃父江藻如「忠孝傳家」之門風家教，作為其創作之中心思想。參加莢社後，更奠定了深厚的漢學根基，影響其日後能深耕於漢學天地中，而終身不輟，年過九十仍有作品，故著述等身，所遺之文稿詩稿不下千篇。詩人除從事百年樹人之教育事業外，更欲遠邁其先祖父星舫公「白手起家、建功立業」的大志，故一生奮力不懈的積極創業，然因天運不濟、時機不合，終難有成。所幸詩人個性樂觀，並未以此為苦，復又善於養生，故能長壽，同時教養子女有方，使其能為社會服務有所貢獻。雖然江擎甫一生因欲創大業，卻屢遭挫敗，因住所遷移多次而自嘆如浮萍之飄泊，但或許也因為創業失敗所帶來的磨難，移居所帶來的遊歷，而豐富了先生的人生經驗及擴大了詩人的視聽眼界，因而造就了江擎甫詩作內容的多元性。

¹⁰⁷ 摘錄自〈了悟〉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30 頁。

¹⁰⁸ 摘錄自〈即事〉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41 頁。

第三章 詩社參與及交友網絡

臺灣古典文學的起始於明末遺民沈光文（1612~1688），沈氏字文開，別號斯菴，浙江鄞縣人。官至明太僕寺卿，明亡後積極參與勤王及抗清活動，但終難力挽狂瀾於既頹。十七世紀中葉遇颶風飄洋來臺。後因鄭克塽降清後，決心終老臺灣，成為最早長期定居在臺的漢族文人。他不但設帳教學，為臺灣種下漢文學的種苗，諸羅縣令季麒光曾大加讚譽：「從來臺灣無人也，斯菴來而始有人矣。臺灣無文也，斯菴來而始有文矣。」而且其著作品質高、流傳遠，成為後來臺灣文學史上重要之文獻資料，故全祖望稱其為「海東文獻初祖」。更重要的是沈光文與諸羅縣令季麒光、臺灣縣令沈朝聘、會稽陳元圖、金陵趙蒼直、林貞一等十四人，於 1685 年共組「東吟社」（1685~1686），為臺灣第一個詩社¹，該詩社壽命雖不長，但上承明末文人結社的餘緒，詩人藉著組織詩社，糾集同志，托詩言志，以蘊藉國魂、抒發遺民情懷的精神，穿越過二百多年的時空，在日治時期的「莢社」再一次的開花重現。誠如莢社詩人黃文陶於《莢社同人錄》輯成時所撰寫的序文所述：

戊午年春，予懸壺螺浦，同學應谷、耕雨、夢蕉、啟塞、和衷、任菴、逸陶等諸君子，每於花朝月夕，互相過訪，或煮茗論文，或擊鉢吟詩，備極興趣，亦一時之韻事也。繼而諸同人大慕東社之遺風，組一團體，號稱同芸。

第一節 詩社參與

一、詩學啓蒙與奠基的西螺莢社

莢社是江擎甫第一個參與的詩社，也是參與時間最長，參與期間創作最多的一個詩社，故可以說是其詩學啓蒙與奠基的關鍵詩社。

¹ 參考自《臺灣歷史辭典》，施懿琳撰稿之〈東吟社〉詞目，頁 457。

(一) 莢社發展之沿革

莢社實際成立是在日治時期 1920 年（大正 9 年），其前身爲「同芸社」²，創立於 1919 年（大正 8 年）3 月，當時適逢臺灣各地詩社相繼設立，原本是一群雅好詩文的諸同人³共聚一堂，藉由品茗論文或擊鉢吟詩，希望能在異族鐵蹄的打壓下，仍能透過詩社的運作，以維繫國學於欲墜，並藉以宣揚祖國文化，孕育國魂。⁴

隔年（1920 年）因社員人數增加，組織擴大，其當時之社員有⁵：黃文陶（竹崖）、李廷通（啓塞）⁶、廖心恭（和衷）、魏等如（任菴）、廖發（長春）、廖學昆（應谷）、江擎甫（耕雨）、廖重光（菊痴）、廖學枝（逸陶）、鐘金標（步雲）、廖學明⁷（夢蕉）、張英宗（杰人）、黃清江（明心）、張清言（新鶯）、陳元亨、蘇茂杞（鴻飛）、張李德和（蓮玉）等人，於是議定改社名爲「莢社」，乃因莢草（鹹草）爲西螺地區常見之植物，取其莖中實而赤，寓意詩人非但要以發揚文藝爲宗旨，還應具丹心報國之懷抱⁸。

西螺莢社之創立乃可說是雲林騷壇之先聲，嗣後，因愛國情緒的瀰漫與高漲，流風所及，各地相繼仿效，紛紛成立相關之詩社組織，也因爲詩社眾多，故詩社之間的交流也日益頻繁起來。莢社創社之初，不僅社員間之定期聚會頻繁，而且活動豐富，另一方面社外之交流亦十分頻繁，1922 年 12 月 6 日爲了與全臺詩人做詩學的交流與研究，莢社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刊登出向全臺徵詩的消息：

西螺街青年有志。為保存漢學。自數年前。倡設莢社。互相研究。詩學。因乏斯道碩學之指導。此回決議自此向島內徵詩。以作他山之助。諒各地騷人墨客。不吝珠玉。而多寄稿。第一期次序如左

² 江擎甫〈莢社沿革〉，《雲林文獻》創刊號（1952 年），頁 68 中，稱爲「芸社」。另外，黃文陶乙亥年（1935 年）爲《莢社同人錄》輯成所撰寫的序文與程大學主編《西螺鎮志》，頁 8-62 則都稱爲「同芸社」。亦有稱之爲「同芸會」，如吳景箕所撰〈斗山吟社之沿革與臥雲齋〉，《雲林文獻》創刊號（1952 年），頁 63。

³ 當時參與同芸社創社的人員，有多種不同版本的說法：一、黃文陶於 1935 年《莢社同人錄》輯成之〈序〉中所列出之「黃文陶、廖學昆、江擎甫、廖學明、李廷通、廖心恭、魏等如、廖學枝」八名。而江擎甫於 1952 年發表於《莢社同人錄》之〈莢社沿革〉一文則是認爲是「黃文陶、廖學昆、廖心恭、林朝好、文永倡、魏等如、江擎甫、李廷通八位愛好藝文之人士」，共同籌設「芸社」。如以文獻撰寫之時間而言，因黃氏撰寫之時莢社尚有活動，而江擎甫撰寫時，莢社已沉寂一段很長的歲月。另外，江擎甫所列林朝好、文永倡兩人目前都未發現有任何詩作，十分不合理，故黃氏之說法較爲可信。

⁴ 參考江擎甫著〈莢社沿革〉，《雲林文獻》創刊號，1952 年，頁 68。

⁵ 人員名單乃是依據吳景箕著〈斗山吟社之沿革與臥雲齋〉一文中「莢社時代」一段所載，《雲林文獻》創刊號，1952 年 11 月（後由成臺北成文出版社重刊，一、二卷合訂本，1983 年 3 月），頁 65。

⁶ 吳景箕著〈斗山吟社之沿革與臥雲齋〉一文中「莢社時代」一段所載原文爲「李連通」，乃是李廷通之誤。

⁷ 吳景箕著〈斗山吟社之沿革與臥雲齋〉一文中「莢社時代」一段所載原文爲「廖學銘」，乃是廖學明之誤。

⁸ 參考廖學昆主編：《莢社同人錄》，嘉義市：弘文堂出版社，1940 年，黃文陶所撰之〈序〉文。

題目 餞菊（七絕先韻）
期限 限至十二月末日截收
交卷 西螺街豐成號廖應谷收
詞宗 未定
贈品 十名內均有薄贈

當時獲得相當大的迴響，共得詩 445 首，社內李廷通、江擎宇分別獲得第二、八名，可說是一次很成功「詩社外交」。同時爲了拓大開展詩社間之互動交流，莢社於 1923 年（大正 12 年）秋加入嘉義廳轄內一市（嘉義市）、六郡（嘉義郡、北港郡、東石郡、新營郡、虎尾郡、斗六郡，當時的西螺屬虎尾郡）十詩社之聯盟—嘉社。⁹此後每年定期召開大會，提供了詩社及社員相互聯誼交流之管道，對於社員詩學之涵養與視野之開展有很大的幫助。

莢社創社之初原是延聘西螺鎮宿儒江藻如（秋圃）擔任主講，並任詞宗，指導社友詩文。1926 年（昭和元年）3 月，原任詞宗江藻如因年高體弱，不堪社務之勞累，數度請辭詞宗之務，同仁體其情事，遂同意其請，並煩請江秀才協助另覓新詞宗以代之，乃推薦（斗六）臥雲齋黃紹謨（丕承）代其職。當時黃紹謨正於斗六設帳授徒，傍任「雲峰吟社」之詞宗，原本無意答應莢社同人之敦請。幸賴江藻如親裁一札書信，書信內容真摯動人，黃紹謨接讀後不禁泫然落淚，遂欣然允諾其請，〈就螺陽講場偶作〉一詩中，記錄著他初至西螺講學的一段回憶：

五十九年新嫁婦，滿堂賓客盡生疎。

可能老醜如人意，相見無忘識面初。

（「盡」生疎，原作「儘」乃「盡」之誤。）

黃紹謨¹⁰〈就螺陽講場偶作〉七絕，《莢社同人錄》，頁 106

自 1926 年（昭和元年）3 月起至 1931 年（昭和 6 年）年底，黃紹謨設館西螺計滿五年，此即「臥雲齋」西螺講學時代之時代。黃紹謨進入西螺指導詩文後，由於斗山之帳辭之不去¹¹，故常常往還西螺斗六間，雖甚忙碌，但亦是其得意之時，而其在西螺期間，

⁹ 參考江寶釵著《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市：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 年 6 月，頁 245。

¹⁰ 《莢社同人錄》頁 105 將「黃紹謨」誤植爲「黃詔謨」。

¹¹ 程大學主編《西螺鎮志》第八篇〈民俗藝能與文藝〉，頁 8-65 提到此段歷史「當時學習人數約 32 人左右，

始終在環境優雅的廖學昆舊宅「榕齋」設絳講學，當時來此學習漢文人數自廖學昆、廖東義以下大約有 32 人左右。¹²

1929 年（昭和 4 年）11 月 17 日，莢社首任詞宗江藻如仙逝（1863 年至 1929 年），享壽 66 歲。江藻如為前清文秀才，且為莢社首任詞宗，指導社友詩文，即使晚年因老病交至請辭詞宗，但仍任莢社顧問，直至仙遊為止，對於莢社的發展與漢學傳承之貢獻，可謂居功厥偉。

1931 年（昭和 6 年）冬，黃紹謨辭館將離開西螺鎮，五年的執教生涯讓他與莢社吟朋與榕齋御學友，有很深厚的師友情誼，故賦詩以示留戀不捨之情：

聚首¹³螺陽已五年，一朝分袂感¹⁴情牽。吟朋莢社多先達，學友榕齋起後賢。

古柏蒼蒼娛歲晚，夭桃灼灼競春妍。吾儕道義應磨礪，永願無忘翰¹⁵墨緣。

黃紹謨〈留別莢社吟朋及榕齋御學友〉七律，《莢社同人錄》，頁 109

莢社成員廖重光（菊癡）則依其原韻，和詩回贈，以表惜別之意：

宏張絳帳五更年，頽廢斯文一線牽。汲汲啟蒙傳後學，循循誘掖類前賢。

榕齋垂蔭春風好，莢社增輝旭日妍。仰止斗山猶咫尺，過從長願結因緣。

黃秀才除指導詩文外，亦擔任了莢社詞宗，並且辭去斗山之職，是因黃丕丞感責任之重大，專心一意之緣故。」乃是依據吳景箕著〈斗山吟社之沿革與臥雲齋〉一文中「莢社時代」一段所載：「當其入螺陽也，始終一貫下塌於應谷氏舊宅榕齋，地饒花木，堪供吟嘯，乃設絳講學於此，當時執贄而問經者，廖學昆廖東義以下數至三十二人，兼為莢社詞宗，而且斗山之帳，辭之不去，是以先生於是乎感責任之重大，……」而郭麗琴《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又是參考《西螺鎮志》之相關說法而成「詔（為紹字誤植）謨進入西螺除指導詩文之外，亦擔任莢社詞宗，為專心一意於『莢社』並辭去斗六斗山吟社之職，可見其情深意重。」此種兩種說法是因其未細讀原始文獻之上下文關係，而導致之誤解原文「辭之不去」乃辭去斗山之職。而郭氏之誤讀更深，其將吳氏之「而且斗山之帳，辭之不去」誤解為辭去斗六斗山吟社之職，如果郭氏有細讀吳氏前文，則應了解 1926 年黃紹謨接受莢社之請時，斗山吟社早已於 1925 年春改組為雲峰吟社不復存在，「斗山」乃「斗六」之古稱。茲列出接上述〈斗山吟社之沿革與臥雲齋〉之原文為「而且斗山之帳，辭之不去，是以先生於是乎感責任之重大，頻繁往還西螺斗間，此一時代雖為臥雲多忙之日，同時也是臥雲晚年得意之時也。」及另一段相關之文「民國十五年三月，西螺莢社以前之詞宗，為老病交至，不堪其事，至是乃自薦臥雲齋代之，是以雲峰吟社存續期間中，臥雲曾往還斗六西螺間……」。

¹² 參考吳景箕著〈斗山吟社之沿革與臥雲齋〉一文中「莢社時代」一段所載，《雲林文獻》創刊號（1952 年），頁 65-66。

¹³ 程大學主編《西螺鎮志》第八篇〈民俗藝能與文藝〉，頁 8-65 引該詩，作「囊首」應是誤植，因校其《莢社同人錄》原文及吳氏所引之詩句皆作「聚首」。

¹⁴ 吳氏〈斗山吟社之沿革與臥雲齋〉，頁 66 引該詩，作「感情牽」。而《莢社同人錄》原文則誤作「感情牽」。

¹⁵ 吳氏〈斗山吟社之沿革與臥雲齋〉，頁 66 引該詩，作「翰墨緣」。而《莢社同人錄》原文則誤作「翰墨緣」。

廖重光〈謹次黃丕承先生留別韻瑤呈作紀念〉七律，《莢社同人錄》，頁 53

從這兩首和贈之詩，可以看出黃紹謨與莢社詩友及榕齋學友之間那份以傳承漢學所構築出的真摯動人的師友情誼。

三年後，1934 年（昭和 9 年）陰曆 6 月 24 日，黃紹謨病逝於臥雲齋館內，享壽 67 歲。其逝世後莢社社員蘇鴻飛（茂杞）曾賦詩弔之曰：

斗山忽墜少微星，天喪斯文太不情。末世文章無後起，千秋師表失先生。

停車問字懷當日，剪紙招魂費五更。淒絕音容成永隔，騷壇從此孰為盟。

蘇鴻飛〈吊黃紹謨先生〉七律，《莢社同人錄》，頁 120

1935 年（昭和 10 年），爲了慶祝莢社創立十五週年，乃集十七位社員、二位顧問，共計收錄十九人之詩作一千二百餘首彙編成書，名爲《莢社同人錄》，永茲紀念。其內容精彩之處，被喻爲堪與唐末名家之作相媲美。¹⁶黃文陶於輯成之時，特作乙〈序〉，以記此盛事，並認爲此書之集成，一則可以永爲留念，二來將有助於後世研究者文獻之稽考：

曾幾何時，寒來暑往，週而復始者十五矣。其間和唱題目，有記山水烟霞者，有咏人物時事者，網珊琢玉，雅俗兼收，第恐年湮代遠，散逸無蹤，因而習俗風氣之淳薄，物資景色之異同，無徵不信，又孰從而稽考焉。乃集各人舊稿之尚存者，蒼萃成編，一則永作紀念，二則俾後世採風問俗者，可以爲文獻，是亦生斯世長斯地者之義務也。

日治晚期，因爲 1937 年「蘆溝橋事變」日華戰爭全面爆發，臺灣因是日本殖民地，故也被捲入戰時體制，加上 1941 年日軍偷襲珍珠港，這次襲擊徹底地將美國捲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讓臺灣成爲了日本的代罪羔羊，成了美軍戰機轟炸的目標，在此惡劣的環境下，莢社活動已進入蕭條期。¹⁷戰後，莢社之成員由於時代背景更易，以及社員四處分散，故再也沒有聚會吟詩的活動了。雖然曾經一度於 1952 年（民國 41 年）有詩社聯

¹⁶ 參考程大學主編《西螺鎮志》第八篇〈民俗藝能與文藝〉，頁 8-65。

¹⁷ 據目前出土的《莢社詩稿》最後一次詩稿抄錄則是 1938 年（昭和 13 年）舊曆正月初八日的莢社第十九回定期總會擊鉢吟會；而目前所蒐集到報刊上刊載莢社活動最後的日期及活動是：《風月報》1938 年，第 65 期，所刊有關 1938 年新曆 5 月 4 日，爲送廖學昆君東渡旅行所開擊鉢吟會；《莢社收支簿》中最後一筆記載的即是 1940 年（昭和 15 年）《莢社同人錄》付梓出版的收支情形，其後再也沒有相關紀錄可查，似乎詩社活動隨著戰事惡化而蕭條了。

誼會成立，但終究如曇花之一現，「葵社」也就這樣湮沒於時代的洪流中了，成爲一個歷史名詞。

（二）詩社運作的參與

葵社成立後，其詩社運作方式，乃是每年定期召開總會一回，每個月則舉行課題一回，並托島內詞宗評選，並舉行擊鉢吟會一回，但如遇適當之時，亦可臨時另開詩會。¹⁸經筆者翻查南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室所藏之《葵社收支簿》¹⁹一所記載之年份爲 1927 年（昭和 2 年）至 1940 年（昭和 15 年），長達十四年間，重大的葵社歷史紀錄²⁰，查到在 1927 年（昭和 2 年）社員名冊、1928 年（昭和 3 年）葵社第九回定期總會出席社員紀錄、1930 年（昭和 5 年）葵社滿十週年內祝紀會出席者錄、1931 年（昭和 6 年）葵社第十二回定期總會一直到 1938 年（昭和 13 年）葵社第十九回定期總會，這十一年內的出席社員記錄上，皆可見「江擎甫」之名紀錄於其上，所以詩人對於葵社活動參與之熱忱與用心，由此可見。

另外，詩社運作的維持，則端賴社員所繳交的社費²¹，以應一切開支，就葵社收簿內所詳錄的收支明細得知，江擎甫在這十年內（扣除昭和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因這些年度未記載任何一位社員繳費紀錄），除繳交定期之全年社費外，也贊助創社十週年、十五週年時臨時徵收之費用，可見其對詩社參與之熱情。

再者，昭和十年（1935 年）葵社十五週年紀念，發行的《葵社同人錄》內，亦收錄有擎甫的絕律詩共一百首詩作，收錄之詩作數目僅次於廖學昆的 115 首及蘇鴻飛的 111 首，由此也稍可印證其參與詩社活動之活力。一直到 1952 年，在《雲林文獻》創刊號內刊登江擎甫所撰寫的〈葵社沿革〉一文，將葵社創社沿革、創社理念及詩社貢獻，以一位實際參與者的所見所聞，詳實的以文字記載下來，成爲後輩欲研究葵社時，所必參考的第一手文獻資料，其對西螺地區古典詩及葵社研究貢獻不可謂不大。

¹⁸ 依據《葵社收支簿》所錄葵社社則第三條「實行」所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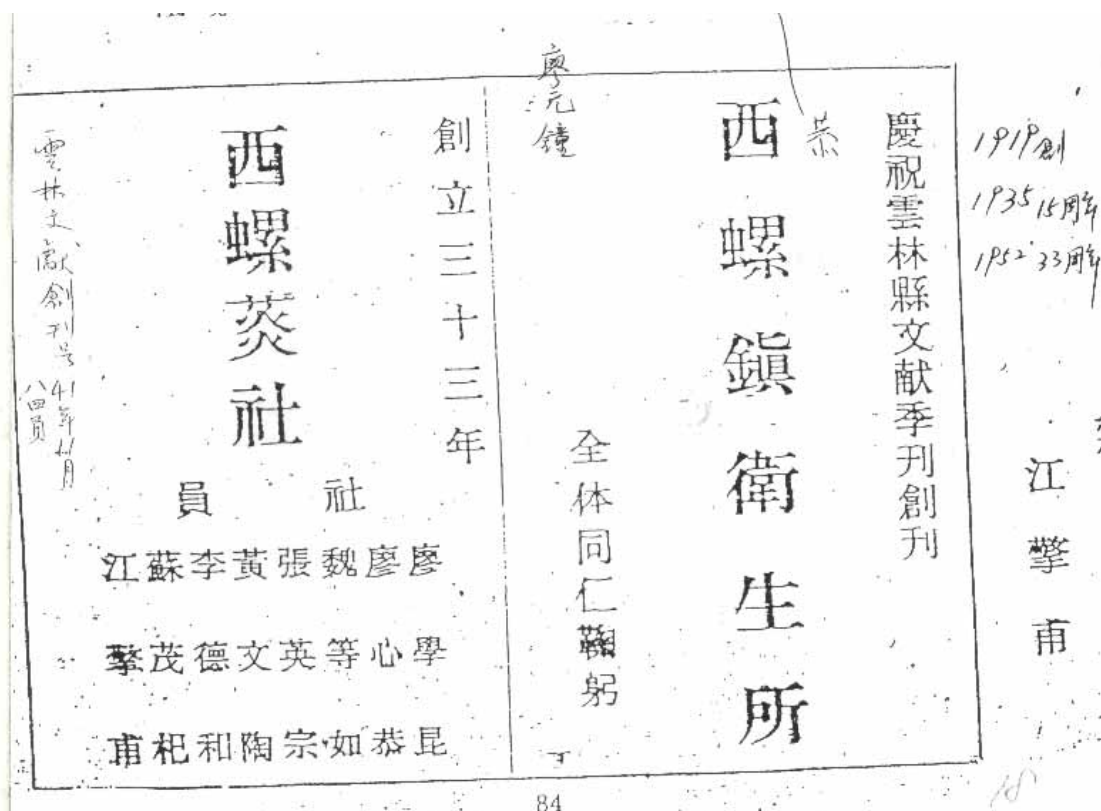
¹⁹ 《葵社收支簿》雖名爲收支簿，除詳載歷年收支名細外，尚附有創社源起之序文、葵社社則、歷年社員名簿、聚會出席社員紀錄…等，是研究葵社極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²⁰ 記載之日期始於 1927 年（昭和 2 年）舊曆正月 19 日至 1940 年（昭和 15 年）新曆 1 月 27 日，長達十四年，但其中缺 1939 年紀錄，而 1940 年也僅記與《葵社同人錄》付梓出版的二件事。

²¹ 《葵社收支簿》所錄葵社社則第六條「社費」：每年各社員捐金貳圓，其他遇必要之時得臨時徵收。

在莢社從草創到蓬勃發展，一直到戰後，由於時代更迭，社員流散，而逐漸沒落成爲歷史名詞的這三十三個年頭裡²²，社員是來來去去，多數人只是蜻蜓點水般的過客，但江擎甫卻能始終如一的戮力參與。一方面是對詩學創作之濃厚興趣，而莢社也適時的提供漢詩創作與發表的園地，奠定了詩人紮實的詩學基礎，兩者相輔相成，一方面莢社成就了江擎甫一生躬耕漢學園地的偉業，而江擎甫戮力的參與並創作也充實了莢社古典文學的養料。

附圖四



1952年（民國41年）刊登於雲林文獻創刊號，頁68上的一則小莢社小廣告，廣告上方為江擎甫先所撰寫刊登之〈莢社沿革〉一文

（三）詩友提攜與指導

參加詩社，對江擎甫來說，一則可以詩會友，拓展人際關係，且藉由與朋友之間的相處增加人生閱歷、吸取處世經驗。尤其當時籌組莢社的八位發起人，彼此輩份雖為詩友同志，但多數年紀都比江擎甫年長，如李廷通（1883-1933）足足大先生 18 歲，廖心恭

²² 從 1919 年西螺莢社前身同芸社成立至 1952 年江擎甫於雲林文獻創刊號上撰寫發表〈莢社沿革〉，期間經歷三十三個年頭，並有創社三十三週年紀念之廣告刊登於下方，如附圖四。

(1890-1972)也年長先生 11 歲，黃文陶(1893-1970)大 8 歲、廖學昆(1897-1961)大 4 歲、魏等如(1897-1966)也是大 4 歲，在這樣的環境下，眾詩友必定會在詩藝技巧與為人處世上給予年輕且閱世不深的江擎甫許多的提攜與指導。

詩友中影響江擎甫最深的應屬黃文陶，江擎甫即曾在文章中如此自述：

余髫齡體衰弱、性卑怯，兼之口語艾艾，影響求學立業甚鉅。後與黃老文陶遊，日夕相處薰陶感染，頓使懦性一變而為強毅，深感榮幸。²³

年少時期個性柔弱的江擎甫，何其有幸能受到同窗畏友黃文陶(竹崖)君之鼓勵與鞭策，頓轉柔弱卑怯之個性，而能成為不甘雌伏意志飽滿的強者，漸漸展現出獨立創業及創作的才華。從兩人彼此酬唱贈答的詩作中，便可以體會出何以黃文陶之行誼能成為江擎甫仰望及效法之原因：

遠矚高蹈²⁴異常人，瀟灑襟懷絕俗塵。

今日歸來真博士，上池面目又重新²⁵。

江擎甫〈呈竹崖世兄〉七絕二首之一，《莢社同人錄》，頁 40

詩中江擎甫大加讚揚黃文陶，身處於教育機會極不平等與受教管道極為狹隘的日治時期，黃文陶完成臺灣總督府醫學校²⁶之課程，本已能在醫學相對落後的臺灣地區執醫界牛耳，但他卻獨具遠矚高瞻之眼光、瀟灑絕倫之胸懷，毅然負笈至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專研外科深造，經過前後七年的研究後，於昭和七年(西元 1932 年)取得外科醫學博士學位，當時的他已經是四十歲。適逢日本佔領中國東北成立偽滿洲國之際，本欲派其出任滿洲國要職，黃氏義不赴任。最後，本於愛鄉愛土之情懷、回饋鄉里之熱忱，在隔年(西元 1933 年)毅然選擇回到故土臺灣的嘉義重新開設上池醫院，為當時醫療體系貧乏的臺

²³ 摘自其手稿，該手稿目前收錄於《樹德草廬詩稿續編》，1990 年編次。

²⁴ 乃指德行見識超越群倫。語出唐韓愈〈薦士詩〉：「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²⁵ 黃文陶先生於總督府醫學校畢業後，曾於西螺開設「上池醫院」，也因此能結識西螺地區之眾多文人，包括江擎甫。赴日深造獲醫學博士後，回到臺灣，在現在的嘉義市重新開設「上池醫院」。

²⁶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即今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前身)是臺灣歷史上第一所正規醫學校。1895 年 6 月日本人在舉行「始政式」後第 4 天，就在臺北大稻埕創辦「大日本臺灣病院」，從日本派來醫生 10 名、藥師 9 名、護士 20 名。但因當時日本醫生普遍不願意到醫療落後的殖民地臺灣任職，於是便於 1897 年 4 月創辦醫學講習所，以培養臺灣本地人醫師為目地。1898 年 3 月兒玉源太郎總督起用了曾任衛生局長的後藤新平任民政局長之後，1899 年 3 月即創立了本校。之後醫學校曾歷經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臺北醫專)、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的演變。內容參考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灣盡一份心力。他這種學術成就與過人的襟懷在當時教育普遍低落及怕死、愛錢、好面子心態²⁷濃厚的臺灣社會，真可說是「異於常人」。

另外，從以下此首彼此唱和的詩作中，可感覺出兩人情真意篤之相交，與惺惺相惜之友誼，是建構在彼此相互扶持、相互勉勵的情誼之上：

莫怯途窮莫漫²⁸愁，奇才何處不容收。

風雲得會頑如我，猶望隨君露角頭。

黃文陶〈和擎宇兄〉七絕，《莢社同人錄》，頁 11

《竹崖詩選》1967 年 12 月自刊本，頁 92

「莫怯途窮莫漫愁，奇才何處不容收」想必是黃文陶用以寬解遭遇困境、陷入低潮的江擎甫，希望他能振作精神、再接再勵，「風雲得會頑如我，猶望隨君露角頭」如以當時黃文陶與江擎甫之年紀與成就來看，雖似過譽之詞，但細細品嚐後，便能深深體會出黃文陶欲以「畏友」身份加諸「個性怯弱」的江擎甫信心與力量之用心。

除了黃文陶之外，莢社其他詩友如廖重光、廖學明…等亦與江擎甫有深厚之詩友情誼，對於彼此之往來互動，則於文人網絡一節時再詳加說明。

（四）詩藝切磋與錘鍊

江擎甫自小受其父親江藻如影響甚深，傳承漢學與民族大義深植其心，故當西螺黃文陶、廖學昆等士紳對籌組詩社運動，起而鼓之後，江擎甫即以高度的熱忱及十九歲的年輕之姿，與其他七位同好，投身詩社的籌組與運作，共組同芸社，成為創社的八大家之一。而其父親更被延聘為詩社主講及首任詞宗，指導社員詩文創作技巧，父子同在一詩社，一方面為傳承國學而努力，一方面亦師亦友的切磋詩藝，真可說是騷壇之美事，地方之佳話。

²⁷ 1927 年黃旺成（菊仙）在《臺灣民報》上表了一篇〈後藤新平氏的治臺三策〉（1927 年 2 月 20 日《臺灣民報》第 145 號，頁 14-15）時指出：「後藤新平氏在臺灣做民政長官的時候、從臺灣人的性質上發見了三條的弱點、因此要利用這弱點、所以定了治臺的三策：（一）臺灣人怕死——要用高壓的手段威嚇的。（二）臺灣人愛錢——可以用小利惑誘的。（三）臺灣人重面子——可以用虛名籠絡的。」如以這樣的論點，來看黃文陶，則便可見其「異於常人」的人格特質。

²⁸ 慢、謾、漫相通，《莢社同人錄》、《竹崖詩選》皆作「慢」，但詩人通常習慣用「漫」字。

另一方面江擎甫參與詩社後，藉由詩社定期的總會，每月課題、擊鉢吟會及不定期舉行的詩會，來磨練作詩技巧、熟悉各類詩體的作法，這也是奠定作者將來能在古典詩園地中躬耕終身而不輟的基礎。詩人參加例會中課題擊鉢之作品十分多，以筆者目前就南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中心所收錄的莢社詩稿九大冊中整理出詩人在1923年至1938年這十六年期間參加莢社定期、不定期聚會且有作品發表的次數多達一百二十多次²⁹，而聚會中所發表的作品³⁰更多達五百多首。如此頻繁的參加詩社聚會及如此大量的創作古典詩，要說江擎甫是莢社模範生，也是當之無愧。

江擎甫在參加莢社期間，以無比熱忱之心積極踴躍的參與詩社所舉辦之各種詩會活動，且非常用功的習寫漢詩。不僅所創作之作品數量多，質也頗佳，故常獲當期詞宗評選為前三名（元、眼、花），經統計得知獲評為第一名的作品數高達56首、第二名43首、第三名33首，獲選為前三名的作品數共132首，占所發表之作品數之比率約26%，也就是說大約每4首作品中就有1首入選前三名。所以說江擎甫不僅是莢社在積極參與度上的模範生，學業成績也屬名列前茅。³¹

江擎甫參與詩社的時間，正值青壯年時期，此一時期的作品，如果只是在莢社聚會中才應題、應時創作的話，那充其量也不過是個上課認真、出席踴躍的乖學生及「為詩造情」的詩匠罷了，但是從《莢社同人錄》中收錄江擎甫的詩作絕詩六十首，律詩四十首，多達一百首作品中分析，其中是選錄其參加莢社定期不定期聚會之課題擊鉢作品，只不過二十多首，其餘多是旅次即事、農事操作、書憤感舊等與詩人的現實生活有關的作品，由此可證，詩人參加莢社各項詩會，除了紮根基本的作詩技巧，並透過師長、詩友們彼此的切磋琢磨以增長詩藝外，還能將所學活用於日常生活的記錄與抒發胸懷的感興上，使其詩作不會落於只知「吟風弄月」，而不知民間疾苦或流於擊鉢吟等「賦詩遊戲」的窠臼中，而成為新舊文學論戰中，新文學作家眼中那些思想食古不化、自外於時代潮流的老學究。

農家生事苦，心力兩相磨。俗懶鳩收少，村窮鼠竊多。

海風強折麥，社雨³²猛吞禾。隔岸俟開拓，焉能老是窩。

²⁹ 本文所指的聚會是指：每年定期總會及每月課題和擊鉢吟會，或遇適當之時機所臨時加開的詩會。文中所提的次數乃是就南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收錄的九冊莢社詩稿中加以統計出，但因莢社文獻到目前為止並未完全出土，所以筆者推論江擎甫參與莢社的活動紀錄應是多於目前所統計之數目。

³⁰ 所發表的作品包含五絕、五律、七絕、七律及詩鐘等五種。如上所述，江擎甫之詩作應也不止此數量。

³¹ 江擎甫參與莢社擊鉢課題活動情形及其成績表現，可參看文末之附錄（一）。

³² 立春後第五戊日為春社，是中國傳統民間祭祀社神的日子。陸游〈社雨〉一詩即是描寫春社時節，春雨

這是江擎甫自己從事農作有感而發的一首寫實詩作，它並非是莢社聚會時那些限題、限韻、限體、限時間的課題或擊鉢之作，從收穫前忽遇強風豪雨引入感嘆農家看天吃飯那「農家苦、心力磨」的無奈，耕植過程已得面對許多蟲害鼠患，沒想到眼看就要收成，還遇上那「海風強折麥，社雨猛吞禾」，詩人誇大的將海風、社雨具像化為「強烈猛然」吞食摧殘農夫們的心血，以致最後心生「隔岸俟開拓，焉能老是窩」欲另謀生計之感嘆。

在日治時期時，統治者為遂其統治目的，一方面禁書房、廢漢文，大加摧殘國學，欲以日本語文取而代之，藉此想斬斷臺灣與中國文化的臍帶，以達同化之目的。一方面日本政府又刻意附庸漢詩風雅，鼓勵擊鉢吟詩活動來籠絡本土文人，詩社因此成為少數可以修習及傳承漢學的地方，所以有志之士一方面藉由詩社的聚會，與同好切磋詩藝，以延續漢學，一方又常將民族大義隱微於詩句中，以孕育國魂，正如王德威在《臺灣：從文學看歷史》一書中，提到「日據時代初期臺灣詩風盛行，與中國文化、語言教育斷而不絕，息息相關。」³³但隨著統治日久，許多詩社在高壓與懷柔並濟的手段下，有些逐漸喪失了最初成立時的那股「延續國學，孕育國魂」初衷，詩社成為詩人們逃避現實，馳騁文字遊戲的所在，更有少數詩人墮落至以此為夤緣求進、逢迎媚日之道，如此之詩風引起留華的新文學作家張我軍大感不滿，在《臺灣民報》上發表〈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³⁴一文大加痛斥其非：

臺灣為甚麼詩社那麼多？應之者說：因為詩人太多為什麼詩人那麼多？應之者說：因為胸中記得幾個文學的套語、便稱詩人、所以會詩人滿市井。……今日臺灣的詩的出產也是一大宗的貨色了。可是因為有這種理由、所以大都是似是而非、有形無骨的詩、雖多亦不值錢。³⁵

綿綿的情形：「開歲纔幾時，春社忽已及。茫茫草色深，蕭蕭雨聲急。扶犁行白水，不惜芒屨濕。村童更可憐，赤脚牛背立。」

³³ 王德威《臺灣：從文學看歷史》，臺北市：麥田出版，2005年9月，頁85。

³⁴ 本論文乃根據1925年1月1日《臺灣民報》第3卷第1號，頁5-7上之原文標題〈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而不採用一般人常用的〈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主要乃是依據翁聖峰〈建構日治時期台灣語文表達的主體性——從張我軍〈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入手〉一文所提出之看法：「『折下』當是日治時期的用詞，『折下』是戰後用詞，並非日治時期的臺灣用詞，我們不該以今律古，探討張我軍文獻當使用原篇名〈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不該以『折下』代替『折下』。」，文見《2007年臺日學術交流國際會議論文集》，亞東關係協會編，外交部出版，2007年12月，頁163-175。

³⁵ 見張我軍〈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臺灣民報》第3卷第1號，1925年1月1日，頁5-7。（東方文化書局複刊，1974年）

張我軍不僅認為舊文人所作的舊詩都是些「有形無骨的詩」，對於那限題、限韻、限體、限時間的擊鉢詩體，更是毫不客氣的直接大罵「擊鉢吟是詩界的妖魔」³⁶，而掀起了新舊文學論戰的大波瀾。

雖然日治時期「擊鉢吟」的詩作，在新文學家眼中，多採負面的看法，但筆者認為不應如此武斷的加以全盤否定，而應視其創作之內容及創作時之態度而定。

我們從江擎甫一生之行誼及所創作之詩作內容來檢視，不但創作內容大量反應現實生活，頗有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內涵，尤其是他所創作的大量田園雜詩、即事感懷及遊旅詩篇便是代表，即使是課題擊鉢之作也常融入作者主觀之個性並顯現出民族之大義。試舉一首課題擊鉢之作來做驗證：

巍巍形勢鎮南瀛，堪與新高作弟兄。

漫說棟樑孤島少，大材今日遍神京。

江擎甫〈阿里山〉七絕，《莢社詩稿》，1927年

《莢社同人錄》1940年，頁43

前兩句是描寫阿里山高拔巍峨的山勢聳立於臺灣南部的嘉義，其崢嶸的山勢堪與新高山（即現稱之玉山）如兄弟般齊肩爭高。首聯是以寫景入手，但後聯文氣一轉，以敘事手法反駁無知小輩譏諷阿里山多良材是虛有其名，盛讚阿里山的良材因質佳量多，才會被大量砍伐後運往日本做為皇宮、神社等建築的高級建材，表面雖是歌詠阿里山及所產之良木，但如果只以表面的文意來理解這首詠物詩，必定無法觸及詩人內心真正想表達的意含。乙未割臺，臺灣淪為日本殖民地，許多優良物產或高級製品都須強制輸日，一般臺灣百姓只有生產的責任，而無享受的權利。如此具有經濟利用價值的臺灣，卻未得到與日本相同等之待遇，尤其是參政權、受教權及教育資源的分配，臺灣明顯受到許多限制與不公平對待，所以江擎甫對於那些以優秀者自居而譏笑臺灣沒有人才的統治階級，發出強烈的不平之鳴，呼籲日本當局重視臺灣，檢討是否因為不公平之差別待遇，加上次等國民之歧視眼光，而造成臺灣棟樑凋零、人才外流，否則為何昔日臺灣培養出之良材能「大材今日遍神京」，而今日卻反被譏笑「漫說棟樑孤島少」。像這種與林獻堂提倡的「臺灣議會請願運動」³⁷精神暗合的詩作，便是江擎甫詩作具時代性與抗爭性的

³⁶ 見張我軍〈絕無僅有的擊鉢吟的意義〉，《臺灣民報》第3卷第2號，1925年1月11日，頁6-7。（東方文化書局複刊，1974年）

³⁷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的思想舉世風靡，加上同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獨立運動的衝擊。受此影響，

代表，於下一章節中，我們會對詩人詩作的類型與特色做更深入的分析探討。從江擎甫的詩作中，我們很高興看到新舊文學論戰中，舊文學家倍受批判的那些「墮落保守」、「超脫現實」、「將賦詩當遊戲」的缺點在他的身上並未出現。

另外，我們也試著從「擊鉢吟」聚會中所創作的詩作，去探討江擎甫對於詩社參與和課題擊鉢的內在想法與態度：

句不驚人志不撓，推敲永夜興猶豪。

搜奇欲別開生面，豈計篇中一字褒。

江擎甫〈吟會〉七絕，《莢社詩稿》，1927年

這是一首創作於莢社例會擊鉢吟的作品，「句不驚人志不撓，推敲永夜興猶豪」生動具象的表現出吟會現場的真實景況，而江擎甫當然也是那「索遍枯腸」欲得詩中的一員。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擊鉢吟詩成爲主流，是當時詩人養成教育重要的一環，也是彼此創作交流的管道，不參加則可能「孤陋寡聞」，但太著迷則有落於「賦詩遊戲」之慮，「搜奇欲別開生面，豈計篇中一字褒」正是詩人對吟會中詩人爲求掄元奪冠而「搜奇推敲」、「摘句尋章」的自我反思，更是詩人創作理念的自抒。這也是筆者一再提及江擎甫雖主動積極參加詩社活動，也創作大量擊鉢課題詩作，但卻能不爲當時漢詩因漸朝競詩遊戲、人情酬答的歪風所羈的另一明證。

二、詩藝歷練與開展的其他詩社

（一）詩社結盟的嘉社

莢社於1920年（大正九年）更名設立後，除了聚集西螺地區文人雅士、地方士紳能彼此聚合，互通聲氣，藉由吟詠，傳承漢學，孕育國魂。另一方面爲開展詩社活動力，

以林獻堂、蔡培火爲首的臺灣知識階層，於1921年開始了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此次運動主要不是激烈的要求「民族自決」或「完全自治」，而是以溫和的手段希望改隸已逾二十八年的臺灣，能脫離臺灣總督府行政、立法、司法一把抓，得以命令頒佈代替法律權限之惡法統治，獲得與宗主國日本人民平等之待遇，設立臺灣議會，來制定符合臺灣特殊風俗民情的法令。這運動自1921年開始至1934年止的14年間，共提出15次請願，但終究被執政當局視爲「洪水猛獸」而告失敗。請參閱吳三連、蔡培火、葉榮鐘、陳逢源、林柏壽等著《臺灣民主運動史》，臺北市：自立晚報社，1990年第一版六刷，頁107-199。

促進與各社之交流，莢社於 1923 年（大正 12 年）決定加入嘉義廳內之詩社聯盟—嘉社組織。

嘉社之創立乃蘇孝德、賴雨若、林玉書等嘉義地方士紳，循鷗社創立五週年紀念聯吟大會的決議，由嘉義鷗社發起遍邀嘉義廳轄內一市（嘉義市）、六郡（嘉義郡、北港郡、東石郡、新營郡、虎尾郡、斗六郡）等詩社倡議一市六郡下的十詩社，共組嘉社。東邀嘉義市羅山吟社（21 名）、玉峰吟社（11 名）、鷗社（29 名）、朴子街樸雅吟社（13 名）、鹽水街月津吟社（14 名）、西螺街莢社（26 名）、北港汾津吟社（13 名）、新港庄鷗音吟社（11 名）、新營二庄新柳吟社（7 名）、布袋庄鶯社（14 名），共十詩社社友 159 人，1923 年 10 月 17 日，聚會於三山國王廟（即今嘉義市三山戲院舊址），舉行首次聯合擊鉢吟大會。詩社組織，為打破階級之分，故不置社長，舉專務一人，綜理社務，常務三名，理事、評議員、顧問若干名。社課每年春秋兩回，大會每年一次，開於嘉義，或由各社輪值主辦，並於各社所在地召開。³⁸

莢社加入嘉社組織後，各社之間原本較為封閉式的活動，因為新血輪的加入，而別有一番新的氣象，像原本是對社內詩友的課擊鉢課題活動，開始將參與範圍延伸，加入友社的競爭與交流，因而得以嘗試更多元的題材，也激盪出更多優質的詩作³⁹。而各社輪值主辦嘉社大會，更是讓詩社可以藉此做相關行銷，並配合當時報紙刊載報導，提高能見度並打開知名度，如透過主辦嘉社大會的機會，讓西螺莢社這麼一個地方型的小詩社，有機會躍上日治時期發行量最大，發行範圍最廣的重量級報紙《臺灣日日新報》的版面，而獲獎詩作則被刊登於《臺南新報》及《詩報》⁴⁰上與全島各地之詩人進行交流。

西螺莢社曾於 1925 年 2 月 2 日（舊曆正月 10 日）輪值嘉社第三回大會並於次日開莢社創立五週年紀念會，此兩日盛會皆於西螺公會堂舉行，會中並擊鉢催詩，首題〈自鳴鐘〉由鷗社方輝龍掄元，次題〈晴霞〉⁴¹則由江擎甫奪冠⁴²，當時詩人的年紀僅是 25 歲，卻能在眾多詩社及詩友之間脫穎而出，十分不容易；另外，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 1931

³⁸ 嘉社資料參考自賴子清著〈古今臺灣詩文社（一）〉，《臺灣文獻》第 10 卷第 3 期，頁 95；江寶釵著《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市：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 年 6 月，頁 245-246。

³⁹ 依目前出土的莢社詩稿中整理得知，莢社即曾配合樸雅吟社〈孟嘗君入秦〉、羅山吟社〈蒲劍〉、鷗社〈阿里山〉…等各社之社課，舉辦課題活動，如果就漢詩的學習層面來看，可以提高社友參與的興趣並增加競爭力。

⁴⁰ 在《臺南新報》、《詩報》上刊載許多「嘉社」擊鉢課題詩作，並常可見同一詩作分別於這兩份刊物上登載。

⁴¹ 可惜的江擎甫手稿中未有收錄此首詩，而當時之報紙、詩文集經筆者四方搜羅後，也尚未發現該詩作之內容，甚感遺憾。

⁴² 見 1925 年 2 月 9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8889 號，第 4 版。

年嘉社秋季大會再次由蒹社輪值主辦，而原定於八月中召開，但因遇豪雨成災而延至 10 月 25 日（舊曆 9 月 15 日）舉辦⁴³，而蒹社同人為籌備此盛會，還特地於 1931 年 9 月 13 日（舊曆 8 月 2 日）在西螺公會堂預先舉行嘉社第十四回秋季大會前之準備事宜商討會（打合會）⁴⁴，可見蒹社對主辦嘉社大會的用心與重視。同年 10 月，活動結束後，《臺灣日日新報》又報導了此次嘉社秋會，蒹社奪幟的消息⁴⁵，這也證明了西螺地區的文風並不遜於其他地區。⁴⁶

嘉社是個誇社結盟的傳統詩社組織，藉由蒹社參與嘉社這種誇詩社的組織，江擎甫有機會得以結識蒹社以外之諸多同好，實對於其人際關係的建立及視聽眼界的擴大有很大的幫助，而因為參與之詩社眾多，故彌補了地方型詩社因社員較少，漢詩觀摩學習的空間也相較狹隘的缺失，對其詩藝之錘鍊亦助益良多。

巍然片石障東流，逆挽狂瀾歲五週。蠲字橫行雖可痛，麟經再見不須愁。

鉢聲響處驚神鬼，旗影飄時動斗牛。世道人心浮靡極，合將樸雅化全球。

江擎甫〈祝樸雅吟社五週年紀念〉七律，《蒹社詩稿》，1926 年

1926 年（昭和元年），適為同組嘉社之朴子街樸雅吟社創社五週年紀念，江擎甫也以嘉社詩友身分作詩賀之。

浪跡江湖歲幾更，扁舟今又別東瀛。亂中易負青山約，劫後難尋白鷺盟。

烽火連天悲塞雁，秋風滿地寂林鶯。遙知勝會初開日，定有新詩慰客情。

江擎甫〈華南客次寄嘉社諸詞友〉七律，《蒹社同人錄》，頁 48

這是江擎甫因赴華南，浪跡中原，錯過了嘉社定期聚會，於旅途中寫下對詩友的懷念及對詩會的期待：詩人以「亂中」「劫後」、「烽火」、「秋風」營造出一幅羈旅遊人客次他鄉的陪襯畫面，烘托出那深沉濃郁的離情愁緒的氛圍，最後思緒一跳回到故鄉，渴望詩友們參加勝會時，能有新詩可以撫慰遊子思鄉之情，此句乃是仿擬唐代王維名句「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的精神，透過將鏡頭拉回遠方故鄉那最熟悉的「詩

⁴³ 見 1931 年 9 月 28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11301 號，第 4 版。

⁴⁴ 依據《蒹社詩稿第七冊》曾記載蒹社社友於 1931 年 9 月 13 日（舊曆 8 月 2 日）夜在公會堂開催嘉社本期秋季第十四回大會承辦打合會後之臨時擊鉢吟活動。打合，日語乃是商談之意。

⁴⁵ 1931 年 10 月 27 日《臺灣日日新報》第 11330 號，第 4 版。

⁴⁶ 江擎甫遺物中保存有嘉社第十四回大會活動之珍貴照片，讓我們不只藉由報紙文字的刊載，更能實際以照片一睹當年詩會的盛況，如附圖六。

友聚會」畫面，遙想詩友們必定也會將這思念入詩，以慰遠方作客者之離情。全詩運用情景轉移法，兩地描寫、兩相比較，更加凸顯詩人內心的思念與惆悵，也充份表現出詩友之間真摯的情誼。

附圖六



1931年（昭和6年）嘉義第十四回大會紀念

中排中排左六江擎甫、中排左五廖學昆、中排左一廖學枝、前排左七張李德和、前排右五廖重光、最右邊站立者為廖學明、第三排左五戴墨鏡者黃明心、第三排右二蘇鴻飛。（江擎甫遺物）

（二）延續於六鰲懿德

1920年（大正9年）西螺莢社成立，於日治時期一度十分活躍，不僅社員眾多，活動頻繁，且結合其他詩社，或積極參加全島詩人聯吟大會，可謂盛極一時，但於日治晚期，因為戰事影響，日本政府對傳統詩社之控管由原本放任之態度轉趨嚴格，再加上老一輩成員逐漸凋零或遷移下，詩社盛況不再，戰後更因時代更迭，社員離散，致使詩社活動不再。

在西螺莒社活動漸趨沒落後，與西螺比鄰的斗六地區相對的詩社活動較為發達，先後有六鰲詩社及海蒼山吟社的成立，故對於傳統文學有極大興趣與極深造詣的江擎甫也積極前往參與斗六六鰲詩社的活動。

六鰲詩社由佩劍詩人陳錫津、張立卿、陳輝玉等人於 1952 年發起成立的⁴⁷，聘請斗六吳景箕、西螺廖學昆兩位古典詩學大家擔任詞宗，一時之間詩社及傳統文學大有復興之狀。六鰲詩社是臺灣戰後雲林古典詩壇的重要組織，從《林友笛詩草》中所發現的六鰲詩社社員名冊統計得知，成員共有 42 名，其名冊如下⁴⁸：

李崑，字文峰（口湖）	李欽煥，字正汎（口湖）
李坤英（斗南）	邱謨，字灃雄，號水謨（口湖）
黃傳心，字劍堂（虎尾）	吳景箕，字鳴皋山樵（斗六）
黃 篆，字瘦峰（水林）	龔顯昇，號買牛翁（北港）
洪天賜，字達人（口湖）	洪大川，字龍波（北港）
曾仁杰，字師魯（口湖）	楊德模（虎尾）
周玉梅，字冰魂（虎尾）	陳錫津，字指迷（斗六）
曾丁興，字杰仁（斗南）	張卓，字立卿（斗六）
賴草，字自青（斗六）	林坤福，字承乾（斗六）
林瑞期（斗南）	蘇炳章（斗南）
陳獻瑞，字玉麟（東勢鄉）	何如璋又名何瑞璧（斗六）
蕭登壽，字上山（斗六）	劉慶彬又名劉文武（斗南）
陸正平，字秋江（斗六）	李維焮（古坑）
劉焮（大埤）	魏等如，字輔材（西螺）
張英宗（西螺）	江擎甫，字聯柱（西螺）
沈天恩（斗南）	李坤鏞（斗南）
張禎祥（斗南）	張林籐昌（荊桐）
林等（荊桐）	陳熊（斗六）
王東燁，字槐庭，號季琮（北港）	王金鐘（北港）
龔伴（北港）	何三畏（北港）

⁴⁷ 六鰲詩社成立時間，賴美燕《斗六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83-85 中認為是 1953 年，主要是根據《雲林文獻》1953 年 3 月刊載該詩社的擊鉢吟錄，依此來認定之，但透過江擎甫所用心保存之遺物中，發現了一張參與斗六六鰲詩社成立大會時所留的珍貴照片，使得六鰲詩社成立之日期得以獲得正確之考證，可見新出土之江藻如、江擎甫文獻資料，不只對於補足莒社文獻之完整性，對於雲林文學史料亦提供許多重要且第一手的佐證資料。

⁴⁸ 六鰲詩社成員名單由鄭定國提供。從《林友笛詩草》文獻檔案中發現了〈雲林縣六鰲詩社社員名冊〉2 頁 4 面，共計錄有社員 42 位，其中斗六 9 人，斗南 8 人，虎尾 3 人，西螺 4 人，荊桐 2 人，北港 7 人，古坑 1 人，大埤 1 人，東勢鄉 1 人，口湖 5 人，水林 1 人，社員幾乎是遍佈於雲林各鄉鎮。六鰲詩社運作的時期約在 1953 至 1956，因社員分散各地聚會不便，故不數年即又沉寂消逝了。

陳培坤（北港）	廖學昆，字應谷（西螺）
---------	-------------

本表引自賴美燕《斗六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

從此一表中，可以得知成員幾乎網羅了汾津吟社、鄉勵吟社、莢社、雲峰吟社等雲林各地日治時期重要詩社中仍存世的漢詩家，江擎甫與廖學昆、魏等如、張英宗、蕭登壽等人即曾是西螺莢社的成員，也共同參與六鰲詩社的活動。《雲林文獻》收錄有六鰲詩社成立不久所舉辦的擊鉢吟錄，由吳景箕、廖學昆擔任左右詞宗，當次參與擊鉢並錄取的詩友有黃傳心、洪天賜、魏輔材、楊德模、陳錫津、陳輝玉、張立卿、葉添旺、曾杰仁，江擎甫的詩作亦被錄取：

哀鴻遍地盼時暘，鐵幕陰陰凜若霜。

四億孤寒齊仰首，東風何日入華陽。

江擎甫〈待春〉七絕，《雲林文獻》1953年3月，頁119

1950年代的臺灣，是反共文學大行其道的時期，當時在執政當局刻意獎掖下，不管是小說、新詩，甚至古典詩，均不免沾染其風，以今日之觀點來看，或許已不合時宜，作品價值也不高，但雖是如此，詩人那份忠貞愛國之心與民胞物與之憫，也不能因此全部加以抹煞。六鰲詩社成立之初社員眾多，且社經地位崇高，遍佈雲林各地，大有詩社復興之態，可惜也因社員彼此居住地太過分散，聚會不易，不數年，社員各自流散，六鰲詩社又趨於沉寂⁴⁹。

附圖七

⁴⁹ 六鰲詩社資料參考賴美燕《斗六地區文學發展之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83-85。



1952年（民國41年）12月25日斗六鎮六鰲詩社成立紀念
前排左二為曾丁興、左三為張立卿、左四為廖學昆、右四為吳景箕、右三為陳錫津、後
排右四站立者為江肇甫

西螺地區傳統詩社自從日治時期莒社有過輝煌歲月之後，便沉寂許久，繼之而起的是設於振文書院內的懿德堂（鸞堂）鸞友⁵⁰們所組織的懿德吟詩會。當初懿德堂之設立乃是係有鑑於當時道德淪喪，人倫秩序錯亂，故神明扶鸞降旨，指示要成立的，《感懷懿德六十年》一書中便提到這段開堂之沿革：

本院先覺劉生晚生。鑑於世風日漓。禮教乖廢。倡議籌設鸞堂。度開覺路。四出物色人員。當時僅有故林火生、廖紅、蔡天河、洪溪河諸人感其善行。贊成共策。共襄斯舉。於甲戌年（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十日夜。開始在振文書院扶鸞練乩。……進一步力舉推荐李錫禧為堂主出面效勞。雖是乩生亦無十分之成就，只憑一點誠心。連結三心合一靈之精神。終於同年八月初五日子時請旨。恩准開堂。設立懿德堂。⁵¹

⁵⁰ 鸞堂亦被逕稱為「儒教」是清末從中國傳到臺灣的宗教組織，日治時期因日本當局推行同化運動所帶來的文化認同危機及五四運動對傳統儒教大加撻伐的衝擊下，因其與詩社同為負起儒家教化功能及傳承儒家文化而大為盛行，所不同的是鸞堂乃代天宣揚儒道文化，具有強烈的宗教性質。西螺振文書院附設懿德堂乃始於1934年（昭和9年），負責人為李錫禧。鸞堂、儒教等內容參考李世偉著《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9年6月，頁7-87；西螺懿德堂資料參考程大學編《西螺鎮志》第四篇〈地區景觀與建築〉，頁4-199。

⁵¹ 南天修文院懿德分院著《感懷懿德六十年》，雲林縣：文昌書局趙蕭巧鳳，1994年9月，頁5-6。

由此可知，懿德堂原先乃是設立振文書院內的一個鸞堂組織，宗教團體，而非詩社。鸞堂原是代天宣揚儒宗神教之真諦，以期匡正社會教化人心，每逢農曆初六、十六及二十六日進行鸞堂科儀之活動，而其宣教開示即是以漢詩型式呈現，再加上鸞堂具有積極的宣揚儒教義理，導正社會風氣的理念，誠如〈南天修文院懿德分院簡介〉碑文所云：「弘揚聖教，實踐孔孟學說，宣導淳風美俗爲主旨，啓發儒宗復興中華文化。」所以自然吸引了許多西螺地區古典漢詩家加入其行列，成爲其鸞生，如江擎甫、鍾淵木、洪溪河等。

從目前所搜集之相關文獻資料，及筆者拜探訪西螺地區耆老、親自踏查南天修文院懿德分院（前身為懿德堂，1971年正月15日改號）現址後發現，江擎甫曾經爲懿德分院的鸞生，且輩份十分高，對於院務的參與及經費的捐獻⁵²，不遺餘力，故於詩人過往後，得以入祀其「懿德先覺祠」，共受萬載香煙。而懿德吟詩會之組成，應是據《感懷懿德六十年》一書所提及懿德堂於1971年改隸南天修文院懿德分院後，所要推行的十六項專任之工作中的第六項「詩詞」：

詩詞應獎勵門下作詞。符合復興文化之今日。最好每月一次。為鼓勵興趣起見。凡三名內給與薄獎。元「雙喜」一包。眼「金馬」一包。花「香皂」一塊。作為鼓勵可。⁵³

據《感懷懿德六十年》一書中記載，江擎甫奉派爲參贊院務之職，故也參了懿德吟詩會的活動，經逐一翻查南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室所收藏之懿德吟詩會《詩文彙集》⁵⁴後，雖然沒有發現詩人的詩作出現於其中，但江擎甫曾與鍾淵木、蘇鴻飛及林萬舉等人，以其漢學深厚之根基多次共同擔任詩會的詞宗⁵⁵，一同評選優秀詩作，顯示出詩人除參與宗教性的「懿德分院」組織及活動，也曾爲其「懿德吟詩會」推展詩詞工作努力過，但這樣的漢詩聚會的規模已不復當年。另外在1976年（民國65年）詩人還曾參加南天修文院

⁵² 依據院內〈民國癸丑年南天修文院懿德分院修建經費捐獻〉碑文記載有江聯柱(江擎甫)捐款紀錄。

⁵³ 南天修文院懿德分院著《感懷懿德六十年》，雲林縣：文昌書局趙蕭巧鳳，1994年9月，頁33-34。

⁵⁴ 《詩文彙集》收藏於南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中心，爲1970年後懿德吟詩會之相關詩稿集錄。總計收錄了懿德吟詩會詩稿集錄一到四十期作品及詩鐘二十一期內的作品，計有1092首詩，參與的漢詩家共有鍾淵木、洪溪河、陳國棋、蔡鎮西、張樹德等15人，大都是懿德鸞生。

⁵⁵ 據統計擔任詞宗者，有蘇鴻飛、江擎甫、鍾淵木、何亞季、張晴川、陳國棋、朱芾亭、曾曉南、林萬舉等10人。

懿德分院新建落成暨開堂四十二週年紀念會，會中並賦詩以為紀念，和與會者一同合影留念⁵⁶。

化雨春風四二年，沐恩門下過三千。

從茲心地更開朗，德業勤修學昔賢。

江擎甫〈懿德分院開堂四十二年紀念〉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14 頁

附圖八



1976年（民國65年）閏八月十八日西螺懿德分院新建落成暨開堂42週年紀念
前排左八著白衫者為江擎甫。（江擎甫遺物）

⁵⁶ 如附圖八：江擎甫參加西螺懿德分院新建落成暨開堂 42 週年紀念照。

(三) 北遷後詩社參與擴大

瀛社在 1909 年（明治 42 年）三月七日假臺北艋舺平樂遊旗亭召開成立大會，時值農曆二月十六日，乃民俗節日花朝節之翌日，故以花朝為社慶之日。由當時任職於《臺灣日日新報》⁵⁷漢文欄編輯之謝汝銓與記者林馨蘭倡首。由於主要社員如林馨蘭、黃茂清、李逸濤、謝汝銓、魏清德等多任職於《臺灣日日新報》，因此善於利用傳播媒體刊登訊息，提升該社知名度；再加上臺灣總督府官方的支持，故得於短期間內快速竄起，成為北臺第一大詩社，與臺中「櫟社」、臺南「南社」鼎足而成為日治時期全臺三大詩社。1921 年（大正 10 年）號召舉辦全臺首次聯吟大會，將臺灣詩社發展帶入高峰；進入戰爭期後，因戰亂影響「櫟社」、「南社」社運漸衰，但瀛社活動不歇，故能超越二社，成為全臺詩社龍頭；更重要的是，瀛社迄今仍存⁵⁸，相較「櫟社」、「南社」早已消逝，尤顯其生命力之強韌。

瀛社初期並未設社長，1918 年洪以南始任社長，1927 年謝汝銓繼任第二任社長，直到日治時期結束，社務大抵都由謝氏統理。⁵⁹謝氏於民國 1953 年辭世，社長一職由魏清德（潤庵）續任。魏氏卒於民國 1964 年，繼由李建興任第四任社長。1978 年，李氏因病堅辭社長一職，繼推杜萬吉任第五任社長。1999 年 3 月 28 日，瀛社創立 90 週年，在慶紀念會上，杜氏以高齡九十有五辭社長職，由黃鷗波接第六任社長。黃氏於 2003 年 8 月 26 日謝世，改推副社長陳煒焜任第七任社長。陳氏卒於 2004 年 11 月 24 日。嗣於 2005 年 1 月 22 日（農曆 12 月 13 日），假臺北市天祥路吉祥樓餐廳，召開臨時社員大會，討論本社未來發展計劃及社長繼任人選事宜。社長之選舉由以往之推舉制，改為單一票投票制，並參照人團法之規章，明定社長之任期三年，連選僅得連任一次。當時出席社員共 41 人，投票結果，林正三以 38 票當選第八任社長⁶⁰。

⁵⁷ 1898 年 5 月 6 日發行的《臺灣日日新報》，是日治時期臺灣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並兼發《府報》和臺北、新竹的《州報》。最高發行量還曾達 50000 份之多，而在臺工作的日本人、駐在山區的警官都要訂閱。至 1944 年 4 月 1 日總督府將《臺灣日日新報》在內之六家報紙合併為《臺灣新報》為止，《臺灣日日新報》也是日治時期發行時間最長的報紙。其中漢文欄之記者群與編輯群人才濟濟，有舉人、秀才出身的舊文人，也有接受新式教育，但早年亦受書房教育的新文人。彼等在社會上扮演著「意見領袖」的角色，個個善文，人人能詩，在謝、林二氏之號召下，均成為瀛社之主要成員。

⁵⁸ 瀛社迄今仍存在運作著，還能跟上時代潮流架設網站，網址：<http://www.tpps.org.tw/phpbb>，十分具有現代觀的傳統詩社，著實令人吃驚。現任社長為林正三，同時也是乾坤詩刊古典詩主編，經與之訪談後，更得知林正三社長已開始積極籌畫該社 2009 年創社百週年大慶活動。

⁵⁹ 內容參考黃美娥著〈北臺第一大詩社：日治時期的瀛社及其活動〉，《第六屆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0 年。

⁶⁰ 內容參考自瀛社網站中瀛社簡史，網址：<http://www.tpps.org.tw/phpbb>。

江擎甫與臺北瀛社的關係乃淵源自 1932 年（昭和 7 年）三月適逢瀛社創立 23 週年社慶，詩人曾以蒞社身分參加於臺北孔廟舉辦的五州詩人聯吟大會。當年臺灣全島詩人大會的作品集，由瀛社社員林欽賜編輯成《瀛洲詩集》於次年（1933 年）出刊，書中除收錄有詩人參與聯吟的詩句及多首舊詩作，並且還附上詩人當年的照片，十分珍貴。

或許是因為會有此緣，故江擎甫 1965 年移居三重市後，便因地緣因素，參與了臺北地區瀛社活動，就江擎甫手稿及刊載於《詩文之友》的一些訊息，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其參與情形，如 1970 年 9 月 20 日參與其例會，所作之詩：

漫作匏瓜信手塗，葫蘆里上畫葫蘆。

瘡痍徧地需靈藥，繪此高懸指坦途。

江擎甫〈畫葫蘆〉七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二》，塗鴉篇

1971 年 1 月 10 日詩人又參加瀛社例會時，也曾以〈天寒歲暮〉詩題，作了一首七言絕句：

朔風凜冽雪凝團，祭罷新詩臘鼓闌。

願借綈袍千萬襲，不教大地有孤寒。

江擎甫〈天寒歲暮〉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22 頁

同年 12 月 13 日為慶祝李紹唐社長籌建之光孝堂落成，所舉辦的擊鉢吟會，詩人也曾賦上一首七言律詩以紀盛：

光明氣象漢河山，孝悌敦風化八蠻。祠冠三臺峰百疊，堂臨十份水千灣。

慶功輪奐蒸嘗永，成德輝煌禮樂嫻。紀念詞章應紙貴，盛筵唯我獨緣慳。

江擎甫〈光孝祠堂慶成紀盛〉⁶¹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65-66 頁

當日告成典禮，詩友們特乘專車到十分寮上天山麓參觀，江擎甫因暈車而來遲，而錯過詩會，詩人為免遺憾，特以題字嵌首賦上一律，詩題「光孝祠堂慶成紀盛」十分巧妙的鑲嵌入每句詩的首字，而詩題內容又符合所紀之盛況，詩人作詩功力之高，由此可見。

⁶¹ 該詩之下另附一段說明：「堂為李社長紹唐先生籌建，於辛亥十二月十三日舉行告成典禮，是日開擊鉢吟會，備專車邀同人到十分寮上天山麓，余頭暈初癒一步來遲竟致落伍，乃以題字嵌首補賦一律。」

1972年花朝，為瀛社之社慶日，社員們聚會擊鉢，並為年屆「杖國」、「杖朝」之社友祝壽，會中江擎甫特作一詩，為之祝賀：

群芳生日壽筵開，成德軒中晉綠醅。海屋籌添翁矍鑠，山櫻葩放樹琪瑰。

頌章喜友能龜息，祝嘏慚余倚馬才。杖國杖朝逢撲蝶，為君四上百齡杯。

江擎甫〈花朝為社友壽〉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66 頁

後來，1973年（民國 62 年）江擎甫又隨兒子江槐邨工作之緣故，南遷高雄，臨別之前的離情依依，從詩題中「黯然魂銷」便可深刻感受：

身似浮萍走半生，東墩北市又南瀛。

芋園卅畝留鴻爪，陋室三重認燕營。

世事變遷謀兔窟，人情溫暖憶鷗盟。

陪都親友如相問，心比澄清湖更清。

江擎甫〈卜築三重轉眼七載今又南遷高市客中作客黯然魂銷賦此留別瀛社北鷗諸友敬希指正〉七律，《詩文之友》37 卷 2 期，頁 5-6

詩中不但寫出詩人自己一生如浮萍般的東飄西泊、南遷北移的感嘆，詩人更巧妙結合自己將往之處，以唐王昌齡「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的詩為範句來改寫，同樣是想一抒自己的心志，表明自己對於心清如湖、恬淡自適的「人生態度」。

第二節 交友網絡

一、情誼深厚的莢社社友

《禮記·學記》有云：「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參加莢社，對江擎甫來說，除了學習漢詩創作技巧外，最大的收穫則是在莢社活動中，能以詩會友，結交到許多志同道合的詩友同志，大大開展人際關係，增加人生閱歷並吸取處世經驗。在傳統社會中，能參與詩社活動的，必定是具有一定的社經地位，故莢社社員多為西螺地區及附近區域

之地方紳士及鴻儒碩彥。對於這位年紀輕輕卻是莢社詞宗江藻如之公子，有著一份特別的尊重與刻意的提攜。以下則羅列幾位與江擎甫有詩文唱和的幾位詩友，來檢視其交友網絡：

(一) 黃文陶

黃文陶，號竹崖，西元 1893 年⁶²（光緒十九年）出生於彰化，卒於西元 1970 年（民國五十九年），享壽七十八歲，一生經歷清領、日治、民國三個時代。七、八歲時父母相繼辭世，幸得叔父黃倬其撫養，並於叔父開設的小逸堂私塾⁶³受漢學教育，為他的中國傳統文學打下堅實的基礎。12 歲時入彰化公學校，接受日文教育，1917 年（25 歲）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第十六期畢業，赴臺中市私立同仁醫院服務一年。翌年（1918 年）便至西螺開設上池醫院，因感學無止境，故於醫務之暇，從江藻如、黃丕承二氏學詩學文⁶⁴，並邀集當地士紳同好共組織詩社「同芸社」（1919 年改名莢社），就這樣黃文陶與江擎甫得以詩文結識，建立深厚之情誼。從其彼此唱和之詩作中，可見一斑：

同心同病更同愁，是是非非感未休。

濁世不堪聞俗事，何如共醉小樓頭。

黃文陶〈和擎宇兄〉七絕，《竹崖詩選》1967 年 12 月自刊本，頁 92

替人辛苦替人憂，義憤盈腔動斗牛。

博得相逢皆脫帽，知君此處勝常儔。

黃文陶〈呈擎宇君〉七絕，《竹崖詩選》1967 年 12 月自刊本，頁 94

雖同為莢社詩友同志，但黃文陶雖足足大江擎甫 8 歲，故兩人的情誼是兄對弟之關心提攜及弟對兄依賴景仰。

⁶² 郭麗琴《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頁 46 中所載黃文陶之出生為光緒 18 年（1892），而蔡說麗《嘉義市志》，2003 年及張瑞和〈黃文陶漢詩研究〉《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頁 261。中所載之出生則都為光緒 19 年（1893）。

⁶³ 小逸堂為黃倬其先生於明治四十年（西元 1907 年）應彰化人士之邀請，所設立之漢學私塾。當時與黃文陶為小逸堂同班同學者有十一人，長大後皆成就非凡，被譽為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即是黃文陶先生的小逸堂同學。內容可參看賴和所寫的〈小逸堂記〉，收於《賴和全集·新詩散文卷》，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0 年 6 月，頁 197-199。

⁶⁴ 黃文陶於《竹崖詩選》自序中提到：「…醫務之暇，自覺「學無止境」，乃毅然從江藻如、黃丕承二氏學詩學文，三易寒暑，頗有心得。」

驛亭鐵笛惹愁生，握手依依問去程。螺浦斷雲騷客思，馬關落日故人情。
寒潮夜湧長崎港，密霧朝迷大阪城。此際蓬萊花正豔，好留佳句燦新櫻。

江擎甫〈送竹崖兄之扶桑〉七律，《莢社同人錄》，頁 47

1923 年春，黃氏初次赴日旅遊，江擎甫也以好友身份作詩贈別，「驛亭鐵笛惹愁生，握手依依問去程」首聯以驛亭之景、鐵笛之聲勾出綿綿離愁之感，臨別握手話去程，更可見兩人交誼之深厚，中間兩聯點出好友將離螺浦，遠赴扶桑，末聯「此際蓬萊花正豔，好留佳句燦新櫻」則回應首聯，點出詩友之間離別之愁，唯有藉吟詩可消解之。

1925 年底，黃文陶因深感異族壓迫，憤而結束開業將近八年的醫院，離開西螺，北上進入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病理研究科深造。離別前賦詩明志並留別螺陽諸詩友：

生不如人已汗顏，何堪老死此孤山。
他年蹤跡而相問，故國風雲大地間。

黃文陶〈留別螺陽諸君子〉七絕，《竹崖詩選》1967 年 12 月自刊本，頁 115

而西螺地方人士及莢社詩友也為其餞別，紛紛致上贈別感言，可見其在西螺地區人脈之佳，並有合影留念⁶⁵。江擎甫當然也不忘在臨別前贈上一首詩，以訴兩人多年的情誼，從詩中我們可以體會出兩人平日交情之深篤，尤其是黃文陶必定常以醫生角度提供一向體弱的江擎甫運動強身的專業建議，並從贈扇題詩中感受到朋友真心相待，故江擎甫嘗自訴受黃文陶這位大自己八歲的畏友影響，一轉怯弱個性而變剛強的心路歷程，而今老友即將負笈東去，又有何人能「慰勞戒逸」呢？

頻將體育勵吾身，贈扇題詩見性真。
他日荻簾茅屋裏，慰勞戒逸有何人。

江擎甫〈送竹崖先生歸礪溪〉七絕九首之八，《竹崖詩選》

1967 年 12 月自刊本，頁 116

1927 年黃氏攜眷赴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病院任醫局員，其後帶職進入該大學外科專修科，專研外科。1932 年取得外科醫學博士學位。隨即返臺，1933 年至嘉義市開設

⁶⁵ 由江擎甫所留之遺物中，保有該次踐別聚會之照片，並且十分清晰，如附圖九。

上池醫院。其後歷任嘉義市醫師會會長、嘉義市協議會員、臺南州醫師會理事，直至戰爭結束。

即使此時黃文陶轉往嘉義發展，但仍參與西螺莢社的聚會，與諸詩友往來唱和，莢社收支簿上亦有 1933 年（莢社 8 年度）後繳交社費紀錄，由收支簿上的紀錄得知，1936 年（昭和 11 年）莢社第十七回定期總會更移師到黃文陶嘉義之靜香書室舉行。1949 年嘉義鷗社（尋鷗吟社）復會時，因擅長詩文，被延聘擔任詩社顧問，對傳統漢學之傳承與發揚不遺餘力。1953 年嘉義縣文獻委員會成立時，擔任委員及顧問直至 1970 年逝世為止。民國 92 年，嘉義市史蹟館成立，爲了使本市先賢事蹟能獲保存與記錄，由文化局彙集本市各行業菁英計六十七位，透過文獻委員熱烈討論與建言，終於產生三十六位先賢名單，黃文陶與許世賢、王得祿、陳澄波、張李德和同列其上，其對嘉義地區之貢獻之大可見一斑，著有《竹崖詩選》、《竹崖文選》。⁶⁶

附圖九



1925年（大正十四年）2月7日莢社社員黃文陶送別紀念
前排右四莢社顧問江藻如、右三黃文陶、左一廖學昆，中排右四廖學明、後排右四江擎甫。（江擎甫遺物）

⁶⁶ 參考張瑞和撰〈黃文陶漢詩研究〉一文，收錄於《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頁 261-282。

(二) 廖學昆

廖學昆號應谷，西元 1897 年（明治三十年）出生於西螺街，卒於西元 1961 年（民國五十年），享壽 65 歲。父親廖大芋（漢棟）因天賦聰穎，且頗具生意頭腦，經營芋粿生意，開設當舖，事業有成後，購置大量田產，成為西螺地區富甲一方之大地主。廖學昆身為獨子，自幼時父親即敦聘家庭教師於振文書院為其講授漢學，深研四書五經，而後進入日本正規學校，並留學日本東京亞東學院，學成返國後，經營大東信託株式會社。他承繼父親祖業，既能守成又有開創，故家業甚大，日治時代據聞所擁有之土地近千甲，與西螺廖承丕及斗六李家並駕齊驅，馳名雲林地區。

1919 年（大正 8 年）適值黃文陶懸壺於西螺地區，廖學昆在其邀集下，與江擎甫、魏等如…等地方同好，共同組織「同芸社」，翌年因詩社成員增加，並為端正詩社宗旨，遂改名為「莢社」。廖學昆除親身致力於漢學傳承，以詩會友，並提供舊宅榕齋供斗六黃丕承（紹謨）講學西螺時，做為教學聚會之場所⁶⁷。後來營建新宅聊園⁶⁸，也經常提供做為莢社詩友聚會活動之用，對於莢社運作出錢出力著力甚多。

牆角露嫣紅，藏芳濁水東。

茅亭人醉月，松院客吟風。

蓮睡鴛鴦沼，蘭開蝴蝶叢。

滿園春幾許，聊問主人翁。

江擎甫〈聊園春色〉七絕，《莢社詩稿第七冊》，1935 年

莢社十五週年社慶，即以「聊園春色」做為紀念吟會首題，可見莢社運作發展過程中，聊園所扮演之角色。加上詩句中對園中美景的描摹，亦可一見江擎甫對「聊園」與「主人翁」之情感有多濃厚。

⁶⁷ 吳景箕：〈斗山吟社沿革與臥雲齋〉，《雲林文獻》創刊號，1952 年，頁 65 中提到「自十五年（民國）三月起至二十年底止，計滿五年。當其入螺陽也，始終一貫下榻於廖應谷氏舊宅榕園，地饒花木，堪供吟詠，乃設絳講學於此…」。

⁶⁸ 聊園，為廖學昆的舊居，大約建成於 1936 年，佔地將近一甲，乃是當時西螺鎮上最大的花園洋房。依據胡淑婷所作〈廖學昆漢詩研究〉《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頁 348

昭和十四年（西元 1939 年）江擎甫，為治療齒疾，遠赴日本就醫，廖學昆（應谷）、廖重光（菊痴）二人與之同行⁶⁹。期間彼此亦有多首詩作唱和，以慰遊懷：

我學觀天君順天，同行異病倍堪憐。

回春有術知何日，負卻櫻花遍地妍。

江擎甫〈病中偶成寄呈應谷兄—君方養疴⁷⁰於順天〉七絕，

《詩報》1939 年，218 號

江擎甫此行日本的目的本是治療齒疾，所以泰半時間只能在日本大學醫院大樓上觀天以自我解悶，沒想到同行到日本探望子女的廖學昆也養疴⁷¹於順天醫院，不知何日能「回春有術」，但已錯失了櫻花遍地之美景，可謂「同病相憐」，故相互贈詩以解懷。

廖學昆生性溫厚，淡薄名利，對社會事業貢獻良多，如 1926 年(昭和元年)西螺七崁於福田里重建全臺三大家廟之一的張廖家祠「崇遠堂」時，他擔任建築委員，出錢出力貢獻很多。以主祀媽祖的西螺廣福宮 1936 年(昭和 11 年)重建時亦捐壹千五百元(約值五分田地)及地三十坪。

二次大戰後，由於廖學昆財力雄厚又兼有學識，在西螺地區德高望重。故 1945 年(民國 34 年)10 月 25 日臺灣戰後，經西螺鎮眾士紳之推薦，由當時臺南縣長袁國欽派任為戰後首任西螺鎮長，協助處理戰後接收及日人遣返後所遺留的鎮務，但因為戰後鎮務千頭萬緒，政府財源枯窘，加上貪官污吏橫行，推動鎮政萬般困難，雖貢獻了不少汗馬功勞，但終因從政非自己本願，故擔任鎮長一年後即自動卸職，專心經營斗南建材股份有限公司。雖是從商，但仍十分關心文教事業，1952 年（民國 41 年）曾任雲林縣文獻委員會顧問，並與同為雲林文獻兼任委員的江擎甫，一同加入六鰲詩社，再為傳統文學之傳承盡心盡力。⁷²

⁶⁹ 江擎甫不僅將此次東遊扶桑之旅，以一系列詩作—東遊雜詠來記載，還完整保留當時覽勝時所攝之照片，如附圖十。

⁷⁰ 《詩報》所登之詩題為「疴」乃駝背、背脊彎曲之義。《說文解字》：「疴，曲脊也。」但是江擎甫手稿《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旅 22 頁中同首詩，詩題卻作「疴」。本文採後者，認為廖學昆應非患背脊相關之病，而只是因病而住院「養疴」。

⁷¹ 疴，疾病之義。為疴之異體字，參照教育部編異體字字典。《說文解字》（段注本）：「疴，病也。」

⁷² 參考胡淑婷撰〈廖學昆漢詩研究〉一文，收錄於《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頁 347-349。

廖學昆十分重視子女的教育，在日治期間，即送子女到日本去留學，長子廖本仁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曾任東京防衛軍第九軍少佐，投入戰場，戰後幸得平安歸國，故令好友江擎甫十分欣喜而作此詩以賀其老友：

五十年纔解倒懸，聊園喜看大團圓。

乘龍嬌客能醫國，跨竈佳兒善應天。

劫後皆安知是德，亂中獨健豈非仙。

鯤溟得失關全局，願樹嘉猷防未然。

江擎甫〈本仁素娟二君率弟妹歸自日本喜而有作謹呈應谷兄哂正〉七律

《樹德草廬詩稿》，1948年編次

西元1961年（民國五十年），廖學昆駕返仙山，享壽65歲。對哲人之逝、舊雨之失，江擎甫寫下這幅輓聯，暨是懷念好友，亦是為頌揚其崇高人格，展現其對地方之貢獻，所下的最佳註腳：

足跡遍神州名利忘懷廿畝聊園留手澤（上聯）

心聲存菴社閭閻注目三年螺鎮裕民生（下聯）

江擎甫〈輓廖學昆世兄〉對聯，《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二》，聯稿篇

廖學昆與江擎甫兩人之交誼深厚，除了是因為同為菴社社員，又對漢詩創作頗有同好外，也由於江擎甫娶廖松華為妻，故與廖學昆家多了「同宗」之情，這首詩是一方面是盛讚世侄廖本仁，性情仁厚、學有專精，一方面也為老友「繼起有人」而感到欣慰：

工書善賈性純仁，晉帖唐碑日逼真。

天國乃翁應笑慰，斯文繼起有斯人。

江擎甫〈贈廖本仁世侄〉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70頁

附圖十



1939年（昭和14年）江擎甫、廖學昆、廖重光同遊日本時，參觀阿蘇火山時之照

（三）廖學明

廖學明，本名廖明，號夢蕉，出生於西元 1898 年（明治 31 年），1951 年（民國四十年）因病辭世，享年 56 歲。廖學明與廖學昆兩人為堂兄弟，從小感情頗佳。1934 年（昭和 9 年），因廖學昆承繼約五百甲龐大土地的家業，身為獨子的廖學昆一人無法獨力經營，因此邀請堂弟廖學明寄留家中，負責估計田稅、收田稅之職，協助廖學昆經營如此龐大的家業。

廖學明學識豐富而且能力又強，在其堂兄廖學昆所響應發起「同芸社」後，便也追隨其腳步，於翌年加入改名後的「菴社」。除了創作許多不朽的詩篇之外，也輔助廖學昆將廖氏的家族事業經營有條不紊、蒸蒸日上。因此日治時代廖家在西螺鎮上是很有名望的家族，對地方建設與社會文化皆貢獻良多。

一入神山萬慮捐，普陀巖上結香緣。

奇峰怪石依然在，只有遊人異昔年。（其一）

虎溪鹿洞總堪娛，隔斷紅塵別有區。

試向懸崖尋舊蹟，苔痕斑剝字模糊。（其二）

江擎甫〈佛誕日登南普陀巖懷夢蕉兄〉七絕，《莢社同人錄》，頁 40

廖學明與江擎甫等人曾於 1930 年（昭和 5 年）一同遊歷中國之漳廈⁷³，相偕到南普陀巖參觀。多年之後，江擎甫重遊故地，睹物思友，寫下了這兩首詩，從「奇峰怪石依然在，只有遊人異昔年」、「試向懸崖尋舊蹟，苔痕斑剝字模糊」詩句中我們可以遙想當年兩人同遊普陀之景況，必定是情濃意厚，往日遊覽情景，藉由奇峰怪石等舊蹟之重踏，又再一次往事歷歷的縈繞江擎甫腦海中。

附圖十一



1930年（昭和5年）二月十七日漳廈之旅留影紀念，前排左二穿著西裝者為廖學明，右二穿著深色傳統服裝者為江擎甫。（江擎甫遺物）

（四）廖重光

廖重光生於 1875 年（光緒元年），名伯陽，字重光，因性喜菊花，故號菊友，後又自號菊痴。先生自幼即聰俊機敏，加之出生於書香門第，自幼即受傳統漢學教育，學識品行俱佳，才華冠絕群英。八歲時，師事葉有聲及蔡壽星（舉人，後中進士）學習四書

⁷³ 江擎甫遺物中亦保有此次漳廈遊歷之照片，如附圖十一。

五經。十七歲，受母親鼓勵而前往嘉義邱錫熙處，專研詩文。1898年（明治31年）三月畢業於雲林國語傳習所甲科（此處之國語乃指日本語），再進入總督府國語學校語學部就讀，1901年（明治34年）以優秀的成績畢業後，即進入教育界，服務於公學校（即今文昌國小），為杏壇奉獻心力達二十個寒暑有餘，作育無數英才。

1920年（大正9年）辭教諭官職，十月適逢地方制度改正的同時，被任命為虎尾庄長兼會計役一職，後即由教育界轉入政治界服務，專心致力於庄政的事務，成效卓著。故1921年（大正10年）六月，臺灣總督依據「臺灣紳章條令」頒發紳章予以表揚，鄉民推崇為西螺街第一號人物。1924年（大正13年）五月，更獲日本當局器重，被拔擢為西螺街第二任街長（即今之鎮長一職，其任期為四年一任），自1924年起至1936年止，共擔任三任西螺街長，為鄉民服務，頗獲好評。尤其是1934年（昭和9年）西螺市區改建，廖重光街長率先將自己舊宅拆毀做為典範，鄉民因而欣然從之，使改建後的延平老街奠定良好規模，故能與桃園大溪、臺北三峽、彰化鹿港等著名老街齊名，功不可沒。先生個性溫和德望兼備，曾任職責重大的街長，是地方上的代表人物，1936年（昭和11年）卸下街長職位，轉任金融界服務，任職西螺信用組合理事，直至70歲退休。⁷⁴

廖重光一生除執教、從政外，其所處的時代，適值臺灣各地詩社如雨後春筍般勃興之際，先生躬逢其盛，於1920年（大正9年）加入西螺莢社，與當時地方許多具共同雅好之士相互切磋詩藝、贈答酬唱。廖重光生性真誠好客，除吟詩作樂外，亦醉心園藝，尤其喜愛菊花。故常可見每當菊花吐蕊抑或白柚纍纍之時，必邀舊雨新知前來共賞共享，見其待友之真誠、為人之慷慨。

不須秉燭照秋英，趁月東籬緩緩行。放眼離披花萬朵，昂頭皎潔夜三更。

光輝掩映衣增白，香氣迷漫影倍清。最是浮雲遮蓋處，楊妃褒姒認難明。

江擎甫〈月下觀菊〉七律，《莢社詩稿》，1928年

雪瓣霜瓢別樣香，曾文佳種晚生良。

誰將同化施園圃，千樹朱園竟改裝。

江擎甫〈白柚〉七絕，《莢社詩稿第七冊》，1935年

⁷⁴ 參考朱繪文撰〈廖重光漢詩研究〉一文，收錄於《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頁323-326。

以上兩首詩作，即是廖重光先生邀請眾詩友到家中，觀賞菊花及分享白柚而開的菴社擊鉢吟會的事況，同為菴社詩友的江擎甫也都與會，並於會中擊鉢賦詩，彼此唱和。

平生兩不宜，麻雀與圍棋。排悶難憑酒，安神却賴詩。

客多憐落伍，船大任斜欹。翻羨先生健，朝朝獨舉卮。

江擎甫〈大和丸舟中卽事呈菊友先生並似應谷詞兄〉五律，

《詩報》1939年，211號，頁20

世事繁難了，居然一局棋。羨君無嗜酒，愧我未能詩。

度量宏而雅，襟懷正不欹。老來因保健，夜夜小傾卮。

廖菊友〈次江耕雨先生舟中韻〉五律，《詩報》1939年，212號，頁2

這組詩作是江擎甫與廖學昆、廖重光等人同遊日本，乘坐大和輪時，彼此因舟上之相處，有所感發之唱和。

廖重光、江擎甫兩人年紀相差26歲，所以從彼此的詩文酬唱間，可以感受到兩人的情感比較像長輩與晚輩那種長恤幼，幼敬長的感覺。廖重光先生辭世時，江擎甫曾作一首輓詩以弔唁之：

卅年司木鐸，十載牧斯民。友菊成奇癖，耽書見性真。

惠風薰菴社，秋雨泣螺津。延壽愁無藥，修文惜碩人。

江擎甫〈輓廖菊友夫子〉五律，《樹德草廬詩稿》，1948年編次

附圖十二



1939年（昭和14年）4月22日旅日期間與西螺旅日讀書之同學合影紀念，第二排左三為江擎甫，左四為廖學昆，左五為廖重光。（江擎甫遺物）

（五）蘇鴻飛

附圖十三



翻拍自 1933 年瀛洲詩集

蘇鴻飛，嘉義人，原名蘇茂杞，鴻飛乃是其字，以字名於世。生於 1900 年（明治 33 年），卒於 1990 年（民國 89 年），享壽 91 歲。日治時期任職於嘉義銀行（第一銀行前身），西螺工商銀行。1939 年（昭和 14 年）辭職後遊歷中國各地，戰後返國重入第一銀行服務，歷任各職，最後以總行業務部高級專員退休。在《現代詩選》中有此紀錄：「蘇鴻飛，嘉義市人……，自光復翌年移居臺北迄今。臺北瀛社社員及鷗社旅北同仁聯吟會會員。民國六年服務嘉義銀行（後改為臺灣商工銀行即現時之第一商業銀行）至民國二十八年辭職，即赴大陸各地遊歷，留題 大江南北之名山勝蹟，光復後歸臺重入第一銀行，任大稻埕分行副理，總行信託 部副理，鹿港分行經理，總行業務部高級專員。現退休在家，著有《南京勝考》 及《鴻飛題詠鈔》等集。賦性風雅、

熱心詩教，其詩格清新，著重性靈，金陵雜詠諸詩傳誦甚廣。」⁷⁵蘇鴻飛具有深厚的漢學根基，創作許多具有臺灣精神的漢詩，其詩作內容反映現實，文學性高且各體兼備，加以在創作上的積極表現，數量之豐高達一千四百多首，活躍於二十世紀臺灣傳統詩壇，在當代臺灣傳統漢詩界具有時代性的重要意義。⁷⁶

蘇鴻飛雖是嘉義人，但曾任職居住於雲林西螺地區，故於也曾經加入西螺「莢社」，因而便與江擎甫成爲莢社詩友，一同在漢學天地中互相鑽研惕勵，兩人因年紀相若，個性相仿，故也特別惺惺相惜。1930年（昭和5年），廖學明與江擎甫即將遊歷中國之漳廈。出遊前，身爲好友的蘇鴻飛不忘作詩表達不捨之情，並期待詩友們能捎信以慰離愁：

舟中誰是伴，行李半琴詩。人在春風裡，帆懸皓月隨。

煙波增別緒，鷗鷺盼歸期。如到江南地，梅花寄一枝。

蘇鴻飛〈送夢蕉耕雨兩詞兄之大陸〉五律，

《臺南新報》1930-2-9，10076期：6頁

1939年，蘇鴻飛辭掉了商銀職務，準備離開西螺，傷感之情流露於詩作中，而對於這位詩界好友的即將別離，江擎甫雖滿懷不捨，但亦作詩將此別離慰以「鵬飛萬程」、「逐鹿中原」以寬解其心：

作客螺陽駐，匆匆已十秋。不堪人抱怨，無那職相酬。

生性耽風月，傷心別鷺鷗。從茲宜自立，未敢再依劉。

蘇鴻飛〈商銀辭職將之二林留別諸詞友〉五律，

《風月報》1939-2-1，79期：25頁

不厭螺泥濁，芳踪印十秋。花叢常繾綣，詩界樂相酬。

林下鷺群雀，溪中悵幾鷗。鵬程從此遠，逐鹿笑孫劉。

江擎甫〈商銀辭職將之二林留別諸詞友(次韻)〉五律，

《風月報》1939-2-1，79期：25頁

⁷⁵ 引自洪寶昆《現代詩選》第一集，臺北市：詩文之友社，1967年，頁714。

⁷⁶ 參考謝佳樺、鄭定國著〈蘇鴻飛傳統漢詩初探—以寫景、懷古、節令詩爲例〉，《文學新論》第五期，嘉義縣：南華大學文學系，2007年6月，頁127。

除了在日本時期，兩人同為「莢社」詩友外，1970年以後，兩人還曾共同擔任西螺懿德會的詞宗，即使是北上定居，兩人依舊十分有默契的參了「瀛社」及鷗社臺北分會「北鷗吟社」的活動，再次成為「社友」，其後雖然有分有合，但始終都保持聯繫，維持不墜之翰墨因緣。

投老居然賦遠遊，雲程萬里赴加州。乘風壯志欣承繼，創業鴻圖重策籌。

反哺情殷償女願，舐羔心切解余愁。人生七十方開始，莫再蝸藏不露頭。

江擎甫〈赴美漫遊賦別瀛社諸友〉七律，《詩文之友》1973-11，39卷1期，頁7

逍遙自在任遨遊，安穩飛機認美洲。女願已償宜暢敘，親心頻慰擅深籌。

眼前贏得天倫樂，身外都消逆旅愁。羨煞洛城詩料富，奚囊滿貯艷風頭。

蘇鴻飛〈敬次江耕雨詞兄赴美漫遊留別瀛社北鷗諸友瑤韻〉七律，

《詩文之友》1973-12，39卷1期，頁7

這是江擎甫1973年移居高雄市後，即將赴美遊歷前，留別瀛社詩友的詩作，而蘇鴻飛亦作詩和之。蘇鴻飛與江擎甫兩人不僅年紀相仿，興趣相同，而那飄泊的身世但又同享高壽的一生，更是雷同，因此兩人知交超過四分之三世紀，可說是臺灣詩壇的一樁美事。

二、其他地區的詩朋詞友

江擎甫性喜遊歷，又因居處屢屢遷移，故全臺各地幾乎都曾踏至，加上其對古典文學的熱愛，積極參與各地詩社或聯吟、徵詩等活動，這可從其詩作中找出許多佐證之資料。除了上述所參與的詩社及其活動外，筆者從江擎甫的詩作中，還得知詩人曾參加過臺北市詩人聯吟會之課題，作〈煙雨歸舟〉⁷⁷七律一首。1960年（民國49年庚子）參加臺中市詩人節活動，作〈庚子中市詩人節〉⁷⁸七律一首。1971年10月參加臺北市嘉義同鄉會成立週年紀念活動，亦賦〈祝北市嘉義縣同鄉會週年紀念〉七律一首⁷⁹紀錄當時盛會

⁷⁷ 摘錄自江擎甫《樹德草廬詩稿續編》，1990年編次，閑25頁。

⁷⁸ 摘錄自江擎甫《樹德草廬詩稿續編》，1990年編次，閑49頁。

⁷⁹ 刊登於《詩文之友》35卷2期，1971年10月。

情形，1973年6月參加臺北市癸丑端午徵詩活動，作〈誅讎〉七律一首及〈悼林熊祥先生〉七絕一首，1974年（民國63年甲寅）參加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端午徵詩活動，作〈衝破橫逆再開新局〉⁸⁰七律一首。參加東北六縣市聯吟大會⁸¹時，作〈雨中蘭陽秋集〉⁸²七律一首。

參加如此多的詩社組織與活動，也讓他結交了全臺各地志同道合的詩友，屢屢留下彼此酬唱的詩作，而彼此之間除切磋詩藝外，亦造就其多姿多彩的一生。

（一）茅廬冬霽蒞良朋，鵲噪連朝喜有憑 — 林友笛

附圖十四



轉載自林友笛詩文集

林友笛，本名林榮，字友笛，號旋馬庭主人，1893年（清光緒19年）5月17日出生於朴子街，於1984年（民國73年）11月28日駕返仙山，高齡92。他在23歲時得一支古笛，十分喜愛，所以取字友笛，此後便以字行於世。又因先生故鄉的庭院，雖雅卻不廣，僅容旋馬，故常於詩稿文稿自署為旋馬庭主人。

林友笛之祖父為朴子有名的漢醫，父親為「藥種商」，本為地方兼具名望與財富的家族，但父親與祖父卻相繼物故，身為長子的他，十幾歲之弱齡即肩挑「戶主」之重任，雖是屢遭困厄，但他仍勤勉向學，尤好古典詩文，各體兼備⁸³，早年常參加詩社例會擊鉢活動，故有許多制式及應酬詩作，但朋友之間真摯情誼之作亦不少。中年以後，定居雲林四湖，仍持續創作，作品以抒發對大自然的熱愛及對家鄉親友思念的鄉愁為大宗。晚年，雲遊四方，生活寫意，遊記類作品非常多，旅遊之外，拜訪好友的交遊生活，也是詩人的晚境之一，鄭師定國於〈四湖旋馬庭主人—林友笛的古典詩〉一文中，即有這樣的記載：

友笛先生與斗六吳景箕、斗六張立卿、斗六陳錫津、斗南石龜溪葉清河、大埤張禎祥、褒忠李維喬、土庫蘇平祥、金湖黃篆、邱水謨、莒社蘇鴻飛、江耕雨，都

⁸⁰ 摘錄自江擎甫《樹德草廬詩稿續編》，1990年編次，閑42頁。

⁸¹ 「東北六縣市聯吟大會」東北六縣市為臺北市、臺北縣、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六地之詩人。

⁸² 摘錄自江擎甫《樹德草廬詩稿續編》，1990年編次，閑67頁。

⁸³ 參考謝錦味《林友笛漢詩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碩士論文，2006年，頁18-21。

是因地緣關係而認識。⁸⁴

江擎甫與林友笛因地緣認識，其後雖然江擎甫移居臺中，臺中市北屯區大坑廂子里經營果園，種植葡萄、枇杷、梨、木瓜等，期間自 1959 年 3 月至 1965 年 2 月。兩位知己多年不見，但林友笛行經大坑時，仍不忘特地往訪多年未見之好友，足見兩人私交篤厚，情誼契合：

茅廬冬霽蒞良朋，鵲噪連朝喜有憑。

竹榻清風松徑月，無煙無酒等於僧。

江擎甫〈友笛老友過訪賦此以謝簡慢⁸⁵〉七絕，《中華民國詩人及其詩》，1973 年

（二）從此磺溪溪上路，共誰緩步踏青莎 — 楊笑儂

附圖十五



翻拍自 1933 年瀛洲詩集

楊樹德（1897-1982），字笑儂，或作嘯雲，1897 年（明治 30 年）10 月 11 日生於彰化，卒於 1982 年（民國 71 年），享壽 86。職業為醫生，臺北醫學校畢業後，曾於 1925 年於嘉義布袋懸壺行醫，其醫館即以「樹德醫院」為名。離開布袋以後，又曾擔任彰化縣衛生所主任之職。1937 年 7 月 7 日爆發的蘆溝橋事變，日本大規模以軍事武力侵略中國。在侵華前夕，臺灣總督府為加速將臺灣納入軍國體制，為偉大的日本天皇效忠效命，便於 4 月發佈全面禁用漢文的命令，強力禁止書房設立，並廢止報紙的漢文欄，進入了皇民化時期。而臺灣局勢也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升高而有所轉變，無論投入政治活動或

新文學活動都遇到相當的困境與挫折，但相對之舊文學卻被以較寬容的態度來對待，因此有志之士，為抒其抑鬱不自得之情，均藉尚存一絲空間的傳統詩以鳴之，故 1939 年秋，賴和、陳虛谷、陳渭雄、吳衡秋、楊笑儂，楊雪峰、楊雲鵬、楊守愚、楊石華等九名，創立「應社」，取其「同聲相應」之意，而該社與稍後成立之「聲社」有密切來往，更可見其立社之用意。應社為彰化地區一小型卻又具有影響力與現實批判性的古典詩社，

⁸⁴ 鄭定國著〈四湖旋馬庭主人—林友笛的古典詩〉，收錄於《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臺北市：里仁書局，2005 年 10 月，頁 26。

⁸⁵ 另一詩題為「喜友笛故人惠臨簡於招待賦此誌愧」

該社規模不大，但內聚力強，社員數量大抵只維持在 10 餘位左右。戰後，由於老成凋零，再加上籌編《應社詩薈》必需充實稿源之故，始由負責編輯詩薈的楊笑儂，再邀詹作舟、詹友梅兄弟及楊宗城、王桂木等 7 人入會，雖時代變遷，傳統詩社維持不易，但其仍戮力以行，為應社晚期主要之領導人物。⁸⁶

依據 1921 年至 1923 年《臺南新報》與莼社相關詩作刊載，及《莼社詩稿》所錄的詩作作者，我們可以推知彰化詩人楊笑儂曾於此段時期，客次於西螺，並參與莼社擊鉢吟詩活動，也就在此時，結識了當時為莼社新生代的詩人江擎甫：

江郎彩筆青蓮句，一代風騷有正聲。

我正他鄉來作客，詞壇喜結鷺鷥盟。

楊笑儂〈贈江擎甫李廷通二君〉七絕，《臺南新報》1922-12-16，7469 期：5 頁

文中大讚莼社中江擎甫與李廷通二人之詩才，如江淹之彩筆、青蓮之佳句，當時江擎甫只是個初出茅廬的青年，能與社中前輩李廷通⁸⁷同獲這等禮讚，何其不易，也或許是這份「知人」之遇，讓兩位原本素不相識的人，而有「伯樂與千里馬」之情誼。

1922 年，江擎甫長女江韻珊於 11 月 7 日出生，值此弄瓦之喜，詩友們個個作詩賀之，楊笑儂亦不例外，但詩中賀詞不多，倒是詩人自怨自憐之心滿紙，如果不是有份特別的交情，是不會如此有如此露白的感情表現：

潦倒堪傷老大身，百年後顧尚無人。

謀生自覺輸君遠。一索千金不患貧。

楊笑儂〈賀擎甫君弄瓦〉七絕，《臺南新報》1922-12-16，7469 期：5 頁

1923 年客次他鄉的遊子楊笑儂，因「未忍慈親久倚門，輕車明日別仙村」⁸⁸決意返鄉，臨去之前，賦此一詩，細數前塵，雖是家計迫人四處奔波，但仍未奪其耽吟之癖，臨去之前還不忘立下「重聚」之約：

⁸⁶ 參考施懿琳〈日治中晚期二世文人的詩社活動與作品特色—以彰化「應社」為分析對象〉一文，收錄於《從沈光文到賴和一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一書，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 年 11 月，頁 313-319。

⁸⁷ 李廷通（1883-1933）本名李通，別號啓塞。在莼社成立之初即加入，身為莼社創社八大家之一，乃是創設八人中年紀較長者，故詩作思想也較成熟，因其才學頗高，亦曾擔任數期詞宗，在每月的課題及擊鉢吟會，也時有佳作出現。李廷通之相關資料，乃參考李采蓉〈李廷通漢詩探究〉一文，收錄於《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一書中，雲林縣：新生印務局，2007 年 8 月，頁 261-292。

移家恰值臘梅天，回首前遊一愴然。粗糲即今聊自慰，貧寒抵死有誰憐。

歌翻別調聲偏急，人到窮時志益堅。珍重臨歧申誓約，琴樽重聚待明年。

楊笑儂〈將回彰城留別莢社諸詞友〉七絕，《臺南新報》1923-1-30，7514期：5頁

面對楊笑儂即將回鄉，江擎甫亦不免因好友將別而興何人能與之「共踏青莎」的感傷，而賦此詩以贈之：

驛頭分袂別情多，荏苒光陰付逝波。

從此磧溪溪上路，共誰緩步踏青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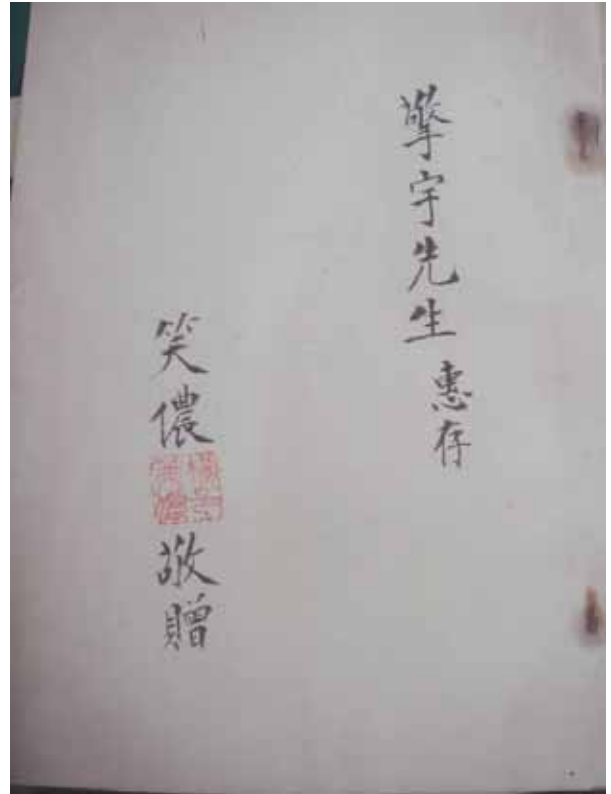
江擎甫〈送笑儂先生歸彰城〉七絕，《臺南新報》1923-2-13，7528期：5頁

故當楊笑儂回到彰化後，1939年組織應社，一直到戰後1959年為保存文獻並永資紀念特匯集17位社員的代表作，並由中國來臺的文士彭醇士作序，但是此書未如期出版，遲至1970年，始以《應社詩薈》之名付梓⁸⁹。從笑儂離開西螺後至《應社詩薈》出版這期間，雖未發現有兩人交遊酬唱的紀錄，但時過四十八秋後，《應社詩薈》問世後，仍不忘親筆題字，敬送這位結識於「莢社」的詩友，可見兩人這份因「莢社」而起的相知相惜友誼，並未因時空之變換而有改變，人或許遠離了，但感情是永遠繫之於心。

附圖十六

⁸⁸ 摘自楊笑儂〈席上留別西螺諸君子〉七絕，《臺南新報》1923-2-13，7528期：5頁。

⁸⁹ 「應社詩薈」之資料乃參考自《臺灣歷史辭典》，施懿琳撰稿之〈應社詩薈〉詞目，頁1285。



1959年編定，1970年始付梓出版的《應社詩薈》書影及楊笑儂親筆所題之字。(江擊甫遺物)

(三) 桂冠戴譽光華夏，彩筆生花燦海天 — 李建興

附圖十七



翻拍自瀛社創立七十週年紀念詩集

江擊甫參加瀛社相關活動期間，正好是李建興擔任第四任社長時，李建興字紹唐（1891-1981），臺北縣瑞芳鎮人。1916年（大正5年）到猴硐福興炭礦公司任書記，從此踏入礦產行業。1934年（昭和9年）他承收日本人廢棄的煤坑，開辦瑞三煤礦，1938年開鑿猴硐坑最下層的新坑成功，事業快速發展。其後又集資開採金礦，與煤礦平行發展，成為礦業界的翹楚。戰後，出任第一任瑞芳鎮鎮長，並經丘念臺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1946年（民國35年）參加臺灣光復致敬團，獲悉戰時被日軍徵召侵華之臺人被拘南京，擬視同漢奸審判，他為其撰文陳情，挽救許多臺籍人士。其後他的瑞三煤礦公司，產量曾一度佔臺灣總產量50%，在臺灣礦業可說是舉足輕重。1964年他繼任瀛社第四任社長之職，1969年他更以瀛社社長身分

主持瀛社六十週年紀念大會，1974 年榮膺國際桂冠詩人⁹⁰。

李建興擔任瀛社社長期間，其住宅「志三居」、別墅「成德軒」⁹¹、瑞芳山區的「光孝祠」都是當時瀛社詩友常常聚會擊鉢論詩之處所，前述〈光孝祠堂慶成紀盛〉即是記錄李社長籌建之李家祖祠落成所開之吟會盛景。其他如〈春酒〉、〈成德軒古松〉等詩作，也都於李社長所提供之處所作：

瀛嶠籌添笑語溫，屠蘇佳釀醉詩魂。

志三多客皆長壽，春半爭傾北海樽。

江擎甫〈春酒〉⁹²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1990 年編次，詠 8 頁

虬枝鶴骨閱千冬，歷遍滄桑古色濃。

成德軒翁成德久，緣何抱節厭為龍。

江擎甫〈成德軒古松〉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1990 年編次，詠 12 頁

〈成德軒古松〉一詩雖是描寫古松那「虬枝鶴骨」之態、「歷遍滄桑」之姿的詩作，但藉由古松那「歷千冬」猶能「古色濃」的傲骨，亦是對這位為「詩壇」貢獻一生的「耆老」最貼切的形容。

江擎甫對於這位事業有成，待人敦厚又極富愛國精神的騷壇前輩，有著深深的景仰與肯定，故在 1974 年李紹唐社長榮膺國際桂冠詩人的殊榮時，特別致上一首詩大加讚揚，「世風日下倫常墜，道義高挑賴鐵肩」雖是對李社長的褒揚之詞，但細細思量，在如此的良朋益友影響下，這句話何嘗不是對自己最深的期勉呢？

領導騷壇不計年，宏揚文化繼前賢。

桂冠戴譽光華夏，彩筆生花燦海天。

愛國忠貞同子美，待人敦厚邁青蓮。

世風日下倫常墜，道義高挑賴鐵肩。

⁹⁰ 李建興之生平概述參考《臺灣歷史辭典》，薛化元撰稿之〈李建興〉詞目，頁 381-382。

⁹¹ 「成德軒」乃是李建興十八歲時，應地方父老的敦促，在鄉間設帳受徒，所開之書塾名稱，後乃成爲其所營建之別墅名。

⁹² 依據該詩附註所云：「今年社友中，年躋八十者有李嘯庵，七十八者有鄭鴻音、林笑岩、簡竹邨、張鶴年諸君子同人，特假李社長府上志三居開擊鉢以祝。」故可知此詩作乃爲社友祝壽所作之詩。

江擎甫〈紹唐社長榮膺國際桂冠詩人賦此誌盛〉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

1990年編次，閱42頁

(四) 勝地又逢賢令尹，政聲到處聽清謳 — 陳進東

附圖十八



取自國家文化資料庫

陳進東（1907-1988），號南湖，出生於宜蘭縣冬山鄉，原名江通，三歲時過繼給陳振光收養，螟蛉為子，有個綽號，叫做「大箍通」。陳氏少時就讀於羅東公學校，受到日籍老師佐藤的鼓勵，14歲的時候留學日本，先後就讀過日本岡山第二中學，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最後畢業於長崎醫科大學，專精婦產科，學成歸國後，便於宜蘭行醫。1933年（昭和8年）他迎娶當時羅東名醫林捷龍的長女林桂靜為妻。翌年，並在林氏所開設的大同醫院任職。1938年（昭和13年），林捷龍去世後，便由陳進東繼承主持大同醫院院務。

他曾任宜蘭縣民選第五和第六任的縣長（1964-1973），縣長任內不但政績卓著，更於下班後堅持還是要幫病人看病，也是個懸壺濟世的好醫生，且對於弱勢病人特別照顧，故大獲地方好評。陳氏除了在「醫療」及「政治」方面有傑出的表現外，在傳統文學領域也有所成就，早在1929年（昭和4年）成立「東明吟社」時，陳進東即是擔任召集人。之後宜蘭地區的傳統詩社仰山吟社、登瀛詩社、潮音吟社與東明詩社四社合併成立「蘭陽聯合詩社」，陳氏擔任第一任會長，每年四季輪流在宜蘭、頭城、羅東、蘇澳等處，召開全縣詩人聯吟會，推動詩文活動，不遺餘力。⁹³

少年愛種宜蘭稻，投老宜蘭始一遊。萬頃禾田同虎尾，五峰瀑布邁獅頭。

羅東山秀多樑棟，澳北港良滿艇舟。勝地又逢賢令尹，政聲到處聽清謳。

江擎甫〈過蘭陽賦呈陳進東縣長〉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

1990年編次，閱67頁

⁹³ 參考黃明田撰寫的《羅東鎮志·人物篇》，宜蘭縣：羅東鎮公所，2002年6月，頁788-791。

江擎甫本身也曾操持農事，故將此時與「宜蘭」相遇的經歷從「宜蘭稻」連結起，接著又以萬頃禾田，帶出宜蘭的好山好水好地理，故能「羅東山秀多樑棟，澳北港良滿艇舟」，但勝地又能逢賢令尹，才是全詩要表達的關鍵，以此來推崇陳進東縣長所主持的縣政成績是「政聲到處聽清謳」。江擎甫對於這位宜蘭人津津樂道的「良醫良相」醫生縣長，十分敬佩，能有幸結此良友，親炙聆教，足以快慰平生，故賦詩以頌之。

名言一席慰平生，飽德蘭陽喜識荆。

日下江河誰倒挽，中興大業賴完成。

江擎甫〈陳縣長進東留飲賦呈〉七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二》，塗鴉篇

（五）鼎鼎才名噪藝壇，每看墨戲便加餐 — 鄭坤五

附圖十九



翻拍自 1933 年瀛洲詩集

鄭坤五（1885-1959），字友鶴。乃新舊文學論戰時舊文學陣營的主要發言人。祖籍福建漳州，畢業於漳浦中學。後學家遷至臺灣，設籍於鳳山郡九曲堂。日治時期曾任法院通譯、土地代書及大樹庄庄長。1927 年擔任漢文雜誌《臺灣藝苑》編輯，亦曾擔任《三六九小報》顧問。戰後遷居高雄市，曾任高雄中學及屏東女中教師，亦曾擔任《光復新報》主筆。鄭坤五擅長寫舊體詩，亦用淺近的文言寫雜文與小說。他在臺灣文學史上值得注意的事，第一為「臺灣國風」之說的提出，在鄉土文學尚未受到普遍重視，臺灣話文的書寫剛被新文學家提出之前，鄭氏已強調「鄉土文學」的重要，並已付諸實踐。他將臺灣歌謠提升至與《詩經·國風》同等的位置，在當時可謂獨具慧眼。第二，他戰前以淺近文言書寫長

篇小說《鯤島逸史》、《活地獄》、《大陸英雌》，戰後則有《愛情的犧牲》，此現象在舊文人中相當罕見，其中尤以《南方雜誌》出版的《鯤島逸史》最為著稱。⁹⁴

鼎鼎才名噪藝壇，每看墨戲便加餐。

東家立雪⁹⁵能容否，九曲堂前獨慕韓。

⁹⁴ 鄭坤五之生平概述參考《臺灣歷史辭典》，施懿琳撰稿之〈鄭坤五〉詞目，頁 1246。

鄭坤五乃日治至戰後初期，相當值得注意的傳統舊文學家。從詩題中，可知江擎甫對於這位「捍衛舊文學」不遺餘力的詩界前輩，吐露欲向其學習之心，且表達出十分敬仰與懷念之情，詩人曾於另一首詩作〈新營〉的詩題下，有一段小註：「鄭坤五氏之滑稽文章，紀述暢仙蓬萊遊記鹽水製糖一段，讀之令人捧腹。」可見詩人是十分欣賞鄭氏那關懷鄉土且語帶幽默筆調的文章，故說「每看墨戲⁹⁶便加餐」。

江擎甫對於漢詩創作之熱情，除了承傳自其父之漢學基因外，相信在詩社的參與諸多同好的切磋交流過程中，必也深受啓迪。日治時期西螺地區文風鼎盛，莢社正是因應這種文學氛圍而產生的詩社，江擎甫以十九歲年輕之姿即參與整個詩社的草創，此後便與莢社結下不解之緣，爾後積極的參與詩社內外課題擊鉢或聯吟創作活動，共創作了五百多首詩作，可說是為詩人在古典詩領域奠下了堅實的基礎，另外，因為莢社參入了嘉社組織，故詩社活動，從地方性的集會擴展至區域性的聯誼，詩人的視野得以開闊，乃至參與全島詩人大會得以與島內名家作交流。到戰後莢社活動幾乎停擺，詩人仍本著對莢社深厚之情感，希望能為莢社在歷史洪流中找到了定位而作〈莢社沿革〉一文。而與莢社同人的結織與相交，一方面改變了詩人原本怯懦的個性，一方面也拓展了其人際關係，相對的也豐富了詩人創作的內涵。

⁹⁵ 立雪，乃用典故來比喻尊敬師長和虔誠向學之意，此為江擎甫欲向鄭坤五詞長學習之敬語。宋代游酢、楊時拜見程頤，剛好碰上他坐著小睡，二人不敢驚動，便站著等待，程頤醒來時，門外已下雪一尺多深。典出宋史·卷四二八·道學傳二·楊時傳。後亦作「立雪程門」、「程門雪」。

⁹⁶ 墨戲乃鄭坤五於日治時期的《詩報》上之專欄名稱，以書寫帶有戲謔色彩的文字為主，此係先生繼首揭通俗性的民間歌謠為「臺灣國風」之後，試圖在舊文學創作上開始與臺灣話文運動與鄉土文學運動中所提出的理論相結合的一項試驗作品。

第四章 江擎甫漢詩析論（上）

筆者目前所蒐集到江擎甫的漢詩作品來源，有發表於莢社定期、不定期之課題擊鉢後所抄錄之《莢社詩稿》中，數量約有五百多首¹，多是當時莢社聚會時的擊鉢與課題的詩作，為詩人早年習寫漢詩之啓蒙階段所存留之作品。1935年（昭和十年）為紀念莢社創社十五週年，集當時十七位社員、二位顧問，共計十九人之詩作編纂成的《莢社同人錄》中，亦收錄有其詩作：律詩四十首，絕詩六十首，共一百首，此為總結莢社活動的一部詩作，雖少部分內容不免沾染遊戲鬥智、庸俗僵化之色彩，但從本文前列章節對江擎甫的家世生平、時代背景，詩社參與及交遊網絡所進行之分析論述後，我們對其日治時期參與莢社活動及所創作之詩作所具有的時代價值，仍是持高度肯定的。

另外，此次新出土的江擎甫相關臺灣文獻中，包含詩人自己於1948年、1990年兩次編次的《樹德草廬詩稿》、《樹德草廬詩稿續編》，共收錄有近七百九十首詩人編輯選錄過的詩作。而零散未整理的手稿中，也有上百首詩作及大量的聯稿。這些都是屬於文獻價極高的第一層位的文學史料。

最後，為求分析之文本能更完整與全面，筆者則是多方從當時印刷刊行的詩集或報紙中，逐一去蒐羅整理，發現到許多散落於眾詩集或刊登於當時報紙中的詩作²，數量也多達百首以上。這些來源的漢詩內容雖多有重複，但加總扣減後，江擎甫一生創作的詩作數量仍然高達上千首之多。其中古詩絕律各體兼備，更曾試作竹枝詞及民歌歌謠，本論文主要乃是就作者所作之絕句、律詩、古詩這部分，加以梳理歸納、研究分析，其餘如詩鐘、對聯或文章部份，則是作為佐證資料，在本章節中不加以深入探析。

經此整理分析後，筆者發現江擎甫創作的漢詩體例以七言絕律佔最多數；而依其創作動機來論，則以擊鉢課題、旅遊寫景、抒懷寄慨、應酬唱和所為之篇章最多；如依題材內容約可分為，詠物詩、詠史詩、時事詩、田園詩、旅遊詩、閒詠詩六類，下文中對江擎甫的漢詩進行題材析論時先論其題材定義，並探其源流與發展，最後論及其內涵，並援引江擎甫詩作以為例證，並加以深入剖析，希望透過詩作題材內容的探析，歸結出江擎甫漢詩之特色。而本章節先就其詠物詩、詠史詩、時事詩三類題材的詩作詳加解析。

¹ 可參照文末之附錄（一）。

² 可參照本文附錄（二）、（三）。

第一節 詠物詩

一、詠物詩探源義界

中國詩中的人與物，常是恬然安適地相處著，人情與物態，天然交融，物我的界限有時是泯滅的。中國詩中最常用的手法，大抵是託物以起興、擬人以比況、就物以賦志等等，純寫人情世作的作品較少，所以詠物詩的創作數量是最為可觀的。

3

可見古之詩人在與大自然恬然安適的相處中，常能自然與人情交融，物象與自我合一，取自然意象為喻，發之為詩，故詠物詩是中國傳統詩歌中的一大品類。詠物詩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詩經》、《楚辭》中那些以動植物為比興對象的民間歌謠，如《詩經》變風變雅中的社會詩〈碩鼠〉、〈黃鳥〉等諸篇即是。〈碩鼠〉中「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及〈黃鳥〉中「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便是食黍的大老鼠和啄粟的黃鳥來諷刺官吏暴斂橫行的惡劣行徑。⁴由此可知在《詩經》那個年代，已知藉物以諷諭的技巧，故俞琰在《歷代詠物詩選》序中便依此認定其為詠物詩之祖：

古之詠物者，其見於經則灼灼寫桃華之鮮，依依極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漉漉擬雨雪之狀，此詠物之祖也。⁵

但真正具備詠物詩具體特徵的應是《楚辭》的〈橘頌〉，詩中既對橘的外部形態做了形象的描繪，同時又以物喻人，寄託意涵於其中。故《四庫全書總目題要》集部五、別集類四的〈詠物詩提要〉中，則推崇屈原〈橘頌〉為詠物詩的萌芽之作，另外，文中亦述及詠物詩其演變的情況：

昔者屈原頌橘，荀況賦蠶，詠物之作，萌芽于是，然特賦家流耳。漢武之天馬、班固之白雉、寶鼎，亦皆因事抒文，非主于刻畫一物，其託物寄懷，見于詩篇者，蔡邕詠庭前石榴，其始見也。沿及六朝，此風漸盛，王融、謝朓，至以唱和相高，

³ 引自黃永武著〈詠物詩的評價標準〉一文，《詩與美》，臺北市：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7年4月6日印，頁153。

⁴ 參考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市：華正書局，1994年7月版，頁44-51。

⁵ 引自清·俞琰輯，易繙雲、孫奮揚合註《歷代詠物詩選》上冊，臺北市：廣文書局，1968年1月，頁4。

而大致多主於隸事。唐宋兩朝，則作者蔚起，不可以屈指計矣。……唐尚形容；宋參議論，而寄情寓諷，旁見側出于其中，此其大較也。⁶

歸結而言，中國詠物詩的流變，自《詩經》、《楚辭》以降形成傳統，迨自六朝此風乃漸興，唐宋以後更是蔚為風潮，自是詠物成為詩歌中重要的一種題材。臺灣漢詩承傳自中國，故以詠玩寓志為主的「詠物詩」，在臺灣古典詩中亦是經常可見的。⁷

至於什麼詩才算詠物詩？詠物詩的範疇又是為何？檢視清康熙敕編《佩文齋詠物詩選》及俞琰《歷代詠物詩選》二書之編輯體例，我們發現其所編收之詠物詩，可謂包羅萬象，其中還將抒情、寫景、詠歲時等詩歌也編入其中，似乎是失之寬泛。而洪順隆在定義詠物詩時，指出詠物詩：

主旨在吟詠物的個體（包括自然界和人造的）的，也即作者因感於物，而力求工切地「體物」、「狀物」、以「窮物之情」、「盡物之態」，且出之以詩體的，才是詠物詩。⁸

故洪順隆認為「詠物詩」應以吟詠物體個體為主，抒情、寫景、寫人、寫天、吟詠兩個以上的個體所組成的面者，皆不可列入詠物詩。洪氏之觀點，似乎又太過於將「詠物」的定義鎖定於必須是吟詠具實體物象，吾人認為，若拘泥此見則恐失之狹隘。

綜合以上所論，故本論文採用林淑貞於《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一文對「詠物詩」所持之定義與看法：

I 詠物詩自當以刻摹物象為主，凡是天象、女子、僧、道以物之品味，而能展現「物趣」者，皆視為詠物之一類，此「物」非必為非人類之生物。

II 以物起興，藉以抒發所欲詠嘆之情志時，亦可視為詠物；或是藉物來託喻、言志者亦屬之，並非備是客觀寫物、體物方稱為詠物詩。

III 詩題雖無詠物，但是內容與物象關涉者，亦視為詠物詩論述。⁹

⁶ 永瑤編《四庫全書總目題要》，臺北市：臺灣商務，三十二集、集部、別集類二十一，1968年，頁81-82。

⁷ 參考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二刷，頁89。

⁸ 引自洪順隆著《六朝詩論·六朝詠物詩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85年3月再版，頁7。

⁹ 引自林淑貞著《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臺北市：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4月初版，頁30。

在詠物詩傳統中，有兩種寫作基本模式，誠如李重華所云：「詠物詩有兩法：一是將自身放頓在裡面，一是將自身站立在旁邊。」¹⁰第一種是主觀的寫物，將物擬我或我擬物象，欲藉「物象」的特質、處境來表抒自己情志或特殊遭逢的方式，即是以雖「寫物」實「言志」為主。第二種則是客觀的觀物寫物，以摹寫外在審美客體為主，齊梁的詠物詩大都為客觀的摹寫物象，以我觀物，具摹物象，此即是以博物觀覽為主¹¹。前者乃運用「比」、「興」的手法，以擬人、譬喻、象徵等藝術手法，表現出物體之外特有的神韻與意象；而後者運用的是「賦」的寫作技巧，以摹狀寫物為主。

詠物詩的書寫雖然看似容易，其實是極為難寫，故清朝的錢泳在《履園譚詩》中就曾這麼說：

詠物詩最難工，太切題則黏皮帶骨，不切題則捕風捉影，須在不即不離之間。¹²

如果只著力於「詠某物，切某物」，那只落於摹狀寫物；如果又完全不切某物，則純是借題發揮，又不能叫做詠物詩了。詠物詩的靈妙之處，即是在似與不似、不即不離之間，孰能掌握這靈妙之處，即能創作出詠物詩之佳作。

二、詠物詩之析論

江擎甫在 1990 年編次《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時，亦自編有「詠物」一類詩作共十六頁，自收詩作共六十三首。另外，在蒹社日常聚會課題、擊鉢中更是常以「科技新物」為題材來作詩，故在《蒹社詩稿》中亦有許多詠物詩作。詩人詠物類的創作主題十分多元，幾乎觸及到生活中食、衣、住、行各類，包括植物方面有詠：菊、梅、榕、蘭、老松、榴花、新荷、種棉、種鳳梨、種瓜、稻花…等；動物方面的有詠：雁、鶴、雞、鼠、蜂、蚊…等；在人物方面有詠：女妓的〈歌舞妓〉、〈老妓〉，有詠小人物的〈牧童〉，有詠身經百戰的〈老將〉；自然現象方面的颱風、雨、雲、雪、月、河川等，也都是詩人從自然界所摘取著墨的題材；另外，江擎甫亦有跳脫傳統實體類詠物的題材，以創新的構思，將抽象之物作為歌詠的對象，有：〈聲〉、〈木鐸聲〉、〈病榻雨聲〉、〈蟬

¹⁰ 李重華《清詩話·貞一齋詩說》，臺北市：木鐸出版社，1988 年 9 月，頁 930。

¹¹ 相關論述請參考林淑貞《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臺北：萬卷樓，2002）第一章緒論，文中並指出主觀式的藉物象來表抒情志時，取象的意義常關連到社會文化對物象所建構象喻系統之運用，讀者在解讀詠物詩時，必須進入此一特殊的文化語脈中才能體契作者之意，如是，寫物、觀物與解讀詠物詩，並非是一種單向的創作活動，而是一種交光互攝的投映方式，同時也是一種文化體系中的互動行為。

¹² 錢泳《清詩話·履園譚詩》，臺北市：木鐸出版社，1988 年 9 月，頁 889。

聲〉、〈筆力〉、〈世態〉、〈學海〉等作品；而新文明所帶來的科技新物，也常是詩人詠物詩筆下的題材，如：〈電扇〉、〈保溫瓶〉、〈寒暖計〉、〈蓄音機〉、〈飛行機〉、〈高射砲〉等。這其中純詠物者極少，主要多為利用比興手法，藉物以「抒情言志」或「寄託諷諭」，所以以下將其「詠物詩」依功能不同，概分為三種類型：一是詠物以感時、二是詠物以諷刺、三是詠物以寓懷。

（一）詠物以感時

1. 殖民悲歌之詠嘆

自乙未割臺，到日本戰敗，這五十年間，臺灣人民無時無刻莫不感受到河山淪劫的悲傷，但傷悲之餘，反抗之心卻從未消逝。從臺灣民主國到西來庵事件，長達二十年的武裝抗日，為臺灣人民反抗殖民的歷史，留下斑斑血淚。最後，這股反抗行動因日本強勢武力鎮壓及一連串高壓連坐政策的執行而被壓抑下來。隨著統治政權的漸行穩固，為因應世界情勢的轉變及日本國內政局的變遷，執政當局表面上是對身為殖民地的臺灣實行看似友善的所謂「同化政策」，但事實上只是其虛應之手段，殖民政權那政治獨裁、經濟掠奪、種族歧視的本質並未改變¹³，也因此雖言同化，但似乎是效果不大。故當時臺灣人民的反抗之聲並未因此消聲匿跡，而只是從強烈衝撞的表象行動，轉向比興諷諭的隱微反抗。詩人們往往是藉由詠物詩作，委婉地表達出殖民地人民對故國滄桑之感與對殖民統治者之控訴。

日本當時想盡辦法從中國手中搶下臺灣這塊在清廷眼中的化外之地，其主要目的即是著眼於臺灣的「天然資源」與「經濟利益」，故當取得臺灣的統治權之後，一切的施政目標即是「無止盡的掠奪再掠奪」，不管是「同化政策」，抑或是「皇民化運動」，在殖民統治者的眼中臺灣人始終都是次等的，是不准有任何主導權的，故不管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教育上始終都像是任人擺佈的傀儡一般「任人操縱任人輕」。

遍體何堪盡線縈，任人操縱任人輕。

若教木偶能言語，定向壇中訴不平。

江肇甫〈傀儡〉七絕，《莢社詩稿》，1928年

¹³ 參考葉石濤《走向臺灣文學》，臺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3月，頁45。

〈傀儡〉一詩，起句即能巧妙的切合詩題，以「遍體縈線」的外形及「任人操縱」的操偶行爲，真實的描摹呈現「傀儡」一物的基本特徵，可說是符合了詠物詩的基本條件「詠某物，切某物」的標準，但如果僅止於此，則與「謎語」無異，故作者巧妙藉由傀儡的「爲線牽制」、「任人擺佈」的物象，與詩人內心真正之感受密切地牽繫結合，達到控訴臺灣人民「任人操縱任人輕」的悲哀。「若教木偶能言語，定向壇中訴不平」則更是成功的將臺人無言論自由的處境，與木偶的有口卻不能言的物象結合，凸顯出殖民地人民言論與行爲受到殖民宗主國的嚴密監控「有口難言」的不合理現象。詩人能從傀儡一物，帶出臺灣人民被殖民的無限悲情與無奈，其因小見大，有所寄託，正符合了黃永武於〈詠物詩的評價標準〉一文中所說的：

一首佳妙的詠物詩，它的內涵應該像小小的盆池一樣，涵泳著南箕北斗，滿天星星。所詠的一花一草，都可以由物理推及人情，都可以有時代或歷史的時空投影在其上。如果不幸而落實於「為寫物而寫物」，僅僅相似某物而已，不能因小見大，不能以有限洞見無限、不能因一物洞見世界，那這首詠物詩就算失敗。就像畫家不能於畫中充分表現其理想，只說畫得像照片，得其形骸，而缺乏生命感，就算是畫家的失敗。¹⁴

而除了「傀儡」這個意象外，能夠貼切的反映出日治時期，臺灣人民處境中那「處處受掣肘」、「事事被遷制」的苦況的便是那「風箏」的意象。

疑是鳶聲唳，佳音遍紫穹。但須多放手，何怕少天風。

嘹唳青雲外，高低掌握中。一絲長繫體，碧落等樊籠。

江肇甫〈放風箏〉五律，《莢社詩稿第九冊》，1928年

「疑是鳶聲唳，佳音遍紫穹」，風箏又名紙鳶，故詩人首句即以鳶唳之聲落筆，言其音清厲響徹雲漢，透過聲音的敘寫立刻讓原本是無生命之物，頓時生動靈現起來，比對風箏做過多動作上的描述來得更有效果。而這聲音除了是造成聽覺上聳動的效果之外，其背後亦有希望高飛穹空的風箏能爲臺灣斯土斯民，一訴逸民之衷的隱藏含意於其中。1928年的臺灣，距改隸已歷34星霜，當時統治政權已趨穩固，臺人也大多已習慣於接受日本統治，鮮少再以武力來流血抗爭，接替而起的是溫和漸進的文化抗爭，1921年10月由林獻堂等人發起的臺灣文化協會正式成立，一方面藉由報刊雜誌的發行及透過協

¹⁴ 黃永武〈詠物詩的評價標準〉一文，《詩與美》，臺北市：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7年4月6印，頁170。

會成員的四處演講啓發民智、灌輸民族精神，一方面則是透過「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積極的向日本當局爭取政治上的參與權。日本當局不但沒有善意回應，且利用 1923 年 1 月實施的「治安警察法」爲法源依據，並於同年 12 月，強力的搜查並扣押當時從事政治請願活動的蔣渭水等人，一時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整個臺灣陷入恐怖狀態。¹⁵江擎甫雖不是個政治熱衷者，就目前出土文獻所見，也不曾有參與過此類政治活動，但從葉榮鐘等人所著《臺灣民族運動史》中得知，當時在西螺街開業行醫的黃文陶也因參與支持「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遭到日警的傳訊並被扣押過，江擎甫曾自述受黃文陶這位畏友的薰陶影響甚大，詩人對其更是敬仰有加，故對於當年臺人積極想要向日方爭取政治參與權而被一再打壓的情形必是深表同情。詩人以風箏上升過程操弄者必須不斷放長絲線，才能讓風箏隨風揚起爲譬喻，道出「但須多放手，何怕少天風」，藉此含蓄的表達出臺人的希望。「嘹唳青雲外，高低掌握中」一句也頗有所指，以「風箏」即使是高飄於青雲之外，但它不過是沒有生命的紙「鳶」，無法擺脫操控，自由高飛，以層遞手法來強化前聯「但須多放手，何怕少天風」的說法。末聯是全詩最值得深思之處，因爲不管風箏飛得多高，只要被那「一絲長線所繫」，所有高飛之理想，最後總成泡影，而那看似無邊無際的「碧落穹蒼」也只不過是座大型的「樊籠」罷了，詩讀至此，反覆咀嚼，不禁令人對詩人這種翻案式的寫作技法及過人的高見，佩服不已。另一首〈紙鳶〉詩作，亦有相同之意境：

高下依人敢自矜，扶搖碧落影層層。

幾時脫卻青絲苦，雲路茫茫或可登。

江擎甫〈紙鳶〉七絕，《莢社詩稿第二冊》，1923 年

〈紙鳶〉一詩雖題爲紙鳶，但詩人創作時並不從紙鳶的外形、樣式去描寫，而是從「人以線操縱紙鳶飛行」的行爲興會著手，且賦與紙鳶生命，所以才會有「高下依人敢自矜」、「幾時脫卻青絲苦」這樣深刻的擬人化句子，同時也生動活潑的象徵著受異族統治的臺灣人，同樣渴望早日脫卻「被殖民」、「被歧視」之苦，能再登於茫茫之青雲路上。

榕爲桑科，常綠喬木。分枝極多，覆蓋面廣大。由枝出叢生氣根，狀如馬尾，長者下垂入地，繁殖容易且生長快速，於臺灣鄉間常可見其枝繁葉茂、高大聳立的身影。但

¹⁵ 參考葉榮鐘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第四章〈臺灣議會設置運動〉、第五章〈「治警事件」始末〉及第六章〈臺灣文化協會〉等章節所述，臺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0 年 6 月一版六刷，頁 107-351。

以〈盆榕〉為詩題，這「盆」字即暗喻著原為生命力旺盛的榕樹，因要作園藝「盆栽」觀賞，必為狹隘的生長空間所限，無法「一展長材」。

伸屈依人感不窮，拂雲何日聳瀛東。

年來解放罽塵上，莫使高材老此中。

江擎甫〈盆榕〉七絕，《莢社同人錄》，頁 43

「伸屈依人感不窮，拂雲何日聳瀛東」一句應為「依人伸屈感不窮，何日拂雲聳瀛東」之倒裝，因文句次序的顛倒，使平板的言辭，因去熟生新而引人注目。另外，今日此時的「伸屈依人」與何日何年的「拂雲瀛東」相襯映，更是大大強化了「倍受圍限，拂雲無望」的相對失落感，厚實了整首詩嗟嘆的強度。最後，更以同情的語氣為盆榕請命，希望將之移植他處，莫使這高材老死盆中，將單純的詠物詩中，注入了詩人豐富的情感與隱含背後的思想傾向，大大提昇了這首詩的「內涵美」，就誠如詩學評論家黃永武所云：

詠物詩與謎語的最大差異，就是謎語只為切合事物，並沒有作者生命的投入，而好的詠物詩是不限於物的形象。物的本身只是一項假託與憑藉，所反映出來的主觀心境及思想傾向，才是美的所在。¹⁶

整首詩看似單純狀寫「盆榕」，但細細加以剖析後，才知其乃隱含深意，話中有話。臺灣原本是個資源豐富與發展潛力無窮的島嶼，故臺灣先民們不畏「禁令」與「黑水溝」重重的阻隔，前仆後繼的冒險渡海來臺開墾，本想能夠在此落地生根，進而開枝散葉，不料 1895 年的一紙馬關條約，讓臺灣淪為異族的殖民地，臺灣人也成為亡國之民，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一切的發展只能任人主宰，臺灣的豐沛人力與物產資源也都只是成了宗主國「無窮盡掠奪」的對象。雖然馬關條約中規定，清日兩國換文之後的兩年內，臺人得自由決定去留，不願居臺受日人統治者可以變賣家產返回大陸，但多數臺人仍是選擇留在臺灣，不是因為對日本的統治的認同，而是對臺灣這福爾摩沙美麗之島的眷戀。江擎甫一家於乙未割臺後，也曾一度想舉家內遷福建原鄉，但幾經考量後，還是決定立根臺灣，忍辱接受異族統治。這首詩中雖看似是對「盆榕」因環境的不利及人工的制約，無法自在生長，終得老死盆中的感嘆，但細細品析後，「盆松」意象與當時「臺灣」處境經過詩人的巧思經營後，竟然跨越物象界限緊密的結合起來，令人讀之不禁為之掬一

¹⁶ 黃永武〈詠物詩的評價標準〉一文，《詩與美》，臺北市：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7 年 4 月 6 印，頁 173-174。

把同情之淚，不只為「盆榕」，也為「臺灣」。詩人的這首〈盆榕〉與櫟社大老林朝崧一首〈盆梅〉：「不辭風雪老天涯，傲骨偏遭束縛加。打破金盆歸庾嶺，人間才有自由花。」¹⁷似有精神暗合之處。

2. 漢學承傳之省思

江擎甫除了對臺灣淪為異族殖民之處境，時有所慨，發之為詩之外，對於當時傳統漢學文化，因日本當局對書房之取締及漢學課程的撤廢，加上西風東漸後，新文學所帶來的衝擊與批判，都讓傳統漢學之存續倍受威脅，詩人自小生長於一個傳統之家庭，耳濡目染下自是多了一份對傳統文學存續的使命感，而這樣的使命感，鮮明的展現在以下兩首詩作中：

風飄帖畢出柴門，深夜誰人讀魯論。

廿紀狂瀾碎泮甚，斯文一髮喜猶存。(其一)

知是誰家舊課溫，咿唔聲裏聖賢魂。

傷心蠹字東漸後，此調人間久不喧。(其二)

江擎甫〈讀書聲〉七絕，《莢社詩稿第四冊》，1924年

這兩首詠物詩作，所詠之物非具實體，故要適當的切合其要，就必須善用「比擬」的具象技巧，詩人用具體的「狂瀾」、「蠹字」，來比擬抽象的「新時代潮流」；以細微如頭上之「一髮」，具體的道出「漢學」此一斯文將斷之危機，都比擬得極新穎貼切。傳統詩社的擊鉢活動，向來是新舊文學論戰時期，不僅新文學陣營將之視為毒蛇猛獸般的大肆批判，舊文學陣營中亦有對此揭起檢討之大纛，如僅僅依此來論斷「擊鉢吟」與傳統文學的價值，那所得只有如張我軍所說的「在糞堆裡滾來滾去，滾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滾得一身糞」¹⁸、「擊鉢吟是詩界的妖魔」¹⁹，但真的是如此嗎？筆者無意為此一論戰之成敗做翻案，只是想提供多元的觀點，並給予舊文人及舊文學更客觀的看待與評價，關於這一點，吾人可從施懿琳於〈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再觀察——兼論其對臺灣古典詩壇的影響〉一文得到較公允的答案：

¹⁷ 該詩選自林朝崧《無悶草堂詩存》，臺北市：龍文出版社，1992年。

¹⁸ 張我軍〈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臺灣民報》第2卷第7號，1924年4月21日，頁10。（東方文化書局複刊，1974年）

¹⁹ 見張我軍〈請合力折下這座敗草叢中的破舊殿堂〉，《臺灣民報》第3卷第1號，1925年1月1日，頁5-7。（東方文化書局複刊，1974年）

無可否認的，經過這場論戰之後，仍有為數不少的舊文人繼續醉生夢死，繼續以詩「干名聲、諂權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表示所有的傳統詩人皆是如此墮落，品格皆是如此低下，吾人更不宜遽下判斷——傳統詩人皆是御用文人，而後質疑：「御用文人有甚麼值得研究的呢？」……²⁰

另外，對於傳統詩人聚會及詩社活動常以「酒樓娼館」為據點，並招徠藝妓彈唱侑觴佐興，或可謂是名儒碩彥於乙未割臺後，感國勢之凌夷，悟科名之難遂，只能寄情於秦樓楚館，藉由與藝妓的飲酒對詩，以滌胸中之塊壘，以解喪國之憂慮。亦有認為，透過「才女名妓」這漢民族文化符碼的飄茵墮溷，讓所有的失意文人同聲一哭，寄託時不我予的悲憤難平。²¹因此讓「紅裙侑酒」幾乎是詩社活動時的必要餘興節目，詩社和詩人間的擊鉢吟，還有詩社同人出遊，往往都可見陪隨著藝妓的身影²²，這種「紅袖添香」的風氣，不但成為當時新文學家們對傳統文人大加撻伐的理由²³，甚至也引起了同為舊文學陣營的部分詩人在報端公開的提出改革的建議²⁴。對於當時詩社活動中，每有以酒樓娼館為聚會地點及召藝妓陪酒之風氣，江擎甫雖未正面提出贊成或反對意見，但從其詩作分析中，吾人或許可以從側面探知其對此一風氣之意見與看法。

枳籬茅舍碧紗櫺，香滿堂中酒滿瓶。

消盡英雄憂國恨，勾人都是一帘青。

江擎甫〈酒家〉七絕，《莢社詩稿第三冊》，1923年

「枳籬茅舍碧紗櫺，香滿堂中酒滿瓶」一聯中「枳籬」、「茅舍」、「碧紗櫺」從遠而近，「香滿堂」、「酒滿瓶」則是由外而內的來摹寫「酒家」，不僅切合詠物詩對所欲詠之物，同時扣緊事物，運用詩人敏銳的觀察，對「酒家」的特色，作深刻且內外兼顧的描繪。更難得的是詩人匠心獨運，在空間上力求變化，景物由遠寫到近，鏡頭愈拉愈近，形成一幅動態流動的畫面，最後濃縮至一瓶酒上，正好也切合詩題「酒家」，

²⁰ 該文收錄於《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一書，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年11月，頁263。

²¹ 參考呂明純〈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日據時期臺灣藝旦的文化傾向及其影響〉一文，發表於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主辦之「疆界／將屆：2004年文化研究學生研討會」。

²² 參考李世偉著《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9年，頁42。

²³ 如葉榮鐘（筆名葉天籟）於1929年1月8日在《臺灣民報》242號，第8頁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墮落的詩人〉，即是對這種風氣提出嘻笑怒罵式的諷刺：「請設想這班墮落的詩人、一旦嗚呼哀哉、不幸被狗咬死了、詩壇將要怎樣地蕭條啊！第一、迫在目前的總督閣下的『年頭感賦』叫什麼人去『敬和瑤韻』呢？……第二、對著以『九間仔』為中心而散布於全島的所謂『鶯鶯燕燕』叫誰去贈詩呢？」

²⁴ 1932年1月1日宜蘭盧纘祥（字史雲，號夢蘭）在《詩報》第27號上發表了一篇〈壬申年全島聯吟大會之一提議〉一文，就主張應廢除招徠藝妓彈唱侑觴佐興的慣例。

可見詩人的巧意安排。而後聯則是作者內心真正所欲表達的想法：日治時期詩社的成立多是具有「互訴遺民衷情」、「維繫漢文一脈」之正面意義，但如想藉酒色，欲解「憂國之恨」，常是反為酒色所溺，故詩人提出了「消盡英雄憂國恨，勾人都是一帘青」之語，頗有警示世人之意。而江擎甫這樣的憂慮非是杞人憂天，如櫟社詩人林朝崧、林仲衡叔姪即是因改隸之痛所苦，縱情酒色，最後非但未解憂國之恨，反先傷自己。另一首五律詩作〈歌舞妓〉，亦是隱含深意：

莫管興亡恨，登場體態斜。舞來飛柳絮，譜出落梅花。

藝已成完璧，年猶未破瓜。墜鞭多少輩，為汝不思家。

江擎甫〈歌舞妓〉五律，《莢社詩稿第七冊》，1934年

首聯「莫管興亡恨，登場體態斜」即是暗引杜牧〈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國恨」之詩句，在這裡，詩人巧妙地將唐末亡國在即的歷史與臺人已是亡國之奴的現實結合起來，隱含諷諭及深沉的悲慨。其後「舞來飛柳絮，譜出落梅花」則以倒裝之筆法，極書舞妓們曼妙之舞技及動人之歌藝，舞來如柳絮輕飛，唱出如〈梅花落〉般哀怨動人的曲調，實有暗合杜詩「隔江猶唱後庭花」之巧思在內。「藝已成完璧，年猶未破瓜」一聯則是工對，乃與下聯「墜鞭多少輩，為汝不思家」互為因果，「墜鞭」一詞乃引唐傳奇〈李娃傳〉中之一段風流雅事為典，實是與詩題十分切合。整首詩，雖無一句勸諫之語，但從首句「莫管興亡恨」起興及末句「為汝不思家」作結之安排觀之，則諷諫之意在其中矣！

3. 科技新物之體驗

另外，日治時期的臺灣，雖是一異族統治的殖民地，但弔詭的是因為被殖民，使當時的臺灣，竟成了比之中國各省都更加現代化的地方。由於當時正處於一個由舊變新的年代，不僅物質文明突飛猛進，其聲光化電的新文明、新科技，著實也令一直未受文明洗滌的臺灣人民目眩神迷，瞠目結舌，連傳統的生活型態也因此有了很大的轉變。另外藉由便利的大眾傳播、有別於傳統的新式教育，以及海外留學、旅行之風盛行等管道，敲開了臺人與外在文明世界接觸之大門，因此孕育出複雜而又多元的文化思維，凡此種種都是造就臺灣文學獨特性的因素。而這種來自「文明世界」摩登氣息的衝擊，也充份展現在古典文壇的創作實踐上，故許多「新題詩」被傳統詩人以好奇、新鮮的眼光，大量的創作著，江擎甫詩作中亦存有數十首，試舉幾首觀之：

玻璃為管木為床，升降無恒報暖涼。

華攝似能參造化，卻待玄理盒中藏。

江肇甫〈春夜雅集席上拈寒暖計為題〉七絕，《江藻如手稿》

「寒暖計²⁵」其實就是測量氣溫的「溫度計」，首聯敘寫其外表及功能，次聯則是寫詩人初次接觸這項科技新物，對於其「測暖報涼」之奇妙功能，無以名之，只能以「造化」、「玄理」等一些玄妙之辭來傳達其既驚又喜的心情。

空中稱霸獨橫行，聲似春雷轟轟鳴。

最是彈煙鎗兩地，英姿一現萬人驚。

江肇甫〈飛行機〉七絕，《莢社詩稿第三冊》1923年7月24日在香港醫院擊鉢吟

此詩對於飛機有深刻的描述，詩句從飛機於空中飛行之橫行無阻之勢寫起，次句以譬喻、摹聲的雙重修辭技法去描摹其飛行時之巨大聲響，尤其是運用疊字的技巧，大大增加了聲響懾人的氣勢。詩人在首句即從形勢及聲勢刻畫出飛機駭人的體態，最後又以飛機馳騁於沙場上的英姿作結，清楚的展示飛機雄霸空中之英姿。

從這些新器物的使用與觀察的紀錄中，我們可以發現這種陌生化的經驗為詩人締造新的想像之空間，並激盪出動人的詩緒，創作出許多堪以存世的詩篇。另外，從這些詩作中，我們亦可了解傳統詩人對於「現代文明」的潮流是有所感知，而不是像新文學家口中所說傳統文人都是「守舊」、「落後」的一群。

（二）詠物以諷刺

詠物以諷刺乃是藉由所詠之物以嘲諷或勸喻手法，揭露社會黑暗、批評時局政治，表達人民心聲的詩歌表現手法。而這樣的手法源遠流長，《詩經》中許多的社會詩，如〈碩鼠〉、〈鷓鴣〉、〈黃鳥〉等已知用具體之物象來表述欲諷詠的對象，一直到現代這項傳統從未消失。尤其是日治時期，在苛暴的異族政權統治下，屢興文網，詩人為避免以文賈禍、以詩犯禁，更是屢屢藉由這種比興諷諭之創作手法，來抒吐塊壘，諷刺時政，如洪棄生的〈猛虎行〉即是以「猛虎」為喻來指控日本吏員的暴行，林獻堂〈鼠〉、

²⁵ 據江槐邨表示，日治時期的溫度計可分一般溫度計、體溫計及寒暖計三種，而寒暖計為專門量氣溫之溫度計，有攝氏及華氏之標示。

莊幼岳的〈蚊〉、莊太岳〈蝨〉則是以「鼠、蚊、蝨」來暗諷日本官吏收刮小老百姓民脂民膏，中飽私囊的可惡行徑，即使戰後的臺灣回歸企盼已久。²⁶而就其內容可分為對苛刻政令的抨擊、對投機分子的嘲諷、對經濟剝削的控訴及對戰後時局的感慨。綜觀江擎甫這些託物以寓諷之作，將殖民的悲情、社會的不公和時局的悲慨融入其中，怨而不悱，淺白中見深刻。

1. 對苛刻政令的抨擊

飲啄依人勁翮垂，箇中生活昔時非。

不平慎勿高聲叫，籠外眈眈正擇肥。

江擎甫〈籠雞〉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詠 6 頁

〈籠雞〉一詩中「飲啄依人勁翮垂，箇中生活昔時非」以時間的今昔對比，凸顯出野雞長久被關在籠中，原本的野性已被馴化，看不到昔時那「勁翮揚張」的霸氣。但除卻這表面意義外，我們亦能感受到詩人內心是有感臺灣淪日既久，臺人的原本激昂澎湃的民心民氣正快速消融，而發出之感慨。另一方面「不平慎勿高聲叫，籠外眈眈正擇肥」一聯，詩人除了透過十分平易寫實的語句，將籠外主人翁虎視眈眈要「擇肥而殺」的景象，栩栩如生的描繪出來之外，其背後之深意，透過了「不平慎勿高聲叫」一句道出「寄人籬下」者的悲哀與無奈；「籠外眈眈正擇肥」更是一語雙關，既是憐籠雞「任人宰割」之苦，亦有憫臺人「飽嘗苛政」之情，而諷刺之意不言可喻矣！

田疇隱隱露燈煤，不愛官私捉幾回。

莫怨漁人殘忍甚，多言易惹殺身災。

江擎甫〈捉蛙〉七絕，《莢社詩稿第六冊》1927 年

詩中雖說「莫怨」漁人殘忍，「但怪」自己多言招災，其實只是一種自我安慰、自我解嘲的反面寫法，因為弱勢的青蛙，要獵人網開一面是不可能的，只有委屈改變蛙鳴的天性以求自保，這與身為殖民地的臺灣人民，要企求執政當局仁慈且平等的對待，無異於緣木求魚，最切身的保命之道只能是強迫自己「緘口以保命」，被殖民者之悲哀，莫甚於此。

²⁶ 參考施懿琳〈日治時期臺灣古典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諭傳統〉一文，該文收錄於《從沈光文到賴和一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一書，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 年 11 月，頁 216-217。

日本統治者始終視臺灣為其戰利品，雖說後來推行「同化政策」及「皇民化運動」欲將臺人歸化為大日本天皇的子民，但本質上仍是充滿歧視、壓榨與不平等，在政治上是壓制、在經濟上是剝削、在文化上是歧視、在社會上則是充滿種種差別的待遇。雖說執政當局對傳統詩社及其活動採寬容的態度，但並非是放任不管，透過了嚴密的警察體系與苛刻的保甲連坐，佈下了漫天的文網，動輒得咎，故當時謹守「民族大義」的詩人，縱有許多不平，亦不敢隨意外顯，其不得長鳴的無奈及隨時可能因反動言語而罹禍的悲哀，化作詩句中的斑斑血淚，迴盪再迴盪。

除了政治上、思想上種種的峻苛的規定外，殖民當局在經濟上之相關政令，亦可說是「橫徵暴斂」無所不用其極。迨至日本軍國主義侵略野心引發諸多戰事，除了讓臺灣無端捲入戰亂中，執政當局亦因戰事之需要，在臺灣厲行「物資管制」政策，統制資金，統制物資，嚴行米糧之管制，行配給之政策，人民生活遂遭極大的限制。及至大戰末期，日本當局成立經濟動員本部，全面動員臺島人力物力，以投入戰事，導致經濟益形惡化，人民生活苦不堪言。²⁷如此苛令，詩人亦受其害，秉持悲天憫人之心，為自己也為島民，藉由詩作曲意諷刺矣！

溝邊艷放水丁香，隴上芳飄蠟蔗漿。

香國物資無統制，減增一任細腰娘。

江擎甫〈花訊〉七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愛字篇

詩中「細腰娘」、「香國」乃運用以事物的特徵或標幟代替事物的「借代」修辭法，來代替「蜜蜂」及其生活之「自然界國度」，饒富新趣又使其具人格化以反諷臺人比之不如，「溝邊艷放水丁香，隴上芳飄蠟蔗漿」一聯從極寫「香國」正值芳飄時節，百花盛開，反襯出當時臺灣「物資匱乏」之窘況。「香國物資無統制，減增一任細腰娘」則藉由稱羨「蜜蜂」們的物資來源充足，採多採少毫無限制，一任聽其自由，來憐同胞反而是因物資統制而斷炊枵腹、饕餮難繼。如此之自然界平凡無奇的現象，透過詩人巧思牽繫，竟能興無限之寄寓，除是詩人寫作技巧的高度表現外，亦能見其悲憫之胸懷。

²⁷ 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7年4月初版，頁194-207。

2. 對投機分子的嘲諷

誠如王德威所說：「古今文人在改朝換代之際所做的選擇，從來就是高下參差。或進或退的動機，唯存乎一心而已——在中原如是，在臺灣亦如是。」²⁸日人治臺之初，一批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文人，或投入武裝抗日活動，慷慨赴義；或誓不為日本殖民，遄返原鄉；或自比孤臣孽子，佯狂棄世。但隨著日本統治基礎愈行穩固，與執政當局的刻意籠絡，不少文人或為夤緣求進，或為沽名釣譽，不惜諂媚權貴，逢迎拍馬，成爲了「喪格」、「墮落」的文人。

畫欄銀架好棲身，隴上鄉音記尚真。

笑汝雄飛無大志，終年簷下總依人。

江擎甫〈鸚鵡〉七絕，《莢社詩稿》1927年第四期課題

對於那些接受籠絡，只知歌功頌德、諂媚權貴的「喪格」文人、投機分子，江擎甫借由暗含諷刺的詠物手法，表達對其鄙夷之意，〈鸚鵡〉一詩中「笑汝雄飛無大志，終年簷下總依人」看似在說明鸚鵡經人飼養後，因生活的舒適而忘卻了雄飛大志，只知盡日依人於簷下，實是暗諷當時一些接受日本當局籠絡馴服而喪失國格的文人。另外一首〈傀儡〉²⁹詩，亦是隱含類似的嘲諷之意：

掣肘身邊有線縈，登場無怪勢頻傾。

憐他四體皆完備，反被旁人弄一生。

江擎甫〈傀儡〉七絕，《莢社詩稿第九冊》1928年第七期課題

傀儡一物雖有人形，但完全無獨立自主之能力，一切行動皆須假他人之手，故詩人有感而發，寫下了「憐他四體皆完備，反被旁人弄一生」，雖說是對「傀儡」一物所發之浩嘆，但在詩人眼中對於那些甘爲日本走狗的臺人，又何嘗不是一具具被使來喚去，毫無尊嚴，徒具人形的「傀儡」嗎？

²⁸ 王德威《臺灣：從文學看歷史》，臺北市：麥田出版，2005年9月，頁82。

²⁹ 本首〈傀儡〉與上文中所舉之詩作爲同題詩作。

3. 對經濟剝削的控訴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成爲名副其實的「生產工具」，一切只爲了服務宗主國「日本」，故執政當局在臺灣施行苛刻的「田租稅賦」、攏斷資源的「會社專收」制度，藉此橫徵暴斂，所以儘管當時臺灣所生產的物資豐沛，但爲因應日本軍國主義向外擴張，需要大量的物資補給，故對內卻嚴格實施配給管制，故臺人乃自嘲爲「飢餓輸出」。這樣不合理的現象，身爲被統治者的臺人，都只能逆來順受，任其剝削，十分無奈，但詩人藉由鋒利之筆端，比物連類，暗含諷刺，足以一抒臺人之怨：

虺虺³⁰不絕和鳴蛙，半夜山齋肆毒牙。

吸血漫同橫暴比，曾將霹靂報君家。

江擎甫〈蚊雷〉七絕，《莢社詩稿第六冊》1928年第五期課題

江擎甫這首詩，以雷鳴「虺虺」之聲起句，以人們急雷似的「霹靂」聲響作結，前後一氣，將人蚊大戰寫得可謂「熱鬧」十足，頗合〈蚊雷〉詩題。而內容藉由蚊子「肆毒牙」、「吸人血」的惡行，暗諷殖民政策底下的日本官吏無所不用其極的剝削民脂民膏，如蚊子天生嗜血一般，令人民深惡痛絕，而有「去之而後快」的期望。這與莊幼岳詠〈蚊〉一詩：「晝伏昏飛輩，如雷聚小齋。但求飽膏血，未肯憐病骸。長夏妨人睡，中宵惱客懷。狂呼驅白鳥，瘡痍遍天涯。」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網羅冀得最玲瓏，注視浮礁與巨冲。

寶庫但知搜抉盡，誰憐創造到微蟲。

江擎甫〈採珊瑚〉七絕，《莢社詩稿第七冊》1937年

莢社第十八回定期總會擊鉢吟錄

這首詩亦是藉由採收工人，因一己之私利，將海底珍寶「珊瑚」搜抉殆盡，毫無憐惜之醜態，來暗諷挖苦日本官吏那欲將百姓民脂民膏剝削殆盡的惡劣行徑。另外〈捕鼠〉一詩，則是藉由補捉偷糧吃的鼠輩，來嘲諷執政者在物資缺乏的戰爭時期，不但不同情小老百姓，仍持續的橫徵暴斂的惡劣行徑：

用盡機關晝夜忙，東羅西索動全鄉。

³⁰ 虺虺乃狀聲詞。形容打雷的聲音。語出《詩經》〈邶風•終風〉：「暵暵其陰，虺虺其雷。」

物資缺乏空前日，鼠類難容再跳樑。

江擎甫〈捕鼠〉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1990年編次，詠10頁

全詩以樸素寫實的筆端，寫出鄉民們全員出動，用盡機關，從早到晚，東羅西索，要將那些背地裡偷吃農民辛勤耕耘所得米糧的「鼠輩」揪出來的景況。「物資缺乏空前日」一句為全詩「影射」之關鍵，不僅點出了詩作時間為日本戰時體制下的臺灣，日本當局為因應戰爭之大量物資需求，故一切資金、勞力、物資皆厲行統制，臺人生活可說是苦不堪言，也因為這樣的苦況，所以也就更凸顯出這些「跳樑鼠輩」的令人憎恨。這與《詩經·魏風·碩鼠》一詩中將剝削者形象化的比喻為令人痛恨的貪婪巨鼠，運用「比」的表現手法，表達人民不堪權貴壓迫和剝削，都是詩人體民所苦，為民所發的嘲諷之聲。

4. 對戰後時局的感慨

戰後的臺人原本期待脫離日本殖民的高壓統治後，能夠掙脫異族統治時如「傀儡」、「風箏」一般的重重束縛，期待能「出頭天」，詎料國民政府接管臺灣後，飽嘗五十年奴隸債的臺人，不但未能嘗到期盼已久重回祖國懷抱之「甘果」，反先因接收政府的舞弊營私及政策失當，飽嘗比日治時期「物資管制」更痛苦的「通貨膨脹」之苦。也難怪江擎甫會以〈光復生悲〉為詩題，感慨的道出「乍脫殖民束縛債，未蒙復國自由榮」如此無奈的語句。

在「重回祖國懷抱」的喜悅之中，臺灣的經濟卻有如江河日下，一瀉千里，比之戰爭時期日本統治下的情況更為糟糕，這是臺灣人民怎麼想也想不到的。日本統治臺灣，雖是殖民的經濟政策，但至少還是採「養雞生蛋」的制度，也就是好好養大母雞，等到母雞生蛋後，再取走成果。但戰後初期的國民政府沒有優先進行戰後經濟的重建與復原，而是「殺雞取卵」般毫無節制地直接把臺灣人民辛苦生產的米糖及各項物資，以強制接收、掠奪及走私的手段運往中國，名為「支援祖國」，實則泰半為貪官污吏「中飽私囊」。³¹再加上負責接收之官員，不懂經濟，只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物價飛漲，不思解決策略，只會大量印製鈔票，造成臺灣面臨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使得戰後臺灣的經濟更加雪上加霜，可說是百業蕭條，民不聊生。詩人有感於此，仍一本日治時期，以「詠物詩」來間接的反映並諷刺當時經濟上物價高漲，貧富不均極為不合理的一面，故寫下了這〈衣食住行〉這組寫實性且諷刺性十足的詠物組詩：

³¹ 參考少年臺灣雜誌社出版《少年臺灣》第八期，2003年1月，頁44。

單衣薄袷萬千元，刀尺聲消市外村。

安得東皇長稅駕，孤寒遍地盼春溫。(衣)

糧荒到處鬧頻頻，誰具婆心發巨困。

不信米倉螺浦地，斷炊竟達兩千人。(食)

斷壁殘垣歷劫深，張篷掛席避秋霖。

尋常竹木昂於桂，鴿舍蝸廬十萬金。(住)

人海崎嶇行路難，坦途驀地似層巒。

船資車賃休嫌貴，百塊應為一塊看。(行)

江肇甫〈衣食住行〉七絕組詩，《樹德草廬詩稿續編》，詠6頁

剛剛經歷戰亂摧殘的臺灣，尚處於「斷壁殘垣歷劫深」那百廢待舉的局面，沒想到隨即又面臨到嚴重的通貨膨脹，整個社會及經濟幾乎面臨大崩盤，通貨膨脹之誇張，甚至連吃一頓飯都要拿一大袋錢上街，最後竟淪落到四萬元舊臺幣才能兌換新臺幣一元，相信這慘痛的經驗仍是許多臺灣人心中永遠的痛。試看「不信米倉螺浦地，斷炊竟達兩千人」一聯，是那麼的真實，卻又那麼的諷刺，臺灣曾經是個豐衣足食的寶島，今日卻是到處鬧糧荒，斷炊枵腹大有人在，面對著這樣的紊亂的時局，詩人以寫實的詩筆記載當時老百姓們的種種苦況，從「單衣薄袷萬千元」、「斷炊竟達兩千人」、「鴿舍蝸廬十萬金」、「百塊應為一塊看」這些衣食住行的描寫中，讓我們感受到詩人那內心對時局的憂心忡忡與對百姓痛苦的深刻同情。

(三) 詠物以寓懷

《文心雕龍·明詩》³²有云：「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人類乃因情感豐富而異於他物，詩人更是人類社會中最饒富情感之一群，詩人往往藉由自身與自然世界的人、事、物交融感應，在心為志，發之為詩。故俞琰《歷代詠物詩選》序亦云：「凡詩之作所以言志也，志之動由於物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言，言不足故發為詩，詩也者，發於志而實感於物者也。」詠物詩如只停留在表面的描摹彩繪，寫得再好，也不過是物象機械式的反照，無法感動人心，如果詩人能應物斯感、感物吟志，將個人的心志與情感充份投射於所摹寫的物象之內，這才是詠物詩精華之所在。

³² 見梁劉勰撰，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臺北市：學海出版社，1991年2月再版，頁65。

1. 藉物以自況

誠如林淑貞於《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中所說：「詠物詩中，詩人往往取物的特質來譬況自己的德行，將自己與物性作一勾連，使讀者能聯類思考其中相同的質性，寫物其實並非寫物，而是借物來自喻，以達到曲隱婉約的審美功效。」³³

橫窗初見影娟娟，鳳尾³⁴纔舒翠色鮮。

漫訝枝如梅幹瘦，化龍他日上青天。

江擎甫〈新竹〉七絕，《莢社詩稿第二冊》1923年

宋朝大文豪蘇軾曾言：「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這句話表達出中國人對竹的高度依賴，中國人愛竹、用竹、吃竹，事事都離不開竹。中國傳統喜將植物賦予以德性，如以松柏象徵堅毅，以蓮代表清純，而「竹」因其有節，故被象徵為有氣節的君子，具有濃厚的民族性色彩。首先，〈新竹〉這首詩的空間安排上，頗見詩人匠心獨運之跡：與竹的初遇是隔窗見影，故景象是朦朧模糊的「娟娟」之影；次則推窗遠觀其翠綠鮮新的竹葉，景色是光鮮明亮的，給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感覺；再則趨前近觀其瘦骨嶙峋的枝幹，其感受是當下真實的，最後抬頭望向枝幹頂端的廣袤天空，思緒也隨之延伸至眼前空間之外的無垠未來，所期待的是未來的理想。如此流動且多變，化靜態為動態的書寫，創造了一幅絕美的詩境。另外，就色彩的部分，整首詩透過翠綠的竹葉及湛藍的青天的描繪，所營造的即是「新竹」那欣欣向榮的旺盛生命力，給人綠意盎然、生機無限的感覺，這與詩人當時那蓄勢待發的心境又是緊密的結合。創作此詩時，江擎甫正值二十三歲年輕之姿，身形瘦長的他，正積極創業，並滿懷期待，故寫竹即寫人，「新竹」是詩人自己的化身，是理想的典範，透過對此物之特質的描寫，來表抒自己欲創大業之雄心壯志³⁵。

東籬已罩九秋煙，酒冷重陽橘綠天。三徑淡容當更瘦，半階傲骨應彌堅。

貞心愛汝甘磨折，勁節如儂恥惜憐。一縷癡情長繾綣，關懷不減杜樊川。

江擎甫〈重陽後憶菊〉七律，《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二》，塗鴉篇

³³ 引自林淑貞著《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臺北市：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4月初版，頁197。

³⁴ 鳳尾乃指鳳尾竹其葉從枝端萌發，向左右排列，成鳳尾狀。鳳尾竹又名觀音竹，乃臺灣鄉間常見之竹種，常綠矮性竹，高約2.5公尺，枝多而細，簇生於節上，幼時多帶有白粉狀，節顯著，節間長。葉多細小，排成二列，形如鳳凰之尾羽，美妙優雅。

³⁵ 江擎甫遠邁其祖江開漢橫渡黑水溝隻身來臺開基立業的精神，自弱冠起即經營蠟燭廠，從事養蜂事業。相關事蹟可參看本文第二章〈時代背景與家世生平〉。

自古以來，「菊」便是中國文人、畫家吟詩作畫的絕妙題材，更是其寄情寓意的大好對象。誠如李仲亮所言：「大自然界的菊被文人雅士賦予人文意義後，就進一步成爲人文世界的菊。人文世界的菊被強烈人格化，用以投射人文世界的美德，久之遂形成種種公認的『菊格』。菊因它的菊格，常令落魄不羈、佯狂放逸的文人雅士頗有知遇知己之感，那種與菊惺惺相惜或與它融爲一體、靈犀相通的深刻感受，不時浸透在他們的作品中。」³⁶江擎甫這首〈重陽後憶菊〉亦是如此，全詩雖是詠菊，通篇不著一「菊」字，但句句均未離開菊。描寫的重點，集中在菊的特殊性質的展現，雖似單純寫菊的「甘受磨折」、「恥被惜憐」的高貴品格，但其言外之意，實是詩人的自況。而〈問梅〉、〈植蘭〉二詩，亦有同樣的表現手法：

消息關懷隔竹咨，可曾破萼著南枝。緣何甘與孤松契，底事難容浪蝶窺。

羨汝貞心真冷落，憐卿傲骨太支離。歲寒獨立嚴霜下，是否清高不合時？

江擎甫〈問梅〉七律，《莢社同人錄》，頁 48

靈根帶露不須刪，選種遙從九畹³⁷還。

別有孤高同臭味，國香忍使老溪山。

江擎甫〈植蘭〉七絕，《莢社詩稿第七冊》1935 年

日本治臺初期雖是對武裝抵抗之臺人採取血腥鎮壓，但對士紳、富豪等地方有力人士，採取安撫籠絡政策。自 1897 年起，總督府發佈「臺灣紳章條規」據之頒授紳章給具有科舉功名、有學問、資產或名望之臺人，藉以籠絡具地方資望的臺人，並安排其擔任基層行政的參事及街庄區長等職務，獲授紳章者多數是日治前期社會之精英及領導階層。³⁸江擎甫父親江藻如爲前清文秀才，乙未割臺後，雖是青雲路斷，但憑其深厚之學識及前清之科名，地方人士屢屢推薦其受領紳章，但其因民族大義而拒領紳章，雖是因此博得好名聲，但也讓生計受到影響，但他甘守清貧，終身只靠微薄之束修以維家計，從無怨言³⁹，父親這樣的高風亮節，對江擎甫影響甚大，故其從不巴結日人，一心想憑一己之力創業謀生，但屢屢因天時地利之不合或歧視的殖民政策而遭遇挫折與失敗，遭逢苦難折磨的詩人，乃藉詠梅之傲骨凌霜，呼喊出：「歲寒獨立嚴霜下，是否清高不合時？」

³⁶ 引自李仲亮著《全真人之花菊》，臺北市：隆瑋印刷有限公司，1995 年初版，頁 18。

³⁷ 九畹語出《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畹」古代計算土地面積的單位。說法不一，十二畝稱爲「畹」，或三十畝稱爲「畹」。《說文解字》：「畹，田三十畝也。」東漢·王逸注：「十二畝曰畹，或曰田之長爲畹也。」

³⁸ 參考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5 年 4 月，頁 62-67。

³⁹ 參考江擎甫撰〈藻如先生之懿範碩德〉，收錄於《樹德草廬詩稿續編》。

的不平之鳴，或惜蘭花孤高的特質，而發出：「別有孤高同臭味，國香忍使老溪山。」之浩嘆。

日治時期臺灣為異族之殖民地，在民族大義的驅策下，詠「梅、蘭、竹、菊」之傲骨清風以言志或自況之情形，屢屢可見。戰後臺灣纔解五十年倒懸之苦，卻又墮「戒嚴統治」、「白色恐怖」之惡夢，詩人對「梅」的書寫方式，隨著時代之變遷，亦反映在對「梅」書寫的轉變之上。

世亂春無色，運奇禍不單。
庭梅知我意，不放一枝寒。

江擎甫〈院梅〉五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二》1952年

這首詩是寫成於1952年，當時的臺灣人民經歷了二二八事件後的清鄉屠殺，經濟上的大崩盤，戒嚴令的實施及白色恐怖的政治迫害，「世亂春無色」一句即是詩人對戰後臺灣時局最沉痛的感觸；「運奇禍不單」則是寫獨子江槐邨受構陷入獄生死難測，而髮妻思子過度溘然長逝的苦痛；「庭梅知我意，不放一枝寒」雖言庭梅知其心意，故不著一花，但實是詩人藉庭梅無花以自怨自憐，同時亦是對當時殘暴的政權提出「沉默」的抗議。想想看，在日治時期，雖是異族統治，但詩人總還能藉物來諷刺時政或挖苦執政當局，故「梅」猶能以一身傲骨「獨立嚴霜下」，想不到回到祖國懷抱後的人民卻連基本的言論自由、生命財產都未獲得保障，也難怪江擎甫這時詩筆下的「梅」是噤若寒蟬的「不放一枝寒」。

或許江擎甫所傳承的是中國傳統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精神，故雖然承受了無此大的「無妄巨災」，但似乎也只是以此〈院梅〉、〈光復生悲〉、〈懷念邨兒〉等詩，聊發無聲的抗議，之後再也無更激憤之詩作，以記此遭遇、抒發憤悶，亦或可說是「白色恐怖」所帶給臺灣人的「恐怖陰影」揮之不去所致。

2. 藉物以自勵

殺盡強胡血未乾，鋒芒閃閃射雲端。
我藏浩氣三千丈，也逐龍泉一色寒。

江擎甫〈劍氣〉七絕，《莢社詩稿第四冊》1924年

江擎甫曾自述，自己生性柔弱卑怯，但因愛讀文天祥、陸放翁、陶淵明等先哲之悲天憫人的文章，受其薰陶，兼為畏友黃文陶之愛國精神感動，掃除怯懦，成為一位剛毅強者。從其 24 歲時所寫下的這首〈劍氣〉詠物詩作中，我們似乎可以感覺出，詩人那股「意志飽滿、不甘雌伏」的豪氣。這首〈劍氣〉率意造語，直吐胸臆，也因語言如此平易，自然給人一種酣暢淋漓的感覺。詩人托物以言其志，抒寫自己入世濟民的抱負：這是一把什麼樣的劍呢？是一把「殺盡強胡血未乾」的龍泉寶劍，這側筆一寫，已顯示出此劍非同一般。接著，正面寫出「鋒芒閃閃射雲端」寫出此劍鋒芒耀眼，直射雲端，十足是一把鋒利無比的寶劍。「三千丈」與「一色寒」巧用數字對比映襯，讓詩人那股「凌駕寶劍」豪氣盡現，同時也將一種急欲施展才能，創一番大事業的壯志豪情，靈現紙上。顯然「龍泉劍」是詩人自喻，而「劍氣」則比喻自己的凌雲志氣。詩人通過巧妙的藝術構思，把自己的抱負與理想，巧妙的融入「劍」和其閃閃耀動的「劍氣」形象裏，全詩思想性與藝術性結合得自然而巧妙，手法頗為高明。除了以〈劍氣〉一詩來寄託自己欲創大業之抱負外，〈不倒翁〉一詩則有自喻不為外力挫折而折腰的「傲骨」精神：

受盡推排氣尚驕，為貪遊戲任搖搖。

生來傲骨崢嶸甚，肯向人前一折腰。

江擎甫〈不倒翁〉七絕，《葦社詩稿第四冊》1925 年

「不倒翁」正如其名是任憑你如何擺弄，他都不會傾倒；儘管你使力把他推倒，他馬上恢復原來的姿勢，似乎是與人遊戲一般，故是兒童最喜歡的玩具。詩人將此意象加以展延，牽繫成自己的化身，將對自己的期許透過不倒翁的形象，具體而鮮明的勾勒出來。

一鞭殘照影成雙，短笛橫吹別有腔。

漫笑此身同賤役，牧奴曾定漢家邦。

江擎甫〈牧童〉七絕，《葦社詩稿第六冊》1926 年

第一句「一鞭殘照影成雙」寫景，第二句「短笛橫吹別有腔」狀聲，構成一幅有聲有影饒富農趣的「放牧圖」，第三、四句「漫笑此身同賤役，牧奴曾定漢家邦」語氣一

轉，一方面諷刺時人常以「出身高低」來評價他人，另一方面則是暗用春秋時代「甯戚飯牛扣角」⁴⁰的典故，來惕勵自己，英雄不怕出身低，不要「妄自菲薄」。

柔弱堤邊草，終年怯馬蹄。

春風來海角，一夜又萋萋。

江擎甫〈野草〉五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二》1952年

〈野草〉這首詩寫成於1952年，江擎甫遭逢家中巨變之後。詩人以「野草」為題，正可見其「看似柔弱但又堅強」的立世態度，他將自己比喻為「堤邊野草」，雖受盡馬蹄無情踐踏，但只要春風一陣，立即又是萋萋一片。而這「萋萋」一語為全詩之詩眼，既是切合詩題「野草」，萋萋二字疊用，更能將野草那堅毅不屈的韌性充份的展現出來。因為有如此樂觀之心，故江擎甫在遭逢生離死別的人生大難後，仍能藉物「療傷止痛」，求得心靈的安頓與解脫，這或許也是江擎甫一生雖是歷經許多磨難，但仍能長壽之因吧！

江擎甫詠物詩作大多創作於日治時期，在日人高壓與懷柔並濟的統治下，我們不但沒看見當時許多「無格詩人」的馴服醜態在江擎甫的詩作出現，而且還不時看見詩人將心懷「故國之思」、「遺民之慨」的筆鋒，以或隱喻或暗示的方式融注於「詠物」詩作中，正如施懿琳認為這是日治時期傳統詩人：「希望能藉著外在物象與內在心靈的複疊，含蓄曲折地控訴殖民政權，並抒發日本統治下臺灣百姓的苦痛與悲憤。」⁴¹因此這樣的詠物詩才算是「言之有物」的好詩。

黃永武則認為：「大凡童子初學作詩，塾師每試以詠物為詩題，寫作者必先講究切合事物，注意用切合各物的固定詞彙與典故，繞繚於各物的周圍，作明寫或暗示，這種陳舊的方法行久了，往往減弱了「詩」的韻味，而助長了「謎」的氣味。」⁴²但綜觀上述說明，筆者認為江擎甫詠物詩中並未有墮入此「詠物劫」，在其平易淺白的詩風中，仍充滿詩人對時代的體認與個人情感的挹注，其詠物詩在內容方面，取材十分多元、意象表現鮮明，諷諭也頗深刻；而在形式上，則以散文化和口語化入詩，比興、典故也多能

⁴⁰ 此典故出自屈原《離騷》：「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甯戚是衛國人，他修身以德卻不受重用，故改以經商為業。有一天他夜宿齊國都城東門外，正巧遇到夜裡外出的齊桓公，於是他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敲擊樂器唱歌自我推薦。齊桓公從歌詞中知道甯戚是賢能的人，於是任命他為官。

⁴¹ 引自施懿琳〈日治時期臺灣古典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諭傳統〉一文，該文收錄於《從沈光文到賴和一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一書，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年11月，頁219。

⁴² 引自黃永武著〈詠物詩的評價標準〉一文，《詩與美》，臺北市：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7年4月6印，頁153。

活用巧用，亦可見其詩學涵養，雖然其詠物詩作之氣勢與意韻與唐宋許多詠物名家無法相提並論，但比之臺灣許多詩人將「詠物詩」視作才學見聞馳騁之地，極事雕巧，或只求「詠某物切某物」，而無寄託，沒有作者生命的投射，成了無法感動人的摹物詩。綜觀江擘甫詠物之作，無此弊病，真令人為之嘆服。

第二節 詠史詩

一、詠史詩探源義界

中國詠史詩的正式誕生是在東漢時期班固詠緹縈救父的五言詩作，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具有悠久的歷史，不過早在《詩經》、《楚辭》中已有不少運用歷史題材入詩的先例⁴³，如「被認為是周族史詩的〈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讚頌了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業績，反映了西周開國的歷史。」⁴⁴這些篇章雖詳於敘事，但多是歌頌詠嘆民族英雄，有其鞏固政權，穩定國體的目的，而非個人主觀意識的呈現與個人心志理想的寄託，仍缺乏「詠」（詠嘆、歌詠）與「史」（歷史）結合的形式及詩之所以為詩的言志、抒情性質，故論者評此類詩作：「初具直接詠嘆歷史題材的精神，唯在形式上不甚明顯外，其基本性質亦與後代詠史詩不同。」⁴⁵

相對於《詩經》，《楚辭》在創作意念及寫作手法上，對後代詠史詩則有更深刻的影響。《楚辭》中的歷史題材的選用，其意在「以古比今」，如屈原的《離騷》中充份引述上古帝王成敗的事跡，以之借古諷今，可以說是後代詠史詩隱含著強烈之諷諭精神的源頭，而舉古代賢人見棄於君之事蹟，乃藉引古人之不遇者以自我慰之，更是與後世詠史詩中引古人喻自己，以傾吐懷抱、寄寓感慨的創作理念有密切關係。

把「詠史」作為詩題的，始於東漢初年的班固，但班固的詠史詩，乃歌詠緹縈救父事，僅詠一事，聯綴《史記》之本事，很像「史傳體」，再加上文辭質直，缺乏真摯的

⁴³ 參考廖振富《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5月，頁19。

⁴⁴ 摘自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0月初版二刷，頁74。

⁴⁵ 以上論點可詳參徐亞萍《唐代詠史詩與中國傳統士文化關係之研究》，高雄市：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9年6月，頁120-122。

情感，所以被鍾嶸評為是「質木無文」。如果以詩歌藝術成就來論此詩，則文學價值不高，但就創作題材而言，它是中國詠史詩的首唱，開創中國詩歌以歷史人物事跡為寫作題材的傳統⁴⁶，也建立了所謂「正體」詠史詩「據事直書」⁴⁷、「櫟括本傳，不加藻飾」⁴⁸的寫作特色。

班固詠史出現後，到了建安時代，王粲、阮瑀、曹植、均有「詠史」之作，且詞采飾修比之班固已有進步，但依然是承繼「據事直書」的寫作手法，專詠一事，就史事論史事。齊益壽〈談六朝詠史詩的類型〉一文便將自班固詠史以降此類以「據事直書」為主的詠史詩作歸類為「史傳型」詠史詩，並對其有如此之評論：

這一型的詠史詩，所詠對象都是一特定的古人，而且人物事迹，全有出處……如此，在『述』的部分便不能不受史實的拘限，作者所能表現的不過是修辭剪裁的功夫。而『贊』的部分差不多都是異口同聲的贊美感嘆，別無新意。⁴⁹

也因為如此，「史傳型」詠史詩這種寫法及內容，不免失之單調，故而真正大大拓展了「詠史詩」藝術領域的則必須歸功於左思〈詠史〉八首。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他作有〈三都賦〉，構思縝密，形式宏偉，曾令豪富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聲名因此大噪，但他詩的價值，更在其辭賦之上，詠史八首更是奠定了其在文學史上不朽之地位。⁵⁰

太沖〈詠史〉，景純〈遊仙〉，皆晉人傑作。〈詠史〉之名，起自孟堅，但指一事。魏杜摯〈贈毋丘儉〉，疊用八古人名，堆垛寡變。太沖體實因班，體亦本杜，而造語奇偉，創格新特，錯綜震盪，逸氣干雲，遂為古今絕唱。⁵¹

這是明·胡應麟在《詩藪》中評左思〈詠史〉的一段話，可見其既受前人的影響，但又有一定的創新。他的〈詠史〉八首將「史事」，以一、二句剪裁鎔鑄，置於媒介地

⁴⁶ 參考廖振富《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5月，頁26-28。

⁴⁷ 丁福保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之緒言：「班固詠史，據事直書，特開子建、仲宣詠三良一派。」

⁴⁸ 清·何焯著、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下冊卷四十六，評「張景陽詠史詩」條，中國北京市：中華書局，1987年6月，頁893。

⁴⁹ 齊益壽〈談六朝詠史詩的類型〉，《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0卷4期，1977年4月，頁9-12。

⁵⁰ 《文心雕龍·才略》裡說：「左思奇才，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可見劉勰把左思的詠史詩當作出類拔萃的作品。而鍾嶸《詩品》亦將左思詩作列為上品。沈德潛《古詩源》亦有云：「太沖詠史，不必專詠一人，專詠一事，詠古人而已之性情懷抱俱現，此千秋之絕唱也」足見地位之高。

⁵¹ 明·胡應麟《詩藪》，臺北市：廣文書局，1973年9月，頁436。

位，其真正目的則在抒發己身之「懷抱」，把詠史、詠懷二者水乳交融地結合起來，而其成就遠遠超過前人正體〈詠史詩〉的「變體」⁵²，故左公超在《中國文學史初稿》中對左思詠史亦有贊云：

詠史詩從東漢班固發端以來，大抵是一詩詠一事，木質少華彩，缺乏真摯動人的情感。左思的詠史，其實是詠懷，故能感情充沛，有極大感染人的力量。⁵³

齊益壽則將此類以「托古詠懷」為主的詠史詩作歸類為「詠懷型」詠史詩。左思的詠史詩，在中國詩歌史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開創了詠史詩借詠史以詠懷的新路，成為後世詩人效法的範例」⁵⁴。他對「詠史詩」的貢獻，猶如謝靈運之於「山水詩」，陶淵明之於「田園詩」，起了先驅的作用。左思賦予詠史詩更為感性而豐富的生命力，擺脫史事的框限，而以寄託襟抱為主，實開唐人詠史以抒懷的先河。

至於中唐時期，詠史詩被認為最大的轉變特徵乃議論性的逐漸突出，詠史同時夾敘夾議，與史書只重鋪陳、少為評論不同，此種形體之詠史詩，對晚唐詠史詩的詩風形成，及宋朝詠史以議論詩作之發展有不少的影響。甚至被認為「如果就中國詠史詩的整體流變來觀察，這可說是繼左思開創託古詠懷的寫作傳統後，另一次重大的革命性改變。」⁵⁵

中國詠史詩的發展，源遠流長，作家眾多，作品豐富。但究竟什麼是「詠史詩」，則是眾說紛云，故欲以「詠史詩」這一詩歌類型來析論江擎甫所創作之漢詩之前，有必要先將「詠史詩」的定義做一番釐清與界定，隨著詠史詩定義的確立，便可作為筆者在擷取江擎甫所撰詠史詩作的依據標準。首先在定義「詠史詩」時，所面對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史」的時間斷限問題，此雖不易有明確的標準，但降大任於《詠史詩註析》中主張以朝代為斷限，凡所詠之事為作者前代之史始謂之詠史，似乎過於拘泥，而廖振富在《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中則採較彈性的認定，概略將之界定為：「凡詩中所詠的

⁵² 誠如清·何焯在《義門讀書記》所說：「詠史者不過美其事而詠歎之。櫛括本傳。不加藻飾。此正體也。太沖多摠胸臆。乃又其變。」其實左思這種變體的「詠史詩」，正是詩歌史上的一大創新與突破，它使「詠史詩」擺脫了史傳型「據事直書」呆板之先天缺失，使詩歌能更加快意地抒情言志。

⁵³ 引自左公超等合著的《中國文學史初稿》（增訂版），臺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0月初版，頁322。

⁵⁴ 引自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0月初版二刷，頁398。

⁵⁵ 引用廖振富《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所提出的觀點。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5月，頁113。

人物事件，早於作者所處時代有一定時間，非作者當代之人事，皆可謂之詠史」⁵⁶，故本文採用之。

接著是「史」範圍問題，是否應將其侷限於「正史」？還是該將神話、傳說及稗官野史也納入史的範圍？事實上縱觀中國歷代詠史詩形貌可見，其所詠的人事並非皆為「正史」之事，亦摻雜有野史、傳說或神話中之人事為吟詠對象的，如「周穆王會西王母」、「西施興越滅吳」、「王昭君和蕃之怨」等，或出自神話傳說，或為野史編造。此一現象也普遍存在於臺灣漢詩中，如對鄭成功諸多幾近於神話的事蹟描寫，如「鐵砧山劍井」、「鶯歌石」、「劍潭」等，雖非「正史」所錄之事，但不妨都可將之視為詠史詩作，「故詠史之『史』不必拘泥於正史所載。」⁵⁷至於也有學者認為只要詩中提及史事⁵⁸或詩中用典⁵⁹的都可視為詠史詩，筆者認為有所不妥，因為詩中用史事為典故只是修辭方法之一，通常只是佔作品的一小部分，而與詠史詩是以詠嘆歷史題材為主體的精神相違背，如以此標準來認定詠史詩，恐失之過於寬泛，徒增困擾而已。

另外，因為中國文字的多義性、曖昧性的特性，故歷代詩話總出現一些如「詠古」詩、「覽古」詩、「弔古」詩、「懷古」詩等，與「詠史」名異而實同的用語。其中「詠史」詩與「懷古」詩之異同最是糾葛難析：詠史詩始自東漢班固詠史，其特徵為「因讀史而詠」，與古跡或實地景物無關，而懷古正式成為詩題，且被認定為一特殊的詩歌類型，則是遲至初唐始告成型而其特徵主要是創作者因實際登覽古跡，或特定地點，觸景生情，撫今追昔而生悵懷。⁶⁰但時至唐代「詠史」與「懷古」之作漸行交融，界線因之模糊，詠史詩不再只是因讀史而詠，也有因憑弔古跡而引起對歷史人物及事件之詠贊、敘述或評論。因此江寶釵教授還曾將「詠史」與「懷古」這兩類詩作，合稱為「詠古詩」，並有如此定義：「漢詩傳統中另有詠史、懷古——亦稱為詠古的詩歌類型……詠史、懷

⁵⁶ 參考廖振富《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所提出的觀點。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5月，頁13。

⁵⁷ 參考季明華撰《南宋詠史詩研究》一文，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7年11月一刷，頁12。

⁵⁸ 參考趙望秦、李艷梅〈中國古代詠史詩百年研究回顧〉一文所提現代學者對詠史詩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三種見解，其中第三種是「主張對詠史詩內涵的界定宜粗不宜細，觀點較為寬泛，如陳文華〈論中晚唐詠史詩的三大體式〉（《文化遺產》1989年第5期）、黃筠〈中國詠史詩的發展與評價〉（《中國文化研究》1994年第6期）、李士龍〈試論古代詠史詩〉（《學習與探索》1996年第6期）等文均認為凡是古典詩歌中以歷史人物或事件為題材，對之進行歌詠、評論，借以抒寫感情、發表見解的，甚至只要提及史事的都可視為詠史詩。」，《淮陽師範學院學報》第29卷，2007年1月，頁95-96。

⁵⁹ 施懿琳在其碩士論文《日據時期鹿港民族正氣詩研究》一文中，將詩中用典亦視為詠史。

⁶⁰ 參考廖振富《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一文。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5月，頁7。

古兩者雖皆是詩人詠古人古事，不過兩者也不完全相同，差別是前者全詠史事，後者則必有所『至』，甚至是有所登臨」⁶¹

而本論文在義界江擎甫之詠史詩時，係將因讀史而詠的「詠史詩」及因憑弔古跡而引起對歷史人物及事件之詠贊、敘述或評論的「懷古詩」，都視為詠史詩。但如果只是於詩作中提及史事或用典的話，則不列入「詠史詩」之範圍。

二、詠史詩之析論

詠史乃以歷史上的人、事、物作為吟詠對象，並表達作者對這些史實的觀點；甚而，進一步借吟詠史事來自抒懷抱，借古諷今。詠史的目的，既是要「以弔古之懷灑傷今之淚」，那麼詩人對所吟詠的對象，必然要加以揀擇。亦即，詩人必定要在史事與現實之間取得交集，而後衝破時空的阻隔，串聯起今昔共同的心靈律動。

62

一個時代文學傾向的產生，必有其時空背景因素，而詠史詩的產生，本於對現實的批判與感慨，藉由歷史人物的頌詠，注入作者主觀的看法、濃烈的感情，抒其情、言其志，提高了詩歌的藝術感染力。日治時期本來就是民族意識高度飛揚的時代，面對著家國的破碎、國勢的陵夷，及殖民奴役等痛苦，具反抗意識的文人，常藉由詩作，或委陳心事抒吐鬱懷、或借吟史事以古諷今，故「詠史詩」得以勃興。這與晚唐時期，朝政日頹，內憂外患加劇，詩壇上詠史詩大量湧現，杜牧、溫庭筠、李商隱等人，都創作了為數不少詠史佳作，似有共通之時空背景。

日治時期，因係處於異族統治之殖民時期，故詩人多藉詠史以抒胸臆，暗含諷刺，或為自己理想典型之投射，極富反抗精神。戰後，因時局改變，詠史之作往往只是成為擊鉢課題之題目，內容流於形式化，如多是藉由詠贊岳飛、屈原等極富愛國情操之先賢，發「反共」之聲，寫國家「分裂」之痛，淪為「反共文學」樣版，其詩作之精神內涵較無可觀之處。江擎甫的「詠史詠」較為可觀者，亦多是創作於日治時期，依其內容可分為「因事物而興懷」、「因登覽而懷古」、「吟詠歷史人物」三種類型。

⁶¹ 見江寶釵著《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市：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6月，頁140-145。

⁶² 引自施懿琳〈日治時期臺灣古典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諭傳統〉一文，該文收錄於《從沈光文到賴和一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一書，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年11月，頁219。

(一) 因事物而興懷

這類的詩作無論是閱讀史書、史事因而有思有感，或因接觸古事、古物而激發感時傷世之慨，創作時常是寄託了強烈的個人情懷與對家國的憂思。就誠如黃永武所言：

同化作用在中國人心中最為普遍，例如作詩者喜歡用前人的典故，寫自己的懷抱；行事亦喜歡依前賢的格式，論事亦喜歡依據歷史的經驗。這種種習性，顯示出中國人在生活態度上，最喜向仰慕的人採取仿同的方式，而這些被仰慕者，往往以忠君愛國的受難者、以及隱逸樂道的隱士居多，這種自我仿同的態度，足以撫慰現實境遇中的缺陷，作者寫這種詩，可以提昇自己，安慰自己；讀者誦這種詩，也可以提昇並安慰自己。⁶³

這種藉由仿同心理，以感到賢哲與我同在的寫作方式，屢屢出現在日治時期民族意識強烈的文人雅士身上，江擎甫即是其中之一，首先從其對三國時代「諸葛亮」的諸多史事、功蹟的書寫，可見端倪：

江水沖難轉，雄圖石尚岫。奇門留八面，迷陣峙千春。

六斷猶存在，三連不失真。吞吳興漢志，終古未埋湮。

江擎甫〈八陣圖〉五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詠 10 頁

〈八陣圖〉一詩乃是仿擬自杜甫名篇：「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國。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主要是江擎甫想藉仿擬古人之作，以達今昔之共鳴，興寄思古之幽情。杜甫之詩以「遺恨失吞吳」作結，寄予無限的感慨，而江擎甫則是接續其結句，而翻出新意，云：「吞吳興漢志，終古未埋湮」，一掃杜詩之慨嘆，認為歷史對這位名相的推崇，不因其「出師未捷」而有所折損。作者藉由吟哦前人之舊作，意會神遊的興起緬懷三國時名相—諸葛武侯之心，以此聯結到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興漢大志。另外，也藉由對歷史遺跡的千載猶存，未隨著人事的消逝而風流雲散，以此與同樣具有「民族大義」的臺灣同胞相互砥礪。

從容兩表出精誠，涕泣興師與賊爭。待斃恐違先帝志，冒危敢惜老臣生。

滿腔抱恨街亭失，深夜傷心漢室傾。但願中原恢復早，不將成敗計斯行。

⁶³ 黃永武《詩與美》，臺北市：洪範書店，1997年4月，頁16-17。

江擎甫〈讀前後出師表〉七律，《莢社詩稿第五冊》1927年

〈出師表〉語語出自肺腑，是諸葛亮感人至深的作品之一，全篇導之以情，說之以理，主要是期望後主能以納諫、法治和親賢自勵，奮發圖強。故有云：「讀〈出師表〉不流淚涕者，其人必不忠。」杜甫曾於〈蜀相〉詩中以「兩朝開濟老臣心」概括了諸葛亮獨撐危局的謀國之忠和輔佐幼主的苦心孤詣，而劉勰在《文心雕龍·章表》中也盛讚本篇為「表之英」。⁶⁴詩人細讀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之後，與其心境產生共鳴，於是將所感所觸發之為詩：「滿腔抱恨街亭失，深夜傷心漢室傾」既是透過閱讀與諸葛亮進行一場超越時空的心靈交流，更是抒發千年之後清朝割臺，使臺人飽嘗異族統治之痛。「但願中原恢復早，不將成敗計斯行」亦是言外有意，臺灣既已淪為殖民地，詩人報國無門，唯有希望賢哲繼起，復興中原，以拯臺人於倒懸。

諸葛胸藏十萬兵，操琴高閣獻空城。

世間謹慎真尊貴，仲達多謀也懾驚。

江擎甫〈空城計⁶⁵〉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詠13頁

獨坐城頭操一場，眼中大敵若探囊。

笑他數萬貔貅⁶⁶卒，不及焦桐四尺長。

江擎甫〈西城操琴〉七絕，《莢社詩稿》1928年

「空城計」乃諸葛孔明為後人津津樂道之事蹟，空城計故事見於《三國演義》第95回〈馬謖拒諫失街亭，武侯彈琴退仲達〉，故事乃是訴說諸葛亮因錯用馬謖而失掉戰略要地「街亭」，魏大將司馬懿乘勢引大軍15萬向諸葛亮所在的西城進逼而來。當時，諸葛亮身邊並無軍事大將，只餘一班文官，所帶領的五千軍隊，也有一半運糧草去了，只剩2500名老弱殘兵在城裡。面對此一惡劣情勢，諸葛亮仍能展現從容氣度，談笑風生，並以空城奇計智退追兵，實可謂是「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⁶⁷詩人藉由對「空城計」的頌贊，亦是表達了對諸葛亮「智勇雙全」且「忠心報國」高尚品格的肯定。

⁶⁴ 參考謝冰瑩等註譯《新譯古文觀止（革新版）》，臺北市：三民書局，2004年7月初版，頁472。

⁶⁵ 〈空城計〉一詩，江擎甫自編《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時將之列入詠物詩類。

⁶⁶ 貔貅原是指如豹之類的猛獸，後用以比喻勇猛的將士。

⁶⁷ 語出《莊子·秋水篇》：「……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臺北市：三民書局，1983年9月三版，頁202。

另外，〈博浪椎〉一詩則是藉由博浪椎擊始皇之史事，來歌詠抗秦拒暴的英雄—張良，他原是戰國時韓國人，因秦國滅韓後，曾抱義憤散家財而求得一大力士相助，用一百二十斤的大鐵椎伏擊行刺秦始皇於博浪沙（今河南原陽縣）中，卻誤擊副車而未獲成功，博浪沙遇刺使秦始皇大怒，下令大索天下，追查刺客。逼得張良改名換姓四處逃亡。迨至陳勝、吳廣等農民起義爆發後，他亦聚眾起兵反秦，後依附劉邦，成為劉邦的重要謀臣，漢王朝的開國元勳之一，與蕭何、韓信同為漢初三傑之一。江擎甫對這樣一位處暴秦強權之時，猶敢撻其鋒的英雄，是寄予無限之崇敬的：

一擊副車未建功，傷心大計竟成空。

威超三尺蟠螭劍，氣凜千尋貫日虹。

粉碎祖龍⁶⁸吞併胆，堅強逐鹿⁶⁹贊襄衷。

□□□□□□□，□□□□□□□。⁷⁰

江擎甫〈博浪椎⁷¹〉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詠13頁

首聯對張良於博浪沙椎擊秦始皇之計謀失敗，雖然感到因「未建功」、「竟成空」而扼腕不已，次聯則是對其在殘暴統治的政權下，猶能發出這石破天驚的「一擊」，備加推崇，「威超三尺蟠螭劍，氣凜千尋貫日虹」一句對仗工整、勢磅礴，正乃實寫張良那種令人動容的氣慨與勇氣，足以與寶劍爭輝，如白虹貫日。接著「粉碎祖龍吞併胆，堅強逐鹿贊襄衷」則是高度讚揚張良不因博浪之失而放棄抗秦之理想，秦末朝廷頹勢一現、人民反抗一起，張良即能審時度勢的奮起反抗，並以其才智，輔佐劉邦，推翻暴秦。日治初期，臺人武裝抗爭之役，亦是此起彼落，雖多為失敗收場，但詩人作〈博浪椎〉一詩，或有期勉臺人效法張良沉潛以待，乘勢而起之意。

（二）因登覽而懷古

古蹟走過時代變遷，也見證歷史的滄桑，自古以來多愁善感之詩人，總是特別容易因登臨或憑弔古蹟而感嘆歷史興亡，或藉撫今追昔而興弔古傷今之感。對於江擎甫這樣

⁶⁸ 祖龍即秦始皇的別稱。語出《史記·秦始皇本紀》：「今年祖龍死。」裴駰《集解》：「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參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祖龍」條目。

⁶⁹ 逐鹿一語乃本《史記·淮陰侯傳》：「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鹿為獵取的對象，比喻帝位，逐鹿意指爭奪政權。參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逐鹿」條目。

⁷⁰ 末聯佚失。

⁷¹ 〈博浪椎〉一詩，江擎甫自編《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時將之列入詠物詩類。

一位土生土長的臺灣詩人，臺灣這一塊土地對他而言，別有一份濃烈的鄉土情懷，故當其「登覽」前人之遺址及「撫摩」先人之遺跡時，總會不自覺的對臺灣的歷史流露出其關切之情，而這份因親臨「歷史現場」而生的情感波動，往往比純因讀史而詠的「詠史詩」來得強烈而直接：

果然一死泰山同，千載靈旗颯晚風。

大陸而今歸漢族，九原⁷²差可慰貞衷。

江擎甫〈五妃墓⁷³〉七絕，《莢社同人錄》，頁 42

難得捐軀姐妹同，王前各計表高風。

勝朝敗後多宗室，愧煞鬚眉少此衷。

江藻如〈五妃墓次柱兒原韻〉七絕，《莢社同人錄》，頁 2

這兩首詩都是以明末隨鄭成功來臺的寧靖王朱術桂的五位夫人以身殉國的貞烈事蹟為題所作的詩。前一首，江擎甫在第一、二句「果然一死泰山同，千載靈旗颯晚風」中大大褒揚五位妃子之死重於泰山，貞烈事蹟將永垂千古、永昭萬世。第三、四句「大陸而今歸漢族，九原差可慰貞衷」表面雖以祖國大陸終於擺脫腐敗無能的滿清異族統治，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足以告慰五妃在天之靈，其實詩人心中何嘗不是渴望在異族鐵蹄踐踏下的臺灣也能有此一日。而其父江藻如則以原韻作詩和之，一方面指導江擎甫作詩技巧，一方面則藉由同對五妃的表彰以互訴內心深處的國族意識及愛國精神。另一個足以彰顯臺灣意識的書寫的便是「吳鳳主題」，江寶釵曾云：

在臺灣詠史詩裡，吳鳳故事屬嘉義特殊者，這個故事經過不斷地複寫與修改，最後形成全國性的主題，歌詠者不絕，甚至跨越體裁，進入現代詩，不管如何時過境遷，吳鳳故事曾是嘉義文學史書寫裡的重要主題，毋庸置疑。⁷⁴

⁷² 九原即九泉，人死後所居住的地方。宋蘇軾亡妻王氏墓志銘：「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一：「你與我事母養子，纔是本等。我在九原亦可瞑目。」內容參考自《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九原」條目。

⁷³ 五妃墓位於臺灣省臺南市中區五妃街一號。明永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鄭成功手下主將劉國軒在澎湖為清兵所敗，棄守降清。消息傳來，明寧靖王朱術桂決定殉國，以保全志節，死前曾賦絕命詩之誌之：「艱辛避海外，總為幾根髮。於今事畢矣，祖宗應容納。」，隨侍的五位妻妾袁氏、王氏、鄭秀姑、張梅姐、洪荷姐不願苟且偷生，願以死殉國，於是自縊而死，寧靖王將其親葬於魁斗山（桂子山）後，次日亦自縊，與妻妾合葬一起。清乾隆十一年（西元 1746 年）臺灣海防同知方邦基在他們的墓前建廟，就稱為「五妃廟」。現列為臺閩地區一級古蹟。內容參考自《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五妃墓」條目。

⁷⁴ 引自江寶釵著《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市：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 年 6 月，頁 273。

早年記載吳鳳事蹟的有主要有三處：其一是劉家謀《海音詩》及其附文（咸豐五年，1855年），其二為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光緒二十年，1894年），其三則是連橫《臺灣通史》（發行於大正九年，1920年）⁷⁵。其書寫是以漢人角度為主，故多從正面歌詠吳鳳事蹟，甚至將其神格化。日治時期，日人為遂行其理蕃政策，刻意將吳鳳事蹟改造成「吳鳳神話」，重塑吳鳳形象，使之益形崇高，並將其編入小學教科書中。戰後國民政府遷臺，亦取其「成仁取義」之教化功能，繼續沿用吳鳳神話，並加以「擴大宣揚」，還將吳鳳神話編入小學國語課本與生活與倫理課本中。⁷⁶後來「吳鳳神話」雖因原住民意識高漲及多次抗議後，已走入歷史，但漢人對吳鳳的崇敬並未受到影響，嘉義縣吳鳳廟仍香火鼎盛，吳鳳故居與吳鳳廟仍是嘉義地區著名的觀光景點。如以現在的觀點來看，或許江擎甫對吳鳳主題的書寫是不合時宜的，但若因而加以否定，則又犯了以今議古之謬誤，畢竟文學潮流的產生，必有其時代之背景與意義。

清康熙年間，臺灣內附，設官置戍，招撫生番，當時吳鳳因識番語又素知番情，且為人勇敢，諸社原住民多畏之，乃任阿里山通事一職，掌各番社之貿易事務。相傳當時臺灣原住民，在祭典時多有獵人首之風，俗稱出草。前任之通事畏其兇，每買游民以供應其祭典使用，而吳鳳因不願助長此歪風，常藉詞緩之，屢爽其約。後原住民索人日急，吳鳳著朱衣紅巾以出，想以道義諭示之，但其不聽，殺鳳以去。吳鳳家屬依其生前所戒，速焚所製紙人，使原住民以為吳鳳鬼魂作祟，據說自從殺死吳鳳後，當地原住民屢見吳鳳乘馬持刀出現在山中，見之者非病即死，族人們感到十分畏懼，無以為計，乃於石前立誓永不於嘉義界殺人，疫厲才稍止。⁷⁷後人為緬懷這位前賢的忠貞義行，乃立祠以祀，名曰「吳鳳廟」，廟門上題曰：「阿里山忠王祠」，日人治臺後，覺得吳鳳故事有利於其「理蕃政策」，亦於1912年（大正元年）撰文立碑以彰顯其功⁷⁸。該祠位於嘉義縣中埔鄉社口村，現已列入三級古蹟。

英靈永共日爭光，碑碣摩挲石已蒼。

留得成仁遺跡地，諸羅城外說忠王。（其一）

德感頑凶惠及民，血花化作萬家春。

⁷⁵ 參見連橫著《臺灣通史·吳鳳列傳》，臺北市：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三版，頁622-623。

⁷⁶ 參考江寶釵著《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市：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6月，頁273-278。

⁷⁷ 本論文有關「吳鳳傳說」之內容，乃參考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所載，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83年3月，頁169。

⁷⁸ 此指1912年（明治45年）由後藤新平撰文勒立之「阿里山蕃通事吳元輝碑」，參考自曾國棟《臺灣的碑碣》，臺北：遠足文化，2003年8月，頁178。（案：該書作者將後藤氏勒立碑文之西元時間誤植為1902年）

如何白種侵凌日，繼起吳公未有人。(其二)

江擎甫〈吳鳳廟〉七絕，《莒社同人錄》，頁 42

第一首，江擎甫以「英靈永共日爭光，碑碣摩挲石已蒼。留得成仁遺跡地，諸羅城外說忠王」一詩概述了吳鳳「捨生成仁」的義行高風，以「石已蒼」對比反襯出其英靈永存將與「日爭光」，詩人撫摩其碑，踏臨其地，哲人雖逝，但「忠義之行」常存嘉義人心中，正如連橫於《臺灣通史》中所言：「嗚呼！如吳鳳者，則為漢族而死爾。迄今過阿里山者，莫不談之嘖嘖。」⁷⁹第二首，首兩句以「德感頑凶惠及民，血花化作萬家春」概寫吳鳳為以身殉難，感化原住民之功蹟，如「春風」一般德惠萬家，喻意新穎。三、四兩句則跳脫思古之幽情，慨嘆出傷今之時勢，云：「如何白種侵凌日，繼起吳公未有人。」由此可見詩人對臺灣時局的關懷及仁民愛物之心時常投射於所詠之詩作中。

江擎甫為雲林土生土長的詩人，其詩歌中有不少歌詠雲林歷史遺跡與鄉土文化之作，深刻的表達了他對於故鄉的情感與熱愛，不但能令人發出思古之幽情，並能引發吾人愛鄉愛家的真摯情懷。其中〈斗六門懷古〉一詩即是詠贊雲林縣治一斗六之歷史由來：

形勢居樞要，攻防重此門。鋤奸民力健，嘉義帝詩溫。

地印高人屐，祠歸烈士魂。安能起番長，神箭定中原。(其一)

帶礪山川壯，先知仰鹿洲。門何關治亂，人自結恩仇。

良吏殉鄉國，奇蕃卜咎休。登臨懷昔哲，古道懷千秋。(其二)

江擎甫〈斗六門懷古〉五律，《雲林文獻》創刊號，1952年11月，頁105

臺灣以門為地名者有三：一稱鹿耳門即今臺南安南安平一帶，二稱羅漢門位於高雄縣內門社區，三稱斗六門，斗六門即今之斗六一帶。該地因居樞鑰，山川帶礪，為南北咽喉之地，自古即成各勢力攻防之要塞，曾經歷過朱一貴、林爽文、張丙、戴萬生等事件，屢經戰亂，自然在歷史上刻畫下了許多可歌可泣的英烈事蹟，「鋤奸民力健，嘉義帝詩溫」即是書寫斗六門人義助清廷大學士大將軍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事件，乾隆皇帝御製詩章誌慶褒功之史事，「良吏殉鄉國」則是記載張丙起兵作亂時，斗六門縣丞方振聲

⁷⁹ 引自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市：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三版，頁622。

等人英勇拒賊，最後以身殉節之義行。⁸⁰這塊土地上，曾有如此多的先賢先哲在此打拚過，也難怪詩人登臨此處，會興起「登臨懷昔哲，古道懷千秋」之思古幽情。

除了臺灣之外，中國代表的是江擎甫另一個家，是父祖的家，也就是自己的原鄉，壯年後的詩人曾為創業立功、多次往返兩岸，足跡遍布華南、閩中、閩南、廣東諸區域，飽覽祖國風光之餘，亦留下許多詩篇，其中登覽鄭成功當年操練水軍之遺址時，寫下了此詩：

剩有孤亭慰寂寥，延平霸氣未全消。

海天莫話中原事，美雨歐風挾暮潮。

江擎甫〈延平郡王水操臺感作依汪先生韻〉七絕，《莢社同人錄》，頁 40

水操臺遺跡位於鼓浪嶼上的日光岩，鼓浪嶼位於廈門島西南面，與廈門島只隔一條寬 600 米的鷺江，因明末鄭成功曾屯兵於此，操練水師，故該地尚存水操臺、石寨門等遺跡。壯年後的江擎甫，為創業立功，屢赴中國福建各地考察，有機會親臨此臺，臨臺懷想當年鄭氏意氣風發的在此操練水兵的壯盛軍容，而今安在哉？徒留孤亭，見證這歷史的滄桑，臨臺憑弔，怎不令人悵然心傷！「剩有孤亭慰寂寥，延平霸氣未全消」巧用倒裝，刻意凸顯水操臺「孤亭」之景與詩人「寂寥」之情，而那「延平霸氣」雖未全消，但已不足消除旅人「今非昔比」之愁，誠如古遠清、孫光萱於《詩歌修辭學》一書所云：

這種打破散文語序（即「偏離」）的寫法，是為了使詩作精練、優美，達到新鮮、別致的修辭效果。⁸¹

「海天莫話中原事，美雨歐風挾暮潮」更是直將全詩之慨嘆帶至高點，在此前人遺址登臨憑眺，懷想的是鄭氏那「抗清復明」、「驅逐荷夷」的中原大夢，但觸目所及的鼓浪嶼卻是淪為公共租界後，處處可見美歐等異國色彩的建築與事物充斥其間。睹此情景，牽引出「哲人日已遠」徒留「孤亭慰寂寥」的惆悵，形成整首詩境迴環往復之情調。

1939 年江擎甫因齒疾之故，特地前往日本治療，並藉此行之機會，飽覽東洋扶桑之異國風光，期間詩人曾親身體驗了日本帝國先進文明的建設，如：超急火車、海底隧道、空中纜車等，及觀賞許多天然壯麗之美景，詩人每每由內心發出讚嘆之聲，旅經下關時，

⁸⁰ 參考吳景箕〈斗六門懷古〉併引言一文，《雲林文獻》創刊號，1952 年 11 月，頁 101-102。

⁸¹ 古遠清、孫光萱合著《詩歌修辭學》，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 年 6 月，頁 14。

沿途景物依舊秀麗，然而來到「春帆樓」，這個當年曾為清廷重臣李鴻章與日相伊藤博文割臺簽約之處，時間雖已歷經四十多個年頭，但身為亡國之民的臺人，對這段陷臺灣於水火的慘痛歷史，又如何能忘懷呢？

事已成陳跡，樓猶聳海湄。

山川雖秀媚，過客不勝悲。

江擎甫〈春帆樓⁸²〉五絕，《樹德草廬詩稿》1948年編次

〈春帆樓〉一詩起句「事已成陳跡，樓猶聳海湄」，說的是：清日馬關簽約的舊事已成陳年舊事，而樓過四十多個年頭卻依然矗立此處，一昔一今之對比映襯下，除加深詩人內心之悲苦，亦強化了末句「過客不勝悲」中「悲」的質量。「山川雖秀媚，過客不勝悲」亦是巧用「悲喜」對映，說的是：山川秀媚雖可喜，但對臺灣來的遊客而言，這美景喚起的是「殖民統治」的悲苦命運，故何來賞景之樂，只徒增弔古傷今之悲而已。

從以上這些因登臨或憑弔古蹟，「撫今追昔」後寫下的詩作，可說是江擎甫真性情的紀錄，詩中展現他對臺灣歷史命運的關懷及對斯土斯民的濃厚情誼，深具時代意義。

（三）吟詠歷史人物

詩人藉由對歷史人物的品評，除表達詩人自己的史觀，且能在異族統治下藉此自抒胸懷以寓愛國之心或借古諷今。江擎甫詠史詩作中，亦出現許多吟詠歷史人物之作，現舉數首詩作，來加以分析品評，以探討詩人創作之動機與目的，並藉以分析其創作之手法與特色。

羞同衛律⁸³降胡虜，十九星霜持節歸。

却笑單于空絕食，旃旄當得首陽薇。

⁸² 〈春帆樓〉一詩是錄自1948年江擎甫自編之《樹德草廬詩稿》一書，而原作乃發表於1939年11月2日《詩報》211期：20頁時，詩題為〈下關〉，內容為：「事已成陳跡。樓猶聳海湄。往來多少客，憑眺幾噫嘻。」與文中所引之作有若干出入。已、巳兩字在日治時期多有混用之情形，〈下關〉原詩作「往來多少客，憑眺幾噫嘻」乃是登臨當時不勝唏噓之感而寫下之詩句，「山川雖秀媚，過客不勝悲」則是詩人重編詩作時，加以改動潤飾，應是詩人較滿意之作，故本文採用之。

⁸³ 衛律原為漢臣，後降匈奴並受重用，匈奴王曾派他去勸降蘇武未果。衛律之事蹟見《漢書》卷五十四〈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荐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

蘇武是漢武帝時被派到匈奴的一個使者。他被匈奴一扣留就是十九年，這期間匈奴單于曾斷絕飲食逼其投降，蘇武仍不為所動，渴飲雪，飢吞氈，才免於餓死。單于又把蘇武放逐到北海（今蘇俄貝加爾湖）地區，給他一群公羊，並且告訴他等公羊生了小羊，才放他回去，意即要將其終身監禁。北海是很荒涼的地方，生存條件非常惡劣。蘇武爲了能活下去，以便回漢朝覆命，經常從野鼠穴內掘取草實充飢。十九年間，手上的漢節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經過長期風雪的吹襲，漢節上的毛都脫落光了，但蘇武始終護持不離手，堅信有回漢朝覆命的一天。

蘇武以無比的忠心，抗拒各種威脅利誘，堅不投降，度過種種苦難後，最後終於得返故都長安。他雖未圓滿完成出使的任務，但終能抗拒威逼利誘而保存了民族的氣節，成爲歷史上代代傳頌有氣節的「大丈夫」。詩人藉由頌詠蘇武持節不屈之志，以自抒身爲異族統治下的自己，面對日本統治者威脅利誘，亦能有如同蘇武般「羞同衛律降胡虜，十九星霜持節歸」的決心與節操，在贊頌哲人之際，其實也隱含了對當時一些「變節媚日」臺人的嘲諷與鄙視。

除了蘇武之外，以「驅逐荷夷，開發臺灣」的鄭成功爲書寫對象，亦是江擎甫詠史詩作中常出現的主題。鄭成功成爲臺灣古典詩中的核心主題之一，是因具臺灣特有性，一方面是鄭成功的人與事是發生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與臺灣的關係密切，故在全臺各地流傳著眾多極富傳說色彩的史跡和傳奇故事。更重要的是「鄭成功」背後所隱含「逐荷復臺」的國族意識及「誓死效忠」的民族大義使然。這種特殊的文學書寫現象在日治時期更臻高峰，誠如黃美娥所言：

進入日治時代，有關「鄭成功書寫」更屬高峰，洪棄生、施士洁、許南英、林癡仙、林幼春、林仲衡、鄭虛一、林爾嘉、林小眉、傅錫祺、陳貫、莊太岳、張純甫、駱香林、李騰嶽……等，甚至「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也有存作。⁸⁴

而對鄭成功主題之書寫，江擎甫有兩種截然不同之表現面向，一是頌揚其功績，並抒追憶之懷，如：

丹心誓把大明恢，半世長征勢莫摧。

⁸⁴ 參見黃美娥著〈臺灣古典文學史概說（1651-1945）〉一文，收錄於《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年，頁13。

未淨胡氛身已殞，滿腔忠憤託寒梅。

江擎甫〈鄭成功〉七絕，《莢社詩稿第三冊》1923年

詩寫鄭氏於明亡後，高舉「反清復明」之大纛，並以此為其終身職志，半生戎馬，南征北討，氣勢一度大盛，後因時勢所逼及戰略考量，決定另闢海外乾坤，攻取臺灣作為反抗清朝的基地，只可惜身懷大志的鄭成功，於攻克臺灣不久，竟身染時疫，客死他鄉，正如唐杜甫詠嘆三國名相諸葛武侯時，所發「壯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⁸⁵之慨嘆。同樣的宿命，在不同時代、不同人物身上，竟然一再重覆搬演著，對於鄭氏同樣是壯志未酬、中道而殞的際遇，引得詩人的共鳴，故寫下了「未淨胡氛身已殞，滿腔忠憤託寒梅」這樣的詩句。時過境遷，英雄已逝，徒留當年親手栽下之梅樹⁸⁶，仍在寒冬中傲骨矗立。

一是藉詠史事而暗寄諷刺於內者，如：

苦戰年年志未灰，驅除荷鬼闢三臺。

當時不有施黃叛⁸⁷，金廈雖孤豈易摧？

江擎甫〈鄭成功〉七絕，《莢社詩稿第三冊》，1923年

「苦戰年年志未灰，驅除荷鬼闢三臺」乃是正面表彰鄭成功驅除荷蘭人，開墾臺灣的功績，「當時不有施黃叛，金廈雖孤豈易摧」則未再深談鄭氏的政績，而是文氣一轉而大加批判，若非因為內部的「鬩牆叛變」，否則金門、廈門兩據點孤懸於海外，易守難攻，清廷要加以奪取摧毀也非易事。另一首更寫到，子孫不肖，良將不出，故「明鄭」的覆亡實自內起，又豈是滿兵之功呢！

絕島孤軍闢草萊，掀天揭地羨奇才。

子孫若得忠良將，赤嵌滿兵何自來？

江擎甫〈鄭成功〉七絕，《莢社詩稿第三冊》，1923年

⁸⁵ 杜甫〈蜀相〉，見《杜詩詳注》（一），臺北縣：漢京文化，1984年3月，頁736。

⁸⁶ 原臺南延平郡王祠中有兩棵古梅，舊有標記，是移植自鄭成功舊宅，為其親手所植。

⁸⁷ 施即是指施琅，黃則是黃梧，兩人皆原為鄭成功部下，但後來不但判逃降清，清廷更藉用施琅、黃梧的軍事長才，為其組織訓練水師，回過頭來滅了鄭氏王朝，此一歷史教訓給了江擎甫很大的啟示。

江擎甫以這些明鄭歷史中「禍起蕭牆」、「同室操戈」而導致復明功業土崩瓦解的歷史教訓，欲借古以諷今，臺灣從面臨改隸起，多少反日的武力抗爭或非武力抗爭，也常都是功敗垂成於敵人的分化及內部的不團結。何以日治時期臺灣詩人會大量詠頌鄭成功，大抵不脫黃美娥所云：「憑弔鄭成功，成爲臺人世變滄桑之嘆及追思故國的寄託象徵，或者作爲反抗異族之隱喻。」⁸⁸

另外，對於有漢初三傑之稱的「韓信」，江擎甫亦有精采且有別於他人之特殊書寫。韓信，淮陰（今江蘇淮安）人，爲一介平民出生，但以其軍事才能，擊敗當時獨霸天下的項羽，成爲西漢開國名將，爲劉邦立下許多汗馬功勞，但因功高震主引起猜忌。劉邦得天下後，韓信的勢力一再被削弱，最後韓信被誣控謀反，爲呂雉（即呂后）及蕭何騙入宮內，處死於長樂宮鐘室。

一飯千金報尚誠，君臣大義豈難明。

只因高祖心多忌，遂使雄才冒反名。

江擎甫〈韓信〉七絕，《莢社詩稿第四冊》，1924年

韓信的一生可謂是離奇曲折，年輕時即有大志且胸襟開闊，能忍人所不能忍，且於功成名就後仍能不忘舊時漂母贈飯之恩，這種一飯千金、知恩圖報的高貴情操，又豈是會不明君臣大義，圖謀叛逆的人呢？故江擎甫詩云：「一飯千金報尚誠，君臣大義豈難明。」這樣的論證，可說是大大戳破了那些企圖誣陷韓信人格，以達爲「劉邦忘恩」之事作開罪之辭的謊言，也爲下一句之議論作最有力的鋪陳。「只因高祖心多忌，遂使雄才冒反名」中將「雄才」與「反名」並置，其矛盾衝突交織下，更令人爲韓信的遭遇徒興不勝唏噓之感。江擎甫爲這件歷史上論評不斷之公案，下了屬於詩人自己獨特的見解與看法，他認爲：韓信雖不是死於劉邦之手，但其心疑猜忌，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富貴的個性則是使韓信這樣的亙古「雄才」背負反叛罵名不得善終的最終原因，而呂后與蕭何不過是替其執行的「劊子手」罷了！而司馬遷在《史記》中亦認爲誣陷其欲謀反一事，缺乏任何事實根據，以此誘殺韓信及誅其三族乃是冤案⁸⁹，這與南宋秦檜以「莫須有」罪名謀害岳飛，同樣是千古冤案、千古悲劇。故詩人另一詩亦是以此論點發出爲其平反之聲：

⁸⁸ 參見黃美娥著〈臺灣古典文學史概說（1651-1945）〉一文，收錄於《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年，頁13。

⁸⁹ 司馬遷《史記·淮陰侯列傳》，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第四冊，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11月9版，頁2629-2630。

弱冠王孫便請纓，登壇頻使一軍驚。

解衣誤信君恩厚，冤獄千秋待品評。

江擎甫〈韓信〉七絕，《莢社詩稿第四冊》，1924年

江擎甫除了對「建功立業」或「志節高尚」之英雄人物多有吟詠歌頌外，對於歷史上「巾幗不讓鬚眉」的女性，亦多有著墨。自古紅顏多禍水，許多文人雅士亦多有此迂腐之想法，故中國文壇上總認為西施的美色導致吳國的滅亡，或云唐玄宗因迷戀楊貴妃致令安史之亂爆發，而使盛唐國勢劇頹，此實是對女性之一大成見，誠不見唐·羅隱〈西施〉所言：「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⁹⁰，另一首〈帝幸蜀〉亦言：「馬嵬山色翠依依，又見蠻蠻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⁹¹江擎甫雖未有如羅隱一般精采獨特的翻案之作，但詩詠同列四大美人之「貂蟬」、「王昭君」之作時，多能以正面關懷之角度切入，亦可說是頗富進步之思維。

為報君恩豈惜身，含羞忍恥事權臣。

功成莫把紅顏笑，漢祚能延賴美人。（其一）

六奇妙策樣新翻，玉貌能消賊子魂。

絕代佳人甘受辱，忠臣失節付評論。（其二）

江擎甫〈貂蟬〉七絕，《莢社詩稿第三冊》，1923年

貂蟬非正史記載之人物，但文學作品中多有描述，尤以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對貂蟬形象的描寫和刻劃，更是膾炙人口。《三國演義》中，貂蟬乃東漢末年司徒王允的義女，有閉月羞花之貌，年方十五，卻深有報國之心，知悉義父對於董卓的亂政深感無助，於是便允其義父，甘以受辱，計施連環來對付亂臣賊子。於貂蟬以美色獲得董卓與呂布二人的眷戀，藉機挑撥令本以父子相稱的二人產生嫌隙，後來更成功說服呂布與王允合作，刺殺董卓。江擎甫詩詠：「為報君恩豈惜身，含羞忍恥事權臣」貂蟬雖為女子之身，但卻能明大義，忍辱事賊；「六奇妙策樣新翻，玉貌能消賊子魂」則盛讚貂蟬能巧施美人連環計。「功成莫把紅顏笑」、「忠臣失節付評論」則是對那些「嘲笑其失節，自己

⁹⁰ 雍文華校輯《羅隱集》，中國北京市：中華書局，1983年12月，頁45。

⁹¹ 雍文華校輯《羅隱集》，中國北京市：中華書局，1983年12月，頁157。

卻失節」的大臣大大挖苦一番，可見江擎甫願意站在「關懷女性」的角度給予高度之評價，或許也隱含了些許「藉古諷今」之意。

另外，江擎甫〈昭君怨〉一詩，對於王昭君和番一事，則更是翻奇出新，詩中原應極力書寫王昭君因不得君王之寵，而自願和番之「怨」，但詩人卻是逆勢操作寫「若非遠嫁單于去，老死宮中君不稽」以排解其怨，手法特出。而「老死宮中君不稽」一句，讀之不覺令人對其遭遇心生憐惜之意，更由此點出專制帝王對嬪妃其實並無真情實意，才導致了王昭君的含恨離漢合番，從而大大譏諷了專制帝王的昏庸與寡情，頗有值得細思之處：

九曲香河路欲迷，琵琶馬上忍重攜。

若非遠嫁單于去，老死宮中君不稽。

江擎甫〈昭君怨〉七絕，《莢社詩稿第四冊》，1924年

日治時期，臺灣文人對詠史詩的大量創作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是有密切的關係，誠如江寶釵教授在《臺灣古典詩面面觀》中提到的：

懷抱遺民意識的末世文人，一方面透過同人結社，一方面互相唱酬，在日人羅織文網與紳章馴化下，以隱密的語言抒寫一己的故國情懷，藉古人事蹟，一澆自己塊壘……⁹²

所以，鄭成功、蘇武、諸葛亮、韓信、王昭君，這一類歷史上富有「忠孝節義」事蹟之典型人物，自然而然成爲當時淪爲異族統治的臺灣詩人，爭相頌詠的對象，甚至如貂禪這一類虛構的歷史人物，也因具有同樣的「排夷」性質而被大大加以讚揚。

戰後，由於時代轉變，異族統治之意象已消失，故大大削減了詠史詩創作的空間及動力，詩人紛紛轉向對於當代時事及社會現象之書寫，故此一時期，江擎甫時事詩創作較爲活躍，而詠史詩則似乎沉寂了下來，茲舉一首以觀之：

精忠翼宋誓成仁，千古奇冤志未伸。

武穆貞心須繼起，莫教華夏再沉淪。

江擎甫〈岳少保〉七絕，《詩文之友》344期，1983年9月1日

⁹² 摘錄自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二刷，頁234。

創作此一詩作時，江擎甫已高齡 83 歲，但岳飛那「精忠報國」的愛國精神及「逐夷興邦」的雄心壯志，似乎還在其身上閃閃耀現著，而這種民族大義的表現，不管在日治時期，抑或是戰後時期，都有其一貫性，更是難能可貴。

綜觀江擎甫上述詠史類型的詩作可發現，不管是因事物而興嘆，或因登覽而懷古，還是吟詠歷史人物，他對於所歌詠之人物與史事多能有所揀擇，創作之手法與意蘊頗多可取之處，對於志節高尚之士，如，諸葛亮、蘇武、鄭成功、吳鳳、貂蟬等，於詩中可見其推崇與感佩之意，對於建功立業有成，卻反遭迫害的歷史人物，如：韓信、岳飛等，則寄與無限同情之意。另外，其詠史詩作中暗托強烈的民族大義，抒發家國滄桑之痛，寄意遙深，且頗有宋詩饒富議論之特質，論評新穎特出，常令人眼光為之一亮。

第三節 時事詩

一、時事詩探源義界

「時事詩」其精神內涵即是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中國古典詩歌中強烈的現實主義傳統之根源實開啓自《詩經》，《詩經》的題材和內容十分廣泛，包括：反映社會民生、男女戀愛、政治諷刺及歌頌祖先…等，但其中最廣泛的還是採取現實主義，以反應當時的社會、民生、經濟、政治等為主要題材，這些內容運用賦比興之手法，以樸實的手法反映當時社會的面貌。其中以諷刺剝削者不事生產而過著如寄生蟲般生活的《魏風·伐檀》、憐憫士兵出征思念家人的《豳風·東山》、同情女子被人始亂終棄的《衛風·氓》和《召南·行露》等都是現實性與藝術性高度結合之作品。

《詩經》之後，承繼此一詩風的乃是漢魏時期的樂府詩歌，雖說漢代之文學代表為「漢賦」，但其主要著重描寫君王、貴族畋獵之狀，或極陳宮殿之美，很少有反映現實及民間疾苦，所以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卻反比不上那「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富現實主義特色的樂府詩。當漢代的文人學士在那裡埋頭作辭作賦，或者專心的模擬《詩經》、《楚辭》的時候，民間卻有許多無名作家，正在嘗試著創作新詩，表達出自己的生活與感情，他們不為功名利祿，也不用顧忌君主的感受，故能真實的描寫出當時社會下階層的真实面，這往往是那些圍繞在皇帝身邊，生活在大都市中的文人士子所無法體會的，

由於他們的努力，加上這些民間詩人的優秀作品，充實了豐富了漢代的詩壇，也繼《詩經》、《楚辭》之後，讓兩漢的樂府詩成爲中國古代詩歌史上又一壯麗的景觀。

樂府詩的題材內容亦是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有的詩揭露了封建統治者的惡行惡狀，表達了人民的反抗呼聲；有的控訴了戰爭和徭役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有的表現了封建禮教的壓迫下婦女的痛苦。總之它從各個方面反映了人民的生活，描繪了人民的苦難，呼喊出人民的聲音，同時也控訴了社會上一些不合理的現象，是那個時代的真實的畫卷。例如：《十五從軍征》這首詩：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纍纍。
兔從狗竇入，雉從樑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持作飯，採葵持作羹。
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這是一首寫實敘事詩，寫一個服役幾十年的老兵家破人亡的淒慘景象，全篇雖然沒有一個反對戰爭的字，但字字句句都是對戰爭的控訴。把老兵懷念親人、孤苦無依的淒楚心情表達得淋漓盡致。

漢末的建安詩人，他們採用樂府古題反映社會現實成爲一代風氣，形成了以現實主義爲核心的「建安風骨」。此後，西晉的左思，東晉的陶淵明，劉宋時鮑照(擬行路難)，無不接受了漢樂府民歌的影響，而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唐代詩人李白、岑參、張藉、王建…等詩人，都有許多沿用樂府舊題，模仿樂府의思想和藝術風格來寫作的名篇。杜甫更是「詠耳所見聞事，運以古樂府神理」(沈德潛〈唐詩別裁〉)，寫出許多光輝傑作。中唐時期的白居易、元稹…等，倡導新樂府運動，在杜甫「即事名篇，無所依傍」(元稹〈古樂府·序〉)的基礎上，提出了「文章合於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白居易〈與元九書〉)的鮮明口號，寫出了許多「因事立題」的「新樂府」詩。

詩歌在唐朝蓬勃發展，各類詩體如樂府詩、古體詩、新體詩都得到空前的發展，各類詩歌類型，都有爲數不少充份反應社會現實之作，誠如《唐詩清賞》所云：

以唐代爲例，征南詔、戰青海、安史之亂、涇原兵變、宦官專權、藩鎮割據、均田制、兩稅法，在唐詩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杜甫的詩被稱爲詩史，韓愈、白居易、元稹、李賀、杜牧、李商隱等人的詩歌，雖未稱爲詩史，但何嘗不是唐代

重要歷史事件的真實紀錄。⁹³

舉凡社會文化、經濟、政治層面，或者是當權者的富裕生活、中下層人民的貧困生活，都記載於唐代詩歌之中。唐詩反映的社會現象，其實就是唐代社會型態的縮影，亦使中國現實主義的詩歌傳統得到空前的發揚，這種傳統在唐代以後也並未斷絕，直到晚清、民國，甚至是日治時期的臺灣古典詩人，都能秉持這傳統，作品中亦往往充滿著現實關懷的情操。

論寫時事，不始於杜甫，但如此頻繁地以詩寫時事的則由杜甫開始。杜甫詩歌廣泛地反映社會底層各群體人民的生活，如農民、士兵、船夫、漁夫、負薪女、寡婦等。詩人自身也是經歷大時代動亂，自然對當時人民所遭遇的苦痛，寄予高度憐憫之情，且往往將其所感與時事一併帶入詩中。故杜甫詩歌可與唐代史事互相參證，不僅可考察杜甫所處之社會環境，更能體會當時人民生活，使歷史事實更為明朗。而其中耳熟能詳的「即事名篇」詩作如：〈石壕吏〉寫官差夜中拉伕，老婦代夫赴役的慘劇；〈兵車行〉則是描寫民眾苦於窮兵黷武的戰爭，表達出對人民苦難的哀痛…等即是代表。故江寶釵認為這樣的詩作即是時事詩：

觀察則籠罩唐代由盛入衰而復興之種種歷史關鍵，社會文化之變遷，情、理、事兼得，無一字無來歷，所詠皆為杜甫在世之際的「時事」，故為「時事」詩。⁹⁴

故本論文中之「時事詩」乃是指詩人對所處的時代與時事的感興與歌詠。這些寫實紀時的詩作與詠史詩是有所差別的，詠史詩中所詠之人與事都並非與詩人「並世而存」的，而是吟誦古人古事，而時事詩則是吟詠當世所發生的時事。正如廖振富於《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一文中，特別將詠時事詩摒諸詠史詩之範疇外，而且對有些研究者將詠時事謂之詠史者，視為認知的謬誤⁹⁵。

⁹³ 引自陳友冰、田素謙合撰《唐詩清賞》，臺北：正中書局，2001年5月，頁16。

⁹⁴ 引自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二刷，頁144。

⁹⁵ 廖振富著《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中提到黃蓂倩《吳梅村詩的憂患意識》（輔大中研所碩士論文）第四章第二節誤將梅村詠時事之作，謂之詠史，即是對詠史與詠時事認知有所謬誤，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89年，頁13-16。

二、時事詩之析論

儘管詠史詩也是著力於描寫時與事，但所詠之時與事均為古之時與古人事，相較起來總不如詠時事之詩，針對當世所發生之重大事件有所感發，那般富有主觀的見解與強烈的批判性⁹⁶。將江擎甫所作之時事詩，概依內容主題分為「關切經濟與民生」、「記述天災與人禍」、「針砭時局及時事」三類，茲分述如下：

（一）關切經濟與民生

臺灣夙有蓬萊仙島之稱，氣候適宜，物產豐隆，日人領臺後，在「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經濟政策下，臺灣更成為日本海外殖民地中最大的一隻金雞母，但自從 1937 年蘆溝橋事變以後，因外貿受阻、物資銳減，加上軍需頓增，物資供應缺乏一天比一天嚴重，日本政府因此加強推行戰時物資統制、資金統制，開始對臺灣的鋼鐵、機械、輕金屬等的製造、販賣，加以嚴格統制。日本殖民統治者的物資統制，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對糧食的管制與配給。使得臺灣這個素有糖米之鄉的寶島，在此戰時物資統制之下，可憐的「臺灣人」竟是無米可吃、無糖可用，只能以藜藿勉強裹腹維生，生活十分困苦。⁹⁷故當時臺灣民間流行一首諺語：「管人生，管人死；管人食，無道理。」便是在諷刺日人這物資統制，糧食配給的不合理：

艱難一飯豈尋常，限制居然及胃腸。彈鋏久忘秋後鱸，拖泥初試兩餘糧。

爨蒸遠戚輪困芋，樽貯宗親馥郁漿。食力灌園⁹⁸原夙志，菜根未必遜膏粱⁹⁹。

江擎甫〈眼病經旬適逢物資統制戲作〉七律，《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艱難一飯豈尋常，限制居然及胃腸」一聯既是「破題」寫出物資統制之實際情形，「及胃腸」亦有暗合詩題「戲作」之戲謔語氣。「彈鋏」乃運用孟嘗君食客馮諼「彈鋏而歌」的典故，暗藏「魚」字而與「鱸」字前後呼應；「拖泥」則是運用成語典故，暗

⁹⁶ 此一觀點乃參考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二刷，頁146。

⁹⁷ 參考許介麟〈殖民地法制的「不平等」本質〉一文，登載於臺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網站，許介麟論說第21篇，2005年6月16日。（<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index.asp>）

⁹⁸ 食力灌園即灌園食力，乃是指替人灌溉園圃，賺取酬勞養活自己，比喻自食其力。語出《幼學瓊林·夫婦類》：「冀卻缺夫妻，相敬如賓；陳仲子夫婦，灌園食力。」參考自《新譯幼學瓊林》，臺北市：三民書局，2005年8月，頁102。

⁹⁹ 「粱」字，手稿誤作「梁」字。

藏「水」字，而與「雨」字前後呼應，這樣刻意的驅遣文字，亦有戲作之味道在其中。

「爨蒸遠戚輪困芋，樽貯宗親馥郁漿」一聯可以深深的體會出臺灣早年濃厚之人情味，在物資百般統制的年代，臺人即是以這樣無私「互通有無」來共同渡過那段艱辛的歲月。末聯以「食力灌園原夙志，菜根未必遜膏粱」來自我安慰，但細思其深意，則可了解「逮夫大戰末期，物資匱竭，於是配給制行，藏糧無隙；斷炊枵腹，饗殮不繼者，往往而有。」¹⁰⁰故菜根未必遜膏粱乃是在日本嚴法管制下，不得不然的選擇，故以「戲作」為題，即是詩人欲以「戲謔」筆調，暗諷時政，避免觸怒當局之苦心也。

戰後臺灣的老百姓生活並未能如期待更加安定、更加幸福，相反的是飽受戰爭所苦，許多經濟生產都陷入停頓，故物資十分缺乏，像是糧食、衣服、學習用品都不足，而且品質也都很差，同時，為了支助當時國共內戰之需，所以臺灣許多物資都必須運往中國，支援內戰，導致米、糖、鹽等民生物資嚴重缺乏。再加上遇到了一群無恥的貪官污吏，終日只會中飽私囊，加上治國無方，經濟政策失當，讓老百姓飽嘗通貨膨脹、無以維生之苦，當時漲風四起，物價濤天，老百姓買不起民生物資，貪官奸商卻屯積黃金白金，坐等升值，大賺黑心錢，通貨膨脹下的臺灣老百姓，只能「望物興嘆」：

三十七年六月底，漲風猛襲太堪憐。人心恐懼爭攜¹⁰¹物，國運艱虞競厭錢。

水火無情愁遍地，白黃¹⁰²有勢嘆昇天。隄防雖設防難住，日日提高亦枉然。

江擎甫〈村居苦漲〉七律，《樹德草廬詩稿》1948年編次

詩中將1948年6月時物價飛漲，舊臺幣貶值嚴重，人心惶恐爭相屯積貨物的真實社會現象，透過「爭攜物」、「競厭錢」靈動詞語，十分鮮活的呈現在讀者眼前，「水火無情愁遍地，白黃有勢嘆昇天」則是運用天差地別的空間性懸殊差異，對比映襯以諷刺百姓無以為生之際，有權有勢之人卻大量囤積黃金白銀而大發黑心財，也難怪當時臺灣民間會流行著「五天五地」這樣的順口溜：「盟軍轟炸，驚天動地。臺灣光復，歡天喜地。貪官污吏，花天酒地。政治混亂，黑天暗地。物價飛漲，呼天喚地。」¹⁰³最後，詩人突發奇想的將物價飛漲之風潮實物化為濤濤洪水，即使已設堤防備，但似乎是追不上洪

¹⁰⁰ 引自許俊雅著《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7年4月初版，頁199。

¹⁰¹ 原作「爭攫物」，依詩法而言，則非改為「爭攜物」，否則就變成古體詩，但其中二聯皆對仗，除首句略拗之後，均合乎格律，故非改成「攜」字不可。

¹⁰² 指的是黃金、白銀。

¹⁰³ 引自少年臺灣雜誌社出版《少年臺灣》第八期，2003年1月，頁45。

水的節節高昇，由此也可見詩人對於當時國民政府處理「通貨膨脹」的能力，是十分質疑的，雖無強烈之嚴詞批判，但那涓涓滴滴似的諷刺，似乎更能讓人「點滴在心頭」。

誰鼓漲風雷電速？一家歡笑千家哭。

豪僧崇朝賺兩條，寒儒匝月換半斛。

趨時稚子求裁衣，惜福慈親戒儉菽。

適意唯尋水月花，關心不到酒魚肉。

腰肢懶折頭臚鈍，只合栖丘與飲谷。

江擎甫〈漲風中即事〉七古，《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首句「誰鼓漲風雷電速？」實是詩人爲底層老百姓所發出的最沉痛的疑問，而以雷電之速，形容當時臺灣物價飛漲之速，更有聳動視聽之效；「一家歡笑」與「千家哭」所對映出的正是「豪僧崇朝賺兩條」與「寒儒匝月換半斛」的強烈對比，不知世態的稚子吵著要母親裁製新衣，更加讓詩人一家窮苦的窘態畢露。另外，這樣的物價飆漲與當時國家時局動盪不安，使得 1948 年四月西螺初中建校三週年之紀念，原是應該是賀詞滿紙，歡語盈箋的紀念詩作，卻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無奈感：

飄搖坎坷越三秋，人事與情感不休。四面溪山多雀噪，三遷館舍少鴻猷。

烽煙徧地鬢庠冷，物價滔天師弟愁。太息漲風吹屢歲，文風何日上竿頭。

江擎甫〈西中建校三年紀念〉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51 頁

詩人對於這場臺灣歷史上最大的「通貨膨脹」、「經濟危機」，屢屢藉由漢詩書寫，或感嘆、或諷刺，但最後似乎都只能以「隄防雖設防難住，日日提高亦枉然」、「腰肢懶折頭臚鈍，只合栖丘與飲谷」、「太息漲風吹屢歲，文風何日上竿頭」作結，其對當時政府無能之無奈可謂深矣！

在那個物價飛漲的時代裡，民眾生活已是十分痛苦，但偏偏還有投機分子，藉著當時臺灣金融秩序混亂，物價飛漲、通貨膨脹的時期，設立地下錢莊，其中最大的就屬「七洋貿易行」，他們利用高利息的誘惑，大量吸收民間資金，大賺國難財，有很多鄉下人還是「賣田賣厝」籌錢來投資的，最後在 1949 年 4 月 9 日陳誠下令查封下，惡性倒閉，很多人受到波及，追討無門，財產一夕之間化爲烏有，淒慘可想而知，故臺灣話有一句

俚語叫做「七洋八洋，洋（溶）了了」¹⁰⁴（閩南語洋、溶同音），就是在諷刺這件金融事件，而這一事件還曾於 1957 年被拍攝成電影「七洋風波」¹⁰⁵：

倒風吹遍地，慘淡迫中秋。索債勞喉舌，當家苦手頭。

卻憐人惡狠，轉恨己優柔。生計遭摧陷，惶惶俯仰謀。

江擎甫〈己丑中秋即事〉五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21 頁

據江槐邨口述：「當年的七洋貿易行用高利來吸引全臺民間資金，各地都有『牽猴仔』（中介人）代吸當地資金，再以較高的利息拿去臺北借給七洋貿易行，從中賺取利息差額。當年我父親亦有一筆錢投入此一金融貿易行，本已到期，中介人曾來詢問是否要將錢提領出來，父親當時正好北上處理事情，好幾天都不在家，因無法聯絡，所以就沒有處理，沒想到過不了多久，就發生惡性倒閉，本金連一毛錢也要不回來了，當時的受害者大都是些爲了想多賺些利息以貼補家用的中下階層老百姓，被這一惡性倒閉所害因此而自殺者，也是時有所聞。」¹⁰⁶斯年（1949 年）遭人倒債的江擎甫，將債主臨門，慘淡過中秋的心情真實的記錄下來，配合這段口述歷史，讓年輕一輩的筆者，能有機會去了解當時臺灣人民真實的生活之苦，也唯有將訪談與詩句參照，那句代表臺灣人民心中永遠沉痛的俚語，也纔能彰顯其在地的意義。而另一首詩〈即事〉，則是將這一連串的社會現象再次以沉痛的口吻寫下來：

滿目瘡痍勝利秋，干戈遍地幾時休。校無粒米圖停課，獄有殘糧盼押囚。

澎湃遊資聽捲土，森嚴法網漏吞舟。蓬萊寶庫今安在，物竭人窮草木愁。

江擎甫〈即事〉七律，《樹德草廬詩稿》

這「勝利」與「瘡痍」並置，給人一種極不相稱的感覺，而這正是臺灣戰後最貼切的描寫，遍地干戈不知何時能休。「校無粒米圖停課，獄有殘糧盼押囚」這是怎樣的一個時代，竟然人民會期盼被囚禁，只因外面難以維生，獄中還能糊口。「澎湃遊資聽捲土，森嚴法網漏吞舟」臺灣百姓的血汗錢被人席捲一空，犯罪的人竟還能逍遙海外。面

¹⁰⁴ 關於此句諺語亦可參看莊永明《臺灣醒世智言：臺灣諺語淺釋（七）》，臺北市：時報文化，1991 年 7 月，頁 41-43。

¹⁰⁵ 「七洋風波」乃是由萬國有限公司，金都影業社於 1957 年出品的臺語電影。詳細資料可參考臺灣電影資料庫網站。（<http://cinema.nccu.edu.tw/cinemaV2/index.htm>）

¹⁰⁶ 此段歷史乃由江擎甫之子江槐邨口述，筆者記錄之。

對一切的無助，最後更沉痛的發出「蓬萊寶庫今安在，物竭人窮草木愁。」的哀嘆，期待執政當局能體察民意，有所因應措施以解臺人倒懸之苦。

江擎甫於戰後初期，仍能創作出這樣批判諷刺意味十足的詩篇，但在 1951 年家中遭逢變故，獨子江槐邨受難白色恐怖後，從其作品中就很難再有如此具批判性的寫實詩作，也由此可見，白色恐怖的那段歲月，因高度的政治壓抑，也扼殺了許多具時代意義的創作。

或許是因為政治的高壓，相關的社會似乎也為穩定，故也讓經濟的發展有了良好的背景，加上政府一系列重大經濟政策與基礎設施建設，和臺灣人民的勤奮與逆境中永不放棄的天性，使得此一時期臺灣的經濟有長足的進步與發展，臺灣人民的所得與物質生活也逐漸提升。但無奈的是這惡性倒閉之風，似乎未隨著經濟的發展及社會的進步而銷聲匿跡，反而一再的在臺灣這個社會裡，不繼的重覆上演著：

小隱洛城外，乘桴近一年。歪風能換日，霸道慣偷天。

蠶食千家產，鯨吞十億錢。神誅應不遠，正義勝強權。

江擎甫〈十信大亨蔡某惡性倒閉丕承被累贊弟小住洛城期年始歸賦此以慰〉

五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9 頁

詩中所云：「蠶食千家產，鯨吞十億錢」即是指爆發於 1985 年的重大經濟犯罪事件「十信事件」，當時的十信因資金需求，以「一元開戶」的宣傳手法，吸引大批存戶，使得十信的存款在短短數月內突破 1 億元，但主其事的國泰蔡萬春，卻放任其子蔡辰州及其立法院同事利用立法委員職權違法冒貸，涉嫌淘空十信資產，十信案的爆發嚴重傷害臺灣投資人的信心，臺北十信各分社都受到嚴重的擠兌，數千存款戶及大批的投資人一生的積蓄也因此血本無歸。正如詩人所預期的「神誅應不遠，正義勝強權」，該案件的主要關係人蔡辰洲最後被依法起訴，且在判刑前夕，於 1987 年 5 月 14 日病故於國泰醫院。¹⁰⁷再看看這首〈退票〉的時事詩，全詩欲直抒胸臆，氣吐不平，其運筆有如行雲流水，使得氣脈一貫，十分流暢：

億千退票走加州，隱姓埋名生活優。

苦主成群垂首泣，森嚴法網漏吞舟。

¹⁰⁷ 十信事件始末乃參考《臺灣歷史辭典》，林怡君撰〈十信事件〉詞目，頁 6263。

江擎甫以真實平易的筆調，記錄著臺灣社會中那些「掏空百姓血汗錢，中飽私囊」的經濟犯，總是能「債留臺灣，遠走他鄉享清福」，詩人一方面是對那些「苦主成群垂首泣」受害的平民百姓，寄與無限同情，另一面更是對於臺灣政府當局空有森嚴法律，卻無法有效制裁，總是讓犯罪之人逍遙法外，提出不平的批判。

（二）記述天災與人禍

臺灣是一個海島國家，島民每年總是免不了遭受颱風的肆虐侵害，即使是文明科技高度發達的今日，亦難倖免，更何況日治時期當時的氣象預報與防洪防災能力，遠遜於此時，所以受害民眾那種逃災避難的景像及生命財產朝不保夕的無力感，必定更甚於此時，而這種因天災而造成嚴重損害的景象，透過詩人的詩筆，被真實的記錄下來。

豪雨纔停止，強風又不休。茅簷堪撒網，棉圃可撐舟。

柵倒憐雞苦，竇寒替狗愁。荒邨消息緩，萬事任沉浮。

江擎甫〈低氣壓¹⁰⁸〉七律，《莢社同人錄》，頁 46

〈低氣壓〉是一首記錄颱風來襲的寫實詩作，低氣壓帶來的強風豪雨，引發了大洪水，淹沒了民宅與良田，毀損了生財工具。首聯「豪雨纔停止，強風又不休」以視覺摹寫手法，將豪雨停止，強風又起，災害一波接一波的景象清晰的刻畫出來；頷聯「茅簷堪撒網，棉圃可撐舟」則是以「堪撒網」、「可撐舟」如此圖象化的方式來描寫災害，讓災害的狀況盈溢眼前；頸聯「柵倒憐雞苦，竇寒替狗愁」寫出詩人無殃後，轉憐同為受災之「禽畜」，悲憫之心充分展現；最後「荒邨消息緩，萬事任沉浮」一聯點出災難發生後災民急欲了解親友狀況，卻因傳播消息的管道不發達，遲遲無法得知親友是否平安，故只也只能乾著急的看著家當在水中載浮載沉。「萬事任沉浮」中的「沉浮」一語雙關，巧藏了詩人的詩心詩情，既是鋪陳出水漫成災，萬物浮沉的受災景象，一方面也藉以描摹災民擔心親朋好友「七上八下」浮沉不定的心情。而對於這種因颱風而大雨成災的情形亦常出現於父親江藻如寫給江擎甫的書信中，今錄一段，以為參看：

……臺地該月（案：指七月）廿日再造颱風，比前數次較大，雨亦傾盆，纏綿四

¹⁰⁸ 〈低氣壓〉一詩，江擎甫於 1990 年編輯《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時，題為〈颱風過境〉。

天，至廿三下午始息。通南北三部俱被害。水柴出甚多，大茄冬之田被溪水浸沒，積沙淤尺餘，此係新宅保護岸崩壞，漲上幾入茄冬庄內，遂決我田，西岸水始退，我屋後落馬面壁前壞一角。纔修完，中央棚槽貫水又壞，尚未築。宅園籬蕉均倒，蕉只四之一……¹⁰⁹

從信中我們可知颱風大雨帶來的損害之巨大，不只是農田淹沒，樹倒房倒，甚至生命都遭受嚴重威脅，江擎甫親身經歷過、體驗過這種災害，故才能如此深刻細膩的寫出受災的情形及道出災民的心聲。

在老一輩人印象中，一講到水患為災，必定會記起那場發生在 1959 年 8 月 7 日，造成臺灣中南部嚴重災害的「八七水災」。當年因為艾倫颱風過境，其本身挾帶的水氣，加上所帶入的旺盛西南氣流雙重因素影響，引發豪雨，導致於 8 月 7 日至 9 日連續三日臺灣中南部的降雨量高達 800 至 1,200 公釐，特別是 8 月 7 日當天的降雨量已高達 500 至 1,000 公釐，接近其平均全年降雨量。由於地面積水難以消退，再加上山洪爆發，導致河川水位高漲決堤，造成空前的大水災。¹¹⁰江擎甫當時已遷居臺中市北屯廍子里，購置丘陵地經營果園，面對這場大規模天然災難，親身經歷過的詩人，以詩歌忠實的記錄下來，於今讀之，仍能感受到當年那場大災難的怵目驚心：

一宵風雨似雷奔，毀卻千山與百邨。大小竹圍誰倖免，北西土屯¹¹¹孰偏存。

哀鴻餓殍居無宅，斷壁殘垣劫有痕。大肚荒涼卦嶺寂，葬身魚腹待招魂

江擎甫〈八七水災¹¹²〉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64 頁

首聯中以「雷奔」之聲，壯大了連宵風雨之盛大，並以「毀卻千山與百邨」鋪張揚厲的文辭，來聳動讀者的視聽，極寫災害之大。頷頸兩聯則以工整的對句，併寫大小竹圍，北屯西屯，觸目所及，無一倖免及餓殍盈野，斷垣殘壁的景象，更顯災害之實。最後，詩人以「涼」、「寂」來收寫受災後之景，可說是十分切合，前面皆是描寫外物的損失，最後才以「待招魂」點出寶貴人命喪失的悲慟，可說是將全詩之痛，收束於最高點，造成餘音繞樑的效果，同時「招魂」必有親人哀泣之聲，又與開頭的「風雨」雷奔

¹⁰⁹ 摘錄自〈江藻如示聯柱書〉為江藻如之手稿遺物。

¹¹⁰ 參考《臺灣歷史辭典》，陳鴻圖撰之〈八七水災〉詞目，頁 55。

¹¹¹ 「屯」字，在此借讀為仄聲。

¹¹² 詩題下附小註：「大竹圍、小竹圍、北屯、西屯均被害」。

之聲相呼應，整個災民哀淒之景形成迴環往覆的效果，大大提昇了寫實敘事詩作的感染力。

除了颱風、水患等災害外，臺灣因位於地球板塊交會之處亦是個地震頻仍的地區，故對於地震之描寫，亦是時事詩中，常常出現的書寫題材：

高樓轟地盪韃鞬，猛似狂風激逆流。

倘若時間延片刻，後遺災禍不勝憂。

江擎甫〈大地震¹¹³〉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64 頁

這首詩是描寫 1986 年 11 月 15 日花蓮海域發生芮氏震度六·八級地震，臺北地區只有五級震度，竟造成臺北縣中和華陽市場倒塌及臺北市裕臺大樓傾斜至十度結構損壞，如此嚴重的災害。詩中江擎甫以「盪韃鞬」、「狂風激逆流」等具體的視覺意象來聯想譬喻，形容高樓遇地震的駭人景象，十分具象貼切。詩後語氣一轉，「倘若時間延片刻，後遺災禍不勝憂」則充分顯現其人道主義的關懷精神。同樣描寫這次地震事件的〈震後房屋現像〉一詩，則是採取較為強烈的批判語氣，來痛批建商們那「奸商」的行徑，令人讀之心有戚戚焉！

宣傳恍似天花墜，氣派之王百美英。

狐尾揭穿終有日，華陽全倒裕臺傾。

江擎甫〈震後房屋現像〉七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

「宣傳恍似天花墜，氣派之王百美英」透過美化宣傳及裝潢包裝手法來推銷建案，本是無可厚非，但如果建商於起造房屋之初，不能堅持品質，反而偷工減料，事後才欲以誇大不實的宣傳包裝來掩飾及欺騙消費者，但這樣的無恥行徑被這「地震」一鬧就完全露出狐狸尾巴，詩人巧妙的將當時受災最嚴重的建築物名字融入詩句中，更強化了其批判的力道，故「狐尾揭穿終有日，華陽全倒裕臺傾」讀之不禁令人拍案叫好，也大大為受災的居民一吐怨氣。江擎甫另一首詩對於建商「偷工減料」這種貪小便宜、罔顧人命的行徑更是大加撻伐：

工程未竣¹¹⁴樓傾塌，人命傷亡憾不窮。

¹¹³ 詩題下附小註：「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五時廿分震度五～六級市中裕臺大樓傾斜至十度」。

¹¹⁴ 「竣」字，原為平聲，此處借讀仄音。

禍首災源追到底，全由減料與偷工。

江擎甫〈偷工減料〉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閉 33 頁

時至今日，此類的悲劇一再重演，發生於 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的那場撼動全臺的 921 大地震，似乎又再次重現了詩人的批判，故江擎甫的時事詩，不僅有對天然災害的憐憫之心，充滿人道主義關懷精神，更有對「人爲禍害」的強烈批判，故也十分具有現實意義。

（三）針砭時局及時事

日治中期後，臺灣先賢先烈們轉以溫和不流血的方式，持續爲臺灣爭取政治上的自主權利，其中以蔣渭水代表的「臺灣民眾黨」與林獻堂代表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用力最深。雖然最後臺灣民眾黨被迫解散，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所推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亦宣告失敗，1934 年（昭和 9 年）自治聯盟以承認日本同化政策爲前提，放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爲條件向政府讓步，而獲得總督府善意回應，並在隔年（1935 年，昭和 10 年）11 月 22 日，施行第一屆市會及街莊協議會員選舉，這是臺灣歷史上第一次的選舉，雖然與今日民主選舉乃有一大段差距，因爲規定選舉人必須年滿二十五歲，並限制只有男性和年繳稅金五圓以上的人才能投票，故女性及大部分的窮苦臺灣老百姓都是無法參與投票的，但這仍是臺灣選舉史上重要的一刻。對於這歷史性的一刻，江擎甫以竹枝詞的體裁，將農村選舉的景況以俚俗的口吻真實的記載下來：

誰道無權卻有權，登場人物任吾銓。

生憐幾輩腰頻折，茅舍朝來戶限穿¹¹⁵。（其一）

戰術翻新仗甲頭¹¹⁶，前張後李競追求。

累他田圃繁忙日，漢字和文¹¹⁷學不休。（其二）

暗鬪明爭各緊張，因緣利害細參詳。

此中幾個胸成竹，多半臨風便轉航。（其三）

¹¹⁵ 戶限穿即戶限爲穿，指踏穿門檻，用以形容來訪人數眾多。語本唐李綽《尚書故實》：「人來覓書，並請題額者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參考自《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戶限爲穿」條目。

¹¹⁶ 甲頭，即保甲之長，這「仗甲頭」很類似今日選舉中的「綁樁腳」。

¹¹⁷ 「和文」即是指日本的平假名或片假名。

從這些詩句的描述中，筆者訝異的發現，日治時期的選舉情形竟與今日臺灣的選舉十分雷同，參選人爲了當選，四處拜票，逢人便「折腰」；「茅舍朝來戶限穿」平時不上門的，一下天天都來報到。另外，爲了勝選也頻頻「翻新戰術」，還有類似樁腳的「甲頭」協助拉票，彼此「暗鬪明爭」，只爲要得到你手上那張選票，但選完之後，多半是「見風轉舵」。另外，詩中提到「漢字和文學不休」以現在的選舉來看，是無法了解其義的，原來是當時的投票方式與今日有很大的不同。在投票時會拿到一張「投票用紙」，投票人必須在上面親手寫下自己支持的侯選人的名字，而寫的是漢字或是日文的平假名或片假名，所以當時要投票，還得先練練漢字或日本字呢！

四百年來臺灣的命運似乎始終與戰爭相牽繫，鄭成功打敗荷蘭人，建立了鄭氏王朝，清朝又從鄭克塽手中奪回臺灣，1894年清日兩國因爲要爭奪朝鮮半島控制權，便在距臺灣千里之遙的平壤及黃海開戰，結果清廷戰敗，卻是割讓了臺灣，1937年日本發動七七蘆溝橋事變，展開全面侵華，臺灣又被捲入戰事，而1941年珍珠港事變後，臺灣更成日軍的代罪羔羊、盟軍攻擊的目標，自此臺灣的天空也充斥著如雷的「空襲警報」：

花燈無焰電燈遮，如此良宵寂不嘩。

唯有多情天際月，幾經兵燹尚光華。(其一)

溶溶月色浸長堤，堤上遊人裙屐齊。

憂患如山何日了，懶隨群眾醉螺溪。(其二)

江肇甫〈戰時元宵¹¹⁸〉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33頁

躲警報的生活，對於現在年輕一輩的臺灣人是完全無法體會的，但對日治後期的臺灣人卻像是家常便飯，爲了因應盟軍的轟炸，日本政府的戰時管制非常嚴厲，尤其是夜間的燈火管制，家裡的窗子全部要用黑布遮起來，連燈都要用罩子罩著。¹¹⁹元宵節是臺灣重要的民俗節日，每到這一天提燈籠，賞花燈是應景的活動，但這一切在戰時的管制下，都變了調，花燈無焰，何以爲「賞」；燈火無明，何以爲「樂」，故也難怪詩人要大嘆「如此良宵寂不嘩」，而且面對戰火下生命財產旦夕不保的憂慮，也讓敏感的詩人要「懶隨群眾醉螺溪」。第一首由天際月色的光亮，反襯出人間的無燈無焰的寂寥，讓人興起「人不如月」的傷感。第二首「溶溶月色浸長堤」一句，先是疊用「溶溶」二字，再加上一個偏旁爲「水」的「浸」字，成功刻畫出夜光如水，波光粼粼的動態月色，是十分

¹¹⁸ 詩題下附小註：「鎮人多攜酒到溪亭醉月」。

¹¹⁹ 參考莊紫蓉〈黃娟專訪〉，《臺灣文藝》第170期，2000年6月，頁84-99。

入化的景色描寫，而相對的「憂患如山何日了」則借用「山」的形象來極大化自己的憂愁，是十分出神的情意抒發，這兩首詩前二句都是先寫景物，後二句則由訴說情事，情景雖然分寫，但卻能相互感染，如此更能達到觸景而興情之目的。如此一來，詩中雖無針砭之語，但針砭之意自現。

甘地（1869—1948），他既是印度的國父，也是印度最偉大的政治領袖。他經由「非暴力」的公民不合作運動，成功帶領國家邁向獨立，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這也激發了許多其他殖民地的人們勇敢的站起來為國家的獨立而奮鬥，更鼓舞了其他的民主運動人士，如美國著名的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博士，南非民主鬥士曼德拉…等人。甘地等人經過多年的努力，終於使得印度脫離英國殖民統治，於1947年獲得獨立，但英國和甘地都無力改變印度社會已經分裂的現實，只得同意獨立後的印度分裂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曾經也為日本殖民地的臺灣人民，自然對像「甘地」這樣一位能勇敢站出來為自己的國家爭取獨立的英雄，流露出無比崇敬，江擎甫也是如此，故在1948年甘地逝世後，寫下了二首弔唁甘地的詩作：

區區絕食敵人驚，無抵抗贏百萬兵。

基督牟尼堪比擬，一生無我只犧牲。（其一）

不合作堪稱妙理，心如古佛節冰霜。

也知一事難瞑目，獨立爭來却鬪牆。（其二）

江擎甫〈弔甘地聖雄¹²⁰〉七絕，《樹德草廬詩稿》1948年編次

這兩首詩為一組，第一首前二句「區區絕食敵人驚，無抵抗贏百萬兵」是以對比映襯的手法，來凸顯甘地領導推動的非暴力無抵抗的「不合作運動」，勝過殖民帝國的百萬雄兵，成功的為印度開出一條獨立的道路；後兩句「基督牟尼堪比擬，一生無我只犧牲」對甘地人格志節高度肯定，甚至將其比擬成「基督」、「牟尼」這兩大偉大的宗教哲人，也因為這「無我」、「犧牲」的精神正足以彰顯何以區區一人能令「敵人驚」，能贏「百萬兵」，實有前後呼應之效。第二首首句「不合作堪稱妙理」一反七言「上四下三」的常格，而用「上三下四」的折腰句，雖是讀起來蹇吃礙頓，但用於首句卻有使詩句更為頓挫揚抑之效，也配合著第二首詩與第一首詩不同的書寫觀點的轉折，結尾三四句「也知一事難瞑目，獨立爭來却鬪牆」讓整組詩跳脫了「弔唁詩」歌功頌德的常模，

¹²⁰ 該詩作在江擎甫1990年編次《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時，亦作〈弔甘地〉。

注入詩人自我的情感與批判，這句話，正是詩人心中對中國經歷慘烈的八年抗日戰爭，好不容易贏得勝利，但內部卻又陷入國共無止境的鬭牆內鬥最沉痛的批判。詩人這憂國憂時的心，未嘗一日間斷，即使已逾古稀之齡，仍十分留意時局時事，且常於詩作中流露出對家國、時局的關心：

慷人領土作人情，開國精神已半傾。

平等自由同敝屣，頭銜超級究何榮。

江擎甫〈美日私相授受釣魚臺列嶼有感〉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31 頁

釣魚臺列嶼(Pinnacle Group)，日文稱為尖閣群島(Senkaku Islands)為基隆東北 102 海浬的一個無人荒島與附近 7 小島的合稱，清朝時視為臺灣的一部分，日人治臺後轉屬琉球，1970 年美日背著中國簽定《美日舊金山和約》，拿中國的領土作交易，私相授受，把美國托管的琉球群島連同釣魚臺的「施政權」轉給日本。此一美日私相授受釣魚臺列嶼事件，引致各地華人展開第一次保釣運動。美、臺、港之中國青年熱烈參與的保釣運動第一次運動（1971 年 1 月至 6 月），後因臺灣抗議，中共與日本則有暫時凍結主權爭奪的諒解，第一次保釣運動乃歸沉寂¹²¹。釣魚臺列嶼主權爭議之時，江擎甫已高齡七十歲，但愛國之心不輸給年輕人，故於事件發生後，即以強烈的語氣、諷刺的手法創作了這首詩聲援「保釣運動」。

1986 年 9 月 28 日民進黨成立，不僅突破了戒嚴時期的黨禁的桎梏，也打破了常久以來一黨獨大的政治局勢，為臺灣的政治開啓了一扇實現真正「民主自由」的大門，而這對戒嚴體制的衝撞，也促使蔣經國總統於 1987 年，宣佈解除實施長達 38 年的戒嚴令，同年 11 月 2 日，開放臺灣人前往中國探親，為兩岸長達四十年的分隔，開啓了一個嶄新的局面。1988 年 1 月 1 日，解除報禁，報紙張數大幅增加，新報社也大為激增，臺灣的政治與社會，自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里程碑。江擎甫秉持詩作必須反映現實的主張，故將所見所聞，所知所感，都以其詩筆，真實的記錄下來：

國法廢存各力爭，百條規律繫民生。

議場不是操戈地，切勿同傾自己城。

江擎甫〈勸國民民進兩黨息爭〉七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¹²¹ 美日私相授受釣魚臺列嶼事件乃參考《臺灣歷史辭典》，張淑雅撰稿之〈保釣運動〉詞目，頁 545。

這一首詩，出句皆記情事，而結句都以抒感作收，一景一情，兩層疊敘，藉景以抒情，則更能撼動人心。詩中所載乃是政治解嚴的初期，當年立法院內的反對黨委員爲了突破既有的窠臼，除了以各種議事策略，甚至不惜以肢體衝突來凸顯議事規範的不公平，並表達對威權體制的不滿，因此便形成國會殿堂衝突事件不斷、混亂場面充斥，當然這樣的國會亂象，也非全爲民進黨的責任，執政黨中國國民黨亦難卸其責，故詩人語重心長的對兩黨提出呼籲，希望勿將議場當作「操戈之地」，以免「傾了自己的城」而快了敵人的意。

從以上這些詩作中，吾人應能體會到「以詩存史」的意義所在，作者將其一生經歷過的重要歷史事件，以其敏感之詩心，加上紀實的詩筆，爲臺灣古典漢詩，增添了許多堪以傳誦的佳篇，所以江擎甫的「時事詩」雖無法與杜甫、白居易、元稹等「詩史」名家相比，但卻能充份發揮「歌詩合爲事而作」的現實主義精神，也爲臺灣古典詩壇增色不少。

第五章 江擎甫漢詩析論（下）

江擎甫創作的漢詩依題材內容約可分為，詠物詩、詠史詩、時事詩、田園詩、旅遊詩、閒詠詩六類，上一章已就其詠物詩、詠史詩、時事詩這三類的詩作詳加析論，而本章則將再對田園詩、旅遊詩、閒詠詩這三類詩作，予以深入剖析，以歸結出江擎甫漢詩之特色。

第一節 田園詩

一、田園詩探源義界

以田園生活作為詩歌獨立的題材起源甚早，主要乃是因為中國從商朝開始，便已進入了農業與畜牧並行的社會，到了周朝更是以農業開其基業，故古代農民從事農事勞動生產的情形，自然會成為詩歌的內涵。《詩經》乃是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詩歌總集。其中不少篇章即是以農事操作為主題來書寫的，如《豳風·七月》就是通過田家一年四季種種繁重勞役的描寫，一方面抒發了哀怨與不滿，一方面也真實的記載了周朝農業生產的情形。另外《詩經》其他的篇章也出現了許多田園生活的片段場景，如《周南·芣苢》中出現了婦女在山上採集車前子草的場景；《魏風·十畝之間》中則有女子們往來採桑的情景。故葛曉音認為：

田園生活在《詩經》裡不但成為能體現主題思想的創作素材，而且得到比較完整而具體的表現，經過了作者的選擇、集中，提煉和加工，已可稱得上是詩歌的一種題材。¹

如果說《詩經》中有些篇章，反映了古代農民的田園農事生活，可以看作中國田園詩的源頭的話，那麼，將田園詩增添為中國詩歌文學的一種新題材，以自己的田園生活為內容，並真切地寫出躬耕的甘苦，則非屬陶淵明不可。²故吾人一提到田園詩，總是會

¹ 引自葛曉音著《山水田園詩派研究》，中國遼寧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5月，頁3。

² 參考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0月初版二刷，頁419。

想到被稱之為田園詩派的創始人——陶淵明，及他那退隱田園，寄情山水的詩句「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歸園田居）、「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飲酒）中，所描寫淳樸的農村生活，及秀美的自然景色，在中國文學史上創造了「田園詩」的優美典範³，陶淵明式的田園詩風，因此也成為爾後歷代詩人競爭效倣的對象。

而日治時期的臺灣亦是以農業為主要生產活動，農人辛勤耕耘的畫面及田園鄉村的純樸的景緻隨處可見，故有不少古典詩人也承襲此一中國古典文學寫作傳統，但臺灣又因特有的移民社會現象及長期遭受外來政權的統治的歷史，而產生特有的鄉土認同（identity），豐富充實了傳統田園詩的內容⁴。

自古以來，人們習慣於把田園詩和山水詩並稱，也習慣於把陶淵明和謝靈運並論。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⁵文學史上以陶、謝並稱，便始於此。⁶盛唐時期，山水詩與田園詩的寫作達到了極致，且漸漸合流，形成了一個蔚為壯觀的詩歌流派——山水田園詩派，王維、孟浩然是其傑出代表。

無論是山水詩還是田園詩，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以自然景物作為描寫的對象。然而它們所描述的具體物件及所表現的思想感情卻有差異：田園詩主要通過對農村自然景觀的歌詠，寄託作者高蹈遺世、超然物外的悠閒自得的情趣；而山水詩則重在描寫自然山水景物，來表達詩人的心境，從中得到的感悟。再者，田園詩會寫到農村的風景，但其主題是寫農村的的生活、農夫的辛勤和農耕的甘苦；而山水詩主要描繪大自然的風景，寫出詩人對山水主觀性的審美，而且往往與行旅聯繫在一起。⁷

故本論文並不將山水田園並稱，而獨列「田園詩」為一詩類，主要是依江擎甫於1990年編次的《樹德草廬詩稿續編》中，詩人自己編列有「田園雜詩」乙類詩作，共六頁，並自述：

³ 參考劉大杰著《校訂本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市：華正書局，1994年，頁281-289。

⁴ 此一觀點乃參考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二刷，頁119-120。

⁵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二），臺北縣：漢京文化，1984年3月，頁810。

⁶ 參考王文進撰〈陶謝並稱對其文學範型流變的影響——兼論陶謝「田園」、「山水」詩類空間書寫的區別〉一文，收錄於《東華人文學報》第9期，2006年7月，頁74。

⁷ 參考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初版二刷，頁418-419。

田園雜詩係描述偏僻農邨的人情風俗，重在寫實而造語多近於下里巴人⁸

故本論文參酌衡量後，將「田園詩」定義為：田園詩是以描寫農村的生活、述及農人或自己從事農作的辛勤或耕稼的甘苦談等內容的詩作。

二、田園詩之析論

田園詩作，在江擎甫的詩作類型中，雖不是最多，但卻是令其最感到驕傲的，主要乃是其所作之田園雜詩，曾為日治時期新文學大家賴懶雲先生所讚譽且作詩賜和：

日前在民報上讀到江耕雨氏田村雜詩，覺得是近來少有的佳作。也偷其意學作幾首。但，效顰究竟是可笑的事，世間能認份自知醜陋，也是不易有的。

風過砂奔走，潮生水倒流。移溪種蕃麥，護岸插林投。

敲鐸驅飢雀，扶犁叱懶牛。酬神時買肉，備客每常留。(其一)

未食端陽粽，寧甘棄蔽裘。漏天愁野塌，亂水溢溪流。

蔗浸多黃尾，蔬寒已爛頭。老農何所怒，罵狗及雞牛。(其二)

砂濱林木靜，風過聽潮鳴。近海魚難獲，荒埔草任生。

民窮無活計，地曠禁開耕。萬頃煙蕪外，餘虹雨後明。(其三)

蔚蒼林影秀，蔽野木麻黃。得遂防砂計，原非一日攻。

衛生尤要緊，見地自難同。伐到根株盡，官方有表彰。(其四)

瘧疾將防遏，遂成竹樹災。警官監督下，保甲動員來。

那知工竣後，罹病更加倍。祇為千年計，犧牲也合該。⁹(其五)

對於像江擎甫這樣一個在臺灣古典詩壇默默奉獻的後生晚輩，能得到文壇大家賴和的賞識稱讚，並不恥效顰學步，無疑是獲得最大的鼓舞，詩人對此亦十分感念，曾作一詩以誌感：

⁸ 引自江擎甫《樹德草廬詩稿》中詩人的手稿遺物。

⁹ 賴和〈田園雜詩〉，原載於1936年6月5日《臺灣新文學》一卷五號，現收錄於林瑞明編《賴和全集·漢詩卷》(下)，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0年6月，頁602。須分成五首五言律詩，非合在一起的五言古詩，末首「罹病更加倍」的「倍」字疑為「哀」字之筆誤。

巴人下里荷搜收，瀛海包涵眾細流。

俚語原難登大雅，提攜何幸遇荊州。

（提「攜」原作「擄」，為「攜」字之筆誤）

江擎甫〈懷念六十年前拙作蒙文化改革賢哲賴和先生編入全集賦此誌感〉七絕，

《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江擎甫雖是一個讀書人，但在日治時期，書房遭禁絕，使知識分子謀生困難，爲了家計，也爲了遠大的理想，正如他在〈種棉〉一詩中所抒發之大志：「他日花開千頃雪，好將大被蓋群黎」，故詩人便開始朝多角發展，曾從事養蜂工作，其間雖有甘有苦，但仍把它看做一項有趣的事業，一做就是十餘年，後來又參與臺西農場開墾經營，期間勞心勞力，備極艱辛，終因計畫未周、天災攪局、稅賦繁重加上貸款壓力，慘淡經營了七年後，將農場易手。雖是如此，但這種農稼的親身經驗，已化爲一首首或書寫農村風景、或刻畫耕稼生活、或諷刺殖民剝削的田園詩作，以下便將江擎甫所作的田園詩，概依內容主題分爲「書寫田園生活之逸趣」、「刻畫農事操作之艱辛」、「反映殖民欺壓之無奈」三類，茲分述如下：

（一）書寫田園生活之逸趣

何以陶淵明寧可躬耕隴畝，成爲一個「夕露沾衣」、「帶月荷鋤」的平凡農夫，而不願「爲五斗米折腰」當個彭澤小官。或許就是那恬美的田園景物、簡樸的田園生活，深深的吸引著他。早期的臺灣是一個以農業爲主的社會，尤其是雲林地區更是典型的農業縣分，早期農村樸實恬淡的景物、特殊的風土民情，已隨時代的進步，逐漸消逝，但藉由江擎甫真摯純樸的田園生活書寫，讓後生晚輩的我們可以藉由欣賞佳篇，神馳其間，恍如重臨其境：

播穀連宵叫，平疇帶雨犁。新雷貫人耳，殘雪凍牛蹄。

笠影搖紅陌，秧歌響綠隄。農官休勸稼，老少動員齊。

江擎甫〈春耕〉其一，五律，《樹德草廬草稿續編》，田園 5 頁

傳統莊稼作息乃是依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循環，立春過後，新雷乍響，古云：「春雷驚蟄伏」象徵的即是寒冷的冬天劃下休止符，人間萬物即將甦醒，春雨隨之

而來，滋潤大地，正是農家播穀插秧的好時節，「春耕」象徵著大地生命的傳承，也是農家新年度、新希望的開始，所以充滿著生機與喜氣。起句以「播穀么喝」之聲及「雨中犁田」之景，開展出一幅農忙季節的春耕之圖。頷聯三四句，又十分巧妙的與首聯一二句相映連，「播穀么喝」與「新雷貫耳」是聲音的相襯，「帶雨犁」中更是巧藏了受「凍蹄」之苦的「牛」。前四句皆是先響「聲」、再敘「景」。而五六兩句，則一反前例，先寫「景」、後記「聲」，靈活了整篇詩章，句中又以「紅」、「綠」對比，造成鮮明的印象，使這一幅「春耕」圖更加色彩燦然，可見詩人對詩境經營的用心。末聯則以不用農官勸稼，田家主人已全員出動，投入春耕活動中來作結，「農官」與「老少」人物的加入，使得景物不致流於空泛，更為這幅「春耕」圖增添了許多熱鬧的氣氛。另一首〈插秧〉詩作也對農家開春以來的農忙景象有著深刻的書寫：

地井泉溫好種田，立春前後泛秧船。寒侵人面猶栽種，凍入牛蹄不忍鞭。

千束青粘諸葉碧，一犁香動菜花妍。身雖偃僂心原直，也勝趨炎病脅肩。

江擎甫〈插秧〉七律，《樹德草廬草稿續編》，田園 5 頁

充滿生機的春天來臨了，此時正值農忙春耕之際。原本的油菜花田換成了生意盎然的秧苗，農村田野景色的變化，樸實中也往往會有令人意外的驚喜，生活其中的農家那樂天知命、勤勞儉樸，不爭名逐利的純真也常會帶給人們一股莫名的感動，末聯中「身」與「心」、「偃僂」與「直」、「身雖偃僂心原直」與「也勝趨炎病脅肩」則是巧妙運用意義差別甚大的字、詞，藉由彼此對比映襯，彰顯出江擎甫有著如同陶淵明一般，不願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遠遠勝過那些只會「脅肩諂笑」趨炎附勢之徒，這是詩人心志最真誠的表白。

豈為看花早？秋收趁快晴。輕煙籠稻隴，淡月映柴荆。

合作人聲雜，和鳴鳥語清。箇中饒趣味，何事羨公卿。

江擎甫〈田家樂〉五律，《葦社同人錄》，頁 44

首聯兩句寫：「豈為看花早」以疑問句法，落筆蓄勢；「秋收趁快晴」以解疑句法，側寫破題，乃寫「秋收之事」以切題，以下頷頸兩聯，皆就「快晴秋收」而加以演繹。而這「快晴」的「快」字用得十分貼切傳神，除原是指清晨天色將亮晴之意象外，又隱隱縮合著秋收時「愉快」且「忙碌」之情。頷聯「輕煙籠稻隴，淡月映柴荆」以「輕煙」、「淡月」再次點出時間之「早」，且將秋天天色將明前，一輪淡月低垂，一帶輕煙漫籠，

景色朦朧的詩意感襯托出來。頸聯，用聲音來破景，人聲和著鳥鳴聲讓整個秋收之景熱鬧了起來。末聯「箇中饒趣味，何事羨公卿」才真正揭謎點出「田家之樂」所為何事。整首詩中從「秋收之事」說起，繼而寫「秋收之景」、「秋收之聲」，最後得出「秋收之樂」，意脈連貫，情景交融，是首既有內容，又有韻味的「田園詩」。詩中對農村生活中秋收趁晴的農忙景致、農村平淡但閒適的自然景色、相扶持的農村人情趣事，甚至連鳥兒鳴叫的聲音都倍覺清新，故有感而發說出了「箇中饒趣味，何事羨公卿」的農家之樂。除了對田園農耕生活的描寫外，詩人對所見所聞民情風俗，亦用其詩筆紀錄下來：

少雨多風地，無鄉不苦窮。人情真樸實，民智尚愚蒙。

療疾求村筮，消災仰社公¹⁰。諸簽最關重，萬事聽蒼穹。

（村「筮」原作「巫」，蒼穹原作「穹蒼」，不符格律。）

江肇甫〈鄉情〉五律，《莢社同人錄》，頁44

這首詩將雲林臺西地區特殊的風土民情，以樸實的筆法記錄下來，於今觀之，十分具有歷史價值，甚至可做為將來「鄉土教材」之用。首聯第一句「少雨多風地」側寫海濱特殊之景物以蓄勢，第二句「無鄉不苦窮」則正筆寫出窮苦之鄉情來破題，以此來刻畫出雲林海濱一帶，生活條件不佳、環境惡劣的情形。頷聯承接破題，再深入描寫其特殊鄉情，即是教育落後、民智未開，但也因為這樣人情顯得特別樸實。頸聯又承接上聯並舉例證之，因為地處偏遠醫療不發達，故療疾治病，仍多求助村筮靈媒，乃上承「尚愚蒙」；鄉下人多依賴土地維生，故土地公信仰也就特別發達，則是呼應「人情樸實」。末聯既總合全詩，更呼應起句，乃是說明鄉村生活雖窮苦，但只要有足夠裹腹的「蕃薯簽」，那一切儘可聽天由命了，所以詩人在詩末自註云：「海濱之人生活簡單，甘藷一足則萬事儘可委之天命」。全詩章脈井然，結構亦非常完整，寫鄉情之質樸，故不用事典，造語平易，純用白描，正合詩意。

晴耕隴畝雨觀書，時有潮聲入竹廬。

誰道水鄉幽寂甚，門前常駐賣魚車。（其一）

經旬無雨水車鳴，打麥人家喜快晴。

萬物高昂諸獨賤，農村漏出不平聲。（其二）

¹⁰ 社公即土地公，乃是臺灣社會最普遍的民間信仰的神祇。

江擎甫的祖先原為中國北方客家人，後遷徙至福建永定縣高頭鄉（客家庄），祖父江開漢到臺灣後，在福佬人的地方居住，語言文化都被福佬人同化了，所以稱其為福佬客。詩人自號耕雨，仔細思量，可以發現是有其內蘊客家人那種克勤克儉、晴耕雨讀的精神與傳統之意義存在。這兩首詩，雖為一組，但是所欲呈現的村居生活卻是截然不同。第一首：起句詩人便巧將「耕雨」之號鑲嵌於詩句中，乃是靜態的側寫村居生活之景，次句則加入動態的聲音描寫，帶出第三句「誰道水鄉幽寂甚」的質疑，最後以「門前常駐賣魚車」這種鄉下小販沿街叫賣的特有景觀作結，則一幅悠閒簡樸的村居景色畢現。第二首：起句即道出有農人因經旬無雨，水車空鳴而感到憂慮，但卻有打麥人家欣喜萬里晴空，兩相對映，直將農人「靠天吃飯」的無奈，悠悠的迫出。第三句文辭一轉以「高昂」及「獨賤」對舉，鮮明強烈的道出，萬物皆貴，獨有農家經濟來源的甘藷價格低賤，如此一來要這些辛苦耕種的農家何以維生？所以不得不發出不平之鳴。詩人作此詩篇，自然是希望藉詩以提醒當政者，須體恤農民，別小看這不平之聲，且看歷史上許多革命即是從農民的怒吼中爆發出來的。

（二）刻畫農事操作之艱辛

袁行霈認為陶淵明的田園詩最有特色的地方是：「他的田園詩有的著重寫躬耕的生活體驗，這是其田園詩最有特點的部分，也是最為可貴的部分。」¹¹他又說：「陶淵明之後的田園詩真正寫自己勞動生活的也不多見」，可見江擎甫親身參與農事，並將躬耕的生活體驗，化做篇篇樸實且動人的詩章，其功力或許遜於許多田園名家，但其價值則是無庸置疑的。故新舊文學論戰期間，新文學家常一味的否定傳統漢詩的文學價值與存在意義，甚至污名化漢詩為「糞堆裡的文學」，乃至於日後諸多學者亦是採用這樣的觀點來不斷的重述，由此看來，不僅有欠公允，尚且偏頗武斷，值得重新加以檢討省視，這亦是本論文研究主要的動機及目的。

自《詩經》開始，刻畫農人耕稼生活艱辛的詩章從未間斷，實是因為農人除了得忍受日曬雨淋辛勤工作之外，一切的努力還得看老天是否肯賞口飯吃，保佑農作物不受天災之損害，順利收成。所以就連陶淵明這位自願躬耕隴畝的偉大詩人亦不免大嘆：「田

¹¹ 引自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0月初版二刷，頁419。

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故江擎甫「田園詩」中，亦有許多深刻描寫農人及自己身心疲困與耕稼艱辛的詩作。

靠天吃飯的農人最期盼，當然是「會當有日貯千箱」大豐收的日子，但往往是不能盡如人意，正如〈清明前二日方穫麥忽烈風豪雨頗礙工作〉這組詩中的第一首，即是描寫農家方要歡欣穫麥，忽遇烈風豪雨攪局的景況：

農家生事苦，心力兩消磨。俗懶鳩收少，村窮鼠竊多。

海風強折麥，社雨猛吞禾。隔岸俟開拓，焉能老是窩。

江擎甫〈清明前二日方穫麥忽烈風豪雨頗礙工作〉七律，《莢社同人錄》，頁 46

起筆首句即以「苦」字來破題，十分切合題意，接著直言「心力兩消磨」則下啓頷頸二聯，一寫人禍，一寫天災，正是呼應了「兩消磨」。「鳩收少」及「鼠竊多」兩事，而其中「少」、「多」相對，更是大大強化了何以詩人會心力交瘁，也讓「苦」境更進一層。另外，這「鼠竊多」除了是實寫老鼠偷糧之事，亦有暗諷日吏剝削之意。第五六句，以「海風折麥」、「社雨吞禾」來寫天災，「折」與「吞」兩動詞之運用，使得災害慘況之形象躍然眼前。末聯則寫欲往對岸中國發展之理想作結，遙想當年先祖江開漢抱著「不甘雌伏老鄉關，早歲披荆渡大灣」的壯志雄心渡海來臺拓墾，開基立業，時至今日，臺灣淪為異族殖民，飽受不平等對待，最後竟得放棄這祖先嚮往的美麗之島，遄返中國，始能有所發展，臺人之悲矣，由此可見。

農耕遇「海風社雨」尚只是頗礙工作，但如遇豪雨颱風侵襲，則完全無法工作。地主可以坐領租金，不用管天氣好壞，農人可不行，田裡的作物盡是一家人生計的依靠，所以「大風不息」自然也帶給身務農事的詩人，特別多感觸與擔憂：

大颶何時止，黃砂鎮日飛。荒村春到晚，僻壤客來稀。

雀餓聽搜粟，牛寒囓給衣。擬分鄰父苦，惆悵力猶微。

江擎甫〈大風不息用陸放翁韻卒成一律〉五律，《莢社同人錄》，頁 45

首聯第一句即就詩題的「大風不息」而起，第二句則藉由描繪黃砂漫天，實寫「大風不息」之景，頷聯頸聯則是「春晚客稀」、「雀餓牛寒」鋪陳出大風不息下農村倍感荒涼的景致，第七句「擬分鄰父苦」可看出詩人具有「人溺己溺」悲天憫人的胸懷，第

八句「惆悵力猶微」一句則盡現詩人那「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惆悵，末聯一轉敘事寫景之筆而以抒發感受作收，使得外在的意象與內心的情感相呼應，激盪出動人的詩篇。

下大雨怕水患成災，但常久不雨則可能久旱成災，但這一切的掌控權卻都繫之於「老天」，農家只能暗自祝禱能得天降甘霖，一霽愁顏：

耕鑿誰言可樂觀，今春耕稼太艱難。山園市穀完田賦，石井求泉供野餐。

青女¹²尚知憐跋涉，雨師¹³不解惜酸寒。山中奴婢相如病¹⁴，安得甘霖一霽顏。

江擎甫〈夏日苦旱〉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24 頁

這首詩作大量運用借代修辭，以「罕用」代「常用」，以達到「陌生化」的藝術效果。如以霜神「青女」代「風霜」，以雨神「雨師」代「夏雨」，以「酸寒」來描寫心中的愁苦，以「奴婢」代「柑橘」，以「相如病」代因久旱而「口渴嗜水」之意，以「甘霖」代「及時雨」，故予人耳目一新之感覺。

但雖說農人一向樂天知命，不求名利聞達，但靠天吃飯，總非事事如意，時而遇大風橫掃，時而逢大雨肆虐，再有久旱成災來攪局，已讓農家疲於奔命，加上又得面臨水租、田租層層剝削，有時辛苦一整年，還換不到全家溫飽，而江擎甫自己也從事農作，所以十分能體會與觸及農人真正內心世界的所思所感，故寫到：

誰道農家樂？農家苦不窮。櫛風蔬圃外，沐雨麥田中。

穀恐秋霖浸，秧愁夏日烘。但求無水旱，不敢望年豐。

江擎甫〈農家即事〉五律，《莢社同人錄》1940年，頁 45

首聯以疑問起句，自問自答，「樂」「苦」相襯相對，更是敷張出「苦不窮」的悲愁氛圍，頷頸兩聯以工對來敘寫農家「櫛風沐雨」的「身疲」與鎮日為農作物「擔驚受怕」的「心疲」，身心俱疲，也正是何以農家會「苦不窮」的最佳註腳，詩末「但求無水旱，不敢望年豐」一個卑微的願望，更是道盡農家「看天吃飯」、「與天爭食」的無

¹² 青女即霜神。語見《淮南子·天文》：「青女乃出，以降霜雪。」另外，《幼學瓊林·卷一·天文類》亦有這樣的記載：「青女乃霜之神」。參考自《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青女」條目。

¹³ 雨師即司雨的神或稱「雨神」。語見《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鸞師、雨師。」參考自《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雨師」條目。

¹⁴ 相如病，原指漢代司馬相如患有之「消渴疾」，見《史記·司馬相如傳》。但在此處詩人僅取其患此疾之人，極度口渴嗜水之意象，而非指患「消渴疾」。

奈，日烘愁秧危，天降雨霖又擔心穀物受潮損毀，不敢奢求年豐衣足，只能希望能夠沒有水災、旱災，作物得以收成，一家可以溫飽，那就心滿意足了。

（三）飽嘗殖民欺壓之無奈

李紳《憫農》：「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將農家終日勞作而不得溫飽之處境，以同情和憤慨的心情寫出，詩歌最後一句筆鋒陡轉，巨大的反差形成極大的震撼力量，為何作物豐收的農民，還會餓死呢？若非是那些不事生產的地主、酷吏，橫徵暴斂，何以會如此呢？而這種無理的欺壓與剝削，在日治時代的臺灣也不斷的重覆上演著。

日本治臺，首要之目的即是要收刮臺灣豐厚的資源，以供其用，首先從臺灣民眾過重的租稅負擔即是日吏戕奪臺人脂膏的明證：隨著日本侵略戰爭的進行，總督府每年的開支比戰前高出 2.2 倍，因此執政當局便以各種手段累積資金，以因應戰時的大量開銷，如發行公債和強制儲蓄，並開徵各項新稅、特別稅。1938 年 3 月臺灣實施「支那事變特別稅」，太平洋戰爭以後的 1943 年 3 月再增加「臺灣大東亞戰爭特別稅」。平民百姓買東西有物品稅，喝飲料有清涼飲料稅，連嘗顆糖都有砂糖消費稅，就當時臺人的稅賦負擔，與英國的殖民地印度相比，印度人一人一年的稅負擔是 10 日圓，而臺灣人一人一年的稅負擔是 34 日圓半，當時的臺灣真可說是「萬稅萬稅萬萬稅」。¹⁵整體來看，日本治臺期間的經濟政策，是相當典型的殖民地經濟模式，即是以臺灣自然資源與人力，來供應培植殖民統治國的整體發展，故當時有許多產業政策是完全不考慮基層農民的感受，只為滿足其「自身利益」。

在總督府「農業臺灣、工業日本」以支援殖民地母國的工業發展的產業政策下，經濟價值較高的蔗糖成為主要發展的產業，期間為保護日本資本家壟斷的製糖會社，貫徹殖民地糖業政策，總督府與會社相勾結，強行以賤價徵買臺人土地，如遇不從則以警吏和刑獄威嚇，手段殘暴，梁啟梁遊臺時所作〈斗六吏〉即詳記了日吏欺壓臺人，強行買地的惡行惡狀：「警吏陣斗六，數百如合圍。借問此何者？買地勞有司。赫赫糖會社，云是富國基；種蔗當得由，官價有程期。小人數畝田，死父之所遺。世守亦百稔，餽粥恒於斯。願弘一面仁，貸此八日饑！欲語吏先嗔，安取閑言辭！府令即天語，豈天乃可

¹⁵ 種種租稅之不合理現象，可詳參許俊雅著《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7 年 4 月初版，頁 145-162。少年臺灣雜誌社出版《少年臺灣》第十七期，2003 年 10 月，頁 54-55。陳大慶《臺灣省通志》第一冊，第四〈經濟志工業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 年，頁 50。

違！眾雛各有命，何不食肉糜！出券督畫諾，肘後吏執持；拇印失爛熳，甘結某何誰！昔買百緡強，今賣不半之。便願不取直，方命還見笞。一日買十甲，一月千甲奇。入冬北風起，餓蟬闖路歧。會社火煙突，驕作竹筒吹。」¹⁶另外，爲了強迫推行轉作甘蔗，三年輪作中，適合甘蔗之放水，爲時一年半，適合水稻之放水，爲時只半年，臺人因無法配合季節，遂只得捨種稻，改植甘蔗。¹⁷故在日本當局高壓的殖民政策下，臺人雖知稻作收益較蔗作高出許多，亦不敢違抗。江擎甫〈禁種稻〉一詩便是記述此一不合理之殖民政策：

雜穀潛踪蔗過多，荒村今更禁栽禾。

怕聞隔岸機聲響，軋軋長和播稻歌。

江擎甫〈禁種稻¹⁸〉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田園 6 頁

若略懂市場法則的人，一眼即可看出「雜穀潛踪蔗過多，荒村今更禁栽禾」政策的不合邏輯，因爲蔗作面積已過多，政府不思管制節流，反禁止農家種稻，轉植甘蔗，那無異是要推農民於「蔗賤傷農」的火坑中，其殖民心態昭然若揭。「怕聞隔岸機聲響，軋軋長和播稻歌」一句，詩人巧妙的將濁水溪北岸「抽水機」軋軋聲響加上歡樂的播稻歌聲，來反襯出南岸居民無水灌溉，只能無奈的配合不公平的殖民政策，小農民的無奈，莫此爲甚。

江擎甫本身也從事農作，故對於殖民當局稅網高張，戕奪農家脂膏，不只能感同身受，而且其本身即是「受害者」、「被剝削者」，所以其筆端時露對日本殖民政策不公平、賦稅嚴苛的不滿與控訴，也對無辜農民的處境表達無限的關懷與同情：

飽經水旱與風霜，費盡栽培穗始黃。粟擔未登茅草笨¹⁹，稅單已到蔦松²⁰莊。

雀聲高和人聲雜，鐮影低隨笠影忙。莫嘆課餘儋石乏，會當有日貯千箱。

江擎甫〈收穫〉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田園 6 頁

¹⁶ 梁任公〈斗六吏〉，收錄於《臺灣詩鈔》，南投縣：臺灣省文獻會，1997年，頁246。

¹⁷ 參考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二刷，頁245。

¹⁸ 詩題下附註：「日人禁止嘉南地區種稻限制地下水而西螺溪北岸的中縣却得自由灌溉」。

¹⁹ 茅草笨，即是指早期臺灣農村常見的「古亭畚」（或作古亭笨），爲圓形的穀倉，上面覆蓋茅草形如斗笠，並以竹片編成牆壁，塗以泥土、石灰或牛糞而成的貯藏穀物的地方。

²⁰ 蔦松即頂蔦松，位於雲林縣水林鄉之南，緊鄰北港溪下游，是雲林縣沿海的大村庄，開發甚早，江擎甫經營臺西農場時，曾居住於此。

農家忙碌了一整季，飽嘗「水旱風霜」之苦，終於盼到了「穗黃」將收的時節，沒想到收成的穀物還沒來得及放入貯藏稻穀的「古亭畚」呢！稅單卻已早早寄來催收，面對著如此困境，農家主人們仍是樂觀面對，未發怨語，只因稻穗已黃，收成在望，還充滿期待能有「稻貯千箱」的一天。全詩採直述之語，寫農家收穫之景，寫實的筆調充分將農家那份「樂天知足」的天性，具體的呈現出來。「雀聲高和人聲雜」一句，利用聲音的摹寫，讓讀者的耳畔，彷彿充盈著農村收穫季節的歡笑之聲，「鎌影低隨笠影忙」一句，應用了特殊的運鏡手法，不正面寫農人辛勤操持農事的情形，而將鏡頭聚焦到地上那「鎌影」及「笠影」，透過鎌影揮動及笠影忙碌的影像描寫，更能讓讀者深切地感受農夫收穫時忙碌與喜悅之情。農人一家生計，往往是全繫於農作的收穫，故當農作收成時，還能樂觀看待「田租賦稅」這件事，但如遇天災，作物受損，甚至收成無望，這時不但得面臨生計出問題的壓力，還得憂愁煩惱如何應付那與日俱增的「田租賦稅」與不通人情的催租人。

竊喜宵來雨似麻，封堤塞穴補泥沙。人非步²¹月三更出，水似甘霖四面遮。

百尺泉源竟斷絕，半年稅賦又追加。傷心摩托²²遭嚴禁，累僕朝朝踏水車。

江擎甫〈灌溉²³〉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田園 5 頁

整首詩分為兩部分，前半首是寫農家喜逢甘霖，忙著到處「封堤塞穴」想要留住天然雨水以灌溉田地的忙碌但是欣喜的景象，後半首則用突接手法，描寫突遇大旱，泉水枯竭，無水灌溉且又遇稅賦追加之慘況。這一突接轉折，大大增加了詩作敘述的張力及哀憐的筆力。

江擎甫原本想藉由臺西農場的經營，紹承其祖，開創出一番大事業，但無奈時不我予，天災攪局，貸款壓力，加上殖民政策種種的苛刻限制，壓榨式的橫征暴斂，讓原本的雄心壯志化為雲煙，因而寫下了〈感舊〉這首詩，以抒其憤恨之心：

不堪回首憶良泉，卅甲膏腴化石田。乾地驚風強種麥，濕畦愁潦尚栽棉。

兩冬收悉供租款，四歲勤猶欠俸錢。卻笑吏員精計算，偏云所得過三千。

²¹ 「步月」原作「踏月」，「踏」字重出，此處改作「步」字更佳。

²² 摩托乃電動機的別稱，一種將電能轉變為機械能的發動機。為英語 motor 的義譯，是近代工業上的重要動力裝備。或譯作「馬達」、「電動馬達」，摩托一詞，在此是指農田中抽水灌溉用的「馬達」之意。參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摩托」、「電動機」條目。

²³ 該首詩後有附註：「日人課田賦繳後再增補稱為追加」。

農人辛苦努力，要與天爭一口飯，但到頭來所得不足以自給，還得應付沉重的田租地賦，故云：「兩冬收悉供租款，四歲勤猶欠俸錢」。「卻笑吏員精計算，偏云所得過三千」一句，並無一怨字，也無恨字，但詩人透過真實的描繪官吏們收租時，那苛刻無理的要求及貪婪的嘴臉，道盡小小老百姓與高高在上的官吏爭食的無奈，也真實的反映出臺人飽受殖民統治者剝削的苦境，所以也難怪一向「溫和」的江擎甫，還會因為農事飽嘗日吏的欺凌與壓迫而大嘆：「被征服者之運命竟至於斯，悲夫！」

從以上詩作，可以發現江擎甫的田園詩主要特徵是：描寫農村的景物，表現詩人對大自然的熱愛；刻畫農村寧靜平和、貧苦簡樸的生活環境，表現出作者不慕名利的曠達心境，這些詩作，所描繪的「春耕」希望之情，與「秋收」喜悅之景，若不是躬身親歷的人，是無法有如此真切細膩的描寫。江擎甫的「田園詩」不僅描寫田園的風光，還親身參與農事，故其詩作中投入了自己最真實的體驗，如此真情摯意的詩，自然也就能觸動人心，達到「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的境界，正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沒有親自去體驗過，是無法體會出其「箇中滋味」。另外，比較具有時代意義的詩作是如〈禁種稻〉、〈苦旱〉、〈收穫〉、〈感舊〉等詩，詩人即是利用描寫農人辛勤耕耘所獲不多，不但得遵守殖民政府不合理的政策，還得應付酷吏百般刁難的計租催租，藉此來暗諷及批判異族的統治。

第二節 旅遊詩

一、旅遊詩探源義界

中國以農立國，自古以來傳統文化講究的是安土重遷，「生於斯、長於斯、終於斯」的觀念一直有巨大影響，因此離鄉背井、羈旅遠遊向來是「迫不得已」下的最後一個選擇，也因此中國早期記述行旅遊覽之詩作，多是描寫征夫、役夫們的行役之苦，故多蒙

上一層濃濃的愁怨，如《詩經》：「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²⁴

旅遊詩，這類題材的詩作，通常離不開山水景物的描寫，所以又與「山水詩」的內涵有所重疊，而中國山水詩的萌芽亦可從《詩經》談起，但在《詩經》中出現的自然山水，多是用作比興的材料或作為人事的背景而存在的，並不是作為詩人或讀者的獨立審美客體，故還不足以使山水構成詩歌創作的題材，對於山水的大量描繪出現在《楚辭·九歌》之中，可視為山水描寫的先聲。²⁵但真正改變了山水在詩中的地位，把自然界的美景引入詩中，使山水成為獨立的審美對象的是謝靈運，透過他的大力創作，才使得模山範水正式成為詩歌創作中的一個重要領域。²⁶故直至六朝，山水才從陪襯的配角，一躍成為主角，從「言志」而為「感物」，就誠如劉勰《文心雕龍·物色》所說：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

27

雖然在南朝時期以山水題材之詩風盛行，但是尚未有人將模山範水的作品直接稱之為「山水詩」，連成書於「山水詩」蓬勃發展時期的《昭明文選》，亦未見「山水詩」²⁸一類，王文進認為：「《昭明文選》以一種巧妙的安排證實了「山水詩」的存在。《昭明文選》事實上係將諸多山水詩作分別置於「行旅」和「遊覽」二類之中。」²⁹

²⁴ 參考伍友雲〈《詩經》行役詩的情感特徵及其悲劇美〉一文，《荆門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6卷第1期，2001年1月，頁9-12。

²⁵ 引自葛曉音著《山水田園詩派研究》，中國遼寧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5月，頁4。

²⁶ 參考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0月初版二刷，頁453-454。

²⁷ 見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物色》，臺北市：學海出版社，1991年2月再版，頁693。

²⁸ 「山水詩」一詞最早見於白居易〈讀謝靈運詩〉：「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士鬱不用，須有所洩處。洩為山水詩，逸韻諧天趣。大必籠天海，細不遺草樹。豈惟翫景物，亦欲摠心素。」故在唐朝以前，並未有以山水為名之詩類。參見（清）彭定求《全唐詩》第十三冊，中國北京市：中華書局，1960年4月，頁4742。

²⁹ 王文進〈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為主的觀察〉，《東華人文學報》第1期，1999年7月，頁103。

隨著時代的推移，因「行旅」或「遊覽」而創作的「山水詩」愈來愈興盛，到了唐代更達到巔峰，名家倍出，創作愈豐，也因此成中國文學史上的詩歌體裁的一大派別。時序遞移，到了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因人類文明的快速發展，旅遊業獲得異乎尋常的發展，而日治時期的臺灣，一方面由於臺灣鐵路的全線通車，以及私營鐵道、大眾運輸系統的普及與便捷，加上實施新曆而有假日（日曜日）觀念的出現，臺人休閒旅遊風氣漸趨流行，不管是島內或是域外旅行的機會都大幅增加，因此「旅行」就日治時代的臺人而言，也是新時代的流行產物。³⁰也因為「旅遊」的普及，文人有機會感知時代的潮流，體驗異國的風情，而這些特殊的經驗，化為詩篇，便成為了一篇篇既承襲自中國傳統又融入現代元素的旅遊詩作。

旅遊詩，或描述個人遊歷見聞感受、或表現思親懷鄉之情、或記錄各地特殊風土民情，其必須要有「行旅」或「遊覽」的元素存在，而表現手法則是結合敘事與抒情。旅遊詩因寫作的動機、主題或目的的差別，而又可稱記行詩、記遊詩、行旅詩、遊覽詩、羈旅詩。在中國，最早使用「旅遊」一辭的是南朝沈約是《沈隱侯集》卷二的〈悲哉行〉一詩³¹：

旅遊媚年春，年春媚遊人。徐光旦垂彩，和露曉凝津。

時嚶起稚葉，蕙氣動初蘋。一朝阻舊國，萬里隔良辰。

而在中國古代詩歌題材類型中，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編纂《文選》時，在其所列的三十三詩類中有「遊覽」、「行旅」二類，可以說是「正式確認了旅遊文學作為文學類別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³²。但既是分為二類，必定有其差別存在。依《文選》錄詩之標準可知「肆意遊遨」所為的詩詠謂之「遊覽詩」，遊覽詩多較為寧靜和玄遠；而赴任新職或告假之作則稱「行旅詩」，故行旅詩的色調總是來得凝重深沈，故王國櫻曾將遊覽詩與行旅詩的基調大分為「遊」與「憂」。³³另外，旅遊詩與山水詩因所描繪的內容多是大自然的景物，故也常被合為同一類型詩作，如陶文鵬、韋鳳娟主編的《靈境詩心——中國古代山水詩史》就提出這樣的看法：

許多山水詩就抒發了詩人對山水自然美驚奇、喜愛、沈醉、讚賞之情。這種審美

³⁰ 參考黃美娥著《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市：麥田出版，2004年12月，頁200。

³¹ 參考杜紅、趙志磊《旅遊文學》，中國北京市：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頁3。

³² 引自楊正寬《明清時期臺灣旅遊文學與文獻研究》，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年5月，頁18。

³³ 王國櫻〈謝靈運山水詩中的「憂」與「遊」〉，《漢學研究》第5卷第1期，1987年6月，頁161-181。

型的山水詩，是典型的山水詩。但中國古代的山水詩，還往往和憂國傷時、懷古詠史、羈旅行役、送行遊宴、田園隱逸、求仙訪道等題材內容結合，抒寫並非單純審美的豐富複雜的思想感情。³⁴

這裡將山水詩畫分為兩類，一類是純粹模山範水的審美型山水詩，另一類則與憂國傷時、懷古詠史、羈旅行役、送行遊宴、田園隱逸、求仙訪道等題材內容結合，以借景寓情，寄託胸懷的山水詩。

由上述可見，「旅遊詩」其涵義及範圍到目前為止仍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既冠以「旅遊」二字，首先則必須要親身經歷山水，並深刻的體驗與感受後，所為之詩作，才能真摯的寫出覽遊之奇、山水之妙，如此方可稱之為「旅遊詩」，清葉燮〈原詩〉中，便有這樣的論述：

……須步步不可忘我是遊山人，然後山水之性情氣象，種種狀貌變態影響，皆從我目所見耳所聽足所履而出，是之謂遊覽。且天地之生是山水也，其幽遠奇險，天地亦不能自剖其妙，自有此人之耳目手足一歷之，而山水之妙始洩。如此方無愧乎遊覽，方無愧乎遊覽之詩。³⁵

而杜紅、趙志磊《旅遊文學》一書中，除了從旅遊文學的「旅遊性」的特點來看旅遊文學外，還加入了「文學性」這一個特點，進一步提出對旅遊文學的定義：

第一，旅遊性。旅遊文學創作反映的對象是”旅遊生活”。旅遊是旅遊文學創作的基礎，沒有現實存在的旅遊生活，也就沒有旅遊文學。第二，文學性。”旅遊文學”不是對旅遊生活的簡單紀錄，而要抒發旅遊者在旅遊過程中的思想、情緒和審美情趣，是對旅遊生活的藝術反映，這就決定了旅遊文學作品的”文學性”。

³⁶

這裡對於提出旅遊文學，必須同時具有「旅遊性」及「文學性」才能稱為「旅遊文學」，這樣的論點雖非直接針對「旅遊詩」，但「旅遊文學」包含有「旅遊詩」這一體類，應是無庸置疑的，故可以將之援引以定義「旅遊詩」。因行旅遊覽，所見所聞必多、所興所感必深，就誠如其自敘曰：「壯年屢遊祖國，遍覽雄偉河山、飽親鼎盛文物後，

³⁴ 引自陶文鵬、韋鳳娟主編《靈境詩心—中國古代山水詩史》，南京市：鳳凰出版社，2004年4月，頁1。

³⁵ 葉燮《清詩話·原詩》，臺北市：木鐸出版社，1988年9月，頁607。

³⁶ 杜紅、趙志磊《旅遊文學》，中國北京市：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頁3。

又東渡扶桑，採風問俗，歷年所觸輒投奚囊。每一展卷則前塵畢現，滄桑變幻、人事推移，令人興無窮之感。」³⁷故「旅遊」便成爲江擎甫詩作的經常出現的主題。

二、旅遊詩之析論

在自己熟悉的環境活動，往往詩思泉湧，當詩人有了生活空間的轉移，比如前往外地參觀旅行時，更是不能無詩。³⁸

詩人一生居處北遷南移，生性又喜遍遊名山大川、探訪名勝奇景，故足跡幾乎遍及臺灣全島，壯歲後又因屢欲創大業而遊歷神州大地，飽覽壯麗山川及鼎盛文物，之後又東渡日本，採風問俗，接觸到許多臺灣尚未有的先進文明，如「超急火車」³⁹、「空中纜車」、「海底隧道」⁴⁰…等，不僅大大擴展江擎甫的眼界胸懷，他遊覽的地方多、見聞廣，旅遊詩作題材也就更豐富。

戰後，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文明高度發展，而臺灣經濟發展快速，加上地球村概念逐漸形成，所以也讓「跨國發展」、「移民風氣」大幅提高。另外，也或許是傳承了江擎甫一生創業不懈的精神，故詩人的二位女兒韻瑾、韻珠都於中年後，前往美國拓展新事業，不僅事業有成，家庭美滿，更懂得反哺親恩，故使江擎甫於晚年時期，還有機會親身遊歷體會科技先進，文明發達的西方文明代表—美國，爲自己一生的旅遊足跡，再添一筆。因爲有這樣豐富多姿的旅遊經驗及特殊際遇，所以江擎甫詩作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屬於一系列旅遊詩作，而其中亦不少詩作反應的是遊歷在外，見識許多名山奇景、科技新物，雖甚爲可喜，但離鄉在外的遊子，心中仍不免會生「月是故鄉的圓」這樣的鄉愁，發之於詩，亦成爲詩人旅遊詩作中鮮明的特色之一。在第二章「時代背景與家世生平」中，已初步的就江擎甫一生遊歷的旅跡做探討，其重點是了解詩人旅遊之時機與地點，來闡明旅遊對詩人眼界、心胸開展之助益。而以下則是就江擎甫所作的「旅遊詩」，概依內容主題分爲「臺灣風物之書寫」、「故國滄桑之感漢」、「羈旅懷鄉之抒發」三類，對於創作技巧與手法，寫作動機與目的，詳加探析，茲分述如下：

³⁷ 江擎甫於 1948 年編次《樹德草廬詩稿》時，所撰寫的〈自敘〉一文。

³⁸ 引自施懿琳撰〈從張麗俊日記看日治時期中部傳統文人的文學活動與角色扮演〉，收錄於許俊雅主編《講座 FORMOSA：臺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一書，臺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11 月初版，頁 449。

³⁹ 江擎甫曾於東遊日本時，寫下了〈超急火車即事〉五律一詩，《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旅 26 頁。

⁴⁰ 見江擎甫所作之〈探關門海底隧道感作〉七絕，《詩報》1940 年，222 號。

(一) 臺灣風物之書寫

一百二十萬年前經「蓬萊造山運動」，臺灣島嶼在太平洋之濱穩定下來。於是草木生焉，飛禽走獸繁殖，然後早期居民出現。但因為臺灣孤懸海中，所以島上一直未經大量開發，文化相對落後，但這仍不減臺灣這塊璞玉的價值，屢遭西方殖民帝國的覬覦，曾經歷荷蘭、西班牙殖民者的佔領統治（1624—1662），並招徠中國閩粵沿海居民，東渡臺灣，移民屯墾。後來鄭成功逐荷復臺，率大批軍民入臺，積極拓墾，並大興文教，為臺灣日後發展奠定基礎，也吸引了更多移民冒險渡臺謀生。清朝政府費盡心力，終於瓦解明朝最後一股反抗勢力，康熙 22 年（1683），臺灣入清版圖，但清政府也只是基於消滅反叛勢力的作為，並未有心經營臺灣，所以到了隔年，清康熙 23 年，清廷便頒佈渡臺禁令，僅准漳泉地區做有限度的移民，將臺灣看作海上一未開化的孤島。雖是如此，但仍然阻止不了中國移民的潮流，在禁令未開之前，冒險渡海來臺的事件仍是此起彼落。

江擎甫的祖父江開漢，十二歲時即隨族人來臺發展，克難經商，雖曾經歷大劫，但仍矢志不移，終有所成，父親江藻如為前清文秀才，乙未割臺後，常懷故國黍離之思，遺民意識強烈，曾多次內渡福建永定老家，一方面想尋覓門路註冊學籍參加舉人考試，懷抱青雲重登之夢，一方面想脫離日寇統治，在原鄉營置家產、建立事業，最後因種種因素牽絆而未成。在父祖眼中中國是自己的家鄉，對家鄉的感覺是親切至極，而臺灣相對於中國則更像是另一個客居打拼的新天地。但江擎甫則是一位土生土長的臺灣人，生於斯、長於斯，臺灣已成為自己的家鄉，而中國則是父祖的家，是原鄉，所謂人親土親，江擎甫對家鄉的感情是勝過原鄉的，故臺灣意象的書寫，與對鄉土的關懷，時常出現在其詩篇中：

江擎甫出生於日治時期的西螺街，即今雲林縣西螺鎮，西螺鎮位於雲林縣北端，北以濁水溪與彰化縣相隔，西螺鎮位於濁水溪下游，屬於濁水溪沖積扇的一部份，地勢平坦廣闊，土壤肥沃豐腴，以盛產蔬果及西螺米聞名全臺，濁水溪帶給西螺的不只是大片的沖積扇平原及豐富的物產，還有那特有的濁水溪美景與文化，故詩人對於家鄉臺灣的旅遊與書寫，便很自然的由此展開。

濁水溪舊名螺溪，可能因為濁水河流域當時十分蜿蜒曲折，形狀宛如螺貝的迂迴旋紋，所以才將濁水溪稱為「螺溪」。⁴¹而這樣特有的螺溪景致，每每成為當地人，遊賞談

⁴¹ 參考程見勝《西螺演義》，雲林縣：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3 年 12 月，頁 15-17。

心的好去處，故江擎甫於詩作〈戰時元宵〉詩作的附註下就曾提到「鎮人多攜酒到溪亭醉月」，這西螺人特有的元宵活動也是因著螺溪而形成的，可見螺溪美景在西螺人心目中的重要性，還因此得到騷人雅士的青睞，寫成了富有地方特色的「螺陽八景」⁴²詩，其中的「長堤曉望」、「螺溪晚渡」即是在描寫螺溪沿岸觀日出、賞夕陽的情景。江擎甫這首〈螺溪月〉是將螺溪水月交織的美景，透過詩人特有的觀察後紀錄下來的：

碾破竹山雲，長隄起雁群。一篙光裏認，二水影中分⁴³。

隱隱東螺路，朧朧⁴⁴北斗濱⁴⁵。任他流似墨，盡化綺羅紋。

江擎甫〈螺溪月〉五律，《莢社同人錄》，頁 47

首聯主要描寫月景，「碾破竹山雲，長隄起雁群」以「破」字營造出月破山雲，月的光澤彷彿一下子耀現眼前，十分撼動人心，一個「破」字，把明月之現蹤，月光之皎潔表現得淋漓盡致，再配上遠方那一行由長隄起飛的雁群，使得視覺效果從「點」擴展至「面」，再開展為一幅立體的「螺溪月色」，鮮明且壯闊的景象，彷彿歷歷在目。頷聯則轉為描寫螺溪「一篙光裏認，二水影中分」，從視角從近處水面上的撐篙的船家寫起，開展至遠處，想像著濁水溪從二水隘口出山地以後，分流的壯闊景象，「光」與「影」則又巧妙的結合著起句中的「月色」，點出了所要描寫的主題「螺溪月」。頸聯中使用疊字詞「隱隱」、「朧朧」更是成功的將月色與水色交織出的隱約朦朧之美，盡顯無遺。末聯則是寫螺溪之水混濁似墨，但是水波在與月光的交映下仍是美麗的有如錦羅綢緞上紋彩一般。如果再深入去賞析末聯，則可以發現詩人頗有西螺人對「螺溪」那份「引以為傲」的情感含蘊其中。

板橋斜日吠村尨，一曲漁人水調腔。

慨嘆滄桑頻變化，長堤落暮只輕艘⁴⁶。

⁴² 西螺莢社詩人蘇鴻飛曾寫下組詩〈螺陽八景〉，分別為〈長堤曉望〉、〈文祠夕照〉、〈螺溪晚渡〉、〈北郭風清〉、〈埔心月白〉、〈新町夜市〉、〈聊園雨霽〉、〈茄苳稻熟〉。詩人對西螺濃厚的感情融入景物，不假修飾，以白描手法將西螺的美景樸實的描繪出來，寫來清新自然，格外的細膩、有親切感。此組詩作寫來清新流暢，自然平淡。參考自謝佳樺、鄭定國撰〈蘇鴻飛傳統漢詩初探—以寫景、懷古、節令詩為例〉，《文學新鑰》第五期，2007年6月，頁127-148。

⁴³ 濁水溪出二水隘口以後，分為四條分流，分別是東螺溪、西螺溪、虎尾溪、北港溪，成為廣大的沖積扇平原。

⁴⁴ 原作「朧朧」，「朧」乃是指「模糊、不分明」的樣子，但應以「朧朧」為佳，因為「朧」字指「月色昏暗的樣子」較符合詩意。

⁴⁵ 濱，音ㄅㄧㄣˊ，水邊、岸邊之意。《詩經·大雅·常武》：「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毛亨·傳》：「濱，涯。」參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濱」條目。

⁴⁶ 艘，音ㄕㄞˊ，船隻。明朝袁宏道〈和小修詩〉：「露稍千縷撲斜窗，黃筍藤枕夢吳艘。」參考《教育部

「板橋斜日吠村尨」以寫景起句，「斜日」則是暗含詩題「晚眺」，點出落日斜照村舍的黃昏時刻，「吠」字則有以「聲」動「景」，增加景物紛繁之感，更與下一句「一曲漁人水調腔」中水邊那歸航的漁家船歌相應和，前兩句點出傍晚時分村舍犬吠，漁人高歌的景象。第三句由景轉情，詩人從外在景物（螺溪）的紛繁，轉折至內心對時代滄桑的慨嘆，末句以景結情，留給讀者回窮的回味，靜待自己去咀嚼。本詩以寫景起句，最後又歸結於寫景，給人首尾呼應，結構完整之感，但如無第三句的抒情句加入，則通篇流於寫景而無意蘊。再則結句之落幕下的輕艫，若無前句滄桑的襯托，則無法去體會出「落幕輕艫」那愁悶孤寂之感。寫作這首詩時，江擎甫年僅 23 歲，但卻有著如此深沉的滄桑感，十分不尋常，或許有人會認為是否是詩人刻意偽裝出來的，但所謂「詩」是詩人個性的表現，創作是詩人的心境映入詩境中而成的有機體，如要強加造作，必會讓詩境顯得「矯情作態」，甚至「不堪入目」。審視江擎甫的諸多詩作，並無「矯揉造作」的情形，那何以年紀輕輕的詩人會有如此老成的滄桑感嘆，或許可以從其自述中，窺見原因：「余髫齡體衰弱、性卑怯，兼之口語艾艾，影響求學立業甚鉅。」⁴⁷身體的羸弱、個性的卑怯、父親聲名加上求學創業的無形壓力、對家國的憂心，都讓江擎甫年輕時的詩風往往帶有「少年老成」之感。

除了西螺之外，詩人從家鄉出發，以其善長的詩筆，紀錄下了臺灣各地特有的美景及風土，這些詩篇多是寫景記事之作，造語雖平實，但感情卻很真摯，且常富有深意，值得吾人細細品析。

蔦地花陰叫午雞，石垣竹屋野人棲。

內林⁴⁸林內無林木，濯濯童山盡鳳梨。

江擎甫〈林內〉七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林內位居雲林縣東北端，與西螺雖非毗鄰，但僅隔荊桐一鄉，地理位置十分接近，「林內」顧名思義，本來應是一片林蔭濃密之大林野，因其位於山麓，半山半原，雜木叢生荆棘遍佈，因此人煙罕至。明末清初日漸開發，而於康熙末年由鄭萃俳等人渡臺墾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艫」條目。

⁴⁷ 摘自其手稿，該手稿目前收錄於《樹德草廬詩稿續編》，1990年編次。

⁴⁸ 「內林」乃斗六市梅林里舊稱，大概是取眾多林木之內，因此可推測此地原為一大片樹林地，目前梅林里尚留「內林路」，可茲證明。

拓，率族聚眾擇居「林內」披荆斬棘拓荒墾植終變蠻荒為良田，街市聚集日益興盛發展。⁴⁹首句「叫午雞」利用聽覺摹寫，點出鄉間幽閑靜謐之景，有雞鳴之處，必有人家，故也帶出「石垣竹屋野人棲」一句，「石垣」、「竹屋」、「野人」以三個質樸意象並列，更增鄉野生活那古樸的美感，「內林林內無林木」一句詩人更是巧用「木」的字形意象，給人的是林木滿眼的視覺效果，又與「林內」詩題相呼應，並依此點出「濯濯童山盡鳳梨」一語作結，「濯濯童山」乃「童山濯濯」之倒裝，鮮明的特寫出林內無林木那「濯濯」之感，「盡鳳梨」一語，看似平凡的描景之語，其實如果了解臺灣農業發展的經過，便可了解詩人那「話中有話」的用意了。因為在日治時代的臺灣，除了糖業十分興盛以外，原有的主要產業則為製茶、樟腦及稻米，而新興的產業則為鳳梨、香蕉。但這些生產物的性質，都是供給日本及外國市場，臺人是無福享受。⁵⁰日人為了獲取鳳梨的高經濟價值，以政策主導鳳梨的栽種，犧牲了「林木」，臺人辛勤的配合耕種，最後卻常淪為日人所主導的「同業組合」操縱價格、壟斷剝削，辛苦了大半天，卻總是落得血本無歸。⁵¹故詩人藉由詩末「內林林內無林木，濯濯童山盡鳳梨」一聯，頗有暗諷日本剝削式的經濟政策及為當地果農叫屈之用意。

江擎甫在日治時期曾從事養蜂事業，養蜂人家必須逐花木而居，也讓詩人有許多機會親近山林，雖是工作，但能終日徜徉林間與花木為伍，亦雅興十足，特別是在工作之餘，詩人猶能造訪山林，領略林間野趣之美，發而為詩，頗有可觀之處。

鳥語蛩聲野趣生，雲山識面倍鍾情。

何須隔水詢樵子，龍眼花中自在行。(其一)

集芳舍外古叢林，翠竹丹楓曲徑深。

為決阿儂心內事，停車岩下禮觀音。(其二)

江擎甫〈楓樹湖即景〉七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二》，塗鴉篇

楓樹湖部落位於雲林縣斗六湖本村以南、梅林以北，這裡因為有一顆碩大且樹齡 500 多歲的老楓香樹，而得楓樹湖之名⁵²。此地幽靜的隱藏在山中，遍植楓樹、龍眼樹，林木

⁴⁹ 參考林內鄉公所網站之林內鄉「歷史沿革」。(http://www.linnei.gov.tw)

⁵⁰ 參考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縣：帕米爾書店，1985年7月，頁199-209。

⁵¹ 參考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7年4月初版，頁192-194。

⁵² 可惜因921大地震造成老樹的枯萎，只剩枯幹，但依舊屹立雄偉，英姿挺拔，獨立蒼穹，別有一番蕭瑟壯碩之美。參考自行政院農委會農業易遊網之楓樹湖旅遊資訊。(http://ezfun.coa.gov.tw)

扶疏，風景優美，其間有清澈的溪流潺潺流過，與時時出現的「鳥語蛩聲」，譜成一曲天然的樂章，這些都成了詩人筆下，最好的取景素材。

市塵飛不到僧廬，嶺外浮雲任捲舒。

香國歸來朝課畢，禪房臥看相牛書。(其一)

塵緣暫捨喜棲丘，聽水看山汗漫遊。

獨愛峯頭紅樹麗，丹楓管領一林秋。(其二)

江肇甫〈秋日宿湖山岩〉七絕，《江肇甫（耕雨）詩文手稿二》，塗鴉篇

湖山岩大佛寺建於清朝雍正3年，主祀觀音，寺廟莊嚴典雅，一到此地聽聞暮鼓晨鐘、梵音繚繞，每能將塵世間的七情六慾完全隔離。江肇甫利用此處大片龍眼樹林花開之時，來此養蜂取蜜，時常借宿湖山岩禪房，既得香國之高貴物資，又能暫捨塵緣一遊山林美景，故所作之詩篇，多了一分田野山林之美，而少了沉鬱憂時之感，這些七言的山水旅遊小詩，造語清新、寫景優美、語言流暢，未發議論，純為寫景抒情，故與前類「詠物詩」的隱含諷刺、「詠史詩」的詠懷抒感、「時事詩」的感時憂國、「田園詩」的憂煩農事，所表現出的沉鬱詩風，有很大的差異。

輕車碾月疾如飛，信口狂歌識者稀。習習花風香撲面，灑灑松露冷侵衣。

心田寬為經巖谷，腦海清因印翠微。蛙鼓蟬琴蚯蚓笛，送儂一路到柴扉。

江肇甫〈山中晚歸〉七律，《江肇甫（耕雨）詩文手稿二》，塗鴉篇

林間花期一過，養蜂人家就得大費周章的移動蜂巢，而且為了不驚嚇到蜂群，這樣的工作常得是在半夜中進行，這首詩作，即是描寫夜間移蜂時，詩人所見所感。「輕車碾月疾如飛，信口狂歌識者稀」既是寫歸心似箭，從詩人那信口高歌的狂態又可想見此次養蜂必定收穫不菲，「碾月」、「狂歌」都是十分豪放之語，讓整首詩，洋溢著「收成歸家」的喜悅之情。中間兩聯以工整之對句寫出遊人晚歸時的切身體驗，「花香撲面」、「松露侵衣」、「經巖谷」、「印翠微」這些意象，經過詩人敏銳的感知後，以詩筆寫出，頓時呈展出一幅充滿野趣的山中夜景，蛙鼓、蟬琴、蚯蚓笛，疊用三個聲音意象，營造出急促的景象，正符合歸家之心切，也帶出了「送儂一路到柴扉」一句，與「山中晚歸」詩題相呼應。

湖山岩這樣的美景，一直深印江擎甫腦中，即使是戰後重執教鞭之時，還曾於 1950 年 4 月 3 日帶領西螺初中的學生一同遊覽湖山岩，並寫下觀覽之感：

偷得浮生一日閑，尋幽結伴訪湖山。

萬千俗累猶存在，漫怨棲丘造物慳。(其一)

遯世曾思隱此湖，幾回隔水問樵夫。

廬山面目僧能認，低語今吾異昔吾。(其二)

江擎甫〈率西中同學遊湖山岩〉七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二》，塗鴉篇

今日重遊湖山岩，物換星移，江擎甫已由一位養蜂取蜜的農夫，轉變為手執教鞭的人師，也難怪寺僧不禁要「低語今吾異昔吾」。

嘉義與雲林兩處，因地理位置相近，在多次行政區域劃分時，每有重疊之處，同時嘉義幅員廣闊，山高水美，風景秀麗，故自古即為遊客爭相造訪的地方，江擎甫筆下亦有許多對嘉義地區風景名勝記載：

帝雉催人醒，攜筇放眼頻。檜林瞻有路，雲海認無垠。

蘭葉煙猶濕，櫻花露尚勻。玉山翹首望，瑞雪已如銀。

江擎甫〈阿里山曉望〉五律，《莢社同人錄》，頁 47

阿里山是嘉義地區最富盛名的遊憩景點，素以高山森林景觀、人文特色及登山鐵道聞名。這首詩首先便由阿里山特有長尾雉屬鳥類—帝雉的啼聲破題，頗有「先聲奪人」之勢，接著以「檜林」、「雲海」、「蘭葉」、「櫻花」四個意象來烘托出阿里山自然景象既豐且美，而「檜林瞻有路，雲海認無垠」、「蘭葉煙猶濕，櫻花露尚勻」，一遠一近的景物描寫，襯托出山景的壯闊，將阿里山美麗的景致，如畫面一般顯現。另外，句中更以「煙濕」「露勻」二字巧藏了詩人遊賞的「時間」，最後「玉山翹首望，瑞雪已如銀」一聯點出詩題，同時也合於詩意。

種梅處士是誰家，未到坑邊便想花。

一自山林屬財閥，已無疎影再橫斜。(其一)

百家山鎮傍岩隈，飲谷棲丘亦快哉。

霽月有情依舊照，梅坑可惜已無梅。(其二)

江擎甫〈梅坑〉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旅 29-30 頁

梅坑即今嘉義縣梅山鄉，梅山鄉名之來源，於昔時行旅者必經此山麓地帶，而有人就於此溪畔蓋屋販售「米糕粥」，粥在閩南字應寫作「糜」，所以俗稱「糜仔坑」。另有一說是因小溪兩畔遍生老梅樹而名之「梅仔坑」。⁵³清朝時期，梅仔坑有「梅坑霽月」之景觀，還曾被列為諸羅八景之一，詩人這兩首詩，即是登臨此地，而興起「今非昔比」、「滄海桑田」之感。

江擎甫喜好旅遊，足跡遍及臺灣各地，故其詩作中亦包含著許多臺灣各地不同的風土描寫，有些詩作以清新之筆調，寫出了臺灣鄉村那種恬靜悠閒之美，有的詩作則在表面的寫景記遊文字的背後，暗含著詩人諷刺之意。

禾田重疊若雲梯，茅舍泥垣花滿蹊。

野碓自舂人不管，幾彎流水四張犁。

江擎甫〈四張犁⁵⁴〉七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二》，塗鴉篇

四張犁位於臺中市北屯區，包括了現在的仁和里、仁美里、仁愛里、水湳里、四民里、同榮里、后庄里及松和里等 8 個里，幾百年來都是海線地區進入潭子、豐原地區之交通樞紐，這首詩即是江擎甫前往豐原的道上，將其所看見的景緻用詩筆記錄下來。早期，四張犁以農業發展為主，但近幾十年來，隨著社會變遷，在都市化的快速成長過程中，當地已逐漸失去昔日農村風貌，換成的是高樓林立的都市景觀，〈四張犁〉一詩中所呈現的即是當時閒適的景象。

依山臨海自成邨，幾縷炊煙隱水雲。

夾竹桃開紅似錦，萬花深處白沙屯。

江擎甫〈海岸線車中即事〉七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二》，塗鴉篇

⁵³ 邱達梅〈梅坑紀要〉，《嘉義文獻》第十一期，1980年5月，頁128-139。

⁵⁴ 〈四張犁〉一詩，於《樹德草廬詩稿》中的詩題作〈豐原道上即事〉。

白沙屯是位於苗栗縣通霄鎮最北邊的一個小村落，東面倚山，西面臨海，北以過港溪與後龍鎮為界，有省道臺一線、西濱公路與西部海線鐵路縱貫其間，乃是重要的交通樞紐，江擎甫坐車行經此處，將其所見之景描繪下來。

這兩首小詩，寫得清麗動人，純以白描來描繪出自然風光，不事雕琢，語言清淡典雅、情趣盎然。「禾田」「茅舍」「野碓」「流水」「炊煙」「夾竹桃」等意象的書寫，勾勒出了臺灣早期農村、漁村的鄉間風景，再三頌讀之餘，不禁油然而生嚮往之心。

〈抵水裡坑望發電所有感〉一詩，則是江擎甫行經水裡坑發電所時，將寫景之詩筆，融入主觀的議論，以此來揭露日本政府那「別具機心」的建設臺灣口號，一吐殖民地人民的不滿：

移山引水巧經營，費煞人謀始告成。

卻怪設施稱至善，鯤溟猶未見光明。

江擎甫〈抵水裡坑望發電所有感〉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旅 32 頁

日本領臺中晚期，日本軍國主義興起，一切政策都是為了戰爭做準備，臺灣因地理位置及語言文化的因素，成為日本政府南進政策的基地及跳板，因此改變以往「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經濟政策，改為發展輕重工業，企圖以工業武裝臺灣，以支援戰爭的需求。而發展輕重工業之前，穩定的電力供應，便成為先決要件，興建發電廠便成為首要目標。1935 年，由總督府籌辦的「臺灣電力公司」所負責建造的日月潭第一、第二發電廠（即今大觀及鉅工電廠）完工，利用日月潭與電廠間的高度落差，以水力帶動發電機組發電，當時超過 100 百萬瓦的發電量，佔全臺電力供應的四成，成為小林總督工業化政策的最大支柱。⁵⁵所以也難怪詩人會以充滿諷刺語調說出：「卻怪設施稱至善，鯤溟猶未見光明。」可見日本政府興建電廠目的，並非為了臺灣的民生與經濟著想，而是為了日本帝國一己之私，一切都是為了發動侵略戰爭而準備的。

（二）故國滄桑之感嘆

乙未割臺，對臺灣人而言，無疑是一大打擊，尤其是一批飽讀詩書，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傳統文人，因為不願被異族統治，有的奮起抵抗，壯烈犧牲；有的內渡唐山，誓

⁵⁵ 參考少年臺灣雜誌社出版《少年臺灣》第十七期，2003 年 10 月，頁 26-28。

不臣倭；也有的去而復返，無奈接受異族統治，雖然他們選擇的方式各不相同，但他們多是懷抱著強烈的「故國情懷」，終身以「遺民」自居。江擎甫的父親即是這樣的典型，乙未世變後，不僅多次內渡福建永定老家，期望能在那兒發展科學，並開拓事業，之後雖事與願違，遂返回臺灣在西螺定居，並從事漢語教學，回臺定居後的他，雖是無奈的接受異族統治，但其內心仍堅持著民族大義，拒領紳章，拒絕攏絡，安於平凡，甘守清貧，為後世子女留下「最佳典範」。

江擎甫生長於這樣一個「傳統家庭」，在父親民族大義的耳濡目染下，必定對於祖國也充滿著「故國情懷」，而這樣的情懷，時時湧現於詩作中：

憑人琢就伏狸形，盡日空門睡不醒。

惆悵中原還逐鹿，可憐一樣感無靈。

江擎甫〈石獅〉七絕，《莢社詩稿第九冊》，1928年

午夢頻驚破，天天不爽籌。

睡獅猶未醒，聲浪莫輕柔。

江擎甫〈報午機〉七絕二首之一，《莢社同人錄》，頁39

在這兩首「詠物詩」中，江擎甫巧妙的以被人雕刻成伏狸姿勢的「石獅」及終日昏昏未醒的「睡獅」，以喻那飽受帝國主義欺壓猶醉生夢死的「中國」，語氣中雖頗多責難，但若非「愛之深」，何以會「責之切」呢？故在臺灣作賈學稼的江擎甫，在備受日人欺凌與限制，無法大展鴻圖的同時，便興起了前往對岸祖國發展的壯志，正如詩人在〈百年一夢之回憶〉中所說：「屢思脫離倭人籬下，祇因父老身弱，義不遠遊而虧子職，乃屈辱蟄居故里。」若非因堂上年邁，或許早已成行，故當江擎甫的父親江藻如仙遊百日後（1930年），他便毅然返回祖籍福建，在漳城購地置產，並幾經考察與籌備後，意欲與圍南當地住民聯合經營「聯茂林業公司」，以期大展農林事業鴻圖。

軒昂羞作折腰⁵⁶人，錦水漳江再問津。

夙願欲償心轉愧，一年兩度別慈親。（其一）

一擲乾坤是此行，事關興替責非輕。

眼光我欲張如電，滿腹離愁淚忍傾。（其二）

⁵⁶ 日人鞠躬行禮，常是九十度大鞠躬，故詩人此處的「折腰」，實有暗代「日人」之意。

第一首，「軒昂羞作折腰人」一句，一語雙關，既是表明不願為生活而向日人折腰屈服，亦有暗示自己寧作「軒昂」的臺灣人，也不願接受同化而為「折腰」的日本人，乃點明此趟「閩粵之行」的原因，為了這創功立業的大志，詩人不惜一年兩度告別慈親，前往錦水、漳水一帶考察。第二首，「一擲乾坤是此行，事關興替責非輕」表明了此行對個人成敗與家庭興替的重要性與關鍵性，「眼光我欲張如電」，形容眼光湛然有神，似閃電一般，詩人用十分聳動視聽的誇飾修辭及譬喻修辭，將心中那極欲有一番作為的心境，透過那如電的目光化為具體可見的形象。對此行雖是信心滿滿，但一想到要離家遠行仍不免「滿腹離愁」，只是為了自己的理想與抱負，想著親友的期待與勉勵，只能強忍淚水又不敢傾洩而出。

桂花香裡策征鞍，千里鄉關客夢閒。

寄語霞城諸父老，重逢休作外人看。

江擎甫〈重赴華南〉七絕二首之一，《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旅 35 頁

「桂花香」點出了此次重赴華南乃在桂花香開的八月間，此行雖是回到父祖的故鄉，也是自己一心嚮往的祖國，但仍無法擺脫「身是客」的鄉愁。在日治時代下的臺灣人，大多數人仍認定中國為自己的原鄉，是自己的祖國，但臺灣改隸日本三十餘年之後，與「內地」的文化差異極大，且在當時中國人普遍仇日的情況下，身為日本殖民的臺灣人，身份是十分尷尬的，故「寄語霞城諸父老，重逢休作外人看」實是江擎甫這個臺灣遊子內心最擔憂的隔閡。

帶著家人親友期待的江擎甫，來到了一向慕戀的祖國，本應是充滿興奮與期待而能有所作為，但他失望了，1930 年代，當時的臺灣，雖是殖民地，但在日本刻意建設下，不僅社會相對安定，文明也比中國進步許多，反觀當時的中國並沒有因為民國的肇建帶來新的希望，外患內亂仍接續不斷，外有列強的侵凌割據，內則有共產黨的興風作浪，國家處境風雨飄搖。這樣的失落感，每每出現在其詩作中，或為旅行遊覽時的觸景傷情、或為事業遇變受阻的感嘆：

遍地烽煙老少愁，萬方多難此清幽。

何當暮鼓晨鐘下，分得溪山一角秋。

南山寺，乃在漳城附近九龍江南畔的丹霞山麓，為漳州八大名勝之一，是聞名海內外具有一千二百多年歷史的佛教大寺院。它原名為「報劬崇福禪寺」乃是唐開元年間太子太傅陳邕所建，至明朝才改稱南山寺。造訪這樣一座千年古剎，寺中清幽的環境、莊嚴肅穆的氣氛，反倒勾起詩人對寺外那烽煙遍地、老少同悲的愁思，兩相對照，也難怪江擎甫會興「萬方多難此清幽」之感。這樣對故國滄桑、世局紛亂的感觸不是孤證，詩人曾在晚泊廈門嵩嶼港時，憶及當年關市開埠的壯圖，曾寫下這樣的感嘆：「關市開埠⁵⁷憶壯圖，年光流盡一樓無。天然良港偏遺棄，羞看油倉聳海隅。」（嵩嶼晚泊）⁵⁸；造訪漳城時，對於漳城那景物依舊，但人心不古的現象，也有所批評：「水秀山明依舊樣，風諄俗美覺今非。海濱鄒魯猶如此，怪底遊人久不歸。」（漳城懷舊）⁵⁹；遊歷蝶山時，更曾大嘆「庶下棲遲久，重臨感慨長。湖山依舊在，人事幾滄桑。」（蝶山懷古）⁶⁰

江擎甫曾經返回漳廈數次考察，決定在圍南與住民合營農林公司，欲墾植翠林一帶濯濯童山之林場。詩中盛讚自己計畫中欲從事墾植之地，渺濛寬闊，四周青山綠水縈繞，必定是個「絕好棟樑培養處」，言語之間，充滿著對事業的高度期待：

霞城東去渺濛間，負郭宏開十頃寬。錦水灌輸文物盛，丹梯控制霸圖閒。

象坑擁抱青三面，鷺島縈迴碧一灣。絕好棟樑培養處，緣慳何日始躋攀。

江擎甫〈翠林〉七律，《莢社同人錄》，頁48

但這麼好的天然環境，卻因戰事的紛擾、共軍的作亂，徒令自己的理想計畫，化為泡影⁶¹，對於故國的滄桑、時局的紛亂，與自己不堪回首的前程，最後都只能化為詩篇，寄語親友，以抒發「滿腔悲憤氣」：

不堪回首話前塵，一別金豐已十春。

太息瘡痍今更甚，澄清華夏待誰人。

⁵⁷ 「埠」字，在此借讀作平聲。

⁵⁸ 〈嵩嶼晚泊〉一詩引自江擎甫《樹德草廬詩稿》。

⁵⁹ 〈漳城懷舊〉一詩引自江擎甫《樹德草廬詩稿》。

⁶⁰ 〈蝶山懷古〉一詩引自江擎甫《樹德草廬詩稿》。

⁶¹ 江擎甫手稿中，曾對這段經驗有這樣的紀錄：「詎因中共在余籌備時期，突襲閩南，遂使寧靖之河山而劇變為兵荒馬亂的戰場，導致頻年計畫的規模無法促成，慈母年高、地方紛擾，遂不得不返回僑居之臺灣以候時機。」收錄於《樹德草廬詩稿續編》。

江擎甫〈華南逢家冠英先生話舊感作〉七絕二首之一，《莢社同人錄》，頁 41
傾蓋話前塵，時艱獨愴神。

滿腔悲憤氣，直迫斗牛津。

江擎甫〈晤克剛國光二同宗於漳江〉五絕二首之二，《莢社同人錄》，頁 39

（三）羈旅懷鄉之抒發

因對鄉土的認同與土地的關愛，使遊歷在外的遊子，思念那自己成長的鄉土，所爲的詩叫做羈旅詩⁶²。旅遊雖會帶來新奇的感受與滿囊的收穫，但羈旅在外的遊子，不管面對的景象多美好，所到的地方多進步，都只是他鄉，而眼前的美景，只是徒增遊子思鄉之情：

已作霞城客，如何尚逡⁶³巡。

桃花應竊笑，熟路竟迷津。

江擎甫〈書懷〉五絕，《莢社同人錄》，頁 39

霞城位於福建漳州附近，是江擎甫欲開展農林事業之預定地，多次前往視察，本已計畫在此購地置產，常久定居，可惜遇「共軍」突至之變，未能如預期之計畫進行，「客」字道出遊子客居他鄉打拚的心情，「逡巡」之詞更是凸顯出詩人對前途迷茫的不確定感，與「客」字兩相呼應，最後結語「熟路竟迷津」更是令旅外的詩人心生歸鄉之愁。

客裏逢佳節，無端百感生。瞻雲遊子意，落月故人情。

蝶夢縈孤島，鴻泥印古城。何堪重屈指，今日是清明。

江擎甫〈清明節有感⁶⁴〉五律，《莢社同人錄》，頁 45

舊時，由於交通不發達，一出遠門，總是舟車勞頓，關山重重，常常要一年半載才能返家，甚至客死他鄉也是常事，故而抒發對故鄉的懷念之情的羈旅詩歌，就常常存在

⁶² 乃參考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頁 120 中對羈旅詩的定義。

⁶³ 「逡」字，平聲，今借讀仄聲。

⁶⁴ 手稿本詩題又作〈閩中偶作清明〉、〈客舍過清明〉。

於古典詩人的作品中，如王維著名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即是一首膾炙人口的作品。〈清明節有感〉這首詩作即是江擎甫作客閩中之時，因逢佳節，各種滋味交雜叢生，所牽引出之思鄉情感。而「瞻雲遊子意，落月故人情」乃是仿擬自李白詩作〈送友人〉⁶⁵中「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詩句，放眼望雲，雲隨風去無定跡，以此自比；落月時分，對此明月懷想，牽引出故人之思，瞻雲、落月，更添飄泊遊子思念家鄉親屬故人之情。後又以「蝶夢」、「鴻泥」映襯出情感之反差；「孤島」、「古城」凸顯遠隔兩地之愁思，正如北宋大文豪蘇軾〈和子由澠池懷舊〉詩中所說：「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人生在世總不免東奔西走，偶或留下行跡，猶如飛鴻駐足雪泥印下指爪之痕，旋即泯滅，此景正如客舍過節中的自己，只是他鄉古城的「飛鴻雪泥」。最後點出作客他鄉的時令乃是「清明時節」，也正回應了詩作的第一句「客裏逢佳節」，此一節日乃掃墳祭祖、慎終追遠的一個重要節日，而自己卻只能如王維所云：「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也難怪詩人會大嘆「何堪重屈指，今日是清明。」

在臺灣人的眾多傳統節日習俗中，春節、端午、中秋被稱為是三大節日，其中又以農曆春節最受重視，除夕又稱為「大年夜」，閩南人之稱為「三十暝」（小月稱「二九暝」），客家人則稱為「年三十晡」。除夕當晚的年夜飯可說是臺灣人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在外工作或求學的家人，不管路途多遠，都要盡量趕回家中，與親人一起圍爐吃團圓飯。誠如唐·劉長卿〈新年作〉中所說的「鄉心新歲切，天畔獨潸然」⁶⁶旅外遊子思鄉的心情，總是在新年來臨的時候愈發強烈。以往每年都與家人在除夕這天圍爐團圓的江擎甫，這一年卻因工作緣故羈旅中國未歸，除夕當日寄宿旅店，在家家慶祝新年的時候，詩人卻不能返鄉團圓，所以思鄉的心情更為急切濃烈，觸景傷情，寫下了〈旅舍〉這兩首真摯感人的羈旅思鄉之作：

羯鼓鞞鞞歲欲更，他鄉度臘倍關情。

定知今夜茅廬裡，慈母山妻數客程。（其一）

年年此夕共圍爐，今歲辭家獨在途。

卻羨隔鄰饒樂趣，團圓老少醉屠蘇。（其二）

江擎甫〈旅舍〉七絕，《莢社同人錄》，頁 45

⁶⁵ 引自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全二冊），臺北市：里仁書局，1981年，第二冊，頁 1050。

⁶⁶ 引自喻守真編《唐詩三百首詳析》，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88年 10月臺二十二版，頁 154-155。

「羯鼓鼕鼕歲欲更，他鄉度臘倍關情」這鼕鼕羯鼓，聲聲催促著年歲的交替，聽在他鄉遊子耳中，就像是親人聲聲呼喚，催動著遊子思鄉之心。「定知今夜茅廬裡，慈母山妻數客程」二句，詩人的心思，跳脫了時空的限制，想像著相隔千里外的故鄉，慈母山妻也正思念著遠方未歸的遊子，這「數客程」看似機械式的計數著遊子歸鄉的時程，其實其中所包蘊的思念是數也數不盡的。兩造相思，卻不得相見，已是莫大的傷感，又見隔鄰一家歡樂融融，更是勾出詩人無窮無盡的鄉愁。「年年此夕共圍爐，今歲辭家獨在途」這兩句運用詩人自身經驗中，今夕昨歲的反差，映襯出此時離鄉遊子，思鄉思親的情懷。「卻羨隔鄰饒樂趣，團圓老少醉屠蘇」則寫出同為羈旅之客，但隔鄰一家至少還是老少團圓，共醉屠蘇，而自己則是獨自客居旅店，那孤獨之感，經此映襯烘托，則更顯傷感。

這兩首詩雖是寫羈旅他鄉，未能返家團圓的「愁思」，但詩中似乎刻意不用「愁」字，但「愁思」愈為壓抑，則「愁意」愈現，故這兩首詩，表現手法含蓄內斂，但蘊含的情意無限，頗有清人沈德潛認為的七言絕句要做到「含吐不露，語近情遙」的境界，所謂「含吐不露」，是指情感表達要含蓄收斂，不過份外露，這樣才能帶給讀者更大的馳想空間；「語近情遙」則是指造語要平易，韻味卻須悠揚迴盪，給人言有盡而意無窮之感。

而這種羈旅他方，而感興的思鄉之情，在江擎甫晚年遠渡重洋到美國加州去探親時，亦時時出現於他的旅遊詩作中，特別是第一次遠渡美洲時，正逢農曆春節，更引發了詩人懷鄉之情，而寫下了〈除夕〉、〈元旦〉、〈不寐〉三首詩，以記其那難以排遣的鄉愁：

故鄉此刻正圍爐，我却離家適異區。

燈下稚孫應笑問，阿公何日就歸途。

江擎甫〈除夕〉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旅 23 頁

爆竹聲銷忘臘盡，松梢吐穗識年新。

美洲元旦涼如水，中國城中始見春。(其一)

大地無梅難索笑，小園有竹伴迎年。

遠遊異國無聊極，縷縷鄉愁萬里牽。(其二)

江擎甫〈元旦〉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旅 23 頁

長夜不聞雞犬聲，半醒半睡到天明。

美洲雖好非吾土，爭及溫馨故國情。

江擎甫〈不寐〉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旅 24 頁

江擎甫曾於七十三歲時（西元 1973 年）、八十四歲時（西元 1984 年）兩度前往美國加州與女兒韻瑾、韻珠夫婦團聚，共享天倫之樂，並得以遊歷美洲，飽覽異國風土、體會不同文化，使詩人眼界大開，收穫良多。尤其對當時居於世界領導地位的美國，那「家家電化百般新」、「潛洋登月都超世」⁶⁷的文明科技，更是倍覺新鮮，但即使有這麼先進的物質文明，但對於江擎甫這樣一位由臺灣來此探親的過客而言，總是少了故鄉的味道：「稚孫繞膝」、「爆竹盈耳」、「梅開處處」，「雞犬相聞」這些代表故鄉臺灣的意象，充斥於其詩篇中，更可想見其對家鄉眷戀之深，所以詩人於長夜漫漫，無法入眠時，感嘆的說到：「美洲雖好非吾土，爭及溫馨故國情。」

江擎甫曾於 1940 年東渡日本旅遊，當其走訪名勝「別府溫泉」之時曾作詩云：「急就當遊記，詩奚計拙工。」故我們可以知道，以漢詩來記錄下詩人遊歷時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成爲了江擎甫特有的旅行日記。江擎甫有不少刻劃臺灣地方景緻、鄉土風景的詩作，表露出他對家園特有的深情關懷，詩的內容雖然看似平實無華，但因情真語切而顯得格外動人，充分展現他對這臺灣這一塊土地濃厚的鄉土情懷。而其描寫遊歷的中國、日本或美國之作，不是因「烽火戰亂」而感慨連連，就是因「羈旅懷鄉」而情思沉鬱，筆調中表現出對故國滄桑的感懷及對故鄉臺灣的思念。

第三節 閒詠詩

一、閒詠詩探源義界

《毛詩序》有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由此可知，詩的第一要義即是「詩言志」，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是詩人個性和

⁶⁷ 摘自江擎甫〈洛杉磯〉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旅 7 頁。

性情的表露。另外，該詩序又說：「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則是說明詩必緣情而發，因治世、亂世、亡國而有不同之表現，但都得是要真實的反映時代，描寫民情才可以。

「閒詠詩」即是詩人將內心之所感動的、內心之所思想的，都藉由詩作將其抒發出來，所以「閒詠」所包括的內容是非常廣泛的。因此自古以來，即常成為詩人寫作之大宗，但卻沒有以「閒詠詩」為專名之詩歌體裁，究其原因，主要是「閒詠」乃是針對創作動機而言，也就是用以區別因「擊鉢」、「課題」、「應制」、「應酬」等為特定之目的而作的詩，其內容不外乎就是時代的反映、個性的表露，故像李白的「月下猶酌」、「將進酒」、「夢遊天姥吟留別」、「蜀道難」等高妙清逸、異想天開之作，即是詩人天才及個性的最佳寫照，又如杜甫所作「春望」、「秋興」、「三吏」、「三別」等膾炙人口的傑作，其何以不朽，乃在於時代的反映。而這些詩作，就其創作動機而言，都可以說是「閒詠詩」，但就內容而言，則又分屬於各類體裁中。

日治時期臺灣民間詩社林立，其中活動之方式又以「擊鉢吟」為大宗，「擊鉢吟」又稱「擊鉢催詩」。根據《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傳〉記載：

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蕭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丘念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而臺灣詩社之擊鉢吟，是其流風之餘緒，唐景崧創立斐亭吟社，臺灣始有詩鐘、擊鉢之風，改隸之後，斯風猶存。擊鉢詩乃是以「限題」、「限韻」、「限體」、「限時」等限制來進行創作的形式而言，即是所謂「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者也，本為作詩遊戲，但在日治時期卻成為詩人創作的主流，考諸其擊鉢作詩之本意，乃為鼓勵臺人讀書識字，誠如林獻堂於〈無悶草堂詩存序〉云：

回憶三十年前，兄（指林朝崧，櫟社創辦人）嘗以擊鉢吟號召，遂令此風靡於全島，有疑難之者，兄慨然曰：「吾故知雕蟲小技，去詩尚遠，特藉是為讀書識字之楔耳！」⁶⁸

⁶⁸ 見龍文出版社重新刊印之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第一輯 8，林朝崧撰，林獻堂、傅錫祺、陳懷澄、陳貫編《無悶草堂詩存》（上），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年3月重印初版，頁5。

由此可知，擊鉢作詩之用意乃是鑑於當時臺人教育不普及，為鼓勵讀書識字而號召者，其用心不可為不善。故偶一為之可也，但如果本末倒置，將之視為作詩的主要任務，那未免主客顛倒，反而戕害了詩「言志抒情」之本意。⁶⁹還有一種作詩方式名為「課題詩」，其主要是因限時限題之「擊鉢詩」，難以呈現詩人真實的心靈懷抱，這些作品，就算是外表看似精金美玉，但也只能是眩人耳目於一時，無法流傳久遠。針對這種缺點，所以才有改良的「課題詩」出現，在詩會召開前，先決定詩題及體韻，通知各地詩友在家賦就，再寄回參加評選，這樣時間就比較寬裕，也比較容易出現好詩，但即使如此，不管是「擊鉢詩」抑或是「課題詩」都仍無法擺脫「限題」、「限韻」、「限時」、「限體」之桎梏，故還是不同於「閒詠」，很難真正抒寫性靈，假如再無佳題，就更加儉俗可厭了。⁷⁰

另外，臺灣古典詩壇上又有許多「應酬詩」充斥其間，應酬詩可分為「慶祝詩」及「和韻詩」。慶祝詩，以祝壽為多，但多為「套語」的堆砌，並無真正的文學價值。和韻詩也是，常常是不管與原詩作者識也不識，勉強和韻，根本淪為交際的工具，失去了「詩」的本質。故黃得時曾云：

那麼哪一種詩才有價值呢？就是前面所說的表現作者的性情或個性和反映時代的作品，也就是「閒詠詩」。⁷¹

閒詠詩之所以有價值，乃在於其有別於那些無病呻吟、堆砌文字、千篇一律的擊鉢課題詩作，及已經變成交際工具，形同槁木死灰的應酬詩。那什麼是閒詠詩呢？黃得時認為：

所謂「閒詠詩」是應靈感的來臨，自自然然從心坎中發出來的詩。也就是如「唐書」白居易傳贊所云：

白居易長於詩，其自敘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閒適。

這裡所講的「諷諭」和「閒適」，不外乎就是時代的反映、生活的寫照和個性的表

⁶⁹ 參考黃得時〈詩不分傳統與現代—詩的靈魂為時代精神〉一文，收錄於《評論集》（臺北縣作家作品集：5）：臺北縣：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111。

⁷⁰ 參考陳文華撰〈古典詩的創作及活動〉一文，收錄於「臺灣文學年鑑資料庫」。
（<http://www2.nmtl.gov.tw/user/index.aspx>）

⁷¹ 參考黃得時〈詩不分傳統與現代—詩的靈魂為時代精神〉一文，收錄於《評論集》（臺北縣作家作品集：5）：臺北縣：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112。

在這裡，我們可以歸納出「閒詠詩」的兩個主要特點，一是必須為「應靈感的來臨」而作的詩，故「擊鉢、課題」的詩不能稱為「閒詠詩」；其二必須是「自自然然從心坎中」所發出來的詩，故「應制、應酬」的詩也不能稱為「閒詠詩」。而「閒詠詩」的內容必須是要反映時代，述及生活及表露個性。

二、閒詠詩之析論

相對於擊鉢、課題、應制、應酬之詩，詩人得以無所窒礙的表現性靈，抒發所見所感，以為生活之寫照及時代之反映者，便是「閒詠詩」。江擎甫雖曾經積極的參與日治時代菸社的各項社內擊鉢、課題，及社外交流、徵詩活動，據目前出土的資料來看，其創作之課題擊鉢詩作就高達五百多首之多，如果單就數量來看或許可見詩人創作力之旺盛，但如以內容來看，則似乎堪以研究的價值就相對薄弱許多，所幸，此次詩人畢生的創作手稿經其後人江槐邨不藏私的出借南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中心，使得這批珍貴的文獻資料得以出土現世，手稿中包含大量非擊鉢、課題等制式的詩作，其中又包含大量的閒詠詩作，數量將近四百首，大大的豐富了江擎甫漢詩的主題與內容，也提昇了其研究的價值。

至於江擎甫的「閒詠詩」，不僅用以抒發自己的感情、表露出自己的個性，亦能為生活之寫照，甚至將觸角延伸，時時體現出對時代的關懷，以下便將江擎甫所作之閒詠詩，概依內容主題分為「個性的表露」、「生活的寫照」、「時代的反映」三類，茲分述如下：

（一）個性的表露

江擎甫一生沉浸於古典漢詩的創作園地裡，年僅十九歲參與詩社活動開始，一直到他高齡九十三辭世之前，筆耕未曾中輟，我們從詩人創作數量之驚人，詩作主題內容之廣泛，可以看出「漢詩」已經完全浸潤到他的生活中，快樂得意時用「詩」記其喜樂之情，哀傷憤懣時更是不能不用「詩」以抒其哀怒之感。所以閱讀江擎甫的「漢詩」，則

⁷² 參考黃得時〈詩不分傳統與現代—詩的靈魂為時代精神〉一文，收錄於《評論集》（臺北縣作家作品集：5）：臺北縣：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112。

詩人的「個性」畢現於其中，筆者將之歸納為兩點，一為悲天憫人的襟懷，二為樂天知命的態度：

1. 悲天憫人的襟懷

江擎甫成長於一傳統家庭，自幼即接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其曾自述云：

余生於臺澎失陷，國難日亟之世，飽經憂患，抑鬱半生，何幸出於父賢母慈之家，恆承倫理道德之薰陶，接受立身行道的教養，而獲悉為人處世之方針，故能惜身如玉，上下無怨。⁷³

由此可知，江擎甫儒家思想乃傳承自父母親，尤其是父親為前清文秀才，必飽讀過許多儒家經典，其為人亦具有儒家風範，在父德的薰陶下，江擎甫之為人處世也頗具儒家的精神，且常於詩中，以「儒」自稱，如〈壬子元旦有感〉一詩中，即稱自己為「乾坤莽莽風塵裡，不合時宜一小儒」，頗有效法杜甫自況為「乾坤一腐儒」⁷⁴那種既有自嘲，亦有自傲的心境。也因為承襲了儒家傳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精神，故在他的詩中經常充滿悲天憫人、憂國憂民的思想：

凍雨霜風迫夏正⁷⁵，鏡中新白若干莖。人因亂久多憂患，天為災深少快晴。

爆竹懶燃驚作戰，屠蘇不酌憫從征。阡危國勢何時盛，無補蒼生愧筆耕。

江擎甫〈戊寅元旦書懷〉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26 頁

絃管聲消殺氣騰，春宵何處看春燈？市馳坦克威如虎，空舞飛機疾勝鷹。

困鮒艱難起涸轍，災鴻容易遇流殍。何當戰禍齊消弭，薄海同看漢族興。

江擎甫〈戊寅元宵即事〉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26 頁

這兩首詩都是寫成於 1938 年農曆新年期間，對臺灣人而言，農曆新年期間，從除夕到十五元宵，應該到處都是充滿著舉家團圓，歡樂迎新年的氣氛，但因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已對中國展開全面的侵略戰爭，因戰事的紛擾，加上對從征戰士的矜憫，故寫下了這兩首筆調傷感的詩作。第一首詩，首聯「凍雨霜風迫夏正，鏡中新白若干莖」即以「凍

⁷³ 引自江擎甫手稿《樹德草廬詩稿續編》中〈又序〉一文。

⁷⁴ 杜甫〈江漢〉，見《杜詩詳注》（三），臺北縣：漢京文化，1984 年 3 月，頁 2029。

⁷⁵ 夏正，音ㄒ | ㄩˇ ㄘㄥˋ，係指農曆每年的第一個月，或稱為「正月」。《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夏正」條目。

雨霜風」、「鏡中新白」這一景一物營造出一種悲涼的新年氛圍，接著頷頸二聯，則連用四個鏡頭「人多憂患」、「天少快晴」、「爆竹懶燃」、「屠蘇不酌」，讓戰爭紛擾的氣氛更加濃烈，末聯改以書懷作結，切合題意。第二首詩也是以「絃管聲消殺氣騰，春宵何處看春燈？」破題，點出戰時元宵那肅殺氣氛，「春宵何處看春燈？」則是巧用問句，將詩人感時憂民的情緒，經此一問全都牽繫出來。接著頷聯則以「市馳坦克威如虎，空舞飛機疾勝鷹」這寫實的戰事景象，來具體指陳「絃管聲消殺氣騰」的元宵氣氛，頸聯「困鮒艱難起涸轍」則巧用莊子「鮒困涸轍」典故⁷⁶，「災鴻容易遇流燴」則是化用宋·黃庭堅〈次韻奉送公定〉「已爲冥冥鴻，燴繳尙安施」，來描寫戰爭所帶給人民傷害之深。最後，詩人以期望戰事早日消弭爲此詩作結。不管「阡危國勢何時盛，無補蒼生愧筆耕」的感嘆，亦或是「何當戰禍齊消弭，薄海同看漢族興」對憐憫災民之苦所發的希望之語，都是江擎甫那悲天憫人、憂國憂民襟懷的最佳展現。

濁流依舊樣，人事逐年殊。烽火燎歐亞，金風⁷⁷拂巷衢。

哀鴻盈大地，餓殍徧征途。玉帛何時化，誰教萬物蘇。

江擎甫〈螺溪秋望〉五律，《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這首詩寫成於1939年8月，歐洲和亞洲兩地已分別發生戰事，尤其是日本在1937年蘆溝橋事變起，全面侵略中國，看到了祖國的淪劫，戰爭讓哀鴻遍地，而臺灣人則因屬日本殖民地而無辜被捲入戰事，許多人被徵調上前線，前途茫茫、生死難測的種種情形，必定讓江擎甫倍感痛心，故才會以如此憂慮的筆調，寫下了這首詩，而詩題雖是螺溪秋望，但秋日萬物蕭條的景致，讓岸上多愁善感的詩人，興起無窮的感嘆，反倒是秋景的描寫已成了襯筆。全詩以「濁流依舊樣，人事逐年殊」一句，藉景起興，頷頸二聯則藉由戰事蔓延、大地不靖、哀鴻遍野的戰爭實景描寫，來敷陳何以「人事逐年殊」。末聯「玉帛何時化，誰教萬物蘇」突破了憂慮煩悶的愁思，爲這秋望的「望」賦予了希望之意，江擎甫這首詩充分的表現出詩人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精神，而且在日本高壓統治下，猶能發此正聲，更是難能可貴。

板蕩乾坤裡，驚心斗柄移。人謀懷早歲，天厭竟何時。

⁷⁶ 轍，車輪輾地所留下的痕跡。鮒，鯽魚。在乾枯車轍中的鯽魚所需要的只是斗升的水，如果拖延時間遠去西江取水，則不過是空口白話，無法解決問題。典出《莊子·外物》。後用於比喻陷處困境，急需救援的人或物。參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涸轍之鮒」條目。

⁷⁷ 金風，即秋風。古人常以陰陽五行解釋季節變化，秋於五行中屬金，故稱秋風爲「金風」。《三國演義》第十三回：「時值秋天，金風驟起。」《初刻拍案驚奇》卷十一：「金風吹柳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參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金風」條目。

草木縱新葉，山川尚舊姿。萬方多事日，未忍泛清卮。

江擎甫〈庚辰元旦誌感〉五律，《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又過了一年，這是寫於 1940 年歲更之時，自從 1937 年日軍發動蘆溝橋事變全面侵華起，戰事是一年比一年激烈，似乎未有停歇的跡象，斗柄更移，新的一年到來，戰火蹂躪過的大地，滿目瘡痍令人觸目驚心，在這個草木復甦，春意盎然的季節裡，祖國的山川卻依然烽煙處處，面對著如此多事之日，詩人那慶祝新年的酒杯，是舉起又放下，只爲了不忍那飽受戰禍所苦的黎民百姓啊！

對於戰事所帶來的災害與痛苦，江擎甫感觸良多，每當佳節來臨之時，卻因戰事的頻仍、祖國的沉淪，使臺灣百姓的痛苦與日俱增，這讓多愁善感的詩人，無心過節，愁思滿懷，故總是用其沉鬱矜憫的詩筆，寫出對時局的擔憂及對災民的哀憐，字字句句都是詩人出自肺腑之言，而這樣「悲天憫人」的襟懷，必爲詩人個性的真率表現，故或隱或現的一再出現在其詩作中。從這些詩作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出江擎甫那悲天憫人，充滿人道主義的襟懷，還能見證出他對「民族大義」的堅持，關於這一點，容待下一章再加以說明。

1945 年日本戰敗後，臺灣終於脫離了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回歸祖國溫暖的懷抱，時歷一年，當時臺灣人民普遍都還沉浸於勝利的喜悅之中：

脫却南冠又一年，人情世故兩超然。地經礮火琴書在，劫歷滄桑老少全。

千里同歌康樂土，萬家共戴自由天。中原回首堪惆悵，東北烽煙正蔓延。

江擎甫〈勝利週年感懷〉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43 頁

「脫却南冠又一年，人情世故兩超然」首聯摘題，開門見山的破題點出勝利週年，身心超然之感，頷頸二聯以工整的對句，寫出臺人戰後欣喜的情景，末聯陡筆一轉，一反前三聯歡欣之筆調，以「惆悵」之語，憐惜東北的同胞，未能同享勝利的喜悅，卻又再次陷入戰火烽煙之中。臺灣因地處海隅，未受中國內戰的波及，詩人於飽嘗勝利喜悅之餘，仍能去關懷尚爲戰火所苦的東北同胞，實具有儒家「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仁愛精神。

江擎甫退休後的晚年，雖稱不上生活優渥，但尚能衣食無虞，子女也都事業有成，毋需操煩，當時的臺灣又正值經濟起飛年代，人民生活大幅改善，隨之而來的物質享受，

也讓許多臺灣人陷入了紙醉金迷、一擲千金的奢侈風氣中，看在曾經歷臺灣那段「食番薯簽度三頓」的詩人眼中，自然會有許多感慨：

飽饜中餐膩，醉嫌洋酒新。

非洲今大旱，餓殍萬千人。

江擎甫〈消夜〉五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9 頁

「飽饜中餐膩，醉嫌洋酒新」，將許多臺灣人那奢侈浪費之醜態，生動逼真的描繪出來，「非洲今大旱，餓殍萬千人」則是對比非洲大旱，餓殍盈野的情形，前半首的豪華之景與後半首的飢貧之狀相對映，真可說「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⁷⁸的現代寫照，警關意深，深刻的揭露了社會現實，發人深省。同時，又可以看出江擎甫那「悲天憫人」的襟懷，不僅是無時代之隔、也無國界之分，已經是成為個性中最真摯的反射。

2. 樂天知命的態度

從第二章有關江擎甫的家世生平介紹中，我們可以知道其一生經歷，實屬困頓偃蹇、起起落落，幾次欲創大業未成，還曾落拓至債主臨門的窘況，或為生活羈旅他鄉未歸，勞碌頻年；更曾多次經歷親人生離死別之痛，半生經歷可說是困厄連連。就連晚年，本應享受退休後含飴弄孫的清福，但上天卻好似偏愛與之作對，讓他屢遭車禍，災厄連連。詩人雖是一生遭逢磨難不斷，但卻能享有高壽，這大概都得歸功其善於養生，加上素性樂觀，凡事皆能抱持「樂天知命」的態度所致。

詩人面對人生的種種考驗，一方面將其憂傷、憤懣、怨懟等情緒真誠無造作的以詩呈現，既能抒發情緒，又能紓解壓力。一方面也將如何勇敢的由深沉的打擊中，進而挺立、超拔，重新出發的心路歷程，都發之於詩，故其詩中常可見其「樂天知命」的生命力展現。

首先，樂天知命的人生觀即展現在其「安貧樂道」的生活哲學上：

年來百事不如人，潛遯何嘗為惜鱗。傲岸縱然非德本，謹嚴未必是窮因。

客嫌癖古慵投刺，鼠悉困空懶問津。卻喜葡萄增兩甕，有花有酒未全貧。

⁷⁸ 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見《杜詩詳注》（一），臺北縣：漢京文化，1984年3月，頁264。

本詩，由「年來百事不如人」一句起興，看似在檢討自己的不合時宜，但實是藉此表達自己對個性的堅持，不願同流合污之志，末聯「卻喜葡萄增兩甕，有花有酒未全貧」化用杜甫〈南鄰〉⁷⁹一詩中「園收芋栗未全貧」的詩句，實有暗合前賢之心，為全詩的重點，也是自己個性的表露。杜甫是生於動亂時代的詩人，胸懷經世之大志，本想拯社稷於傾危、救萬民於水火，但志不得伸，反而是窮愁潦倒一生，最後在貧病交加下，落魄的死在一條破舊的木船上。杜甫一生雖不得志，但又不願像隱士一般不問世事、寄情山水，所以他便將滿腔的熱情與激憤發之為詩，故他的詩作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⁸⁰所以當江擎甫生活上遭遇困頓挫折時，從前賢作品中，得到心靈上的支持與安慰，也讓自己於療傷止痛後，可以再次昂首闊步的在人生旅途中前進。而〈安貧〉一詩，也是再一次傳達出詩人甘守清貧的心意：

半菽未逢⁸¹不斷炊，蔬羹稻飯日維持。

野人吃素汝⁸²休憫，我是環球幸運兒。

江擎甫於詩中樂觀的表達出雖是生活貧困，但還不至於「斷炊」，雖無魚肉佐飯，但淡飯粗食如吃素一般，一樣可以飽餐一頓，如果比起那非洲眾多受飢荒之苦的難民，我可算是「環球幸運兒」了。另外，詩人甘守清貧，有為有守的態度，還可從〈母親八十一壽辰喜作〉「高堂矍鑠貧何憾」及〈齊家報國〉「儉可醫貧莫折腰」得到印證。

再則，樂天知命的人生觀即展現在其「隨緣樂觀」的處事態度上：

窮通得失原前定，造化安排莫恨尤。

吉慶臨門且勿喜，災殃要命不須愁。

未完責任宜延續，待報人情必應酬。

恩怨半生勤化解，悲歡滿腹懶追求。

⁷⁹ 杜甫〈南鄰〉，見《杜詩詳注》（一），臺北縣：漢京文化，1984年3月，頁760。

⁸⁰ 參考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0月初版二刷，頁659-680。

⁸¹ 半菽未逢乃是形容生活困苦的樣子，乃化用《幼學瓊林·飲食類》：「飲食貧難曰半菽不飽，厚恩圖報曰每飯不忘。」

⁸² 原作為「女」字，在此作「汝」意，故改作本字「汝」字為宜。

非非是是付流水，海闊天空百事休。

江擎甫〈隨緣〉古詩，《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這首詩是江擎甫晚年之作，「窮通得失原前定，造化安排莫恨尤」二句以暗起破題，點明題旨，中間三聯則是承接首聯而開展，歷數對人間雜事之應對，仍可見「執著」，最後兩句語氣一轉，「非非是是付流水，海闊天空百事休」轉出了是是非非皆放下，才能海闊天空，也合了「隨緣」之意。

（二）生活的寫照

詩除了可以抒發對憂國憂民之思，亦可為個人生活之寫照，例如杜甫的三吏、三別詩作，即是書寫安史之亂後，唐由盛變衰，國不成國，民無寧日之社會現象，深刻地反映出現實社會的生活，故有「詩史」之稱。但其〈羌村〉三首則是描寫返家探親、居家生活與鄰里之情的詩作，充分表現出個人生活的寫照，也是十分感人的作品。江擎甫的閒詠詩中，亦有許多描寫親情、友情等生活寫照的詩篇，這些詩作雖不似詠物、詠史、時事、田園、旅遊等詩作，擁有關懷社會、諷刺時政那種較大的格局，但其細膩的親情與友情的描寫，亦能成為感動人心的好作品。

1. 真摯深刻的親情

江擎甫的父親江藻如為清末文秀才，以其才學及風骨受到地方人士敬重，加上他事奉繼母如親娘、視繼弟如親弟的孝悌德行，更在地方傳為美談，尊其為「江孝子」，這樣的風範，也為後人提供了最佳的典範，成為了江家最優良的家風，故〈江孝子傳〉中最後也有這樣的評論：

其子擎甫，現執教西螺中學，亦能盡孝，有乃父風。

江擎甫自小受其父親江藻如影響甚深，除了深受其孝親友弟的孝行佳範所影響，父親那傳承漢學與民族大義的高風亮節亦深植其心。而父子兩人還共同參與了西螺地區傳統詩社——莢社，一方面為傳承國學而努力、一方面亦師亦友的切磋詩藝，可真是騷壇之美事、地方之佳話。1926年3月，江藻如因老病交至辭莢社詞宗，推薦黃紹謨續其職，

1929年11月17日（農曆10月17日）父親江藻如逝世，享壽66歲。江擎甫因父親仙遊，傷痛逾恆作〈哭父〉七絕三首：

哀情欲寫淚盈眶，一字書成一斷腸。

百體而今真莫贖，淒風慘雨罩螺陽。（其一）

昨宵枕上話頻頻，今日偏成隔世人。

恨煞蓬萊多妙藥，竟無一劑起慈親。（其二）

自恨當年不學醫，老親一病竟難支。

黃泉莫怪君臣⁸³誤，誤卻衰親只是兒。（其三）

江擎甫〈哭父〉七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這三首詩，雖然句句淺白如話，但卻字字血淚，句句悲痛。這喪父之痛有多深，從第一首起句「哀情欲寫淚盈眶，一字書成一斷腸」即可了解，這「一字一斷腸」具體的將詩人那內心的哀痛以「肝腸寸斷」來表現，令人不忍卒讀。詩中尚有運用今昔之對照「昨宵枕上話頻頻，今日偏成隔世人」；多與一對比「恨煞蓬萊多妙藥，竟無一劑起慈親」，大大渲染出失去至親的傷痛。最後一首，詩人以當年未肯學醫，導致今日對於父親病體束手無策之自責結尾，則讓詩人那喪父的哀痛與遺憾之情，久久揮之不去，正可見出父子兩人感情之深厚矣。

父親去世多年後，江擎甫每逢亡父忌日總會憶起親恩：

小春十七日，此日最傷心。手澤仍然在，音容渺莫尋。

家風留潔白，世業愧浮沉。遺志何時繼，追懷感不禁。

江擎甫〈思親〉五律，《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小春十七日」乃點明思親之日，「此日最傷心」則是因此日為先父之忌日，首聯即將思親之感噴發而出起句，正見其思念親恩之真誠。次聯則是寫父親生前之手稿依然保存著，但慈父的容顏卻已渺渺難尋，這一實一虛對列，正強烈的映襯出睹物思人之感，第三聯語氣轉而自訴未能克紹箕裘之愧；末聯則又以「遺志何時繼，追懷感不禁」以追

⁸³ 君臣在此並非指「君主」與「臣子」之義，而是中醫稱藥方中主要的藥材為「君」，次要的藥材為「臣」，故君臣在此乃是指治療的藥物。

懷親恩之感合於思親之題。起、承、轉、合，章法井然。全詩以白描方式運筆，未涉典故，正足以表現其樸實真誠的思親情感。

江擎甫之母林燕氏，雖是出生於荊桐鄉望族，但是賦性溫良賢淑，自嫁入江家之後，不但善事翁姑，勤理家務且敦親睦鄰，與二房分爨之時，畝田雖被設計侵佔，卻能不與計較，泰然處之，分居後林氏更能不念前愆，常以德報怨，故能得享長壽，於 1954 年仙逝，高齡八十有六⁸⁴。1949 年正值母親八十一歲壽辰，江擎甫曾於母親八十一歲壽辰之時喜而作詩曰：

二十年來子職虧，承歡遠遜昔時萊。持齋難奉鱸魚膾，顯耀慚無汗馬材。

天憫親慈常錫健，人憐吾直謬稱才。高堂矍鑠貧何憾，膝下依依晉壽杯。

江擎甫〈母親八一壽誕喜作〉七律，《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閏 52 頁

「二十年來子職虧」乃是指從父親辭世後至今的二十年來，常常因為要創功立業而離家在外，有虧子職，「承歡遠遜昔時萊」乃借老萊子娛親的故事，以自慚未能克盡承歡之責，該年江擎甫慘遭倒債，又逢債主臨門，生活慘淡，曾自云：「憂患隨年進，書生似註貧。平空成缺憾，驀地忽沉淪。半世餘清白，全家受苦辛。送窮文懶作，庚癸恥依人。」⁸⁵故詩人才會自慚無汗馬之才，無法供給母親良好的物質生活，最後詩人還是頗能樂觀且自我解嘲曰：「高堂矍鑠貧何憾」，並為母親獻上祝壽之杯。從這些思親情篤的詩作中，我們可以看出詩人真摯且動人的親情寫照，也表現出詩人那仁孝的本質。

天下父母心，最不堪的莫過於「白髮人送黑髮人」，江擎甫育有三子，但長子江詒濂與三子江錫鎮皆早夭，尤其是三子錫鎮，自幼聰明伶俐，年紀很小即會吟詩，很得父母之疼愛⁸⁶，但沒想到在詩人旅日療齒疾期間發病，待抵家後，其病已篤，不數日竟殤，得年六歲：

客中竊喜汝康強，痛絕歸來汝便殤。

篋底東都諸玩具，誰知皆作殤時裝。

江擎甫〈哭錫鎮兒〉七絕三首之一，《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⁸⁴ 參考江擎甫著〈先慈林太孺人之聰慧賢淑〉一文，收錄於《樹德草廬詩稿續編》。

⁸⁵ 引自江擎甫〈世風日下市僧凶狠競發倒產財清寒之我竟被騙億萬賦此誌苦〉五律三首之一，《樹德草廬詩稿》。

⁸⁶ 有關江錫鎮之事乃為江槐邨口述。

第一二句以「竊喜」、「痛絕」，「汝康強」與「汝便殤」對比烘托出江擎甫內心那喪子的哀痛，大大增加了詩意的感染力。三四兩句「篋底東都諸玩具，誰知皆作殮時裝」，原是父親疼愛孩子所特地買的東洋玩具，沒想到到頭來，竟都成了孩子入殮時的陪葬品，看似平淡的兩句話，但讀來令人不禁爲之鼻酸，全詩句句淺白如話，但句句蘊含悲情，天下父母之哀，莫此爲甚。

江擎甫廿一歲時（1921年），與西螺望族廖大邦之長女廖松華結婚，妻子內向貞靜，體魄強健豐滿，雖不苟言笑、但勤於理家，結褵三十載，含辛茹苦，從無怨言，不但爲其生養三男七女，且這期間正值詩人爲其事業努力，但屢逢蹇塞，生命跌蕩不安，夫人與先生一路相互扶持，鶼鶼情深，對於糟糠之妻奉侍公婆、相夫教子、持家有方的恩情，詩人永誌於心。1951年新曆正月初五，夫人因遭逢次子槐邨於白色恐怖時期遭誣入獄之家變，原本硬朗的身體也因而憂慮成疾，年底即以腎疾辭世，享年五十歲。對於愛子的無故被羈入獄，生死未卜，詩人是既著急又無奈：

禍生意外感無涯，一面難謀劇可嗟。不信蛛絲連馬跡，祇愁杯影誤弓蛇。

神乩明指官符厄⁸⁷，龜卦曾占人事磨。漏室問心無所愧，卯寅⁸⁸能否釋還家。

江擎甫〈懷念邨兒〉七律，《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意外來得如此突然，連要見上愛子一面都不可得，由此可知詩人內心的焦慮與嗟嘆有多深，「不信蛛絲連馬跡，祇愁杯影誤弓蛇」則是十分具象的傳達出白色恐怖時期特務那種只爲整肅異己，強欲羅織入罪的可惡行徑，「神乩明指官符厄，龜卦曾占人事磨」這樣的求神問卜，則更顯示出詩人內心的煩亂與哀愁，「漏室問心無所愧，卯寅能否釋還家」則是詩人對自己一生品性操守充滿自信，自認問心無愧，故愛子應是很快便能獲釋返家，但沒想到最後江槐邨在沒有公開審判的程序，竟被依《懲治叛亂條例》第五條，判刑十三年，這「卯寅能否釋還家」的願望竟在十三年後才得實現，戒嚴時期，臺民的人權竟是如斯的微賤，也難怪江擎甫在〈光復生悲〉一詩中會大怨「剝奪人權十三載，莫須有禍恨難平。」

⁸⁷ 官符厄，命理學上眾多災厄的一種，乃是指遭遇官非訴訟的事。

⁸⁸ 卯是兔年，月分是農曆二月，時辰來說是早上 5-7 點；寅是虎年，月分是農曆寅月，時辰來說是早上 3-5 點。江槐邨繫牢那年正好是兔年國曆一月，故卯寅應是江擎甫樂觀的希望愛子能於農曆一、二月時即能獲釋還家。

愛子的無端罹禍，竟也使得原本身體健朗的愛妻，憂慮成疾，撒手西歸，對於愛妻因思子情深，未克親撫兒女成家，看後輩發展，江擎甫是長抱無窮的遺憾，故常於詩作中，抒發對亡妻思念之情：

記曾求藥到黃昏，仙草成埔⁸⁹不返魂。

野店村廬依舊在，可憐香咳已難聞。

江擎甫〈過安溪寮悼松華⁹⁰〉七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二》，塗鴉篇
求醫屢次到新營，乞藥歸家過二更。

心病古來無法治，輪蹄銷盡不回生。

江擎甫〈憶松華〉七絕三首之二，《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二》，塗鴉篇

從江擎甫為愛妻求祕方，常星夜往返新營、西螺兩地，可見其鶼鶼情深，「野店村廬依舊在，可憐香咳已難聞」則從景物依舊下筆，徒引人勃興人事已非之慨，而思念亡妻之心，自不言可喻。

江擎甫一生頻遭喪子、喪女、喪妻之痛，但終究福祚不淺，除能長壽外，一子五女皆碩壯有成，尤其是江家五姊妹，雖是出嫁離家，但個個事業有成，既能相夫教子，又能善侍翁姑，無忝家風，最難能可貴的是不忘親恩，時時知反哺盡孝，更令詩人備感溫馨，「爸感諸女反哺虔，祈禱慈悲菩薩前。不求富貴與能賢，願續今生父女緣。」一段讀來，令人不禁為其「父女情深」而感動不已：

吾家五姊妹，都曉敬阿爸。

老大年紀高，眼力已微花。

精神猶飽滿，做事不少差。

侍親最謹慎，日日返老家。

挑蝦親病養，磨菓父傷牙。

自奉最儉樸，粒粒留給爸。

老二擅縫紉，替爸裁衣裳。

⁸⁹ 「埔」字，仄聲，俗讀平聲。

⁹⁰ 該詩末附有一小註曰：「內子生前曾患腎病余常到此求祕方星夜□□今則溪山如故伊人已渺悲夫」。

稱體又適時，不輸外銷商。
冬裝和夏服，套套皆大方。
老三居故鄉，相夫工作忙。
時常贈土產，滿袋又盈箱。
葡萄和柑桔，嚐後齒頰香。
老四老五旅洛城，省親回饋太空行。
起居作息和餐飲，生活繁忙隻手撐。
爸感諸女反哺虔，祈禱慈悲菩薩前。
不求富貴與能賢，願續今生父女緣。

江擎甫〈江家五女回饋歌〉古詩，《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以上這些詩作，皆是詩人家庭生活的寫照，所描寫的都是真摯深刻的親情，詩中用字雖是句句平白如話，但字字皆有濃烈的情感蘊含其中，正如廖振富於〈林幼春詩選註〉一文中所言：「親情詩之所以感人，貴在不必客套、不假雕琢，而能以真情直抒胸臆。」

91

2. 相濡以沫的友誼

在乙末世變之後，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文人，無不心懷憂憤，彼此常藉由詩歌唱和，相濡以沫。一則抒發棄民孤憤之思，以遺悲懷；一則挖雅揚風，維繫傳統斯文於一線；更有寓含對異族統治之抵抗，具丹心報國之懷抱者。因此以詩結社之風氣漸興，西螺莼社即是因而誕生，江擎甫即是發起人之一。詩社的參與不僅讓其詩學得以奠基，更藉由詩友的彼此切磋琢磨，蓄積能量，以供其日後長久馳騁於詩壇之用，最重要的是因此結識了一群以詩會友的同好，擴大了交遊圈，也開拓了眼界，故在江擎甫閒詠詩作中，有許多書寫詩人們彼此間相濡以沫的友誼者。當時參加莼社的眾多詩友，多數年紀都比江擎甫年長，又因其乃是莼社詞宗江藻如之公子，故眾詩友多半敬重他，也願在詩藝技巧

⁹¹ 引自廖振富著〈林幼春詩選註〉，《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詩選註賞析》（「臺中地區古典詩編註期末報告書」分冊），臺中縣：臺中縣文化局，2001年12月，頁47。該書尚未正式出版，筆者乃是參見南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中心藏書。

與爲人處世上給予年輕且閱世不深的江擎甫許多的提攜與指導，而眾多詩友中，影響江擎甫最深的應屬那位年長自己八歲的畏友黃文陶：

紛紛離恨懶吟詩，今日強來唱竹枝。

楊柳也知人別苦，毵毵不向路旁垂。(其一)

一家老少盡悽然，愁聽驪歌快著鞭。

記得夜闌人醉後，夢魂縈繞到君邊。(其二)

江擎甫〈送竹崖先生歸磧溪〉七絕，《竹崖詩選》1967年12月自刊本，頁115

這二首詩乃是作於1925年，當時黃文陶決定結束在西螺開設八年的「上池醫院」，返回本籍彰化，八年的相處，深厚的情誼，即將分袂，感觸與不捨如汨汨泉源，不停湧上心頭，相知相惜的感情化爲詩句，竟連成九首，可見兩人相交之篤，這是其中的第一二首。第一首詩，起句以「紛紛」寫雜亂的離恨，末句以「毵毵」狀細長的愁緒，可說是離愁別緒寫得十分傳神貼切，而「紛紛」與「毵毵」疊字之運用，也使離人之愁緒有了「層層」復「疊疊」之感。第二首詩，起句「一家老少盡悽然」，可以看出江擎甫與黃文陶兩家交誼之深厚，詩中用「悽然」、「愁聽」、「夢魂」及「縈繞」這語彙，烘托出離別氛圍，既真摯又感人。

黃文陶負笈東瀛七載後，學成歸國，移居嘉義重開「上池醫院」，雖人已離開西螺，但其仍心繫「莢社」諸同人，時常有過訪聯誼之情形。這首詩寫成於1938年，由詩末所附的小註可以得知，人已在嘉義開業的黃文陶，仍是十分關心好友，看到江擎甫正爲臺西農場事業東奔西走，勞碌終年之時，一方面不忍其終日爲農事所苦，二來擔心他累壞了身子，故常以「勿過勞爲戒」：

無補絲毫事，因循過六年。

艱辛良友戒，隱忍老親憐。

傲骨今猶硬，雄心昔已堅。

迴黃終有日，隨遇且陶然。

江擎甫〈遺憤⁹²〉五律三首之三，《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⁹² 該詩末有附一小註：「畏友竹崖每以勿過勞爲戒」。

有了良朋的勸戒及親友的憐惜，雖不能分擔其辛勞，但安慰與關心的話語，卻令江擎甫更加堅定自己的意志，有了期待能「迴黃終有日，隨遇且陶然」的自信心。

原本曾自云是「柔弱卑怯」的江擎甫藉由參與菸社的組織，有機會得以結識菸社以外之諸多同好，實對於詩人人際關係的建立及視聽眼界的擴大有很大的幫助，當時參與傳統詩社活動之文人，多具有較深的民族意識，故彼此常藉著詩歌的酬唱，互訴殖民統治下的心聲，也互抒家國興衰之感：

鷺島閩江入夢頻，滄桑我亦去來人。

陸沉漫話神州事，破碎河山遍劫塵。

江擎甫〈晤石華詞友〉七絕，《樹德草廬詩稿》

楊石華（1899-1976）字子庚，彰化人，楊笑儂爲其叔，林獻堂爲其姑丈。其曾於1935年1月11日（甲戌12月7日）來到西螺，菸社詩友們還爲其來遊而召開了臨時之歡迎擊鉢吟會，江擎甫亦曾參與該次的活動，兩人因此相識。「鷺島閩江」是兩人記憶深處意外的交會點，因爲楊石華曾到北京讀大學，滯留閩地七載⁹³，而江擎甫則曾多次前往閩地考察，本計畫在該地拓展農林事業，惜因亂未果，故閩地竟意外成爲兩人天涯相逢後「互訴滄桑」的共同話題，這「去來」與「滄桑」正是爲三四句「陸沉漫話神州事，破碎河山遍劫塵」的惆悵蓄勢。短短的四句話，將兩人心中對祖國淪劫，山河破碎的感慨，毫無保留的傾訴於紙上，在經歷了日本近四十年高壓與懷柔並行的殖民統治後，臺灣有不少士紳文人已屈服於異族政權，鎮日以詩「干聲名、諂權貴」，毫無氣節品格可言，但在此同時，他們兩人卻仍能彼此以詩「砥礪氣節」，互訴「家國之思」，其風骨真可與「建安詩人」相媲美。筆者歸納江擎甫的詩作後，發現這種詩人間彼此抒發家國憂思，互訴遺民衷情的詩作，屢屢出現在江擎甫與詩友的贈答酬唱中，非是孤例，再列舉二首觀之：

湖海同飄泊，相逢倍覺親。

興亡原有責，未許便垂綸。（其一）

傾蓋話前塵，時艱獨愴神。

滿腔悲憤氣，直迫斗牛津。（其二）

⁹³ 參考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一書，高雄：春暉出版社，2005年11月，頁323。

(三) 時代的反映

南宋詩人陸游在南宋嘉定元年寫給他兒子陸遜的一首詩中有云：「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⁹⁴這裡的詩外，就是指詩人要深入真實的生活中，進行細緻的觀察和體驗，經過這樣的觀察與體驗後，所作的詩才能感知生活、貼近時代。所以在「詩外」下功夫，所作出來的詩才叫好詩，否則只是一味追求「詩內」的各種煉字、煉句、煉意等作詩技巧，則徒具鮮麗之外表，而無內涵可言。故真正的好詩，首先必須要能真實地反映生活，抒真情、說真話，更要能反映時代、關懷百姓。本論文在歸納江擎甫一生所創作的漢詩，除了前述的時事詩、田園詩及旅遊詩，在其閒詠詩作，亦蘊含有許多反映時代的現實主義精神在其中。

1. 對戰前時局的批判

馬齒徒加髀肉生，艱難家國暗雲橫。同枝痛作龍蛇鬪，異族欣看鷓蚌爭。
壘塊欲消唯藉酒，時宜不合且歸耕。山中猿鶴休相笑，鐵石心腸總未更。

江擎甫〈縱筆〉七律，《莢社同人錄》，頁 48

這首詩題下註明是寫於癸酉初春（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擴張，發動 918 事變乘機佔領中國東北，1933 年日本便在東北成立偽滿洲國，以溥儀為傀儡皇帝，意欲藉此正當性其侵華行為，同時也達到模糊國際視聽的目的。當此之時，臺灣成為中國棄土已歷 35 年之久，在日本統治期間，推日語廢漢文，意欲切斷臺灣與中國文化的臍帶；提倡以擊鉢賦詩為主的詩社活動，欲弱化消弭臺灣文人對中國的國族之思。但江擎甫面對日人撒下的嚴密文網，仍有勇氣以詩來抒發對故國「鷓蚌相爭」，而使異族能「漁翁得利」的痛苦與擔心，雖詩中一度沮喪的說「壘塊欲消唯藉酒，時宜不合且歸耕」，但筆者認為「山中猿鶴休相笑，鐵石心腸總未更」才是詩人所欲表達的最終堅持。

另外，〈懷舊〉這首詩寫於 1938 年，當時詩人已經營過蠟燭、養蜂、漳城林業墾植等事業，但皆未能有成，轉而以全額貸款購地方式取得臺西農場三十甲地的經營權，

⁹⁴ 陸游〈示子遜〉，《陸放翁全集》（下），臺北市：世界書局，1990 年 11 月，頁 1076。

本想在家鄉致力於農耕工作，可免離家之苦，並得以孝侍慈親，但在殖民政府剝削本質的農業政策下，詩人飽嘗日吏欺凌壓迫，終至一事無成：

入世拙逢迎，勞勞十五載。
依人愧折腰，避之耕近海。
抱甕與荷鋤，從茲得戲彩。
誰知井鑿成，禁令遂更改。
開闢雖無功，辛勤反有辜⁹⁵。
插蔗賤於茅，栽棉又怯澆。
國策必遵循，枵腹敢辭餒⁹⁶。

江擎甫〈懷舊〉五古，《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拙逢迎」、「愧折腰」正是江擎甫承襲自父親江藻如的德行風骨，但也因為這種不肯對殖民政府逢迎拍馬，腆顏事仇的態度，使得自己的事業發展一再受挫，因此在滿腹憤懣下，寫下了〈懷舊〉這首詩，一吐不平之怨氣，「誰知井鑿成，禁令遂更改」、「開闢雖無功，辛勤反有辜」二聯真實的寫出殖民統治下的農民的心酸與無奈，日治時期的殖民政府為了收括臺灣龐大的蔗糖利益，以各種手段逼迫農民轉植甘蔗，轉作後，蔗農雖辛勞終日，但最後卻落得「糖稅歸國家，糖利歸會社」，自己卻是饔飧不繼，故詩人才會感嘆的說：「插蔗賤於茅，栽棉又怯澆。國策必遵循，枵腹敢辭餒。」其中「國策必遵循，枵腹敢辭餒」一聯更可見臺灣農民既知政策之不當，但又不得不遵循的悲哀。

淪為異族殖民統治的臺人，除了在農業政策上受盡不平等對待之外，還因為日人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被捲入戰爭的災厄中，臺灣被納入戰時體制，百般動員整備投入戰爭中，並隨著戰事日蹙，日人於是開始統制資金及物資，實施米糧配給管制政策，當時臺人枵腹斷炊，饔飧難繼者不計其數，一個「狂」字，就將當時臺人受盡日人束縛，百般整備後的心情表現得淋漓盡致：

多角誰言是妙方，百般整備只餘狂。新衣費補何妨結，古壁難修任透光。

⁹⁵ 辜，犯法也。从辛从自，言辜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辜似辜字，改為罪。參考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補正《說文解字注》，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4月增訂七版，頁748。

⁹⁶ 餒，飢也。从食委聲。參考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補正《說文解字注》，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4月增訂七版，頁224。

籬種佛桑聊代竹，廚分仙草驟增糧。尚存老圃堪開拓，日督群蜂課蜜香。

江擎甫〈抗戰時遭受日人束縛百業統制萬般整備賦此〉七律，
《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2. 對戰後時局的憂心

日本戰敗，宣佈放棄臺灣的主權，臺人受了半世紀異族統治的桎梏，終於得以解除，可想而知，當時臺灣人內心的喜悅必定是筆墨所無法形容的，江擎甫也以組詩聯詠方式，記錄下這段時間的百感交集的心情與轉折變化的情緒：

鹿耳鯤身息戰塵，雞蟲得失且休論。

買絲合繡羅斯福，光復臺灣半此君。（其一）

寄人籬下不勝悲，難得河山還我時。

文字語言誰再管，挑燈朗讀勸降辭。（其二）

鑿井躬耕憶昔時，勤遭遣責善遭欺。

祇今痛定休思痛⁹⁷，喜看青天白日旗。（其六）

版圖恢復慶重光，翻憫凶頑日滅亡。

劫後一家皆健在，却將何物報穹蒼。（其七）

江擎甫〈光復有感〉七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二》

從「買絲合繡羅斯福」「文字語言難再管」「挑燈朗讀勸降辭」「喜看青天白日旗」的詩句裡，我們可以看出江擎甫心中對於臺灣經過能脫離日本殖民束縛，重回祖國懷抱，是既喜悅又感恩，尤其是「文字語言誰再管，挑燈朗讀勸降辭」一聯更是十分具象的把臺人喜悅之情表露無遺。從最末一首詩作中，我們察覺出江擎甫心情似有轉折改變，抗戰勝利與回歸祖國的喜悅，在「劫後一家皆健在，却將何物報穹蒼」一聯中，起了變化，如果我們對照戰後臺灣政權轉移的過程，臺人以「歡天喜地」的心情慶祝及迎接國民政府接收軍隊的到來，沒想到「接收」變成「劫收」，臺灣人民的生活不但沒有改善，地位不但沒有提高，反而是飽嘗異樣眼光與不公平的差別對待，人民的生活更苦了，所以詩人一方面是欣喜臺灣光復，一方面為戰後那「無物報穹蒼」的時局而憂心不已。

⁹⁷ 原作「休思疼」，然痛定思痛，成詞也，況「疼」字，平聲，不符格律。

有感於草木的榮茂有如一陣飄風，鳥獸鳴叫的佳音，過耳即逝，詩人們生恐眼前這絲絲意趣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漸漸淡忘，遂將當下之感，以詩筆書寫記錄下來，即是感興、抒懷的「閒詠詩」。即事而抒懷的閒詠詩，詩人所抒之「懷」必是真摯感人的，特別是於節令、歲時或閒詠時，以詩抒發詩人情感或寄寓詩人胸懷之作，若是矯情造作，必然無從動人，能夠流傳千古的，都有一份最真摯的感情蘊含其中。綜觀江擎甫的閒詠詩，不僅有個性的表露，亦有生活的寫照，更具反映時代的現實主義精神。

第六章 創作特色及時代價值

本章就江擎甫漢詩的創作特色及其時代價值，分別加以深入探析：第一節為漢詩創作的特色，主要就其創作體裁及手法去分析歸納出詩人創作的特色；第二節則是就前述章節之漢詩析論之基礎，歸結出江擎甫漢詩所具有之時代價值。

第一節 漢詩的創作特色

本節主要針對江擎甫漢詩作品的創作特色來探討，筆者試著從其創作時選用之體裁及使用的手法去歸納出詩人創作之特色：一、各體兼備，獨鍾絕律。二、語言通俗平易化。三、說理議論入詩。四、以學問為詩。

一、各體兼備，獨鍾絕律

傳統詩歌具有各種體裁，其作法各不相同，分別具有各種不同的風格與特色，綜觀江擎甫的漢詩創作，以絕律詩占絕大多數，主要係因詩人積極參與傳統詩社活動，學習並琢磨詩藝，而詩社主要研習寫作的詩體即是以絕律詩為主。江擎甫之漢詩創作雖是以絕律為主，但他卻能涉獵各體，舉凡古體詩、詩鐘、對聯、散文等，多有嘗試，部分體裁創作數量雖不多，但仍可見其有意試驗習作之用心。詩人常會因寫作之內容意涵的不同，而選擇不同的體裁形式來加以表現，以下則就其涉獵之各種體裁分別加以論述，並分析探討其創作時選擇體裁之動機與特色。

(一) 絕律詩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詩社既是詩人互相交流吟哦的場所，也是書房禁絕之後，許多有意傳承漢學的人，重要的學習管道。那麼既要學詩，就必須有正確的學習步驟，首先須先由近體詩入門，因為近體詩有一定的限制、寫法，不管是平仄或押韻等皆有定法，較易上手，古體詩因為沒有限制，創作的空間太大，沒有一定根基底子的人是做不出好的古體詩的。而學近體詩，又以先學作七言絕句為最佳，因為七絕的結構是所有近體中

最易表現的，因為它形式上起承轉合分明，字數又不似五絕僅有寥寥二十字，較能夠充分表現自己的想法，是故近體入門以七絕為佳。加上臺灣傳統詩社是以擊鉢競詩活動為主，七絕形式因難易適中，故最受青睞，以江擎甫參加的莢社擊鉢課題活動中所創作的507首詩作來看，其中七絕就占了410首，這樣的學習歷程自然也影響了詩人往後創作時的體裁選擇，故七絕可以說是江擎甫最擅長且最拿手的詩歌表現體裁。絕句源於六朝，體制短小，僅四句，為律詩的一半，就結構來看，限於篇幅，詩人必須將重心凝聚於一點，圍繞著此點作鋪陳渲染，以凸顯出所欲表達的重點：

如雲似霧覆重重，雨霽前林綠倍濃。

映到蘚苔青未了，又將餘色透孤松。

江擎甫〈綠蔭〉七絕，《莢社詩稿》1923年第二期課題

這首詩為莢社1923年第二期課題詩作的題目，形式為七言絕句，押上平二冬韻，整首詩以「綠蔭」為焦點，起句即以譬喻加上疊字修辭生動的描繪出遠觀「綠蔭」那迷濛的視覺效果，次句承接上句「雲」「霧」而來，以「雨霽」將前句濛濛之景，一洗而淨，加倍了「綠」字的明亮感，也有拉近視覺鏡頭之效果存在。末二句則是寫近景，與前二句之遠景，空間的一遠一近讓畫面活化了起來，而且以蘚苔的「青」與孤松的「綠」交相輝映，頓時讓整個畫面充滿著「綠意盎然」之感，正好合於「綠蔭」之詩意。這首詩篇幅短小，但主題十分明確，風格清新自然，是首佳作。再舉一首以觀之：

久經訓練耐驅馳，靈敏隨軍似健兒。

却笑豪門徒飽暖，終朝搖尾受人欺。

江擎甫〈軍用犬〉七絕，《莢社詩稿第七冊》，1935年

絕句因篇幅較短，故無法如寫作律詩一般用大筆加以正面書寫，故詩人往往避實就虛，從側面烘起，意在言外。這首詩以「軍用犬」為描寫主題，前二句不正寫其外貌，而是以其嚴格的訓練與敏捷的動作來凸顯「軍用犬」的英姿，末二句文氣陡然一轉，藉由描寫富豪家中參養的一般犬隻，為求飽暖只會終朝搖尾乞憐作結，與前二句所描寫英姿煥發的「軍用犬」兩相對襯烘托，使得主題更加鮮明，且末句蘊含深意，話中有話，實有暗諷當時部分臺灣人為了一己之利益，甘為日本走狗，那卑躬屈膝的嘴臉不正是詩中所描寫的「終朝搖尾受人欺」嗎？整首詩真切自然，既是嘲諷味十足，但又不粗直淺露，是一首「語絕而意不絕」的好詩，也正符合了師長泰《唐詩藝術技巧》所云：「詩

歌是凝煉的語言藝術，而絕句則是最精粹的詩歌體裁。它講究”尺水興波”之法，即小見大地去反映生活」¹的精神。

絕句因體制短小，故風格一般較為簡煉清新，如遇較多意象要表達，較多情感要抒發之時，便得採用律詩這一體裁來表現，蒹社擊鉢課題之時，雖也有以律詩為題，但次數不多，但江擎甫創作的律詩數量卻不少，《蒹社同人錄》所收錄的江擎甫詩作一百首中，律詩就占了四十首。律詩體制較絕句長，但平仄、對仗的要求也較嚴格，故難度更大：

不同凡卉綠淒淒，風送荷香至碧溪。翠蓋吹傾珠上下，紅粧飄動粉東西。

迴旋花氣連蘋浦，宕漾涼颺繞柳堤。直到夕陽人影亂，餘芬猶自撲歸蹄。

江擎甫〈荷風〉七律，《蒹社詩稿第五冊》，1926年

首聯詩人即運用視覺加上嗅覺摹寫技巧，破題點出「風送荷香」的感受，並具體的加以描述形容，使人有親臨其境的感覺。中間頷頸二聯，巧用各種對句：以顏色對，「翠蓋」對「紅粧」；以空間對，「上下」對「東西」，且善用動詞對動詞，如「吹傾」對「飄動」，「迴旋」對「宕漾」，「連」對「繞」，將荷風那靈動之美表現得淋漓盡致，加上對仗之工整，更可見其驅使文字為詩之功力，且藉由對仗大大增強藝術美感的渲染力。「迴旋花氣連蘋浦，宕漾涼颺繞柳堤」一聯更可見詩人匠心巧運之跡，首先將「迴旋」與「宕漾」兩動詞提至句首擺放，除了增加詩句的靈動活潑感外，亦產生與前一聯句式的差異變化感，還因此得以再加入「連」「繞」兩動詞，加倍烘托出動態性風吹荷葉，香飄四野的田園美景，營造出一幅活潑熱鬧的夏日風情。

禾田龜裂蔗園枯。禾剩根鬚蔗剩株。火傘高懸泉易涸。水車長轉地難濡。

人工致雨真還假。神力迴風有也無。太息秋收應半減。更聞大圳²欲昇租。

江擎甫〈苦旱〉七律，《詩報》72期，1933-12-28，頁15

本詩以「繪景」開頭，先以遠景取鏡，描寫大片稻田蔗田乾枯龜裂的情形，接著再取近景，將鏡頭放大特寫稻蔗枯萎的受災景象，這空間一大一小的變化，鏡頭一遠一近的對比，映襯烘托出稻蔗等作物受災之嚴重，而災民之慘狀更是不言可喻。而就詩的形

¹ 師長泰《唐詩藝術技巧》，中國陝西省：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頁281。

² 「圳」字，俗讀仄聲，茲作俗讀。

式而論，江擎甫這首律詩也寫得是十分的出色，「火傘高懸泉易涸」對「水車長轉地難濡」，以火傘代烈日，以水車代人力，運用借代筆法，將人力難以違抗大自然的苦楚十分強烈的表現出來；「人工致雨真還假，神力迴風有也無」，「人工」對「神力」，「致雨」對「迴風」，「有也無」對「真還假」，詩的第二、三聯，名詞對名詞，動詞對動詞，同類詞對同類詞，加上句中對的巧用，「真」對「假」、「有」對「無」，如此層層的工整對仗，正是律詩一體之特色，若無深厚的詩學涵養，恐怕無法寫出如此佳句。

由以上的論述可知，江擎甫創作的絕律詩，數量多且品質高，乃是其創作之主要特色，至於何以詩人會較鍾情於絕律詩這種格律嚴謹，字數句數都有限制之詩歌體裁呢？主要原因除了上述「詩社歷練」所致之外，還因為江擎甫出生於傳統文人家庭，嚴謹的家教與門風所致，父親是舊時科舉出身的文人，立身行事多以儒家道德為依歸，容易形成其「嚴以律己」、「一板一眼」的嚴謹個性，加上遭逢亂世，儒家那經世濟民之心轉化為憂國憂民之思，亦使得詩人的詩作風格，帶有濃厚的人文關懷，詩中時時表露出對國家興亡的憂心與人民疾苦的矜憫，而這些因素也必然影響其詩歌體裁的挑選與應用。

（二）古體詩

江擎甫一生創作不斷，故漢詩創作之時程十分長久，所以創作雖是以絕律詩為主，但亦可見其涉獵各種體裁，舉凡古體詩、詩鐘、對聯、散文等，部分體裁創作數量很少，嘗試之成分居多，但仍可見其有意習作各體的用心。

古體詩乃是六朝以前通行的詩體，不必講究平仄、對仗，押韻較自由，是一種較少拘束的詩體；而古體詩又因時代不同而有所差異，一般而言，六朝以前的古體詩限制較少；唐宋之後，因受近體詩間接影響，不免也參雜了近體詩的平仄、對仗與語法。古體詩又稱古風，大致可分為，四言詩、五言七言詩及雜言詩：

女中之傑，巾幗之英。

秉性慈善，處世和平。

教子嚴整，事姑至誠。

治家勤儉，辦事精明。

敦親睦族，節孝揚名。

江擎甫〈林太孺人讚〉古詩，《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八年抗戰，慘淡籌謀。
睡獅已醒，威及全球。
以德報怨，以恩化讎。
海東鯤島，喜返神州。
解除苛政，樹立嘉猷。
拯民水火，授民自由。
隆隆國運，永繼千秋。

江擎甫〈臺澎光復〉古詩，《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2 頁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言：「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雅潤」即內容之醇雅典正，與文辭之雕蔚潤色，故劉勰以四言詩爲詩歌之正體。³從以上這二首詩作，我們可以看出內容一是彰揚母德之贊辭，一是歌頌臺灣光復之賀辭，內容皆符合「醇雅典正」之風，再以文辭形式來看，兩首詩句型排比整飭，頗具典麗駢偶之形式美，與內容的典正相襯之，則相得益彰。由此可見，江擎甫能依所欲表達的內容，擇選適當的體裁，正可見其詩學涵養之深。

市中有一叟，八七殘廢身。坐立不方便，行動多艱辛。
寸步扶拐杖，腰膝難屈伸。半年閉斗室，安禪學養真。
豈無兒與媳，侍奉得娛親。獨子不旁代，持籌以救貧。
返家已午夜，赴市每侵晨。三孫未學禮，視翁等逸民。
有饌必先食，選美又擇珍。狼吞與虎嚙，少及阿公唇。
和顏換鬼臉，宛爾答怨瞋。老叟須反省，是否愛欠純。
膝下有五女，二處美洲洛，三居瀛海濱。
女孝常歸省，反哺每三旬。看護不知倦，承歡笑語頻。
世間有聚散，歡愁亦夙因。欲免分離苦。莫嫁遠遊人。

³ 雅潤之意含乃參考卓國淩〈小議《文心雕龍·明詩》四言詩說—兼釋王粲四言雅潤〉一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第 36 卷第二期，2005 年，頁 19-34。

江擎甫〈市中有一叟〉五古，《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古體詩因不必講究對仗、平仄，押韻較自由，字數句數亦不拘，故是一種較為自由活潑之詩體，適合用於抒發情懷，這首詩是江擎甫於 1987 年高齡八十七歲時，因車禍導致行動不便，心生無窮之感懷而發之於詩，感慨既深且長，絕律詩之篇章不足以承載之，故擇古體以抒之。該詩從內容來看頗符合古詩樸實之風格，文筆平易近人，情意深厚，但全首詩通篇押上平十一真韻，一韻到底，似乎又是受絕律詩重格律之美的影響所致。

雜菜肥，百菓香。
文化重鎮，蔬米名鄉。
天惠引濁水，民食供臺疆。
人情淳樸，風俗優良。
無幫派缺憾，有謙讓特長。
老邁欣食力，青年喜出洋。
塵寰少淨土，我愛古螺陽。

江擎甫〈憶西螺〉古詩，《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二》

這是一首雜言體的古詩，形式十分活潑，而語言明白如話，正符合古詩樸質的特質，也與詩題那充滿鄉土情趣之氣味十分相投。

另外，江擎甫在絕律詩創作之餘，亦曾試作竹枝詞，竹枝詞原是唐代巴蜀一帶的地方民歌，自劉禹錫謫居其地，加以改編仿作之後，遂成為文士競相襲用的文學形式，竹枝詞專以頌詠地方風土民情為主，呈現寫實風味及鄉土本色：

漫詡高材笑眾低，出人頭地首應稽。
怪他車匠心身小，不識雞群有鶴棲。（其一）
立錐無地可容身，擦頂摩肩苦欠伸。
絕似沙蝦初出水，矮人竊喜偉人嗔。（其二）
如斯資格竟嫌修，信有人間作客愁。
長者莫言腰折苦，似儂傲骨尚低頭。（其三）

江擎甫〈卅二年秋由中市赴磺溪車中擁擠難堪賦竹枝三絕〉

《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二》，塗鴉篇

閉目縐眉強咬唇，托腮搔首苦吟呻。

憐君別有謙恭處，十二科中十讓人。

江擎甫〈考場竹枝詞〉，《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72 頁

這二首詩，創作的時間點雖不一樣，第一首是日治後期，第二首則是創作於戰後時期，但就內容及語言風格來看，我們都可以發現江擎甫有意藉「竹枝詞」那語言淺白，俚俗不忌，適合直敘或議論的特點，來刻畫描寫出生活中既寫實又略帶詼諧趣味的雜事。

（三）其他（詩鐘、對聯）

除了上述的絕律詩、古體詩的創作之外，江擎甫的詩作中亦包含有不少的詩鐘與對聯，雖然這些創作，一般多為遊戲競勝之作（詩鐘），或做為人情酬答之用（對聯），就創作的內容而言，較無文學研究的價值，但如果以詩鐘、對聯作為詩人學習過程中訓練與養成之功能而言，詩鐘及對聯的習作，實是為文治學的根本所在，就誠如許俊雅所云：

講學塾中，課徒習詩，亦往往自詩鐘之習作入手，令彼學童於吟詠之初，即熟諳夫遣詞用字之法，聲調競病之辨，屬對用典之則，說理抒情之道，根柢既深，枝葉自茂，為文治學，自可搏扶搖而直上矣。⁴

詩鐘乃是詩學體裁之一，乃在一定時限內，焚香拈題，而作對字聯句。據徐珂之《清稗類鈔·文學類》中〈詩鐘之名稱及緣起〉中所載：「詩鐘之為物，似詩似聯，於文字中別為一體……昔賢作此，社規甚嚴。拈題時，綴錢於縷，繫香寸許，盛以銅盤，焚香縷斷，錢落銅盤，其聲鏗然，以為構思之限，故名詩鐘，即刻燭擊鉢之遺意。」⁵詩鐘在古人看來，或許是屬雕蟲之小道，但近人學詩的環境大不如古人，如無以此小道為入門，恐更難進階詩學之大道。以下將江擎甫所創作之詩鐘，擇取數則臚列其下，或可稍見江

⁴ 引自許俊雅〈光復前臺灣詩鐘史話〉一文，收錄於《臺灣文學散論》，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11月，頁96。

⁵ 引自清·徐珂《清稗類鈔·文學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10月，頁186。

擊甫學習漢詩歷程之點滴。至於詩鐘之格式，種類極多，繁簡不一，而臺灣詩界所喜作之格式則以嵌字、寫意二體為多，其中又以嵌字格最受青睞，嵌字格又依通行與否，分為「正格」與「別格」。嵌字「正」格可分為鳳頂、燕領、鳶肩、蜂腰、鶴膝、鳧脛、龍尾七種，試舉例說明如下：

鳳頂格：此格或稱鶴頂，題有二字，分別嵌於句首，又稱「一唱」「七一」。

山城秋盡丹楓醉，水國春深紫苜肥。〈山水〉

春愁黯黯憐飛絮，蝶恨綿綿怨落花。〈春蝶〉

燕領格：此格或稱鳧頭，題有二字，分別嵌於第二字，又稱「二唱」「七二」。

曾聞絕島騎鯨去，未見孤山駕鶴回。〈見聞〉

鳶肩格：此格題有二字，分別嵌於第三字，又稱「三唱」「七三」。

千秋道統傳鄒魯，一代交情重范張。〈交道〉

蜂腰格：此格題有二字，分別嵌於第四字，又稱「四唱」「七四」。

小園殘暑苔猶綠，邊塞新寒草已黃。〈寒暑〉

鶴膝格：此格題有二字，分別嵌於第五字，又稱「五唱」「七五」。

文物衣冠今有異，江山風月古來同。〈古今〉

鳧脛格：此格題有二字，分別嵌於第六字，又稱「六唱」「七六」。

剪灼西窗浮竹葉，避飢東海服松花。〈松竹〉

龍尾格：此格或稱雁足，題有二字，分別嵌於第七字，又稱「七唱」「七七」。

塞北山低難得雨，江南地暖易逢春。〈春雨〉

嵌字「別格」則有魁斗、蟬聯、鷺拳、雪泥、八叉、鼎足、鴻爪、雙鉤、碎錦、流水、唾珠等格式，試舉例說明如下：

魁斗格：此格又名頂踵格，題有二字，其一須爲平聲（可均平，不得均仄）分別嵌於上句句首及下句句末。

澄清有志曾文正，證果為心孫悟空。〈澄空〉

蟬聯格：此格題有二字，並爲仄聲或平仄各一（不得皆爲平聲），仄句嵌於上句句末，平字嵌於下句句首，其形式與魁斗格正好相反。

施恩南海楊枝水，流毒中原鴉片煙。〈流水〉

杏臉桃腮休染指，纖腰媚眼不傾心。〈指纖〉

碎錦格：此格題有三字以上，至多七字（以平仄皆備爲佳）任意嵌於兩句中，但題字不得連串。

無將私事違天理，可以公心違古人。〈無私可違天〉

詩鐘除了上述嵌字「正格」、「別格」外，還有寫意詠事物一類，此與嵌字不同，專詠題意但不露題字，其格式計有「分詠」、「合詠」、「單詠」、「晦明」、「籠紗」等格。

分詠格：此格分詠兩事物，所詠事物以一雅一俗非屬同類之事物爲佳，上、下句必須各詠一項，雖不露題目之字，但必須使人一望而知。

香飄九畹稱王者，一按涼消三伏暑。〈蘭 電扇〉

淤泥不染稱君子，出水獨清同茂叔。〈荷花 筆〉

合詠格：此格詩題爲一事或一物，而上下二句須同詠一事物，但不露題字。

一捻印成妃子跡，三章賦就謫仙詩。〈牡丹〉

羞逐百花迎武后，欣將兩句報文公。〈牡丹〉

詩鐘雖看似文人墨客們，舞文弄墨、爭奇鬥智的遊戲，但吾人可以想見，因爲這樣的趣味性與競爭性，必然可以提高學習的動機與效果，故適合作爲初學者入門之道，連橫在1924年3月的《臺灣詩薈》第二號中便提出這樣的看法：「余謂初學作詩，先學詩

鐘，較有根底，將來如作七律，亦易對耦，且能工整。」⁶我們觀察上述江擎甫所習寫創作之詩鐘，可以發現他非常善用各類對仗，來描景、寫物、說理、敘事，對仗既工整，又合於所規定之格式，同時又能不因格式的限制而傷害了辭意，可見其詩作的功力，或許是因為「詩鐘」習作的鍛鍊，所以吾人在江擎甫的漢詩作品中，可以發現許多格律嚴謹的「詩鐘」影子。

對聯是由上下兩幅的文字組成，形式相對、文義相類，為實用性極高且有民族文學特色的一種應用文書。對聯如按用途來分，一般習慣將之分為四類：一是「一般聯」，一般是宅第、廳堂、亭閣、祀廟、機關、行號…等平常使用，或用以酬答饋贈用的對聯。二是「春聯」，新年時家家戶戶，機關行號等貼於大門的對聯。三是「賀聯」，用以慶賀他人壽誕、婚嫁、新居落成、商店開張…等，或是節慶時使用的對聯。四是「輓聯」哀輓死者用的對聯。

詩鐘為初學作詩之入門，而對聯則是其應用，江擎甫既精於吟詩作對，不管是為自己或應親朋好友之請，創作對聯便成了經常要做的事，故在江擎甫的手稿資料中，還將所撰的對聯單獨集成一冊，以下將江擎甫所創作之對聯，擇錄幾首觀之：

福錫萬方瀛海慈航蒙普濟（上聯）

興隆百代螺溪俎豆慶重光（下聯）〈西螺福興宮〉

永靖長安海嶠山陬蒙聖澤（上聯）

興隆昌盛螺溪雲邑沐神恩（下聯）〈永興宮聯〉

安居八德路養正求真希至善（上聯）

習靜五層樓火災震患不忘危（下聯）〈樹德草廬楹聯〉

籬栽菊畦栽蔬日事耘雲鋤雨（上聯）

架有書甕有酒時來益友良朋（下聯）〈樹德廬春聯〉

茂槐馨桂全因存仁與行義（上聯）

隆業宏基半由樹德兼立功（下聯）〈茂隆米廠〉

崇仁尚義志抱希賢與希聖（上聯）

碧燕紅鸞德修宜室又宜家（下聯）〈崇仁外孫碧燕小姐新婚冠首聯〉

⁶ 連橫《臺灣詩薈》，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77年11月，頁83。

本正行方享壽杖鄉晉五五（上聯）

仁風義氣蓋心愛國創親親（下聯）〈輓廖本仁世侄⁷〉

社讌昔言歡頻歲樽開關帝廟 肘後有方兒繼起（上聯）

人琴今已杳一朝星殞古王田 局中絕響客長眠（下聯）〈輓廖本昌君〉

江擎甫創作的對聯用途十分多元且廣泛，一方面從中可證其詩學涵養之深與詩藝之精煉，另一方面亦可推想其人際關係必十分熱絡良好，與親朋好友之情誼必十分深厚，故才會常有對聯之酬贈。另外，詩人在創作對聯時，除了遵循傳統規範外，亦曾試著融入現代之潮流於創作中，表現出詩人求新求變，為傳統注入生命力的用心，請看以下這首〈現代春聯〉：

人定勝天試管育嬰借胎生子（上聯）

農能超世葡萄兩熟稻米三期（下聯）

人海清高欲學農（橫批）

這首春聯將新奇事物與鄉土風情融入春聯創作中，展現出與傳統春聯十分不同的「現代性」，給人耳目一新的「新鮮感」。

從江擎甫的詩作中，吾人可以看出，除了各體兼備外，詩作的題材亦十分豐富多元，可以說「漢詩」已完成融入到詩人的生活當中，每逢歲時節令可以作詩，旅行遊覽可以寫詩，聚會賞景也可以抒發詩心詩興，無時無刻不在寫詩，詩等於是江擎甫另一種紀錄人生的日記，而其漢詩寫作的內容小至訓示兒孫之語，大至憂國憂民之思，無所不包。那麼面對著這麼複雜的情感、這麼多樣的內容，自然需要適當的擇選體裁來表現，從以上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江擎甫具有深厚的漢詩素養與內涵，故能熟練的掌握各體的特質，妥切的抒發情感，如果是心懷憂國憂民之思、反映民間疾苦，或藉詩以諷刺時，則多以格律森嚴的絕律詩來表現出內心嚴正的憂慮與愁苦；如果是抒發個人所見所感、描寫家庭瑣事，或敘寫鄉土人情時，則多以形式較活潑的古體詩來創作。

⁷ 詩題附註：「享壽七十，創設親親幼稚園。」

二、語言通俗平易化

1920年代臺灣文壇發生一場激烈的新舊文學論戰，舊文學面臨新文學極大的挑戰時，雖然許多傳統文人仍然保持對舊文學創作的自信與堅持。但在此時，亦有不少思想較開明的舊文人開始思索著舊文學改變的可能性，以順應時勢潮流。雖然對於詩歌是否要用韻，舊文學家們還是有其不容改變的堅持，但在創作時，採用較淺白口語化之文字則可見其與新文學家們似乎又有協力的空間，誠如黃美娥所云：

在詩歌創作上，三〇年代以後的舊文人，也已開始轉向文字較為白話、通俗的創作方式發展。

新舊文學論戰之時，新文學家們極力提倡採用白話文，主要是因為其明白如話，易於暢所欲言，可以啟發民智，但其實傳統詩人認為傳統漢詩亦能有這樣的效果，故我們可以看到江擎甫以「竊效昔賢白香山之意趣，冀所撰拙作務使樵牧能解」⁸為自己奉行的創作理念，欲賦與古典文學新的生命，期能拯救「舊文學」生存的危機。

關於這樣的改變，我們可以從江擎甫創作的詩作中，能不避俗語，頻用俚諺入詩，及與時俱進，常以新奇詞彙入詩，在這兩項創作要領上，清楚的看出傳統文人在新舊文學的衝擊時，試圖找出一個兩全俱美的解決方法。

（一）不避俗語，頻用俚諺入詩

俚諺，指的是俚語和諺語，它是鄉土民情與地方風俗的表徵，具有鄉土與俚俗的特色。俚諺的形成，雖然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因素，但這些前人長久累積而來的智慧與經驗，卻常可以跨越時代，恆久的感動與啟迪後世，若能適切引用，不僅可以啟發思考，同時深層的意蘊更是常令人咀嚼回味無窮。連橫在《雅言》也曾這麼說：「俚言俗諺，聞之似鄙，而每函真理。古人談論，每援引之。」⁹

⁸ 引自江擎甫《樹德草廬詩稿續編·又序》一文中詩人的自敘。

⁹ 連橫《雅言》，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3月，頁13。（該書與連氏另一著作《臺灣語典》合印為一冊）

江擎甫的漢詩，用字淺顯，琅琅上口，而且不避俗語俚諺，更覺十分具有鄉土味的親切感。從前述章節的論述中，我們亦能觀察得知江擎甫漢詩那「明白如話」的語言特色。在這裡我們再試舉一例，以為佐證：

司廚僮不解，每食手親調。園蔬連皮煮，田菁帶葉燒。

濕薪煙灼眼，陳米礫傷齠。喫飯真非易，休嫌只一瓢。

江擎甫〈炊飯〉五律，《莢社同人錄》，頁 46

這首詩寫成於日治時期，描寫的是農家舊時炊飯情形的詩作，全詩不事雕琢，不用典故，自然渾成，明白如話卻又饒富村居情趣。

儉腸攝肚讓兒孫，苦澀鹹酸自己吞。

最惹田螺全肉吐，何人懷念一絲恩。

江擎甫〈夏夜不寐偶成〉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12 頁

這首詩以「儉腸攝肚」、「苦澀鹹酸」、「最惹田螺全肉吐」這些俚語俗諺多是前人在困苦環境中求生存時所體悟的哲理，蘊含了豐富的感情及生活的脈動，而將這些俚諺入詩，讓整首詩充滿了濃烈的鄉土色彩。

朔風凜冽肆嚴威，落木蕭蕭滿地飛。

孩子肛門三斗火，千呼萬喚不添衣。

江擎甫〈項孫耐冷衣薄不添〉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10 頁

為人父母的總是擔心孩子著涼感冒，只要天氣轉涼，總是千呼萬喚的叮嚀著要孩子趕緊添加衣物，但小孩子總是表現出一副不怕冷的樣子，所以閩南語俚語才會這樣說：「囡仔人，尻川三斗火」，這首詩中運用了這句俚語俗諺，讓整首詩頓時充滿了鄉土「童趣」。

不差狗走不差豚，欲達端憑自己奔。

蝨腿鶴跌皆可愛，奚須國腳獨稱尊。

江擎甫〈知足〉七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俗諺云：「差豬差狗，不如自己走」¹⁰意思就是使喚別人去做事，不如自己去做，比喻求人不如求己。江擎甫以這句俗語一方面是自我惕勵「求人不如求己」，一方面也表達出自己雖已高齡，但尚能有行動自如，不須求人的健康身體，那種知足常樂之感。

危坐片時心入定，酣眠一刻體傾蹉。

先師拒受隔宵帖，明日難知健與癢。

江擎甫〈孔聖不收隔宵帖〉七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先師拒受隔宵帖」乃是化用「孔子公，不敢收人隔暝帖」¹¹這句閩南語的俗諺。藉由孔聖這麼有智慧與識見的人，都因為無法預測未來而不敢收人次日的請帖，十分傳神的把生命的不可預測勾繪出來。這幾首詩作都是江擎甫晚年所寫的，內容不外乎家庭、親情的書寫與自身對生命的體悟與感觸，不涉國家大事、民生疾苦，故詩人以表現出前人智慧與經驗結晶的俚語俗諺入詩，既不傷害詩的雅正，又予人格外的親切感。

由以上論述可知，江擎甫有意將常被新文學家們批評為艱深難懂，不符合時代潮流的傳統漢詩，以「明白如話」的口語來改造，使作品能為更多一般大眾所認知，以達到「務使樵牧能解」平易近人的成效，而詩句的不避俗語，頻用俚諺入詩，便形成了江擎甫漢詩作品一股平實真摯、淺白如話的語言特色。

（二）與時俱進，新奇詞彙入詩

新舊文學論戰之時，傳統文人屢被新文學家嘲笑為「落後而守舊」的一群。這樣的說法，雖是具有幾分的事實，但如以此來概括所有的傳統文人，則有欠客觀，因為這漠視了傳統文人仍有維新視野的存在，及其文學創作中對現代性的感知與嘗試。在漢詩的創作上，江擎甫也充分感知時代的潮流而自覺地將新知識、新思想及新詞彙融貫於其作品中，其中以西方新事物為歌詠對象的「新題詩」的寫作即是最明顯的標的：

電學年來更巧奇，不須立木與牽絲。發聲驚似風雷疾，傳信嗤他魚雁遲。

¹⁰ 有些版本作「教豬教狗，不如家已走」，如李赫《臺灣諺語的智慧》（四），臺北縣，稻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0月，頁76-77。

¹¹ 關於這句閩南語俗諺，可以參看李赫《臺灣諺語的智慧》（八），臺北縣，稻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10月，頁69-70。

黑海波濤憑報告，沙場勝負藉通知。靈機濟世堪推一，合把黃金鑄可尼¹²。

江肇甫〈無線電〉七律，《莢社詩稿第五冊》，1926年

詩中融入了「電學」、「可尼」等新名詞、新語彙，正可見科技日新月異對傳統語言文化的影響，詩中描述了從「立木與牽絲」的有線電波傳送發展至無線電波傳送，刻畫出無線電傳播資訊的快速，表現出詩人對於此一新奇事物的驚異。

西風東漸之後，民生器物的進步可說是一日千里，而標示著現代休閒娛樂活動興起的新里程，乃以1910年「蓄音機」的輸入為開端：

淋鈴一曲托針端，恍惚張徽昔日彈。

不信西人如許巧，幾回欲揭黑盤看。

江肇甫〈蓄音機〉七絕，《莢社詩稿第二冊》，1923年

對於像蓄音機這樣藉一只托針，一張黑膠唱片，就能發出樂音的時髦新物，詩人於首聯「淋鈴一曲托針端，恍惚張徽昔日彈」中即用了唐皇思念貴妃，作《雨淋鈴》曲以寄恨，而張徽吹之，遂傳于世的典故，來加以連結，並言明其樂音之悠揚哀怨，這裡巧用典故，其實亦是因為人們對於第一次接觸的新奇事物，總會以舊有之經驗及詞彙加以連結類化所致。而之後的「不信西人如許巧，幾回欲揭黑盤看」一聯，更是饒富機趣，以靈動活潑的示現手法，道出人們對此「黑盤」新物因好奇、不解而產生的滑稽、天真之舉。

像這樣兼具時髦與流行象徵的新題詩書寫，不僅可以看出傳統文人並非如當時的新文學家們所批判猶如置外於時代潮流的「老學究」，而這樣以新詞彙、新思想來描繪新事物、新時代，給人一種既傳統又帶摩登的新鮮感，如此一來更大大的擴大了漢詩寫作的範圍與承載的內容。

¹² 可尼指的是無線電通訊之父——馬可尼（G. Marconi），馬可尼1874年出生於義大利，1895年成功地改進了當時的電波收發系統，建立了約1.6公里間的無線電通訊，並於1896年在英國取得第一個無線電電報的專利權。參考科學月刊全文資料庫（<http://library.hwai.edu.tw/science/content/1983/00010157/0012.htm>）

三、說理議論入詩

以說理議論爲詩，直抒胸臆，容易使人產生抽象說教之感，失去了詩的作用。但其實寫詩無非敘事、寫景、抒情，但亦間有議論的說理夾於其中，一部中國詩歌史，從《詩經》以來，每個階段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具有議論說理的色彩。「議論」和「詩」之間，實在是沒有界限分明的鴻溝。詩可以議論，議論也可以入詩；只要掌握得當，兩者是可以相得益彰的，試以王之渙那首千古名作〈登鶴雀樓〉來證明之：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本詩前半首以敘景爲主，但如敘景之後，不稍加議論，則無法將「登高望遠」之景，化爲勗勉讀者「精益求精」之深層含意。景物本來屬於客觀之自然，必須要融入主觀之情志，文字方能具有生命力，也才能引起廣泛的共鳴。

日治時期的臺灣的傳統文人，面對著世局的鉅變，承受著異族統治的悲憤，將其詩筆用以反映當時的政治與社會之現實，表現出他們對時局與時事的關懷，因而在詩作中亦時有議論，江擎甫詩作之議論，大致分爲二個層面：一是歷史文化層面的議論，一是人生哲學層面的議論，茲分述如下：

（一）歷史文化層面的議論

江擎甫詩作之議論，第一個層面是歷史文化的議論，所謂歷史文化層面的議論是指詩人能藉由對歷史、時局、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卓越識見，提出與眾不同的想法，或興發卓絕的議論。這方面的議論常見於「詠史」或「詠物」詩中，前述的〈鄭成功〉、〈韓信〉、〈電扇〉等詠史詩作及〈傀儡〉、〈放風箏〉等詠物詩中，請參見本論文第四章，這裡我們再多舉幾例以觀之：

巧將銅片代青蒲，旋轉全憑電作樞。

可惜仁風難普及，驅炎偏不到寒儒。

江擎甫〈電扇〉七絕，《莢社同人錄》，頁 43

要享受像電扇、電燈等現代化的電器用品，首先得先有電力設備才行，故電力是現代化生活的基石，也是經濟發展的動力。臺灣電業，雖然早在清光緒 14 年（1888 年），首先由清朝臺灣巡撫劉銘傳著手建設，但僅維持月餘。日本統治臺灣後，則在特殊的考量下大力興建發電場及建造貫通南北之輸電幹線，開啓了臺灣現代化的腳步。¹³在二十一世紀的臺灣，電扇幾乎是每個家庭必備的廉價家電用品，但如果時空背景回到二〇年代的日治時期，它可是科技文明的代名詞，這種巧妙的陰陽線圈組合，加上電力的驅動，便能以銅片轉動取代傳統蒲扇，著實讓詩人感到十分新奇。但是在享受之餘，詩人並不一味陶醉於享樂之中，因為這種先進的文明並非人人皆可享有，而是富貴人家才有福享受的奢侈品，「可惜仁風難普及，驅炎偏不到寒儒」既是興發對當時貧富差距之大的議論，也充分顯示出詩人對下層人民關懷之心。江擎甫這首詩上半首以實筆敘寫所見之新奇事物，下半首則改以虛筆點明詩人「憐憫」的心志，敘議相間，頗堪玩味。藉由對新奇事物「電扇」形象的描摹塑造來表現議論，較不會給人漫天說理，滿紙說教的枯燥感，而且詩末藉助為弱勢者發聲的正當性，大大增加了其議論的渲染力。

孟嘗君，姓田氏，名文，戰國時齊國宗室大臣。孟嘗君襲其父田嬰的封爵，封於薛（今山東滕州東南），稱薛公，孟嘗君為其稱號，好養賢士，食客達數千人。與魏國信陵君、趙國平原君、楚國春申君，合稱戰國四公子。秦昭王聞其賢，欲納為相，孟嘗君入秦，卻反被秦昭王所扣留而欲殺之，幸賴一門客扮狗盜裘，一門客扮雞鳴叫，才得全身而退。¹⁴歷來世人都以此稱許「孟嘗君能得士」，唯宋王安石曾對此一傳統觀念提出批駁，他認為孟嘗君所得之士，不過是些雞鳴狗盜之徒，或許可以助其脫於虎豹之強秦，但無助於治國興邦大事。¹⁵王安石曾貴為宋相，所思考著眼點為「為國舉才」，格局自然較為寬大，江擎甫則純以「個人功利」之角度來評論此事，格局雖小，但所論亦非全無道理：

禮賢縱未得賢人，狗盜雞鳴智計新。

當日度關非若輩，孟嘗終老在強秦。

江擎甫〈孟嘗君入秦〉七絕，《莢社詩稿第六冊》，1927 年

¹³ 臺灣電力之歷史與發展可參考臺灣電力公司網站中相關之介紹。（<http://www.taipower.com.tw>）

¹⁴ 司馬遷《史記·孟嘗君列傳》，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并附編二種》第三冊，臺北：鼎文書局，1987 年 11 月 9 版，頁 2351-2355。

¹⁵ 參考宋王安石〈讀孟嘗君傳〉，謝冰瑩等註譯《新譯古文觀止（革新版）》，臺北市：三民書局，2004 年初版，頁 925-926。

江擎甫曾於 1940 年與內弟廖添德一行人攀登新高山（即現今之玉山），詩人以漢詩為這一旅程做完整的紀錄，其中多數為描山繪水的記遊寫景詩作，只有這首行經八通關時寫下的詩作，除帶著幽幽思古之情外，似乎還隱含著濃濃的議論之味，值得加以深究：

記曾七縱治南蠻¹⁶，信義兼施化獷頑。

從古攻心為第一，八通何必置雄關。

江擎甫〈八關通〉七絕，《詩報》235 期，1940-11-2，頁 3

八通關古道修築最早起於清領時期，由吳光亮領清軍闢建而成，今日名列國定古蹟的「八通關古道」，俗稱清古道，但因天然環境及原住民抵抗，成效並不好，八通關古道瞬即荒廢。日治時期，日本政府為了大力實行其理蕃政策，乃重新測繪路線，於 1919 年另闢一條「八通關越道路」，1921 年完工。日人修築之八通關越道路與清朝所築之八通關古道，路徑雖不同，但卻都另有加強對深山原住民的「統治」與「管理」的目的，尤其是日治時期更為明顯，為了加強控管這群日人眼中極難管理的「凶蕃」，特開此路，並於沿線設置眾多駐在所，配置軍警，扮演起為日本帝國以理蕃及警備的功能。但日本政府耗此巨資以築路及並配置優勢警力武裝恫嚇的「理蕃政策」，卻於 1930 年爆發日治時期最大規模的原住民武裝抗日運動—「霧社事件」中徹底宣告失敗。詩人有感及此，首次登覽「八通關」，竟然不是描寫風光壯麗的古道景緻，而是詩筆一揮寫出「記曾七縱治南蠻，信義兼施化獷頑」這段三國時代諸葛孔明「七擒七縱」感化南蠻的史事，詩後並提出兵法中「攻心為上」之議論，來反襯日人不能「信義兼施」來贏取原住民的心，而徒以「八通雄關」來壓制的不智，兩相對照，其議論諷刺之意不言而喻。

（二）人生哲學層面的議論

江擎甫詩作之議論第二個層面是人生哲學的議論，也就是「理趣」。楊鴻銘曾在《詩學理論與評賞：趣味之部》對以說理議論入詩，所塑造出的理趣之妙，有這樣的見解：

以平淡的詞語，寓含深奧的哲理；藉瑣碎的敘議，寄蘊高妙的見解。說理精辟而不落言詮，議得當而不事說教，含蓄卻有絃外之音，淺出已具深遠之意，是為理趣特質¹⁷

¹⁶ 《詩報》刊登時誤植為「巒」。

¹⁷ 引自楊鴻銘《詩學理論與評賞：趣味之部》，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二月初版，頁 27。

議論本來即非常的主觀與嚴肅，故如運用不當，不是徒惹反感，即是枯索無趣，所以要抒發議論之前，必先由設境入手，方不致太過突兀，試看江擎甫〈即事〉一詩：

羔羊求草登危壁，乳鴨爭魚躍急灘。

悟徹世間艱鉅事，精神一到總無難。

江擎甫〈即事〉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41 頁

這首詩藉由體察大自然界中「羔羊求草登危壁」、「乳鴨爭魚躍急灘」動物因生存所激發出來的謀生本能，來反觀人事，以此勉勵時人只要堅持到底，發揮潛能，再艱鉅之事，也能迎刃而解。〈登玉山〉一詩，則是江擎甫以文弱書生之身，卻能順利攀登臺灣第一高峰「玉山」的親身經歷，來抒發對人生哲理的體悟：

自覺年來膽太豪，纖腰偏敢上新高。

誰知瘦似寒梅者，健步何曾遜一毫。(其一)

臨去還愁力不勝，未甘落伍却攀登。

由來世上無難事，意志堅時總可能。(其二)

江擎甫〈登玉山〉，《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旅 40 頁

日人以「新高山」來為臺灣第一高山命名，即可見其崇敬之心，故登玉山從古以來，便是許多臺灣人一生中的心願，在現代真正去履踐者仍是不多，更遑論是在日治時期，所以「瘦似寒梅」的江擎甫在登上玉山山巔之後，才會發此議論，「由來世上無難事，意志堅時總可能」看來是非常「制式化」的議論，但在議論之前詩人能妥切的鋪陳語境，以自身經驗來佐證之，讓議論不流於說教，再看〈枯木〉一詩，亦有異曲同工之妙：

大限到臨終萎絕，何時浩劫折天年。

良材自古頻遭忌，莫嘆無常怨自然。

江擎甫〈枯木〉，《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旅 2 頁

這是書寫於江擎甫旅美期間，遊歷國家公園時，將看見「巨木」萎絕之景，興寄「良材自古頻遭忌」之情，最後道出人生「無常」的議論，敘述流暢、說理自然，使「抒情」與「議論」天然交融，這也讓我們了解，詩雖主性情，但仍不可廢議論。但如果直接以詩言理議論，則缺乏含蓄之美，易流於教條式的說教：

雞鴨不隨燕雀飛，非關翅短與身肥。

只因好逸慵操練，坐令¹⁸功能日式微。

江擎甫〈雞鴨不飛〉，《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這首詩似乎一開始即是為議論而設題，闡述雞鴨雖有翅膀卻不能同燕雀齊飛，乃因好逸惡勞，不勤於操練，遂使功能退化。整首詩雖言之成理，但因未能將議論融於形象思維中，給人「為說理而說理」的感覺。

日治時期，在異族統治下的傳統文人，將喪國之痛、百姓之哀，發之為詩，因此詩歌中詠史懷古、詠物抒懷之作大量出現，對歷史興衰、政治時局、社會風氣，進行抒情、議論，寄託遙深，表達出弔古傷今、藉物抒懷的濃烈情感。江擎甫常於詩作中融入說理議論，與其從事為人師表的教職，也必定有很大的關係，因為「為人師」的社會制約，常會不自覺的讓教育從業人員揹負「身教言教」的社會責任，故發之為詩，必多議論。

四、以學問為詩

詩人想要創作出好詩，必須要有廣博的學識，而廣博的學識，唯有多讀書方能有所進益，故清·李沂《秋星閣詩話》裡說：

讀書非為詩也，而學詩不可不讀書。詩須識高，而非讀書則識不高；詩須力厚，而非讀書則力不厚；詩須學富，而非讀書則學不富。昔人謂子美詩無一字無來處，由讀書多也。¹⁹

江擎甫以學問為詩，主要表現在使用典故，仿擬古人詩句及駢儷對仗的藝術技巧上下工夫，以下即就使事用典、化古仿擬、屬偶作對來加以說明：

¹⁸ 「令」字，平聲，此處借讀仄聲。

¹⁹ 李沂《清詩話·秋星閣詩話》，臺北市：木鐸出版社，1988年9月，頁915。

(一) 使事用典

黃永武說：「中國詩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儘管意義上要求翻新，在字面上則總是要求有出處、有來歷…」²⁰故詩人在寫作時，每喜援引故實或引用成辭，以達以簡馭繁，援古證今，委婉代言，或藉成辭以表達今古共鳴，且能曲盡詞意。²¹劉勰在《文心雕龍·事類》就有詳細的論述：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²²

從上文可知，劉勰將使事用典分爲「舉人事」、「引成辭」兩類：

舉人事，是指詩人在創作時，引用古人古事，將之裁剪入詩，以簡馭繁，或據事類義，援古以證今，還能用以比況或寄託，委婉代言。江擘甫〈馬當風〉一詩：

千里南昌一夕旋，助他騷客賦奇篇。
蕭蕭漫把尋常比，絕代文章賴汝傳。

江擘甫〈馬當風〉七絕，《莢社詩稿第三冊》，1923年

乃用唐朝大詩人王勃那膾炙人口，千古流傳的「馬當神風送滕王閣」²³之典故，以自我惕勵勿存「妄自菲薄」之心。

而一寫到蓮花，詩人腦海中首先必定會浮現那「愛蓮成癖」的周敦頤：

出水亭亭不染埃，清於芍藥艷於梅。
笑余也有濂溪癖，鎮日扶筇立岸隈。

江擘甫〈觀蓮〉七絕，《莢社詩稿第三冊》，1923年

²⁰ 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臺北市：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9月，頁27。

²¹ 參考張夢機《古典詩的形式結構》，臺北縣：駱駝出版社，1997年7月，頁207。

²² 見梁·劉勰撰、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臺北市：學海出版社，1991年2月再版，頁614。

²³ 見明·馮夢龍《醒世恆言》，臺南縣：博元出版社，1992年，頁742-750。

周敦頤，原名惇實，字茂叔，後人尊稱其為濂溪先生。周敦頤生平最愛蓮花，他曾經寫了一篇膾炙人口的散文〈愛蓮說〉，來表明自己的心志正如蓮花一般「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而江擎甫作〈觀蓮〉一詩，便以此典故，融入詩中，「濂溪癖」三個字以簡馭繁，除了明示了自己愛蓮的雅好，更暗含了詩人欲仿效濂溪先生那高潔的心志，就正如黃武永所說：「藉同化作用感到賢哲與我同在」²⁴。

引成辭，則是引用成語或經典中語句，以達曲盡詞意、今古共鳴的效果。江擎甫詩作中亦有許多引用成辭的例子，如：

眾志成城史可稽，中興國運屬吾儕。

含羞忍辱男兒事，切莫因循等噬臍。

江擎甫〈美日私相授受釣魚臺列嶼有感〉，《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開 31 頁

「眾志成城」語出清·梁章鉅《歸田瑣記·炮說》：「故曰兵無常形，地無常勢，果能眾志成城，則又何炮之不可用乎！」²⁵

生來怪癖恥因緣，不羨綾羅不厭綿。

最是米珠薪桂日，無方辟穀擬求仙。

江擎甫〈和程萬里詞友感懷韻〉八首之八，《樹德草廬詩稿》

「米珠薪桂」語本《戰國策·楚策》：「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²⁶比喻物價昂貴。《喻世明言·窮馬周遭際賣錢媪》：「但長安乃米珠薪桂之地，先生資釜既空，將何存立？」²⁷

歸納江擎甫的用典之法，大致可分為明用、暗用與反用三種。明用典故乃是明言其人，明引其事，讓人一望即知是用典的方法：

月宮話舊月華清，回首中原百感生。

無補家邦慚浪跡，桃花潭水負深情。

²⁴ 黃武永《詩與美》，臺北市：洪範書店，1997年4月，頁16。

²⁵ 參考《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眾志成城」條目。

²⁶ 諸祖耿撰《戰國策集注彙考》（上中下三冊），中國江蘇省：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頁799。

²⁷ 馮夢龍《喻世明言》，臺南縣：博元出版社，1989年，頁79。

江擎甫〈月宮小酌示波弟〉，《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旅 36 頁

李白〈贈汪倫〉：「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²⁸一詩中，以桃花潭水千尺深，生動的比喻與友人感情交誼之深厚，是家喻戶曉的名句，也因為李白出色的比喻，也讓「桃花潭水」已成「友朋交誼」的代名詞，而江擎甫明用此一典故，來描寫朋友間的真摯情誼，令人一望即知。

暗用，則是恰恰與明用典故相反，暗用典故是指使事用典之時，令人不覺其用典，但實際上是其有出處的方法：

豪雨連朝作，颱風撼竹廬。推窗臨草帖，閉戶閱農書。

酒氣香留客，鷄聲鬧起余。前程須記取，莫漫老耕漁。

江擎甫〈連²⁹日風雨閉戶偶成〉五律，《莢社同人錄》，頁 44

這首詩讀來平實淺白，似乎未有用典之處，「酒氣香留客，鷄聲鬧起余」一聯讀來似乎只是對仗工整的摹寫句法，但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鷄聲鬧起余」一句，江擎甫巧用其詩心，將祖逖「聞雞起舞」的典故暗置於詩句中，以喻有志者應及時發憤努力。而其中的轉折處，即是末聯「前程須記取，莫漫老耕漁」當詩人以抒發對前程的堅持與期待作結時，反思前句便可知「鷄聲鬧起余」一句乃是詩人刻意「匠心」安排的，這樣的安排讓原本平實無奇的文字，頓時意蘊豐富起來，就正如黃永武在《字句鍛鍊法》一書中所說：「暗典的好處是使人發現用典之後，一加體味，使原有的文字，平添許多含蘊。」³⁰

使事用典中有直用其事者，但也有反其意而之者，也就是舊典「反用」，以出人意料，如〈隨遇〉這首詩：

棕櫚巨葉當蒲團，席地幕天算樂觀。

廣廈萬間徒夢想，旁人應笑我寒酸。

江擎甫〈隨遇〉二首之一，《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12 頁

²⁸ 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一），臺北市：里仁書局，1981年，頁 820。

²⁹ 原作「聯日」，「聯」字為「連」字之誤。

³⁰ 黃永武《字句鍛鍊法》，臺北市：洪範書局，1986年1月，頁 83。

「廣廈萬間徒夢想，旁人應笑我寒酸。」乃是反用杜甫那「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典故，道出詩人雖有兼濟天下之心，但總是時不我與，徒有廣廈萬間大庇寒士的夢想，最後卻落得「寒酸一世」。

不堪回首憶當爐，褪盡鉛華顏色粗。

難覓江州白司馬，琵琶欲抱費踟躕。

江擎甫〈老妓〉七絕，《莢社詩稿第六冊》，1926年

〈老妓〉一詩，也是反用〈琵琶行〉中，潯陽舟中歌妓「琵琶女」何其有幸能遇江州司馬白居易知音相惜的典故，來反襯出老妓因鉛華褪盡，年老色衰後無人再眷顧的淒涼晚境，因為典故的適切使用，使得詩句雖精簡，但所內蘊的情思則十分充足飽滿。

探親陣陣返神州，久戍臺胞卻羈留。

人享天倫儂知苦，傷心原不在封侯。

江擎甫〈憫從征臺胞久羈大陸無法歸臺〉七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傷心原不在封侯」反用了王昌齡〈閨怨〉詩：「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的典故，〈閨怨〉詩中的少婦，後悔叫丈夫到沙場上建功立業，以至於自己獨守空閨，這種怨還是「自取」的。而日治後期，日華戰爭全面爆發後，許多臺灣人被強行徵召到前線作戰，以至於與親人「生離死別」，這種怨卻是「非自願」的，故詩人認為這些久戍不歸的臺胞們是比閨中少婦更值得憐憫。

以上，乃是藉由探討江擎甫漢詩作品中用典之類型及方法，來揭示歸結出其「以學問為詩」之特色。

（二）化古仿擬

仿擬乃是摹仿前人詩句辭章，詩人初學作詩，免不了由摹仿入手，即使是許多有名的詩人，早期作品也都是處處可見摹仿前人作品的痕跡。沈謙在《修辭學》一書中，也曾說到：

在人類學習與進化的過程中，摹仿是一種單純而普遍的本能。在寫作技巧與修辭

方法上，對前人作品的刻意摹仿，頗為常見。³¹

學詩習文，一如學寫書法，初學之時，免不了都得由亦步亦趨的「仿擬」開始入門，而黃慶萱在《修辭學》一書中，將仿擬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

仿擬可分廣義、狹義兩種。廣義的仿擬指單純對前人作品的摹仿；狹義的仿擬是指摹仿前人作品而意含諷刺。³²

筆者從江擎的詩作中，並沒有發現有「摹仿前人作品而意含諷刺」的仿擬手法，而全是「單純對前人作品的摹仿」。以下則就江擎甫詩作中仿擬運用的情形說明如下：

六百萬人齊感動，中原正氣海東伸。只憑威復牛皮地，何必艦飛鹿耳津。

籠鶴乍寬欣展翅，釜魚驟冷喜抽薪。山川美麗終吾土，家祭虔誠告老親。

江擎甫〈臺澎光復〉二首之一，《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1頁

這首〈臺澎光復〉詩，乃仿擬自南宋愛國詩人陸游〈示兒〉詩：「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示兒〉詩是陸遊的絕筆之作，他在去世之前，還是心繫著北方被異族統治的人民與失土，殷切的期望著破碎的山河能夠重整，因此他特地寫這首遺言詩，諄諄告誡兒子不要忘了在王師北定中原之時，要記得焚香告訴他。從這裏我們可以領會到詩人的愛國熱情是何等的真摯、執著！也難怪凡是讀過這首詩的人，無不為之感動。江擎甫這首〈臺澎光復〉一詩，不僅在形式上仿擬陸游的詩句，詩中營造出的詩境，表現出抗拒外族統治、眷戀故國的情思，更是超越了時空，彼此交相輝映著。

未肯輸人今竟輸，鬢邊雪白貌清臞。

百年事業餘陳跡，半世虛名剩故吾。

善易遭欺猶守拙，頑難獲愛卻甘愚。

乾坤莽莽風塵裡，不合時宜一小儒。

江擎甫〈壬子元旦有感〉，《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江擎甫原來是有「經世濟民」偉大抱負的，然而入世愈久，挫折愈多，他越是感到自己的渺小無力。這樣的「無力感」不禁令他想到了唐朝那位同樣是壯志滿懷但卻不能

³¹ 沈謙《修辭學》，臺北縣：國立空中大學，1995年1月修訂版，頁153。

³²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市：三民書局，2000年10月增訂二版十刷，頁77。

見用於世的偉大詩人—杜甫，並於末聯仿擬他那「乾坤一腐儒」的詩句，寫出「乾坤莽莽風塵裡，不合時宜一小儒」。詩人有意藉由仿擬杜甫詩句，以達與其情感交流、今古共鳴之感，並有「寓古抒懷」相互慰藉之意。

另外，〈春寒〉一詩中「安得綈袍千萬襲，不教世上有哀鴻」也是仿擬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句千古名句，詩句中強烈的表達了詩人繫念蒼生的胸懷，也似有意師法杜甫那種關心民生、關懷弱勢的偉大抱負。

作詩時，運用仿擬技巧，如果只是「仿其形」，那說穿了只是機械式的「蹈襲」，是沒有感染力的，最重要的是要「師其意」，詩意上要有共鳴，那樣才算是好的仿擬。就誠如劉靜敏所云：

現成的詞與新造出來的詞大多同時出現，這樣新造出來的詞在結構形式上，意義上都有所依托，產生相互映襯，相得益彰的表達效果。³³

從以上分析可知，江擎甫在運用仿擬時，不只是在結構形式上單純的摹仿，更能成功的在意境上做承接轉化，達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今昔共鳴。

(三) 屬偶作對

對偶在中國傳統文學創作中使用得十分頻繁且廣泛，尤其是在傳統的詩歌，更是屢見不鮮。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一書中指出：「說話中凡是用字數相等、句法相似的兩句，成雙作對排列成功的，都叫做對偶辭。」³⁴而黃慶萱在《修辭學》一書中，也有類似的定義：

語文中上下兩句，字數相等，句法相似，平仄相對的，就叫做「對偶」。對偶在客觀上，源於自然界的對稱；在主觀上，源於心理學上的「聯想作用」，和美學上「對比」「平衡」「勻稱」的原理。³⁵

而對偶的產生，乃是源於自然界中的各種事事物物，常是成偶成對，故詩人化爲文辭，必也參之自然規律，自然成對，劉勰《文心雕龍·麗詞》即云：

³³ 劉靜敏《實用漢語修辭》，中國安徽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頁163。

³⁴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1月再版，頁199。

³⁵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市：三民書局，2000年10月增訂二版十刷，頁447。

造化賦形，支體必變，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³⁶

眾所皆知的「律詩」，為求其對稱美、平衡美、形式美，便要求在頷頸二聯中，須用對偶。以下將江擎甫較具特色而常見的對偶，依數字對、色彩對、同類對與異類對四類，分述如下：

「數字對」乃是運用數字以成對，造成詩歌的整齊性與對襯感，稱為數字對，例如杜甫的〈孤雁〉³⁷詩：「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即是數字的「一」與「萬」對偶相襯，予人鮮明之印象。江擎甫的詩作中，運用「數字對」的詩句如下：

一篙光裡認，二水影中分。〈螺溪月〉

稅賦增三倍，工資漲五成。〈遣憤〉

存仁禁射三春鳥，獻醜試塗一紙鴉。〈題瀛嶠竹枝詞集〉

象坑環抱青三面，鷺島縈迴碧一灣。〈翠林〉

潤房最好三春雨，裂葉唯防八月風。〈葡萄〉

風勁帆如胎十月，霧濃客感日三秋。〈煙雨歸舟〉

兩冬收悉供租款，四載勤猶欠俸錢。〈感舊〉

半紀始完奴隸債，全臺重戴舜堯天。〈臺澎光復〉

百折寧甘屈，萬難總不驚。〈贈體育會諸同學〉

蠶食千家產，鯨吞十億錢。〈十信大亨蔡某惡性倒閉丕承被累贊弟小住洛城期年始歸賦此以慰〉

高下千尋線，悲鳴一陣風。〈放風箏〉

一生心跡猶存在，萬里腳痕未沒湮。〈病中編就瀛嶠竹枝詞付梓有感〉

國殤多達兩千萬，廬舍燬平上億家。〈戰爭審判法庭〉

在江擎甫的詩作中，運用數字相對的詩句十分廣泛，這些數字中，有些是實數，給人具體的印象，增強了詩歌的真實感；有些則是虛數，則有凸顯所指的誇飾作用。

³⁶ 見梁·劉勰撰，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臺北市：學海出版社，1991年2月再版，頁588。

³⁷ 杜甫〈孤雁〉，見《杜詩詳注》（二），臺北縣：漢京文化，1984年3月，頁1530。

「色彩對」乃是詩句中敷色以成對，讓詩歌更具有視覺效果，也讓意象更加鮮活，是詩人下筆時必爭的技巧之一，誠如黃永武所云：「詩與畫有一個最明顯的共通點，就是兩者都有塗敷色彩的習慣，而詩人想使『詩中有畫』，讓意象鮮活，色彩的調配，是努力雕飾時的重要環節。」³⁸江擎甫的詩作中，運用「色彩對」的詩句如下：

柳綠松青楓葉丹。〈北投即景〉

黃橙綠橘漫稱揚。〈白柚〉

手白疑飛雪，唇朱訝落霞。〈歌舞妓〉

柳眸窺客綠，桃靨遇人紅。〈聊園春色〉

紗帽楓凝紫，竹湖菊綻黃。〈重九登大屯〉

紅粧掩映畫樓西，綠蓋田田翠欲迷。〈觀蓮〉

三徑淡黃香乍釀，一壺嫩綠酒初烘。〈菊宴〉

朝露濕時葩放白，晚霞映處穗翻黃。〈稻花〉

翠蓋吹傾珠上下，紅粧飄動粉東西。〈荷風〉

橫吹葉底紅鱗駭，斜渡花間翠羽趨。〈荷風〉

在江擎甫的詩作中，最常出現的是「朱紅」與「青綠」，「朱紅」代表的是活力和熱情，喜用朱紅色系的人，多具有熱情外向又多情善感的特質³⁹，這與江擎甫強烈的創業心、熱愛家國、好交遊的個性及情感豐富、易於感時感物，句多抒情的詩風頗似。「青綠」且多用於摹物寫景之時，透過色彩的運用，不但為詩境潤色，造成鮮明的印象，「青綠」的使用亦與其喜好旅遊、愛好大自然有關。

「同類對」就是以同類事物相對，是對偶中最基本與最常用的。此類對偶，不僅是講究同類詞相對，位置亦要對稱，詞性也須相合。江擎甫的詩作中，運用「同類對」的詩句如下：

雪未迎冬積，楓纔度夏紅。〈新高秋望〉

談心謀畏友，促膝就良師。〈觀蓮〉

³⁸ 黃永武《詩與美》，臺北市：洪範書店，1984年，頁21。

³⁹ 黃永武《詩與美》，臺北市：洪範書店，1984年，頁54-59。

輕煙籠稻隴，淡月映柴荆。〈田家樂〉

瘠地全枯蔗，荒村半瘦牛。〈村居雜詠〉三首之一

推窗臨草帖，閉戶閱農書。〈聯日風雨閉戶偶成〉

賺我連宵雨，驚人鎮日風。〈試作圖〉

櫛風蔬圃外，沐雨麥田中。〈農家即事〉

人情真樸實，民智尚愚蒙。〈鄉情〉

日冷柳眉慵茁綠，風多桃靨懶舒紅。〈春寒〉

是非憑隻眼，得失荷雙肩。〈旅思〉

高柳迎曙色，瑞竹映朝曛。〈屏東春曉〉

寒潮夜湧長崎港，密霧朝迷大阪城。〈送竹崖兄之扶桑〉

一食情深陳叔達，百謙恩重李元忠。〈葡萄〉

在江擎甫的詩作中，同類對技巧的使用可說是最普遍的，運用同類相稱的性質，增添詩篇對稱均齊的美感。

「異類對」則正好與同類對相反，它是以不同類事物相對，比之同類對則更是富於變化。江擎甫的詩作中，運用「異類對」的詩句如下：

樵舍藏蒼崦⁴⁰，漁舟點碧湄。〈山陽道上〉

種樹種花聊養拙，裝癡裝聾⁴¹且忘機。〈敬和許蘊山先生三十初度感懷瑤韻〉

火傘高懸泉易涸，水車長轉地難濡。〈苦旱〉

酒貴人猶醉，田鹽草尚生。〈村居雜詠〉三首之三

烽火連天悲塞雁，秋風滿地寂林鶯。〈華南客次寄嘉社諸詞友〉

泛泛漁舟隨岸曲，飛飛水鳥繞溪灣。〈月夜泛舟〉

在江擎甫的詩作中，運用異類相對的技巧，使得詩句充滿靈活性，形塑出更寬廣的想像空間，提昇了更細膩的絕佳意境。

⁴⁰ 「崦」字，平聲，此處借讀仄聲。

⁴¹ 「聾」字，平聲，此處借讀仄聲。

從上述可知，江擎甫頗好此道，不管是從「入門」的詩鐘習寫，到「實用」的對聯寫作，抑或是「嚴整」的律詩創作，都可見其頻繁的使用「對偶」的技巧，而且其類型與方式也相當多樣，正可見其「以學問為詩」的詩作詩色。

國力的盛衰、社會經濟的榮敗、人民生活的安樂與痛苦等，都會直接影響詩人的情緒以及詩人的創作方法。因為凡是一個真正的詩人都無法對社會現實抱持著漠不關心的態度，都不會對人民的疾苦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尤其面對外族的侵略，百姓和將士們的崇高氣節與愛國熱情，都感染著愛國的詩人們，於是產生了大量的愛國詩篇。……然而，就因為宋詩著重現實主義的發揮，遂在體裁方面繼承了新樂府的傳統，發展出平淡自然的特色。⁴²

這是評論宋詩重現實、趨平淡的詩作風格形成原因的一段敘述，但將之用於日治時期的臺灣漢詩文壇上，似乎也十分吻合。宋自開國以來，國力不似盛唐時期，更頻遭外患所侵擾，尤其是靖康之變後，由於經歷了國破家亡之痛，故宋詩作家多繼承中國詩歌中的現實主義傳統，著重於人文意象的書寫，其最突出的表現，則是愛國詩歌的大量產生和愛國精神的高度發揚。而日治時期臺灣的處境比之有宋一朝，則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的臺灣被清朝無情的割讓給日本，臺灣人淪為異族統治下的次等國民，受盡欺凌與壓迫，故臺灣漢詩作品中就有許多揭露異族壓迫和反映民間疾苦的詩作，這些詩作多是承繼了樂府詩作的特色，力求樸素、不事雕琢、不尚辭藻，內容深入淺出，明白如話，自然而不做作。而江擎甫的漢詩創作，即是有此特點，他的詩歌內容充滿著對殖民政權的反抗與控訴，深刻的反映下層百姓的痛苦，注重人道主義的關懷，亦嘗試採用「竹枝詞」形式，並能適當的採用民間的俗語、俚諺入詩，加入了鄉土的色彩。同時，處於文明發展快速的日治時期，江擎甫亦能充分的感知時代的發展與潮流的脈動，與時俱進，對於新題詩的大量創作及新語的入詩，這些嘗試與努力，都使得其所創作的詩歌更為通俗平易化。

江擎甫一生經歷實屬困頓偃蹇，他不僅是個寫詩教書文人，也曾是從事買賣貿易的商人，還曾是養蜂採蜜、荷鋤耕田的農人，不但多次創業未成，生命歷程中更是屢屢遭遇困厄，但如此豐富的閱歷及坎坷的人生體驗，也使其能更深切對人生、社會、時局加以思考，而這樣的歷練與思考想必影響了他的詩歌創作，故其常在詩中發表議論，反應社會現實，呈現出以說理議論入詩的特色。而議論的同時，也常藉由對典故的使用、仿

⁴² 摘自唐瑞霞〈宋詩風格析論〉，《明新學報》第25期，2000年12月，頁192。

擬前人詩句及以嚴整精練的對偶技巧的運用。常發思古之幽情，也表現出了其對歷史典範的擇選與學習，這也影響了他的詩作風格。筆者發現，江擎甫似乎對於杜甫、陸遊等關心社會現實，同情人民疾苦的愛國詩人，特別充滿嚮往之心，故常於詩作中藉由仿擬其詩句，來抒發感時憂國之思、同情常民之苦，時時顯露愛國的赤忱，形成寫實精神的詩風。

第二節 江擎甫漢詩時代價值詮析

筆者將江擎甫漢詩作品之思想內涵加以分析整理後，大致歸納出其所具有之時代價值為：一、民族大義精神的彰顯。二、農民生活苦辛的關切。三、新舊文明交迭的省思。四、民胞物與精神的體現。五、庭訓家教傳承的重視。以下將筆者所依江擎甫漢詩之五大時代價值，試加以詮析如下：

一、民族大義精神的彰顯

日本領臺長達五十年之久，在這五十年之中，臺灣人爲了擺脫日本暴虐的殖民統治，一波一波的奮起抵抗，前仆後繼，血淚斑斑，爲臺灣的抗日革命史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頁，誠如吳三連於《臺灣民族運動史·三版序》所言：

臺灣近代民族運動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殖民地解放運動史，其中多少血淚雖已隨歲月而逝。可是，它也明顯而深刻地記載了數百萬臺胞在日本帝國蠻橫的殖民統治下掙扎、奮起、衝刺，以爭取民族尊嚴的情操；這種情操歷久彌新，當不因歲月的消逝而絲毫減損其意義。⁴³

對於種種抗日史實，雖已成陳年往事，但卻仍深深烙印在每一位臺灣人的腦海裡。黃得時將此種種抗日史實，大體區分爲三種：「一、武力抗日；二、政治抗日；三、文人抗日。」⁴⁴第一種「武力抗日」，係指在「義不臣倭」的大纛之下，由唐景崧、邱逢甲

⁴³ 引自葉榮鐘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吳三連所寫的〈三版序〉一文，臺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0年6月一版六刷。

⁴⁴ 參考黃得時〈臺灣當年的文人抗日〉一文，收錄於《評論集》（臺北縣作家作品集：5）：臺北縣：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頁186。

及劉永福等所領導的「臺灣民主國」衛臺運動起，所引發的一連串以武力爲主的流血抗日運動，如：以漢人爲主的「余清芳事件」及以原住民爲主的「霧社事件」，這些武裝抗日運動雖然最後都沒有成功，但是在臺灣史頁上已留下了轟轟烈烈的偉大功績，可供後人瞻仰憑弔。第二種「政治抗日」，是指「被統治的」臺灣人向「統治者」日本人，以溫和不流血的方式，爭取政治上的平等權與民族上的自立權。其中規模最大，歷時最久的當推以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及林獻堂爲中心所發起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從 1921 年起到 1934 年止，14 年間一共向日本當局提出了 15 次的請願。請願的中心目標——設置臺灣議會，最後雖然落空了，但這一請願運動對於日治時期臺灣人民政治、社會乃至於文化意識的喚醒，貢獻頗鉅⁴⁵。第三種「文人抗日」雖比不上武力及政治抗日來得積極而顯著，容易爲人忽略，但是其帶給臺人精神上的影響，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日人據臺之後，臺灣各地尚有不少進士、舉人、秀才等。這些人可以說是當時最高的知識階級。他們讀書明理，民族性特強，對於臺灣之淪陷於日人手裡，尤覺苦不堪言。他們也無法起而和日人拚個汝死我活，所以只好靠自己所獲得的學問，作消極的抗日，從文字方面，喚起民族精神。⁴⁶

具民族大義之文人，常藉由設立「書房」及參與傳統詩社或吟社活動，來傳承固有文化，喚起民族精神，以抵抗日本殖民政府強大的文化摧殘，延續漢學斯文於一脈，這便是「文人抗日」最主要的二種方法，書房後來雖被日人禁絕，但由此事亦可窺見，文人抗日作爲，已使日本當局懼怕的端倪。另外，在禁絕漢書房的同時，統治者一方面又刻意附庸漢詩風雅，鼓勵擊鉢吟詩活動來籠絡本土文人，詩社因此成爲少數可以傳承漢學的地方，所以有志之士常一方面藉由詩社的聚會，與同好切磋詩藝，以延續漢學，一方面又常將民族大義隱微於詩句中，以孕育國魂。

江擎甫出生於明治 34 年（1901 年），當時的臺灣已爲日本所管轄，但因爲其父親江藻如乃前清文秀才，飽讀詩書，且又有拒領日本紳章高風亮節，故詩人從小耳濡目染下，對於中華文化產生深刻孺慕之情，也因此具有強烈的民族大義精神。而這種民族大義精神的體現，便是表現在其積極的參與傳統詩社「莢社」活動上，1919 年（大正 8 年）3 月，當時適逢臺灣各地詩社相繼設立，原本是一群雅好詩文的諸多同好共聚一堂，藉由

⁴⁵ 參考《臺灣歷史辭典》，蔡龍保撰〈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詞目，頁 1179 及葉榮鐘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0 年 6 月一版六刷，頁 107-199。

⁴⁶ 引自黃得時〈臺灣當年的文人抗日〉一文，收錄於《評論集》（臺北縣作家作品集：5）：臺北縣：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3 年 6 月，頁 191。

品茗論文或擊鉢吟詩，希望能在異族鐵蹄的打壓下，透過詩社的運作與聯繫，以維繫漢學於不墜，並藉以宣揚祖國文化，孕育國魂，因此便創立了西螺第一個詩社「同芸社」，它是「莢社」的前身，江擎甫當時以十九歲年輕之姿，即主動積極的參與該詩社的各項活動，藉由詩社的參與，一方面可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互訴憂國憂民的情懷，一方面可藉由作詩的機會，把對統治者的不平與不滿，宣洩於詩，以澆塊壘。故江擎甫曾自云：

余夙敬仰宋文天祥、陸放翁二賢之忠貞義氣，心竊慕之。在異族逆境中，愛讀其作品，以勵心志，每當悲憤之餘，恆藉物發之於詩。

雖在日本高壓統治政策的一再打壓下，但詩人那遺民棄子之慨嘆及民族大義的彰顯，則不會一日中斷，以或隱晦或暗喻的方式，時常出現在其詩作中。今再舉幾首詩作來觀之：

柔枝剪下借泥封，異種殊柯合一叢。

不信世間同化事，融和竟遜賣花翁。(其一)

終朝剪綠又纏紅，老圃偏偷造化工。

異種尚能成一氣，同根忍聽各西東。(其二)

江擎甫〈接花〉七絕，《莢社同人錄》，頁 42

日本統治臺灣後，既是推行同化政策，又是強加「皇民化運動」於臺灣人身上，表面上好像是把日本與臺灣人同視一體，但諸多政策上卻存在著許多的不平等待遇，經濟上則更是放任日吏及財閥無止盡的對臺灣做經濟榨取而已，故詩人以「不信世間同化事，融和竟遜賣花翁」來暗諷日本費盡心思要斬斷臺灣與中國的文化命脈，到頭來，還比不上一位賣花老翁那巧妙的接花手法，無法絕滅漢文，這或許就是日本費半世紀的工夫，終不能同化臺人的原因吧⁴⁷！

此一時期，臺灣雖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但如前所言，儘管在日人的暴政壓迫下，江擎甫仍然認為中國是自己的祖國，但詩人憧憬中的祖國，自民國肇建之後，不但外有列強的欺凌，內部也不團結，國共內鬥頻頻，詩人看見祖國這種「同室操戈」的景象，不禁語重心長的說：「異種尚能成一氣，同根忍聽各西東。」詩人以映襯之筆，將自己內

⁴⁷ 參考葉榮鐘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0年6月一版六刷，頁12。

心對祖國的憂心，痛陳出來，無疑是給那些終日只知為自己的利益而內鬥內耗，完全沒有國家觀念的中國人，一記當頭棒喝！

這兩首詩，表面上看來，雖然是在讚揚「賣花翁」那「終朝剪綠又纏紅」、「異種殊柯合一叢」的巧奪造化之工，但仔細深思其文字背後所蘊含的意義之後，才了解詩人那種既暗諷日人「表象式」的對臺同化政策，又對祖國那種「只會內鬥，不思團結」的局勢感到痛心的創作手法。同一詩題，卻有不同之寄托，不僅可見詩人詩藝技巧十分高明，且正足以彰顯詩人那種雖然身處異族統治，但始終堅持民族大義的不朽情操。

在前述江擎甫的詩作類型中，如：詠物詩、詠史詩及時事詩中的許多作品即是，就連田園詩、旅遊詩及閒詠詩中亦有不少作品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批判異族暴虐統治的傾向，透過這些詩作，正可讓詩人那固守「民族大義」、發揚「愛國精神」的襟懷獲致最佳的彰顯。

二、農民生活苦辛的關切

江擎甫雖是一介儒生，但本身也喜愛躬耕養殖，曾經營過農場、果園，養過蜜蜂，所以對於農民生活特別有所感觸，是以常投以十分熱烈的關切：

東郊初解凍，一雨動耕犁。沃土翻油菜，滋田引蓼溪。

禾苗尖刺水，秧艇淺拖泥。大有祈來日，千困濟眾黎。

江擎甫〈春耕〉其二，五律，《樹德草廬草稿續編》，田園 5 頁

詩中「大有祈來日，千困濟眾黎」不僅期待辛苦耕種的農夫能有好的收成，更能進一步關懷天下貧苦眾人，希望不只是獨善其身，更能以「千困濟眾黎」來兼善天下。另外，江擎甫的田園詩與閒詠詩中也一再展現著詩人對農民生活艱辛的「關懷之情」：

葉似鋼針別樣堅，刺人痛癢劇堪憐。

鋒芒欲避無長策，熱汗如珠竟著綿。(其一)

市中選菜厭微酸，紅白嚴分個個彈。

誰憫山莊生產者，千針刺股寸心寒。(其二)

日治時期，江擎甫曾目睹雲林境內林內一帶農人廣植鳳梨，辛勤勞作的情形，因而有感而發，寫下了這二首記錄農人耕種苦辛的寫實詩作，第一首起句即以「葉似鋼針別樣堅」這樣鋪張揚厲的誇飾之語，及以物喻物來狀寫鳳梨的外貌，賦予鳳梨誇大鮮明的形象感。「刺人痛癢劇堪憐」則是承「針」字而來，寫出憐惜農人種植此作物時，頻遭其刺傷而痛癢難耐之景。第三句「鋒芒欲避無長策」還是承「針」、「刺」而發之語，並為末句起勢。末句「熱汗如珠竟著綿」一方面是宕開一層，轉出新意，寫農人那令人「咋舌」的因應之策，一方面也有收合全詩之意，藉由描寫農人雖熱汗如珠，卻又得穿著棉襖方能工作的情形，反襯出農人操作農事那種不為人知的苦辛。全詩不僅結構井然，妙用修辭技巧，其隱字面之後的深層含意，更是值得發人深思。

這二首詩為同題組詩，第二首詩乃是承接第一首末句「熱汗如珠竟著綿」那種憐憫農人農事操作之苦而來，但更推進一層，以「市中選菓厭微酸，紅白嚴分個個彈」的消費者挑剔心態與「誰憫山莊生產者，千針刺股寸心寒」的苦況對列，映襯出農人辛勤工作後的收成，卻常為人鄙薄嫌棄之酸楚，頗有李紳〈憫農〉「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那發人深省的含意在其中。

以下這首〈養蜂吟〉，更是自己從事養蜂工作，所感發之作，養蜂人家歷盡嚴寒酷熱的煎熬，受盡蜜蜂螫刺的苦痛後，所採得的蜂蜜，卻被人嫌棄，能如此深刻寫實的描寫出養蜂人家的苦楚，如非有親身經歷者，著實不易道出：

春冬龍眼細評章，飲蜜人嫌蜜不香。

誰憫嚴寒酷熱下，養蜂人受蜜蜂傷。

江擎甫〈養蜂吟〉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

江擎甫詩作中，常充滿著農人耕種勞作之景，更有許多憐憫農人操作農事苦辛之語，這些描述的語言常明白如話，但描寫的畫面極其深刻，蘊含豐富的情感，故能句句觸動人心，這些都是由於江擎甫是懷著深刻的體驗與感受來作詩的，若非是親身經歷者，必定不能繪出如此細膩真實之景，道出如此深沉體悟之語。

三、新舊文明交迭的省思

江擎甫身處時代不僅橫跨「日本統治時期」、「戰後國府時期」兩個截然不同的世代，也正巧經歷了人類文明快速進展的廿世紀，身為傳統詩人一方面得面臨新文學對舊文學的大加撻伐，加上新文學的大行其道所帶來的舊文學「生存的危機」，一方面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舊價值觀念，面臨了空前未有的「崩瓦的危機」。

1924 年的臺灣文壇因張我軍的幾篇砲火十足的批判性文章，而掀起了具大的波瀾，當時他曾對臺灣文壇接受東西方文明的洗禮，與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但卻又不為所動，而有所批評：

像臺灣那般小小的島，而且幼稚的文學界不知自行革新罷了！但這幾十年來，日本文學界猛戰的砲聲，和這七、八年來中國文學界戰士的吼，都不能打動這挾在其間的小島，欲說其是已麻木也太可憐了！我們臺灣的人，識兩國文字（日本和中國）的那麼多，只顧貪他們的舊夢，不思奮起來也革新一下，致使我們文學界還是暗無天日，愁雲暗淡，百鬼夜哭，沒有一些活氣，與現代的世界文壇如隔在另一個世界似的，這是多麼可痛的事啊！⁴⁸

張氏對當時臺灣文壇的守舊、不思改革多有批判，而其中對於流行於傳統詩社那擊鉢吟型態的競詩活動更是大家撻伐，直言其為「詩界的妖魔」，認為當時的傳統詩社及其詩人所作的詩都是一些「有形無骨，似是而非」的詩。那麼詩社及其擊鉢詩作真如新文學家所言如糞堆裡的文學，那樣的毫無價值嗎？那也不盡然，如以本文前述「詠物」詩作中，許多詠嘆殖民悲歌的〈傀儡〉、〈紙鳶〉，抨擊苛刻政令的〈籠雞〉、〈捉蛙〉，嘲諷投機分子的〈鸚鵡〉，控訴經濟剝削的〈蚊雷〉、〈捕鼠〉等；「詠史」詩作中詠史以抒發「民族大義」情懷的詩作如：〈蘇武〉、〈鄭成功〉等，這些詩作雖都是因擊鉢或課題所創作的作品，但其所內蘊的「抗議精神」與「愛國情操」都是感慨深沉、風骨凜然，是值得感佩的佳作。就誠如廖振富所云：

例如過去常有簡單片面看法，認定擊鉢吟很難有抒發性情的好作品，但事實上有不少好詩也常是屬擊鉢吟之作⁴⁹

⁴⁸ 張我軍〈糟糕的臺灣文學界〉，《臺灣民報》第 2 卷第 24 號，1924 年 11 月 21 日，頁 6-7。（東方文化書局複刊，1974 年）

⁴⁹ 引自廖振富《時代、家國與自我——櫟社詩人及其作品探微》，臺中市：宇暉出版社，2002 年 7 月初版，

另外，黃美娥於《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一書中，也對舊文人參與詩社及擊鉢吟活動的動機與目的提出了較中肯的看法：

在新舊文學論戰中，最受新文學家所攻擊的詩社及擊鉢吟，其中固然不乏藉之自遣的無聊者或附庸風雅的好名者，但是詩社及擊鉢吟在舊文人眼中，仍然具有延續漢文化、漢族精神的作用，尤其是在漢學衰微的情況下，更是臺人僅存的保存漢文化的最佳場域，因此詩社及擊鉢吟縱使存有若干不良印記，也不能不去予以保護。⁵⁰

〈祝樸雅吟社五週年紀念〉這首詩是作於 1926 年，當時詩社及其擊鉢吟活動，受到以標榜西方文化為進步思維的新文學家們大加貶抑與撻伐，江擎甫雖然並無直接參與戰論，但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出其對詩社及擊鉢吟的價值與意義是持肯定的態度：

巍然片石障東流，逆挽狂瀾歲五週。蠲字橫行雖可痛，麟經再見不須愁。
鉢聲響處驚神鬼，旗影飄時動斗牛。世道人心浮靡極，合將樸雅化全球。

江擎甫〈祝樸雅吟社五週年紀念〉七律，《莢社詩稿》，1926 年

從「蠲字橫行雖可痛，麟經再見不須愁」中我們可以體會到身為傳統詩人的江擎甫，對於當時新文學振興，所帶進來的西洋文化衝擊，不僅排擠固有的文化道德，使得「世道人心浮靡極」，更威脅到傳統文學的生存，這也使得極看重固有傳統文化的江擎甫痛心不已，而更加珍惜與肯定傳統詩社及擊鉢吟保存漢學與發揚國粹的優點，故末句「合將樸雅化全球」一句雖是將詩社之名入詩以作結，但其實亦包蘊著詩人對傳統文學「麟經再見」的高度自信與「逆挽狂瀾」深刻期待。另外，江擎甫〈詩風〉一詩中，亦可見到詩人對於漢詩傳承自「詩經」那「興雅頌」、「勵忠貞」傳統的堅持與肯定，更期許在歐風東撼之日，發揚漢詩中的「正聲」，為臺灣文壇盡一分心力：

吹到尼山後，留存盡正聲。文林興雅頌，學苑勵忠貞。
默化蠻夷性，潛移勢利情。歐風東撼日，吾道喜南行。

江擎甫〈詩風〉五律，《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頁 18。

⁵⁰ 引自黃美娥著《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市：麥田出版，2004 年 12 月，頁 105。

江擎甫對於當時文壇所瀰漫的改革氛圍，其實亦不是全然無所感知，也非一味固守詩社及擊鉢吟的傳統而不知變更，這一點，我們可以試著從葵社代表性作品集《葵社同人錄》中，所收錄江擎甫作品絕詩六十首，律詩四十首去印證得之：目前所得知江擎甫的擊鉢課題詩作多達五百多首，但當昭和十年（1935年）為紀念葵社成立十五週年，匯集二位顧問及十七位社員之詩作成冊時，所收錄江擎甫的一百首詩作，其中擊鉢課題的作品卻只有約35首，其他的多是日常交遊酬唱、閒情雜詠的詩作，其中更是不乏許多以關心民瘼，為弱勢者發聲的詩歌約65首，如果詩人只有於擊鉢課題的場合之下才作詩的話，那麼《葵社同人錄》在收錄社員作品時，應是擊鉢課題詩作會佔多數才是。

透過上述的說明後，我們可以了解身為傳統文學擁護者的江擎甫，對於宏揚傳統文學是深具責任感的，即使面對新文學如此巨大的衝擊，仍能堅持終身以漢詩的舊形式來創作，但又能體認時代的變遷，將漢詩融入新思維與新思想，並以之書寫新的題材，擴大了書寫的範圍，以因應潮流的轉變。所以早期江擎甫總是將「歐風美雨」、「蠡字」視為如毒蛇猛獸一般，極力的加以排斥：

滔滔百子誰能涉，詩派辭源墨浪浮。

慨自蠡行侵入後，斯文一線繫中流。

江擎甫〈學海〉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詠13頁

但後來竟能轉變心態，趕上潮流，而大發豪語的說出：「何時學盡蠡行字，都市鄉村隨意穿。」⁵¹故當我們再次審視新舊文學論戰時，新文學家們對舊文學的嚴厲批評與責難，我們或許應當以更宏觀的角度去理解舊文人面對「新舊文明交迭」的思維結構，才不致於陷於一味貶低舊文學與舊文人的存在價值。

四、民胞物與精神的體現

沈德潛在《說詩碎語》中曾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⁵²這所謂「襟抱」，是指胸襟及懷抱，也就是一個人的內在思想感情，詩人必須要與人民感情相通，急人民之所急，憂天下之所憂，才能寫出「第一等真詩」。在中國詩壇上唐

⁵¹ 引自江擎甫〈自嘲〉七絕：「有口難言劇可憐，天聾地啞兩茫然。何時學盡蠡行字，都市鄉村隨意穿。」《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旅24頁。

⁵² 沈德潛《清詩話·說詩碎語》，臺北市：木鐸出版社，1988年9月，頁524。

朝詩聖杜甫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試看他在〈茅屋爲秋風所破歌〉⁵³一詩中的千古名句：「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這當中展現出詩人普濟天下的廣闊胸襟，也充分表現詩人的仁愛襟懷和高尚人格。正是因爲這種可貴的自我犧牲的思想，使得詩作有了更爲深厚寬廣的內涵。正是這種悲天憫人、能爲他人著想的崇高品格，使得詩人的許多詩篇得以流傳千古，並對後世詩人產生深遠的影響，成爲他們創作時從中「汲取養份」的源頭，如白居易也有〈新製布裘〉一詩云：「安得萬里裘，蓋裹週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顯然便是受了杜甫的影響。

從本論文前述章節可見，江擎甫在其父親的教導與影響下，亦成爲一位深具傳統儒家「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精神的人，心懷「民吾胞也，物吾與也」的襟懷，故其詩作中，亦常有民胞物與精神的體現：

破窗凍硯雪初融，添盡綿衣未覺烘。日冷柳眉慵茁綠，風高桃靨懶舒紅。

尋春驢背肌生粟，把酒床頭鬢欲蓬。安得綈袍千萬襲，不教世上有哀鴻。

江擎甫〈春寒〉七律，《莢社同人錄》，頁 48

白雲簇簇似冰峰，洋上平鋪萬萬重。

安得太平更擴大，不教一處有兵烽。

江擎甫〈太平洋即景〉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旅 7 頁

五彩燈輝聖誕樹，城開不夜洛杉磯。

非洲餓殍今盈野，瀛嶠山翁恥擇肥。

江擎甫〈聖誕節聚餐〉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旅 3 頁

〈春寒〉一詩創作於日治時期，而〈太平洋即景〉、〈聖誕節聚餐〉則是於 1973 年及 1984 年兩次旅美行程中所創作的。不管是因爲「春寒」所觸發的「安得綈袍千萬襲，不教世上有哀鴻」，抑或是因乘坐飛機，飛越太平洋時，望見廣闊無邊的太平洋，而生「安得太平更擴大，不教一處有兵烽」，還是詩人享受聖誕大餐時，有感而發的寫出「非洲餓殍今盈野，瀛嶠山翁恥擇肥」這些都充分展現出江擎甫對貧苦大眾的同情與憐憫之心，也因爲有這樣「民胞物與」胸襟及懷抱，所以才能寫出許多憂國憂民、感人肺腑的

⁵³ 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見《杜詩詳注》（二），臺北縣：漢京文化，1984 年 3 月，頁 831。

優秀詩章。而詩人這種宅心仁厚之襟懷，還不只是發揮在貧苦大眾身上，更能將關懷的視野投射到「動物」身上：

雪地冰天北極濱，集團離母自相親。

冬裝一套百千命，禍起愛斯基摩人。

江擎甫〈哀小海狗〉七絕，《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一》

江擎甫站在「保護動物」的觀念上，提出「冬裝一套百千命，禍起愛斯基摩人」的看法，幸且不論其觀點是否完全符合實情，但至少可以看得出詩人那關懷生命的仁愛本質，「冬裝一套百千命」一語實在值得常為一己之奢華享受而殘害無數自然界中無辜生命的人類，仔細去思考與反省。

五、庭訓家教傳承的重視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54

這是儒家重要的道德思想與行為準則，其主要精神乃是說明「德先於智」，也就是說學文之前必先注重道德根本。父親江藻如對繼母盡孝，對同父異母弟亦能盡心愛護，正是代表著這種傳統儒者的孝悌風範，這樣的風範深深影響著江擎甫，故「孝悌」成為江家的優良家風。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其宅第之命名一探究竟：

樹德聲，教孝教悌（上聯）

德日新，顧行顧言（下聯）

樹立有根基在德（橫批）

江藻如〈永定本鄉〉樓聯六首之一，《江藻如遺草》

老以敬幼以慈一堂和氣奚嫌陋室（上聯）

日讀書夜讀史三徑春風莫羨桃源（下聯）

⁵⁴ 見《論語·學而第一》，錄自謝冰瑩等編譯《新譯四書讀本》，臺北市：三民書局，1989年3月修訂再版，頁67。

江擎甫〈樹德廬堂聯〉對聯，《江擎甫（耕雨）詩文手稿二》，聯稿篇

樹德乃是江家宅廬之名，亦曾為江藻如所設書塾之名，而江擎甫承其家風，襲用「樹德」以為宅名，即使是遷居臺北亦未改變，可見其欲以「樹德」二字終身自惕。「教孝教悌」、「顧行顧言」，是江藻如一生行事與個性的最佳詮釋，而江擎甫傳承自此。畢生也以「老以敬幼以慈一堂和氣」的優良家風自惕自勵。

另外，除了自身行事品格的要求惕勵外，從對子女的教育與家風的傳承亦十分重視，尤其以晚年所創作的詩篇中，包含了許多對子女兒孫的訓示詩作。〈示女〉這首詩是 1966 年江擎甫的女兒江韻瑾在美國結婚時，詩人所題送的一首訓勉詩，首句即以「無忝江家舊典模」來訓勉女兒，期勉她出嫁後能秉持江家「孝悌」門風，相夫教子，孝敬翁姑。江韻瑾婚後，育有二男一女，除了勤謹的操持家務外，且協助夫婿營房地產事業，克盡為人妻為人母之責，更難能可貴的是其雖遠居美國，尚能知恩反哺，時常返臺探視父親。

無忝江家舊典模，相夫教子孝翁姑。

重洋不及施襟戒，一首新詩當蚌珠。

江擎甫〈示女⁵⁵〉七絕，《樹德草廬詩稿續編》，閑 72 頁

〈勉致真孫⁵⁶〉一詩寫於 1991 年 6 月 7 日，是江擎甫一首寫給子孫的訓示詩作，詩中以江家一門皆知孝悌行仁，來勉勵江致真不僅要承傳孝悌家風，更要懂得知恩反哺，即時行孝。

曾祖晉文秀，爺爸皆體仁。謙恭傳奕代，孝悌化閭鄰。

淡大露頭角，考微與究真。祖原大孝子，母病侍兼旬。

母魂逢故舊，督促莫因循。回陽述往事，感慨語津津。

昔哲多行孝，愛親願苦辛。滌便察安危，餵乳健心身。

代父衛邦國，從軍抗敵人。愛親親健日，親歿徒傷神。

江擎甫〈勉致真孫〉古詩，《樹德草廬詩稿續編》

⁵⁵ 詩題下有一附註：「五十五年二月五日瑾兒與黃君重明結婚於美國費城賦此以戒」。

⁵⁶ 江致真乃江槐邨之長女，江擎甫之長孫女，曾考入淡江大學中文系，目前已結婚，與夫婿定居中國。

江擎甫對於庭訓家教傳承十分的重視，從其手稿中的這一段文字可見一斑：「余薄德鮮能，未嘗創建豐厚基業留與後代，碌碌數十星霜，眈勉而維護孝友家風，希子孫跨灶奮起而光大之。」綜觀其一生，雖然積極想要創業，但卻屢遭失敗，終未能如願紹承其祖，創建一番大事業，但其熱愛國家、關懷社會、知仁行孝、守本守份的行誼，留給後輩子孫良好的學習典範，故其子孫多知孝親，且事業有成，能為社會貢獻心力。

第七章 結論

綜上所論以江擎甫為主題所進行的學術性研究探討，及相關史料、文本蒐集與考證，乃是一項從無到有的過程，其間之甘苦，自不待言，但眼見成果漸從涓滴之湧泉化為潺潺之溪流，欣喜一切努力終將開花結果，也期待自己這一點小小的努力能為臺灣古典文學這塊略顯貧瘠的花園，注入一股清流。

臺灣文學是臺灣人民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重要產物，不論是古典文學還是現代文學，都是反應時代潮流而產生的作品，但正如筆者前言中所提到的古典文學正隨著年代的漸漸久遠，耆老凋零，資料佚散日趨嚴重，如不儘快從事相關調查、研究與保存等工作，或許再過十、二十年後，將更有「斷簡殘編，蒐羅匪易」、「老成凋謝，莫可諮詢」的缺憾。所以筆者便是基於對文獻流逝的危機感及出於對鄉土熱愛的責任感，選定了以臺灣文學做為研究範圍，並以同樣出生於雲林的古典漢詩家江擎甫所創作的漢詩做為本論文的研究主題。筆者雖無過人的學識，卻有一份「為鄉為土，捨我其誰」的使命感，期待能以園丁的心情，盡一己之力，為雲林地區這塊漸失養料的古典文學園圃中努力耕耘開墾，此乃研撰本文的動力所在。同時希望自己的努力，一方面可以豐富臺灣古典漢詩研究的內涵，二方面也能為雲林區域文學史的建構，挹注一道新泉。

本論文是以「江擎甫及其漢詩研究」為主題的「作家論」研究，故所研究之焦點為「作家個人」，而研究的領域則是集中於「漢詩作品」，這種以作家為專論的研究，其文本資料的完整與否，是決定研究開展之深度及最後歸納出的結論是否正確的最重要的關鍵因素，故本論文在研究之初，即盡其所能的在相關的報紙、期刊、典籍與資料庫中四處搜羅、整理、編排，並將之以表格形式歸納呈現，而其作品創作時間多為二十至六十歲的青壯年時期，唯青年時期參加「莢社」磨練詩藝所創作之詩作及晚年退休賦閒之詩作則稍嫌不夠，所幸之前出土的九冊「莢社詩稿」及此次江擎甫的大量「詩稿」、「文稿」、「日記」、「手札」等第一手資料的新出土，便大大補足原本「文本」不足的窘境。另外，筆者亦將收集之所有文稿及詩作皆不假他人一一繕打成電子檔，總數大約十三萬五千多字，雖是耗時，不過這也是做學問的方法，一方面是逐一閱讀文本，另一方面則是電子化後，可藉由電腦搜索比對的功能，協助「文本」的分析解讀。

出生西螺的詩人江擎甫，在其父親江藻如的影響下，一方面養成了對漢詩的學習與創作的興趣，二方面也承傳了父親那種「拒領紳章」的傲骨精神，所以在日本統治臺灣期間，積極的推行相關同化政策，意圖消滅存在於臺灣之中國傳統文化、打擊臺灣人民民族意識之時，能有勇氣，挺身結合當時有志之士創立「莢社」，以維持地方風氣的文雅與蘊藉愛鄉愛國情懷，成爲當時詩社具重要地位的人物之一，其對於莢社活動積極且持續的參與，奠定了他厚實的漢學基礎，也是使其戰後仍能持續不斷的參與古典詩壇活動，且終身創作不輟的主要原因。

在跨越日治與戰後的兩個漢詩創作時代，江擎甫是一位頗具代表性的詩人，而他的代表性，首先見諸於其漢詩作品的數量。江擎甫漢詩作品經筆者多方蒐羅整理後，發現這些來源的作品內容雖多所重複，但將重覆之作加以剔除後，其一生創作的漢詩數量仍然高達上千首之多。而且就其詩作加以整理歸納後，發現江擎甫從事漢詩創作的時間長達七十多年之久，如此積極的創作表現，正可見其對漢詩創作的高度堅持，在臺灣漢詩界具有時代性的重要意義。

其次是他的詩作的題材十分豐富，筆者依其詩作之題材內容分類爲詠物詩、詠史詩、時事詩、田園詩、記遊詩、閒詠詩等六類，題材雖有不同，但都可見到詩人對異族統治的嘲諷與批判，對百姓疾苦的同情與關懷，還有許多記錄臺灣特有的風土民情，歷史文化之作，這些詩作內容不但文學性高、各體兼備，且能高度反映社會現實，爲底層人民發聲，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

綜觀江擎甫的詩作，不但呈現彰顯著民族大義精神，其豐沛的情感，也展現在其對農民生活苦辛的關切與民胞物與精神的體現之中，加上其橫跨了日治與戰後大半世紀，對於新舊文明的交迭，詩人有著深刻的省思，其不隨新文學家的惡意批評起舞，堅持捍衛舊文學，但又不是那種保守到對於新時代的潮流視而不見、泥古不化的「守墓犬」。所以在面臨新時代的衝擊時，曾嘗試在舊體裁中，融入新時代的語言及內容，來反映新時代、體現新思想。而詩作中不避俗語，常用俚諺入詩，則是有意效法白居易所鼓吹的那種「老嫗能解」的平易詩風，這也是他想替一向被誤爲「艱澀難懂，不易親近」的傳統漢詩，尋找出一條可以與新時代相融合的道路。由此看來，江擎甫的漢詩作品研究實在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值得吾人深入研究。

從本文的論述中可知江擎甫先生一生以傳承及發揚「傳統文學」爲志業，「漢詩」的創作無數，從其詩作當中，可以看出他的漢詩風格，並不刻意追求文字的華美，也不

刻意咬文嚼字，但詩作內容中仍蘊含許多漢學精深的典故，可見其創作功力。而所創作的內容多切合時事、關懷民生，非一般新文學家所批判詬病的「吟風弄月」、「無病呻吟」之作。同時，先生寫作的題材與內容十分多樣，大大開展「傳統文學」的實際應用面，這些都是江擎甫先生漢詩的創作特色與價值所在，故希望透過對於其人及其漢詩的整理分析，以補足西螺莒社文獻資料的完整性，也能擴大雲林文學史的周延性。但囿於學養及時間的不足，有許多面向尚待開展，期待來者能再對此一主題踵事增華，做深入研究與探討。

參考書目

(一) 專書

- 1.王夫之等撰，丁福保編《清詩話》，臺北市：木鐸出版社，1988年9月。
- 2.王德威編著《臺灣：從文學看歷史》，臺北市：麥田出版，2005年9月。
- 3.中華綜合發展研究院應用史學研究所總編纂《羅東鎮志》，宜蘭縣：羅東鎮公所，2002年6月。
- 4.永瑛編《四庫全書總目題要》，臺北市：臺灣商務，1968年。
- 5.左公超等著《中國文學史初稿》(增訂版)，臺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10月。
- 6.古遠清、孫光萱合著《詩歌修辭學》，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年6月。
- 7.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臺北縣：帕米爾書店，1985年7月。
- 8.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市：嘉義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6月。
- 9.江寶釵《臺灣古典詩面面觀》，臺北市：巨流出版社，2002年3月初版二刷。
- 10.杜紅、趙志磊《旅遊文學》，中國北京市：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05年9月。
- 11.沈謙《修辭學》，臺北縣：國立空中大學，1995年1月修訂版。
- 12.李世偉《日據時代臺灣儒教結社與活動》，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9年6月。
- 13.李敏儒、伍厚愷等譯，羅里·賴安等著《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導引》，中國四川省：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年11月。
- 14.李瑞騰《臺灣文學風貌》，臺北市：三民書局，1991年5月。
- 15.吳濁流著，張良澤編《黎明前的臺灣》(吳濁流作品集：卷五)，臺北市：遠行出版社，1980年2月再版。
- 16.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市：正中書局，1995年4月。
- 17.何焯著、崔高維點校《義門讀書記》(全三冊)，中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6月。
- 18.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臺灣文學中的歷史經驗》，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7年6月。
- 19.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臺灣古典文學與文獻》，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9年1月。
- 20.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學論文集》，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3年。

- 21.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編《戰後初期臺灣文學與思潮論文集》，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5年1月。
- 22.季明華撰《南宋詠史詩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7年11月。
- 23.林淑貞《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臺北市：萬卷樓，2002年4月。
- 24.林政華《臺灣文學教育耕穫集》，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3月。
- 25.南天修文院懿德分院著《感懷懿德六十年》，雲林縣：文昌書局趙蕭巧鳳，1994年9月。
- 26.施懿琳、鍾美芳、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臺中縣：臺中縣立文化中心編印，1993年6月。
- 27.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縣：臺中縣立文化中心編印，1995年6月。
- 28.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縣：彰化縣立文化中心編印，1997年5月。
- 29.施懿琳《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5年11月修訂第二刷。
- 30.施正鋒編《各國語言政策——多元文化與族群平等》，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2年12月。
- 31.封德屏主編《鄉土與文學：臺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臺北市：文訊雜誌社，1994年3月。
- 32.洪順隆《六朝詩論》，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85年3月再版。
- 33.胡應麟《詩藪》，臺北市：廣文書局，1973年9月。
- 34.徐珂《清稗類鈔》，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10月。
- 35.翁聖峰《清代臺灣竹枝詞之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6年4月。
- 36.袁鶴翔等譯，佛克馬、蟻布思原著《二十世紀文學理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二版。
- 37.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0月初版二刷。
- 38.倪贊元《雲林縣采訪冊》所載，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83年3月。
- 39.馬自毅注釋《新譯幼學瓊林》，臺北市：三民書局，2005年8月初版五刷。
- 40.師長泰《唐詩藝術技巧》，中國陝西省：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
- 41.連橫《臺灣通史》，臺北市：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三版。
- 42.連橫《臺灣語典/雅言》，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3月。

- 43.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民國·魯實先補正《說文解字注》，臺北市：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4月增訂七版。
- 44.許俊雅〈光復前臺灣詩鐘史話〉一文，收錄於《臺灣文學散論》，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11月。
- 45.許俊雅《臺灣寫實詩作之抗日精神研究》，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7年4月初版。
- 46.許俊雅主編《講座FORMOSA：臺灣古典文學評論合集》，臺北市：萬卷樓，2004年11月。
- 47.許俊雅《見樹又見林——文學看臺灣》，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5年2月。
- 48.陳友冰、田素謙合撰《唐詩清賞》，臺北：正中書局，2001年5月。
- 49.陳明台《臺中市文學史初編》，臺中市：臺中市文化中心，1999年6月。
- 50.陳芳明《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市：麥田出版，2007年6月二版一刷。
- 51.陳建忠《被詛咒的文學：戰後初期（1945～1949）臺灣文學論集》，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年1月。
- 52.陳望道《修辭學發凡》，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1月再版。
- 53.莫渝、王幼華《苗栗縣文學史》，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2000年1月。
- 54.張正體《學詩門徑》，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11月二刷。
- 55.張夢機《古典詩的形式結構》，臺北縣：駱駝出版社，1997年7月。
- 56.張夢機主編、李瑞騰選注《冰心玉壺：絕句賞析》，臺北縣：成陽出版公司，2000年10月。
- 57.張夢機主編、張春榮選注《公無渡河：樂府詩賞析》，臺北縣：成陽出版公司，2000年11月。
- 58.張夢機主編、簡錦松選注《飛鴻雪泥：律詩賞析》，臺北縣：成陽出版公司，2000年11月。
- 59.張夢機主編、李正治選注《世事波舟：古體詩賞析》，臺北縣：成陽出版公司，2000年12月。
- 60.張隆溪著《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中國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7月。
- 61.章學誠撰、民國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臺北縣：漢京文化，1986年9月。
- 62.陶文鵬、韋鳳娟主編《靈境詩心——中國古代山水詩史》，中國南京市：鳳凰出版社，2004年4月。
- 63.莊永明《臺灣醒世智言：臺灣諺語淺釋（七）》，臺北市：時報文化，1991年7月。

- 64.曾人口《金湖春秋》，彰化市：中國詩文之友社，1978年7月。
- 65.黃永武《中國詩學—考據篇》，臺北市：巨流圖書公司，1996年12月。
- 66.黃永武《中國詩學—思想篇》，臺北市：巨流圖書公司，2004年2月。
- 67.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市：巨流圖書公司，2005年8月。
- 68.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臺北市：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9月。
- 69.黃永武《詩與美》，臺北市：洪範書店，1997年4月六印。
- 70.黃永武《字句鍛鍊法》，臺北市：洪範書局，1986年1月。
- 71.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市：麥田出版，2004年12月。
- 72.黃美娥《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年7月。
- 73.黃得時《評論集》(臺北縣作家作品集：5)：臺北縣：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
- 74.黃麗貞《實用修辭學》，臺北市：國家出版社。1999年3月。
- 75.黃慶萱《修辭學》，臺北市：三民書局，2000年10月增訂二版十刷。
- 76.馮夢龍《喻世明言》，臺南縣：博元出版社，1989年。
- 77.馮夢龍《醒世恆言》，臺南縣：博元出版社，1992年。
- 78.程大學主編《西螺鎮志》，雲林縣：西螺鎮公所，2000年2月。
- 79.程見勝《西螺演義》，雲林縣：雲林縣政府文化局，2003年12月。
- 80.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40年》，臺北市，自立晚報社，1991年3月。
- 81.彭瑞金《臺灣文學探索》，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03年4月。
- 82.曾國棟《臺灣的碑碣》，臺北縣：遠足文化，2003年8月。
- 83.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共二冊)，臺北市：三民書局，1978年4月。
- 84.楊鴻銘《詩學理論與評賞：趣味之部》，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2月。
- 85.楊正寬《明清時期臺灣旅遊文學與文獻研究》，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年5月。
- 86.葉石濤《走向臺灣文學》，臺北市：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3月。
- 87.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3年10月再版。
- 88.葉石濤《臺灣文學的困境》，高雄市：派色文化出版社，1992年7月。
- 89.葉連鵬《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澎湖縣：澎湖縣文化局，2001年12月。
- 90.葉嘉瑩《迦陵談詩》，臺北市：東大圖書公司，2005年10月二版一刷。
- 91.葉嘉瑩《葉嘉瑩說阮籍詠懷詩》，中國北京市：中華書局，2007年3月第2次印刷。
- 92.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中國遼寧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5月。
- 93.廖一瑾《臺灣詩史》，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3月。

94. 廖丑《西螺七嵌開拓史》，臺北市：前衛出版社，1998年11月。
95. 廖振富《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詩選註賞析》（「臺中地區古典詩編註期末報告書」分冊），臺中縣：臺中縣文化局，2001年12月。
96. 廖振富《時代、家國與自我——櫟社詩人及其作品探微》，臺中市：宇暉出版社，2002年7月初版。
97. 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6年3月初版。
98. 廖振富《臺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7年7月。
99. 臺中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編《臺灣旅遊文學論文集》，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6年6月。
100. 鄭定國主編《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臺北市：里仁書局，2005年10月。
101. 鄭定國等著《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續編》，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9月。
102. 鄭定國等著《日治時期雲林縣的古典詩家三編》，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9月。
103. 鄭定國等著《飛花如雪——繽紛的雲林古典詩歌》，雲林縣：新生印務局，2007年8月。
104. 鄭定國等著《雲林文學的古典和現代》，雲林縣：新生印務局，2008年4月。
105. 鄭焜明編《點亮臺灣文學的火炬：葉石濤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市：春暉出版社，1999年6月。
106. 蔡培火、陳逢源、林柏壽、吳三連、葉榮鐘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市：自立晚報社，1990年6月第一版六刷。
107. 劉靜敏《實用漢語修辭》，中國合肥市：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
108. 劉大杰著《校訂本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市：華正書局，1994年7月。
109. 劉登翰、莊明萱、黃重添、林承璜主編《臺灣文學史》，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6月。
110. 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注》，臺北市：學海出版社，1991年2月再版。
111. 劉麗卿《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2年4月。
112. 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彙考》（上中下三冊），中國江蘇省：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
113. 錢鍾書《宋詩選註》，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4月台一版。
114. 謝冰瑩等編譯《新譯四書讀本》，臺北市：三民書局，1989年3月修訂再版。

- 115.謝冰瑩等註譯《新譯古文觀止（革新版）》，臺北市：三民書局，2004年初版。
- 116.魏嘉亨編《輔材詩文集》，雲林縣西螺鎮：自印本（輔材文庫），2005年。
- 117.龔顯宗《臺灣文學研究》，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年12月。
- 118.龔顯宗《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臺南縣：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12月。
- 119.龔顯宗《臺灣文學論集》，高雄市：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2006年10月。
- 120.龔顯宗《臺南縣文學史》（上編），臺南縣：臺南縣政府，2006年12月。
- 121.龔顯宗《從臺灣到異域：文學研究論稿》，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7年8月。

（二）詩文集

- 1.王建生著《古典詩選及評注》，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3年8月。
- 2.王國璠編《癸丑端午詩集》，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73年6月。
- 3.王國璠編《中華民國詩人及其詩》，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端午詩社，1973年12月。
- 4.王國璠編《甲寅端午詩集》，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74年6月。
- 5.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臺北縣：漢京文化，1984年3月。
- 6.林朝崧《無悶草堂詩存》，臺北市：龍文出版社，1992年3月。
- 7.林欽賜編《瀛洲詩集》，臺北洲臺北市：光明社，1933年。
- 8.周定山編《臺灣擊鉢詩選》，臺北市：詩文之友社，1964年2月。
- 9.俞琰輯，易縉雲、孫奮揚合註《歷代詠物詩選》上冊，臺北市：廣文書局，1968年1月。
- 10.洪寶昆編《臺灣擊鉢詩選第三集》：彰化市：詩文之友社，1973年5月。
- 11.高明誠編著《古今分韻詩選》，臺北市：五洲出版社，1998年2月。
- 12.陸游著，錢仲聯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全八冊），中國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
- 13.連橫編《臺灣詩乘》，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年3月。
- 14.連橫編《臺灣詩薈》（上、下冊），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77年11月。
- 15.陳昭瑛選注《臺灣詩選注》，臺北市：正中書局，1999年2月第二次印行。
- 16.陳春城編《臺灣古典詩析賞》，高雄市：河畔出版社，2004年8月。
- 17.許蘊山編《許節母八十壽詩》，彰化縣：自印本，1950年6月。
- 18.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前集》，臺北洲：自刊本，1934年3月。
- 19.曾笑雲編《東寧擊鉢吟後集》，臺北洲：自刊本，1936年5月。
- 20.喻守真編《唐詩三百首詳析》，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88年10月。

- 21.黃文陶著《竹崖詩選》，嘉義市：自印本，1978年。
- 22.黃仲崙輯《臺灣正氣詩選》，臺北市，正中書局，1979年1月。
- 23.雍文華校輯《羅隱集》，中國北京市：中華書局，1983年12月。
- 24.廖學昆主編《菴社同人錄》，嘉義市：弘文堂出版社，1940年1月。
- 25.鄭定國編《王東燁槐庭詩草》，臺北市：里仁書局，2004年8月。
- 26.鄭定國編《陳延年雪杏軒吟草》，雲林縣：新生印書局，2005年5月。
- 27.鄭定國編《林友笛詩文集》，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6年7月。
- 28.鄭定國編《黃篆草堂詩鈔》，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7年1月。
- 29.賴子清編《中華詩典》（前後編），臺北市：文合印刷公司，1965年7月。
- 30.瞿蛻園等校注《李白集校注》（全二冊），臺北市：里仁書局，1981年3月。

（三）期刊論文

- 1.下村作次郎著，邱振瑞譯〈一九九七年日本臺灣文學研究動態〉，《文訊別冊》，1998年5月，頁34-36。
- 2.下村作次郎著，邱振瑞譯〈一九九八年日本的臺灣文學研究〉，《文訊雜誌》，1999年6月，頁61-63。
- 3.王君華〈雲林教育志初稿〉，《雲林文獻》第2卷第2期，1953年6月，頁1-66。
- 4.王文進〈南朝「山水詩」中「遊覽」與「行旅」的區分——以《文選》爲主的觀察〉，《東華人文學報》第1期，1999年7月，頁103-114。
- 5.王文進〈陶謝並稱對其文學範型流變的影響——兼論陶謝「田園」、「山水」詩類空間書寫的區別〉，《東華人文學報》第9期，2006年7月，頁69-110。
- 6.王國櫻〈謝靈運山水詩中的「憂」與「遊」〉，《漢學研究》第5卷第1期，1987年6月，頁161-181。
- 7.江擎甫〈菴社沿革〉，《雲林文獻》創刊號，1952年11月，頁68。
- 8.江寶釵〈雲嘉地區文學調查與觀察〉，《臺灣文學史料編纂研討會論文集》，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系，2000年10月。
- 9.江寶釵〈雲嘉地區的民間文學管見〉，《國文天地》第16卷第10期，2001年3月，頁67-71。
- 10.伍友雲〈《詩經》行役詩的情感特徵及其悲劇美〉，《荊門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16卷第1期，2001年1月，頁9-12。
- 11.朱雙一〈一九九七中國大陸對臺灣文學的研究〉，《文訊別冊》，1998年5月，頁30-33。
- 12.朱雙一〈一九九八年中國大陸對臺灣文學的研究〉，《文訊雜誌》，1999年6月，頁57-60。

- 13.吳景箕〈斗山吟社沿革與臥雲齋〉，《雲林文獻》創刊號，1952年11月，頁63-67。
- 14.吳景箕〈斗六門懷古〉併引言一文，《雲林文獻》創刊號，1952年11月，頁101-102。
- 15.林正三〈從瀛社看臺灣近百年傳統文學的發展〉，《中國文化月刊》第304期，2006年4月，頁111-127。
- 16.邱奕松〈玉山奇觀〉，《嘉義文獻》第九期，1978年5月，頁27-46。
- 17.邱達梅〈梅坑紀要〉，《嘉義文獻》第十一期，1980年5月，頁128-139。
- 18.卓國浚〈小議《文心雕龍·明詩》四言詩說—兼釋王粲四言雅潤〉，《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第36卷第二期，2005年，頁19-34。
- 19.施懿琳〈日據時期臺灣古典詩的抗議精神與比興諷諭傳統〉，《古典文學》第12集，1992年10月，頁243-293。
- 20.施懿琳〈臺灣古典文學的蒐集、整理與研究〉，《文學臺灣》，2001年10月，頁28-45。
- 21.施懿琳〈臺灣古典詩的蒐集與整理〉，《文訊雜誌》，2001年6月，頁37-39。
- 22.胡萬川〈變與不變—民間文學本質的一個探索〉，《臺灣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市：省文化處，1998年。
- 23.唐瑞霞〈宋詩風格析論〉，《明新學報》第25期，2000年12月，頁191-196。
- 24.翁聖峰〈臺灣古典詩的研究概況〉，《文訊雜誌》，2001年6月，頁40-43。
- 25.許俊雅〈回顧與前瞻—近二十年來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述評〉，《漢學研究通訊》25卷4期，2006年11月，頁33-46。
- 26.陳萬益〈現階段區域文學史撰寫的意義和問題〉，《文訊雜誌》，2000年4月，頁31-36。
- 27.莫渝〈文學長河的浪花和漣漪--百年臺灣文學的回顧與期待〉，《文訊雜誌》，1999年12月，頁50-51。
- 28.莊紫蓉〈黃娟專訪〉，《臺灣文藝》第170期，2000年6月，頁84-99。
- 29.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臺灣風物》，第47卷第3期，1997年9月，頁63-86。
- 30.黃美娥〈中國大陸有關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概況〉，《臺灣文學學報》創刊號，2000年6月，頁11-40。
- 31.廖一瑾〈臺灣古典詩社、詩刊現況〉，《文訊雜誌》，2001年6月，頁44-46。
- 32.廖振富〈臺灣中部地區的古典詩人及其作品（上）〉，《國文天地》第16卷第8期，2001年1月，頁62-67。
- 33.廖振富〈臺灣中部地區的古典詩人及其作品（下）〉，《國文天地》第16卷第9期，2001年2月，頁56-60。

- 34.趙望秦、李艷梅〈中國古代詠史詩百年研究回顧〉，《淮陽師範學院學報》第29卷，2007年1月，頁95-96。
- 35.鄭定國〈陳元亨漢詩研究〉，《明道通識論叢》第1期，2006年9月，頁100-116。
- 36.鄭定國〈雲林菸社新出土臺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述略〉，《文學新鑰》第五期，2007年6月，頁81-102。
- 37.鄭定國〈在地言宣，在地書寫—談臺灣區域文學〉，《文訊雜誌》261期，2007年7月，頁47-48。
- 38.鄭定國〈海峽兩岸古典文學的移動—從清末秀才江藻如書寫臺灣、福建兩地談起〉，《2008年兩岸政經文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8年4月。
- 39.鄭芳宜〈西螺鎮地方傳說與特色〉，《第五屆雲林研究「省思雲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4月，頁18-38。
- 40.蔡幸純〈陳元亨詠史詩析探〉，《第五屆雲林研究「省思雲林」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4月，頁166-195。
- 41.賴子清〈古今臺灣詩文社（一）〉，《臺灣文獻》第10卷第3期，頁95。
- 42.謝崇耀〈試比較清、日政權於臺灣漢詩發展的成就與影響〉，《臺灣文學評論》3卷3期，2003年，頁107-122。
- 43.謝佳樺、鄭定國撰〈蘇鴻飛傳統漢詩初探—以寫景、懷古、節令詩為例〉，《文學新鑰》第五期，2007年6月，頁127-148。
- 44.應鳳凰〈九十年代臺灣文學研究在美國及其歷史回顧〉，《文訊別冊》，1998年5月，頁25-29。
- 45.魏嘉亨〈詩香飄逸—記雲林縣詩人聯吟會開花結果卅五年〉，《雲林文獻》第44輯，2000年12月，頁205-250。

（四）博、碩士論文

- 1.王文顏《臺灣詩社之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年。
- 2.王幼華《日治時期苗栗傳統詩社研究—以栗社為中心》，臺中：中興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1年。
- 3.吳毓琪《臺灣南社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 4.李貞瑤《陳逢源之漢詩研究》，臺南：成功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2年
- 5.李東昇《王東燁及其漢詩修辭藝術研究》，新竹：新竹教育大學語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6年。

- 6.李慧玟《劉長卿山水詩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 7.林哲瑋《邱水謨漢詩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碩士論文，2004年。
- 8.林雅鈴《日本皇民化政策與臺灣文學的反動精神》，臺東：東華教研所碩士論文，2004年。
- 9.施懿琳《日據時期鹿港民族正氣詩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86年。
- 10.施懿琳《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1991年。
- 11.翁聖峰《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臺北：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
- 12.徐亞萍《唐代詠史詩與中國傳統士文化關係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9年。
- 13.徐秀慧《戰後初期臺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的考察（1945~1949）》，新竹：清華中文博士論文，2004年。
- 14.陳淑娟《賴和漢詩的主題思想研究》，臺中：靜宜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2000年。
- 15.張作珍《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 16.陳盈達《周定山漢詩研究—文化遺民的悲鳴與哀愁》，臺中：靜宜中研所碩士論文，2003年。
- 17.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臺北：師大國研所博士論文，1992年。
- 18.許育嘉《賴和漢詩修辭美學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 19.郭麗琴《西螺地區文學發展研究》，嘉義：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 20.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1997年。
- 21.黃佳芬《洪大川詩文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碩士論文，2006年。
- 22.曾絢煜《栗社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 23.楊明珠《許南英及其詩詞研究》，臺北：文化大學中文所，1999年。
- 24.廖振富《唐代詠史詩之發展與特質》，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年。
- 25.蔡幸純《日治時期荊桐詩人陳元亨及其漢詩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碩士論文，2007年。
- 26.賴美燕《斗六地區文學發展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 27.賴曉萍《丘逢甲潮州詩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2年。

- 28.賴郁文《吳景箕及其詩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碩士論文，2004年。
- 29.謝錦味《林友笛漢詩研究》，雲林：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碩士論文，2006年。
- 30.魏筱雯《許成章漢詩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7年。

(五) 網站與資料庫

- 1.《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定本》網路版<http://dict.revised.moe.edu.tw/>
- 2.《國家文化資料庫》<http://nrch.cca.gov.tw/ccahome/index.jsp>
- 3.《國家文化資料庫：漢詩》<http://nrch.cca.gov.tw/ccahome/poetry/>
- 4.《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漢珍數位圖書臺灣研究系列資料庫
<http://www.tbmc.com.tw/tbmc2/cdb/intro/Taiwan-newspaper.htm>
- 5.《臺灣日日新報》(日本YUMANI書房)漢珍數位圖書臺灣研究系列資料庫
<http://www.tbmc.com.tw/tbmc2/cdb/intro/Taiwan-newspaper.htm>
- 6.《臺灣文學年鑑資料庫》<http://www2.nmtl.gov.tw/user/index.aspx>
- 7.《臺灣漢詩數位典藏資料庫》<http://www.literaturetaiwan.idv.tw/poetry/index.htm>
- 8.《臺灣古典漢詩》<http://cls.hs.yzu.edu.tw/cp/Home.htm>
- 9.《網路展書讀》<http://cls.hs.yzu.edu.tw/>
- 10.《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
- 11.《賴和紀念館》<http://cls.hs.yzu.edu.tw/laihe/>

附錄（一）

江擊甫參與莢社擊鉢課題活動之情形及其成績表現

日期	性質	詩題	格律	數量	名次		
					元	眼	花
1923	第 4 回總會擊鉢吟	訪僧	七絕	2	1	1	0
1923	第 1 期擊鉢吟	武士	七絕	3	1	0	0
1923	第 1 期課題	春晴	七絕	1	0	0	0
		落花	七絕	1	0	0	0
1923	第 2 期擊鉢吟	畫虎	七絕	2	0	0	0
1923	第 2 期課題	榴花	七絕	4	1	1	0
		綠蔭	七絕	4	1	0	1
1923	第 3 期擊鉢吟	泛舟	七絕	2	0	0	1
1923	第 3 期課題	惜春	七絕	3	1	1	0
		螺溪晚眺	七絕	1	0	0	0
1923	應嘉社課題	馬當風	七絕	1	0	0	0
		菊宴	七律	2	0	0	0
1923.4.23	第 4 期擊鉢吟	聲	七絕	2	1	0	0
1923	第 4 期課題	電扇	七絕	11	1	1	0
		漁灯	七絕	1	0	0	0
1923	第 5 期課題	觀蓮	七絕	6	0	0	0
1923.5.5	臨時擊鉢吟	端午即事	七絕	4	0	0	0
1923.6.24	第 6 期擊鉢吟	蟬聲	七絕	5	0	0	0
1923	第 6 期課題	新秋	七絕	12	0	0	0
1923.7.24	第 7 期擊鉢吟	飛行機	七絕	4	1	1	0
1923	第 7 期課題	鄭成功	七絕	5	0	0	0
1923	第 8 期課題	貂禪	七絕	5	0	0	0
1923.9.2	臨時擊鉢吟	鞦韆	七絕	2	0	0	0

1923.9.24	第 9 期擊鉢吟	酒家	七絕	3	1	0	0
1923	第 9 期課題	早梅	七絕	5	1	0	0
1923	第 10 期擊鉢吟	紙鳶	七絕	3	0	0	0
1923	第 10 期課題	蓄音機	七絕	2	0	0	0
1923	第 11 期擊鉢吟	畫眉	七絕	3	1	0	0
1923	第 11 期擊鉢吟	織婦	七絕	3	0	0	0
1923	第 12 期擊鉢吟	訪僧	七絕	2	1	1	0
1923	第 12 期課題	新竹	七絕	1	0	0	0
1924.1.12	臨時擊鉢吟	春雨(首題)	七絕	3	0	1	0
		春酒(次題)	七絕	1	0	0	0
1924.1.16	臨時擊鉢吟	山水	詩鐘	2	1	1	0
1924	第 4 期課題	見聞	詩鐘	4	2	0	1
1924	第 5 期課題	流水	詩鐘	5	0	1	0
1924	第 6 期課題	寒暑	詩鐘	2	0	0	0
1924	第 7 期擊鉢吟	梅妻	七絕	5	0	0	0
1924	第 7 期課題	韓信	七絕	7	0	0	0
1924	第 8 期擊鉢吟	病美人	七絕	6	1	1	0
1924	第 8 期課題	松竹	詩鐘	1	0	1	0
1924.8.15	臨時擊鉢吟	待月	七絕	7	0	0	0
1924.8.24	臨時擊鉢吟	秋怨	七絕	6	1	1	0
1924	第 8 期課題	弔雷峰塔	七絕	1	0	0	0
1924	第 9 期擊鉢吟	昭君怨	七絕	5	0	0	0
1924	第 9 期擊鉢吟	警鐘	七絕	4	0	0	0
1924.9.25	臨時擊鉢吟	讀書聲	七絕	6	1	0	0
1924	第 9 期課題	探海燈	七絕	2	0	0	0
		春雨	詩鐘	3	1	0	0

1924	第 10 期擊鉢吟	並蒂蓮	七絕	3	0	0	0
1924.10.20	臨時擊鉢吟	乞菊	七絕	5	1	0	1
1924	第 10 期課題	紅葉	七絕	1	0	0	0
		牡丹	詩鐘	2	1	0	0
1924	第 11 期擊鉢吟	竹床	七絕	3	1	0	0
1924	第 12 期擊鉢吟	慾海	七絕	4	0	0	0
1924.12.10	第 12 期擊鉢吟	劍氣	七絕	3	0	1	1
1925.1.7(新)	第 6 回總會擊鉢吟	關山月	七絕	6	0	0	1
1925	第 2 期課題	葡萄	七律	2	1	0	0
1925	第 3 期課題	驚弓鳥	七律	2	1	0	0
1925.4.1(新)	擊鉢吟	不倒翁	七絕	3	0	0	0
1925.4.26(新)	擊鉢吟	字紙籃	七絕	3	0	0	0
1926	第 1 期課題	無線電	七律	2	0	0	0
1926	第 3 期課題	荷風	七律	4	1	1	1
1926	第 4 期課題	牧童	七絕	4	0	0	0
		蔬園 ¹	七律	5	0	2	0
1926	第 5 期擊鉢吟	冰枕	七絕	2	1	1	0
1926	第 5 期課題	畫梅	七絕	5	1	0	0
1926	第 6 期擊鉢吟	老妓	七絕	4	1	0	0
1926	第 7 期擊鉢吟	新嫁娘	七絕	2	1	0	1
1926	第 7 期課題	蘇武	七絕	2	0	0	0
		風琴	七律	2	0	0	1
1926.7.1	臨時擊鉢吟	鳳梨龍眼	七絕	2	0	0	0

¹ 〈蔬園〉是否為江擎甫作品，筆者存疑，原因有二，其一因為該詩作亦同時出現於江藻如手稿中。其二是〈蔬園〉是 1926 年葵社第 4 期課題，乃社員於家中創作後繳交詞宗評選，當時的江藻如已因老病交至而辭掉了葵社詞宗，由黃紹謨接續其職，筆者推測〈蔬園〉可能是江藻如以江擎甫之名投稿該期社課之作，而此一現象亦出現在 1927 年葵社以〈田間晚眺〉為課題之時。

1926	第 8 期擊鉢吟	擁爐	七絕	3	1	1	1
1926.8.21	擊鉢吟	祝樸雅吟社 五週年紀念	七律	1	0	0	0
1926.10.17	擊鉢吟	贈菊	七絕	3	0	0	0
1927.1.18	第 8 回總會擊鉢吟	上元燈	七絕	6	0	1	0
1927	第 1 期擊鉢吟	掃墳	七絕	4	0	1	0
1927	第 1 期課題	春蝶	詩鐘	3	0	0	0
1927	第 3 期擊鉢吟	鬪碁	七絕	4	0	1	0
1927	第 3 期課題	捉蛙	七絕	3	0	0	0
		田間晚眺 ²	七律	1	0	0	1
1927	第 4 期擊鉢吟	夜釣	七絕	5	1	1	0
1927	第 4 期課題	鸚鵡	七絕	3	0	1	1
		月夜泛舟	七律	3	0	0	1
1927.4.10(新)	課題	孟嘗君入秦	七絕	1	0	0	0
		問梅	七律	2	0	0	0
1927	第 5 期擊鉢吟	蒲劍	七絕	5	0	0	1
1927	第 5 期課題	伍員	七絕	3	0	1	0
		瀑布泉	七律	2	1	1	0
		古今	詩鐘	5	0	0	0
1927.6.15(新)	課題	蒲劍	七絕	2	0	0	0
		讀前後出師表	七律	2	0	0	0
1927	第 7 期擊鉢吟	空中戰	七絕	4	1	0	1
1927	第 7 期課題	曾國藩	七絕	5	0	1	1

² 〈田間晚眺〉在 1927 年葵社課題活動時，是以江耕雨之名發表，但 1940 年發行的《葵社同人錄》中，〈田間晚眺〉一詩卻列為葵社顧問江藻如之詩作，這兩首詩雖有幾字之差，但內容幾乎雷同，筆者疑其為江藻如辭退詞宗一職後，以江擊甫之名投詩參與葵社課題活動，所以才會出現同一詩作卻有不同作者之現象。

		老將	七律	2	0	0	0
		澄空	詩鐘	3	0	0	0
1927	第 8 期擊鉢吟	餐英	七絕	4	1	1	0
1927	第 9 期擊鉢吟	吟會	七絕	4	0	1	0
1927.11.17	臨時擊鉢吟	菊枕	七絕	4	0	1	1
1927.12.15(新)	課題	阿里山	七絕	2	0	0	0
		雞聲茅店月	七律	2	0	0	0
1928.1.14	第 9 回總會擊鉢吟	水仙花	七絕	4	0	1	1
1928	第 1 期擊鉢吟	西城操琴	七絕	3	1	0	0
1928	第 4 期擊鉢吟	愛玉凍	七絕	2	1	0	0
1928.4.26	雲峰菸社聯合擊鉢 吟	夏菊(首題)	七絕	4	1	2	0
		夜雨(次題)		4	0	0	0
1928	第 5 期擊鉢吟	蚬灼	七絕	2	0	0	1
1928	第 5 期課題	蚊雷	七絕	2	1	0	0
		插稻	七律	2	0	0	0
		無私可達天	詩鐘	3	0	1	0
1928	第 6 期擊鉢吟	觀菊會	七絕	3	0	1	0
1928	第 7 期擊鉢吟	蘇東坡	七絕	5	0	0	0
1928	第 7 期課題	傀儡	七絕	3	0	0	1
1928	第 8 期擊鉢吟	放風箏	五律	4	0	0	0
1928.9.22	臨時擊鉢吟	噴水池(首 題)	七絕	11	0	0	1
		石獅(次題)		10	0	0	0
1928.10.15	擊鉢吟	月下觀菊	七律	2	0	1	0
1928.11.30(新)	課題	花月痕	七絕	2	0	0	0
		無題	七律	1	0	0	0

1931	第 2 期擊鉢吟	春江	五絕	2	1	0	0
1931.4.17	臨時擊鉢吟	守宮沙	七絕	4	1	2	0
1931.6.16	第 3 期擊鉢吟	新蟬	七絕	2	0	0	0
1931.8.2	臨時擊鉢吟	新秋	五絕	3	0	0	1
1931.8.7	臨時擊鉢吟	毀艦	五絕	6	1	1	0
1931.8.29	臨時擊鉢吟	報午機	五絕	3	1	0	1
1931.10.19	臨時擊鉢吟	賽菊	七絕	3	1	1	0
1933.1.10	第 14 回總會擊鉢吟	吹春	七絕	5	1	1	0
1933.2.22	臨時擊鉢吟	捕鯨	七絕	3	0	0	1
1933.8.24	擊鉢吟	落下傘	七絕	2	2	0	0
1934.1.4	第 15 回總會擊鉢吟	高射砲	七絕	4	1	1	1
1934.1.23	擊鉢吟	保溫瓶	七絕	4	1	0	1
1934.2.7	擊鉢吟	歌舞妓	五律	3	1	0	0
1934.2.18	擊鉢吟	春雨(首題)	五律	1	0	0	0
	擊鉢吟	綠門(次題)	七絕	3	1	0	0
1934.3.19	擊鉢吟	螺溪月	五律	1	1	0	0
1934.4.15	擊鉢吟	古梅	七絕	5	1	0	0
1934.5.11	擊鉢吟	綠天	七絕	4	0	0	1
1934.6.23	擊鉢吟	石枕	七絕	3	0	1	1
1934.10.3	擊鉢吟	池邊鶴	七律	2	0	0	0
1934.10.29	擊鉢吟	酒兵	五律	2	0	0	0
1934.11.7	擊鉢吟	門松	七絕	5	0	1	0
1934.12.6	擊鉢吟	雪衣	七絕	5	0	0	2
1934.12.7	臨時擊鉢吟	植蘭	七絕	5	1	0	0
1935.1.14	十五週年內祝吟會	聊園春色	五律	2	1	0	0
		春耕	七絕	3	1	0	0

1935	擊鉢吟	白柚	七絕	4	1	0	1
1935.2.20	擊鉢吟	軍用犬	七絕	4	1	0	0
1935.6.26	擊鉢吟	午睡	七絕	3	1	0	0
1937.1.24	第 18 回總會擊鉢吟	採珊瑚	七絕	4	1	0	1
1938.1.8	第 19 回總會擊鉢吟	新高雪	七絕	3	1	0	1
合計				507	60	43	33
					136		
詩作獲得前三名的比率					26.8%		

附錄（二）

日治到戰後臺灣書籍、報紙、雜誌中江擊甬漢詩刊登收錄數量統計表

日治時期

書刊名稱	詩作收錄之時間	收錄數量	備註
臺南新報	1922-1935	8	
詩報	1931-1941	102	
風月報	1938-1939	5	
瀛洲詩集	1933 年	4	另有刊登先生照片
東寧擊鉢吟前集	1934 年	2	
東寧擊鉢吟後集	1936 年	1	
莢社同人錄	1940 出版	100	1935 年(昭和十年)爲紀念莢社創社十五週年，集當時十七位社員、二位顧問，共計十九人之詩作編纂成的《莢社同人錄》，乃爲莢社唯一正式梓行之詩集。

戰後時期

書刊名稱	詩作收錄之時間	收錄數量	備註
許節母八十壽詩	1950 年	1	
雲林文獻	1952 年	5	
瀛海吟草（人集）	1953 年	2	詩文之友於 1951 年開始籌辦，創刊前曾發行《詩文之友》三輯及《瀛海吟草》天地人三輯。
詩文之友(中國詩文之友)	1953-1984 年	30	
中華詩苑	1956 年	1	
臺灣擊鉢詩選	1964 年	1	

中華詩典	1965 年	1	
竹崖詩選	1967 年	9	
臺灣擊鉢詩選第三集	1973 年	3	
癸丑端午詩集	1973 年	2	
中華民國詩人及其詩	1973 年	5	附有詩人江擎甫略歷
甲寅端午詩集	1974 年	1	
嘉義文獻	1978 年	1	
臺灣正氣詩選	1978 年	1	
古今分韻詩選	1998 年	3	
西螺鎮志	2000 年	18	所收錄之詩作皆是摘錄自《莸社同人錄》

附錄（三）

日治到戰後臺灣書籍、報紙、雜誌中江擎甫詩文刊登收錄一覽表

註：先依刊登收錄時間排列，後區分其收錄之書刊

日治時期：臺南新報

時間	題目	發表所用名號	形式	收錄	備註
1922-10-03 (大正 11 年)	秋扇	江聯柱	七絕	臺南新報 7395 期：5 頁	主催中嘉南聯合吟會詩選(謝雪漁、林幼春氏選)
1922-10-04 (大正 11 年)	秋扇	江聯柱	七絕	臺南新報 7396 期：5 頁	中嘉南聯合吟會吟詠錄
1922-12-16 (大正 11 年)	秋夜與莢社諸君子清話偶成	擎宇	七絕	臺南新報 7469 期：5 頁	
1922-12-16 (大正 11 年)	客思	擎宇	五律	臺南新報 7469 期：5 頁	
1922-12-16 (大正 11 年)	次韻贈笑儂困	擎宇	七絕	臺南新報 7469 期：5 頁	
1923-02-13 (大正 12 年)	送笑儂先生歸彰城 2 首	擎宇	七絕	臺南新報 7528 期：5 頁	
1923-02-25 (大正 12 年)	餞菊	江擎宇	七絕	臺南新報 7540 期：5 頁	臺灣日日新報於 1922-12-6 刊登一則莢社向島內徵詩活動，此即獲獎作品
1934-04-20 (昭和 9 年)	阿里山曉望	擎雨(乃擎宇之誤植)	五律	臺南新報 11594 期：8 頁	全島詩人大會第一首擊鉢錄(葉文樞、王了庵氏選)
1935-09-27 (昭和 10 年)	新高秋望	江耕雨	五律	臺南新報 12115 期：8 頁	嘉社大會(林臥雲、揚爾材氏選)

日治時期：詩報

時間	題目	發表所用名號	形式	收錄	備註
1931-1-1 (昭和 6 年)	韓信	擎宇	七絕	詩報 3：2	莢社課題(黃丕承先生選)
1931-4-3 (昭和 6 年)	敬和許蘊山先生三十初度感懷瑤韻 4 首	西螺 江耕雨	七律	詩報 9：15	
1931-10-15 (昭和 6 年)	重遊鷺江南普陀懷夢蕉兄	江聯柱	七絕	詩報 22：4	

時間	題目	發表所用名號	形式	收錄	備註
1931-10-15 (昭和6年)	中山公園	江聯柱	七絕	詩報 22 : 4	
1931-10-15 (昭和6年)	蝴蝶山吊梁才女	江聯柱	七絕	詩報 22 : 4	
1931-11-1 (昭和6年)	步省吾先生感懷韻	江聯柱	七律	詩報 23 : 2	
1931-11-1 (昭和6年)	蓮華道上	江聯柱	七絕	詩報 23 : 2	
1931-11-15- (昭和6年)	登鄭延平水操臺 遺跡步汪先生韻	江聯柱	七絕	詩報 24 : 2	
1931-11-15 (昭和6年)	洛陽橋	江聯柱	七絕	詩報 24 : 2	
1931-12-1 (昭和6年)	古清明日客閩南 感作	江聯柱	五律	詩報 25 : 4	
1931-12-1 (昭和6年)	圓山	江聯柱	七絕	詩報 25 : 4	
1931-12-15 (昭和6年)	乞菊呈應谷夢焦 二兄 3 首	擎宇	七絕	詩報 26 : 4	
1932-7-1 (昭和7年)	驚弓鳥 2 首	擎宇	七律	詩報 38 : 7	莢社課題 (江藻如先生選)
1933-3-15 (昭和8年)	屏東春曉	謝景雲 (誤植, 後有更正)	五律	詩報 55 : 6	癸酉全島聯吟大會 (莊太岳、洪鐵濤氏選)
1933-7-15 (昭和8年)	肉彈 2 首	耕雨	七絕	詩報 63 : 8	嘉社繫鉢錄 (蔡哲人、陳春林先生選)
1933-9-1 (昭和8年)	瑞竹	耕雨	七絕	詩報 66 : 6	全島聯吟大會第一日次唱擊鉢錄 (鄭永南、張一泓先生選)
1933-11-15 (昭和8年)	秋扇	耕雨	七絕	詩報 70 : 13	竹音吟社擊鉢錄 (陳春林先生選)

時間	題目	發表所用名號	形式	收錄	備註
1933-12-15 (昭和8年)	苦旱	江耕雨	七律	詩報 72 : 15	
1934-5-1 (昭和9年)	阿里山曉望	擎雨(乃 擎宇之 誤植)	七絕	詩報 80 : 4	全島詩人大會 第一日首題擊 鉢錄(葉文 樞、王了庵氏 選)
1934-10-15 (昭和9年)	秋雲	擎宇	七律	詩報 91 : 7	嘉社秋季大會 擊鉢(蘇櫻 村、林臥雲氏 選)
1934-11-1 (昭和9年)	十六夜月	耕雨	七絕	詩報 92 : 5	南州聯吟會擊 鉢錄(吳萱 草、李步雲氏 選)
1934-11-1 (昭和9年)	菊影 2 首	擎宇	七絕	詩報 92 : 9	嘉社秋季大會 擊鉢(楊爾 材、陳文石氏 選)
1935-10-1 (昭和10年)	新高秋望	江耕雨	五律	詩報 114 : 3	嘉社大會(林 臥雲、楊爾材 氏選)
1935-10-17 (昭和10年)	蛩聲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115 : 6	嘉社大會(陳 文石、黃森峰 氏選)
1939-11-2 (昭和14年)	螺溪曉發	西螺 江耕雨	五律	詩報 211 : 12	東遊雜詠(一)
1939-11-2 (昭和14年)	大和丸舟中即事 呈菊友先生並似 應谷詞兄	西螺 江耕雨	五律	詩報 211 : 12	東遊雜詠(一)
1939-11-2 (昭和14年)	出基隆 2 首(詩報 上原詩題缺,依作 者手稿補上)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1 : 12	東遊雜詠(一)
1939-11-2 (昭和14年)	太平洋回顧(詩報 原詩題缺,依作者 手稿補上)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1 : 12	東遊雜詠(一)
1939-11-2 (昭和14年)	五島 2 首	西螺 江耕雨	五絕	詩報 211 : 12	東遊雜詠(一)
1939-11-2 (昭和14年)	門司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1 : 12	東遊雜詠(一)
1939-11-2 (昭和14年)	下關	西螺	五絕	詩報 211 : 12	東遊雜詠(一)

時間	題目	發表所用名號	形式	收錄	備註
		江耕雨			
1939-11-2 (昭和 14 年)	東海道中 2 首	西螺 江耕雨	七律	詩報 211 : 12	東遊雜詠(一)
1939-11-2 (昭和 14 年)	橫濱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1 : 12	東遊雜詠(一)
1939-11-2 (昭和 14 年)	南京街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1 : 12	
1939-12-4 (昭和 14 年)	上野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3 : 18	東遊雜詠(二)
1939-12-4 (昭和 14 年)	不忍池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3 : 18	東遊雜詠(二)
1939-12-4 (昭和 14 年)	觀櫻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3 : 18	東遊雜詠(二)
1939-12-4 (昭和 14 年)	杜鵑花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第 213 號	東遊雜詠(二)
1939-12-4 (昭和 14 年)	東寶劇場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3 : 18	東遊雜詠(二)
1939-12-4 (昭和 14 年)	螺陽會席上口占 呈諸鄉友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3 : 18	東遊雜詠(二)
1939-12-4 (昭和 14 年)	螺陽會席上口占 呈諸鄉友	西螺 江耕雨	五律	詩報 213 : 18	東遊雜詠(二)
1939-12-4 (昭和 14 年)	代用品 2 首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3 : 18	東遊雜詠(二)
1939-12-4 (昭和 14 年)	八幡宮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3 : 18	東遊雜詠(二)
1939-12-4 (昭和 14 年)	端午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3 : 18	東遊雜詠(二)
1939-12-4 (昭和 14 年)	鄉夢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3 : 18	東遊雜詠(二)
1939-12-4 (昭和 14 年)	季節風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3 : 18	東遊雜詠(二)
1939-12-4 (昭和 14 年)	桃園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3 : 18	東遊雜詠(二)
1939-12-4 (昭和 14 年)	日光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3 : 18	東遊雜詠(二)

時間	題目	發表所用名號	形式	收錄	備註
1939-12-4 (昭和 14 年)	鳴龍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3 : 18	
1939-12-4 (昭和 14 年)	野望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3 : 18	東遊雜詠(二)
1940-2-4 (昭和 15 年)	多摩川即事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8 : 6	東遊雜詠(三)
1940-2-4 (昭和 15 年)	病齒療於日本大學偶成 2 首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8 : 6	東遊雜詠(三)
1940-2-4 (昭和 15 年)	前章義有未盡賦續之 2 首	西螺 江耕雨	五律	詩報 218 : 6	東遊雜詠(三)
1940-2-4 (昭和 15 年)	病中偶成寄應谷 2 首 (君方養疴順天)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8 : 6	東遊雜詠(三)
1940-3-1 (昭和 15 年)	家書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9 : 7	東遊雜詠(四)
1940-3-1 (昭和 15 年)	紀夢	西螺 江耕雨	七律	詩報 219 : 7	東遊雜詠(四)
1940-3-1 (昭和 15 年)	望中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9 : 7	東遊雜詠(四)
1940-3-1 (昭和 15 年)	京都	西螺 江耕雨	五律	詩報 219 : 7	東遊雜詠(四)
1940-3-1 (昭和 15 年)	山陽道上	西螺 江耕雨	五律	詩報 219 : 7	東遊雜詠(四)
1940-3-1 (昭和 15 年)	琵琶湖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19 : 7	東遊雜詠(四)
1940-4-6 (昭和 15 年)	知恩院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21 : 21	
1940-4-6 (昭和 15 年)	稻荷神社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21 : 21	
1940-4-6 (昭和 15 年)	京都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21 : 21	
1940-4-20 (昭和 15 年)	別府	江耕雨	五律	詩報 222 : 15	東遊雜詠

時間	題目	發表所用名號	形式	收錄	備註
1940-4-20 (昭和 15 年)	阿蘇山	江耕雨	五律	詩報 222 : 15	東遊雜詠
1940-4-20 (昭和 15 年)	探關門海底隧道 感作	江耕雨	五律	詩報 222 : 15	東遊雜詠
1940-11-2 (昭和 15 年)	新高雜詠	江耕雨	五古	詩報 235 : 2	
1940-11-2 (昭和 15 年)	獨立山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35 : 2	
1940-11-2 (昭和 15 年)	鹿林山莊	江耕雨	五律	詩報 235 : 2	
1940-11-2 (昭和 15 年)	即景	江耕雨	五絕	詩報 235 : 3	
1940-11-2 (昭和 15 年)	泊新高下口占	江耕雨	五絕	詩報 235 : 3	
1940-11-2 (昭和 15 年)	登絕頂偶成 3 首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35 : 3	
1940-11-2 (昭和 15 年)	聽高砂族舞踏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35 : 3	
1940-11-2 (昭和 15 年)	八通關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35 : 3	
1941-1-1 (昭和 16 年)	東埔道中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39 : 29	新高紀遊
1941-1-1 (昭和 16 年)	雲龍瀧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39 : 29	新高紀遊
1941-1-1 (昭和 16 年)	雲龍瀧 (手稿作 「雲龍瀑布」)	江耕雨	五絕	詩報 239 : 29	新高紀遊
1941-1-1 (昭和 16 年)	山行即景 3 首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39 : 29	新高紀遊
1941-1-1 (昭和 16 年)	北仙峽脫險 2 首	江耕雨	五律	詩報 239 : 29	新高紀遊
1941-1-1 (昭和 16 年)	未標題目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39 : 29	新高紀遊
1941-1-1 (昭和 16 年)	偶成 2 首	江耕雨	七絕	詩報 239 : 29	新高紀遊

日治時期：風月報

時間	題目	發表所用名號	形式	收錄	備註
----	----	--------	----	----	----

1938-1-30	賣花 2 首	耕雨	七絕	《風月報》 57 : 29	歡迎簡荷生君 (詞宗：江耕 雨、蘇鴻飛)
1938-6-1	柳鞭 2 首	耕雨	七絕	《風月報》 65 : 28	送學昆君赴東 京擊鉢(詞宗： 學昆、耕雨)
1939-2-1	商銀辭職將之二 林留別諸詞友(次 韻)	耕雨	五律	《風月報》 79 : 25	

日治時期：瀛洲詩集、東寧擊鉢吟前後集

時間	題目	發表所用名號	形式	收錄	備註
1933-2 (昭和 8 年)	春寒	江耕雨	七律	《瀛洲詩集》 頁 25	趙雲石、鄭養 齋氏選
1933-2 (昭和 8 年)	席上聯句	江耕雨	七言 聯吟	《瀛洲詩集》 頁 77	
1933 年 2 月 (昭和 8 年)	登鼓浪嶼鄭延平 水操臺步汪先生 韻	江聯柱	七絕	《瀛洲詩集》 頁 134	舊作附錄後編
1933-3 (昭和 8 年)	有感	江聯柱	五律	《瀛洲詩集》 頁 134	舊作附錄後編
1934-3-30 (昭和 9 年)	朝顏花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東寧擊鉢 吟前集》頁 37	
1934-3-30 (昭和 9 年)	蘇東坡	西螺 江耕雨	七絕	《東寧擊鉢 吟前集》頁 297	
1936-5 (昭和 11 年)	蔬園	西螺 江耕雨	七律	《東寧擊鉢 吟後集》頁八 齊 60	

戰後時期

時間	題目	發表所用名號	題材	收錄	備註
1950 年 6 月	許節母八十壽詩	西螺 江擎甫	七律	《許節母八 十壽詩》頁 24	該詩係 1948 年興賢吟社 許蘊山為母 親八十大壽 之徵詩。
1952 年 11 月	斗六門懷古 2 首	江擎甫	五律	《雲林文獻》 創刊號頁 105	
1952 年 11 月	祝雲林縣成立	江擎甫	七律	《雲林文獻》	

				創刊號頁 107	
1953 年 3 月	待春	江擎甫	七絕	《雲林文獻》 2 卷 1 期頁 119	
1953 年 3 月	西螺大橋 2 首	江擎甫 (另一 首作者 名為江 太緩)	七律	《雲林文獻》 2 卷 1 期頁 120	
1953-2-5	神州月 2 首	江擎甫	七絕	《瀛洲吟草》 人集頁 26	寶桑吟社(江 擎甫、李鏡波 分別擔任左 右詞宗)
1953-4-20	西螺大橋覽勝	江擎甫	七律	《詩文之友》 1 卷 1 期頁 26	慶祝西螺大 橋落成全國 詩人擊鉢吟 大會特輯(首 唱)
1954-10-1	新荷	江擎甫	五律	《詩文之友》 3 卷 1 期頁 51	中州吟社課 題
1959-2-1	國父誕辰書懷	江擎宇	七律	《詩文之友》 10 卷 4 期頁 14	鯤南七縣市 戊戌秋季聯 吟大會(首 唱)
1959-4-1	菊影	江擎甫	七絕	《詩文之友》 10 卷 6 期頁 29	東寧擊鉢吟 三集
1964-7-1	大墩冬霽	江擎甫	七律	《詩文之友》 20 卷 3 期頁 21	癸卯冬季中 北部十一縣 詩人聯吟大 會(首唱)
1971-5-1	春耕	江耕雨	五律	《詩文之友》 34 卷 1 期頁 40	北鷗吟社(張 晴川、江紫元 分別擔任左 右詞宗)
1971-6-1	煙雨歸舟	江耕雨	七律	《詩文之友》 34 卷 2 期頁 29	臺北市聯吟 會春季課 題,主辦:天 籟吟社(高文 淵、李可讀分 別擔任左右 詞宗)

1971-8-1	臺北筆塚	江耕雨	七絕	《詩文之友》 34 卷 4 期頁 35	北鷗吟社擊 鉢錄（蘇鴻 飛、江耕雨分 別擔任左右 詞宗）
1971-9-1	稻江競渡懷書	江耕雨	七律	《詩文之友》 34 卷 5 期頁 29	瀛社例會擊 鉢錄：首唱 （何亞季、蘇 鴻飛分別擔 任左右詞宗）
1971-9-1	浴蒲湯	江耕雨	七絕	《詩文之友》 34 卷 5 期頁 30	瀛社例會擊 鉢錄：次唱 （鄭雲從、張 高懷分別擔 任左右詞宗）
1971-10-1	啖西瓜	江耕雨	七絕	《詩文之友》 34 卷 6 期頁 27	瀛社孟夏擊 鉢吟：次唱 （倪登玉、李 天鷲分別擔 任左右詞宗）
1971-12-1	祝臺北市成立嘉 義縣同鄉會週年	江耕雨	七律	《詩文之友》 35 卷 2 期頁 17	
1972-1-1	蛩聲	江耕雨	七絕	《詩文之友》 35 卷 3 期頁 49	瀛社擊鉢吟 會辛亥年第 五次例會：次 唱（王精波、 施勝隆分別 擔任左右詞 宗）
1972-3-1	冬日登月樓雅集	江耕雨	五律	《詩文之友》 35 卷 5 期頁 27	瀛社冬季吟 會：首唱（張 晴川、陳友梅 分別擔任左 右詞宗）
1972-3-1	登山屐	江耕雨	七絕	《詩文之友》 35 卷 5 期頁 28	瀛社冬季吟 會：次唱（張 高懷、陳煨焜 分別擔任左 右詞宗）
1972-3-1	盆蘭	江耕雨	七絕	《詩文之友》 35 卷 5 期頁 60	北鷗吟社（倪 登玉、蘇鴻飛 分別擔任左 右詞宗）

1972-4-1	七一書懷	江耕雨	七律	《詩文之友》 35 卷 5 期頁 17	
1972-5-1	倒屣	江耕雨	七絕	《詩文之友》 36 卷 1 期頁 35	臺北市聯吟 會：次唱（蔡 連中、吳英林 分別擔任左 右詞宗）
1972-5-1	超級市場	江耕雨	五律	《詩文之友》 36 卷 1 期頁 57	北鷗吟社（簡 竹村、黃怡陶 分別擔任左 右詞宗）
1972-6-1	老松	江耕雨	七律	《詩文之友》 36 卷 2 期頁 30-31	瀛社花朝吟 會：首唱（李 嘯庵、王省三 分別擔任左 右詞宗）
1972-6-1	鴛鴦枕	江耕雨	七絕	《詩文之友》 36 卷 2 期頁 58	北鷗吟社（何 亞季、江耕雨 分別擔任左 右詞宗）
1972-10-1	鳳凰于飛	江耕雨	七律	《詩文之友》 36 卷 6 期頁 70	北鷗吟社聯 吟錄
1972-12	卜築三重轉眼七 載今又南遷高市 客中作客黯然魂 銷賦此留別瀛社 北鷗諸友敬希指 正	江耕雨	七律	《詩文之友》 37 卷 2 期頁 5-6	
1973-11	赴美漫遊賦別瀛 社北鷗諸友	江耕雨	七律	《詩文之友》 39 卷 1 期頁 7	
1973-11	觀月文宴	江耕雨	七律	《詩文之友》 39 卷 1 期頁 28	瀛社中秋例 會（首唱）
1973-11	秋心	江耕雨	七絕	《詩文之友》 39 卷 1 期頁 28	瀛社中秋例 會（次唱）
1983-9-1	岳少保	江擎雨 (疑為江 耕雨之 誤植)	七絕	《中國詩文 之友》 ³ 344 期 頁 37	瀛社花朝吟 會（次唱）

³ 原為《詩文之友》自 1974 年 6 月 1 日 42 卷 2 期起，更名為《中國詩文之友》。

1983-9-1	槐陰觀弈	江耕雨	七絕	《中國詩文之友》344 頁 42	瀛社端陽吟會（次唱）
1984-7-1	雞聲村店月	江耕雨	七律	《中國詩文之友》354 頁 41	瀛社冬至吟會（首唱）
1984-7-1	冬晴	江耕雨	七絕	《中國詩文之友》354 頁 42	瀛社冬至吟會（次唱）
1956-5	筆花	江擎甫	詩鐘	《中華詩苑》3 卷 5 期頁 60	
1964-2	屠蘇	江耕南 (疑為江耕雨之誤植)	詩鐘	《臺灣擊鉢詩選》頁 355	
1965-7	玉山雜詠	江耕雨 (西螺)	五古	《中華詩典》前編頁 78	
1967-12	送竹崖先生歸礪溪原玉 9 首	江耕雨	七絕	《竹崖詩選》頁 115-117	
1973-5	春山含笑	江耕雨	七律	《臺灣擊鉢詩選第三集》頁 118	
1973-5	天寒歲暮	江耕雨	七絕	《臺灣擊鉢詩選第三集》頁 380	
1973-5	防水壩	江耕雨	七絕	《臺灣擊鉢詩選第三集》頁 435	
1973-6	誅讎	雲林 江耕雨	七律	《癸丑端午詩集》頁 10	
1973-6	悼林熊祥先生	雲林 江耕雨	七絕	《癸丑端午詩集》頁 106	
1973-12	華南客次寄嘉社諸詞友	江擎甫 (該書內附先生略曆及照片)	七律	《中華民國詩人及其詩》頁 33	
1973-12	玉山紀遊	江擎甫	五律	《中華民國詩人及其詩》頁 33	與前列「玉山雜詠」為同一首詩作
1973-12	村居	江擎甫	五律	《中華民國詩人及其詩》	

				頁 33	
1973-12	登延平郡王水操臺	江擎甫	七絕	《中華民國詩人及其詩》頁 33	
1973-12	友笛老友過訪賦此以謝簡慢	江擎甫	七絕	《中華民國詩人及其詩》頁 33	
1974-6	衝破橫逆，再開新局（蔣經國先生嘉言）	高雄市 江擎甫	七律	《甲寅端午詩集》頁 16	
1978-5	玉山雜詠	西螺 江耕雨		《嘉義文獻》第 9 期頁 35	
1978-10	登延平郡王水操臺	江擎甫 （臺灣雲林人，好吟詠）	七絕	《臺灣正氣詩選》頁 23	與詩報 24 號所收錄之「登鄭延平水操臺遺跡步汪先生韻」屬同一詩作，但此詩略有更改
1978-7	斗六門懷古	江擎甫	五律	《金湖春秋》頁 154	與《雲林文獻》創刊號所收錄之〈斗六門懷古〉一詩相同
1998-2	朝顏花（牽牛花）	江耕雨	七絕	《古今分韻詩選》頁 91	
1998-2	蔬園	江耕雨	七律	《古今分韻詩選》頁 162	與《東寧擊鉢吟後集》頁八齊 60 所收之詩〈蔬園〉相同
1998-2	蘇東坡	江耕雨	七絕	《古今分韻詩選》頁 568	

附錄（四）

江擎甫(耕雨、擎宇、聯柱、大緩)先生年譜及作品繫年

鄭師定國編撰

吳勝豐增修

江擎甫先生原籍名大緩，乃係因晚生之故。他字聯柱，號擎宇、耕雨，後改名擎甫，生於明治 34 年（1901 年）12 月 29 日，日治時代臺南州虎尾郡西螺街人，卒於民國 82 年（1993 年）11 月 6 日，享壽 93 歲。父親江生德（學名香萼，字藻如，號秋圃）是前清文秀才，母親林燕是荊桐望族林本的大姐。先生祖籍福建省永定縣高頭鄉。先祖父星舫公十二歲時即仝族人來臺寓居犁頭店（即今之臺中南屯），後輾轉遷徙至西螺定居，不僅經營布業、染坊有成，且教子有方，長子江藻如於清光緒 19 年考中西螺堡縣學文秀才，除功名有成外，又能善侍繼母，視繼母如生母，人稱江孝子，成為西螺地區倚重之聞人。先生自幼長於雲林西螺，壯歲自臺中縣霧峯農校退休後，一路北上，更一度南遷高雄，晚年移居臺北，遂卒於斯。先生育有三男七女，長男江詒濂三男江錫鎮早殤，四女江盈盈、六女江韻玉均於稚齡夭折，其餘皆教養有成而能為社會服務有貢獻。日治時期西螺莖社成立，先生為當時的創始人之一，曾設漢書房於西螺街，育才無數。終戰後，以其深厚之漢學根基，經推薦轉任教職，曾任西螺中學、西螺農職、霧峯農職等校國文教師，先生秉性忠厚謙讓，重道義輕名利，不僅好吟詠，又喜樹藝，且耕且教，樹人樹木皆有卓績。江擎甫先生一生奮力不懈欲創一番事業，有乃祖之風，惜多因時勢乖違，終難有成，年逾五十，家中又逢無妄之大災，次子江槐邨先生遭誣身陷囹圄，為白色恐怖之受難者，家中頓時愁雲慘霧，原本身體健朗的髮妻也因思子而憂慮成疾，年底便與世長辭，所幸先生素性樂觀，兼之養生有道，尤喜山水之樂，故能長壽。先生自小受業於乃父江藻如，青年時期又積極參與詩社活動，與諸多詩友磨練詩藝，故奠下其堅實的漢學根基，平時除擊鉢課題等限時限題詩作外，又能將所見所感秉筆直書，故詩作內涵豐富深刻，加上其一生筆耕不輟，年過九十仍有作品，故著作等身，詩稿文稿不下千篇，很有研究價值，另外，先生又具前瞻性文獻保存眼光，不僅將先人所遺之許多珍貴文物妥適的保存下來外，對於自己一生的文學活動與生活軌跡，除了以詩文、日記等傳統形式記錄下來外，更大量保存著許多彌足珍貴的老照片，以供後人「見證」歷史。著述有《樹德草廬詩稿》二集，雖經 1948 年(戊子)、1990 年(庚午)編竣，然終未出版，雖是可惜，但經過這兩次的整理也因此讓自己的詩作不致散佚埋沒，亦是可喜之事。

光緒 27 年辛丑(西元 1901 年，明治 34 年)，一歲

生活：◇先生於農曆 12 月 29 日出生在西螺街，屬牛。父親三十八歲始得先生這一親生獨子，為其取名大緩，意即得子太緩之意。自云早年身體瘦弱。

備考：◇該年三月先生之祖父江開漢去世，其父江藻如作有〈祭父奠章〉。

光緒 28 年壬寅(西元 1902 年，明治 35 年)，二歲

生活：◇隨同全家搬回祖籍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

光緒 32 年丙午(西元 1906 年，明治 39 年)，五歲

生活：◇生母林燕及祖母部分家族再度返臺。

民國三年甲寅(西元 1914 年，大正三年)，十四歲

生活：◇4 月先生西螺公學校畢業。

◇5 月西螺樹德漢學書塾入學肄業。

備考：疑樹德漢學書塾的業師即先生之父江藻如。

民國七年戊午(西元 1918 年，大正七年)，十八歲

生活：◇先生陪侍父親江藻如返祖籍，整理薄產。隨後遷回西螺長期居住。

民國八年己未(西元 1919 年，大正八年)，十九歲

生活：◇適逢各地詩社相繼成立，3 月詩友黃文陶、廖學昆與先生等 8 人共組詩社「同芸社」，延聘先生父親江藻如擔任顧問兼詞宗。

◇先生始與黃文陶交遊，日受薰陶，一脫文弱氣質而成爲具毅力抱大志之青年(先生自述語)。

民國九年庚申(西元 1920 年，大正九年)，二十歲

生活：◇因入社社員增多，改「同芸社」爲「莢社」，取其中實而赤、丹心報國之象徵。

民國十年辛酉(西元 1921 年，大正十年)，二十一歲

生活：◇四月，先生娶西螺廖松華氏爲妻(1902 年 7 月 10 日生，父乃西螺望族廖大邦⁴；母爲陳氏錦)。

◇弱冠時，開始經營洋燭廠(蠟燭事業)，以少數力量提升品質和服務，一直營運十年方轉型往其他事業發展。

備考：◇江藻如養子江聯熙於 11 月 16 日被江府改爲螟蛉子。隔日改先生爲江家戶長。

民國十一年壬戌(西元 1922 年，大正十一年)，二十二歲

生活：◇先生於 11 月 7 日生長女江韻珊，詩友楊笑農先生、士竹先生各贈〈賀擎宇君

⁴ 鄭定國所著《雲林莢社新出土台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述略》一文中，原提及廖大邦爲「經營蠟燭廠」，經與江擎甫先生之公子江槐邨先生訪談後，得知父親所經營之洋蠟燭工廠並非是承襲自娘家產業，故予以更正。

弄瓦〉七絕一首，刊登於 1922 年 12 月 16 日《臺南新報》7469 期：5 頁。

◇該年 12 月 6 日在《臺灣日日新報》第 8093 號，第 6 版上刊登西螺莖社以「餞菊」（七絕先韻）向島內徵詩的消息。

作品：◇1922 年 10 月 4 日《臺南新報》7396 期：5 頁刊登先生以「擎宇」之號所作〈秋扇〉七絕二首，這是目前筆者所蒐集到先生詩作中存世最早的詩篇。

◇1922 年 12 月 16 日《臺南新報》7469 期：5 頁刊登先生詩作〈秋夜與莖社諸君子清話偶成〉七絕一首、〈客思〉五律一首、回贈楊笑農先生〈贈江擎宇李廷通二君〉一詩〈次韻贈笑農君〉七絕一首。

備考：◇韻珊適西螺廖應騰。廖應騰高商畢，任職西螺農會 16 年，後任臺灣日光燈公司業務經理，1984 年去世，享壽 64 歲。有子四位，長男廖朝崧、次男廖朝崑、三男廖朝賢、四男廖朝銓。

民國十二年癸亥(西元 1923 年，大正十二年)，二十三歲

生活：◇該年 2 月 16 日在《臺灣日日新報》第 8165 號，第 6 版上刊登西螺莖社「餞菊」（七絕先韻）徵詩的結果：計得詩四百四十五首，經陳槐庭氏評定甲乙，先生獲得第七名。

◇先生與父親江藻如養子江聯熙回福建整理田產。

作品：◇〈餞菊〉⁵。

備考：◇莖社人員加入嘉社組織。

民國十三年甲子(西元 1924 年，大正十三年)，二十四歲

生活：◇2 月 4 日在《臺灣日日新報》第 8518 號，第 4 版上刊登西螺莖社社員欲參加中嘉南聯合吟會消息一則。

◇5 月先生西螺樹德漢學書塾國文專科修畢。

◇8 月任職西螺婦女會幹部國文講習會講師。

◇先生於 7 月 6 日生次女江韻馨。

備考：◇韻馨性柔順，適廖東壁。廖東壁，為網球好手，雲林縣農會退休，後營農藥兼貿易，然時運未濟。有子廖崇仁、廖崇義、廖崇禮；有女廖淑卿。

民國十四年乙丑(西元 1925 年，大正十四年)，二十五歲

生活：◇2 月 9 日在《臺灣日日新報》第 8889 號，第 4 版上刊登西螺莖社於嘉社大會翌日大開創設五週年紀念會並擊鉢催詩，首題〈自鳴鐘〉（七絕侵韻）左右詞宗

⁵ 〈餞菊〉一詩該報只登其名，未登其內容，而在筆者所蒐集的詩作中也未發現有該首詩，故只知其詩名及成績，而未能睹其詩作，殊為可惜。

鄭作型、林純卿；次題〈晴霞〉（七絕東韻）左右詞宗蘇櫻村⁶、林玉書，先生掄次題左元，可說是當時菸社社員成績最佳者。

◇12月5日，先生與黃文陶以講師身份同西螺婦女會攝影留念。

◇12月7日，菸社社員黃文陶赴日本深造醫學。先生及其父菸社詞宗江藻如，會同菸社詩友共同送別並合影留念。

備考：◇菸社聘請斗六黃茂才為顧問。

◇斗六雲峯吟社成立。

民國十五年丙寅(西元 1926 年，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二十六歲

生活：◇先生於 6 月 20 日生長子江詒濂。

備考：◇江詒濂 1927 年 9 月 13 日死亡。

◇3 月江藻如因老病交至辭菸社詞宗，推薦黃紹謨續其職。

民國十七年戊辰(西元 1928 年，昭和三年)，二十八歲

生活：◇於 3 月 5 日生三女江韻慊，即江大緩之三女。

備考：◇江韻慊於 11 月 7 日過繼給小茄荖林清誥為養女，1940 年又返家歸原籍。韻慊，能幹幽默，家境小康。

民國十八年己巳(西元 1929 年，昭和四年)，二十九歲

生活：◇於 2 月 19 日生四女江盈盈，即江大緩之四女。

◇11 月 17 日⁷父親江藻如逝世(1863 年至 1929 年)，享壽 66 歲。

◇日治時期先生在雲林鄉間擁有聚芳養蜂場，所產蜂蜜被人嫌不香，但是養蜂過程十分辛苦。

備考：◇江盈盈 1930 年 5 月 8 日死亡。

作品：◇農曆 10 月 17 日因父仙遊，傷痛逾恆作〈哭父〉七絕三首。

◇12 月 20 日作〈養蜂吟〉七絕一首。

民國十九年庚午(西元 1930 年，昭和五年)，三十歲

生活：◇先生於父喪百日內買棹赴華南考察，並和廖學明兄、能致君結伴赴漳州、廈門遊歷，其後托親戚何湯臣在福建龍溪縣漳城置宅二處。

備考：◇收養西螺街高和妹為養女，改名江百年(大正 8 年 11 月 16 日生)。江百年於 18 歲時即 1937 年 1 月 20 日，嫁荊桐王福星。

民國二十年辛未(西元 1931 年，昭和六年)，三十一歲

⁶ 《臺灣日日新報》誤作蘇櫻川。

⁷ 據戶口名簿中記載江藻如死亡日期為 11 月 17 日，但江擎甫所作〈哭父〉、〈思親〉則又記為 10 月 17 日，經查萬年曆後，得知該年 11 月 17 日，農曆正好是 10 月 17 日。

生活：◇於1月1日生五女江則安。

◇江則安於2月16日過繼給社口蔡木爲養女。

◇9月28日在《臺灣日日新報》第11301號，第4版上刊登西螺莼社輪值承辦嘉社第十四回秋季大會，原定於八月中開催，但因月來淫雨，西螺附近遍地行潦，故由廖學昆到嘉義與嘉社專務賴雨若協議，決定十月二十五日午前十時，於西螺公會堂舉行，並於同日議事中改詩格及專務。

◇10月27日在《臺灣日日新報》第11330號，第4版上刊登嘉社秋會莼社奪幟並預告來秋大會定在朴子舉行。

備考：◇冬，黃丕承（紹謨）辭莼社詞宗（丕承西螺講學時代，1926年3月起至1931年年底止，計滿五年）。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西元1932年，昭和七年)，三十二歲

生活：◇3月8日生次子江槐邨。

◇3月21日先生同廖學昆、蘇鴻飛等以嘉社身分參加北州聯吟會假大龍峒町臺北聖廟輪值主辦之壬申全島詩人大會，與與會的詩友共同創作〈七言聯吟〉。

◇先生和沈港、賴明輝、詹宜、沈西東再赴閩南漳州，並在漳城租民房僑居，由何湯臣姑丈，宗親何量湖介紹，擬與住民共營柚木、相思樹之植林計畫。

作品：◇〈壬申八月念四日於鷺門旅次驟患重病纏綿旬日〉五絕一首。

備考：◇江槐邨因就讀嘉義農業職業學校，故於38年1月遷居嘉義安寮里，39年3月又遷嘉義雙忠里。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西元1933年，昭和八年)，三十三歲

生活：◇重赴閩南，但中共忽至，漳碼地區風聲鶴唳，無法進行實業，故撤回臺灣。

作品：◇〈縱筆〉七律一首。

備考：◇畏友黃文陶移居嘉義，在嘉義開設「上池醫院」。

◇《瀛洲詩集》出刊，內收錄有先生之玉照及詩作。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西元1934年，昭和九年)，三十四歲

生活：◇於10月19日生三子江錫鎮。

◇先生參加甲戌全臺聯吟大會，並保留臺南三六九小報贈送的詩稿稿紙〈素竹〉乙張。

作品：◇〈代陳熙釗祭母林孺人〉文。

備考：◇江錫鎮於1939年6月27日死亡，得年6歲。

◇黃紹謨先生8月4日仙逝（舊曆6月24日），雲林斗六雲峰吟社解散。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西元 1935 年，昭和十年)，三十五歲

生活：◇蒺社創社十五週年，鳩集顧問二人、社員十七人舊稿之尚存者，薈萃成編爲《蒺社同人錄》，其中收錄有先生絕詩六十首，律詩四十首詩作。

備考：◇彰化楊石華來蒺社參加擊鉢。

◇今年農曆正月 14 日爲蒺社創立拾伍周年內祝紀念吟會，斗六雲峰吟社林庚宿、李長壽、施錦川、鍾聯綿、張權、崙背崙峰吟社黃傳心、黃秀峰來賀。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西元 1936 年，昭和十一年)，三十六歲

生活：◇四月先生向銀行貸款購臺西鄉牛厝農地三十一甲，憑著興趣十分、熱情一股，在臺西經營農場，耕種水稻。

◇於 9 月 7 日生六女江韻玉。

作品：◇先生作〈元旦試寫〉七律一首。

◇先生將親身從事農作的過程，以詩作記錄成〈插秧〉、〈耕耘〉、〈灌溉〉、〈收穫〉七律組詩。

備考：◇臺西農場的經營唯艱，除用人不易外，且屢遇天災阻礙收成，又得承擔沉重的稅賦及利息，故歷七年艱難支撐後，終因保本之考量而易手他人。

◇江韻玉於 1937 年 4 月 20 日過繼給西螺廖修樂爲養女，後亦因病早夭。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西元 1937 年，昭和十二年)，三十七歲

生活：◇日本 1895 年治臺，1937 年大舉侵華。漳州各處有飛機起降，坦克飛馳。

◇於 10 月 27 日生七女江韻瑾。

◇先生遊南投竹山社寮。

作品：◇作〈眼疾書懷〉五律二首、〈眼病羞明戲作〉七絕四首、〈眼病經旬適逢物資統制戲作〉七律一首。

◇11 月 7 日先生作〈遊竹山社寮泊野人家〉五律一首。

備考：◇江韻瑾個性外向、勤奮創業、曾就讀虎尾女中、省立護專畢業，曾任彰化基督教醫院護理副主任。1859 年曾遷居臺北市古亭區。其後隻身赴美加州深造，與黃重明結婚，育有二男一女。又兼營房地產事業，魚與熊掌兼得，事業發達。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西元 1938 年，昭和十三年)，三十八歲

生活：◇六月日人禁止使用機械抽水灌溉，坐視百畝禾苗枯萎，先生感受到被殖民者的命運是如此的悲淒，故作詩遣憤。

作品：◇作〈戊寅元旦書懷〉、〈戊寅元宵即事〉七律各一首。

◇作〈遣憤〉五律三首、〈懷舊〉五古一首、〈日人禁農家使用機械抽水坐視禾田龜裂〉七絕一首。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西元 1939 年，昭和十四年)，三十九歲

生活：◇三月先生欲前往日本治療齒疾，向當時的西螺街長永井英輔提出證明申請。此次日本遊同行者有廖重光、廖學昆，先生將此次東遊所見寫成《東遊雜詠》，回臺後並將之陸續投稿發表於《詩報》⁸。

作品：◇〈即事—己卯元旦〉五律一首

◇《東遊雜詠》中包含〈螺溪曉發〉五律一首、〈螺溪曉發〉七絕一首、〈出基隆〉七絕一首、〈太平洋回顧〉七絕一首、〈大和丸舟中即事呈 菊友先生〉五律一首、〈五島〉五律一首、〈門司〉七絕一首、〈下關〉⁹七絕一首、〈東海道中〉七絕二首¹⁰、〈門司〉七絕一首、〈瀨戶夕照〉五絕一首、〈神戶〉五絕一首、〈上野〉七絕一首、〈不忍池〉七絕一首、〈雪〉五絕一首、〈觀櫻〉七絕一首、〈杜鵑花〉七絕一首、〈帝國大學〉七絕一首、〈療齒疾於日本大學病院〉¹¹七絕三首、〈前章意有未盡賦續之〉¹²五古一首、〈病中偶成寄應谷兄〉七絕一首、〈代用品〉七絕二首、〈東寶劇場〉七絕一首、〈螺陽會席上口占呈諸鄉友〉¹³七絕一首、〈螺陽會席上口占呈諸鄉友〉¹⁴五律一首、〈八幡宮〉七絕一首、〈橫濱〉七絕一首、〈南京街〉七絕一首、〈端午即事〉七絕一首、〈家書〉七絕一首、〈鄉夢〉七絕一首、〈即景〉¹⁵七絕一首、〈紀夢〉七律一首、〈季節風〉七絕一首、〈桃園〉七絕一首、〈小病偶作〉七絕一首、〈日光〉七絕一首、〈鳴龍〉七絕一首、〈野望〉七絕一首、〈京都〉¹⁶五律一首、〈京都〉七絕一首、〈山陽線道中〉¹⁷五律一首、〈探關門海底隧道感作〉七絕一首、〈別府〉七絕一首、〈阿蘇山噴火口即景〉七律一首、〈琵琶湖〉七絕一首、〈知恩院〉七絕一首、〈稻荷神社〉七絕一首、〈多摩川〉七絕一首、〈耳下炎呈應谷兄〉¹⁸。

⁸ 此次東遊日本詩作從 1939 年 11 月 2 日《詩報》第 211 期起，一直到隔年 1940 年 4 月 20 日《詩報》第 222 期止，陸續刊登，詳細情形可見附錄（三）。

⁹ 另一題名〈春帆樓〉。

¹⁰ 1939 年 11 月 2 日《詩報》第 211 期：20 頁中將兩首詩誤植為一首。

¹¹ 另一題名為〈住日大醫院即事〉。

¹² 另一題名為〈齒疾就日本大學醫院手術〉。

¹³ 另一題名為〈賦贈螺陽會同鄉〉。

¹⁴ 另一題名為〈賦贈東京螺陽會諸鄉友〉。

¹⁵ 另一題名為〈療齒疾住日本大學六樓偶成〉。

¹⁶ 另一詩題為〈赴京都途中即事〉。

¹⁷ 另一詩題為〈超急火車即事〉。

¹⁸ 另一詩題為〈驟患耳下炎賦示應谷兄〉。

◇先生於東遊期間有〈紀夢〉一詩其註云：病中夢先君示余曰藏穀變質何久遊不歸抵家鎮兒已危篤再數日竟殤亡，么兒江錫鎮於 1939 年 6 月 27 日死亡，先生哀痛逾恆作有〈哭錫鎮兒〉七絕三首。

◇11 月 17 日作有〈先大人十週年忌辰感作〉七律一首。

民國二十九年庚辰(西元 1940 年，昭和十五年)，四十歲

生活：◇1 月 10 日由嘉義市弘文堂印刷所印刷、1 月 20 日正式發行《莢社同人錄》。

◇於 5 月 10 日生八女江韻珠。

◇先生與內弟廖添德等一行人，於 8 月 15 日登上新高山頂（現改爲玉山）。

◇先生年屆不惑，作詩自嘲「不文不武」、「碌碌空空」。

作品：◇作〈庚辰元旦誌感〉五律一首。

◇作〈關子嶺偶成〉五絕一首。

◇作〈自嘲〉七律一首。

◇作〈四十初度〉七律一首。

備考：◇江韻珠，臺北女子師範畢業，曾任教臺北永春國校，後持續進修取得臺北師專資格¹⁹。1956 年遷居臺北城中區，1963 年遷居臺中市北屯區，1964 年遷居彰化芳苑鄉。其後與彰化二林籍的夫婿謝恢自赴美洛杉磯開創事業，家庭美滿，事業順利。

民國三十年辛巳(西元 1941，昭和十六年)，四十一歲

生活：◇春日與黃文陶先生同遊嘉義彌陀寺。

作品：◇作〈辛巳元旦試筆〉七律一首。

◇作〈春日偕竹崖遊彌陀寺〉五絕一首。

民國三十二年癸未(西元 1943，昭和十八年)，四十三歲

作品：◇作〈卅二年秋由中市赴磺溪車中擁擠難堪賦竹枝三絕〉七絕三首。

◇12 月 27 日作〈檢書偶成〉七律一首。

民國三十三年甲申(西元 1944，昭和十九年)，四十四歲

作品：◇作〈中秋踏月即事〉七絕二首、〈月夜赴中市〉五絕一首。

民國三十四年乙酉(西元 1945 年，昭和二十年)，四十五歲

生活：◇日本戰敗放棄臺灣統治權，11 月先生任職西螺鎮國民學校教員國文講習會講師。

民國三十五年丙戌(西元 1946 年)，四十六歲

¹⁹ 原作「兼取得護專資格」，經江槐邨先生更正爲「持續進修取得師專資格」

生活：◇4月下旬西螺初中開辦，借用西螺第一國校校舍，第一屆學生 250 餘位。

◇先生任教於臺南縣西螺初級中學(西元 1946 年 6 月至西元 1949 年 7 月又西元 1950 年 2 月至西元 1950 年 7 月)。

作品：◇先生作〈勝利週年感懷〉七律一首，又作〈連日改文枯燥...用柏梁體爲同事寫照〉古詩一首。

◇作〈即事〉七絕二首。

◇作〈即事〉七律一首。

◇作〈忘年會〉、〈偶成〉五絕各一首。

民國三十六年丁亥(西元 1947 年)，四十七歲

生活：◇西螺初中接收日人西螺小學校，於今年元旦奠基建校。

作品：◇作〈校址變更感言〉、〈西螺初中女生組會成立賦示〉五絕一首

◇立秋後二日攜邨兒重遊關子嶺作〈重遊關子嶺〉七律一首、〈浴溫泉追懷龍溪〉七絕一首、〈即景〉七絕一首

◇作〈西螺溪防堤落成典禮贈楊建設廳長〉七律一首

◇作〈吊甘地〉七絕二首

◇作〈六一七〉五律一首

◇作〈丁亥中秋即事〉七律一首

民國三十七年戊子(西元 1948 年)，四十八歲

生活：◇先生原名江大緩，於 5 月 10 日變更爲江擎甫。

作品：◇有〈戊子元旦西中試筆〉五律一首、〈春日遊湖山岩〉七律一首、〈村居苦漲〉七律一首、〈許節母八十壽詩〉七律一首。

◇於季冬之月編成《樹德草廬詩稿》初編，內容以勵志、悲憤、感懷、東遊日本、神州之遊爲大端。樹德草廬乃西螺舊宅之名。

民國三十八年己丑(西元 1949 年)，四十九歲

生活：◇西螺中學建校三週年。

◇寄留在岩通錢莊之款數千元，經中共突至之變而遭凍結，後由姑丈何湯臣陸續回收留用，然幣制貶值，匯回時所剩無幾。

◇斯年遭人倒債，債主臨門，慘淡過中秋。

作品：◇有〈重到西中偶成〉七律一首。

◇作〈己丑春日書懷〉五律一首。

◇作〈己丑中秋即事〉七絕二首、〈己丑中秋即事〉五律一首。

◇11月17日作有〈己丑先君子忌辰有感〉一首。

◇作〈西中建校三年紀念〉七律一首。

◇作〈西中畢業感作〉七律一首。

◇作〈贈別第一屆畢業諸生〉七絕三首。

◇作〈教學〉七絕一首。

◇12月1日作〈母親八一壽辰喜作〉七律一首。

民國三十九年庚寅(西元1950年)，五十歲

作品：◇4月3日作〈率西中同學遊湖山岩〉七絕二首。

◇端午節先生作〈庚寅詩人節偶成〉五古一首。

民國四十年辛卯(西元1951年)，五十一歲

生活：◇該年一月初五日(新曆)家遭大難，次子槐邨被誣陷入獄，失去自由，先生和夫人均受重大打擊。先生元配廖松華女士於12月9日因腎疾病逝。

作品：◇作〈西中五週年校慶〉七律一首。

民國四十一年壬辰(西元1952年)，五十二歲

生活：◇三女江韻謙於3月1日適王金來。

◇江擊甫獲聘為雲林縣文獻委員會兼任委員。

作品：◇11月3日作〈莒社沿革〉一文刊登於《雲林文獻》創刊號，為現今了解莒社創社及沿革不可或缺之文獻資料。

◇先生作〈斗六門懷古〉五律二首、〈祝雲林縣成立〉七律一首。

◇作〈懷念邨兒〉七律一首。

◇作〈野草〉、〈院梅〉、〈屠蘇〉五絕各一首。

民國四十二年癸巳(西元1953年)，五十三歲

生活：◇2月1日三女江韻謙生長女王淑莊。

作品：◇六鰲詩社擊鉢錄〈待春〉七絕一首、〈西螺大橋〉七律二首、〈西螺大橋攬勝〉七律一首。

民國四十三年甲午(西元1954年)，五十四歲

生活：◇因西螺中學謝校長屢次要求先生兼任事務主任，因個性不合，故轉任西螺農校。其後於臺中北屯廊子里購丘陵地經營果園。

◇2月2日母親江林燕逝世(1868年至1954年)，享壽年86歲。

作品：◇〈新荷〉五律一首。

民國四十四年乙未(西元1955年)，五十五歲

生活：◇本年起共五年任教於雲林縣西螺農校(西元 1955 年 8 月至西元 1960 年 7 月)。

◇10 月 29 日三女江韻謙生長男王景明。

◇先生於 11 月 26 日再娶鄭雪淨為妻(1916 年 4 月 30 日出生，父鄭清蓮，母蔡吉氏)。

◇先生於 2 月初二夜在懿德分院舉行扶乩，請龔思師降筆。

民國四十八年己亥(西元 1959 年)，五十九歲

生活：◇3 月 20 日遷出臺中市北屯區，搬到霧峯。

◇1959 年 8 月 7 日日本南方海面的艾倫颱風，因藤原效應作用，把東沙島附近的熱帶低壓引進臺灣，形成強大的西南氣流，並引起豪雨，從 8 月 7 日至 9 日連續三日大雨不斷，造成臺灣中南部豪雨成災，其中江擎甫先生當時居住的臺中地區，則是受災最嚴重的區域之一。依據當時省府的統計報告，總計「八七水災」一共造成六百六十七人死亡、四百零八人失蹤、九百四十二人受傷，房屋損失部分，全倒兩萬七千四百六十六間、半倒一萬八千三百零三間，農地損失總面積高達十三萬六千五百四十二公頃，全部災民超過二十四萬人，各項損失總計超過新臺幣三十五億元，約佔當時年國民所得金額的百分之十一，對整體民生經濟造成重大的衝擊影響，也是臺灣戰後僅次於 1999 年 9 月 21 日九二一大地震的大規模天然災難。²⁰

作品：◇作〈八七水災〉七絕一首。

◇作〈國父誕辰書感〉七律一首。

民國四十九年庚子(西元 1960 年)，六十歲

生活：◇本年起共 2 年餘任教於臺中縣霧峯農校(西元 1960 年 8 月至西元 1963 年 11 月)

◇先生參加在臺中市舉辦的庚子詩人節。

作品：◇作〈遊關子嶺懷邨兒〉七絕一首。

◇作〈庚子中市詩人節〉七律一首。

◇作〈中秋憶諸兒〉、〈自問〉五律各一首。

◇作〈祝瀛東聯吟大會〉七律一首。

民國五十年辛丑(西元 1961 年)，六十一歲

作品：◇作〈六一初度〉七律一首、〈先大人卅二週忌有感〉²¹。

民國五十一年壬寅(西元 1962 年)，六十二歲

²⁰ 參考國家歷史文化資料庫：八七水災，網址：<http://km.cca.gov.tw/myphoto/show.asp?categoryid=36>。

²¹ 該首詩有缺句。

作品：◇作〈壬寅元旦試筆〉七絕一首。

民國五十二年癸卯(西元 1963 年)，六十三歲

生活：◇先生在 11 月經臺中縣政府，中縣教休一字第零壹貳號令，核准退休。

作品：◇作〈夏日苦旱〉七律一首。

◇5 月 8 日作〈對鏡〉七絕一首。

◇6 月 30 日作〈病中口占〉七絕二首。

◇11 月 17 日作〈退休偶成〉七律一首。

民國五十三年甲辰(西元 1964 年)，六十四歲

生活：◇1 月 4 日，先生次子江槐邨返家²²，本欲與先生共營園藝，但槐邨因十三年無妄的牢獄之災而導致身染風濕，無法久執農具，遂北上謀職。

◇2 月 15 日么女韻珠在彰化芳苑鄉與二林籍的夫婿謝恢自結婚，並攝有婚紗照。

作品：◇元月 4 日作〈南迴路上一楓港口占〉七絕二首。

◇6 月 16 日先生作〈住彰化基督教醫院割治胃潰瘍〉七律一首。

◇作〈大墩冬霽〉七律一首。

◇9 月 25 日先生送七女韻瑾赴美深造，作〈送瑾兒赴美深造〉七絕四首。

民國五十四年乙巳(西元 1965 年)，六十五歲

生活：◇先生將果園讓售並於 2 月 27 日移居三重市。

◇次子江槐邨於 3 月 12 日與張碧敏結婚。

作品：◇3 月 14 日作〈攜邨兒赴雲林與張女士碧敏結婚歸途懷瑾兒〉七絕二首。

◇3 月 18 日作〈感慰〉五絕一首。

◇5 月 30 日作〈移居三重市回憶芋園〉七律一首。

備考：◇先生於臺中市北屯區大坑廍子里經營果園，種植葡萄、枇杷、梨、木瓜等，期間自 1959 年 3 月至 1965 年 2 月。

◇張碧敏，初中畢，曾任彰化銀行斗六分行助理員，父張建章，母劉存氏。

民國五十五年丙午(西元 1966 年)，六十六歲

生活：◇2 月 5 日韻瑾在美國費城與來自臺灣大甲的黃重明先生結婚，並攝有婚紗照，先生特別以父親身分要女兒謹記「相夫教子孝翁姑」之戒，才能無忝江家典模。

◇8 月，先生與繼室鄭雪淨女士離婚，並將戶籍遷至臺北縣三重市六合里。

²² 鄭定國於〈雲林菸社新出土台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述略〉一文及連泰宗於〈江藻如漢詩研究〉一文中都將先生次子江槐邨出獄返家記為 52 年，經查證江槐邨本人及查閱戶籍資料記載後，得知江槐邨先生於民國 53 年 1 月 4 日刑期終止，返回本籍。

作品：◇先生作〈示女〉七絕一首。

民國五十六年丁未(西元 1967 年)，六十七歲

生活：◇11 月 14 日長孫女江致真出生，即次子江槐邨之長女。

作品：◇先生作〈曉行即事〉七絕一首。

◇12 月 31 日先生作〈冒寒登陽明山踏雪〉五律一首。

民國五十七年戊申(西元 1968 年)，六十八歲

作品：◇11 月 12 日先生作〈和少資襟弟旅日書懷韻〉七律一首。

民國五十八年己酉(西元 1969 年)，六十九歲

作品：◇5 月 30 日作〈出院〉五律一首。

民國五十九年庚戌(西元 1970 年)，七十歲

生活：◇先生於 7 月 5 日遊臺北碧潭。七十生辰前 12 月 17 日，先生自述，「傲骨猶存恥折腰」。

◇先生回首四十年前曾在大陸置產，今思探親。

◇7 月 2 日長孫江致平出生。

作品：◇作〈碧潭納涼〉七律一首。

◇作〈投老〉五絕一首。

◇9 月 20 日參加瀛社例會，作〈畫葫蘆〉七絕一首。

◇12 月 6 日作〈讀書報國〉七律一首。

◇12 月 11 日作〈七十書懷〉七律一首。

◇作〈大陸探親〉七絕一首。

◇作〈生孫有感〉七絕一首。

民國六十年辛亥(西元 1971 年)，七十一歲

生活：◇先生於 1 月 10 日參加臺北瀛社例會。

◇1 月 12 日遊北投公園。

◇農曆正月初四連日頭痛臥床。

◇先生參加北鷗吟社擊鉢活動，並擔任左詞宗。

◇1971 年 8 月 29 日，中華巨人少棒隊在威廉波特最後以三戰三勝，最後一役以 12：3 擊敗美國北區隊獲得世界少棒冠軍，當時全臺有許多熱情的球迷徹夜為中華隊加油。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但也導致頭部暈眩的舊疾復發。

◇孟冬，先生率九族兒孫謁澤先岳母墓陵於北縣鶯歌。

◇12 月 13 日先生參加慶祝瀛社社長李紹唐籌建之光孝祠堂落成典禮所舉辦之擊

鉢吟會。

作品：◇參加臺北瀛社例會作〈天寒歲暮〉七絕一首。

◇作〈北投公園偶成〉七絕一首。

◇作〈辛亥正月初四頭暈臥床連日賦此〉七絕一首。

◇2月14日作〈春山含笑〉七律一首。

◇4月12日女兒韻珊移居石牌，先生連日幫忙，稍事操作，翌晨即患眩暈作〈紀病〉七絕三首。

◇作〈春耕〉五律一首。

◇作〈煙雨歸舟〉七律一首。

◇先生參加北鷗吟社擊鉢活動作〈臺北筆塚〉七絕一首。

◇作〈啖西瓜〉七絕一首、〈稻江競渡懷書〉七律一首、〈浴蒲湯〉七絕一首。

◇8月29日作〈記暈〉五律一首。

◇辛亥年先生作〈慶祝建國六十周年〉七律一首。

◇作〈辛亥冬日偕添贊、添鎧、少資及諸內侄謁先岳母墓，祭後在鶯歌峯上烤肉聚餐誌感〉七律一首。

◇作〈光孝祠堂慶成誌盛〉七律一首。

◇作〈七一書懷〉七律一首。

民國六十一年壬子(西元 1972 年)，七十二歲

生活：◇5月15日美國不顧中國和臺灣的反對，美日正式簽定協議將琉球（及釣魚臺）交還日本。

作品：◇作〈壬子元旦有感〉七律一首。

◇作〈蛩聲〉七絕一首。

◇作〈冬日登月樓雅集〉五律一首、〈登山屐〉七絕一首、〈盆蘭〉七絕一首。

◇作〈七一書懷〉七律一首

◇作〈倒屣〉七絕一首。

◇作〈超級市場〉五律一首。

◇作〈老松〉七律一首、〈鴛鴦枕〉七絕一首

◇作〈鳳凰于飛〉五律一首。

◇作〈作客久疎效勞虧門下之職賦此誌愧〉七律一首。

◇8月25日作〈小病即事〉七律一首。

◇作〈憤世〉七絕二首、〈美日私相授受釣魚台列嶼有感〉七絕四首

◇作〈卜築三重轉眼七載今又南遷高雄客中作客黯然魂銷賦此留別瀛社北鷗諸友〉²³七律一首。

民國六十二年癸丑(西元 1973 年)，七十三歲

生活：◇先生遷居高雄市。

◇5 月 1 日爲治療疝氣住進高雄市立醫院開刀。

◇5 月 19 日次孫江致澄出生。

◇端午節一家六口同患流行感冒，先生賦詩以誌。

◇6 月 5 日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出版的《癸丑端午詩集》中收錄有先生二首詩作。

◇10 月先生離開高雄市前鎮區草衙的住家，第一次要前往洛杉磯二個女兒家遊玩。

作品：◇5 月 1 日作〈疝氣開刀〉五律一首。

◇5 月 1 日作〈開刀療疝氣〉七絕二首。

◇農曆 5 月 5 日作〈誅讎〉七律一首、〈悼詩人林熊祥先生〉七絕一首。

◇端午節作〈癸丑端午節全家患流行感冒未嘗角黍香先吃葯石苦〉七絕一首。

◇作〈赴美遊歷留別北鷗吟社諸詞友〉²⁴七律一首。

◇作〈秋心〉七絕一首、〈觀月文宴〉七律一首。

◇此行美洲之旅，先生將整個遊歷過程用詩一一將之記錄下，作〈東京機場〉七絕一首、〈太平洋即景〉七絕二首、〈友誼〉²⁵七絕一首、〈自嘲〉七絕一首、〈洛杉磯〉七絕一首、〈狄斯奈樂園〉七絕一首、〈獅子園〉七絕一首、〈遊劍頭湖〉七絕二首、〈韓廷屯博物館〉七絕一首、〈買魚〉七絕一首、〈題友人張氏後院〉七絕一首、〈世界第二屆詩人大會開幕於台北余適遊美未克叨陪末席〉七絕一首、〈玫瑰花車遊行〉七絕一首、〈觀健傑外孫之同樂會偶感〉七絕一首、〈鬼節〉七絕一首、〈高蘭地墓園〉七絕一首、〈遊玫瑰墓園有感〉七絕一首、〈致斯那花園〉七絕一首、〈天文台遠眺〉七絕一首、〈窺潛望鏡〉七絕一首、〈除夕〉七絕一首、〈元旦〉²⁶七絕二首、〈不寐〉七絕一首、〈示瑾兒〉七律一首。

民國六十三年甲寅(西元 1974 年)，七十四歲

生活：◇2 月 9 日先生離開洛杉磯返國，結束大約四個月的美洲探親之旅，臨別時離

²³ 詞友蘇鴻飛作〈敬次江耕雨社兄留別瑤韻〉、江夢花作〈敬次江耕雨社兄留別原玉〉、鍾淵木作〈散步擊甫兄南遷高雄留別原玉〉等詩和之。

²⁴ 詞友江紫元作〈謹次耕雨宗兄留別原玉并祝順風〉一詩以和之。

²⁵ 另一題名爲〈萍水情深〉。

²⁶ 另一題名爲〈洛城春節〉。

情依依。

◇瀛社社長李建興（字紹唐）榮膺國際桂冠詩人。

作品：◇作〈離愁〉七絕二首、〈留別賦似重明賢婿〉七絕一首、〈賦似韻瑾愛女〉七絕一首。

◇〈罹傷食嘔吐住五塊厝江氏醫館〉五絕一首。

◇4月26日作〈高雄六桂宗親會誌慶〉七律一首。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甲寅端午徵詩，先生作〈衝破橫逆再開新局〉七律一首。

◇作〈紹唐社長榮膺國際桂冠詩人號賦此誌盛〉七律一首。

民國六十四年乙卯(西元 1975 年)，七十五歲

作品：◇6月8日作〈登佛光山〉七絕一首。

民國六十五年丙辰(西元 1976 年)，七十六歲

生活：◇閏8月18日參加西螺南天修文院懿德分院新建落成暨開堂四十二週年紀念活動，並存有大合照照片乙張。

作品：◇作〈丙辰國慶〉七絕一首、〈懿德分院開堂四十二年紀念〉。

民國六十六年丁巳(西元 1977 年)，七十七歲

作品：◇2月1日作〈斗南道上偶作〉七律一首。

民國六十八年己未(西元 1979 年)，七十九歲

作品：◇作〈七九感言〉七律一首。

民國六十九年庚申(西元 1980 年)，八十歲

生活：◇先生八十生辰自述爲人坦誠，家風崇實。

作品：◇作〈八十書懷〉七律二首、〈八十生辰書懷〉七律一首。

◇作〈老人會〉五律一首。

民國七十年辛酉(西元 1981 年)，八十一歲

民國七十一年壬戌(西元 1982 年)，八十二歲

作品：◇作〈送別恢自韻珠赴美〉七絕二首。

◇作〈種桃有感〉七絕一首。

民國七十二年癸亥(西元 1983 年)，八十三歲

生活：◇農曆2月15日，先生參加擊鉢。

作品：◇作〈癸亥花朝讌集於北投溫泉旅社〉七律一首。

◇作〈岳少保〉七絕一首、〈槐陰觀弈〉七絕一首。

民國七十三年甲子(西元 1984 年)，八十四歲

生活：◇先生八十四高齡猶愛登山與踏青，只是齒豁、健忘、眼昏、腳疲。

◇8月先生再赴美與二女再續天倫之樂，並遊歷美洲各地。

作品：◇作〈冬晴〉七絕一首、〈雞聲村店月〉七律一首。

◇2月11日作〈痛女婿廖應騰別世示珊兒〉七絕一首。

◇4月7日作〈八四即事〉七絕三首。

◇作〈祝懿德分院五十週年紀念〉七律一首。

◇〈重遊洛城〉七古一首、〈野營〉七絕二首、〈壽柏〉七絕一首、〈枯木〉七絕一首、〈自動抽油機〉七絕一首、〈農場〉七絕一首、〈杜門〉七絕一首、〈瑾兒四七誕辰誌喜〉七絕一首、〈聖誕節聚餐〉七絕一首、〈威爾遜峰觀雪〉七絕一首、〈八四誕辰即事〉七絕一首、〈惜別〉七絕一首、〈蓄鬚〉七絕一首、〈種荔支〉七絕一首、〈聖火〉七絕二首、〈粵運〉七絕一首、〈公園烤肉〉五絕三首、〈洛城團聚賦示重明恢自二女婿韻瑾韻珠二女〉七律一首、〈示恢自女婿韻珠女兒〉七絕一首、〈偶感〉七絕一首。

民國七十四年乙丑(西元 1985 年)，八十五歲

生活：◇先生女兒韻珠 7 月 4 日偕夫婿恢自萬里迢迢從洛杉磯返臺省親，但恢自之母提前二十日去世。

◇先生大女兒韻珊定於 9 月 15 日赴美依親。

作品：◇代女婿及女兒賦〈哭母〉七絕二首。

◇作〈體育場即事〉七絕一首。

◇作〈禁傷野獸〉七絕三首。

◇9 月 15 日作〈驚聞珊兒予定九一五赴美黯然魂銷〉七絕一首。

民國七十五年丙寅(西元 1986 年)，八十六歲

生活：◇先生習外丹功。10 月 30 日早晨被機車撞斷左大腿骨，住院三十七天，生活大受影響。

◇11 月 15 日 5 時 28 分發生大地震，震度五～六級，臺北市裕臺大樓傾斜至十度。

作品：◇10 月 30 日作〈住仁愛醫院〉七律一首、〈開刀接骨〉五律一首、〈九樓養疴臥看朝曦〉七絕一首。

◇作〈大地震〉七絕一首、〈震後房屋現象〉七絕一首。

◇作〈寫意〉七絕一首。

◇作〈兒女勸勿外出有感〉五律一首。

民國七十六年丁卯(西元 1987 年)，八十七歲。

生活：◇1 月 7 日韻珠結束在臺一個月的照護骨折，夜飛新加坡轉機回美洛城，惜別依依，珠淚縱橫。

◇1 月 27 日晚韻瑾從美返國，這是出國二十二年後的省親。並於 2 月 11 日搭機返美洛城，父女情深，不知何時再聚。

◇韻珊常回西螺探視故舊親友。

◇詩人應王永慶徵農村詩七首排律，完成排律 30 句 176 字長律。又作農村詞排律 20 句及 18 句。

◇韻珠偕夫婿謝恢自 9 月回臺處理梨山土地讓售事。10 月返洛城。

作品：◇作〈苦別〉七絕一首。

◇作〈一九八六年十月卅日余遭車禍折腿住院開刀癱瘓月餘珠兒迢迢歸自洛城日夜侍護匝月始再出國感賦〉七絕一首。

◇作〈市中有一叟〉五古一首。

民國七十七年戊辰(西元 1988 年)，八十八歲。

作品：◇5 月 28 日作〈病中整理樓上樓出水口〉五絕二首。

◇7 月 11 日作〈計程車〉七絕一首。

◇7 月 13 日作〈傷足苦吟〉七絕四首。

◇8 月 22 日作〈龍圖公園記所見〉七絕一首。

◇8 月 24 日作〈生活〉七絕一首。

◇8 月 25 日作〈吃粥〉七絕一首。

◇8 月 26 日作〈退休〉、〈單身散步〉七絕各一首。

◇8 月 30 日作〈示致平孫〉七絕一首。

◇9 月 4 日作〈求醫治病〉七絕一首。

◇9 月 6 日作〈罹車禍歷時廿個月誌感〉七律一首〈公保門診中心晤萬君口占〉七絕一首。

◇9 月 7 日作〈重聽未能和旅美女兒對話〉七絕一首。

◇9 月 7 日作〈不餵母奶〉七絕一首。

◇9 月 21 日作〈思親〉五律一首。

民國七十八年己巳(西元 1989 年)，八十九歲。

生活：◇11 月 9 日先生於臺北市忠孝東路紅黃綠燈下再罹車禍，使得三年來的復健功虧一簣。

作品：◇作〈知足〉、〈自省〉、〈扶杖重遊至善園〉、〈池魚〉七絕各一首。

◇11月9日作〈重罹車禍〉七古一首、〈重罹車禍〉七絕二首、〈車禍致下顎門牙受傷經四十六天始重新吃飯〉七絕一首。

◇12月29日作〈機場惜別示珠兒〉七律一首。

民國七十九年庚午(西元 1990 年)，九十歲

生活：◇2月16日先生於三女婿王金來新住宅前為避公路局公車跌倒，全身癱瘓，經王金來父子和茂生緊急商議，決定以茂隆米廠的救護車載往臺北住進仁愛醫院，開刀接上不鏽鋼條。

◇是年先生在 1948 年《樹德草廬詩稿》初編的基礎上擴大編成《樹德草廬詩稿》續編，內容頗雜，其序言中自述創作理念為不求修飾，務使樵牧能解，青年可讀為主。此書雖有編定但未付梓。

作品：◇2月16日作〈車禍述苦〉七古一首。

◇作〈懲戒司機〉七古一首。

◇3月2日作〈醫院的屏風〉七絕一首。

◇作〈却痛〉²⁷一首。

◇作〈病室閑吟—書懷〉七絕一首、〈病室閑吟—蒔藝〉七絕一首、〈住仁愛病院〉七絕一首。

◇作8月8日〈中華民國八九年父親節於仁愛病院偶賦示槐邨碧敏珊馨謙贊弟伉儷鏗弟伉儷以及院的醫護人員〉五絕一首。

◇作〈九十書懷〉七絕一首。

民國八十年辛未(西元 1991 年)，九十一歲

作品：◇6月7日作〈勉致真孫〉五古一首，勉勵其能了解並傳承江家孝悌典模。

◇作〈九一即事〉五律一首。

◇作〈前塵〉七絕組詩四首。

民國八十一年壬申(西元 1992 年)，九十二歲

生活：◇外孫朝崧年逾不惑之年，先生賦詩以賀之。

◇6月19日韻珠歸省反哺月餘，今日將重赴洛城，離情依依，先生賦詩惜別。

作品：◇作〈壬申元旦書懷〉五律一首。

◇孟春吉旦作〈祝朝崧外孫知非素蓉女士不惑榮壽暨謝許親翁愛才雅誼〉七絕一首。

²⁷ 因年老體傷，故字跡甚草，辨認不易。

◇ 6月19日作〈珠兒歸省反哺月餘備受辛苦今將重赴僑居的勝利谷賦此惜別〉七絕一首。

◇ 作〈回顧〉五律一首。

◇ 作〈懷念六十年前拙作蒙文化改革賢哲賴和先生編入全集賦此誌感〉七絕一首。

民國八十二年癸酉(西元1993年)，九十三歲

生活：◇ 11月6日先生仙逝，享壽93歲。